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17/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6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一一册目次

經部・禮類

儀禮節略十七卷圖三卷（二）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 一

禮樂通考三十卷
〔清〕胡掄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藜照軒刻本 …………………… 二七二

儀禮節略十七卷圖三卷

（二）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
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節要
二十卷》提要

儀禮節畧第十二卷

喪期中

軾按帶存所纂喪期。就一人之身。臚列若斬若齊。若期功若緦麻。凡喪服厚薄隆殺之倫。瞭若指掌。然一服之中。又不無厚薄隆殺焉。予乃分標五目。而彙輯諸爲正爲加爲降爲恩爲義爲從爲報諸服于各條下。俾讀者比類而觀。可憑乎服之所以異而同。同而異矣。

斬衰三年。

喪服父。

喪服傳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

君。

傳君至尊也。

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父爲長子。

傳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朱子語類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問周制有大宗。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義。故父爲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朱子答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愛禮存羊。

不可妄有改易也。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軾按庶子者。父之庶子也。不繼祖者。自死者言之。謂繼長子不繼祖也。不繼祖與禰者。合死者與庶子自身言之。謂死者不繼祖。庶子自身不繼禰也。必合言之者。以子之不繼禰。由父不繼禰也。小記補足傳文。傳意謂不繼祖者不服三年。正見正體傳重者。必服三年也。先王制禮。如此等類。眞纖至義盡。今雖改杖期。亦必稱禰而後可。

爲人後者（後大宗也）

敖繼公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高曾祖。故爲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傳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重謂宗廟之爲。尊服謂斬衰。）何如而可以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疏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則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疏支子可者。以其他宗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宗。故取支子。繼公曰。必支子者。以其不繼祖禰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若子者。言所爲後之親。若親子。）

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吳草廬曰。此記爲殤後者服而言。故明其格例。言丈夫已冠則不爲殤。明此殤年雖十九已下。若其已冠則爲成人。有爲人父之道。此爲後者當服之如父。

管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徐云）此庶子卽宗子之弟也。言宗子殤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故云庶子弗爲後也。

軾按吾里人某。家稍裕。無嗣。年六十。議繼昆弟子。伯氏二男。幼當繼。其母泣。子問故。曰女嗣叔父母。不復爲吾子。半生恩勤。爲人育子。不甘也。其子亦泣曰。忍以百畝賣所生乎。遂不繼。明年某卒。議立弟子。又弗從。某妻訟諸有司。伯氏長子。請終養叔母。祔祭叔父于祖廟。財產盡歸叔女。有司是之。此可慨世之貪財而爭爲後者矣。禮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同宗者。同大宗也。大宗可爲後。明乎小宗之不可後已。何爲不可爲人後者。不得已也。非宗子而無後。祔于祖廟。宗子主之。卽不

立後何害。奚故可不立。而我乃舍其父母而強爲之後。仁人孝子。忍如是乎。禮所謂不可。就爲後者言之也。田汝成云。昆弟異居者當立後。因以慰死。明以養生。敦[illegible]倫。嗣亂也。竊意生繼異居。死得祔祭。烏用立後。卽夫亡遺妻。以從子養世叔母。無不可者。丘文莊謂有大名顯宦。不宜絕。此寓賢賢貴貴于親親之中。庶幾近是。然必實有德業聞望爲家國光。若不肖之輩。非分之榮。無是理也。惟生時繼養。各隨所願。但必昭穆相當。亦不得以疏越親。致起他日爭端。世俗以兄弟子爲後。必先長房。此于經傳律文無據。竊意長兄之子。有年長于季父者。以之爲後。亦似不倫。更有出繼後。而所後自生子者。既有親子。爲後者得歸本生。所後父母卒。無論親疏。服不杖期。又或出繼後。親昆弟沒。本生父及無嗣者。亦當歸宗。而附所後于嫡。他日有兩子。仍以支子嗣所後。爲適孫可耳。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通典魏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或說既云適子不爲後。又云當絕父以後大宗。二說相齟齬。且各有礙處。所貴乎大宗者以統攝族人也。禮云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人情每不相下。獨附心宗子而莫敢抗者。尊祖故也。夫以平日宗小宗子之庶子。一旦立爲大宗。向之爲所宗者。今皆儕而宗之。亦大覺不倫。而況有家有國。統緒相承。非宗絕而旁親入繼。以支庶總適長。理有不安。勢亦難能。若大絕父以後大宗。乃人子之所不忍也。謂大宗廢而族屬無統。固已。然孝子之心。祗知有親。烏計其他。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以此推之。遂爲大宗。恤乎。細繹二說。假各有宜。士庶之宗。所關者輕。輕則不得等人之適。天子諸侯之宗。所關最重。重故不得自遂其私。然養于生時與立于死後。又有不同。鞠育之恩。等于毛裏。故將所生而非薄。若死後承祧。明義不掩恩。如止爲人後者爲之子。而等所生于伯叔。斯亦有所未當。此宋哲宗明世宗之不可同日語也。

昔何承天問。亡未嗣而立後。將服殘月。因亡月爲周。抑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日。出後晚異于聞喪晚而稅服也。應以亡月爲制。難者曰。假令甲死已再期。弟乙攜二子還歸。始聞喪。以長子丙後甲。丙弟丁爲伯父追周服。丙以出後之故。反終竊旬日而除。深淺舛錯。不是過也。以此言之。則止[illegible]然亦未爲通論。必當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曰。甲死。婦女持服已再周。將卽吉矣。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由避此兇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于內。而嗣子哭于外。以此知遂服亦未爲便。不若待服除。出後爲當。軾按。喪無無主。已議立後。刻不容緩。若待卽吉。何如不立。且萬一服未除。而母又死。將奈何。此事理之必不可者也。婦女雖已除喪。所天不復。縞素寡居。何有于吉。假令親子還出。父卒數年而歸。將以不便于母竟不制服耶。愚謂先服本服。未及期。或五月九月而出後者。以十月爲周。已踰練。及始聞喪。自當追服。又有歿後數十年始立後者。日月已遙。無事稅服。蓋服必稱情。年久哀思不動。猶爲制服。是亦僞矣。嘗此類而觀。女子三年。服內被出歸。則當服其殘月。若已踰三年。未聞追服斬衰也。又亡後數月而子生。亦止再期二十五月而釋。決不補服未生以前之月數。又適母死。而後庶子生。亦無追服之理。以此推之。可知久而爲後者可不服也。

［宋紹熙立後說］父子之倫。天性也。生我者謂之父。我生者謂之子。故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

之。厚莫重焉。乃世有無子而立後者。非其子而強爲之子。非其父母而強爲之父母。則已僭矣。議者以凡爲立後者。必其宗人子姓。且親兄弟子也。雖不立後。有父子之道。而況重以嗣續。又何疑焉。然古者於父之兄弟。謂之世父叔父。於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世父叔父之於父。猶子之於子。必有間焉。一旦合其父母。而後於世父叔父。於天性謂何。此先王禮由義起。蓋有所大不得已也。案儀禮喪服傳曰。爲人後者。服斬三年。以受重者。必以尊服服

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之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由此言之。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可以爲人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者爲大宗。百世不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改。

以大宗爲適長相承。合族所統。不可以一朝中斷。令忽諸毋祀。故以小宗之支子爲後。繫以父子之名。實承祖宗之重。此人於此。雖欲逡巡顧其私親而不得。繼體尊隆。本生降殺。先王揆之於大小輕重。而禮由義起。豈願爲矯易人父子乎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生我者謂之母。而有繼母。事之如吾母。此厭於父也。生我者謂之父。而有所後父。事之如吾父。此降以祖也。故曰。支子後大宗。與前子視繼母等。束之以尊。聯之以恩。正復孝慈無間。

本其始事。皆有大不得已也。若在小宗支子。寧復紛紛繼立邪。何者。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支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捐本生而繼嗣。於情也拂。於禮也過。君子深非之。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與爲人後。而至於賁軍亡國者同屏。正謂非大宗而棄本生。類乎有利者爲之爾。嗟乎。士君子講明禮義。篤於天性。有身爲小宗支子。固不可狥俗而冒爲人後。亦不可挾私

而强人爲之後也。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於若敖氏之鬼。與禮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正爲小宗支子之絶嗣者設爾。又何必强爲立後。自干大宗也。或曰諸葛亮在蜀。以已未有子。先求兄瑾子喬爲後。其後亮生子瞻。而諸葛恪被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瑾祀。此於義何居。夫亮非適長。似殊人宗。然諸葛兄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别子爲祖者也。繼別爲宗。豈容遽絶。亮之求喬爲後。攀之還奉瑾祀。可謂允協也。或又曰。近世陽明王

氏曰。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謂無後。大抵皆殤子之類也。然則古昔無問大小宗。無不立後者。夫陽明所稱士大夫置後。亦與諸葛繼別之意相近。至云無後皆殤子。此語未的。案禮又云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明屬兩條。注云。庶子不得立廟。故不祭。已之殤。與兄弟之無後者。必於宗子祭祖之時。與祭於祖廟也。蓋庶子兄弟無子。固不得更爲立後。祗當祔食於祖考爾。是知支庶卑賤。何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尤宗。亦得通於別子之義。而謀爲立後者。必辨賢明序。斟酌情理之中焉。近世溺於私見。假父乞兒。姑愛子抱。嗚呼螟蛉之負。禽獸之道也。春秋書莒人滅鄫。以明異姓爲後者。等於覆宗絶祀矣。雖然。即宗人而立之爲後者。亦必有大不得已存焉。故禮於爲人後者。借曰持重大宗。而原據天性。未嘗沒其本生之實。奪其父母之名也。自漢儒執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後人則又附會而益甚焉。如宋之

議濮。本朝之議興獻。皆欲易爲伯叔。不得稱考。此向謂之有天性也邪。予痛末俗不悟後宗之義。而拘繼絶之論。且又爭爲人後。翻然薄於所生者。是殉父子之文。而喪父子之實。賊恩敗禮。宜爲孔氏之所深擯也。故爲立後說如此云。

妻爲夫（妻者。齊也。言與夫齊也。）

（敖繼公曰。此亦主言士妻之禮。以通上下。凡婦人之爲服者。皆倣此。）

〔郊特牲〕夫也者。夫也。（註。夫之言丈夫也。）

〔傳〕夫至尊者也。（〔疏〕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爲夫斬衰也。夫至尊者。雖是

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同之于君父也。

〔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注〕姑不厭婦。○〔疏〕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是姑爲主。則亦厭婦。故明之。夫是移天之重。姑在婦雖不爲主而杖也。

妾爲君。

敖氏曰。妾與臣同。故亦以所事爲君。春秋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傳〕君。至尊也。〔注〕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妾賤于妻。故次妻後。既名爲妾。不得名壻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雖士亦然者。士身不合名君。至于妾之尊夫與臣無異。是以雖士妾。得稱士爲君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無男昆弟。則長女杖。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疏〕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室之女同也。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爲父母期。至小祥已除矣。乃被出。不復爲父更著服也。

〔喪服小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疏〕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出。歸值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謂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于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出。其期服已除。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于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謂先有喪而爲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反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方慤曰。女出嫁則恩降于夫家。被出則恩復隆于父母。得反則恩復降于夫家。既練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毓按。女嫁移所天于夫。故降其父母期。若被出而返在室。與男子同。記云。既練則已。于義未協。當夫

几筵未徹。闔門縞素。昆弟衰杖。哀至則哭。而被出之女。靦然食稻衣錦于其間。安乎不安。至云反者。夫悔而欲反之。非此女即返于夫家也。女子于父母之喪。除服而後歸。親迎在塗。聞喪則反。寧有出而遭喪。乃汲汲于反。而不待服之終者乎。且既許嫁矣。能卒期乎。能遂三年乎。或曰。女子被出而夫命反。幸也。亦父母之所樂得也。必待終服。是拒夫命。恐終貽父母罹矣。若然則主人奠而告曰。女某被出在室。今以壻命反。恩復隆于夫家。不能終三年之喪。云云。告畢。釋服而往。未爲不可。若未周則必待終期而後反。以嫁女本服期故也。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朱子語類〕適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曾祖父母服。

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

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唐〕順之答汪生書。適道走使。詢及嫡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以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二字。而惑於俗人代父相沿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紜而難通爾。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旁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適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爲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野外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者儒先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蓋發凡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枝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適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爲父也。爲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服其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嫡者。其見不論其有出無出而爲之服者。則非其所出者繼母之服。不論其有出無出而降殺之也。

何獨疑於繼祖母爲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爲之於適也。禮己之妻適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我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討之。

軾按承祖重者。爲祖斬衰三年。爲祖母繼祖母亦然。其父爲庶長。則子於適祖母。及所生祖母皆然。又或曾祖母後祖亡。亦然。若旁親外親。仍照本服。

王志長曰。父沒爲祖父服斬之制。不見於斬衰三年章。祖父沒爲祖母齊衰三年之制。不見於齊衰三年章。何也。夫禮固可推而知也。喪服莫重於斬三年。父乃施於長子。此非報服也。爲宗廟之重也。父爲祖而斬其長子。則長子爲父而斬其祖。故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而長子於父沒必斬其祖父明矣。喪服所以不可無傳也夫。

萬斯大承重說。或問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尚存。孫承重乎。曰否乎。曰以古禮言之。重爲先祖祭祀之重。曾祖而在。重猶在曾祖之身。然業有曾孫而爲曾祖則既老且衰。重遂有已傳未傳之別。何則。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弗及。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老而傳重。則重在祖身。祖因得立其長子以爲適子。長子而沒。即立長孫以爲適孫。如是而祖亡。則祖身之重。孫即承之矣。其或曾祖未傳重。則祖在日。猶爲曾之適子。而已未立爲適曾孫。逮祖亡而後立祖無重可傳。孫亦無重可承也。曰。然則重有已傳未傳之別。孫即有承重不承重之殊乎。曰。據禮經唯言傳重。無言承重者。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皆不言承重。故喪服於爲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以上有傳。則下有承。以比爲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之於孫主祖喪則嘗實未該。何則。重爲先祖祭祀之重。父

死子繼，豈獨非承。彼爲人後而曰受重，亦父死子繼也。承重與受重，果有殊乎。今以子死孫承，謂主祖喪爲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豈知孫爲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爲喪主。非謂承重乎。曰，五服莫重於斬，惟子爲父服之，孫爲祖本齊。今因父亡而服斬，以爲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而第言禮必不於經。承重之稱，生於傳重。傳重之義，由乎主祭。卽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曰，先祀之重，雖在曾祖，就曾孫言祖父之祭，亦重也。得不謂之承重乎。曰，曾祖尚存，則祖禰無廟，止得祔食於曾之祖禰。祔食則無尸，其祭儀同於殤，而不全乎重，安得遽稱承重也。曰，然則孫主祖喪，當何稱。曰，稱之爲適孫可也。古人有適子若無適孫，稱之爲適孫，卽知適子之既亡。而孫代爲喪主，且稱之爲適孫，卽知先祀之重在其身，不必更言承重矣。故苟拘於承重之稱，則曾祖尚存者，有傳重未傳重之別。而孫居祖喪者，因有承重不承重之疑。唯以適孫爲稱，無論曾祖亡而當服斬，卽曾祖存而亦當服斬。無論曾祖重已傳而當服斬，卽曾祖重未傳而亦當服斬。蓋服斬者，孫代父主喪，而致其誠。而重之在曾祖者，仍無慊於身之未承也。不既兩全而無失乎。曰，記謂父不主庶子之喪。祖而曾之適子也，則曾祖主其喪矣。曾孫雖服斬，豈得主之乎。曰，喪禮繁委，非老者能勝，故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又云，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親喪且然，況子喪乎。故必孫爲主，無疑也。孫既爲主，可以齊衰將事乎。故必服斬無疑也。或唯唯而退。

〔汪琬〕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爲父尸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尸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服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邪。爲長子傳

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父其沒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長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旨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亦混諸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軾若有適子者，無適孫。父沒，則承祖重。祖父俱沒，則承曾祖重。無適長孫，則適次孫承之。無適孫，則庶長承之。若有適孫，庶子不得承重也。或云，父亡祖在，而曾祖沒，祖自承重，所不待言。假而曾祖沒三月五月之外，祖又亡，則祖之適孫，卽曾祖之適曾孫。不知曾祖之練祥禫，以死之日計月，抑以祖亡曾孫承重之日爲始乎。賀循謂父未殯，服祖以周，以父尸尚在，人子未可以代重也。汪氏謂不忍于父，而忍于祖，父心何以安，目何以瞑，力詆賀說之非。意父未殯而祖亡，孫當承重，祖後曾祖亡，曾孫或可不代重與。曰，祖亡曾祖之後，曾孫不代重，似也。然饋奠拜賓，必有主人，非適曾孫如何。既爲主人，安得不服尊服。

婦爲舅

〔張鼎思瑯邪代醉編〕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青縓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縓，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年。貞元中，因倉曹參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岧議，開元禮，婦爲舅姑，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喪服傳曰，女子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李涪曰，舅

姑之服。當以名言爲正。吳澄曰。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王孫曰。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爲二。故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宋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宋人蓋未滿服者纔之制故也。

二程全書　古者婦服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也。

政和禮　凡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斬。

萬斯大學禮質疑　皆賀循云。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從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而推之也。故家禮及今制妻爲夫黨服圖。於凡承重。皆云妻從夫服。而世俗承重者。毋存則妻不從。其說實始於虞喜。孔瑚問喜曰。玄孫爲後者。其妻從服。姑此服纔近重。情實有疑。喜答以有適子者無適孫。又若宗子之母在。則不服宗子妻。推此知玄孫爲後。若姑在。婦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虞蔚之更推之曰。有適孫無適孫婦。祖父自以姑爲適。由是世俗相沿。姑在婦不從服。延於今不變。愚謂宗子母在而族人不服其妻。蓋體宗子不死其父之心。而尊其所尊。且以婦歷於姑。故不爲之服。非以重其姑也。夫承重而妻從服。爲喪禮之內主也。兩者義別。各不相蒙。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觀此則知宗子母雖存。而凡吉凶內主之重。皆其妻承之。故喪服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亦如云者。質適孫而言。無適孫。亦無適孫婦也。適子死而立適孫。已娶即爲適孫婦。於其祖之喪也。母在則服婦服之常。孫婦主喪者。則

進服婦爲舅姑之服。各盡其道。並行而不悖。虞喜之言。抑何據。非所據乎。且古來吉凶之禮。率成於夫婦。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昏禮父命子親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故凡儀禮喪祭稱爲主人者。皆宗子也。稱爲主婦者。皆宗子之妻也。此之謂夫婦親之。安有宗子既娶妻。而母尚主重之事也哉。賈氏不察於宗子母在。族人不爲其妻服。據王制八十齊衰弗及。謂宗子母未七十。母自與祭。不知王制指男子爲言。婦人舅沒姑老。則固不以年計也。禮之又云。舅沒姑老。授祭事於子婦。是既知孫承重者。妻承重已。乃其云有適婦無適孫婦。祖服自以姑爲適。何也。如其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爲適。服祖則爲庶。義無一定者。謂雖主祭亦庶也。吾未聞庶孫婦而可以主祭。亦未聞夫既爲適孫。而妻不得爲適孫婦者也。故大父死。母爲內主者。雖子然未娶者耳。已娶未 不主重者也。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即玄孫爲後。妻主姑存者。重在爲主。不論遠近。縱姑總婦服。止得其常。豈近輕遠重之謂乎。若必如庾說。將古禮無曾玄婦服者。其夫服斬。而妻吉服以爲主可乎。故曰婦人從夫。

軾按。舅沒姑老。婦乃爲主。萬氏謂有婦。母即不爲內主。於經傳無據。

又按。有主人即有主婦。任均也。昏禮婦見舅姑。舅姑醴之。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以著代也。三年之內。主人主婦同奉几筵。乃夫方苫塊。而婦已即吉。于情安乎。後世或杖期爲斬衰三年。斯爲至當。

○爲曾祖後斬衰　同。母在以傳重。止常服

大功未當意盡事。雖不　主。衰麻在身。必三年。

家禮　爲人後者承其祖。

孝慈錄　子爲母（爲適母同）

按周制。子爲母。父在齊衰期。父沒齊衰三年。至唐乃定爲齊衰三年。不分父存父沒。宋元同。明始爲

（斬。今因之。）

【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進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昻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猶詳。而散失於衰亂。阨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適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

【孝慈錄】爲人後者。爲所後母。及所後祖母。　女在室

爲母。　女嫁反在室。爲母。　適孫爲祖母承重。及曾高祖母承重。　婦爲姑。　庶子爲所生母。

徐健庵曰。明初定大明令集禮。妾子爲所生母俱齊衰期。至洪武七年。孝慈錄成。改爲斬衰三年。說見前。

【孝慈錄】子爲繼母。　子爲慈母。　子爲養母。　夫爲人後則妻從服。　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

疏齊衰三年。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申也。○【疏】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申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敖按。父在則期。父殁則三年。經文甚明。賈疏除服。乃得申三年之論。謬甚。）

【爾雅】母爲妣。（疏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媲匹於父。）

繼母如母。（【疏】繼母。謂己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己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見生事死事。一皆如母也。）

【傳】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疏云。如母者。生禮死事。皆如己母。）

【傳】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

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申也。○〔疏〕傳別舉傳者。子夏引舊傳證己義故也。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爲己子。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子。云生養之終其身者。雖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豈年之後。不復如是也。故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云貴父之命者。一非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鄭知謂大夫士之妾非天子諸侯之妾者。案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年乎。云服庶母慈己之服者。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皆服之。是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也。然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爲母子。以慈己加服小功。可知。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其母是也。云士之妾子。爲其母期者。期章云。父在爲母。不可言士之妾子爲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爲母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云父卒則皆有申者。士父在已申矣。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者。父卒與士皆得申三年也。

〔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恩不能及。○〔疏〕慈母父雖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服者。恩所不及也。

試按慈母雖由父命。然必實有育養之恩。匪惟襁緥恩勤。推燥居濕。分肌損氣已也。即成童已往。衣之食之。何莫非慈。荀子所謂衣被之者是也。然則有別于養與乳耶。曰養母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上

遺棄之子。乳則受傭而哺其子者。皆非父妾也。又〔喪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竊意爲後以承重也。庶母庶祖母。何重之可承。且此子自有母。既爲他母後。將自絕其母乎。如疏云爲己母不異。是亟後矣。有是理乎。蓋報愛育之恩。以重服爲庶母祖庶母皆也。

母爲長子。〔疏〕爲長子齊衰者。以子爲母齊衰。不得過於子爲己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爲母齊衰。父在期。若夫在爲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爲己服期乎。而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爲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爲長子。本爲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

〔傳〕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斬衰章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是父不降之故。故於母亦云不敢降也。

張子曰。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郝敬曰。案長子與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爲母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爲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亦然矣。父能厭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則母愈輕矣。此亦義之當質者。

萬斯大曰。母爲長子齊衰三年。此母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爲母者皆爲長子三年也。據經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是母之服重。從乎父也。上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正體繼祖禰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是父之服重。尊乎祖也。故傳又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小記亦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然則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也亦

（從庶子而殺矣。豈得三年乎。當與爲衆子不杖期同。又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此記云妾爲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然則母之爲長子。因父爲隆殺。妾爲君之長子。視女君爲輕重可也。）

妾爲君之長子。

【喪服小記】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注〕（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盧植曰。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期。疑妾當從服。故言不也。）

爲所後者之妻。〔疏〕（妻謂死者之妻。即爲人後者之母也。）

孫爲祖母承重。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注〕（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顧炎武曰。適孫承重之服。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知祖父尚存。雖當爲祖母承重。亦降爲期也。以父在爲母推之也。）

【變除篇】父卒爲君母。（謂庶子爲適母。）　繼母爲長子。　爲人後者。爲所後祖母。　爲曾高祖後者。爲曾高祖母。（本文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上至高祖母。）

齊衰杖期。

父在爲母。

【傳】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爲期。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

（敖繼公曰。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耳。非必專爲達子之志也。蓋大夫之於妻。宜有三年之恩。爲其不可以不齊於母。是以但服期而已。然服雖有限。情則可伸。故必三年然後娶。所以終胖合之義焉。若謂惟主於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

（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期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

（胡翰曰。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長子得遂。抑其輕重。蓋不侔矣。唐賈氏謂子於母屈而

從期。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處之也。子貢以孔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父子之間。則疏衰裳齊。若師之無服也。服所以表哀。其服何以表衷也。期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非過矣。）

（軾按先王制禮。行道之人弗忍也。孰非情除于禮者哉。而可謂之僞哉。）

（徐健庵曰。父在爲母。不止期歲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爲母。則是古人之於母。既欲全父之尊。而減其三歲之期。又欲達子之志。而加其一時之服。凡所以體恤其子者。無不至也。故名雖爲期。而其實十有五月者。相去止十月耳。如此。方與他期服有異。而人子處此。亦得少展其情。至漢魏以後。又益以心喪之禮。則與父卒爲母者。特減其十月之服。而其所以居喪之實。同未嘗異也。乃唐人欲增爲三年。謂其至與伯叔母同制。豈知伯叔母之期服。曷嘗

有祥禫之禮乎哉。

【通典】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巳小祥。而父亡未葬。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耶。答曰。案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期。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也。靈筵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爲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爲前喪變服練祥也。○母喪既練而父亡。爲母伸服。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葬。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於父在也。凡父在之日。母久巳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宜。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爲族人後。亦可九月而除乎。父爲大夫。子爲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巳兩三月日。而父亡。寧可得伸服周乎。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絕。出則除之。

軾按徐廣立服定于始制之論。膠固不通。男子在期服之內。出爲人後。自不得九月而除。若女子既嫁。焉能釋服。果欲守禮。只得卒服而嫁。賀循謂父未殯而祖殁。不忍變父。後儒譏其知有父不知有祖。若以父後母卒而不爲母三年。是亦知有父不知有母矣。子爲母期者。屈于父也。父既殁。無所厭矣。忍不爲母伸乎。

顧炎武日知錄。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紛之說矣。○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假令娶于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于期。而申其父之不娶于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軾按子天父。妻天夫。故爲服斬衰三年。母者子之所尊。父則子與母所同尊也。古禮父在爲母齊衰杖期。非薄于母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且必如是而後母心始安也。先王制禮。惟其義盡。是以仁至。後世增爲三年。又改齊爲斬。情伸而義屈矣。或曰。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如喪考妣三年。古人爲母何嘗非三年。曰。以常理論。固三年也。有不三年者。屈于父耳。

妻

敖繼公曰。下章傳曰。父在則爲妻不杖。然則此爲妻杖。謂無父者也。

方愨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遂禮于私妻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賓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于父在之時也。

汪琬曰。鄭玄謂父在嫡子不杖。庶子杖。蓋援小戴禮喪服小記也。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將不杖。雜記父母在不杖。其說不同。今律文不分嫡庶。父母在皆不杖。

【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注】舅不主婦之

喪子得伸也。○〔疏〕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謂同宮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亦同妾子之服。

〔徐〕乾學曰。父母在。妻喪用杖議。陳都諫子駁。父文和公俱爲家嫡。丁穀有妻喪。其父母已沒。獨繼祖母在。或問喪服用杖乎。余曰。然。或曰。家禮及明律皆言父母在不杖。本朝律文亦然。今繼祖母在。都諫當承重。與父母在者異。安得用杖。曰。古人重妻服。既爲之杖。又爲之禫。同於父在爲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衰期年者也。儀禮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庶子雖父在。亦以杖即位。故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適子父沒。即爲妻製杖。其母之存亡不論也。惟雜記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賈公彥分別言之。謂父爲適婦主喪。故父在不敢爲妻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也。蓋杖與不杖。顯有差等。當杖而不杖。是無說。此舉與正經。古人不爲。故惟適子父在不爲妻杖。喪禮無不杖者矣。自唐增母服爲齊衰三年。宋代因之。明又加爲斬衰。由是母服與父服並重。母在爲妻亦不杖。家禮及律文。咸由斯義也。今繼祖母在。承重者。服雖與父母同。然禮律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祖父母在不杖。則爲妻製杖。夫復何疑。曰。若爲祖母承重。既與父母不殊。杖安得有異。曰。子爲父母三年。正服也。孫爲祖父母承重亦三年。加服也。加服與正服自有差別。夫安得盡同。

〔雜記〕宗子母在爲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也。賀循曰。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在。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

張子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致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致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illegible]。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illegible]。所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異宮。皆爲母禫矣。

徐健庵曰。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則是夫之服妻。亦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與父在爲母同矣。夫子之於母。厭於父而不得遂。則於期之外。而加以祥禫之制可也。夫之於妻。其服原止於期。尚何不遂之有。而亦加以祥禫之制哉。曰。此欲遂子之志而然也。父在爲母。期不足以盡其情。故展之至於十五月。然必父於我母。亦有祥禫之制。其子始得依父祥禫之節。而行其服。否則父已釋服於期歲。而子敢延至於十五月乎。乃知古人之體恤子心。而不欲遽奪其服。如此其委曲而周至也。不然。妻服杖期。亦云足矣。何至更加以祥禫。竟與母服無異哉。

軾按。夫妻齊體也。妻爲夫斬衰三年。夫以杖期報。未爲厚也。不祥禫可乎。如健庵先生言。是祥禫之制。止當行于母與妻。不知然其子父何以祥禫也。

出妻之子爲母。

〔經〕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注〕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

故繼公曰。此於其外親。但云外祖父母。見其重者耳。絕族謂父族與母族相絕。而不爲親也。絕族無

（施服。言所以爲外祖父母無服。親者屬。言所以爲出母期。）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敖繼公曰。言爲父後。則無父矣。與尊者爲一體。釋爲父後也。母不祀父。則子視之爲私親。母子無絶道。固當有服。無有服則不可以祭。故爲父後則不敢服。）

（徐邈曰。非其所生。則無服也。）

〔喪服小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軾按子不爲母服。何以爲子。或曰釋服而祭可也。或曰齊衰卒哭而除。亦視乎子之所自處耳。）

（又按此所謂出母生母也。父與母雖絶。而子不得絶所生。若繼母如母。以配父也。爲人後者。後父因而後母也。二者父與之絶。子亦絶之矣。慈母養母雖不無撫育之恩。視所生則有間。爲均無既出之服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疏〕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爲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爲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於己母一期而已。從爲之服者。爲本是路人。暫與父牉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報者。喪服上下幷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卽生報文。餘皆倣此。）

〔傳〕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

（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

（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喪。）

（雷次宗曰。此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

朱子曰。儀禮事之精麤。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母服之義。

（軾按從字有二解。一作仍字義。謂繼母已嫁。仍爲著服。以嘗爲子母。貴終其恩也。一作相從之從。父歿無大功以上親。繼母改嫁。而子從之往也。繼母于子。非有骨肉天性之親。以其配父而母之。以配

其父而子之耳。既已改嫁。母子之誼安在。而猶使依相從。可謂能終者矣。是亦先王之所貴也。與爲制期。云報者。謂以繼母服己之服報繼母。亦見母子有終之意。）

祖父在。適孫爲祖母。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注云。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兪汝言曰。禮杖期。亦如父在爲母期年也。今既父在爲母三年。亦應加服三年。）

子爲嫁母。

（顧湝曰。嫁母服無經文。檀弓疏謂繼母嫁從爲之服。則親母可知。）

〔通典〕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

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蜀譙周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

〔朱子語類〕題不養出母議後云。禮無嫁母之服。而

律令有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言繼。又有出母之服。皆舉輕以明重。以見親母之嫁者。不可無服。則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禮於爲父後者。但言出母無服。而不及嫁母。是亦本輕以別重。而見嫁母應有服也。某貢士之妾母。雖非父卒子幼而更嫁。然無七出之罪。其去也有故。則是嫁母。非出母也。樂平令尹議以爲出母。謂當無服。故余正父辨之。然但正嫁母之名。而不論其所以不爲出而當有服之義。又題其揭帖曰。不養出母。又但論其與古之出母不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正父欲使其人養此母。予謂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爲之築廟於家門外。使子祀之。而妻不與。說者以爲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既嫁母。生不可與於祭。死不可祔於廟。則亦不可養於家矣。爲之子者。幸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得矣。母之無家者築室於外可也。

〔孝慈錄〕適子衆子爲庶母。

羅虞臣原子曰。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曰爲庶母緦。獨孝慈錄則曰適子衆子與其妻爲夫之庶母各杖期。夫二書皆時王制也。其言輕重不相侔。使今人有妾母之喪服。將焉適從耶。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黨。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爲之服也。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此爲父後者爲妾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

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亦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明之。則適子之不爲妾母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若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適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父後。獨不可以此期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父殁則緦。此禮義之至中者也。亦於時王之制得相發明矣。

呂坤四禮疑。庶母之有子杖期矣。無子無服乎。且母之名。生於父。不生於子。若云無服。是爲庶母服者。兄弟之故。非父之故也。及考諸禮家所載。庶母期而不分有子無子。會典及孝慈錄更明。蓋父妾爲長子衆子期。不分有子無子。則長子衆子于父妾安得不爲之服。豈宜分有子無子乎。且服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夫適與妻不報服。猶云名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爲之期。而諸子不報

有是禮乎。律文甚文不失。而近者失之。○有子稱庶母。無子何稱。禮云。士爲其貴妾緦。又云攝女君者。不爲女君之母家服。並非庶母乎。又云士不名長妾。長妾衆妾之長也。茲非庶母乎。若以有子稱庶母。則所謂貴妾長妾而無子。將何稱乎。

〔孝慈錄〕適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

齊衰不杖期。

祖父母。

〔傳〕何以期也。至尊也。〔疏〕祖爲孫。止大功。孫爲祖何以期也。祖至尊。故爲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遂至期也。

丘濬曰。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祖庶母有辨。繼祖母之殁也祔于廟。而祖庶母不祔。夫既祔于廟。爲之孫者。旁歲時享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又曰。或問祖庶母宜何服。曰。其祖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祖庶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禮亦無祖庶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繼恩也。斯則爲之袒免可也。然敎祖庶母。祖妾之有子者。叔父新衰。父亦杖期而孫以無服之身。廁罪其間。終覺未安。以意酌之。當服緦。

世父母叔父母。〔疏〕伯言世者。欲見繼世。

〔爾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疏〕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尗。許慎曰。叔上小。言尊行之小者。

〔傳〕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疏〕尊非至尊。既與尊者爲一體。故加期也。

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期。

敖繼公曰。世叔父。本是大功之服。以其與父一體故當加一等也。以五服差殺之親爲四緦麻。從祖之親爲三小功。則從父之親宜爲二大功也。而禮爲從父昆弟大功。世叔父期。以此傳致之。則世叔父之期。乃是加服。從父昆弟之大功。則其正服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敖繼公曰。加尊者。謂以其尊加之也。昆弟之子本服亦大功。世叔父不以本服服之。而報以其爲已加隆之服者。以已非正尊。不足以尊加之故也。加尊而不報者。如父於衆子。祖於庶孫之類是也。昆弟之子。雖不在此條。然其卽爲世叔父之服者。而世叔父亦以正服之義。有不同。故并釋之。

軾按。三年之喪加隆焉耳。其實杖期便是第一等重服。伯叔本爲第二等。嘗是大功。以與父一體。故服期。爲伯叔加期。猶爲父母加三年也。伯叔報亦期者。以非正尊也。各盡其道焉耳。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

敖繼公曰。言首足胖合四體者。皆所以釋其爲一體也。此又申言與尊者一體之義。雖三者並言。而其旨則惟主於昆弟。蓋世叔父乃其父之昆弟。所謂與尊者一體。

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張子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如此。若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敖繼公曰。此承上文而言。父子夫妻昆弟。俱是一體。然父子夫妻不分。而昆弟則分。似乖於一體之義。故言其禮之不容不分者以釋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蓋古者有此稱。或有之以爲氏者。故傳引之。以證古之昆弟。亦有分而不同宮者焉。異居而同財。則其所以分之意可見矣。宗謂大宗小宗同

嗣者

也。

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疏世母叔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

黃乾行曰。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姑姊妹其分卑。故先王制服。爲伯叔母齊衰期。姑姊妹降服大功。此以義制服。尊尊之義也。然以情而言。自異姓而入。其情輕。姑姊妹同氣。自骨肉而出。其情重。故於喪伯叔母。則竭不絕地。其服雖重。而哀不至。於喪姑姊妹。則竭絕於地。其服雖輕。而哀至。此以情居喪。親親之仁也。

昆弟。（注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雷次宗曰。經於伯叔父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爲殤。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也。

爾雅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疏廣雅云。兄。况也。况于父。又謂之晜。弟。悌也。言順于兄。）

通典兄弟罪惡絕服議。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智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衰絰。此不服。則無衰絰素服而以。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

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

爲衆子。（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

〔通典〕爲廢疾子服議。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爲禮無廢疾之降殺。父當正服服之耶。以爲殤之不服。爲無所知耶。此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

宜服矣。此二者將焉從。智答曰。無服之殤。未至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爲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徵之問劉玢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適從庶。謂如此雖非適長而有廢疾。既無求昏許嫁禮。且慶弔蒸嘗。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答。若適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衰。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衰章。爲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爲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惟孫不致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爲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

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耶。殤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準之。篤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參差萬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略可知矣。猶不爲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近爲得理矣。

昆弟之子

〔傳〕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此兩相爲服。不言報者。引同己子。

〔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顧諸曰。今人稱兄弟之子。有稱猶子者。當本諸此。而失其義矣。此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期。非所施於平日。豈可爲親屬之定名。朱子曰。猶字訓如。本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豈可亦謂此遂稱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蓋古人於兄弟之子。直稱父子。漢疏廣謂兄子受曰。宦成名立。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蔡邕與叔父衞尉質爲程璜所陷。邕自陳曰。如臣父子。欲相傷陷。自晉以來。始有叔姪之稱。亦無稱猶子者。

適孫。

傳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郝敬曰。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則祖爲之期。庶孫爲大功常也。以其繼體。加隆焉。

若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

萬斯大曰。祖爲適孫不杖期。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此言適子在。則長孫與庶孫同。祖爲之大功。長孫之婦。亦與庶孫婦同。祖爲之緦也。古人子雖多。惟主長子一人爲後。曰適子。有適子。則適子之長子。未即爲適孫。必適子亡。始立爲適孫。以爲祖後。下文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是也。適子在。既不立適孫。則適子之長子婦。亦不得爲適孫婦。蓋夫庶亦庶。夫適亦適。婦人從夫之義也。鄭氏乃謂適婦在。則亦爲庶孫之婦。是不夫之從。而以姑爲主。豈禮也哉。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爲父母服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爲本生不降斬至禫。以尊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

雷次宗曰。嫌無所厭屈。則剛爲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有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也。

敖繼公曰。言其以別於所後者也。父母爲支子服。本降於爲己者一等。此支子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其父母亦報之以期。不服降者。以其既爲所後者之子。統不可二。故不敢以正尊加之而報之也。

賦按。不降服者。明無二統。非故推而遠之也。雷次宗謂不若女嫁。猶有父子之名。是何相絕之甚歟。即經文又何以言爲其父母也。

傳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

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朱子語類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母不杖齊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

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庚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年。有父母之稱。漢議引此爲證。欲稱皇考。當時雖以衆人爭之得止。而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爲其父母。別無稱呼。只得如此也。○又曰。且如今人爲所生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存亡繼絶之道。又不容不安。○又曰。今法爲所生父母心喪三年。此意甚善。

呂柟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者何。曰重生我也。雖後於人。生母之恩。不可忘也。然則何以不斬。子夏曰。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故漢唐宋間。由藩王入承大統。於其父母稱稱皇考皇妣者。其亦不講於大宗也哉。

汪德輔曰。或謂爲人後者。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而使之無二。是未攷於禮也。蓋父母之服不降。使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爲當變其親也。親不當變。則名可得而易乎。名不可得而易。則期服雖除。心喪三年。禮不可變也。而謂輒以絶其親乎。不絶其親。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在以禮義名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其名之見於經。未嘗易也。經既不易。則凡爲人後者。生曰本親父母。沒曰考妣。禮之正也。執拔孔子等爲人後者于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先儒并以爲疑。爲所大謂人後爲人役之誤。竊意爲人後者。尚未至如賁軍亡國之甚。與賁軍亡國同惡者。莫如爲人後。嘗試思之。蠲毛乎。離裏乎。有三年之愛乎。既非人子。獨降爲期。于女安乎。而有不得不爾者。後大宗子也。後大宗子者。後宗子之父之祖之禰。别之宗也。祖宗重。故父爲輕。是以適子後。而降于此。不然。而後非所後。是父人而自絶其父。又比之釋氏之容桑。妾婦之外成。夫何異焉。其可恥。又不翅賁軍亡國已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

尊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敖繼公曰。歸宗者。所歸之宗也。婦人雖外成。然終不可忘其所由生。故以本宗爲歸宗也。歸云者。若曰。婦人或不安於夫家。必以此爲歸然也。其於爲父後者特重。以其爲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别。猶謂之小。所以别於大家之宗也。

繼父同居者。

傳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

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汪］（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郝敬曰。前夫之子。謂母再嫁之夫。曰繼父。同居。則恩猶父也。雖非血屬。死亦爲期。傳引舊傳。明同居之義。見所以爲服也。夫死妻穉子幼無親與子再適人。非得已也。子亦其人爲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爲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財貨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私其妻。預欲絕之。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眞繼父矣。然後可爲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居。則但可爲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於前數者無一焉。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汪琬曰。儀禮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爲大宗之世適與。或支子與。昔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在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爲無小功以下緦親

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得顧適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幼孤乎。爲繼父者。分之貨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祀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繼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使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噫乎。三禮唯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顧炎武日知錄］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親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戴按。傳言兩無大功之親。所適者分以貨財。使築宮廟而祀。賈疏謂三者具。乃爲同居繼父。恩意重在子無大功之親。父死母嫁。子幼無依。葬非養子所適。其爲請審無疑。此魏人所謂四孤。爲公舉屠

也。必所適亦無大功親者。使彼有大功親。則無事此子之服之。且無望其服之也。至以貨財築宮廟汪鈍翁力斥其非。愚意此子無大功之親。是一身而三世之宗祀繫焉。繼父分之貨財。使得有室有家。以祀其先人。恩莫大焉。歲時祀者。謂將來。非謂現在同居時也。竊云築宮于家門之外。則誠謬矣。又分與貨財。不必定是築室。必云然者。見繼父子此子。亦若有室帶之義者然。更妙在妻不敢與三字。婦人再醮。蹤屬萬不得已。然既已失節。難保聖蓋有見背逆子。以媢其夫者矣。又或背夫而私其子。凡此皆由所適之刻薄寡恩。故婦人阿之而背之。今曰不與者。見所適者厚于此子。實出愛憐孤幼之意。非因其母故也。其母且若不知後夫之厚其前子者。如是而後可謂繼父。繼父云者。以此子無父而有父。猶言二天之戴云爾。非因配其母而繼父之也。

爲夫之君。

傳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敖繼公曰。爲姑姊妹女子子出適者降爲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爲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服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已而不在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自當期。則不必言報矣。然父母爲已加一等而已。於父母不復加者。其亦以婦人不能貳斬也與。

爾雅父之姊妹爲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主故也。

妾爲女君。

傳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爲舅姑。

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

傳何以期也。從服也。

王志長曰。婦爲舅姑期。非輕舅姑也。重斬也。男子非父不天。父在則母降矣。女子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降殺可也。無二天也。無二天。故無二斬也。或曰。婦體夫。何以期也。曰。婦之尊舅姑也。以舅姑之子爲天也。舅姑死而服斬。是貳其天也。故不敢也。或曰。諸侯爲天王。大夫士爲其國君服斬。猶子服

父之義也。婦事舅姑。同乎子。何以期也。曰。諸侯之於天王。大夫士之於其國君。義服也。義而斬。重也。所以疎也。期而正。體也。所以親也。顧炎武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夫之昆弟之子注男女皆是。○疏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己子服期也。云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爲服。同期與大功。故子中兼男女也。敖繼公曰。世母叔母。服之也。其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傳〕何以期也。報之也。（〔疏〕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配二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者。二父本是父之一體。父引同巳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

（馬融曰。伯母叔母報之。）

（陳銓曰。從於人者宜服大功。今乃周者。報之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經似在室。傳似巳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

爲姑在室。

〔喪服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鄭注云。爲姑在室亦如之。

爲姊妹在室。

〔喪服不杖期章〕昆弟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女子子在室。

〔喪服不杖期章〕爲衆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適子父在爲妻。

〔喪服杖期章〕妻傳注云。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

士妾爲君之衆子。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舅姑爲適婦。

〔舊唐書禮儀志〕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從之。秘書監顏師古奏曰。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巳。但著代之重。事義

特隆。饋奠之勤。誠愛兼極。將其恩禮。有虧慈惠。嫡子之婦。並服大功。巳子之妻。反有減降。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期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開寶禮〕父所生庶母。

（吳[illegible]公曰。讀禮問甚矣。古者之重爲後也。父母至今之三年也。不亦久乎。斬不巳厚乎。庶子之子爲祖後則不喪其父之母也。謂父何哉。嗚呼。不巳甚乎。）

〔政和禮〕嫁母出母爲其子。

車垓曰。父卒而母嫁。與父在而母出。則母於吾父有絶義矣。故子爲之降服杖期。然母之於子。則義不絶也。故仍爲子服不杖期。

政和禮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

車垓曰。子無母。而以繼母爲母矣。及父卒。又從繼母再嫁而寄育焉。則繼母亦視之如子可也。故爲義服不杖期。即父母爲衆子之服也。

孝慈錄爲適長子。

呂柟曰。古者父母爲適長子三年。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又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其爲衆子。則亦不杖期也。夫異之以三年。則已尊。同之於衆子。則已卑。夫衆子同於兄弟之子而已矣。其可并適長子而同之耶。今制爲長子婦期爲衆子婦大功。必爲長子杖期。爲衆子不杖期也。

爲長子不杖期。其記錄之誤乎。

俞汝言曰。禮斬衰三年。記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今既非三年。亦應杖期。齊衰不杖期。似太繁。

孝慈錄妾爲夫之長子衆子與所生子。

儀禮逸家禮。長子三年。衆子已子期年。孝慈錄總爲期年。會典今律文因之。

明律妾爲家長父母。

今律文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於人。爲改嫁繼母。

徐健庵曰。古禮杖期。今改爲不杖期者。殺於親生之母也。然并從往彼家。則不必制服。

齊衰五月。

開元禮爲曾祖父母

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貞觀十四年。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帝曰。喪禮有親重而服輕者。皆許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今請增爲齊衰五月。詔從之。

開元禮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呂柟曰。夫五月者。小功之服也。何以不歸之小功曰。將爲尊者服也。不敢以卑者服服之耳。故稱齊衰。尊祖也。古無齊衰五月。今有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者何。曰尊祖也。何以齊衰五月也。曰期嫌於祖。則已重。齊衰三月嫌於高祖。則已輕。故齊衰五月。古者三月。非所以達曾孫之志也。曾孫女雖適人。不降者何。明不可無祖也。祖不可降也。曾孫適人而遇服曾祖。天下之難得也。惡乎而可降。

胡翰曰。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之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減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爲斷也。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曾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極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以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古禮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

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汪琬曰。案閩清陳氏曰。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月數。恩殺也。此禮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亦如之。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禮所謂下殺如此。則不應加服五月。然喪服經傳正文。本無高祖玄孫服。

齊衰三月。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敖繼公曰。丈夫婦人。于宗子。宗子之母妻。若在叔嫂之列者。則不服之。

徐健庵曰。敖氏之言非也。族之男女皆爲宗子。及其母妻服。豈有在嫂叔之列者。獨不爲之服乎。此蓋以宗子論。不以嫂叔論。故服之無嫌也。

（傳）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疏）宗子母在。則不爲妻服者。謂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爲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也。必爲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爲之服也。

雷次宗曰。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沒也。無由偏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疏）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經言庶人。兼在官者言之。云畿內之民亦如之者。畿內千里。專屬天子。故如爲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

繼父不同居者。

敖繼公曰。爲繼父同居者期。而爲異居者不降一等爲大功。乃服此服者。恩同於父。不敢以卑服服之也。繼父於子。同居異居。皆不爲服。如不爲服者。二章無其文。且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也。

呂坤曰。萬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伯父叔父仲父季父。謂伯仲叔季於我父也。一本而同行者也。猶嫌於父。而諸之外之。外父外祖父。同尊而異姓者也。雖稱曰父。而外之。父沒矣。可繼乎。母緣父有父不緣母有也。儀禮有繼父。聖人名之乎。謬矣。誠母三嫁。三從。將三繼父乎。黔茹不同居則無服。無服

而父之可乎。曰。當以何稱。曰。從母所嫁曰繼夫。姑所嫁曰姑夫。尊我故因我而名之。爾母之再嫁。即稱母夫。厚矣。親不忘母。尊不忘父。不亦可乎。

軾按。繼父猶言仲父亞父。非以母故而父之也。呂坤母夫之說謬甚。

曾祖父母。

敖繼公曰。曾猶重也。謂祖之上。又有祖也。

（傳）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何以三月者。怪其三月太輕。齊衰又重。故問也。云小功兄弟

之服者案下記傳云凡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云然也服之數盡於五自斬至緦是也云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者據爲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是本爲父期則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故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總釋傳小功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之也云曾孫玄孫爲之服同者曾祖中既兼有高祖則曾孫玄孫各爲之齊衰三月也云尊尊者既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重其衰麻謂以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也云恩殺者減五月爲三月因曾高於已非一體是恩殺也

沈括曰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預討論當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玄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無高祖玄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

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旁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謂之無服惟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敖繼公曰兄弟之服大功以下皆是也小功者據高爲曾祖之本服言也曾祖本小功以其爲兄弟之服不宜施於至尊故服以齊衰三月爲此其日月雖減於小功而衰麻之屬實過於大功且專爲尊者之服是以日月之多寡有所不計禮有似殺而實隆者此之謂與曾祖之父本服在緦麻若以此傳之推之則亦當齊衰而經不言之者蓋高祖玄孫亦鮮有相及者也

試按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謂小功十升布之服非謂小功五月之期也祖不用小功布者謂其輕也齊衰重矣斬爲而斷以三月三月不輕于小功乎此禮頗無倫次後世改爲五月最當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鄧元錫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唯高曾祖父母不降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何也不足以二斬焉故得以全恩其嫁而無主後者亦加隆焉以全恩此禮制者也

郝敬曰女子子嫁者爲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曾祖何也蓋尊服自期已下唯齊衰三月大功已下服至尊者不用故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父母三年可降爲期祖之齊衰期降則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吉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絡

開元禮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

朱子語類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存中又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爾

呂柟曰爲高祖父母何曰尊祖也何以三月也曰其數若緦父之父推之往也其服若期祖之祖推之來也玄孫女雖適人不降何曰亦猶夫曾孫女之於曾祖也蓋孫女遇服高祖古今之所[illegible]者也然乎而可降傳不見高祖或仍曾祖也[illegible]女子嫁于尊服皆不敢降所以降其父者不可[illegible]斬故耳

儀禮節畧第十三卷

喪期下。

大功九月。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何以大功也。出也。

〔檀弓〕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注〕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疏〕未嫁之時。爲之厚。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

從父昆弟。○（〔注〕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謂之從者。世叔父與祖爲一體。又已父爲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敖繼公曰。世叔父之子。謂之從父昆弟者。言此親從父而別也。故以明之。從祖之義亦然。）

〔通典〕從兄弟罪惡絕服〔議〕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豈不敦風尚俗。睦親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悌之誨。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絕也。若凶悖陷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但不服而已。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案下記云爲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敖繼公曰。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注〕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謂支子爲大宗子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嫌其爲宗子不降者。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爲宗子有不降服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爲服也。）

（敖繼公曰。此爲兄弟。於本服降一等。止謂同父者也。禮爲宗子服。自大功之親以至祖親盡者。皆齊衰。但有月數之異爾。此報云者。昆弟與姊妹在室者。但視其爲已之月算也。而服亦齊衰。惟姊妹適人者則報以小功也。）

（徐孜言〔爲人後者爲其伯叔父母服議〕案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服降一等。其伯叔父母宜何服。許子大辛曰。服小功。禮爲伯叔父母齊衰期年。從伯叔父母小功五月。齊衰降則小功。小功止。徐子曰。禮無）

（明文。專有比附。爲叔父之長殤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出嫁女爲伯叔父母大功九月。爲人後者比於嫁女。爲伯叔父母降一等。比於叔父之長殤不亦可乎。若曰小功。是降二等矣。許子又曰。加伯叔無大功之服。何曰。豈惟伯叔。爲其父。豈有齊衰朞年之服乎哉。伯叔無服大功者正也。服大功者降也。且降服之制。重於正服。禮無明文。而從其重者。庶有合乎。故爲本生伯叔父母服。宜大功九月。）

庶孫。

適婦。（〔注〕適婦。適子之妻。○〔疏〕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

〔傳〕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注〕婦言適者。從夫名。〔疏〕父母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陳銓曰。婦爲舅姑服周。舅姑爲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此爲婦大功。故傳釋不降。

女子子適人爲衆昆弟。注（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

敖繼公曰。昆弟云衆。對爲父後者立文也。是亦主言父沒者之禮矣。禮女子子成人而未嫁。或逆降其旁親之期服。此言已適人者。乃爲其昆弟大功則是其旁親之期服之不可以逆降者惟此爾。

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者。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敖繼公曰。亦嫌屈於其君。而爲私親。或與邦人異也。此經正言妾之服其私親者。惟有爲父母一條其餘則皆與爲人妻者。遍言於凡適人者。及嫁者未嫁者。爲其親屬之條中。恐讀者不察。故記言此

以明之。

徐健庵曰。妾之服其私親。經凡數條。不杖期章則言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大功章。則言大夫之妾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記文。則言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則是古人之於妾。未嘗絕其天性之親。而不令制服也。乃後之制禮者。於妾父母之服。所仍從儀禮之制。其他世叔父母姊妹兄弟則未嘗一及焉。豈妾於此獨不當行服乎。說者謂妾之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故不別見也。既不著於正條。亦當附注其下。今考諸家之注。文亦無之。則是竟絕之也。嗚呼。舉天下皆得服其骨肉之親。而獨於妾絕之。亦已甚矣。或曰古之所謂妾。其媵姪也。娣姪爲媵者。多是諸侯與卿大夫之女。卽他國之媵。亦皆出自諸侯卿大夫。或與夫人內子同祖父者。故宜有服。若獨適服其所親。而同祖父母之娣姪不服焉。非人情矣。似與後人所置妾不同。故三代以後議禮者略焉。然是未典冊所載。加満所周。沒之妾。亦多出自名家望族。或爲女宗。或掩門戶者。亦不少矣。豈得一槩以厮養下賤目之。且古禮非特妾於諸親有服也。卽妾之子亦於外家諸親有服。記所謂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乃後代禮家。亦樂此而盡制之。遂使妾不得盡禮於諸親。而妾之子亦不得盡禮於外家之親。何其薄也。後之制禮者取先王之經典而酌復之。庶乎人皆得申其情矣。

姪丈夫婦人報。

敖繼公曰。必言丈夫婦人者。明男女皆謂之姪也。若但云姪。則嫌若偏指昆弟之女然。故兩見之。姑凡於爲姪之服。皆指姑之已適人者而言。蓋以姪或成人。或在下殤以上。則姑亦鮮有在室者矣。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傳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姪之名。惟對姑生稱。若對世

叔。惟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馬融曰。適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嫌姊爲嫁姪服也。俱出也。

陳銓曰。此言昆弟。非父後者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注（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

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之。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齊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朱子曰。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

呂柟曰。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之子婦。兄弟之女適人者。上何不從夫。下何以從夫也。曰。上焉者夫之所尊也。下焉者夫之所親也。夫之所尊。先我而有者也。我自外入也。可降。夫之所親。後我而有者也。彼自內出也。可不降也。

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

汪琬曰。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歟。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獻按。婦爲舅姑。既改杖期爲斬衰三年。爲人後者之妻於本生舅姑。應從夫服不杖期。今制大功。自是舊禮之疎。鈍翁準伯叔之論非是。使本生爲再從三從之親。將準爲緦麻可乎。

唐律衆子婦。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帝曰。喪禮有情重而服輕者。宜詳奏聞。於是侍中魏徵侍郎令狐德棻奏。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

儀禮經傳通解續。問。魏徵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先師朱文公曰。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

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譏其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幸更詳之。朱子又曰。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之婦同服大功。儀禮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以爲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期。而其婦之親疏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爾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

開元禮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

車垓曰。在室兄弟之女。本不杖期。今旣適人。則爲他家婦矣。故爲之降服大功也。

開元禮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

車垓曰。姑姊妹在室。本不杖期。今旣爲人後。則以所後之宗爲重矣。故皆降服大功也。

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

政和禮爲夫兄弟之子婦。

車垓曰。婦人旣爲夫兄弟之子服不杖期矣。則宜爲其妻服大功也。此則俗所謂伯叔母爲孫婦服也。

開元禮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女報同。）

徐駿曰。女在室爲嫁母出母降服齊衰杖期。今已適人。又降一等。故服大功九月。

政和五禮新儀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子。

車垓曰。女在室於伯叔父母姑姊妹。本皆不杖期親也。旣已適人。則所重在夫家矣。故於此數親皆降服大功也。

政和五禮新儀女適人者爲伯叔母。

政和五禮新儀姑姊妹兄弟。爲兄弟姪爲人後者。

車垓曰。已於兄弟之子。本皆不杖期親也。今彼旣出爲人後。則與已又疏遠矣。故爲之降服大功也。若爲親伯叔父後。則不降。

小功五月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注（祖父之昆弟之親。）

馬融曰。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施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

朱子曰。唐時所添服制。有差異處。如親伯叔期。堂伯叔宜是大功。乃便降爲小功。不知何意。

萬斯同曰。父之兄弟期。則祖之兄弟宜大功。乃降至小功者。亦猶祖父期。而曾祖父直降至三月也。五服惟兄弟行遞降一等。而其他則否者。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

獻按。親伯叔期。加隆也。正服止大功。故堂伯叔降一等。即爲小功。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注（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敖繼公曰。經於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而已。所以然者。以其與已爲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省文也。

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沈若水曰。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爲人後降也。以適人又降也。

爲外祖父母。

傳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今乃小功。故發問。以尊）

加也者以言祖者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也

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

敖繼公曰尊云者爲其爲母之父母也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於其母二等母爲父母期子爲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

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以其與尊者爲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

汪琬曰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妻姪娣爲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母乃稍失倫歟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萬斯大曰身爲庶子於其生母之黨欲尊而親之則嫌於干適將薄而遠之則疑於賤母事處兩難據經斯得儀禮喪服傳子爲母黨之服小功緦麻章明著之卽妾子爲君母黨之服小功緦麻章亦明著之獨不見妾子爲其生母黨之服惟喪服記有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愚反覆思之乃知古者妾子於生母之黨一如適子之於母黨無異服也古者妾不得體君於私家得遂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期大夫之妾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功而記又言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妾得服其私親也妾既得服其私親則其子從母而服其私親不亦宜乎然其爲父後而於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則何也古人於子無間衆寡以一人爲後妾子而立爲父後則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此無論於生母黨無服卽爲其生母父在服期父卒三年者亦降而止於緦也嗚呼古人之於妾子以其分雖異而情則同故於其服母黨也正經雖略其文而後記則明其制蓋使之得爲服者所以厚私恩使之不得爲服者所以尊先統仁之至義之盡也乃或者疑於所謂外祖父母從母舅者卽君母之黨不知君母之黨大傳所謂徒從也小記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喪服傳曰君母在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卽爲後者亦然故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若夫生母之黨則屬從也小記曰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雖爲父後則不問母之存否業承先統不得更顧其私恩故不爲之服果若所疑彼妾子於君母之父母從母已見於小功於君母之昆弟已見於緦麻此又奚復贅言不爲後如邦人也哉要知古人之妾不同有有私家者有無私家者曲禮所謂大夫之姪娣士之長妾此有家者也所謂買妾不知其姓此無家者也無家者已矣有家者未有不爲之服也所以然者天下無無父之人天下亦無無母之人也家禮入母服圖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無服蓋本儀禮而文義更明弟不言不爲後如邦人然可因之而想見今制唯妾子服母三年妾爲其母服期而無妾母黨之服其有私親者視之如僕隷等嗚呼妾母之私家自適子異視之可也身爲妾子而亦異視之其何以慰母心哉亟爲之說以告妾子之有私親者○又曰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古者妾子於其生母之黨皆有服唯爲父後者則否後世喪禮皆因之朱子家禮圖亦明著之而今制直削之不載人皆不知有此禮妾子於母家視同奴隷愚以爲天下無無父之人亦無無母之人子生於是母而以其名位之卑遂忘乎母之所自於情於理豈曰能安因取此條詳爲之說以告凡爲妾子者而或者謂古禮固然然以言乎今實有未可拘者卽如三異議

大家從往取僕婢之女以爲妾。妾既有子。子於生母固自無嫌。而獨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於此子素有主僕之分。不容居外祖父母從母舅之名。既無其名。安從制服。余乃慨然曰。此世衰道微。先王之禮教不明。不能正身齊家。而惟色之求。遂使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也。若子於此。亦惟正其本源而已矣。曲禮云。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妾之有求。禮所不禁。然而買妾之法。雖曰不知其姓則卜之。不聞取諸僕婢之女也。坊記有言。諸侯不下漁色。說者曰。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之女。則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推此。則爲卿大夫而下娶僕婢之女以爲妾。不謂之漁色而何。古者仕於家曰僕。禮運曰。卿大夫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況可下漁其色。至使其絕母黨之親乎。君子知其然。慎獨以誠其意。軌物以約其身。閨門之內。琴瑟宜焉。主僕之間。尊卑秩焉。不必其有妾也。不得已而有妾。必娶之以道。使妾之有子者得母其母。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得居其子之外

祖父母從母舅之稱。生而存也則親之。死而喪也則服之。子心既安。母心亦慰。是則正其本源之謂也。不此之務。而惟色是求。何怪乎此禮之屑於費疣者哉。

服問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親亦無二統。）

黃乾行曰。陳氏以母死爲繼母。其母爲出母。非也。

宋吳文正公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己母之黨也。母死。謂若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則仍服己母之黨。既服己母之黨。則又更無服繼母之黨之理也。凡以雖外親亦無二統。此說是也。若如陳說。則繼母若死。仍爲出母之黨服。案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豈有尚服其黨之理哉。故斷以吳氏之言爲正。

汪琬曰。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有從服歟。

○又曰。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吳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蓋子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與父母之文同。而情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繼有十繼母。惟當服大其母者之黨。

此說殆近是矣。

喪服小記。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雖虞臣曰。妾女之子。爲外祖之適母。嫡母之存亡爲制。母在則女服其適母期。子從而服小功。母死則無服。故記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正謂此也。人有疑爲母之適服。不當仍爲其生母。然爲母之適母與生母。各有正條。爲適母爲徒從。爲生母爲屬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服也。由此觀之。則母之適與生母。並服無疑也。

通典爲前母黨服議。晉蔡謨答王濛問曰。前母之黨。應爲親。不疑喪服。但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也。代多此事。而所不同。惠帝時。尚書令滿武秋。是曹彥真前母之兄。而不爲外親。相見如他人。吾昔以問江思悛。悛以爲人疑服繼母之黨。不服前母者。

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爲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此言是。魏時長沙人王毖、身在中國、遇吳魏隔絕、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吳平。聞毖前妻久亡。昌爲前母追服。時人疑之。武皇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孚以爲禮與祖父母離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此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爲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義。吾謂鄭義爲失。時卞仁劉叔龍議。謂昌應服三年。吾以卞劉議爲允。何琦前母黨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沒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如皦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少府卞粹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苟配父、蓋已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爲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適長、應制如改葬之服、於時二代無曰不允。自茲以來、行之不殊、禮繼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遁、則不得自申。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黨。居然可見矣。明以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逮與否也。荀訥曰。人有與前母家爲親者。有否者。訥直率意而答之。謂不應親。又問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爲親也。答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爲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壻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軾按前母。父之元配也、假前母父母在、父方舅之姑之、前母之兄弟、父亦兄之弟之、而爲子者、乃路人之、不知何以對厥父、悖理滅情莫甚于此、至追服前母。則大無謂、父生了情、前母後于生不相及

何有于哀
何有于服、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否。玄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繼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譙周云其母沒。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出母之子為繼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無服也。○宋庾蔚之曰。禮己母被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已猶自服。不得舍前以服後。當如喜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徐健庵曰。外祖父母之名。總之則一。分之則有十三。子為母之父母。一也。（即此條為外祖父母是也。）前母子為後母之父母。二也。（服問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是也。）後母子為前母之父母。三也。（通典為前母黨服議是也。）庶子為適母之父母。四也。（喪服本章為君母之父母是也。君母在則服。不在則不服。）庶子為繼適母之父母。五也。（通典為繼適母黨服議是也。）庶子為生母之父母。六也。（喪服記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無服是也。不為後則服。）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之父母。七也。（斬衰章為所後者之妻之父母若子是也。）為人後者。為所生母之父母。八也。（儀禮無文。會典及今律俱緦麻三月。）庶女之子為母之適母。九也。（小記為母之君母是也。母卒則不服。）女之子為母之生母。十也。（經不言服。原子謂有服者是也。）慈母之子為慈母之父母。十一也。（小記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是也。）出妻之子為母之父母。十二也。（杖期章出妻之子為外祖父母無服是也。）嫁母之子為母之父母。十三也。（儀禮無文。會典及今律。壻於妻之父母。雖嫁出猶服。則外孫宜有服。）凡若此者。其在於古。有服有不服。今則無有不服。所不服者。惟庶子為生母之父母而已。獨怪後母之子。於前母之家。猶己外家也。乃以為恩不相及而不服。甚至滿武秋。爲皆彥與前母之兄。而相見如路人。不亦可異之甚乎。蔡謨江思悛之論。可謂

當矣

開元禮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母卒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

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恩不能及）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通典慈祖母服議晉劉智釋疑問云案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爲親母黨服爲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爲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庾喜通疑云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

（吳任臣曰今制慈母斬衰而慈祖母無服案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推此則孫不服慈祖母明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不祭慈祖母又何服焉且先儒云婦人不服慈姑婦從夫尚無服而況於孫乎然亦有宜爲服者庾喜通疑云慈祖母雖賤若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是或道也）

（朱董祥曰經言妾母不世祭者謂祀妾之禮當殺不得同於女君傳注子祭而孫不祭遂令賢者不祀其祖妾不肖者反致僭祭並於祖適等威亂人情拂矣安得謂之禮哉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其言祔於妾祖姑則祖妾爲之祔食矣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高曾之妾皆祔食焉胡爲子與孫有異乎曰然則稱不世祭何邪曰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邪）

從母丈夫婦人報（注從母母之姊妹。○疏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爲服故曰報。）

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

傳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注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疏以名加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疎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

（雷次宗曰夫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各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求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申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之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

（朱子答姨舅殊服之問云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然舅亦有父名胡爲）

獨輕。來諭以爲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爲媵者。恐亦未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況媵數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也。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者矣。若從媵者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凡此難以强通。後王變而通之。未爲過也。○又曰。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於舅服緦。於從母服小功也。

汪琬曰。案姊妹相爲服。朱子云不降。今考喪服傳記律文。既嫁皆降大功。當是兩人皆嫁不更降也。姑識於此。以俟知禮者。

〔劉績三禮圖〕母黨服說。外親之服皆緦也。以有祖父母之尊。加外祖父母小功。有從母之名。加從母夫婦小功。於舅不加者。以母而及從母。又及其夫。猶以父而及從父。又及其妻。餘皆疏遠也。

徐健庵曰。從母之夫無服。經有明文。乃劉氏忽添此說何也。得毋因丈夫婦人四字。誤以丈夫爲從母之夫邪。不守經傳。而妄爲無稽之論。其誰信之。

戴按姨舅等也。爲姨小功舅緦。何也。曰。子從母降二等。女子已嫁。爲兄弟大功。子降二等。故爲舅緦。若姊妹。出嫁與在室同。子從母降二等爲小功。姊妹猶兄弟也。何以出嫁不降。曰。俱出也。且男女異長。姊妹較兄弟爲孔親。故服無降。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爾雅〕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

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傳〕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據二婦立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小大之事也。

馬融曰。妻爲夫之姊妹姑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稺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敵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

敖繼公曰。爲夫之姊妹。從服也。乃小功者。惟從其夫之降服也。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爲從服。故姑姊妹言報。娣姒婦固相爲矣。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爵之尊卑而異也。先娣後姒。則娣長姒稺明矣。○又曰。婦人於夫之昆弟。當從服以遠嫌之故而止之。故無服。假令從服亦僅可以及於其昆弟之身。不可以復及其妻也。然則娣姒婦無相爲服之義。而禮有之者。則以居室相親。不可無服故爾。然二人或有並居室者。有不並居室者。亦未必有常共居室者。而相爲服之義。惟主於此者。蓋本其禮之所由生者言也。

政和禮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兄弟姪之妻。（謂兄弟之妻及姪之妻也。）

徐健庵曰。儀禮夫之姊妹報。即此兄弟之妻。儀禮夫之姑報。即此姪之妻是也。明律女姊爲夫黨服圖爲夫之親姑。及夫之姊妹。並小功。即此報服。特古文簡而今文詳耳。○又曰。家禮亦載此條。會典附宗五服圖。凡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或已嫁被出而歸。服並與男子同。考男子服嫂及弟婦。皆小功五月。服姪婦大功九月。女亦應同。是則今姪婦之服。重於宋制矣。然宋制不分在室適人。今則止在室者爲然。是適人之女爲姪婦仍當降小功。焉兄弟妻又當降緦麻矣。此與前說不同。則律文之所不斷也。

庶婦

喪服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所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郝敬曰。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不爲後謂適婦無子。而其舅先死。是不爲舅後。則姑爲之降服小功。殺之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此謂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姊妹。如適妻子。爲之同也。

傳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馬融曰。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又曰。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申其外祖小功也。

敖繼公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別於已之外親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無服也。蓋庶子以君母之故。不得不服其親。而彼之視已實非外孫與姊妹之子。故略而不服。

郝敬曰。服爲哀節。感爲喪本。服由情生。親以節備。仁人之於喪。非以不敢不服服也。欲服而不敢服則有之。不欲服而不敢不服。則幾乎偷矣。君母在不敢不服。斯禮也。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於禮。人情爾。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

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疏）爲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通典緦適母黨服議。賀循問徐邈曰。禮適母爲徒從。適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適黨爲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適母黨爲徒從。故適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敘適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

○宋庾蔚之案禮適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

則已。適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令人復服所生之黨。則適母之黨。非復徒從。適雖沒。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適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注 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 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

（軾按。君子者。君之子也。注謂大夫及公子。以公子爲大夫。凡非公子爲大夫者。可類推也。貴人。適妻也。慈已者。內則所謂三母是也。若妾子母死而養于他妾。是則所謂慈母。當服斬衰三年矣。）

唐書 爲舅。（始貞觀。）

秘書監顏師古議曰。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茲未未安。泰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宜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

開元五年。制下百官議舅服。刑部郎中田再思議曰。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酺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崇姨。是厚今而薄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

唐律 爲兄弟妻。

爾雅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

唐律爲夫之兄弟。

爾雅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

檀弓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

大傳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舊唐書禮儀志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

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

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識。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

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爰命秩宗。更詳改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詳參厥中。申明聖旨。謹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

顏師古嫂叔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緦縗。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解。儒者於是未詳。超然

遠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貴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關防。實開偷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愚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

張子全書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無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朱子語類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答曰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直卿曰當如同爨緦今法從小功○朱子曰嫂叔無類不當制服他服皆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無服嫂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姪婦却有服皆報服也○又答叔嫂之服云若如來諭則此服有二弔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兄弟同居者乃為小功以下却不知此降一等者之服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禮文皆有未明幸考詳以見諭○又曰叔

嫂無服不是小節目後來多失之

吳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為之服大功小功其子為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己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喪之人也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為師若喪父而無服孔子為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為母雖期而釋服猶終心喪至於再期蓋有服者服其服居喪次雖殺麻亦不釋去嫂叔以其無屬故不制服俾其復常服於身居喪次以終其月數然其身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為師期後為母之例俟其父母妻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為無屬是矣而又謂同居豈可無服則亦未免於徇俗也

王廷相曰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自唐以來皆為之制小功矣而吳氏復非之然邪曰此解辭之蔽也緣情飾服以義制禮古今一道也先王制禮豈無不盡者乎古經闕世豈無舛遺者乎所以柱以持論未有不疎於義而乖於情者矣予思之哭嫂也為位嫂可以為位而哭謂推而遠之乎謂避嫌乎不然是予思之犯禮矣推此禮也雖制服亦可也程子亦曰古者叔嫂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雖然此自同居之義論之也婦人從夫而有從服況與弟相服矣從夫而相為昆弟之服昆弟亦報之服其大義自正固執於推遠之說者解惑之蔽也張鼎思瑯邪代醉編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服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唐魏鄭公等議云或有長年之嫂育孩之叔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也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於魏

等之議、

顧炎武曰知錄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此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之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

輯按古嫂叔無服。後世增爲小功。於情得矣。然終不得議古人無服之非。大傳言服術。曰親親。曰尊尊。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近在家庭。禮別嫌疑。至當不易之論也。程子謂嫂叔洵嫌、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不幾禽獸。或謂妻從夫服。止降一等。應服大功。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是也。竊意嫂叔無服。見檀弓。夫之兄弟無服。見本篇。記言乃後儒杜撰。當從勉齋刪之。兄婦爲夫之姑姊妹。在室亦服小功。是亦降夫二等也。

顯慶禮甥。

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案旁尊之服。禮無

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脩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脩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

開元禮爲從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姊妹。）

開元禮爲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從祖姑者。從祖之女。於己爲從姑。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孫女。於己爲再從姊妹。）

開元禮爲適孫之婦。

徐健菴曰。儀禮於適婦大功。於庶婦小功。於庶孫之婦緦麻。則適孫之婦宜小功。而經不言者。文脫爾。

政和禮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

徐健菴曰。從父兄弟本大功。今爲人後。故降而小功。但爲人後。有後從父者。有後再從者。及族父者。愈遠則服愈輕。於其本親甚有至於無服者。今爲此制。則不論其所後之遠近。但於其本親降一等爾。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其兄弟姪之爲人後者。

徐健菴曰。兄弟及姪本大功。故出爲人後。降而小功。禮有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因此條亦

（包在內。）

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疏〕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爲四緦麻者也。族曾祖父母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族祖父母者，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已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已之三從兄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此四緦麻，與已同出高祖。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爲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

庶孫之婦。

敖繼公曰：庶孫之婦緦，則適孫之婦小功也。小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夫之祖父母於庶孫之婦，其本服當小功，以別於適孫之婦，故亦降一等而在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疏〕此本服小功，因出適，故降一等在緦麻。

車垓服制通釋曰：從祖姊妹者，父之堂姊妹，已之堂姑也。從祖姊妹者，已之再從姊妹，與已同曾祖者也。在室則皆爲小功親，既適人，則爲降服緦麻也。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及女之出嫁者。

車垓曰：此從父兄弟之子女，與已同祖者也。在室則小功，今既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從祖兄弟姊妹。

車垓曰：此再從兄弟姊妹，與已同曾祖者也。在室皆小功，今既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外孫。〔注〕女子子之子。○〔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

〔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敖繼公曰：此服亦男女同。外孫爲外祖父母小功，不報之者，以其爲外家之正尊與。

湛若水曰：外孫何以緦也？外也。

呂柟曰：爲外孫何？曰：報也。視已之孫，則降三等矣。

車垓曰：外孫者，女所生之子也。外孫爲外祖服小功，而外祖爲外孫止服緦麻也。夫外孫爲外祖服小功者，由母而推之也，故重；而外祖爲外孫服緦麻者，由女而推之也，故輕。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此爲無冢適，唯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緦也。

〔傳〕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馬融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又曰：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爲缺一時不舉祭，因是服緦也。

敖繼公曰：死于宮中者，謂臣僕也。以所生比臣僕，仁者不爲斯言。

郝敬曰：家適庶之分嚴已，然母以子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爲私親？制禮者主尊適，而於人情亦甚闕矣。宮中有死者，非所以況於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未嘗輒絕人母子，後儒臆說耳。

吳澂曰：古庶子之爲父後者，爲母緦，噫，忍賊矣。爲君之長子三年，衆子于期，爲其子亦期，曾不得

（報其所生也歟。夫服豪獨無報者歟。）

上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以名服者。以有母名。故有服。大夫以上無服者。以其降故也。兪汝言曰。爲庶母。謂父有子妾也。于兼男女言。俗不服生女庶母者。非是。）

貴臣貴妾。

傳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張文嘉齊家寶要。夫之於妾。雖不制服。竊以妾雖不敢偶適。而業居小星之列。若其子或顯達。則母

以子貴。朝廷尚有築書之封。今其所生子。固儼然在苫塊之中。而遽子及衆子。且皆爲之服杖期之衰。而已獨若途人焉。不惟其所生子。必有恫然於懷。而揆之此衰。恐亦有所不忍者矣。喪服曰。大夫爲妾服緦麻。小記曰。士爲有子妾服緦麻。無子則已。似亦義之所當出。而人情之所安也。○但律既無明文。不敢妄行僭用。凡有生子女之妾。當爲之心喪三月。哭臨受弔。但衣袒免。而於三月之內。不行慶禮。不舉宴會。不進人酒食。庶於禮義兩盡。○計狀宜書袒免生某頓首。孝男治喪哀子某泣血稽顙拜。或有止具名。不用袒免者亦可。）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

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以名服者。有母名。卽爲之服緦也。荀子曰。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敖繼公曰。此亦蒙上爲之文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養之。或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若於大夫之子。則慈母之外。又有乳母。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氏以爲卽此乳母是也。大夫之子。父沒乃爲之服。）

從祖昆弟之子。（注族父母爲之服。○疏從祖昆弟之子者。再從兄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者。據彼來呼已爲族父母。爲之服緦也。敖繼公曰。爲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弟。皆緦其族昆弟固相爲矣。此條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與。○案經但見族父爲此服。註兼言族母者。足經意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徐健菴曰。族父爲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父必爲昆弟之曾孫服。族祖父必爲從父昆弟之孫

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不具耳。）

曾孫。（疏據曾祖爲之緦。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爲曾高同。爲曾玄亦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玄孫也。爾雅孫之子爲曾孫。注曾猶重也。敖繼公曰。此曾祖爲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爲子期。爲孫大功。則爲曾孫亦宜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爲已齊衰三月。故已亦爲之緦麻三月。蓋不可以過於其爲已之月數也。不分適庶者。以其卑遠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

父之姑。（注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爾雅王父之姊妹爲王姑。）

敖繼公曰。此從祖之親。乃無服者。以其爲祖父之姉妹。於屬爲尊。故但據已適人者言之。其意與姑爲姪者同。不言報者。亦以非其一定之禮故也。

從母昆弟。

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爾雅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

馬融曰。姊妹子相爲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

敖繼公曰。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又曰。名謂昆弟之名。母於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與。

甥。

傳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爲甥以緦也。

敖繼公曰。亦丈夫婦人同。

壻。

註女子子之夫也。

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曰。壻者。女之夫也。從士從胥。聞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爲壻也。

傳何以緦也。報之也。疏報之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服。馬融曰。壻從女而爲[illegible]服緦麻報之以緦也。

車珍曰。說文云。壻者。女之夫也。婦翁爲壻義服緦麻。而壻與婦翁服亦同也。或謂翁壻相與情分似不薄。而服制若是之輕何也。蓋先王制服。推本宗爲重。於異姓則輕。翁之與壻。本異姓也。况一以妻而親。一以女而親。又其相聚之日少。而相違之日多。服由是而推。宜乎其緦也。或者又謂舅甥亦異姓。而服則小功何也。蓋舅之服由母而推。甥之服由姊妹而推。故其重加於翁壻一等耳。

妻之父母。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傳何以緦。從服也。註從於妻而服之。

繼公曰。從期服而緦。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

喪服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

應鏞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滑。而未有君道也。

服問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註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疏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通典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之妻父母從從失之甚矣。言應服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無三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爲妹之兩無親繼不嗣。妻之三四。於已猶一。非其例也。

車垓曰。爾雅云。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其胥爲之義服緦麻三月也。若妻亡別娶亦服。若妻之親母雖改嫁被出亦服。

徐健庵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豈諸侯可以厭公子。不可以厭世子耶。蓋繼世子得遂其妻服。而公子於妻尚在五服之外。縓冠麻衣。既葬而卽除。彼於妻既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

傳何以緦。報之也。（疏）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也。姑舅之子。兩相爲服。故云報之也。

車垓曰。已於姑之子女。所謂外兄弟姊妹者也。已爲其母服大功。而爲其子則服緦麻也。夫爲出嫁

姑服大功者。由吾父之同氣也。故重。於姑之子女服緦麻者。由其父之異姓也。故輕。

呂柟曰。爲舅之子。姑之子。母姨之子者何。曰從父母也。是從從父則及其表兄弟。從母則及其內兄弟。舅姨。母兄弟之在內者也。姑。父兄弟之在外者也。

舅。（注）母之昆弟。

爾雅。母之舅弟爲舅。

傳何以緦。從服也。

敖繼公曰。從於母之大功而緦也。母於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子乃不從之。而服小功者。亦可以見從服一定之制矣。

爲所後者妻之昆弟若子。

記庶子爲後者。爲其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以其與尊者爲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

舅之子。（注）內兄弟也。

傳何以緦。從服也。（疏）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爲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報也。

程子曰。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姑之子服。既與姑之子服。姑之子須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愚按程子謂與傳異。然必竟子從母服。舅之子爲姑之子。乃是報服也。

車垓曰。已於舅之子女。所謂內兄弟姊妹者也。已爲舅服小功矣。則宜爲其子服緦麻也。夫內兄弟與外兄弟皆服緦麻者。親同服亦同也。然姑則父之姊妹也。舅則母之兄弟也。其親亦同。而服乃不同者何也。蓋姑之服由父之同氣推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之異姓推之也。故輕。

傳爲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若子。

夫之諸祖父母報。

馬融曰。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報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旁尊。故報也。

敖繼公曰。夫之所爲服小功者。則妻爲之緦。若於夫之祖父母之行而服此者。惟其從祖祖父母耳。似不必言諸。然則此經所指者。其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但言諸者。疑文誤且脫也。萬斯同曰。馬氏謂夫之諸祖父母所服者四。所報者二。而不明指其人。何也。愚案所服者四。謂曾祖父母也。從祖祖父母也。從祖父母也。外祖父母也。所報者二。謂從祖祖父母也。從祖父母也。

唐律 爲從父兄弟子之婦。

唐律 爲夫從父兄弟之子婦。

政和禮 爲兄弟孫之婦。

車垓曰。兄弟之孫。親姪孫也。已爲親姪孫服小功。則宜爲其妻服緦麻也。

政和禮 爲夫兄弟孫之婦。

政和禮 爲外孫之婦。

車垓曰。外祖爲外孫服緦麻矣。而爲外孫婦亦服緦麻者。亦引而進之之義也。

徐健庵曰。儀禮夫之諸祖父母報條。注指爲夫之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以上五條。即夫之諸祖父母所報之人也。

君母之昆弟。

傳 何以緦。從服也。**注** 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

敖繼公曰。庶子從君母之服。惟止於此。不及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因母也。若爲父後則服之。蓋其所當與禮人發情稱也。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麻也。

傳 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注** 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疏** 發問者。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爲服。故問之。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敖繼公曰。小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是章惟見此服。不及夫之從父姊妹者。文不具耳。此亦言其所以有服之由也。其義與娣姒婦。以居室之故而有服者同。

記 改葬緦。**注** 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唐律 爲玄孫。

車垓曰。曾祖父母爲曾孫服緦麻。而高祖父母爲玄孫亦同。若當承重者。則服不杖期。

唐律 爲夫之曾高祖父母。

萬斯同曰。禮有夫之諸祖父母條。及無夫之曾祖父母條。殊爲闕典。然諸祖父母既有服。則曾祖父母豈有無服之理乎。此可推而知也。○又案儀禮曾孫爲曾祖止三月。故妻亦止三月。至唐加曾祖爲五月矣。則其妻亦可遞加。而乃仍三月者何也。若謂從服須降一等。則夫齊衰而婦小功。衰已爲降矣。不必再減其月數。然後爲降也。乃究與玄孫婦同服。亦當時慮不及之爾。

唐律 爲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車垓曰。夫之從父姊妹。即夫之同堂姊妹也。夫爲之服大功。則妻以堂娣姒而服緦麻。雖適人不降。

唐律爲夫之舅及從母。

唐律爲姊妹子之婦。

唐律爲甥之婦。

開元禮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

車垓曰。族曾祖姑者。曾祖之親姊妹也。已爲曾祖服齊衰五月矣。則宜爲其姊妹服緦麻三月也。

徐駿五服集證（爲族曾祖姑者。是曾祖之姊妹也。出嫁則無服。）

開元禮爲族祖姑在室者報。

車垓曰。族祖姑者。祖之堂姊妹也。已爲祖之親姊妹小功矣。則宜爲其堂姊妹緦麻也。

徐駿曰。祖之同堂姊妹。謂之族祖姑。出嫁則無服。

開元禮爲族姑在室者報。

車垓曰。族姑者。吾父之再從姊妹。吾高祖之曾孫女也。故宜爲服緦麻。

徐駿曰。父之再從姊妹。謂之族姑。出嫁則無服。

政和禮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同。）

車垓曰。兄弟之曾孫。姪孫之子也。已爲姪孫小功矣。則宜爲其子緦麻也。

政和禮爲從父兄弟之孫。（女在室同。）

車垓曰。從父兄弟之孫。即堂兄弟之孫也。已爲堂兄弟之子小功矣。則宜爲其孫緦麻也。

政和禮爲夫兄弟之曾孫。

政和禮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即從父兄弟之孫。）

開元禮爲族姊妹。

車垓曰。族姊妹者。已之三從姊妹。與已同高祖者也。故亦宜爲服緦麻。

徐駿曰。族姊妹者。即曾祖親兄弟之曾孫女。已之三從姊妹。同出於高祖者也。出嫁則無服。

開元禮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車垓曰。人子於母之父母本小功。今既爲人後。則爲之降服緦麻也。於所後家之外祖父母。卻當爲服小功。

開元禮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報。

車垓曰。從祖父者。父之堂兄弟。已之堂伯叔也。本小功之親。今既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政和禮爲夫從父兄弟之女適人者。

車垓曰。此夫同堂兄弟之女也。在室本小功。今適人則爲降服緦麻也。

家禮爲從父兄弟之女出嫁者。

車垓曰。從父兄弟之女者。即堂兄弟之女。已之堂姪女也。在室則爲小功親。既適人。則爲降服緦麻也。

開元禮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

車垓曰。兄弟之孫女者。已之親姪孫女也。伯叔祖父於姪孫女本小功。既適人則爲降服緦麻也。

開元禮爲夫之從祖兄弟之子。

徐駿曰。此夫再從兄弟之子。謂之從姪。服緦麻三月。報之也。女在室者亦同。

唐禮儀志舅母、

徐健庵曰。舅母之服。唐朝始制於前。宋初復遵於後。而服制令諸書不載者。蓋前此禮院及刑法司所載。姨舅嫂叔。皆加至大功。婦翁女壻。皆加至小功。至天聖時。學士孫奭請刪詳定。因并舅母服而刪之也。大舅母無服。雖本古禮。然檀弓有同爨服緦之言。明皇既定之爲制。則後世因而仍之。於禮亦無害。儻以古禮所無。不可增益。則後世之增益古禮者。不知凡幾矣。何獨於此條斷斷也。

開元禮迄今律文俱無（此制定於開元禮既成之後。故不復補載。至政和禮諸書。則此制已載。故無可疑也。）

政和五禮新儀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

家禮迄今律文俱無。（疑統於儀禮父之姑內。）

政和禮爲夫兄弟之孫女適人者。

（車垓曰。伯叔祖母爲在室姪孫女。本小功。今旣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母。爲從祖祖姑。

（車垓曰。此祖之親兄弟姊妹。在室則皆小功。今旣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從祖姑

（車垓曰。此父之同堂姊妹在室小功。今旣適人。則降服緦麻也。）

朱子家禮爲從兄弟之妻。

家禮爲夫之從父兄弟、

家禮爲夫之從祖祖姑、

家禮爲夫之從祖姑在室者、

家禮爲同爨、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或曰同爨緦。

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既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

朱子語類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之族二。妻之父。妻之母。粗看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皆有意義存焉○又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外甥在舅家。見得舅母與姨夫相爲服。其本來無服。故與之也。

吳澄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亦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

鄭敬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一人則妻姊妹之子也。幼依母姨夫家。一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舅妻家。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爲其母姨夫服。一人爲其舅母服。故曰相爲服。此禮經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或人語明之。

家禮爲朋友。

喪服記朋友麻。注（見心喪章）

孝慈錄嫁女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袒免。

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馬晞孟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絶之也。故爲之袒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爲殺同姓也。

文王世子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陳祥道曰。五世而親屬盡。故爲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

問喪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方慤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奔喪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

注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

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國朝之制。本族五服之外。爲袒免親。遇喪葬則素服尺布纏頭。此可爲法。然近今功緦之服。亦多尺布纏頭而已。曾未及月。或甫及葬。又悉除之。甚可歎也。然則親近而無服者。雖副於此。亦何害乎。

車垓曰。袒免親。蓋五服之外。五世之親也。袒謂偏脫一袖也。臨喪而袒。所以示哀苦之勞也。免謂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遶髻。如著掠頭也。古者五服之人。將帶首絰。必先之以免。故於五世之親。而以袒免爲服也。然袒免之儀。其廢久矣。故今之人。雖於衰帶絰。而亦未嘗免也。是以五世之親。不爲袒免之服。止於成服之日。白襴絰巾。弔哭而已。

己身爲本宗親不載服紀。

曾祖之姊妹適人（謂之族曾祖姑）。及夫。

祖之姊妹之夫（謂之從祖祖姑之夫）。

祖之同堂姊妹適人（謂族祖姑）及夫。

從祖叔父中下殤（謂之堂叔是父之堂弟）

父姊妹之夫（謂之姑夫）。姊妹之夫。

父之同堂兄弟中下殤（謂之從祖叔父）及妻。

父之同堂姊妹中下殤（謂之從祖姑）。及夫。

父再從兄弟中下殤（謂之族伯叔）。

父再從姊妹適人并長中下殤（謂之族姑）。及夫。

再從兄弟中下殤（是族伯叔之子）及妻。

再從姊妹中下殤及夫。

三從兄弟長中殤（謂之族兄弟）及妻。

三從姊妹適人并長中下殤（謂之族姊妹）。及夫。

同堂兄弟之子中下殤（謂之堂姪）

同堂兄弟之女中下殤及夫

再從兄弟之子長中下殤（謂之再從姪）及妻。

再從兄弟之女適人并長中下殤及夫

三從兄弟之子

三從兄弟之女。

同堂兄弟之孫長中下殤（謂之堂姪孫）及妻

同堂兄弟之孫女適人并長中下殤及夫。

兄弟之孫中下殤（謂之姪孫）

兄弟之孫女中下殤及夫

兄弟之曾孫長中下殤（謂之曾姪孫）及妻

兄弟之曾孫女適人并長中下殤及夫。

適曾孫長中下殤及妻。

適曾孫女長中下殤并適人。及夫。

適玄孫長中下殤及妻。

適玄孫女長中下殤并適人。及夫。

同堂姊妹之夫。

兄弟女之夫（謂之姪女夫）。

姑之孫。及妻并姑之孫女。及夫。

女之孫及妻并女之孫女。及夫。

外甥女之適人。

己身爲母黨無服之親

母之祖父母。

母之兄弟子之妻。

母之姊妹之女適人。

母之兄弟之妻。

母之姊妹之夫。

母之堂兄弟姊妹。

母之兄弟中下殤。

母之姊妹中下殤。

母之同堂兄弟之子。及妻。

母之同堂姊妹之女及夫。

母之兄弟之孫。及妻。

母之兄弟之孫女。及夫。

女適人者。爲本宗親。不載服紀

曾祖之兄弟。及妻。

曾祖之姊妹。及夫。

祖之同堂兄弟。及妻。

祖之同堂姊妹。及夫。

祖之姊妹之夫。

父之姊妹之夫。

父之再從兄弟。及妻。

父之再從姊妹。及夫。

父之同堂姊妹之夫。

姊妹之夫。

三從兄弟。及妻。

三從姊妹。及夫。

從祖兄弟長中下殤。及妻。

從祖姊妹長中下殤。及夫。

從父兄弟中下殤。

從父姊妹中下殤。及夫。

同堂兄弟之子長中下殤。及妻。

同堂兄弟之女適人。并長中下殤。及夫。

再從姪。及妻。

再從姪女。及夫。

兄弟之孫長中下殤。

兄弟之孫女長中下殤。并適人。及夫。

堂姪孫。及妻。

堂姪孫女。及夫。

姪曾孫。及妻。

姪曾孫女。及夫。

兄弟女之夫。

姑舅之女。

母之兄弟姊妹。

妻爲夫之親。不載服紀。

夫曾祖兄弟。及妻。

夫曾祖姊妹。及夫。

夫堂祖兄弟。及妻。

夫堂祖姊妹。及夫。

夫祖姊妹適人。及夫。

夫從祖父長中下殤。

夫之父再從兄弟。及妻。

夫之再從姊妹。及夫。

夫族伯叔父母。

夫族姑。及夫。

夫堂姑長中下殤。

夫之父姝中下殤。

夫之從兄弟中下殤。

夫之再從兄弟。及妻。

夫之三從兄弟。及妻。

夫之兄弟中下殤。

夫之姊妹中下殤。及夫。

夫之從父姊妹適人。及夫。

夫之三從姊妹。及夫。

夫之兄弟女之夫。

夫之同堂兄弟之子長中下殤

夫同堂兄弟之女長中下殤。并適人。及夫

夫再從兄弟之子長中下殤。及妻。

夫再從兄弟之女長中下殤。并適人。及夫。

夫之兄弟之孫長中下殤。

夫之母兄弟之妻。

緦麻親有四

曾祖兄弟

祖從父兄弟。

父之再從兄弟。

身之三從兄弟。

祖免者據禮有五。

高祖兄弟。

曾祖從父兄弟。

祖再從兄弟。

父三從兄弟。

身之四從兄弟。

殤大功九月七月。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也。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疏）鄭知是未冠笄者。以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故知之也。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惟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注）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郝敬曰。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月。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

子之長殤中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注）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

殤小功五月。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疏）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illegible]曰。本皆期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

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馬融曰。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曰、適人嫁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

殤緦麻三月、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馬融曰、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爾。）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注不見中殤。中從下、）（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疏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

（馬融曰。降二等。故服緦也。）（敖繼公曰、單言姪者、前既以丈夫婦人言之。此無嫌也。又以前章例之。則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下殤、亦當在此經文闕爾、）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注言中殤者、中從下。）（馬融曰。妻爲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

從母之長殤報。（疏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故不言。案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亦俱在殤死。相爲報服。故二章並言報也。）（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二等無服也、）（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殤者。此云姊。蓋連妹而立文爾。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

傳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注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杜佑曰。上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此謂婦人爲夫之親服。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

開元禮爲從父姊妹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開元禮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開元禮爲人後者。爲其從父兄弟之長殤。

殤服總論

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春秋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文公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通典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漢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卽位。哭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爾。

朱子曰。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

已下。以次降等。

（鄒賓曰格于日。童汪踦以戰死。魯人問於孔子。喪勿殤。是故有有功而勿殤。有有德而勿殤。有封拜而勿殤。其亦可也。）

喪遇閏月。

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張子全書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呂坤四禮疑喪不計閏。謂在二十七月之中也。閏月遇喪。無補閏之禮。閏前當禫。無待閏之禮。期值）

（閏亦不計。愚按、喪三年。再期也。再期者。三見死之日也。故閏在再期之內。則不計閏。若死于閏月。即從閏月起算。如甲年閏二月死。至乙年正月。即是一期。又越月而禫。以月數也。以月數。則并閏數之。故大功以下。喪皆計閏。）

心喪。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張載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

〔漢書夏侯勝傳〕勝遷太子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荀淑傳〕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

〔陳實傳〕實卒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延篤傳〕篤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

〔三程全書〕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答其子宏。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

〔道學傳〕黃榦受業朱熹。熹卒。訃聞。榦持心喪三年。

〔喪服記〕朋友麻。〔注〕（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

朱子曰。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注〕（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

〔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謂陳根

（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劭尋卒式忽夢見元伯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

李白集上安州裴長史書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

天倫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道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至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

家禮為朋友緦麻三月（軾按儀禮朋友麻家禮為朋友緦麻三月而今律文不載非缺也同德之謂友同業之謂友相勸也相規也友得我而德益進我得友而業益修若是者闕里諸賢而下若二程張邵韓范司馬以及考亭東萊宣公庶幾無愧彼管鮑雷陳相知耳相好耳以為朋友則未也然則近代之無朋友久矣況之者何服之有至如李白之禫服痛哭范式之素車白馬其于故人之意厚矣夫）

追服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注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注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

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淳于纂曰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謂正親而重貴制服今父在則親制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數者但）

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割但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陳澔曰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

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喪禮

通典小功不稅服議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問宜全服不得服其殘月以爲永制束晳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爾未除當追服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爾若在

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宋庾蔚之謂鄭王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爲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得寧則應多少不同今喪寧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之制

黃榦與李敬書論小功不稅檀弓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己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庶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治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之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

譚綸奏請補服父喪疏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九日臣以參政丁父憂回籍守制本年十一月伏蒙聖恩起復領浙兵往江西殺賊至四十一年九月賊平具奏終制未蒙又以倭奴攻陷興化府蒙聖恩

再起臣領浙兵往福建殺賊授臣節鉞將計臣父之喪甫及大祥烏鳥之私缺然未盡而不敢請者竊念皇上所以奪臣於衰絰之中誠以爲勢猶任故以金革之事責之於臣而臣不敢不強起任事乃者山海之寇次第蕩平臣惟我朝成憲凡人子爲親之喪不計閏二十七箇月夫官制給由必計閏而守制不計閏者蓋推人子無窮之心雖加一日愈於已之意伏念臣亦人子也遭臣父之喪雖已服除然臣居苫塊前後纔十四月爾餘皆在墨衰之中夫起復墨衰既已居位而食祿同非閏月之比乃貪位嗜進不一哀訴於君父之前以求盡一日之私則臣父爲無子臣心爲無親臣復何面目立於皇上盡倫盡制之朝乎伏望皇上憫臣狹然未盡之情無所解於其心之私勅下該部查照不計閏之例放臣回籍追補喪制俾終之日赴湯蹈火惟陛下所命

除論

【喪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方慤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四者廢一不可。取之者。謂取而法之也。）

（馬晞孟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爲父斬衰三年。爲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馬晞孟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內之喪。門內之喪。則必以恩掩義。而以父母爲首。故爲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必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爲首。故爲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爲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姊妹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陸佃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謂自義率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上是也。四曰出入。所謂一輕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是之謂出入。）

（梁寅曰。服術謂古先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子姪親）

也。故適長子斬衰三年。同於父。衆子齊衰期。同於祖。子之下。其親者孫。故適孫齊衰期。亦同於祖。衆孫則大功九月。孫之下其親曾玄。並緦麻三月。此親親之下殺也。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父至尊也。故斬衰三年。其父之重。無以加。父之上。其尊者祖。故齊衰期。祖之上。其尊曾高。並齊衰三月。此尊尊之上殺也。其三名服。其四出入之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入者彼女來配此男。母者配父之名。其尊齊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喪。與父同。但齊其斬而已。妻者配己之名。其親比於至親之子。故服期年之齊衰。與子同。又加之以杖也。而妻之於夫。則比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斬衰。移其所天之父。以天其夫也。婦者配子之名。故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伯母叔母。其名同於父之配。視己尊一等。故服齊衰期。昆弟之子之婦。其名同於子之配。視己卑一等。故服小功五月。唯兄弟之妻。其名不可同於己之配。爲其與己同等。故無服。出者。此

女往配彼男。故姑姊妹女子子。在室齊衰期。出嫁則降大功九月。入者雖已出嫁。或被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服也。其五長幼之服。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長者謂昆。幼者謂弟。昆弟相爲服齊衰期也。同祖者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者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則服緦麻三月。此長幼之旁殺也。由長而上。則有旁尊之殺。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期。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緦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五月。祖之從昆弟爲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緦麻三月。由幼而下。則有旁卑之殺。子之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三月。孫之再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三月。以上喪

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爲親之服也。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於人而服也。亦殺於五術之從。

從服有六。有屬從。（注子爲母之黨。）有徒從。（注臣爲君之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注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注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注夫爲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注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呂本中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爲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有。而已乃無服。

吳澂曰。從服之目又六。屬從者。屬謂親屬。以親屬故爲其黨服。妻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子從

母。服母黨之親也。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爲其黨服。子爲母之君母。庶子爲君母之親。妻爲女君之黨也。從有服而無服者。其夫爲其昆弟有服。妻從夫而爲夫之兄弟則無服。公子之妻爲其父母有服。夫從妻而公子爲君所厭。爲妻之父母則無服也。從無服而有服者。其夫爲兄嫂弟婦無服。妻從夫而娣姒婦相爲小功。有服也。公子被君所厭。爲母之父母姊妹無服。妻從夫而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皆緦。則有服也。從重而輕者。姑雖出嫁。猶爲姪服大功九月爲重。其子從母而爲內兄弟服緦則輕。妻爲其父母服期爲重。夫從妻而服外舅外姑皆緦。則輕也。從輕而重者。公子爲君所厭。爲其母練冠爲輕。妻從夫而爲公子之母服期。則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猶用）

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

方慤曰。由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故曰順而下之。或自仁率。或自義率。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輔廣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新一[illegible]。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吳澂曰。此上文有尊卑而輕。從輕而重之語。遂申釋制服輕重二字。言人恩愛之心無限極。故於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然仁雖無限極。以漸而減殺焉。循親之重服。等差而上。至祖。則減爲齊衰期。又至祖上之祖。則爲齊衰三月。愈殺愈輕矣。制宜之理。有殺制。故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

也。義雖有裁制。然以漸而加隆焉。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爲齊衰期。又至祖下之禰。則加爲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皆事理之宜如是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張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絶族。而從旁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疎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等。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絶。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屬。其出也。與族絶。族絶。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合有絶族。子母至親無絶道。故爲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蓋古者移施通用也。

吳澂曰。高曾祖禰之子孫曾玄爲族。移。推而旁及之也。高祖之族。其服旁及者。族曾祖。族祖。族父。族兄弟。皆緦。曾祖之族。其服旁及者。從祖。再從父。再從兄弟。皆小功。族子緦。祖之族。其服旁及者。從父期。從兄弟大功。再從子小功。族孫緦。禰之族。其服旁及者。昆弟。從子皆期。從孫小功。族曾孫緦。出乎

此爲絶族。族絶則無旁及之服矣。若在族內。爲高曾祖禰之親者。各以子之屬。孫之屬。曾孫之屬。玄孫之屬。而服之也。

〔服問〕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注〕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注〕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疏〕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

之母期也其夫緦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謂之皇姑者正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適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姑所冀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陸佃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謂之皇姑者死而後稱姑避小君也先儒謂春秋之義妾母稱夫人若小君在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天一而已矣夫妻之天也雖其父母猶降雖其舅姑猶降即妻齊衰夫亦齊衰是相報也故先王制服爲妻之父母其輕重不倫如此壻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爲外兄弟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可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公子不服其母故爲其妻之父母無服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方愨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爲九是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曰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

近者隆而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降而卑者殺故也所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降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卑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絕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入而小之謂也

馬晞孟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高曾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爲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緦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而不親故緦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陳祥道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皆言三族三族者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鄭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此經則九族殺之差也

陸佃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及玄孫爲九族此所同姓而兼死言之也族之以親

陽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此斥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爲是。以詩頍弁角弓考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爲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謂之高祖。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孫。卑者於親屬微眇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屈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爲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姓。於女之父姓。何以無屈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族殷。於異姓之族畧。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則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注）言服之

所以隆殺。○（疏）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

吳澄曰。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爲言服之隆殺蓋以結上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三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合爲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爲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族旁親之子孫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正父祖與從族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正昆弟與從族旁長旁幼之昆弟也。男女之有別。謂適他姓之女來爲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爲他姓婦者。是爲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出入服也。獨皇氏下取鄭注。謂此是記者言別事。不論服之隆殺。濟翁亦原然其說。而以此爲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倫。長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倫。該五倫之四。故曰人倫之大。其後兼味上下文意。又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爲非。而鄭注爲諧。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據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長之服焉。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注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注謂若自爲己之母黨）

（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疏）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

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畧之。

呂大臨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衰疏之服。飦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

（力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别同異也。）

【文王世子】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吳澄曰、再期、一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痛。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盡者、可有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

（徐師曾曰、九月七月、大功也。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以實歷之月言之、則再期、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歲時之氣言之、則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也。期以上、以年計、功緦以時計。服之隆殺有此五等。凡取義於人情天道而已。）

【二程全書】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朱子語類】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嫁則降其服。而姊妹不降故也。舅於甥之妻有服。妻於夫之舅無服、亦可疑、恐是舅從父而推之、故廣。甥之妻從夫而推之、故狹。朋友加麻於弔絰之上。麻謂絰也。

【吳澄服制考詳序】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

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

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昔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

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徐駿五服集證周喪制。將死比生。而定立二十七月。凡人之生日。與死日皆同其數。假令人於子年十二月三十日生。至丑年正月一日稱二歲。謂兩日經二年也。又至寅年十二月三十日。謂經二十五月而稱三歲。假令人於卯年十月十日死。至辰年十月十日爲一周年。謂經十三月。漸二周之度。謂之小祥。又至巳年十月十日通數二十五月。漸經三年之度。謂之大祥。孔子云。喪不過三年。蓋三年之喪。其孝子痛切之至。五内分崩。必盡節哀之禮。而無損傷之過也。二十五月。雖越三年。亦不忍便服吉服。又服禫素之衣兩月。共二十七月。則踰月從吉也。踰月從吉者。自父母死日實數二十七月外。次二十八月一日。方始釋服從吉。禮云。徹晦

至朔爲餘月是也。

呂坤四禮疑孫與祖爲體。祖愛孫。不異父之於子。杖妻不杖祖何也。玄孫女曾孫女孫女出嫁不降高曾祖祖父母。曰不敢降也。玄孫婦曾孫婦孫婦乃敢降我高曾祖祖父母乎。或曰義服也。出母嫁母皆杖。而不杖本生父母。或曰欲推而遠之也。母妻與父稱三族。父族九世四面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姑自小功。凡四。妻族止於外舅姑。凡二。何隆殺也。父母於女。伯叔父母於姪女。無亦當稍別乎。或曰猶子也。夫親姑夫姊妹小功。不分室嫁。女嫁於兄弟妻姪妻不報服何也。孤甥依舅母。有乳哺衣食昏嫁成家者。舅母死。緦亦不及焉。無乃忍乎。先王之外女也。不如路人。父母死。父族絕。寧用東西南北家。獨不許女皆主喪。何其峽。而女之服上下逼乎七世。旁推及於三從。又何親也。服圓母家直名外親忍矣。而舅之子。又稱內兄弟何也。禮也有義。先王精意。必自有說。儒者當講求焉。不可習矣而不察也。○母族之殺何也。曰母喪期。母家安得不殺。妻族之甚殺何也。曰母族殺。妻族安得不甚殺。今母喪已三年矣。且與父等矣。而二族似亦稍隆。庶於士庶之家。人情爲近。○喪禮。先王所制以制放逸忘哀之情。故謂之制。制以三年爲重。故適長子不在。適長孫承祖之重。謂之承重。五服者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之衣服也。十制者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袒免在外。十等之制度也。齊衰與斬衰。布麻有麤細。五齊衰。布麻無麤細。袒免雖極輕。亦先王禮制。但不成服。故不可入五服爾。○疑服有四。曰正義加降。正服。禮稱情也。義服。情從禮也。加服。禮從情也。三者皆隆。降服。禮裁情也。○降服。非君子之所忍也。服所降以明禮。稱所本以明情。○三年重喪也。祥爲期。稱重期。期降大功。稱期功。小功降緦。稱功緦。仁之至義之盡也。故曰加服。不稱本服。降服不忘本服。厚道也。

舊唐書張東之傳聖曆初。東之爲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東之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昏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昏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昏。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昏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

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

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翼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

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

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

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說。以二十七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義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

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棄衰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期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嘗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請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東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通典】杜佑議曰。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爲間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案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爾。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駟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爾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

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爲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案王學之徒。雖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二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

（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卜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禫祥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此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慶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衰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駟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禮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

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間傳明云。再周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兼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當如王肅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未爲當。喪禮當從儀禮爲正。○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又曰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儀禮爲是。杜佑亦從此說。但與檀弓所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說

不合。今既以二十七月爲期。此等不須細討。自致其哀足矣。

儀禮節畧第十四卷

喪服

斬衰。（用極麤生麻布爲之。凡衣裳旁及下際皆不緝。）

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皆斬。三升布爲之。）

苴絰。（在首在腰皆曰絰。以有子麻爲之。麻有子則粗惡故以爲斬衰之絰。）

苴杖。（爲父苴杖。以竹爲之。大如腰絰。其長短以當每人之心爲節。）

絞帶。（亦以苴麻爲之。）

冠繩纓。（以六升布爲冠。又屈條繩爲武。垂下爲纓。）

菅屨。（以菅草爲屨。）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麻子）者也。苴絰大搹。（搹。扼也。以搹爲度。不言寸數。註中人之搹圍九寸。）左本在下。（本謂麻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此釋苴絰之文。）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各齊其心。皆下本。（本。根也。下本順其性也。）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爵。謂有爵之人。無爵。謂庶人。擔。假也。假之以杖。使爲喪主。謂適子也。）非主（謂衆子。）而杖者何。輔病也。童

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童子婦人皆謂非主者。若童子當室則皆杖矣。）絞帶者。繩帶也。（絞之則爲繩矣。）冠繩纓。條屬右縫。（通屈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爲武。纓之各垂于頤下結之。武纓皆上著冠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于武。右縫者。喪冠三辟積。大功以上。其縫向右。）冠六升。外畢。（謂縫冠于武而畢之。外畢者。別于吉也。）鍛而勿灰。（但以水濯。不加灰治。）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收其餘向外也。）

齊衰。

疏衰裳齊。（疏麤也。）

牡麻絰

冠布纓。（以七升布爲冠。）

削杖。（以桐木爲之。方其下。其長短亦以齊人心爲節。爲母削杖。）

布帶。（亦以七升布爲帶。）

疏屨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苴惡色。枲好色。故閒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牡麻絰。右本在上。（爲父左本在下。陽統于內也。爲母陰統于外。故右本在上也。）冠者沽功也。（沽猶麤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齊衰期杖者。不杖者。三月者。服皆同。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

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受。承也。凡重服有變除。脫重服。承以輕服也。五服皆以升數多少爲差。衰至麤。升數最少。冠差細于衰。每變除則以冠之布爲衰之布。故曰。冠其受也。緦麻小功無受。布。但冠其衰。冠衰布同。故曰冠其衰也。帶緣謂喪服內中衣。用布緣之。各視其冠者。謂齊衰以至緦麻。其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爲之。）

薛崇義曰。斬衰冠衣相受。凡喪制服所以表哀。哀有隆時殺時。其服乃隨哀隆殺。故初服麤惡。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受。（節錄）

徐健菴曰。儀禮喪服篇。斬衰齊衰皆言冠。大功以下不言冠何也。蓋齊衰言布纓。則大功以下。亦布纓可知也。斬衰言條屬。則齊衰以下。亦條屬可知也。其異者。惟緦麻則澡纓。（澡謂澡治之。所謂有事其布也。）小功以下則左縫。及布之升數有不同耳。其冠之形制無不同也。

遠按受服惟三年期九月之喪。其月數少者。皆卽其冠衰終喪。無變除也。故曾高祖之喪。雖齊衰無受服。

大功服

布衰裳。（大功布。其鍛治之功麤沾之。斬衰冠六升不加灰。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

牡麻絰。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男女未冠笄而死者爲殤。子。謂適子。本斬衰。女子子本齊衰。今以其殤。降在大功。在正服大功之上。義服齊衰之下。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樛。敖繼公曰。當作繆。絞也。凡喪至小斂大功以上皆散帶垂。至成服絞之。今至成服亦不絞。以示未成人。與成人異。）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纓即絰之散垂

者。五服無七月之服。惟大功中殤有之。七月絰無纓。則小功以下。絰無纓可知。）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此言喪成人大功之服。輕于殤服。大功言絰纓。因輕以見重。則齊衰以上可知。且見小功以下之絰無纓也。至三月說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脫麻絰帶。就葛絰帶也。此三月受服。上皆同之。受衰止于此也。）

繐衰服。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此諸侯大夫爲天子之服。天子七月而葬。葬即除之。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

按七月之服。在五服之外。今制無繐衰。亦無殤服。以儀禮所載并錄之。

小功服。（用功細小。精麤。故名小功。）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此殤小功。本齊衰大功之親。今以其殤。降在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澡者。治去莩垢。不絶其本。殤大功言無受。不言月數。此言五月。不言無受。互見爲義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此成人小功。變麻即葛。不易衰。無受服也。）

緦麻服。（以細如絲者爲衰裳。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

緦麻三月者。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抽。猶去也。十五升去半。爲七升半。八十縷爲升。蓋六百縷也。比他服之布爲稍疏。比他布之縷爲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布。朱子曰。十五升抽其半。是一簆只用一縷。五服之布。以升數多少爲序。今小功十二升。而緦麻止七升半。似乎小功細于緦麻。不知緦麻本是十五升之細布。而抽去七升。其縷極細。而成布則疏。大抵至澆薄之布也。）

雜記。緦冠繰纓。（注。繰當爲澡。據緦冠衰皆治縷不治布。而纓則又澡治之也。）

婦人服

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言婦人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笄。篠也。髽。露紒也。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自卒斂至終喪不變。此與牡麻絰結本者與男子異。其同者。絰帶杖屨也。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衰裳無衽。男子裳開兩邊露衣。故用衽屬衣兩旁。以掩交際之處。婦人衰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而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總大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此斬衰之總。指卒哭以前者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婦人以飾事人。雖居喪不可頓去脩容。故惡笄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家。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櫛笄以櫛之木爲笄。折笄首者。女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又不可純吉。故折其首也。終之也者。言婦于舅姑。則惡笄以終喪也。）

服制。

儀禮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此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凡衰。總五服言。削。猶殺也。外削內削云者。謂縫之邊幅向外向內也。幅三袧者。言爲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皆三辟積二。布七幅。每幅廣二尺二寸。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要中也。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爲陽。後爲陰。象陰陽也。注疏語多不可解。姑闕疑之。）

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裳內衰外者。亦猶上言外內。此衰還向外展。裳還向內展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負版也。以一方布置于背上。上綴著領下。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名負。適。辟領也。負之廣無定數。以出于適旁一寸爲度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即今之開肩窩。但餘布不綴于領中。而著之于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闕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于衰外左右各六寸矣。適者。以孝子哀戚之情。專適于父母。不兼念餘事也。）

楊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案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要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直下。取方橫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按適即辟領。何爲而與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

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旣反摺向外，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亦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闊中。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于前之闊中，與原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施于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者，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喪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

云。凡用布一丈四寸，名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于袷而適足無餘欠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衰綴于外衿之上。廣袤當心。衰之言摧也，以孝子有哀摧之志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

衣帶下尺。（謂衣要也。此蓋舉上衣之度而言。人身有長短，不可概以尺寸計之。推于束帶之處。其下接長一尺，使足以掩裳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一頭直量入一尺。先于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入中間六寸，又于下頭一尺處從右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上六寸尋下六寸處，斜裁開。分兩片，各長二尺五寸，其兩片整一尺處爲上，裁六寸處爲下。兩片重疊。以裁開處相向垂下。如燕尾狀。綴在衣身兩旁當腋下。蓋過帶下尺，以掩裳之旁際分開者。用布二幅者。前後各一幅也。）

（此本宋楊信齋儀節，乃本注疏之意也，王廷相、黃宗羲皆駁之，以爲衣必有袷。而後可掩其胸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衽。無衿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其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今用衿二一尺）

五寸。交斜裁之。狹頭向上。濶頭向下。下辟領五寸
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
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云云。此
節錄王黃二先生說。余從蓋著之。

袂屬幅。屬。連也。古者布濶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
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屬幅者。不削其邊
幅。取整幅爲袂也。必不削幅。欲與
衣身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也。

衣二尺有二寸。自領至要二尺二寸。
前後合計四尺四寸。

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則二尺四寸。足
以容中人之併兩手。吉時拱尚左手。喪
時拱尚右手。袂二尺二寸。縫
其下一尺。留尺二寸不縫也。

裳

裳用布七幅。其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
縫四幅作一聯。前後不相聯。每幅作三㡇。合計前

後二十一㡇。其作㡇子。于每幅布上頭將入要處
用指提起布少許。摺向右。又提起少許摺向左。兩
相湊著。用線縫住。而空其中間。以爲㡇子。其大小
隨人肥瘦。大約如今人裙㡇。但裙㡇向一邊摺去。
此則兩邊相向耳。其縫也。邊幅皆向內。前
三後四。七幅同作一要。要兩頭各有帶。

婦人服制。

按疏袵下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婦人之
服連衣裳。喪無帶下。又無袵也。詳前衰三年注。

溫公書儀 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爲大袖。及長裙。（皆不緝。）衆妾以背子代大袖。○齊衰用布稍細者爲
背子及裙。（緝邊。）○大功以生白絹爲背子及裙。（家禮用稍熟布。）○小功緦麻婦人勿著華采之衣而已。（小功但用麻布稍熟細。緦麻則小功但用熟麻布極熟細者。）

朱子曰。婦女之服。古禮不可考。用溫公書儀可也。
又曰。溫公儀凶服斬衰古制。而功緦卻又不古制。
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麤細差等。皆
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爾。

檀弓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 惡其亂禮。疏 此語通于五服
遠按注疏皆以不當物爲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陸
佃馬希孟之論皆同。惟黃幹引左傳屠蒯諫晉平
公語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必貌哀戚
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哀
戚者衰絰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

必貌無哀戚之實者。寧
如不服衰也。此爲得之。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喪服主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服爲勤勞之事也。）

張子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可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綌。葛也。繐。疏布。時尚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

方慤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若以綌爲衰。
以繐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黃幹曰。今按衰服衣袵袂袪帶下。自斬至緦皆同。

惟衰負版左右辟領。據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于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三者。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與。

楊復曰。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之議論定者爲正。（按旁親指期服之旁親也。）

丘氏曰、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子斬齊二服、又用布一片當心、亦謂之衰。意者古人因此特用以爲名稱歟、不然、何功緦之稱。則專取于用功治絲之義。而於此乃獨以其上衣爲名哉。必不然也。儀禮注所謂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就其重者言爾、豈其服者于其旁親皆無哀戚心。特假是以爲文具哉。節錄

徐健菴曰、儀禮喪服經、大功小功皆言布衰裳。又言大功衰。小功衰者、不一而足、即緦麻三月下注疏。亦言布衰裳。則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且鄭注言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賈疏言凡衰者。總五服而言。而開元禮政和禮。大功以下。亦俱言衰裳。則古人未嘗謂功緦不用衰也。乃溫公書儀則齊衰不用衰。而易以寛袖襴衫。朱子家禮則自大功以下俱不用衰。後之言禮者。率以二先生之言爲準。於是輕喪皆不知有衰矣。余往年過松江上海。見有功緦之喪者。皆準古禮製衰服。歎其風俗淳厚。今世士大夫宜共討論而脩明所謂以禮爲服制、以與太平者也。

遠按、喪服以布一片。長六寸。博四寸。綴于當心。謂之衰。疏云、謂孝子有哀摧之志也、而喪服衣身。統謂之衰。其因此一片而得名歟。將無此一片。即不得謂之衰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之中。莫不有之。惟子於父母。視旁親有加焉。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故弔服亦謂之衰、若曰。凡衰同制。皆有衰負辟領。豈總衰弔服亦同于斬衰之制乎。又疏云。適者指適緣于父母。不念餘事。豈緦小功之

喪。指適緣于所喪之旁親。并父母之存者而不念之乎。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爲子。竊疑衰負辟領之制。惟齊斬之服有之。大功以下不盡同也。要之五服皆用麻布。以麤細爲差等。通謂之衰。若溫公書儀。齊衰用寬袖襴衫。功緦用生白絹。則并衰而去之。實戾于古。文公家禮似無可議也。丘氏之言。未敢以爲然。知禮之士尚其酌之。

五服升數。

服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有無受。（八十縷爲一升。麤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　遠按降服從重而輕。視正服爲重。如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本斬衰。而降爲朞是也。義服從輕而重。視正服爲輕。如繼父本無服。而同居則爲齊衰是也。故斬衰無降服。）

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冠六升。受服六升。冠七升。

齊衰。　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七升。（舊說正服冠八升。義服冠九升。）受衰七升。（舊說正八升。義服九升。）冠八升。（舊說正九升。義十升。）

大功。　降服衰七升。正服衰八升。義服衰九升。冠十升。（舊說義服十一升。）受衰十升。（舊說義服十二升。）冠十一升。（舊說義十二升。）

小功。　降服十升。正服十二升。（舊說十一升。）義服十三升。（舊說十二升。）冠升同。無受。

緦麻。　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絰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也。）則斬者其痛。其剡其哀殺也。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也。齊衰言麤。大功

小功言功。緦麻言緦。則人功審著。而緦又加密矣。先儒謂父在爲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爲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爲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以上節錄陳祥道禮書。）

朱子曰。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

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又曰喪服爲中極麤。非若今之細者。

冠。

既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縪謂縫著于武也。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于武。從武下向外縫之。謂之外縪。厭伏也。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冠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喪服記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繐衰冠八升

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條屬右縫。解見前。吉冠纓武異材。凶冠纓武共材。故云別吉凶。練冠小祥之冠。雖微入吉。亦條屬右縫。吉冠則襞上辟縫向左。左陽也。凶冠縫向右。陰也。小功以下輕。故辟縫向左。同吉冠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大白冠。大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委武。冠卷也。玄縞二冠。先著別卷。乃可緌。緌与喪冠不緌。吉冠既著其纓。而垂其餘者爲飾。謂之緌。喪服斬衰冠以繩爲纓。齊

衰以下以布爲纓。結于頷下。而不垂。蓋喪從質。不如吉冠之有飾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古殷時也。直縫則辟積少而質。橫縫則辟積多而文。古吉凶冠皆直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直縫。與吉冠相反。）

下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武用玄是吉。冠用縞是凶。孫爲祖喪既祥。父喪未除。不純吉也。紕緣邊也。縞是生絹。近于吉。冠用縞而但緣以素。吉事先見。而猶有禫之餘哀也。）

冠制。

丘氏補儀節斬衰冠梁。（褙厚紙爲之。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用稍細麻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𧏭子三條。直過梁上。其𧏭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卷曲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縪。）武。（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爲武。）纓。（又以武之餘繩。垂下結于頤下。○按禮喪冠條屬。疏謂纓武同材。今世俗別用繩爲之。非。）合冠制。（先將冠梁折彎。安在武內。又于冠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于外向上。卻將武安在其上。向外縫之。垂纓兩旁下結。）

軾按。喪冠無梁。丘氏考究未詳。論見後。

齊衰冠制俱同。惟武用布。

按世俗齊衰以下冠武。往往背紙爲材。用布裹之。別以布爲纓。非儀禮條屬之制。不可用。

大功冠制同齊衰。

小功冠辟積向左。餘同大功。

緦麻冠澡纓。餘同小功。

黃榦曰。案五服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幷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制四也。

括髮。免。髽。

儀禮士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

人髽于室。

朱子曰。括髮是撮髮爲髻。注疏云。如著幓頭。所謂幓頭。如今之掠頭編。于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髻也。遠按親始死。去冠而但存笄纚。至小斂。幷纚去之。用麻自項後交于額前。卻繞于髻。曰括髮。女子去笄纚露紒。亦以麻繩自項後交于額前。卻繞于髻。曰髽。衆主人謂齊衰以下也。亦去笄纚。以布自項後交于額前。卻繞于髻。曰免。其制大抵如此。前賢之論不一。摘其近理者錄于左。

萬斯同曰。括髮免髽之制。注疏謂皆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卻繞於髻。惟免用布爲異。是三物而一製也。愚竊有疑焉。括髮之式。自注疏而外。諸家從無別解。愚謂按此二字之義。則必其制足以括盡其髮而無餘也。若止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有纚以韜髮。纚用繒爲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纚猶存。至小斂。幷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製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繒。而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繒。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用麻繩矣。又以麻繩爲絰。而加于括髮之上。豈人之首所能容乎。此括髮之可疑者一也。免之式。鄭氏因謂未聞。又引舊說以爲如冠狀。夫曰如冠狀。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項而繞于額矣。得毋自解而

自背之乎。善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于冠禮謂之闕項冠。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其說也。不勝于布廣一寸之說乎。此免之可疑者二也。髽之式。鄭司農謂麻與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爲巾。高四寸。惟鄭氏謂如幓頭爾。昔夫子誨兄子以髽。戒以毋縱縱。毋扈扈。釋者謂縱縱太高也。扈扈太廣也。倘如注疏亦以麻自項而交于額。則本無高廣之形。何必戒之以縱縱

扈扈乎。鄭司農之說。杜元凱用之。雖若勝于康成。終不若馬氏高四寸之說。與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髽之可疑者三也。凡此三說。非敢故違乎注疏。但以昔賢原有別解。何必鄭氏之是。而他說之非乎。愚故聊述臆見。以質正于知禮者焉。○或謂經言括髮以麻。而子謂用麻布。則與免而以布何別乎。不知括髮以麻者。蓋未成之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者。乃已成之布。故謂之布也。若如注疏之說。自項而前交于額上乎。則束髮不能。適將交乎額下

乎。則于髮不能括。無一而可也。故愚以為其制亦當如纚也。

徐健菴曰。人子始遭父喪。鄭注謂將斬衰者笄纚。蓋去冠而但存笄纚也。陳用之非之。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而散纚。公用其說。謂當易之以素冠。若是。則鄭氏之說非乎。愚以為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扱衽。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為飾。此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然加冠

以為飾。是視親死無異于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此鄭氏笄纚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

〔喪大記〕卒斂。主人袒。括髮以麻。婦人以髽。

〔檀弓〕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為母初喪至小斂後與為父同至尸出堂拜賓之後為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

〔問喪〕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

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身無髮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惟擊胸。男子不踊。惟稽顙。皆可以為哀之至也。）

孫瑰曰。宋儒程大昌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于始變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稽求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于則

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卻繞于紒。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爲免。如免冠之免。于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猶如經言。則不止于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于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

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于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甚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別之。于

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是也。有免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變是也。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淳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據以爲疑也。

髽。笄。總。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

男子冠而婦人笄。（此言其吉者。）男子免而婦人髽。（此言其凶者。男子去冠纚而免。婦人則去笄纚而髽。斬衰髽用麻。齊衰髽用布。皆名露紒。蓋始死去冠。猶存笄

纚。小斂并纚去之。非免與髽無以約髮也。或免或髽。特以別男女。非有他義也。）

箭笄終喪三年。（笄所以卷髮。箭笄最重。女子在室爲父也。惡笄齊衰之笄。女爲母。婦爲舅姑也。皆終喪。有除無變也。）

總。（總以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末。楊復婦人首飾圖云。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斬衰總六寸。與大功總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皆終喪。吉總當尺二寸也。）

家禮蓋頭。（用稍細麻布爲之。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縪邊。丘氏曰。雖非古制。是亦古禮婦人出而擁蔽其面之意。）

布頭繻。（音需。用略細布一條爲之。長八寸。用以束髮根。而垂其餘于後。此卽所謂布總也。儀禮女子在室爲父布總。傳曰。總長六寸。注六寸。出紒所垂之飾也。曾子問縞總。注縞。白絹也。長八

寸。今世俗婦女有服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孝圈。亦是此意。但彼加于髻上、而不束髮、亦不垂其餘。

竹釵（削竹爲之。即儀禮所謂箭笄也。傳曰、箭笄長尺。今但取可以約髮、不必太長也。）

絰帶。

士喪禮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苴絰。斬衰之絰。要絰五分去一。）牡麻絰。齊衰之絰。○左本右本。纓皆在左。麻所重者本。絰所重者纓。苴絰以本爲纓。牡麻絰有本而不以爲纓。輕重之別也。左尊右卑。故纓皆在左。散。不絞也。長三尺。見帶下之垂。與大帶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斬衰亦有苴絰。帶則結本。與男子散麻異也。）

既夕記 三日絞垂。（謂大功以上至成服。絞要帶之散垂者。小功以下。初即絞之。）

檀弓 絰也者。實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

禮書曰。喪服有二帶。絰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絰帶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絰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絰帶之麻。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純本者。其施之于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苴絰。齊衰大功繐衰小功牡麻絰。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者枲麻也。澡者治孝垢者也。苴色惡。澡色潔。枲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故自齊衰至小功。皆用之也。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又曰。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爲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小功者澡之。澡之則于小功爲重。以其本非小功也。

檀弓 婦人不葛帶。（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要帶則始終枲麻。婦人所重在要。有除無變也。）

問傳 斬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男子易要絰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葛帶三重。謂男子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于前。蓋以三股葛合爲一繩。故曰葛帶三重也。）

期而小祥。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以除乎首也。婦人何以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要。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杖。

士喪禮 三日成服杖。

〔既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本謂根下本。順木之性也。）

〔喪服小記〕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麤也。至痛內結。形色外章。心如斬斫。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竹體圓性貞。根四時而不改。子爲父哀痛。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斬而所之。斷斫殺。削殺也。削孝其貌。不使苴也。桐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於堂。（虞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在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哀殺之節也。）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臨事去杖。敬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

庶子不以杖即位。（適子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去杖。）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申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父不主庶子之妻。故庶子得申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主喪。乃同姓攝主者。無子執杖。則推長女杖子一人。謂長女也。）

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喪服四制〕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謂爲君喪。）或曰擔主。（擔。假也。假之以杖。使爲喪主。謂適子也。）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徐徒菴曰。削杖之制。孔仲達陳可大輩。謂削之使方以象地。書儀家禮。則謂上圓下方。乃開元禮衍。謂削杖圓之。而敖繼公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

諸說紛紜。然則當何從。愚按小記言杖大如絰。絰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于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書儀上圓下方。亦以其意爲之爾。較之孔疏益無所取象矣。

汪琬曰。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歟。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異

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屨

〔既夕記〕屨外納。收餘末向外。（取醜惡不事飾也。）

〔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以麻繩爲之。）

〔檀弓〕練繩屨無絇。（絇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

〔氏〕氏補斬衰屨（用菅草。或粗麻。餘收向外。）婦人麻鞵。　齊衰屨（或草或麻。餘收向內。）婦人麻鞵。（或布。）大功屨（用麻布。）小功屨（用白布。）

按周禮屨人職屨有絇繶純。（純、緣也。所以緣履口也。繶互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絇謂之拘。狀如刀衣。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著屨爲之頭。以爲行戒。戒愼偏。所以自偏束也。綦屨繫也。屬于跟後者。以兩端向前而結之。）

受服（詳五服升數。）

徐健菴曰。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喪之衰疏而易壞。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書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喪之常服。又不言葬後之受服。將齊斬之衰可服至三年期年之久乎。抑葬後即除衰服。但存齊衰斬衰之名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

後人之所當補也。乃秦溪瓊山。亦竟未有補之者。予此書寧無遺憾哉。

愚按受服惟小功以下無之。其月數少。不必變也。

斬衰卒哭獻畢。乃餞賓出。丈夫脫經帶于廟門外。變麻。受之以葛。婦人葛經而麻帶。丈夫以冠爲受衰。婦人衰六升。受服降初服三等。受冠降初冠一等。大功以上同也。賈氏斬衰章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

其冠爲受。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此喪服變除之漸也。古人衰不離身。故有受服。今人則齊斬之衰。止于暫時一服。功衰以下。罕有製者。受服則竟不知矣。此詩人所以傷悲于素衣素冠也。古制尚存。庶幾有好禮者尚能行之。

司馬溫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予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練。

喪服四制父母之喪。期十三月而練冠。

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練。小祥也。小祥著練冠練中衣。中衣非正服。以承衰者。爲黃袷裏。縓。淺絳色。以縓緣中衣領及袖口也。）葛要絰。（去首絰。惟餘要葛。）繩屨無絇。（繩屨大功屨也。至小祥受之。吉屨有絇。此不純吉也。）角瑱。（瑱。充耳也。人君下常用玉。初喪亦無。小祥微飾。以角爲之。）鹿裘衡長袪。（鹿皮色白。故喪用以爲裘。袂而短。袂無袪。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袪裼之可也。（裼。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有裼衣。喪則無之。小祥稍文。故裼之也。）

遠按小祥之時。要尚葛絰。而黃裏縓緣。亦覺不倫此又今人之所不宜爲。古禮之未可從者。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遠按此言服從其重者也。期服既葬之葛輕于斬衰之練葛。期服既葬之功衰。重于三年之練服。期服既葬。不除首絰。而三年之練則首絰已除。今從其重者。故帶從三年之練。而絰與衰皆從期服也。）

呂柟曰。練去首絰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要絰不除

婦人去要絰。則奚冠奚衰奚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或可以掩裳。其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而白布齊。是斬衰三年也。既葬而白布齊。是斬衰三月也。

縞。

檀弓祥而縞。（大祥也。縞。縞冠素紕也。）

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illegible]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麻衣。緣之以布。無采飾也。若有采飾。則深衣矣。）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此言受弔也。大祥之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祥祭縞冠之時。亦必著祥服以受之。然後反服素縞麻衣）

萬斯同曰。此節注疏以爲受弔也。記文未嘗言弔。此說之無據者也。陸農師以爲既祥當縞。若有他喪。雖不當縞亦必著縞以終前喪。然後反他喪之服。記文未嘗言他喪。此亦說之難信者也。愚以爲大祥之時。將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親以下。皆已除服。當此祥祭。寧有不來與祭者乎。既來與祭。自不可用吉服。是必易之以縞冠。至事訖。而後反吉服

也。即如孫爲祖父。既除期喪。猶服縞冠玄武。以父服未終。而子不敢純吉。則當祖祥祭之時。其必用縞冠可知矣。（纂括原文。）

（達）按萬先生此論。實勝前人。按本文不當縞者。言不當縞之人。非言不當縞之時也。但所指甚廣。凡來助祭皆當易其吉服。若孫之縞冠玄武。又不獨祭時爲然矣。

纖。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黑經白緯曰纖。禫祭之時。玄冠

朝服。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乃從吉也。）

兼服。

間傳除服者。先重者。易服易輕者。（易服。謂先有重服。後遭輕喪。欲變易前喪也。）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虞卒哭。斬衰受服之節也。輕重。謂經帶也。男子輕要。婦人輕首。男子可以齊衰要帶。包斬衰之帶。婦人可以齊衰之首經。包斬衰之首經。故云輕者包。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男子特留首經。婦人特留要經。故云重者特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至練。男子除首經而存葛帶。婦人除要帶。而存葛經。遭大功之喪。男子著大功之麻帶。婦人著大功之麻經。是重麻

也。至大功虞卒哭。男子帶練之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練之葛經。帶期之葛帶。所謂重葛也。大要服從其重者。與前既練遭輕喪義同。）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麻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五服葛與麻麤細相同。則得服後服之麻。兼前服之葛也。）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前文重者特也。易輕者。前文麻葛

（兼服之也。○遭後服輕喪、雖易前喪之服。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之服也、）

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葬先輕而後重。祭先重而後輕。先葬者、謂母也。後事謂葬父也。）

餘論

帶存所纂喪服制。主鄭賈註疏。參以文莊儀節。於

正經靡所牴牾。而禮意尚少發明。爰增錄先儒議數十則。以隱附論其後。敢謂古制果如是。庶幾據所見而了然心口間耳。

朱子語類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而以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之見、皆以為怪。而不以為禮也。將如之何。朱子答云。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當。若以為難。從俗無害。○問周大述先生說云。喪服不比尋常衫領形帛盤旋者。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黃寺丞。又述先生語云。如承局衫領者非古制。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朱子答云。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襴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襴衫。黃寺丞說近是而未詳。○問喪服之制。朱子答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如衣之闊。橫綴於衣下。謂之腰。如今道服之橫襴。但綴處稍高耳。儀禮喪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列帶處。此半幅乃

綴於下。以接之。廖說是也。○問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為兩處。左右相沓。一邊之衽也。彼邊亦然。廖丈圖說。惟衰服後或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為兩衽。分為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齋啓圖合。恐不掩裳之兩際如何。朱子答曰。詳廖之圖。及釋疏示。又批於原書行間云。衽既以丈尺計之。今如廖說。可更分於兩旁。自足以掩之矣。

朱子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

欲從古。恐不相稱。陸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仕卿亦以爲然。先生曰。禮時爲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番。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合服加齊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問喪禮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爲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爾。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又曰溫公儀。因服斬衰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爾

敖繼公曰。適辟領之布旁出者也。云博四寸。又云出于衰則出於衰者。非謂其博也。然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爲衣必先開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隨其人之肥瘠而爲之。闊狹不定也。凡吉衣皆方翦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翦其上下之相去四寸者而不翦其左右之布。使連於衣而各出於肩上之兩旁。以爲適。所謂適博四寸也。以其橫之闊狹不定

故不著其出於衰之寸數。唯言出於衰而已。

（困學紀聞）布八十縷爲一升。鄭注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篾。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程氏遺書云。古者八十縷爲一升。斬衰三升布。則是二百四十縷。於今之布已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蓋無有矣。案程氏之說。則今緦麻當用何等布。曰問傳云緦

麻十五升去其半。則用六百縷布。正是今之稍麤麻布。宜用之。但云斬衰三升布爲細。則此今之俗稱竹布者。已爲麤矣。若三升布更嫌細。則恐非三升縷不成布矣。（布衰）

朱子語類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申其禮。

王廷相集或問三年之喪。衣服何如。曰衰麻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庶乎喪之大節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墨衰今宜服之否。曰未葬服斬衰。葬後服葛衫。今人服生麻布衫。小祥換練服。墨衰不必服也。（布墨衰）

楊復曰。儀禮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又無衽。夫云如男子。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亦如裳用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考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詳。

丘濬曰。愚案此言。則婦人亦有衰服。但衰與裳相連。而無帶下與衽爾。今無可據。雖不敢爲負版辟領之制。然亦宜用極麤生布。如深衣制度爲之。上

身外其縫。裳用十二幅。內其縫。斬衰則不緝。齊衰下則緝之。然既謂之衰。則亦宜於衣左衿上如男子服制。綴布一片以爲衰。雖未必盡合古制。然猶彷彿古人遺意之一二。如此則女皆古服矣。謹書所見如此。以俟知禮君子質焉。

斫瑜曰。朱子定禮。男子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繻之屬。考之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爾。非今大袖也。檀

弓法云。去纚而露髻。犬云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爾。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尺。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爾。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於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鬪人不察之過也。問喪大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汪琬曰。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况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右婦人衰、

呂柟曰。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又異於他衰冠也。故絰纓以辨布纓澡纓也。約屬以辨布武澡武也。右縫以辨小功緦麻也。外畢以辨吉冠也。故天子右縫十有二㡇。皇太子親王右縫九㡇。皇孫諸王右縫七㡇。卿大夫右縫五㡇。士及庶人右縫皆三㡇。服圖說曰。古者五服皆三㡇。朱子曰天子當十二梁。羣臣如其本品。○文皇后之喪。期。東宮親王熟布練冠九㡇。皇孫熟布冠七㡇。皇孫女熟布蓋頭。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也。今大夫士皆熟練裹大帽。不然則熟麻帽。然其廢冠則一也。古者婦人去要絰則葛帶。今不帶。古者練冠縓緣。今不縓緣。不縓緣可。不帶不可。天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卿大夫士布襴衫。宋王淮之議也。

董文驥（喪冠纓武條屬辨）鄭釋喪服斬章苴絰謂首絰。象緇布冠缺項冠。繩纓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亦同。賈孔遂謂喪冠纓武同材。其說非也。喪冠自有武。武爲冠卷。古者居冠屬武。則喪冠之武不屬於冠。而其

材當亦用布爲之。并數同於冠。雖斬衰至重。未聞繩之可以爲武也。喪冠自有纓條屬之制。其材蓋通屈一條繩若布爲纓。左頭屬冠。遶頤而上。右頭亦屬冠。略如吉冠之組紘。非如吉冠之組纓。左右以二組。兩頭自笄而下結之頤下。而有所垂爲緌也。故雜記云。以別吉凶。吉冠之組繫之笄。不屬之冠。喪冠之纓則屬之冠。此吉凶冠纓之別也。且喪服首絰大搤。右本在上。朱子謂以麻尾藏麻根之下。麻根搭麻尾之上。綴殺之。則此麻絰固著於冠

武之外。遶額環項。若如舊說。又將一繩。約額至項交過兩耳上綴之冠下。垂之頤而交結之。則是額上項後。內一繩爲武。外一繩爲絰。有兩繩相累矣。內若布武。尚可加以繩絰。內而繩武。豈復可加以繩絰。兩繩累於額項。安得固哉。且喪服傳本文止言冠繩纓條屬。據鄭解是繩武纓條屬也。添注武於纓之外。本文所無。故知喪冠纓武雖相屬。而材則別也。愚意非居冠。冠武不相屬。則著喪冠者。先著布冠。後著布武。以固冠。而繩布之纓。其條本屬武。强於頤下。麻絰加於武外。遶於額項。制畧如此

右冠

【朱子語類】問周丈以爲苴絰著於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爲繫冠於絰上。絰在武下。未知孰是。朱子答云。絰當在武之外○問又案禮絰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即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關量喪服所指。須有別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爲定。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裳。恐指絞帶。然絞帶以束腰絰以爲禮。則絰在

上矣。未知然否。朱子答曰。吉服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疏文甚詳。何不熟考而問邪。○問大帶束衣。腰絰則之。革帶以佩玉珮及事珮。絞帶則之。喪服無佩。既有腰絰。絞帶何用。朱子答曰。絞帶象革帶。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爾。○問三禮圖首絰之製。作繩一圈者。而圈之又

似以麻横纓與畫者不同。而與先儒所言環絰相

似。周丈云。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額前繞向後結

之。或以一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穿其兩環。然未

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西仲畫圖。乃似不亂麻

本末。紐而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

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不知

當如何。朱子答曰。未曉所疑。然廖說近之。○問書

儀要絰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周丈云。綴

不帶於衰服上。以繫絰。廖丈則謂以二小繩綴於

腰絰相交處。以紐繫腰帶。如大帶之紐約用組也。

二說孰是。朱子答云。廖說與溫公之說似是。注疏

本文可更考之。

（蒲道源西軒王先生行實）家禮婦人無要絰。先生

則以儀禮爲主而用之。但視男子之制爲小爾。童

稺則絰而不冠。（右絰）

（開元禮）斬衰苴竹杖。其大如腰絰。長齊其心。本在

下。主婦亦杖。諸婦則不杖。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

免而杖。大祥去杖。齊衰三年。齊衰杖周。皆桐杖。大

如腰絰。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除。

（政和禮）爲父杖竹而苴。爲母杖桐而削。其大皆如

要絰。其長皆齊心。

（溫公書儀）爲父截竹爲杖。高齊其心。本在下。爲母

上圓下方。亦本在下。

（家禮）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凡婦人皆不杖。

楊復曰。愚案家禮書儀服制。婦人不杖與問喪喪

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

（呂柟禮問）杖何以竹。何以桐。天地之體。陰陽之義

也。竹杖圓節著於外。桐杖方。心通於內也。何以言

苴。言削。言苴。貌若苴。言削。辨其爲方也。婦人何以

不杖。猶童子不病之說也。其後世乎。古者君之喪

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

主人主婦室老杖。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杖。庶人

亦杖者何。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以輪人關轂輮

輪而廢。晉叔孫州仇之過也。

（呂坤四禮疑）父竹母桐。父圓母方。夫婦何以。曰槐

而半之是。齊體所分也。桐邪。竹邪。槐邪。不可必得。

土宜可也。棺椁之餘可也。○杖父以竹者。觸處皆痛也。制者。痛同於父也。圓象天也。母削其下令方以象地也。妻將何以。昔者吾弟喪妻。吾令槐木圓杖半分其下。生也比親死也分形。槐者懷也。故持其半以象之。不欲使同母也。妻爲夫亦然。

徐健菴曰。夫服斬衰。古禮斬衰皆苴杖。則夫杖亦用竹也。妻服齊衰。古禮齊衰皆削杖。則妻杖亦用桐也。呂氏改而用槐。不知何本。（右杖）

楊復曰。婦人屨。經傳無明文。惟周禮屨人云。命婦

有散屨。注去散屨去飾。又云祭祀而有散屨者。惟大祥時。

呂枏曰。麻屨者。繩屨也。古者菅屨外納。練而後麻屨。今也線履。必也菅屨。（右屨）

黄榦曰。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之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鍛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

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衰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鍛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右衰）

通典宋庾蔚之謂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因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當是論周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但鄭玄謂周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聞傳

大明斬衰變受之節。因備列五服麻葛之分。緦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并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辨。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絶。安得相變邪。

又曰晉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

之說。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喪服也。

晉束晳問曰。有父母之喪。遭外緦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適子可往。若姑姊妹喪。適庶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爲限。

奔臨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爲無服。宜制新輕之衰。以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爲主。禮有臨喪之衰。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衰。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之制。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以爲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　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

爲期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已下。則不除。轉輕也。除而爲小功則除之。

殷允有兄子喪。應除兄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兄舊服見客邪。又云禮云服其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祫對客終日。今齊服既同。且下流。宜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衰服也。後遭母喪。齊衰服也。

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案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即往殷事。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舍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衰之服。宜以包母齊衰。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衰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服臣。君既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有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衰爲主。而不以己私服爲重也。

（兼親服議）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尊卑之敘。當以己族爲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爲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于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關母婦之例。無嫌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爲己

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若從母爲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服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朱子語類）問三年之喪。而又遇期喪。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而反初服。或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而衣輕。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或者之說非是。

（邵寶喪禮雜說）喪有常服。而所遭不能無變。變之

所値。服之所難。故服有成。有受。有練。有禫。其常也。有易。有包。有特。有重。有兼。其變也。三月斂而成服期小祥而練。除首之絰。受以功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當其時。服其服。所謂常也。如此是固無庸於論者。唯夫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喪。則男子有易要絰。婦人有易首絰。所謂包者。男子有仍首絰。婦人有仍要絰。所謂特者。斬喪既練。遭大功之喪。有男婦首要皆麻。所謂重麻者。有男婦首要皆葛。所謂重葛者。齊喪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以功麻易齊帶之葛。而首猶齊葛。婦以功麻易齊首之麻。而要猶齊葛。所謂兼服者。有斬葛齊麻。以至功葛緦麻。前喪既葬。後喪初斂。男要婦首。易而兼服者。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物以時變。新故重輕。參伍伸屈。而無失乎恩義之中。所謂變也。又如此。夫是之謂難。苟類而推之。則一人之身。周旋五服之內。雖日有變不廢也。而況其常乎。

王廷相並有喪服說。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母之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掩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母服。母先而父後也。亦如之○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也。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曰。父喪未終。而祖父沒。何如。曰適孫為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諸父昆弟之亡也。當其父母之喪。則何如。曰其初喪也。服諸父昆弟之服。反而適次也。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外親之喪亦如之。有所後父之喪。而本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殯。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葬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離次也。

呂坤四禮疑斬衰而遇功緦。成服。制其服而哭之。月朔。服其服而哭之。精矣哉。禮也。輕不奪重。哭泣人不服其服。辦之云乎。卑當尊。幼當長。雖以緦功易斬衰可也。○重喪遭輕喪。即以重喪臨之。於禮

無害、謂之不忘吾親之喪可也、謂之總括緦功之喪亦可也、若借數日之輕。於禮爲稱、即不服經者之服而吾身則非羔裘玄冠也。於死者奚薄乎。視三年之喪不哭弔者、情理猶爲近矣、若居父母之喪而高曾祖及伯叔祖伯叔父姑死。居妻子之喪。而舅姑兄弟姊妹死。彼服雖功緦。亦當暫成功緦之服。入其門。會其葬。即服其服可也。此以尊長卑幼爲輕重。而服非所論矣。

（朱纁四禮初編）父喪未滿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服。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行事畢。即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喪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以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居母喪遭父喪者亦然。（右兼服）

魏禧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變服書。向見足下先人未葬。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之道。足下行之於今日。敬服。禧竊有疑者。古者葬有定期。士踰月。庶人可知。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則古有不得速葬其親者矣。疏曰。再祭者。練祥之祭。兩祭不可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則不變服者。非止不即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禮廢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薄多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有動延至十年以外者。領衰絰如初喪之服。禧愚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絰。以物興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下既免喪。其能不飲酒食肉乎。不入內乎。不大讙笑乎。不與慶會賓筵乎。假令此數者。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實亡。徒駭人耳目。近於爲名。夫死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幸力不能。禧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忍其嗜欲之篤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動於心。次不炫服采色。與優伎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即吉。及其葬。將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禧謂古者改葬緦。穀梁傳曰。舉下緬也。蓋去喪

緬邈。故舉其最下者。而韓愈於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與古異。安能取未葬不變服之例爲之重服。又引江熙言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不可以純凶。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禮思以爲免喪而葬此改葬之服。其祥以上。以本服葬。人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足下酷貧。仰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饑不得

食。如己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變服。南昌胡心仲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衆平。服除貧不克歸葬。心仲乃爲戒。既葬而後飲酒。蓋若是者。類推而行之。其亦可矣。

汪琬與友人（論葬服書）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踰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絰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啓殯而祖。屬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

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審

思之。（有菲服）

林大春與趙汝泉書、喪服之制。既祥易練、亦禮也。然而士家鮮服練者。為其近於禫也。時未期不忍遽變也。蓋孝子之志也。至於大祥之後、不得不服禫者制也。為其遠於初也。夫禫者。淡然舒緩之義也。情無窮。而制有限。不敢過也。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識不能終三年之制者也。夫素冠即禫服也。世人至祥而止。不能服。是以素冠不見。而詩人思之也。由此觀之。禫服之制

必行無疑也。案制有官者。過禫服。素圓領。冠素冠。束帶。今似不安。謂宜易以素巾大帶斜領。此亦禮之稱也。且夫當禫而負重衰。是逼初戚也。驟爾易吉、是忘親也。故君子不忍也。是先王制禮之微意也。是以人子於親沒之後、遠庖廚、屏葷薦。於是有蔬食終身。不與高位、絕綺麗之觀。去珠玉之飾。於是有卉布終身。不事游讌、聞絲竹管絃之音。而慘然不樂。於是有野處終身。不恭通都貴人。以極耳目之娛。是謂君子有終身之喪也。非以服之謂也。

故曰。先王制禮之微意也。不可不省察也。唯足下高明而裁擇之。幸甚。

萬斯大曰。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所以然者。親喪至痛。日月甚長。而衰麻之麤。不可以久。故每因吉祭而為變除之節。觀先王制禮。雖曰親喪外除。而所以節哀順變者。尚使之由漸之輕。故哭踊亦皆有節。蓋不如是。賢者無由俯而就。不肖者無所跂而及。此禮遂不可以傳。不可以繼也。內哀且當以漸殺。外服自宜以漸輕。彼夫始死不食。既殯食粥。

既葬疏食。小祥而菜果。大祥而醯醬。禫而醴酒。飲食以漸而加也。始死居倚廬。既葬柱楣。小祥至室。大祥復寢。禫而牀。居處以漸而進也。何獨衣服而不然乎。孔子之論喪曰。戚容稱其服。言內心之哀。視外以為之節也。是則服之變除。蓋與哀情相終始矣。然變者則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為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為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為母七升。既

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祥而更易爲縞冠。禫更易而纖。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也。又間傳注云。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承衰之衣。於經無所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則未期。不練不緣可知。故大祥又變而麻衣。禫後始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若夫首要之絰。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絰變要麻。婦人以葛絰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既練男子除首絰。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絰。而首葛不去。間傳及小記。所謂除喪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以藨蒯。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絇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帶。婦之首絰也。屨也。皆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首絰。婦之要帶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者蓋如此。嗚呼。古人於親喪居處飲食衣服無一日之安。其於變除也。猶有所不忍。特重違禮制。必不得已而後受。後世人子不能如古人之一日。止唯衣服異於平時。然綺縠其中。而衰麻其外。素縞於暫。而雜服於恒。舉相習以爲固然。莫或有覺其非者。此無論不知有變除之節。亦且無所用其變除之節。噫。古今人不相及。何至於親喪而亦有如此哉。

徐健菴曰。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於卒哭受服一節。蓋斬衰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麤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豈唯三年者有受。卽期年九月者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於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既葬以後覓不服齊斬之服而後可也。如猶將服之。則初喪至麤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自唐世以降。士大夫惑於地理。既不克三月而

葬。則無所憑以爲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禮政和禮諸書。槩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當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衰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小祥之後。原無衰服可易。故諸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載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除。經則有除。而衰但有變。故可謂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終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邪。今玆篇所載。尤鄰先王之禮。而後代之禮略。非故略之也。欲詳

之而不可得也。至於練禫之服。開元禮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於衰絰諸篇。故不重載云。○又案戴德喪服變除。崔氏變除。古人論禮。皆以爲據。隋書經籍志。載喪服經傳義疏甚多。唐書藝文志。存者漸不多矣。以今考之。喪服變除。不可以不講也。止就斬衰三年言之。自雞斯扱衽。至於成服。自吉而之凶也。自笄宅至虞純是凶禮。而閒用吉也。自卒哭至除服。自凶而之吉也。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上衽深衣之前衽也。孔子嘗曰。始死羔裘玄冠

者易之而已。謂易去朝服。著深衣也。崔氏變除以爲十五升白布深衣也。此變服之始也。（庶人無朝服。唯深衣）飯含之時。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疏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也。變之次也。小斂環絰。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也。戴德喪服變除以爲素章甫冠。章甫委貌一也。變之三也。卒斂馮尸。主人髻髮袒。去笄纚而紒也。散帶垂。絰苴絰之外。更有絞帶。鄭康成以爲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也。變之四也。奉

尸夷于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絰于序東。謂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于序東。（士喪禮先踊而襲絰。諸侯則襲絰而踊。）變之五也。大斂。主人及親者卒塗。主人復位。襲。既殯。脫髦。（諸侯禮。小斂主人脫髦。髻髮以麻。士既殯脫髦。於死者俱第三日。）變之六也。殯之明日成服。杖。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第三日成服。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始備。記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於成服日絞之也。諸變者比。而成服。人子之至痛矣。筮宅則免絰。聽卜則去

散不純凶也此成服後變一也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髽猶免也男子免而婦人髽崔氏變除云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以啓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也變二也自殯宮祖而啓遷于祖正柩主人襲爲朝祖變也二也將載主人先祖乃載載訖而奠爲載變也三也商祝御柩乃祖既祖訖乃踊而襲爲將祖變也四也公賵而祖送于門外襲五也（君親臨喪變服無有定時賵有一定儀節）主人祖柩車爲行出宮襲爲柩行變也六也從柩不可

無飾於道得免而行若葬遠則著冠至郊乃著免七也檀弓云弁絰葛而葬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鄭氏以爲唯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崔氏變除云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似大夫士亦弁絰但未明在脫載之時乎窆之時贈之時乎其變服八也屬引主人袒乃窆窆而襲九也贈用制幣玄纁贈卒更袒而拜賓拜已乃襲九也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十也虞之日主人及兄弟

如葬服葬服者即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也有故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皆冠及虞則皆免十一也自整宅至虞有此十一節卒哭主人說絰帶于廟門之外言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明旦爲祔期因祔變之此除服之始變之一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麤疏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是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爲衰而更以七升布爲冠葬後衰變衰

冠亦隨而變輕也以葛帶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齊衰蒯藨屨變之二也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變之三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以卒哭後之冠七升布爲衰實謂之功衰而更以八升布爲冠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明外除也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朞時去首絰唯餘要葛繩屨無絇大功繩麻屨也應裳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前此裳

袂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更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而加裼。變之四也。再期而大祥朝服而筮尸。變之五也。大祥白屨無絇。并去絰杖。纖屨。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從祥至吉。又有數變。祥祭朝服縞冠。變之六也。祥訖。素縞麻衣。七也。禫祭。玄冠黃裳。八也。禫訖。朝服綅冠。九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十也。既祭。玄端而居。十一也。自卒哭至除服。有此十一節。斬衰重服。唯既殯成服以後。虞卒哭以前。三月之內。其衰裳絰杖帶冠纓屨之制。卒哭而後。以次除殺。雖曰斬衰三年。其實喪服以時變除。創巨痛深。莫如此三月爲甚。然有故乘惡車而出。或爲經營宅兆。未必朝夕居廬。又筮宅則去絰。卜則去杖。三月之內。容有不純用凶服者。至葬後。哀情漸減。服遂漸變從輕。以復其初。先王制禮。最重者送死

大事。而又恐以死傷生。故喪服有變除。哭踊有時候。所以節其哀。而順其變。其間輕重等殺。皆因人情而爲之制。雖自後人觀之。以爲委曲繁重。而揆之天經地紀。有斷乎不可廢。秩乎不可紊者。苟明於變之節文。則於禮也思過半矣。○又案聖人之立制。因人情而爲之者也。哀重則服重。哀輕則服漸輕。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喪服之重輕。遂即以是爲斷。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或哀已盡。而引而致之於禮。或哀未盡。而使之自割以禮。故其變除有漸。謂之中制。曹風之思見素冠素衣。是十三月之練服。思見素韠。是大祥祭服。疏所謂從初獨末思之。亦可以知其變除之有漸也。右變除

附論

衣身。

軾按衰服長二尺二寸。舊說用布二幅中屈爲前後。案是左右共用布八尺八寸也。古布幅廣二尺

二寸。二幅則四尺四寸矣。衣身不應若是之寬。今裁衣者。布幅濶則就一幅平中裁開爲左右兩葉。仍以兩邊幅相向縫合當脊處。乎初意古喪服或如是。是衣身濶如布幅二尺二寸。合前後爲四尺四寸也。袂之制。用布二幅各長二尺二寸綴衣身之左右。平中分摺前後各一尺一寸。其橫濶則屬幅。屬全也。謂用全一幅也。左右各一幅二尺二寸。合之身中一幅二尺二寸。通爲六尺六寸。中人兩手合抱五尺。兩袂各反摺一尺。除去合縫。實寬四尺。及兩手腕。不掩前。以便作事。由此言之。則衣身用布一幅爲近似。而有可疑者。周尺八寸。四尺止今三尺二寸。不及手腕。將露肘矣。或曰。袂用布幾于袂爲袪。袪與袂不同材。詩所謂羔裘豹袪是也。頃讀困學記聞。范蜀公謂漢尊以十寸爲尺。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意布廣二尺二寸者。其謂十寸之尺歟。不然。縱續布于袂。終恐身中二尺二寸爲太窄也。然服必稱身。身有大小。用布不無多寡。且從身不從布。二幅何必不殺。一幅何必不續。若如鄭注拘定一丈四寸。無少増損。不知童子喪安所用一丈四寸與。至袪尺二寸。以圜圓言之。袂之圜二尺二寸。袖口縫疊其下一尺。故止尺二寸。若如賈疏袪尺二寸以覆齊言之。圍之爲二尺四寸。則必袂之闈亦四尺四寸。前後各二尺二寸。與衣身等矣。有是理乎。且四尺四寸之袂。縫合一尺。亦嘗有三尺四寸。何止二尺四寸耶。縫疊之說。出宋儒恐大可疑。衰四際皆外展。不應疊縫。因謂用布尺二寸。續于袂。反摺于肘。而下開不合。此說杜撰。無據。愚意疊縫亦可外展。且凡衣皆袪窄于袂。殺而裁之。正不必縫合其下也。衣帶下尺者。朱子語類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如衣之圍。横綴于衣下。謂之腰。如今道服之横欄。但綴稍高耳。愚意帶束也。上衣下裳。衣必蓋于裳上。今衣止二尺二寸。不足掩裳。故用布半幅。長如衣之圍。横接于衣下。以東衣裳相際之處。布半幅寬一尺一寸。以邊幅一寸爲合縫。而垂其斬而不緝者于下。故曰衣帶下尺。

適

斬衰先縫合後兩葉當脊處。留上四寸不縫。即將不縫之四寸。邊前二葉。左右各橫裁入四寸。橫裁直不裁。將所裁開之布。轉摺于左右肩上。此記所謂適。注疏所謂辟領也。從開也。裁開衣身之上。左右各四寸爲肩篇。凡衣皆然。但吉服止開前。不開後。所開之布。橫直裁斷除去不用。衰服則并前後開之。以便反摺于左右兩肩。左右既各裁開四寸。轉摺于外。則前後各有八寸空處。即疏所謂闊中八寸也。于是用布一幅。直長一尺六寸。橫寬八寸。又將此八寸直摺中分。于兩頭各裁去一半四寸。留中間八寸不裁。如凸字形。將中間之一半八寸加于後。以補當脊空處。其一半全一尺六寸。從項後轉屈向前垂下。以加于前之闊中。與原裁斷處相接爲領。毛西河謂裁製之法。損贏補虧。必顧其理。未有故毀而又填之者。不知前後但闊四寸。乃可反摺肩上。若如吉服止開前。則不得反摺爲適矣。

負板衰

負板用布一方。橫置背上。上縫領下。下垂不綴。其布直長一尺八寸。記云出于適一寸。謂兩邊各搭過適一寸。適連闊中止一尺六寸。故知負板布長一尺八寸也。云負。以其在背也。云板。以其布方板。橫直一尺八寸也。布幅二尺二寸。意以四寸縫于領內爲夾領。垂于外者。止一尺八寸也。布既縫于領下。勢必由後而轉于前。不獨兩肩出適一寸。前亦蓋于適外。是適在負板之下。不露于外也。衰長六寸廣四寸。衰。摧也。孝子之心。悲哀摧傷。衰以表之。故綴左衿。而廣衰當心。

袵

記袵二尺有五寸。其制不可考。或云用布一幅。或云用二幅。其裁之法。上下各從一頭。直量入一尺。先于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入中間六寸。又于下頭所量一尺處。從右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上邊所裁六寸處。斜裁向下邊所裁六寸處。分爲兩片。各長二尺五寸。此裁袵之法。諸說無以異

也。至云用一幅者。以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于衣襟之左右各一片。其廣頭相沓于胸際。此用一幅制也。云用二幅者。各以兩片斜處相向。兩廣頭相疊。縫于腋下。左右各兩片。其兩片正處。一搭于前。一搭于後。此用二幅制也。二說俱本注疏。謂以掩裳旁際。然兩頭相沓胸際。若縫合。則襟不可開。不縫。又無貫相沓矣。且衰長六寸當胸。又何處著衽乎。不如兩幅之說爲差當也。黄宗羲、王廷相。又力詆注疏之非。其畧云。衽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

尖裁爲燕尾狀。施于領下。作內外襟。不如是。則衣無襟。如今人對衿比甲。不惟無以掩胸際。且衣前之衰。安待廣衰當心也。愚意衰廣四寸以二寸綴于左。而空其半二寸搭于右。未嘗不當心也。衰既綴于左而搭于右。必別有物以繫之。可掩胸際。卽謂之外襟亦可。大抵古人衣服之制。多不可考。經文止言衽二尺五寸。其裁與用之法。皆由後人臆度。非有確據。朱子謂考之不詳。是無寧從俗。

冠

既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竊意厭者以布爲冠。無纚無梁。其冠帖然。曲禮所謂厭冠是也。家禮用布廣三寸。紙糊爲材。謂冠頂也。以方三寸布爲頂。又用布一幅。闊繞前後左右。而上縫于頂。上窄下寬。故于其上爲三辟積。而右其縫。三辟積者。意前兩角兩辟積。後居中一辟積也。縫卽辟積之縫。摺而縫之也。張子謂橫繞布。直縫無文。陳用之謂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喪冠無文。故直縫。直者。就布言之。布橫故

縫順經而直也。武。謂冠口之圈。以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畔。綴之爲武。而垂其餘以結于頤。故又謂纓。纓卽武之餘。所謂纓武同材是也。冠在武內。以冠口之布。反向外而縫于武。故謂外縪。纓條屬者。屬著纓條于冠外也。吉冠武在冠內。卽于武上安柱。轉後爲梁。喪冠武著于外。可知其無梁也。故曰纓條屬厭。此斬衰冠也。齊衰三年冠同。但布比斬衰次等麤生。又以布爲武纓。杖期比三年布稍細。不杖期。又細于杖期。大功用

稍熟布。制俱同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辟積縫俱向左。

絰帶

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按。苴。麻之有子者也。首絰用有子麻。不去莩垢。單股紐之。圍圓一鬲。鬲。扼也。拇指與第二指一扼也。本。麻根也。先將麻根安在冠之左邊當耳處。故曰左本。卻將其餘從冠前向右邊圍轉頂後遶至左邊原起頭處。即以麻尾加在麻根上綴之。故曰左本在下。本在尾下。尾厭于本上也。又用小繩二條。一繫左耳邊。一繫右耳邊。合二繩結于頤下。各垂其末爲纓。所以固絰也。要絰。帶也。用雙股苴麻爲之。一股之本。與一股之尾。攙互絞爲繩。較首絰小五分之一。圍身而結之。其兩頭各餘麻三尺不絞。所謂散垂也。至成服方絞之。其相結處以小繩繫之。蓋絰從身後圍向前。不勾搭爲結。第以小繩繫而合之也。要絰之內又有絞帶。亦用苴麻爲繩。較要絰又小五分之一。其法。以一股麻屈其中爲彄子。乃合而絞之。束時以彄當腰左。繞向身後。由右轉至左。乃以其末稍穿入彄子內。反向右扱而垂之。絞帶象革帶以束身。要絰似大帶。在絞帶之外。首絰婦人同男子。齊衰以下。右本在上。以牡麻爲之。惟小功殤服。用澡治莩垢之麻。緦麻亦用澡麻。要絰年五十不散垂。婦人不散垂。齊衰大功牡麻爲之。小功以下。斷本不散垂。殤服小功。澡麻不斷本。詘而反以報之。緦麻亦用澡麻。絞帶齊衰以下。布爲之。婦人俱同男子。其絰帶麤細之制。五服遞小五分之一。

括髮。免。髽。

三者之名殊。而制一。喪大記始死雞斯。注。雞斯作笄纚。謂去冠而露笄纚也。至小斂則并笄纚去之。故髮須括。括。收也。收髮使不散也。鄭康成謂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卻繞于髻。萬斯同謂麻亦布也。以未成布而謂麻。不同于免之已成布也。免亦以括髮。以其先冠素冠。至此始去冠而括髮。故又以免名。男子謂之括髮免。婦人謂之髽。王廷相曰括

髮免髽皆髮在內。而以麻與布婁其外。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自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爲稱。自髮言之也。鄭注謂布廣一寸。馬季長謂廣四寸。萬氏以一寸不足括髮。不如馬說。與孔子毋縱縱扈扈之義合。所見頗確。愚意用布闊四寸。兩頭漸殺。長足自項交前繞于髻。又折其末。可以結此三者之制。無以異也。又毛西河謂免本絻字。讀作綰。春秋衛靈公卒。晉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而入是也。于義亦通。

婦人服飾

大袖長裙背子之制。出書儀。朱子因之。然衰以表哀。男子婦人。其哀一也。服不應有異。儀禮衰三年。注云。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可知。婦人斬衰。其負板適衰。與男子同。齊衰期以下。亦男女無異也。至若男子冠而婦人笄。笄以卷髮。有笄卽有總。總者。束髮之謂。注云。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笄以竹爲之。總以布爲之。所謂布總箭笄也。自斬至緦。皆布總。布之升數同男子冠。斬衰長六寸。期大功八寸。小功緦一尺。斬衰箭笄。齊衰惡笄。惡者。木理粗惡也。大功以下。吉笄而折其首。首者。刻鏤摘頭也。折之者。去之也。以其吉也。吉而用之凶。故折去其飾。齊衰惡笄。則不折首。不折者。以別于女子之在室者也。女子已嫁。降服期。婦爲舅姑。爲從服。儀禮開元禮俱服期。故皆惡笄而折其首。注疏謂婦人以飾事人。雖喪服亦必修容。其謬甚矣。今制婦斬衰三年。與女子在室同。

則亦當惡笄折首矣。布總。笄。俱自成服至終喪。婦人質。除而不變也。家禮布頭須。卽總。竹釵。卽箭笄。蓋頭之制。則無稽矣。髽亦始終不變。但男子括髮免時。髽而不笄。成服則笄總以髽耳。

葬服

按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又云。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悲思哀生于愛慕之誠。不敬卽不可

謂哀故曰敬爲大哀次之若待哀衰而敬生是哀則不敬敬卽不哀矣有是理乎況骨月歸土永錮重泉輀柩在室時其哀痛方有甚焉謂之哀衰可乎今人斬衰臨窆之庶爲合理

墨衰

〔左傳〕晉文公未葬襄公伐秦師墨衰絰此墨衰所自始也稱意喪家服具必用素樸以孝子有哀素之心也衰而墨是檀弓所謂不當物也何如不衰

葬後常服

司馬溫公曰古有受服變而從輕今無之故別爲居常之服白布襴衫布帶麻屨稱意期而練大祥而縞禫而纖以次遞更亦大無難士夫家何憚不爲

練縞纖

期年之練祥之縞禫之纖俱以冠言猶云皮弁服爵弁服也小祥祭畢冠練冠服七升布之功衰中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大祥去衰杖祭畢縞冠素紕（縞生絹近吉紕緣邊也）麻衣（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

飾（素裳白屨無絇禫祭畢而纖冠黑經白緯無采飾）服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家禮於大祥陳禫服是縞冠麻衣卽禫服也纖冠素端則在二十七個月之後矣

黃裏縓緣

按諸色纁最華美元黃近質故詩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縓類纁而淺〔爾雅〕纁三染縓一染縓與黃本吉服色纁服以爲緣裏節哀也〔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朱註〕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孔子不以緅飾常服其以爲練服可知徐師曾謂初期用

采色太驟帶存謂要絰未除黃裏縓緣爲不倫皆知者過之之見也大祥禫衰麻衣卽十五升布深衣也以純用布無采飾故不名深衣而名麻衣小祥黃裏縓　乃承衰之中衣大祥去衰止服麻衣非若練服之爲承衰中衣故反不用黃裏縓緣也毛大可謂大祥衰用十五升布深衣既名深衣矣復謂之衰可乎又云中衣仍用布反不以縓黃爲裏緣蓋外凶已除中哀未忘近又似以深衣爲中衣矣既云外凶除安得又曰深衣爲中衣前後予

盾實甚。

未葬不變服。

喪小記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主人兄弟雖除三年、不得祥除。期以下。則麻終月數。不得變葛。蓋服麻至服限竟而除之。有除無變也。然必藏其服。至葬而反服之。葬畢即除。虞祔則用吉服矣。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未葬其親、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後除。然其除也。又有漸焉。必再祭而後除。不可同時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練。次月而祥。再次月而禫焉。

改葬服。

儀禮改葬緦。謂有故而遷葬。親見柩。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服緦。三月而除之。注疏謂臣爲君。子爲父母。妻爲夫。父爲長子。皆情之最篤者也。然則期功以下。將何服乎。曰。服仍緦也。但葬而除之。至鄉里親厚之人來與[illegible]者、去華飾可耳。

弔服

古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三者。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夜事、治也。以水濯治。去其垢也。治縷較治布爲難。而治縷之布、又光滑于治布之布、故緦輕于錫。或曰。緦爲五服之一。不應輕于錫。蓋緦麻三月之緦。不治縷。即治之、亦不如弔服之功多與。曰。想應如是。或別有不同。然無可考。似不必強作解。疑之爲言擬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則十四升。是擬于吉也。疑則布縷皆有事。故又輕于緦。古者王爲三公六卿錫。爲諸侯緦。爲大夫士疑。諸侯爲卿大夫及士有朋友之恩者錫。爲同姓士緦。爲異姓士疑。大夫相爲弔錫。于士同諸侯。三衰皆弁絰。弁絰者。加環絰于弁也。環絰大如緦之絰。以一股麻爲骨。又以一股麻爲繩纏之。如環然。故謂環絰。士庶人弔服。禮無明文。鄭注士相弔、素弁疑衰。庶人相弔、素委貌。白布深衣。此似近理。徐健菴謂弁爲貴服。恐士之弔不當用。故

氏有士用素冠之說較鄭說爲勝魏晉以白帢單衣爲貴賤通用之弔服然而吉慶之事亦用之與未可純謂之凶服也諸史載天子弔服必備列古之三衰但襲其名而不襲其實其所用以弔者亦惟白帢單衣也後世名實之相乖往往如此至于臣民之弔服益無一定之制至朱子家禮但言凡弔皆素服又注云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其言雖未有指實其禮實不得不如是也又謂朱子幞頭三帶用白生絹無異吉服當易以葛

衣葛帶愚意有友朋親厚之恩者用葛衣帶或木綿素服帶其汎汎者用白生絹亦可但取哀素之義正不嫌其通于吉亦猶擬衰之擬吉意也

儀禮節畧第十五卷

喪具

徐乾學曰喪具者自初終至下室凡附身附棺之等皆謂奠祭擯斂之所需皆是也檀弓言喪具君子恥具注云辟不懷也懷思也未即辨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遠校言不望其親之生也）又曰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則苟非一二日易爲之事其必講求之精矣古人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但云辟不懷而

已臨時倉卒迷瞀爲之奈何

掩

士喪禮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兩端皆析爲二結于頤下又還結于項中）

瑱

士喪禮瑱用白纊（充耳也）

瞑目

士喪禮瞑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覆面者也充以絮四角有繫于後結之）

鬠笄

士喪禮 鬠笄用桑。長四寸。紒中。鬠用組。乃笄。（鬠，紒也。會髮爲紒也。桑之爲言喪也。紒中，笄之中央以安髮。以組束髮乃笄也。桑四寸者。不冠故也）

布巾

士喪禮 布巾環幅不鑿。（此巾覆面者。方二尺二寸。環幅廣袤等也。大夫以上當鑿巾以飯。賓爲之含。恐其惛穢。故鑿之。士則子自含其親。鑿面以含。故不鑿也。）

冒。質。殺。

士喪禮 冒緇質。長與手齊。頳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殺以韜足而上。質以韜首而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凡質長與手齊。準死者身爲之。初無十甚也。）

雜記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

喪大記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頳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此冒與殺之差也。質殺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或七或五。或三也。）

衾

士喪禮 緇衾頳裏無紞。（紞。被識也。以組絲爲之。綴之領側。以別其上下。生時被有識。死則去之。蓋歛或顛或倒。不必別也）

喪大記 小歛。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大歛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紟

喪大記 紟五幅無紞。（紟。禪被也。）

夷衾。

喪大記 自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夷衾所用。上齊于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

絞

喪大記 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歛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小歛之絞。廣終幅。每幅兩端皆析爲三片。大歛之絞。直者用布一幅。裂作三片。亦析兩頭。橫者用布二幅。裂作六片。用五片）

釋言 以囊韜其形曰冒。覆其形使勿惡也。已衣所以束之曰絞紟。絞交也。交結之也。紟。禁也。禁繫之也。

（遂）按冒以韜尸。欲其固也。使勿惡之說非是。

明衣

士喪禮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禪襂）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幕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去邊幅使相著也。此衣長至膝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積。其要廣而前後相掩者深衣不開。體不見矣。轂足跗也。長及轂。為蔽足也。一染謂之縓。今紅也。七入為緇。黑色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角枕。角柶。

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也。）

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滑也。）

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

燕几。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之使不辟戾。可著屨也。）

記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也。）

喪大記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檀弓毀竈以綴足。（此殷禮也。毀竈之甓以綴足。周則用燕几也。）

握手

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四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注牢讀為摟。摟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此衣在手。故言握手。廣五寸。牢中旁寸。則中央廣三寸也。中央足容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

記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裏親膚。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繫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于掌後節中。）

釋名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

決。

禮儀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纊極。

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正善也。王棘與檡棘皆可以為決。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決與棘皆用于右手。象生時所有事也。決著右擘。極韜食指將指。生以象骨為決。韋為極。死以是二者為之。明不用也。）

含貝。飯珠。

士喪禮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于筐。（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笄。竹器。）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夏禮。周禮天子含飯用玉。）

周禮太宰。大喪贊贈玉含。（贈玉。既窆之所以送先王。）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疏飯玉。天子飯以黍。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用粱。諸侯之士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含玉有數有玉亦與飯同時行之。）

春秋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珠。含以璧。大夫飯以珂。含以貝。

春秋說題辭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

白虎通德論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

謹按飯含二事。諸書互異。雜記稱飯貝。周禮稱飯玉。大戴禮禮稽命徵稱飯珠含璧。皆似以珠玉貝爲米。而非五穀之米。故檀弓言不以食道。用美焉爾。白虎通以爲有益死者形體。乃士喪禮言稻米一豆實于筐。賈疏。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用粱。諸侯之士用稻。今世俗皆本家禮淅米爲飯。果宜用五穀之米乎。竊謂米入尸口。必臭穢生蟲。恐不宜也。又白虎通天子諸侯上用珠玉貝。而大夫用米。大夫卑于天子諸侯。而尊于士。乃獨用米。似米亦珠玉貝之類。而非五穀。敢質之博雅君子。

夷牀。

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枓酌水器。）

（夷牀以遷尸。夷傷也。移尸于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

浴牀。

（浴牀亦曰夷牀。）

駔圭。

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于大斂加之。圭璋璧琮琥璜。此六玉。斂尸首足背腹左右。六玉兩頭皆有孔。又于兩孔之間爲溝渠。于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以組穿聯之。）

重。

士喪禮重木刊鑿之。以木爲之。鑿其前爲二孔。（而以繩貫之爲縣鬲之用。）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葬作主。及虞而埋之。後世設魂帛以代重也。）

明旌。

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亾。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杠。銘橦也。宇。梠也。）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非虛文也。）

書儀明旌以絳帛爲之。廣終幅。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遠按古禮士三尺。不命之士緇頳共長三尺。廣三寸。書名于末。）書曰。某官某公之柩。以竹爲杠。長準銘旌。置屋西階上。

魂帛。

家禮魂帛。㓗白絹爲之。設椸于尸南。覆以帕。置椅卓其前。置魂帛于椅上。設香爐杯注酒果于桌子上。是爲靈座。倚銘旌于椅左。俟葬畢有祠板。則埋魂帛㓗地。（按士民之家。未嘗識重。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

棺椁。

後漢書趙咨曰。棺椁之造。自黃帝始。

呂氏春秋美棺椁。所以備螻蟻也。

白虎通德論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椁。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太古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識表。體以象生。

文說棺。關也。所以掩尸。

釋名棺。關也。關閉也。

[illegible]椁

〔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杝棺即椑也。內又有水兕革棺。梓棺一為屬。一為大棺。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此即二梓棺也。）椑四寸。（此即杝棺）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無椑棺）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無屬。不重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古棺木無釘。用皮束合之。衽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有衽。為牝牡合縫。每當衽。以牛皮束之。君與大夫。棺上蓋則用漆也。）

〔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其形。連棺蓋底合束之。使相固也。）

〔釋名〕棺束曰緘。緘。咸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約要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謂諸侯也。諸侯無木兕革棺。）

按疏謂藏焉謂藏物于中。似贅。謂椑棺每年一漆。諸侯即藏之也。

而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徐師曾曰。事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事親。舍是無所用其力。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此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是以買棺藏親。必外內易治。不少有後日之悔。此特深思之大者。故特舉而言之。縣子此言。可為萬世人子事親之法。

節錄先儒語。

劉璋曰。凡送死之道。惟棺與椁。為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心。初喪擇木。恐倉卒難得。次漆亦不能堅完。或俟暑月。恐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為上。毋事高大。惟棺周于身。椁周于棺。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嘗見前人掩壙之後。以松脂溶化灌于棺外。其厚尺餘。後為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患。

〔二程全書〕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如

何哉。地中之患惟蟲與水。所謂無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污。在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一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高閌曰伊川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縫固而木堅。注云。松脂以木性相入。而又利水今人所謂瀝青是也。須以少蚌粉與黃蠟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王文肅葬虞〕

合棺油杉爲上。但假者多耳。真者用柏。紫杉。棺僅容身。不用太寬。匠製者擬匠樣。底蓋不用鐵釘。用蘇木作錠筍。底蓋對縫合處。每邊鑿二孔。筍作錠樣。分三片。先揷左右二片入孔分開。中一片鍥下。筍開處到割住矣。且免鐵鏽壞板。釘擊震尸。陣塑正面。棺不可太寬。尤忌太高。必使高濶相等。環視見方爲妥。高則上空既無用。而壙勢因之不得不高。壙勢因之不得不濶。留棺中無用之空虛。損壙外宜厚之封土。豈善計哉。蓋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壙窄。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古人亦有未詳審處。木惟杉最善。不蛀不朽。又無臊性。有財則買杉板乃千年老杉連根之幹。無頓沙土中者。川陝深山所生。無財則買大杉木堅老者爲之。伊川先生獨尚柏心。柏過燥。恐于初死骸骨未便。又且易蛀。想宋時未起沙板之說也。既得良木。命良工試配。已畢臨殮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麪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縫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泯合

之患矣。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卽乾。乾而粘綴不可剝劉者真。否則已浸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收濕。凡漆物置潮室中。遇雨必生潤。惟硃漆獨乾。其驗也。故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澀。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令遍。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恐骸骨近木。不宜近漆。俗用瓦灰豬血調塗。又以麻布襯縫。真同兒戲。土中無物不朽。此數物徒增汚穢。不須十年。必皆腐敗脫落。又棺外以硃漆周圍塗數遍。外以黃

生漆盞之。〔張文嘉齊家寶要〕棺木沙枋爲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手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欺，反不若杉木之爲愈也。或取三四丈平木，从裹溪之頭段爲佳。但要色老而紅赤，紋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候其乾燥，即可用也。

又一法，合縫時，先以艌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紗二三層，其固甚于松脂。外面灌生桐油數次。此法尤爲簡便，利于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得。

櫬。椑。

（疏）櫬，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爲名。
小爾雅有尸謂之柩，空棺謂之櫬。
椑，師古曰：椑，槥謂小棺。
說文：槥，小棺。又曰櫝。

裹棺。鐟。

喪大記。君裹棺用朱綠，用雜金鐟。大夫裹棺用玄綠，用牛骨鐟。士不綠。（裹棺，謂以繒貼棺裏也。鐟，釘也。張幼倫曰：鐟字。說文云：綴，着物者。則綠字疑皆爲綴字之誤。言綴繒于棺也。鐟即今漆工所用之灰節也。君用雜金屑，最爲堅。如大夫用牛角屑次之。今民間用瓦屑鋪，此鐟也。士不綴，無裹也。古者棺不用釘。）

椁。

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椁材也。布，丕交反，曰陳也。）

〔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端，題湊也。天子柏椁，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頭，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向內。○以柏木黃心致累椁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向內，故云題湊。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也。）

棺飾。

柳。（車上覆爲柳。〔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如僂也。亦曰鱉甲，以鱉甲亦然也。故喪車曰廣柳車。）

〔檀弓〕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蔞，即柳也。）

〔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

池。（織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加于柳上。柳象宮室，縣池于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天子居有四注，柳亦四池。諸侯柳闕其後一池。大夫二池。）

〔檀弓〕池視重霤。（屋有重霤，以木爲之，承于屋霤，引木而霤于地。死時柳車，亦象宮室也。）

帷。荒。（皆所以衣柳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

牆。（即帷荒也。〔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

〔士喪記〕巾奠乃牆。（巾奠訖，商祝乃飾棺牆。）

〔檀弓〕周人牆置翣。

（翣，棺飾也。〔小爾雅〕大扇謂之翣。〔釋名〕齊人謂扇爲翣，此似之也。翣有黼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使人持之

以夾其車。在路則障車。在椁則障柩也。

【周禮】御僕。大喪持翣。

【禮器】天子葬。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

【世本】武王作翣。

【家禮】翣以木爲筐。如扇而有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畫翣畫雲氣。其緣皆爲雲氣。皆畫以紫準格。

振容（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懸于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

褚（屋也。于池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

紐（以皮爲之。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所以聯帷荒也。）

齊（居柳之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旁象蓋蕤。上下合縫。襍采爲之。形如瓜分然。）

戴（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之紐與外兩柳材。使相當值。因而結前後披也。）

披（【釋名】披擺也。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備傾倚也。）

【既夕記】設披。

【周禮】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作謂使之也。）

魚（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文。縣銅魚于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

揄絞（揄。翟也。青黃之間曰絞。）

【雜記】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人君之槨。其池繫絞繒于下。而畫翟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屬係也。大夫池上得有揄絞。不得係于池下。士亦然。）

【既夕】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周禮】縫人。喪縫棺飾焉。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僞當作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輁軸。

【士喪禮】升棺用軸。蓋在下。（輁狀如牀。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以木關其輁之中央。而轉之。軹之旁前後共四輪。又各有一軸。以貫其桯于輪也。）

【既夕】遷于祖。用軸。（謂朝祖廟也。）

龍輴（其制似輁軸、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稱丁僊駕之處。上有一轂。畫龍于轅、加赤雲氣、君殯以輴車。備火之四周。）

喪大記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欑。叢也。置棺輴內、以木叢聚輴之四邊、木高于棺、加幕于上、然後以木頭相凑鄉內。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天子輴、畫之以龍。）

君葬用輴、

木車（不漆者。○此始遭喪所乘。）

素車（以白土堊車。○此卒哭所乘。）

藻車（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此既練所乘。）

駹車（車邊側有漆布。○此大祥所乘。）

漆車（凡漆不言色者皆黑。○此禫所乘。）

周禮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祥車（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

曲禮 祥車曠左。

蜃車（音辰、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名。）

周禮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

遣車（一曰鸞車、將葬、盛所苞奠遣送之車。）

雜記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郭蔽。以隱翳牢肉。）

檀弓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周禮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飾、謂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麁小爲之耳。）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其車既有牲體。王之魂魄所馮依也。）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

皮車、（革車、皮車革車之革路。）

周禮 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車僕、大喪廞革車。

輀（喪車也。）

大轝。

思陵錄 大昇轝、其制下爲底。而蓋以殿宇。四柱皆旋安插。夾以青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朱扉。前掛黃緣簾。上乘朱雀、後爲龜蛇。以象玄武。

家禮 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别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

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當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横扃之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横杠横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札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上如攢魚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罣礙不須太華徒爲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爲此虚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

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延平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

幕（釋名絡也在表之稱也）

周禮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于庭帟以飾柩）

檀弓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諸侯之禮作爾雅繒白縿布用帛也）

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

周禮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檀弓君于士有賜帟

布帷

姚翼家規通俗編川棉布三疋聯爲一用竹八根以繩綴之令役者八人執之圍婦女于中隨柩後行庶不與男子襍及爲觀者窺也

竹格

加大轝之上以覆棺者欲加飾則以綵結之此虚文也若陸路則多用油單以防雨水

折

既夕折横覆之（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横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纘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抗木

既夕抗木横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横與縮各足掩壙也）

記抗木刊（兩面皆剝削之）

抗席

既夕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既陳抗木于折北又加此抗席三領于抗木之上）

茵

既夕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

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溼。）

引。

紼。（引車索也。紼屬棺曰紼。屬車曰引。）

既夕屬引（引柩車之索。屬之于車。言引。見用力也。）

曲禮助葬必執紼。

檀弓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在前。屬車上。以導柩也。行于路。必執之。或亦有不執者。紼在旁。屬棺上。以繫柩也。若下棺時。雖不執引。亦必

執紼。助之以力也。）

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曰綍。）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封。即窆也。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于柩之緘。又樹碑于壙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在碑外背碑而立。漸漸應鼓聲而下。備失脫也。）

撥

鄭氏曰。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陸佃曰。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可知。揄性堅忍。然以性沈難轉。故設撥。鄭氏謂所謂紼。非也。

揄沈。（謂以水澆揄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車滑也。）

綍

釋名懸下壙曰綍。綍。將也。徐徐將下之也。

功布。

既夕商祝拂柩用功布。（功布。灰治之布。）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昂傾欹。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

纛（即翿）

周禮鄉師及葬執纛（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揮挽柩之役。正其行列。）

旌。

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以黑色之帛廣全幅。長八尺。屬于杠。名旐。）

禮論問下殤有旐否。徐邈答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翣

喪大記大夫葬。御棺用翣。

紙錢

唐書王璵傳。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皆用之。

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官設祭于道旁。翰林院紙錢大若盞口。餘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封演見聞記〕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已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

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

戴埴鼠璞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今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于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于冥塗則可笑。

方相。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罔兩也。）

鄭鍔曰。喪則使之前驅以避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以安神靈。亦厭勝之說。

魌頭。

〔隋書禮儀志〕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

〔馮善家禮集說〕今人用竹爲格。用紙糊人。執戈長

丈餘。道柩先行。謂之開路神。其代方相之遺意與。

〔姚翼家規通俗編〕〔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家禮〕大夫之喪用二人爲魌頭。今俗用竹爲格。糊紙爲人。長丈餘。執戈導柩先行。謂之開路神。方相之遺意也。從古從今。無所不可。

明器。

〔既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明器藏器也。）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味當作沬沬靧也）。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不懸之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之往也。往送死者而以死者待之。無愛親之心。以生者之心待之。無燭理之明也。故爲明器。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備物而不可用。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陳祥道曰。周官凡施于廟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之類。皆神之明也。

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李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于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于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晉儀〕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事。非升朝官者許用十五事。并用[illegible]之類）。下帳（爲牀帳茵席倚桌之類）。

〔家禮〕造明器（其[illegible]儀同）。

〔朱子語類〕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令人或全不用也。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餅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着世俗所用者一物。

明弓矢。

〔周禮〕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頌琴。

〔左傳〕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欲以送終。頌琴。琴名）。

顧淵曰。頌琴明器之屬。卽既夕有燕樂器。周官廞樂器。檀弓琴瑟張而不平是也。

熬筐。

〔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熬之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周禮小祝、大喪設熬。

苞。

既夕苞二。（所以裹遣奠羊豕之類。）

葦苞。

記葦苞長三尺一編。（葦草長。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便易故也。）

書儀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雜記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晉賀

循用廚一筱。以代所苞牲體。今遣奠既無牲體。又生肉經宿則臭敗。不若用循禮得事之宜。然遣奠之時。亦當設脯。既奠。苞以蒲篋。或箱。或竹捲耳。或席簟之類苞之。皆可也。

筲。

既夕筲三。黍稷麥。（筲。畚插類。）

記筲三。其實皆瀹。（筲用菅草。黍稷皆淹而漬之。）

書儀既夕禮筲三。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甖。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罋。

既夕罋三。醯醢屑。冪用疏布。（屑。薑桂之屑也。冪。覆也。）

書儀既夕禮罋三。醯醢屑。注薑桂之屑也。今但以小甖二。貯醯醢。

朱子曰。苞筲罋。以盛牢豕五穀酒醯醢。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甒。

既夕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甒。亦瓦器。）

桁。

既夕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

（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盛藏具。實未見聞。）

孫宗義曰。苞筲等燥物。直苞塞之。無冪。甕甒等濕物。直灸案其口。又加冪覆之。

瓦器。

後漢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鐙一。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飯槃十。瓦酒樽二。

芻靈。偶。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偶。偶人也。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偶踊。故名之曰偶。）

塗車。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塗車。以泥塗爲車也。）

茅馬。木馬。

後漢書光武紀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馬茅馬。

金石錄唐文德皇后墓表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賵方。

既夕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方版也。有賵奠賻贈者。書其名與其物于版。九七五。言行數也。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亦不同也。）

遣策。

既夕書遣于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編連爲策。不編爲簡。）

蔡邕獨斷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衡。

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衡平也。諸侯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以大木橫貫。使人以綍直繫棺束。自旁平持而下。又擊鼓爲節。）

籠。

周禮遂師及窆抱磨共丘籠。（籠盛土器。下棺之時。遂師帥執綍之人。各歷遂而紋數之。下棺之後。以擴上土。及覆而爲丘籠。皆參籠器盛土也。）

茶。

周禮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茶。茅莠。以禦溼也。）

葦。蒲。

周禮稻人。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闔壙禦溼之物。）

澤虞喪紀共其葦之事。（葦。以闔壙。蒲以爲抗席。）

蜃。

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闉。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

黃腸題湊。

漢舊儀。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

堲周。

檀弓夏后氏堲周。（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甎。四周于棺之坎也。）

鐵帳。鐵盆。鐵山

（宋史禮志）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

鐵盆鐵山用然漆燈。

銅斗

王莽時，三公以，皆賜銅斗。一在冢外，一在冢內。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寸許，五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溼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椁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

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有用者，不知如何。

（節錄華氏（慮得集））多用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闊，密密橫排一二層于蓋上。更以輕爍細灰，調泥水縫隙，及其兩頭近土，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加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使如一塊。三沙相似者，無水滲。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頹壓于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灰，俱化為土矣。　製三沙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和勻，貢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濾和三沙，乾溼得所，堆聚而罨之，俟熟過，入壙內堅築。

（魏禧灰椁紀事）造灰椁者，于下肂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斤，用水灑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其甕頭未化者，再用水灑，篩出嫩灰。將甕頭另貯，若人力有餘，臨期灑灰令化，即用築之尤妙。　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溼，溼

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灑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爲度○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甎砌槨其闊狹度容棺槨之外頭腳兩旁各空一尺以灰下灰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甎槨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築之轉築令槨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槨牆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外土時便震偪槨牆偏內矣○穴內先用撒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于上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腳踹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重槌忌太重重則剝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爲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粘面上一層不妨略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上皆爲度○築灰既完仍用火甎接四圍槨牆卷砌其上成一甎槨若穴淺墳不宜高大者不用卷其餘用灰頭黃泥可也○甎槨之上用灰頭和勻

上好黃泥堅築數十亦以穴之淺深爲度○墓前餘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蓋墓久崩壞多由餘土不堅實故也

又曰昔先君子築大父母墳墓用純灰槨不用三合土以爲三合土易上溼氣而灰槨純燥地氣久蒸結爲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記之禧嘗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悅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重（遠按三者不可偏重衣棺取足以朽肉朽骨豈爲觀美魏先生此論未達送死之理矣）若墳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墓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糜費不貲至于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大抵斂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竭其于父母骨肉送死之際安可不講于此

哉

碑。桓楹。

【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斲大木爲之。于椁前後四角樹之。穿其中爲一大孔。于此孔中著轆轤。轆轤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轆轤。下棺之時。人各背碑而立。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天子六繂四碑。繂。紼也。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繂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于椁中。此時用碑繂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時公室僭天子。三家僭諸侯。故云視豐碑。視桓楹也。諸侯四繂二碑。）

【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頭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詞也。

【文心雕龍】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

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

【封演見聞記】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天子諸侯有棺之往。其上有孔。以貫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于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惟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俊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墓有四。初葬穿繩相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後德政碑亦作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陳祥道禮書公食大夫禮。燕義。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醯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爲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禮。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庠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宋祁筆記碑者。施于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

事祖廣記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泰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爲始。而名焉自泰漢也。

朱子語類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于四角。所謂豐碑也。或因而刻字于其上。後人凡碑則無不刻之。且于中間鑿孔。則不知何用。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而上小。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神道碑。

事祖廣記晉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按後漢中山簡王焉。詔爲之脩冢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則是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晉宋後易以碑刻之。）

碑額。

（用眞字入分書。謂之題額。篆字謂之篆額。題曰某公之墓。）

碣。

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

隋書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誌石。

馮鑑續事始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其死。命刊石埋于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封演見聞記晉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旨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

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婣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

遠按唐宋墓誌流傳者多。夫墓誌之出墓之不幸也。然不幸而墓崩後人見其誌庶幾有憐而掩之者亦不謂無益也。唐李輔光墓在涇陽之原。其墓志後銘有云水過原遷斯文乃傳數百年後竟成讖語而輔光亦因之以傳矣墓中人苟非大不能人亦未有不憐之者惟曹操秦檜之流則當不使人知之耳。

家禮誌石用二片。其一爲葢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葢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語類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溫公有之今當何從。朱子答云誌石爲久遠之計埋于土中。有何僭禮須在壙上二三尺縱遇發掘猶可得止。勿置壙中。　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文當如何。曰宋故（或進士或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陳龍正家矩節錄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宜仰字于面但以甎甃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孟子

葬母自刻跪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葢惟欲人之早見之也。（遠按仰面淺埋之說不可從。孟子刻跪像事亦不知見何書。）

窆石。

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爲窆。

會稽志禹廟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錄定爲漢刻。

趙明誠金石錄漢窆石銘末建元年五月。

墓銘

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德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按祭統所言實指銘非墓銘也而後世誌墓實取義于此此銘文之所本也

荀子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墓表

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表墓石立于墓前（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畧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于其左轉其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人誌蓋之例云）

（表墓石其地埋定上題云某人之墓無力祠墓雖無碑者亦當立此石）

華表

燕昭王墓前華表見續齊諧記

（城門華表柱見搜神後記）

券臺

清異錄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亾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廬墓前發石若軌表之而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

金九垒抱甕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集中言某朝改爲券臺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用磚石爲之上書財若干緡爲死者用財葬于此山神土地不得爭競貧無力者遇祭祀則以藉尊俎謂之筵席

墓圖

古今石例墓圖作方石碑先畫墓圖有作圖象者內畫墓樣各標其穴某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無祭堂則嵌圍牆上宗支圖碣二一埋中宮之外一立中宮之上太原以墳塋中心爲宅神亦中宮之義也（祭堂瓦花欄皆寫云某氏千秋墓甎亦然南陽宗資墓前有人得古花頭瓦其花頭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中州刺史宅凡祭壁二一于中宮左右建也）

石人。

風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壙毆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腦。人臣不能備方相。乃立其象于墓側。

石虎。

風俗通罔象畏虎與栢。故頂上栽栢。路前立虎。

松栢。

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樹楊。士樹楡。

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楡。士楊。

左傳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疏周以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也。

軾按檀弓曰喪具。君子恥具。具也而恥乎哉。注曰。辟不懷也。然則何不曰不忍具。具豫也。備也。惟豫故備也。無論限於分屈於財。而不得備。不能備。卽此汲汲求備之心。若曰。如是而可無憾耳。夫存一如是而無憾之心。則其爲哀已淺。君子惡乎哀之淺也。謂物以表哀。哀不是而物是務。其物也。具文也。雖之他人他事。且不可。親死之罷何而忍出此。尙得謂有人心乎。此則君子之所爲恥也。顧人非甚不肖。誰不知哀其親。其忘之者。有移之者也。夫孰有重于親者。而使得移之。則亦未嘗返而求之心焉耳。朱子語類。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愚謂一思字。曲盡孝子深情。思。慕也。生而愛。死而哀。均慕也。帝舜大孝。只是終身慕父母。少艾妻子利祿

舉無足奪此心。斯之謂不忘其親。沒而哀。亦猶是也。今朋友相與莫逆。忽而生死睽違。雖日月已遥。回想平生笑語。不禁泣下。矧人子抱終天之痛乎。入戶而思所歷也。登堂而思所作也。居處思所安也。飲食思所嗜也。出無所告而思。反無所而而思也。無所省無所定。而思無間乎晨夕也。無時無事而不思。斯無時無事而不哀矣。阮籍初聞母喪。留客圍碁決賭。飲酒既酣。嘔血數升。哀毀骨立。彼獨非人情乎。始則制其思與哀。勢鬱。乃不能已于

思而哀制矣。忘哀者。人子之通病。思則治病之要藥與。吾願爲人子者。生事死哀。念念不忘父母。毋徒習爲具文已也。

儀禮節畧第十六卷

祭禮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立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後皆放此。）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別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爲祠堂。）

司馬溫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爲位也。曰古廟制自太祖而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廟成廟

（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爲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今大廟之制亦然。獻按家禮四龕並列。以西爲上。若并祀始祖。其位如何。曰自宗法廢。祀始祖者無定主。故另爲祠堂。今欲與四世並祀。只得依古制。中奉始祖南向。左昭右穆各二。易世則高祧。而孫居祖位。）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父。皆西向。○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楊氏復曰。按祔位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祭禮。纔祭高祖畢。即使人酌獻祔於高祖者。曾祖祖考皆然。故觀文云。以某人祔食尚饗。）

置祭田。（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後凡正位祔位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具祭器。（牀席倚卓盥盆火爐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于庫中。而封鎖之。不得他用。無庫則貯于櫃中。不可貯者。列于外門之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主人謂宗子主此堂之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

出入必告。（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于階下。再拜。升自阼階。焚香告畢。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

正至朔望則參。（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齋宿。厥明夙興。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于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于神主櫝前。設束茅聚沙于香卓前。別設一卓于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于其上。酒一瓶于其西。盥盆帨巾各二于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主人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于阼階下。主婦北面于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于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于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啓櫝。奉諸考神主。置於櫝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置于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升。分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卓前。降神。焚香。再拜。少退立。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跪。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酹于茅上。以盞盤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執注斟酒。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與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註影堂雜儀。凡月朔則先執事者於影堂裝香。具茶酒常食數品。主人以下[illegible]）

盛服。男女左右敘立如常儀。主人主婦親出祖考以下祠版。置於位。焚香。主人以下俱再拜。執事者斟祖考前茶酒。以授主人。主人跪酹茶酒。俛伏。興。帥男女俱再拜。次酹祖妣以下。皆徧。納祠版。出。徹。月望不設食。不出祠版。餘如朔儀。影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歸亦然。若出外再宿以上。歸則入影堂再拜。將遠適及遷官。凡大事。則盥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拜。有時新之物則先薦于影堂。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俗節則獻以時食（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

問俗節之祭如何。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設素饌祭。某

不用。○又答張南軒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節。既已據古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楊氏復曰。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

有事則告（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畢。興。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祝文隨宜。）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以上家禮）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注寢。適寢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

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

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享嘗。謂四時之祭。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楊復曰。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祖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精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者。考無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注）說虞之義。○（疏）謂虞祭于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疏）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令其如此也。

吳澄曰。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為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為鬼。盛猶言張大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為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神為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離之魂魄而祭之。以此教民。其義理奧妙。故為教之極致也。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注）陰讀為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于地中。為土壤。○（疏）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陰為野土。覆說歸土之義。

吳澄曰。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為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為生。不活動為死。既死則不留于人間。而歸于土。故名之曰鬼。歸于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于地下。朽腐而為野中之土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眾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疏）此釋人氣為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為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而升于上為神靈光明也。若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情有悽有愴也。百物之精者。人氣揚于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精識為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

吳澄曰。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為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于上。而為若

（明與天之昭明者混爲一。其昭明者，即其魂氣之焄蒿悽愴者也。焄如火氣之上烝，蒿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金氣水氣之凉寒。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下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于上，對骨肉斃于下而言；爲昭明，對爲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至也，對此之爲鬼而言。）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于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疏〕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爲尊極之稱，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既復之以鬼神，下皆敬畏之，故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注〕自，由也。言人由此服于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朱子曰：昭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輔廣曰：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禮記集義〕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骨肉斃而化于下，而其氣則發揚于上，其光燄爲昭明，其氣象爲焄蒿，或感動人于若有若無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自已，是孰爲此？是聰明性識爲百物之靈與，而神之不可揜焉者也。

徐師曾曰：此每合鬼與神而爲至教之意。聖人以尊名鬼神，未稱其意，故又築爲宮室而廟祀之。而其爲宮室也，有宗廟，有祧廟，以別其親。而邇者爲宗，其祭數；疏而遠者爲祧，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魂魄一脈相傳，正吾身所始及由生者，今爲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之于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于今，則不忘賦形之出。聖王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

朱董祥曰：原鬼神，天地絪緼之氣，凝結而爲人，凝結之質解，而絪緼不散，則歸而爲鬼也。神者，鬼之伸，正直之氣發揚于上，則伸而爲神。人之死，魂升而魄降。是魂氣無不升，然其生也不直，則其升也不達，則旁流而從魄以沒于地。先王知鬼神之情狀，爲之制喪祭之禮。始死則升屋以復之，三日而斂，則立重以依之，設奠以定之。三月而葬，則立主以神之，虞以安之，祔以冀之，朔夕享祀以通之。三

年不離以守護之。五世而遷，百年而祭始畢。皆以子孫之力維之以伸也。三代而下，禮樂不講，鬼神之道不明，儒者恐入于虛誕而不言。佛老見其偏而妄言之，世遂以鬼神爲高遠難明之事矣。不知有天地則有人，有人則有鬼神。天地鬼神與人爲一者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鬼神有天地之神，有人死而伸之神。天地之神，日月星辰山川社稷之靈是也。人死之神，孝忠節義之氣之伸是也。天地之神與天下同吉凶，山川社稷之神與一方同吉凶，孝忠節義之神與其類同吉凶，鬼則私其子孫耳。故天子祭天地，有土者各祭其所當祀，士得祀其師友，庶人惟得祀其先。後世人不知學，禍福之來，不反其行事之得失，諂諸鬼神。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于鬼神何尤？夫人之生，性本于天，而其身必自父祖而有

其死也。亦必自禰而祖而曾而高，高五世而祭盡。以其伸也，是故子孫之成立，非祖父百年之積累，離榮不久，而祖父之神靈，非子孫百年維護之，則升而不達，而爲厲爲祟。古之人所以述葬立主，而嚴祭祀也。天地之道，有幽有明。人者，天地之明，鬼神者，天地之幽。幽者，天地之根，明者，天地之華。不知幽則不知明之根，不知天地，則不知人之根。不知鬼神則不知生之始，死之終。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夫人事之大莫大于死生，鬼神者，與死生相關者也。世謂聖人不詳，可置勿論，不知聖人之論鬼神，詳于六經祭禮之中，聖人之論死生，詳于易卦始終之內。明祭祀之理，始終之義，則知鬼神之所以爲鬼神，而祖先歲時之祭，不敢不誠，外神求福之禱祀，不敢從俗。鬼得親其子孫，神咸享其正祭。天地陰陽之和，在鬼神之交。安鬼神務使天下無僭祭，無淫祀。鬼之祭統于宗，神之祭專于所守。嗚呼，鬼神之不明于天下久矣。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喩貧困猶不敢惡人物以忘其親。

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牖戶之間謂之扆。注牕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其內謂之家。注今人稱家義出于此。東西牆謂之序。注所以序別內外。西南隅謂之奧。注室中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注詩曰尚不愧

于屋漏，其義未詳。東北隅謂之宧。注宧見禮，亦未詳。東南隅謂之窔。注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柣謂之閾。注閾，門限。棖謂之楔。注門兩旁木。楣謂之梁。注門戶上橫梁。樞謂之椳。注門戶扉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也。落時謂之㡿。注通二名也。兩階間謂之鄉。注人君南鄉當兩階間。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群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之樹。注小牆當中門。閍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正門謂之應門。注朝門。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注大小異名。衖門謂之閎。注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橛謂之闑。注門閫。闔謂之扉。注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所以止扉謂之閣。注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瓴甋謂之甓。注甗甎也。今江東呼瓴甓。宮中衖謂之壼。注巷閤閒道。廟中路謂之唐。注詩曰中唐有甓。堂途謂之陳。注堂下至門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大寢。無室曰榭。注榭即今堂堭。四方而高曰臺。狹而脩曲曰樓。注脩，長也。〇疏此明寢廟樓臺之制也。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必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

漢書自高祖至宣帝、各立廟于陵旁。而京師無太廟。至元帝時、韋玄成建議、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親也。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從之、于是始立廟于京師。

後漢書明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室。章帝不敢違。聞祠于更衣。四時合祭于世祖廟。及章帝崩亦如之。自此遂爲定制。

隋書禮儀志北齊建國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

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三品以上。牲用一太牢。五品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于庶人。祭于寢。牲用特豚。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

王珪傳珪既貴。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

李涪刊誤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于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敕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建于家。家主之喪則殯于西階之上。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單多祭褻。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辭。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于

霜露之情。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戟。先白有司。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奏請之因。蓋立廟不在其家。別于坊選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關奏。相習既久。致立廟須至聞奏。

宋史禮志羣臣家廟。本于周制。適士以上。祭于廟。庶士以下。祭于寢。唐原周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室屋。慶曆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

舊式立家廟已而宋庠又以爲言乃下兩制禮官詳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許適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

廟因衆子立而適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適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祭廟者之子凡立廟聽于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于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大觀二年議禮局言所有臣庶祭禮請參酌古今討論修上斷自聖衷于是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別

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徒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又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廟者立廟于門內之左如狹隘聽于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節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七楹

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室以應禮制豈得爲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

壺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篚一、[illegible]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illegible]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仍取旨以給賜之。紹興十一年二月癸丑。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太常請建于其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大夫之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歲四享。用孟月采日行之。其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常做政和故事。命製祭器賜之。其後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吳益。少傅寧遠節度楊存中。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隆興二年四月庚辰。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從之。乾道八年九月。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如故事。淳熙五年七月。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寧節度衛國公史浩請建家廟。並賜祭器。嘉泰元年。太傅永興平原

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張俊開禧三年。鄜武僖王劉安世子孫相繼有請。皆從之。嘉定十四年八月。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禮官討論祭器。並如侂胄之制。彌遠請并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于生母別廟。皆下有司賜器。景定三年。詔丞相賈似道賜家廟。命臨安守漕營度。禮官討論賜祭器。並如儀。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葉夢得（石林燕語）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書。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

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爲外門。置庖廚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盡行也。

〔王栐燕翼詒謀錄〕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脩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將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朱子〔宮室考〕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

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告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又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降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所云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也。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鄭氏曰。牖東戶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上。故室戶尊。稱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為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與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同。案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室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此一房之室戶為西。當考。）

房戶之西曰房外。（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于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前為隱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晝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

即以堂言之就漸來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于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于堂也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

（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堂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案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横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如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當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闑。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

謂之宁。案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疏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于此宁立故耳。

周人門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于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于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

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

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于屏。則天子外屏明矣。爾雅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向。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路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唯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illegible]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首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其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曰。

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婦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

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象

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簷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

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于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黼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郭先夾室論古廟制無考天子諸侯之制尤闕如今準禮三楹者士之廟耳廟有二門堂有二階室居正中左右為東西二房有事于廟則恒用東房

西房恒虛謂室與房中分東西者非也恒虛西房而不用故言不及之謂室中神位在西壁用西房疑于壓神之上理或然耳以廟言則前半為堂後半為室亦謂之寢以宮室言則棲神者為廟生人之所居者為寢耳惟夾室之義不能明竊意左右房之外如室之制與堂劃半而分者皆夾室也室之外又有室故曰夾室惟三楹者無夾室以左右房之外無餘地也廟五楹則夾室有二廟七楹則夾室有四廟九楹則夾室有六矣天子諸侯之廟

必甚宏廠、尊者居中、左右房虛以用事、故左右之夾室、皆可藏主、先公之祧主、藏于后稷之夾室、先王之祧主藏于文武之夾室。天子諸侯有遷廟。太祖廟之夾室、即為遷廟、非別有廟也。士無夾室、亦必廟中有藏祧主之所、但不得其詳耳。正以夾室皆面南、與尊者所處之中室無異。而室之前、皆為堂、恢乎有餘地、稱宗廟之尊矣。解者往往亂夾室于廂廡、使人迷瞀不明、聊為通之、惟其有夾室。不殊于正室之尊。故可以藏主而無褻。而漢以來同

堂與室之制、或本諸此乎。

軾按三代而下。人無恒產。輕去其鄉、又兵戈饑饉。轉徙流離。有不識高曾名諱者。況上而先祖始祖耶。族屬散無統紀。再從三從。已如路人。袒免以還。無論焉。先儒以是為世道人心憂。爰為祠堂合祀之制。使至愚至賤之人皆得聚族以祀其先。而自高曾以上遡始遷之祖、原原本本。瞭然在目。而飲條敦睦、備言燕私、藹愛之心、油然以生。豈非人心風俗所重賴乎。吾鄉雖樵牧。能言十世以上祖。三

家村。必有祠堂。以祀始遷之祖。大家又立小宗祠以奉其高曾、大宗祠以族之長者主之。雖非正體、而儼然一族之長。舉十百子姓。相與仰而奉之。而此族長遂為一族之統紀。是猶存古宗法之遺意歟。況子孫之于祖宗。世遠則情疎。祖宗之視子孫亦然。蕃衍之族。子姓有距祖宗十餘世。而族長尚在曾玄之列者。以之主祭。當亦祖宗之所樂得而享矣。小宗祠祀高曾而下。吾家亦以所屬長者主之。似覺未協。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

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竊意小宗法今時士大夫家猶有行者。本無格礙立不得處。但親盡則祧理也。若請就伯叔位。則又與宗法謬戾矣。

〔司馬書儀〕以桑木為祠板。（自註云。鄭康成以為卿大夫士無神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蕞。徐邈以為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為今世有祠板。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遷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板者。而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

（官府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縣君某氏之神座。續追贈則先告以贈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一匣、今從之。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非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為之。）

伊川神主式說作主用栗。取法于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氏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于趺。（身出趺上一尺二寸。并趺高一尺八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分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

何基答莊行之問主式若主式。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祠板。而溫公書儀式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難於遽從。程子創為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又云當深四分。若古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溫公儀韜以囊。考紫妣緋者。亦是以意裁之。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以來為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已如此云。

敖英東谷贅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象也。我朝劉文安公則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諱。此又一見也。

先侍御公著存堂錄堂三間。廣二丈八尺。高一丈七尺。深二丈二尺。前為廊。深五尺。通深二丈七尺。扁為著存堂。惣立神龕。高九尺。廣八尺。神主為屏。廣四尺。高一尺八寸。書始遷祖而下凡十二世。合二百餘人于上。其不得正而斃者不與。軾按合族之死者統書一屏。所以會萃生者。為雍睦計耳。屏之高廣於義無取。族姓日蕃。死者日益。書不勝書可奈何。今擬大宗祠仍為屏。中書某氏始祖妣。左書歷世先祖。右書先祖妣之靈。祭則以紙另為牌位。此雖非古制。于義無礙。至小宗四世之祀。從伊川式作主。無疑也。

五宗

別子爲祖。（諸侯之庶子。別與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爲祖也。○疏曰。別子謂諸侯適子之弟。蓋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其後世之始祖也。又云又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其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又曰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疏曰。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五世外。與之絕族者。皆爲之齊衰三月。）繼禰者爲小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疏曰。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服之以本親之服。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者。蓋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云繼禰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遷猶變易也。○疏曰。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

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小宗有四。皆至五世則遷。與大宗凡五。○今按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爾。今不取。○疏曰。別子之世適。謂是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者也。五世者。謂上從高

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但記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鄭云。皆至五世則遷者。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各自隨近而相宗也。先云繼禰者。文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是小宗。故云繼禰爲小宗。內斯子而言也。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族人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者祖禰之正體。○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祖禰之義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解見喪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疏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者。以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己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不云曾祖者。兼之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殤與無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己不得祭祖。無廟食之

（故任令勇者之類與其牲物而宗子掌其禮四時皆臨宗子之家而祭。）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疏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立庶昆弟為宗是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言唯公子有此三事他無之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功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疏曰。公子之公。公君也。是適兄弟為君者也。為其士大夫之庶者。蓋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立此公子士大夫適者為宗也。此適者。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也。）

○白虎通義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與其子孫為祖。繼別者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謹按戊乙庶子也。其子二。曰己巳曰己庚。己庚宗己巳。此繼禰之宗也。己巳己庚又同宗其世父戊甲之長子己戊。此繼祖之宗也。祖亦庶也。則己戊己巳己庚共宗其伯祖丁。丁之適孫己丁。此繼曾祖之宗也。曾祖亦庶也。己丁以至己庚俱宗其曾伯祖丙。丙之適曾孫己丙。曾伯祖丙。丙之適孫。高祖乙甲之適玄孫也。此繼高祖之宗也。至己丙之子庚庚。則高祖乙甲當祧矣。祖遷于上。則宗易于下。諸己之子。各以其親為宗。不復以庚庚為宗矣。）

繼禰繼祖繼曾繼高為四宗。合之大宗為五。凡此

（五宗者。不獨昆弟輩宗之。即諸父以上莫不宗之。）

（又按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此自諸侯大夫之有世爵者言之。武為文之適。周公則別子也。周公不得繼文王。故自為祖。繼別者魯公。不獨凡蔣邢茅宗之。即管蔡郕霍。凡屬文昭。莫不以為宗也。然則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將毋又以成王之適弟為別子。而繼之者為宗與。曰不然。同姓大宗一也。雖武王成王之子。亦必以魯為宗。然則不曰別子為宗。而曰繼別為宗何也。曰繼別云者。謂繼別子者世世為大宗也。為祖即為宗。非至第二世乃為宗也。凡此皆為世爵者言之。若今始遷始貴而為祖者。即以始遷始貴者之適長為宗。而世世繼之為大宗焉。）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告）

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者綏當從周禮作隋隋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于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于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不敢備禮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疏曰特牲禮云受嘏之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西後乃舉之以酬兄弟也今攝主故主人布奠賓奠之而後不復舉以酬兄弟此卽不旅酬之事而別言者以上文是主人之事此論賓禮有闕也此旅謂此祭禮之事而不爲也）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賓之共燕）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庶兄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從者也）○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

家（疏曰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亦告于墓而而後祭于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或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于庶子之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已（呂大鈞曰此宗子死庶子尚在雖有宗子之適子未得主祭故庶子主之祝辭止曰子某薦其常事而已不言介明無所助也若庶子皆死則宗子之子乃主之故曰身沒而已今之無宗子者宜亦倣此）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請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疏曰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祭于宗子之家）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疏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傳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疏曰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絶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于子孫故曰七十老而傳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

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疏曰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而服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不復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疏曰上殺者服父三年服祖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以滋而恩疏故略從三月一等又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為齊衰也下殺者謂父服子宜報以三年而首足不宜一等故降服期而孫九月曾孫玄孫一等三月也旁殺者世父叔父宜九月以加而為期也從世父叔父小功五月族世父叔父緦麻三月也祖期而祖之兄弟小功五月族祖緦麻三月也又曾祖本應五月其兄弟為族曾祖故三月也又兄弟期同堂兄弟九月從祖兄弟小功五月族之昆弟緦麻三月此外無服是殺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而兄弟之子以報而加為期同堂兄弟之子五月也族兄弟之子緦也父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同堂兄弟之孫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亦服三月皆旁殺也自此以外悉無服矣故云親畢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先有恩○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義主斷割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疏曰賵賻含襚皆助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讀為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疏曰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刺割之時亦鞠讀刑書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

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公曰宥之。（宥，寬也。）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對，答也。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今按傳文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今按傳文此亦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獻按此篇所引文王世子，專為公族言之。然天子諸侯禮絕期功，而所以厚其族人者如是，況大夫以下，可不講于睦友之道邪。）

〔傳〕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疏曰：既與君有親，而有為庶人者，有隱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疏曰：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疏曰：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不宥赦之，而[illegible]在[illegible]刑者，威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令不[illegible]以私親之罪而干[illegible]有司之正法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曰：隱，隱僻之處，謂甸師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疏曰：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疏曰：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生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疏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疏曰：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

（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昔稟之時君）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陽。娣妹之子。曰甥。）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

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今按上言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後又言青陽與蒼林皆爲姬姓。青陽一人而二姓。殊不可曉。疑蒼林即夷鼓。己蓋指黃帝言。與黃帝同爲姬姓。非下文十二姓中之己氏也。然與其後十四人之數。又不同。不知何故紛牾如此。要之此等傳記之言。皆難盡信。今存於此。聊廣異聞耳。）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

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白虎通義有云。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

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季孫叔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禰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親也。寡略。故於燕寢。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長幼之序也。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

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昭穆。

陳祥道禮書。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

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于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祔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軾按。太祖居室之奥。東向。北二昭。昭者何。向明也。南二穆。穆者何。向幽也。父子不並列。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有如昭一位爲高。則穆一位爲曾。昭二位爲祖。則穆二位爲考。高曾父子也。祖考父子也。是昭皆父。穆皆子也。易世。則高入祧室。遷祖于

高廟。而新死者入祖廟。其穆位不動。而高曾祖考之名易矣。向之曾。今高也。向之考。今祖也。是穆一位爲高。昭一位爲曾。穆二位爲祖。昭二位爲考。又穆皆父。昭皆子也。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而父子之爲昭爲穆無定也。詳見圖。

儀禮節畧第十七卷

祭禮

四時祭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司馬温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也

問舊常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用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

前期三日齊戒

前期三日主人率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致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

司馬温公曰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為之若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于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

前一日設位陳器

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洒掃正寢洗拭椅卓務令蠲潔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一椅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一匕一巾一茶盒茶筅茶盞托鹽楪醋瓶於其上火爐湯瓶香匙火筯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其西者有臺架又設陳饌大牀於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

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泥於事情徇俗則無所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從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或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題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載挾虛廟。而以主從者。謂宗子仕宦。庶子不得祭
其祖禰也。無論傳舍旅邸。不足以安神。即祖考之
靈。亦安肯舍其故居。及衆子孫以相從乎。庶子代
祭祖。曰孝子某。使介子某。爲其常事。此古禮之不
可易者。仕宦之宗子。以滌人共犧牲粢盛。以致其
誠。春露秋霜之感。有不能已於中。設位而祭可耳。
然特子仕宦。又不得不以主從。猶之生有衆子。可
不就長子於官。其老無他子者。欲不就養可得乎。

省牲。滌器。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省牲。涖殺。主婦帥衆婦女。背
子。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蔬菜及
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椀。肝
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
食。及爲猫犬蟲鼠所汚之也。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
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
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
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
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
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劉氏璋曰。
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
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入庖廚。雖家有使令之
人。以役。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按古禮有省牲
陳祭器等儀。今人祭其先祖。未必皆殺牲。司馬公
祭[illegible]用時蔬時果。各五品。[illegible]肣。生炙肣。乾羹肣。為
殽。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臑肣。[illegible]肣。肉庶饈其羊肣。餤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饑。[illegible]之饅餅。米食。麪之粢饌。圖共不過十五
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餕與同者。蓋恐一時不能辦集。或家
貧則隨鄉土所有。惟蔬果肉麪米食數器亦可。祭
器簠簋籩豆鼎俎罍筅之類。豈私家所有。但居平
日飲酒之器。滌濯嚴潔。
竭其孝敬之心。亦足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

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設盞盤醋楪於
北端。盞西楪東。匙筯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
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於爐。
實水於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盒盛
出置東階
下大床上。

質明。奉主就位。

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
盥手詣祠堂前。衆丈夫
敍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
則特位於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
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於主母主婦者。皆少進。
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
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
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
妣某封某氏。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封某氏。
祖考某官府君。祖妣某封某氏。考某官府君。妣某
封某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
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告辭。仲夏秋冬各隨
其時。祖考有無官爵封諡。皆如題主之文。祔食謂
旁親無後者。及早逝先亡者。無即不言。告訖。搢笏。
斂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
主人出笏。前導。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
西階卓子上。主人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
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
一人奉之。既畢。主
人以下皆降。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敍立。如祠堂之
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
者。休於
他所。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
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
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
酹酒以代之。○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
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
後爲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
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爲
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墓
祠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
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爲拘也。

降神。主人升。焚香。少退立。執事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子上盤盞。立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于主人之右。主人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灌于茅沙。以盤盞授執事者。俯伏。興。再拜。降。復位。

問旣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旣獻。則徹去可也。○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問酹酒是小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楊氏復曰。此四條。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傾之於地。家禮。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祭食於豆間。皆代神祭也。

進饌。主人升。主婦從。執事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麵食。一人以盤奉羹飯從。升至高祖位前。主人奉肉奠于盤盞之南。主婦奉米食奠于魚東。主人奉羹奠于醋楪之東。主婦奉飯奠于盤盞之西。主人以次設諸正位。使諸子弟婦女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一人。執酒注立其右。冬月卽先煖之。主人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人之左右。主人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左手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俛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于爐。以楪盛之。兄弟之長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筯之南。祝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曰。維年歲月朔日

子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氣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尙饗。畢。興。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卽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曾祖前稱孝曾孫。考前稱孝子。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凡祔者。伯叔祖父祔於高祖。伯叔父祔於曾祖。兄弟祔於祖。子孫祔於考。餘皆放此。如本位無卽不言以某親祔食。○祖考無官。及改夏秋冬字（告日見上。）

禰詣丘氏曰。按家禮四代各一家文今併一祝文。以從簡便。

亞獻。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爲亞獻。弟婦爲終獻。○楊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潮州所刋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爲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爲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后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后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后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爲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箇。次中。次左箇。皆祭酒。爲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主人升。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立於香案之東南。主婦升。扱匙飯中。西柄。正筯。立於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卽降簾可也。主人立于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

後主婦立于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於他所。此所謂厭也。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註。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又曰。祝聲三。啓戶。註。聲者。噫也。今祭既無尸。亦須設此儀。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尊長先休他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執事者設席於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受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俛伏興。再拜。跪受飯。嘗之。取酒啐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俛伏。興。立於東階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劉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月祭。飲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可也。○（補註）本註。祝嘏于主人。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辭神　主人以下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主人以笥斂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他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于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品取少許。置于盒。并酒皆封之。遣僕執書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爲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敍立。世爲一行。以東爲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于其左。獻者跪。弟則尊者起立。子姪則坐受。注斟酒反注。受盞。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饗。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受者飲盡。置于卓。各之尊長者出。易尊長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命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麵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遂就斟在坐者徧。俟皆舉。乃再拜。退。遂薦米食。然後泛行酒。間以祭饌。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將罷。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曰。禮。祭事既畢。兄弟及賓遂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亦取此儀。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

冬至祭始祖。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補註）丘氏曰。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則古人之意也。

前期三日齋

蘩[illegible]前期一日設位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祖位於堂中西北壁下。設屏風於其後。食牀於其前。○補註設於裏所。以義推之。只恐當設初祖考一位而已。而祧不在其內。世遠在所略也。祭先祖亦然。陳器設火爐於堂中。設炊烹之具于東階下。盥東。炙具在其南。東茅以下並同時祭。主婦及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盂六。小盤三。盞盤匙筯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合用古祭器。今恐私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蒲薦如草席。皆有緣。或用紫褥。皆長五尺。闊二尺有半。屏風如牀屏之制。足以圍席三面。食牀以版爲面。長五尺。闊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下。乃施版。皆黑漆。具饌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一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膏爲一盤。皆腥之。左胖不用。右胖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段。脅爲三段。足爲三段。末近竅一節

不用。凡十二體。飯米一秤。置于一盤。蔬果各六品。切肝一小盤。切肉一小盤。○補註本註。主人親割毛血爲一盤。國語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韋氏注云。接誠於神也。接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甁及酒瓶于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各一。於東階卓子上。飯版及脂盤于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於食牀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於筯西。果在食牀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切肝肉。皆盛於階下饌牀上。米實甑下炊具中。十二體實烹具中。以火爨而熟之。盤一。盂六。置饌牀上。○補註按家衆敘立之儀。在小宗家之祭四親廟。則男在主人之右。女在主婦之左。世爲一列。前爲昭。而後爲穆也。在大宗家之祭始先祖。則一世居左。二世居右。三世居左。四世居右。左爲昭。而右爲穆也。而女不在內者。蓋祭四親廟。則四親之子孫皆在世近屬親。男女會於一堂。自不爲嫌。若祭

始祖先祖。則自始祖先祖以下。子孫皆在。世遠屬疎。又其數衆多。故女不得在內列者。莫非自然之理也。質明盛服詣位。如時祭儀。降神。參神。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於始祖考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於爐炭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酒于茅上。如時祭之儀。劉氏璋曰。茅盤用瓷。高五廣一尺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內。進饌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者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于蔬北西上。執事者。出熟肉置于盤。奉以進。主人受。設之腥盤之東。執事者以盂二盛飯。盂二盛肉湆不和者。又以盂二盛肉湆以菜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盞西。太羹在盞東。鉶羹在太羹東。皆降復位。○補註本註肉湆不和者。即太羹。肉湆以菜者。即鉶羹也。初獻如時祭之儀。但主人既俛伏。興。祝爲炙肝加豊實于

小盤以從。祝詞曰。維年歲月朔日。孝子孫姓名敢昭告于初祖考初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亞獻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豊以從。終獻如時祭及上儀。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時祭之儀。○補註祭畢而餕。設大席于堂。東西二向。東向爲昭。西向爲穆。世爲一席。各以齒而坐。所以會宗族而篤恩義也。

夏桂州云。始祖之祭。朱熹以爲僭而廢之。亦過矣。臣愚以爲三代而下。禮教衰。風俗弊。程頤爲是緣情而設教者也。且禘五年一舉。其禮最大。此所謂冬至祭始祖者。乃一年一行。酌不過三。物不過魚黍羊豕。隨力所及。特時享常禮焉耳。禮不與禘同。臣前面奏。蒙聖諭人皆有所本之祖。情無不同。惟禮樂名物。不可僭擬。大哉皇言。伏望節令天下臣民得祭始祖。但不許立廟踰分。愚夫愚婦。得盡報

本追遠之誠矣。上是之。方合山曰。貴賤之殊。在于儀章度數。禘祫之禮。與壝栖之下牲。相去霄壤。朱子何以爲僭而去之。使始先之祖。不得比于馬醫夏畦之鬼。無乃不情乎。五祀百神。鄉厲里社。莫不有祭。豈其恝然于士庶之始先。不許依而血食。此令甲之所不禁。顧人自致何如耳。○軾按。冬至祭始祖。取一陽初生之義。立春祭先祖。取立春始生物之義。季秋祭禰。取成物之始之義。朱子曰。古無此。君子以義起之。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故不祭。又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愚謂報本追遠之情。聖王所不禁。始祖之祭。未可廢也。若先祖。不可以已乎。凡祭皆禰也。季秋特祀。不已贅與。若夫春禴秋嘗。霜露之所感觸。烏能已已。然有正元寒食等俗節之薦。以及生日忌辰月朔因事之祭。何莫非感時動念。所以致其怵惕悽愴之誠。非僅拘循四孟故事已也。吾家冬至祭始祖。以始祖而下諸毀廟祖配之。統設二位。書紙爲牌。曰歷世祖考。歷世祖妣。即程子所謂先祖也。其有德業著聞。及科第仕宦。特設一位。是又賢賢貴貴之意。與往時牲用太牢。近惟豕一羊一。籩豆豐宜。庶幾近是。至除日各祭其高曾祖父。僅用特豕。儀節視冬至少殺。正元寒食等俗節。隨所當食。設而薦之。朔望焚香。陳酒果。斟茶。四拜而已。

先祖（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補註〕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親。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所謂先祖也。）前三日。齋戒。（如祭始祖之儀。）前一日。設位。陳器。（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二。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高祭禮立春云。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本是一氣。若祠堂中各有

牌子。則不可。○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補註〕設于寢所。初祖祠堂中。東西向。設東向爲昭。西向爲穆。畧如天子太始之儀也。）

具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爲一盤。首心爲一盤。肝肺爲一盤。脂膏爲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並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盤盞各二。置階下饌桌上。餘並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如祭始祖之儀。但告辭改始爲先。餘並同。）進饌。（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奉毛血。奉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初獻。（如祭初祖之儀。但獻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立。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爲先。仲冬陽至爲立春生物。餘並同。）亞獻。（如祭初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前一月下旬卜日。（如時祭之儀。惟告辭改孝孫爲孝子。又改祖考妣爲考妣。若母在。則止云考。而告於本龕前。餘並同。）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如時祭之儀。但止於正寢。合設兩位於堂中西上。香案以下並同。）具饌。（如時祭之儀。二分。）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時祭之儀。）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時祭于正寢之儀。但告詞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祭

神。降神。進饌。初獻。（如時祭之儀。但祝詞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餘並同。）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

○〔補註〕丘氏儀節云。徹餕。此會食而不行慶禮。

墓祭。

〔補註〕伊川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家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亦精矣。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各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厥明灑掃。（主人深衣。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斬芟夷。洒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但祝詞云。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餘並同。）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四盤于席南端。設盤盞匙筯于其北。餘並同上。）降神。參神。三獻。（同上。但祝詞云。

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上享。）辭神。乃徹退。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改葬須告廟。而后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后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嘗書戒子云。此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后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事親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劉氏璋曰。

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勑許寒食上墓。同拜掃禮。若拜掃非寒食。則先期卜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即今之寒食上墓。義有憑依。不卜日耳。今或羇宦寓於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檟。則寒食在家。亦可祠祭。○夫人死之后。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其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禮。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黃氏瑞節曰。有韓忠氏。文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爲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而大意悉然以宗法爲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家之儀。有

儀禮經傳集解。亦朱子所輯次云。

祭名。

〔爾雅〕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也。自殷以上。則礿禘烝嘗。王制文是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礿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礿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庪謂埋藏之。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因名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祭風曰磔。（祭風曰磔者。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因名云。）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疏。毛傳云。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禘。大祭也。

（五年一大祭。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所自出。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謂祭昊天於圜丘也。以此比餘。處爲大祭總得稱禘。宗廟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祭天謂之禘者。亦言使典禮審諦也。）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周曰繹。商曰肜。（肜者。相尋不絕之意。）夏曰復胙。

尸。

〔郊特牲〕尸。神象也。〔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杜佑曰。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不可復用。而世之迂儒。乃欲復尸。可謂愚矣。○軾按今人刻像繪影。猶嫌褻慢。況可人扮耶。拜而答。酳而酢。詔侑武方。命工致福。人與。鬼與。人也。何與祖考事。鬼耶。是生死相狎。不殊而夢也。其與師巫扶鸞降靈何異。且旅酬六尸。滿堂傀儡。打諢廝鬧。成何禮與。曲禮曰。祭祀不爲尸。〔註〕爲失子道也。顧尸非一尸。安所得無父之子而用之。況從子猶子。南面當尸。諸

父經拜而事之于理安乎禮有古不如今者此類是也

時日卜筮

〔左傳〕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周禮〕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疏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當視事者。以明日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表記〕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

（也卜）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剛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則乎四郊。四郊之外為外事。四郊之內為內事。）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爾謂指蓍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為大龜大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王肅云。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疏曰。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告也。）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

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餕至戶。內人於戶受餕。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在下之人送餕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朱子語類〕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

軾按

本朝上辛上戊之祭。如遇忌日。則改次辛次戊。竊意士大夫家祭。亦當如是。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士

無田不祭。只是薦耳。當以首月為正。

齊戒

〔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於內。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專致其精明之德。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必有明衣布。呂叔簡曰。祭思敬。齊戒致敬也。家衆不服齊。外宿三日。變食一日。○戒。備也。慎也。備辦一切祭事。謹慎一切凶穢。齊。齊也。一心惟在所祭之神。一毫雜念不起。一切外事不聞。惟主人得以專之。衆子婦奔走祭務。勢不能行。但三日戒。內一日不飲酒茹葷可也。

省視

〔周禮〕小宗伯。大祭。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

（逆。迎也。小宗伯于廟門外。迎饎人之齍也。鑊。所以亨牲者。省。省其腥熟也。）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肆師眡滌濯。涖相其禮。（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詔告相助其禮。）祭之日。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表。徽識也。識于六粢之上。以告潔。陳。陳列也。）〔特牲饋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肥也。雍正。官名。雍正之[illegible]牲[illegible]豕[illegible]。周禮豕[illegible]視而交[illegible]。）○〔家禮〕前一日主人帥衆子弟省牲涖殺。主婦帥衆婦女滌祭器。洗釜鼎。具備饌。務令清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為猫犬蟲鼠所污。

容貌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少儀祭祀之美，齊齊皇皇。（美當爲儀。○疏曰，齊齊皇皇者，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繫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此。）○容經祭祀之志，蕊蕊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有序。

曲禮臨祭不惰。（疏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祭事不言凶。○玉藻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親其人在此。）

○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就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其行步促促速速少威儀，舉足而數也。）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神，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

俎也。疏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慤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豈一端，言不以一槩也。蓋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灌。

祭統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祼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求神時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周人向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于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于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白虎通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毛大可曰：鬯本酒名。先釀黍以爲酒，其氣條暢，因以名鬯。然後築鬱以和之。鬱者，香草也。築者，擣也。其氣亦香，故暢臼以柏，杵以梧。灌爲祭禮之最先者，自安主之後，即當灌以降神。灌必在地也。○軾按家禮降神在參神之前。陳北溪謂旣奉主于其位，不可虛視其主，必升而酹之。至灌則將獻而親享其[illegible]

之始也。故降神宜居後。又云。始祖先祖之祭虛位無主。又不可不先降神。愚意先祖非一。應設虛位。始祖即無主。當以紙書牌。至灌以降神。神未降。何祭之有。蕭蕭求之陽。灌地求之陰。今之焚香。即蕭也。豈有先拜而後焚香者乎。參見也。將欲見之。故先求之。未求何見焉。

獻

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註 血腥爓祭用氣。○疏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爲始宗廟以祼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以饋享爲始此云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者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又曰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而宗廟敬降于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于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爓者沉肉于湯其色畧變。熟披胸也享熟也。）○禮器 一獻質。（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也。）三獻文。（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飾也。）五獻察。（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亦爲明察。）七獻神。（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周禮 天子上公俱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鄭正則云。宜以主婦爲亞獻。庶合禮經之義。孟馮翊云。主婦爲亞獻。長子爲終獻。自昔以來婦不復獻爲非禮。呂東萊曰主人初獻亞獻終獻以諸

弟爲之○軾按會典郊廟共三獻。而家禮所載亦小祭亦皆三獻。似宜分別酌減。凡祭上神及因事之祭。一獻可也。又古禮初獻以幣從。今以紙錢代亦得

祝

周禮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註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疏曰云掌六祝之辭者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辭皆所以事人鬼天神地示。云祈福祥求永貞者。祈禱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即二曰年祝是也。特取此二事爲總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祠當爲詞謂詞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兩[illegible]相通之詞命也。誥如康誥洛誥。會諸侯會同盟誓。如求牲載書之五命是也。禱如趙文子成室。張老美輪美奐。歌斯哭斯之類是也。誄哀公之誄孔子是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牲號若上云嘉玉幣）

（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粢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左傳隨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傳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詞也。瘯蠡畜之病。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楚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毛西河曰。祝者職事之名。古以祝官。且以祝氏。如衛祝鮀是也。讀祝者。祝讀也。祝讀應在獻前。今初獻而後讀誤也。

拜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九拜詳經禮。）陳祥道禮書。拜。伏也。稽首。伏之甚也。拜稽顙。哀感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襃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襃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于手而已。空首不至于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

北是也褒拜介于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于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于叔孫則頓首非施于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褒讀爲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爲振動之拜此不可考○呂叔簡四禮疑拜成于八極于十二過則瀆生死一情也何以多寡爲家禮儀節祭神四拜降神再拜讀祝再拜侑食再拜飲福再拜受胙再拜告利成再拜辭神四拜而十二俯伏不興爲煩碎極矣今制文廟之祭迎神四拜

飲福再拜送神四拜余家祠堂四祭祭神四拜三獻三俯伏辭神四拜冬至遷主于客位忌日遷主于正寢迎主再拜祭神四拜飲福再拜辭神四拜送主于祠堂再拜○旣祭主人升堂家衆四拜致祝畢四拜主人告諭畢四拜古未之聞也旦夜罷筋力微餕設燕冗劇極矣是亦不可已矣乎○飲福再拜受胙再拜何僕僕也與祭者不拜福胙主人不拜利成何屑屑也○軾按祭有吉凶吉祭吉拜凶祭凶拜有一拜有再拜有平衡有下衡肅拜揖也稽首頓首俯伏也是祭之拜兼有九焉故周禮太祝辨九拜總歸之享右祭祀云至拜煩則瀆誠有如呂先生言

毛血

毛大可曰禮祝告毛血名告幽全以其血備名告幽以其色純名告全全者毛色不雜也所謂祝詔于室者正詔此也今祭牲無赤白黑三色之辨無純雜之分則持其毛以進將誰告乎故毛血隨地瘞埋可也○軾按祭牲未有不選純色者但毛血

之告則誠可省。

噫歆

毛大可曰、儀禮既夕與士虞、皆有聲三啓戶之文、謂啓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闔戶。使男女踊哭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啓戶。鄭注。聲者。噫歆也、謂將啓戶。警覺鬼神也。則此是喪祭之禮。與祭禮並無干涉。而家禮屬吉祭。萬萬不可行者。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而鄭注亦云爲噫歆之聲三。以警神

聽、然後入告。此亦凶喪之禮。君初薨時、魂無所依、與啓殯葬歸倀倀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祏。可憑可依。而忽作此不祥之禮何也。且噫歆二字、出自鄭注、經文無有。此必齊俗鄉語。如春秋登來、論語文莫之類。今欲行此禮。而噫歆之聲。作何欬吐、耶○軾按（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既夕記）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聲三者、三噫歆也。啓三者、三以啓告也。與世子生而聲三告同。蓋將告示

先覺之使聽也。獨（士虞禮）闔門啓門。不無疑義。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聲三啓戶。（注）如食間者。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家禮）此所謂厭也。故繼公曰。闔戶如食間、像神之食之也。此謂陰厭。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疏）警覺者。曲禮所謂將上堂。聲必揚也。據此解。是神食必于隱晦。故哭出闔門。俾食而飽飫、聲三啓戶。令聞而迴避也。此無論施之吉祭不可、卽施之喪祭。亦大不合。或謂洋洋如

在之象。無在無不在也。無不在無在也。以孝子之心之惝怳。想見靈爽之傍徨。警而覺之。庶在者之眞在也。其亦愛存慤著之義歟。

飲福受胙

（少牢嘏詞）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孫云云。韓魏公曰。飲福受胙之禮。私家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食之可耳。○軾按祭則受福。理也。私家行飲福禮。亦復何害。

告利成。

毛大可祭禮通俗譜。家禮于受胙後有告利成一節。按儀禮告利成者。利訓養。成訓備。謂祭畢而養已備。可以起矣。此是諷尸使起。而難以明言。故託爲告主人以諷之。○軾按毛先生好逞臆說。此爲尤謬。尸何所貪於飲食乎。必待諷而後起乎。尸以像神。諷之可乎。告利成者。告主人也。自始祭至此。竭誠盡敬。無所不至。告之曰。祭畢矣。所以舒主人之敬也。

祭服

穀梁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盡者也。儀禮主人朝服元冠緇帶緇韠。主婦纚笄宵衣。祝佐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曲禮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衣服不假。雖寒不衣祭服。祭服敝則焚之。○軾按古人朝祭各有服。今即以朝服爲祭服。無頂帶者。或衣深衣。或鮮明潔服。

祭器

禮記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陳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後還。）○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祭敬。不敢用燕器也。）○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猶可假。祭服宜自有。疏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虞尊用瓦。名泰。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

（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並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止用爵形。而不畫飾。案周禮。大宰贊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為目。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疏曰。簋是黍稷之器。故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疏曰。知梡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橫距之象者。以言蹷謂足以橫蹷。故鄭讀蹶為蹷。謂足橫辟不正也。今雖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橫距之象。言足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者。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本疏云。椇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橈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案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一柎。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楬。八明至備）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

酒。

〔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明水取于月之水也。秋官以燧取明水于月。）

〔周禮〕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註〕泛。滓浮在上。醴上下一體。汁滓相將。盎。翁白色。緹。紅赤色。沈。滓沉酒清也。事酒。酌有事者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遠久色白。所謂舊醳也。清酒。冬釀夏成。更久于昔也。）

〔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為玄酒。醴醆即周禮醴齊。盎齊。粢醍即醍齊。以粢為之。故曰粢醍。澄酒即沈齊。此五者。各以等降設之。）

〔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

讒慝也

犧牲

〔禮記〕天子以犧。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牲。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熟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疏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按看下文庶羞。當是燕享之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黑色。）牲用玄。（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牲用騂。（騂赤類。）○毛大可曰。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肩不掩豆類。有熟牲入俎者。如熟其殽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烹肉。如毛炰胾羹類。但其制有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蓋殺牲煮牲炙牲烹牲。皆在廟中。故自殺牲後。先以生肉入俎。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鑊。後入俎薦之。所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之于鼎而烹之。所謂鼎也。又將鼎肉以匕出之。而陳之木梡之上。所謂俎也。又將鼎肉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鉶羹也。今五鼎之數。用羊豕鴈翰鱗。羊豕者。毛牲也。雞鶩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然古殺牲必當日。今先一

日者。蓋祭貴精潔。臨時刲滌。恐難精。腥血滿庭。未必潔也。至古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加肺離肺嚌肺諸儀。則副以肺肵。甚為得當。若副炙。則詩有或燔或炙。周禮註熟物有炙有燔。儀禮有從燔羞燔。皆是炙肉。亦副俎也。○王復禮曰。古解牲凡二十一體。除兩髀不用。只十九體。髀。股肉也。肩臂臑。合左右為六。臑。前肘下也。膞胳合左右為四。膞。髀下。胳。膞下也。短脅長脅代脅。合左右為六。正脊脡脊橫脊為三。古祭神俎用右體。

實十一體。大夫祭用之。其左體則侑以下。及主賓之俎用之。蓋右體事神。左體待人也。脾不升。近竅賤也。去蹄甲。辟地穢惡也。鼎中用舉肺一、祭肺三。不用腸胃。以豕食穀。其糞有似于人。君子不食溷腴也。若羊鼎則用腸三胃三。以羊食草也。十一體之中。除脡脊代脅不用。實九體。士祭用之。至喪祭乃凶禮。用左體。避吉也。婚姻乃嘉禮。用左右體。取胖合也。于九體中。又除横脊長脅不用。實七體。士喪禮婚禮用之。故周禮有內饔掌割烹煎嘗。正辨其牲之前後左右横直。棄取也。今祭雖不同于古。而古人嚴事其祖。與古禮精義所存。可不知乎。凡髀胃蹄甲。祭享皆當禁用。尤不可不知也。但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蓋殷尚質。貴髀之厚。而周尚文。貴肩之顯。且前貴于後。上貴于下。周禮可謂盡善盡美。然晉元帝時。豚項上一臠。臣下不敢食。呼爲禁臠。至今北方請上客。最重者爲哈兒巴。正兩肩也。誰謂古禮不存于世耶。○呂叔簡四禮疑曰。卿大夫五祀皆豕羊。士冬至豕羊。兩牢三俎。每

龜餼脯蔬各六。果六。酒食每羊三。卿大夫士一也。

燕人豐儉視家。

籩豆

【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腜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按。火焙乾曰麷。白黍乾曰[illegible]。麋

以腥薦。鮑鱐以乾薦也。朝事清朝之事。○二灌之後。祝延尸于戶外時。薦初薦事也。）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疏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薦之饋食之籩也。其八籩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䕩四也。榛實五也。少三未詳。）加籩之實。菱、芡、栗、脯。（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籩少牢所謂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三臡亦即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

（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螔蝓蠯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按葵爲百菜之長故他菹莫配蠃古螺字蚌狹而長曰蠯蚳亦螺屬豚拍脅也與脾析皆細切之和以醯醬而爲齏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〇疏箈菹者謂以箈箭萌爲菹也云筍菹者謂竹萌爲菹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〇〔王制〕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〇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〇〔祭統〕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〇穀梁子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〇〔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罟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蜃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鱉以爲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鱉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䍡設穽鄂（罝當爲罜罜䍡小網也穽陷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方孕之時禁魚鱉之網設取獸之具也）以實廟

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鯤魚子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爲醢蝝蝮蜪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〇毛大可曰今祭定以入籩而分作兩羞槁核如榛實栗脯荔肉椎胎之類鮮蒂如櫻藤蓮芡菰杏梨棗之類總名果蓏以乾餎如餅餌炊炙之類蒸餌如麪粉糕糗之類總名餈粢此籩之實也定以八豆而分作脯腊菹醢如羊豕之拍折雞

鴨之膶脝，雉兎獐鹿之醢膾，魚蛤之鮓醬，筍脯，蒙蔬肴，絲落髮，菌餅，薯脁，種種皆可取用。禮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此豆之實也。若加籩加豆，則奇物異珍，有即用之。趙岐註獵較，謂異珍難得，得則薦之而不禁，正謂是耳。○試按古今食品不同，祭品亦從時宜。呂成公云，古祭雜體，非惟時人不識，亦非先尊平生所食。朱子謂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常帛。是亦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粢盛。

月令孟春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藏帝籍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國語王后必舂其粢，夫人必自舂其盛。周禮凡王之饋食，則六穀，飲用六清。（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謂水漿醴涼醫酏。）○試按祭祀所重莫如犧牲粢盛。愚民崇尚淫祀，于此二者，必加敬慎。芻羊豢豕，許獻某神，雖有他急，不敢更。又有因佛事供獻王不敢糞其田者。至于祖考之祭，則苟簡塞責，不大慼與。今擬先數月，購純色牲養之，務期碩大。祭田所入，擇其上者，潔治以共粢盛，庶幾報本之誠與。

茅沙。

毛大可曰，家禮凡謁儀皆豫設茅沙盆，酹酒于上以降神。夫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茅不入，此謂祭用濁酒，以茅泲之，所以去滓。今用清酒，不必藉此。若鄭興謂沃酒其上有似神飲，此是妄說。且祭畢酹酢，所以厭神，並

非降神。而今然並一儀注，可乎。況沙是何物也。○試按降神必灌鬯于地，即代神祭，亦不必傾于茅沙。茅沙之設，信乎可解。

樂器。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又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

黄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色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詩云。鐘鼓喤喤。磬筦將將。樂記文以琴瑟。從以簫管。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女媧氏笙簧。○毛大可曰。三代之制。必先奏樂。且必三闋。六樂九變。無單奏者。周官六律六同。律者竹管。同者銅管。鄭註云。以銅為管曰同。大同即漢晉銅角之製。小同叺喇也。樂部有大橫吹小橫吹。是名銅吹。即今灑捺也。名為響樂。若簫笛管笙絃。即古絲竹匏三音。而琴瑟頗重。代以提琴絃子。而拍板代木。亦隋唐器也。然祭禮堂上用清歌。堂下用管樂。此是恒禮。如虞書堂上琴瑟以詠。堂下管鼗笙鏞。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皆是。至于儀禮工歌。笙入。合樂。工歌者。清歌也。笙入。即笙管樂也。合樂者。合琴瑟笙管上下之樂。而總為之也。今以清樂代清歌。以管樂代下管。以絃管並笛代合樂。此亦去古不遠者。○軾按祭祀奠獻於樂。樂非士夫所得用[illegible]今之樂。非古之樂。考鐘伐鼓。聊以娛神。不可謂樂。何僭之有

擇執事。

何氏云。宗廟中以有事為榮。以嚴肅為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伸其敬。而宜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故凡祭時。各宜虔誠端肅。儀如祖考之臨其上。聽贊禮者唱聲靜方下。聲靜方進。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也。○軾按古者天子試士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與于祭。蓋祭祀大典。惟賢者能者執其事。中庸所謂序事所以辨賢也。今私家祭祀。止用子弟。不必皆嫺于禮。必先期演習。使無臨事失儀。但贊獻陳設。所需非止一二人。有期功之喪者。又不得與。士庶家或不備數。奈何。呂叔簡謂子家之祭。主婦介婦親自烹調。二三子弟。盥濯拂拭陳設揮守。至于奠獻。余皆自為。祝辭余皆自致。主婦祭畢。點茶四拜而已。此可為法。

主婦

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按家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又祭節因事祝告皆主人斟酒主婦點茶未有祭無主婦者今擬祠堂祭始祖旣不立大宗可不用主婦小宗四世之祭則主婦之獻不可缺也。

祭田。

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注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耳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宗之賢能長者主之或各房輪掌亦可

薦新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獻羔以祭司寒乃開冰以薦于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少儀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于寢廟）○周禮獻以春獻王鮪。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

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魏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

俗節

張南軒答朱子書云示以所定祭禮其間未免有疑更其酌之將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

所謂歲祭節祠者。亦有可議乎。若夫其間如中元甚無謂也。此端出于釋氏之說。何爲狥俗至此乎。○軾按俗節薦也。非祭也。舉世皆爲。我獨否乎。心安乎。且今士庶知行時祭者絕少。俗節之薦。無分賢愚貴賤皆然。若并此去之。尚得謂有人道乎。

影堂晨拜

朱子語類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于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軾按晨昏展拜。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然幽明隔絕。數則瀆矣。况人事紛錯。心志弗肅。徒循故事何爲。

妾母世祭

朱子語類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適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于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

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今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攷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胥漸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軾按妾母不世祭。謂慈母也。若所生之母。則直謂母。何得云妾母。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是奉祀迄玄孫。直至親盡而後祧也。語類世祭與否未可知。必非朱子語。未有非所生而世祭者。亦未有所生而不世祭者。此不待智者而知已。

外家

程正叔公作上谷郡君家傳云。先妣夫人侯氏。享年四十九。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軾按上谷郡君父母。果無後。則當祀之別室。今曰明年不復祀。是非無後可知。禮支子不祭禰。况嫁女[illegible]若母妻族無大功以上親者。立主祀之別室。歷族一世。妻族再世而止。清明墓祭則世世相續無異。其中存者墓在數舍之

、列者。則望而祭。或竟置之。以是知死徙無出鄉

而婚姻亦以近爲貴也。

豐儉隨宜。

程子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在仰山云。人子事先追遠崇報。祭祀爲重。如草草備故事而已。褻瀆莫甚焉。世俗多竭誠于非分之鬼神。而忽畧于本宗之祖先。不思之甚也。况一切人事交際。俱欲從厚。而獨祖先不爲之盡心致享。仁人孝子。固所深痛

程汝諧曰。孝子事親。生前一菽一水。旣可以承歡。殁後一飯一羹。亦可設祭。但辦一片誠心。祖考自能見諒。貧士不能具祭享之儀。竟有經年不祭者。豈禮也哉。○軾按祭物豐儉隨宜。惟其誠而已。朱子云。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遭喪廢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兄弟姊妹妻父母。己雖有服而己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

喪服小記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應鏞曰。祭吉禮也。喪凶服也。凶服不可行吉禮。子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寧奪母服而不敢廢祖父之祀也。）

儀禮喪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通典喪廢祭議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

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禰廟之指。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者。關一時之祀。又案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祠。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孜[illegible]

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蚤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謬誤也。

（二程全書）禮言唯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

不可廢。只宜使冢宰攝也。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今人居喪與古人異。百事如常。獨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〇禮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蚤。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祭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張子曰。居喪廢祭。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則便可祭。以人情斷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如古者卒哭練乃祔。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年除喪乃祔。

呂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勝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

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此

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哀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月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吳海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蓋凶服不可以接神況墨衰乃世俗非禮之服豈可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祔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豈容中間又

於四時祭日而特祀几筵者乎此說亦與家禮不合蓋一時未定之言也）

朱子語類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諸事故并祭祀亦廢今人諸事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子曰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排列祭物使主祭者拜若百日之後從伯叔兄弟可代行以孫行之亦得○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族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問妻喪未除服當祭否祭宜何服朱子答云恐不當祭某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日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子靈至慟

何基與友人書伏承示諭以亡者之故欲輟春祭此在曾子問誠可考者曾子問士緦不祭謂[illegible]者已身有緦服則不當行祭也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鄭註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以已身於舅有小功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然在所

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也。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已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已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此於不可祭之中而有可祭者焉。固不得而屈也。若今之亡者在于祭者已身。則謂之堂弟之婦。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謂孫婦。有緦麻。一謂親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內服也。冥冥之間。必無安焉享祭之情。則已雖無服可祭。是私禮。恐亦難以已之私禮。而遏祖先必享之情也。此於可祭之中

而有不可祭者焉。又不可得而申也。二者其義固一無可疑也。若疑一代廢祭。而除代并廢者。蓋自三年及齊衰大功而下。其制皆然。不復分別。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祖祔合高祖祔合曾祔合不分則難以獨享歟。

喪不助祭。

〔曾子問〕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吳澄曰。曾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爲人祭矣。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謂之可也者。略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爲之爲得。孔疏以廢喪爲大祥除服。是專主斬衰重服而言。然凡喪服皆謂之衰。則說衰云者。疑是兼重輕之服言也。今詳酌人情禮義。緦功之喪。除服後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自已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事也。）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

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陳澔曰。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于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候告者反。而後哭。不敢專也。哭則不與祭也。）

（徐健庵曰。視濯乃祭前一日之事。當此時而遭親喪。五內崩裂。自以親喪爲急。豈有從容髮處別室至次日祭畢。而後釋服奔喪之禮乎。此事之大不近人情者。恐非先王之禮也。且身爲祭主而遭喪。）

尚當廢祭。況與祭者乎。若爲尸。受宿而有齊衰內喪則情事與此不同。蓋爲尸則止己一人。非與祭者比。齊衰則哀痛稍輕。非父母之喪比。故可以奪哀從事也。若此所云則拂逆人情之至者。不敢以載於禮經而輕信之也。

社。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疏〕太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按置社。即里社也。）○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疏〕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地秉陰。則社乃陰之主。）○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甲爲十干之首。）○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地載萬物。天

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故教民美報焉。○〔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疏〕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惟爲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使丘乘共粢盛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詩〕以我齊明。以我犧羊。以社以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衍義補〕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之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丘光庭曰。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五穀者。麻黍稷麥豆也。今稱社稷者。以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也。〔明會典〕凡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封土爲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每歲一戶輪

當會首遇春秋二社。豫期率辦祭物。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

〔王復禮家禮辨定祭社〕前期各齋戒一日。執事掃除壇所。爲瘞坎于壇之西北。洗滌廚房祭器。至晚宰牲。執事以盤取毛血。與祭器俱實饌所。祭日。未明。執事廚中烹牲。設五土五穀神位于壇上。五土居東。五穀居西。設祝告所于壇上。居中間。設會首拜位于壇下。預祭人拜位于其後。執事實祭物于

案內。解牲體。置于二俎。置酒于尊。書祝文于紙。祭物既備。乃設于神位前。燃香明燭。自會首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執事者。執壺于尊中取酒。立于五土神位之左。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取毛血瘞于坎中。贊禮引會首詣五土神位前。唱跪。會首跪。舉杯。執壺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訖。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執壺者詣五穀神位之左。贊禮引會首詣五穀神位前。唱跪。會首跪。舉杯。執壺者斟酒。贊唱三獻酒。會首獻訖。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興。贊唱詣祝告位。祝告者取文立于位左。會首詣祝告所。贊唱跪。會首跪。贊唱讀祝文。祝告者。跪讀祝文曰。維康熙幾年歲次甲子某月乙丑朔。越七日壬申。某府某縣某里某人等。謹致祭于五土之神。五穀之神。曰。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悉賴生殖。時維仲春。東作方興。謹具牲醴。恭申祈告。伏願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知。尚饗。讀訖。興。置祝文于案。贊唱俯伏興平身。會首

興。贊唱復位。會首復位。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會首以下皆拜。執事徹祭物。祝告者。取祝文焚瘞于坎所。禮畢。如秋祭。祝文改時維仲秋。歲事有成。謹具牲醴。恭申報祭。

軾按降神參神辭神三節。似不可缺。又讀祝應在獻酒之前。

蜡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

（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索而祭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先嗇神農也主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古之田畯有功于民者郵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蘇氏曰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尸近于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illegible]〕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此祝詞也宅安也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則無泛濫昆蟲螟螽之屬害稼者草木各歸根于叢宅不得生于耕稼之所）○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求萬物而祭之者為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堂稱觥之事是亦歌其類也○〔疏〕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何異孫曰蜡之名起于伊耆之代夏號之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更曰臘後曰嘉平漢曰臘魏晉因之隋唐復名曰蜡周以建亥十一月漢以季冬隋用孟冬丁亥唐用季冬臘日〔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風俗通〕臘者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押獵大祭以報功也

五祀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

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宮中小神司察人之小過者中霤室中也古人陶復陶穴中有透光處故至今稱室中為中霤國門城門國行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族厲諸侯大夫之無後者）○〔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遍○〔周禮〕分禱五祀〔儀禮〕乃行禱于五祀〔通典〕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陳祥道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

事。故祀于季夏。竈火之所用事。故事於立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立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立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馬端臨云。古者五祀不言所祭之地。若門若竈。各祭其所。郎其地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先祭脾者。春爲陽中。于藏值脾。脾爲尊。故先祭脾。）夏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也。）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祭先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秋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于門外。陰也。先祭肝者。秋爲陰中。于藏值肝。肝爲尊也。）冬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也。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又云。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鄭康成云。祀中霤。設主于牖下。祭物。心肺肝各一。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祭物。脾一。腎二。黍稷醴各三。祀竈。祭物。肺心肝各一。黍稷醴各三。〔明會典〕凡王國祭祀。正月初四日祭司戶。四月初一日祭司竈。六月土王戊日祭中霤。七月一日。祭司門。十月一日祭司井。

祭先蠶并祝告

王草堂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爲先蠶。故周官內宰。詔皇后蠶于北郊。齊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漢儀皇后親蠶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秦觀蠶書云。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唐開元禮〕祀先蠶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先蠶氏。維神肇興蠶織。以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陳其明薦。尚饗。

祭馬祖并祝告。

〔周禮〕校人春祭馬祖。（天駟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秋祭馬社。（始乘馬者。）冬祭馬步。（厲神爲災。能害馬者。）詩云。吉日維戊。旣伯旣禱。〔註〕宣王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然始云維戊。而旣云庚午。則是戊辰日矣。蓋馬祖房星也。孝經說房爲龍。爲馬。辰屬龍。宜用辰

日祭房也。午屬馬。故用庚午擇馬也。唐開元禮祀馬祖祝文云。維某年月日。昭告于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于牧。祇將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餘論。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軾按。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孟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凡滕文之昭。莫不宗魯者。程子各爲大宗之說。未確。）

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洽耳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又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于吉也。

朱子語類。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于立

高曾二祖猶或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父豈有嚴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呂坤四禮疑大宗之祭。小宗之子孫從之。明日祭小宗。又明日祭私室。小宗之祭。宗子拜而不與。私室之祭。不拜。○大宗所祀。皆小宗之祖考也。故衆小宗之子孫。皆從而陪祭助祭執百事焉。是日也小宗子無祭時。故明日各祭其小宗。私室子弟之別祀。不得附食者也。故又明日。乃得祭。大宗子不祭小宗。非本祀也。拜于未祭之先。尊伯叔祖也。私室褻矣。大宗子不入焉。

困學記曰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攺之殊無依據。開元天寶禮不用

王草堂人鑑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事祖考必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

許魯齋年七十三。疾革。聞家人祭祀。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王草堂云。李公年邁。文正臨終。尚盡其誠敬不苟。矧平素乎。追遠者當鑑此。

舊唐書李藩云。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遠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安見降福。必有其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神明乎。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祈天以速漢兵。古今明鑒。又新唐書穆宗問所以禳災邀福者。韋綬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然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固以譴也。王草堂云。諂媚鬼神。而動輒祈求者。當鑑此。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建曰。不然。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毛西河云。周禮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蒲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菖歜曾皙嗜羊棗生好之則死羞之此是恒理而屈建以非儀却之不孝甚矣況周禮加籩原有菱芡不知建何以言非薦品也王艸堂云背親遺言而不學無術者當鑑此

晉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

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王艸堂云怠忽祭祀而獲罪神明者當鑑此

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王艸堂云僭侈與嗇吝皆非事親之道也夫子垂誡適中失其正者當鑑此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王艸堂云聆王有疾不禱于妄占季氏無端希求于瀆祀愚哲相去天淵世之好祭非其鬼者當鑑此

唐代宗大曆三年七月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楊炯盂蘭盆賦云上可以薦元符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車陸放翁云俗以七月

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貯紙錢焚之謂之盂蘭盆嗚呼代宗爲此以七廟神靈爲安在耶王艸堂云中元之祭爲非禮予已辨之于前矣然盂蘭盛世自唐已然楊炯因之入賦其作孔子廟碑乃引儒童菩薩以爲美則佞佛悖理孰甚焉陸放翁昌言巨識明斥其非足爲吾道生色世之信異端而用釋典者當鑑此

唐王建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于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于永樂坊宋仁宗時

嘗詔聽太子少傅以下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于西京。王艸堂云。富貴之家。吝惜財物而不爲祖宗立廟者。當鑑此。

魯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云。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唐元宗于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晨具服朝謁。明太祖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往拜奉先。然後臨朝。王艸堂云。世之不能事死如生。亡如存。出不告。反不面者。當鑑此。

樓護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祖父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王艸堂云。遺骸所在。而忘祭掃。親故委棄而同路人者。當鑑此。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岳武穆學射于周同。盡得其傳。同以二弓贈之。及同死。武穆每朔望。齋衣設卮酒豚肉。泣祭其墓。引所遺弓。發三矢。酹酒瘞肉而還。王艸堂云。武穆以一藝猶不忘其師。矧洙泗傳道者乎。世之師死而遂背之者。當鑑此。

附家傳祭儀

一諏吉。

按古者祭祀必於前一月。豫擇吉日。朱子又曰。卜日無定。慮有論說。參差不虔。司馬溫公亦云只從分至亦可。至冬至爲始祖。原取一陽初生之義。舍于本日應節順時。方爲切當。

一擇士。

按禮經祭論生者之義。須從衆推論者方正直行尊而有德有望者充主祭。分祭亦然。至通贊二人一堂祀事。全係其身。必要嫻習典故。聲韻嘹喨。其餘大引二人。分引四人。致告辭一人。陳誓詞二人。讀祝一人。嘏詞二人。宣家範二人。歌詩二人。司饌司爵司羹各二人。當知宗廟之中。以有事榮務。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一切疾聲厲色。氣質粗暴者。概不許入。

一齋戒。

按禮經及將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散齋于外、所以防其物、不飲酒之類是也、致齋于內。所以愼其心。思其居處之類是也。又曰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此雖諸侯之禮、推之士庶之家。亦莫不然。謝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團聚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于我而未嘗亡也。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卽是祖

考之來格也。

一設位。

按時祭高曾而下。有一定之位。冬至則專祭始祖。程子謂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高祖以下。四時常祭者、不復與也、今擬併高曾祖考祭之。蓋爲合族以居者設也。凡其子孫在序拜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遠近親疎。合享於一堂。祭沒者所以萃聚生者也。庶幾累世不分者、得以攝合衆志敬宗收族於永久焉至設位、始祖正中南面其他無神主者。皆爲紙牌。以次[illegible]東西兩旁。

一冠服。

按禮經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仲尼亦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蓋既潔其內。必潔其外。稍不謹。是褻吾祖靈也。務宜沐浴浣濯。整齊鮮明以將祀事。

一犧牲。

按禮經犧牲不成。不敢以祭。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凡以夙戒也。故爲首者。必於先數月。豫先買

辦猪羊。蓄養在家。不至臨時倉皇苟且。至祭祀前一日午後。設香案於兩階間。令執事者牽牲于案前。主人省牲。以盞酒各澆過宰之。宰後。主人親看割毛血爲二盤。毛以示物。血以告殺也。

一備物。

按家禮將祭。具物不可以不備。凡猪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香蒿爲一盤。皆取腸之右胖。不用左胖。餅。定。果品。餅。麵粉。茶。醬。醋。元酒。（卽井花水也。）醴酒。大羹。（肉[illegible]不[illegible]）麵羹。（肉汁有香菜和者。）壇香。經紙。白錢。蠟燭。靑黃

紅紙。

一陳器。

按家禮豫備合用之器。于祠堂上面居中一席。兩邊各五席。中間用桌二張爲香案。上置香爐香盤。燭臺一對。旁配享等各桌。香案及各席下。皆置茅沙。又于香案之東。堦上。設元酒架。次設酒架。別設桌子。酒架東。上設酒盞。又於香案之西南堦下。置火爐香匙火筯。又設桌于火爐西。上盛祝版。又于東堦上設盥洗帨巾二。又設陳饌大桌于其東。酒

盃茶鍾匙筯照位鋪設。

一陳饌。

按家禮所具之饌。亦非三代以前之禮。只是當時所用之物。今世俗宴用桌面。且吾先祖平生所用者從之亦可。每桌分爲四行。近主邊一行。中置匙筯醋楪。列其東。二行空以俟行禮進饌。三行果品五楪。四行餅定五楪。每獻。或進饌一次。進飯一次。進羹一次。如世俗宴會之禮。庶幾事死如事生之意。

一撤餕。

按禮發徹不遲。此祭終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備言燕私。以盡私恩。又親愛骨月之義也。且祭有餕餘。餕者。祭之末也。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禮。是已飲福受胙之禮。久矣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分親屬長幼。遞相獻酬。所以因其燕飲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也。司馬溫公書儀。亦取此義。

一儀節。

（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　與祭者各就位。　分祭者各就位。（東西分引皆唱）就位。（通唱）主祭者就位。（引唱）就位。（通唱）讀誡。

誡辭。（讀誡辭禮生正立南向讀）祭祀祖宗。務在孝敬。恭伸報本之誠。悉盡追遠之意。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欠伸跛倚。噦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俱係不孝不敬。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戒之戒之。否則家規有罰。論衆咸知。謹戒謹戒。

（通唱）請神。（大唱引詣神寢前。引主祭者詣神寢前）揖。平身。（通唱）致告辭。（請神祝主祝曰）孝元孫某等。今以某月某日。有事於我

祠堂始祖及高曾祖考妣神位前敢請尊神出赴
祠堂降居神位恭伸獻奠（祝畢執事者捧主出置各席通唱）奏樂。
迎神（唱大引）妥神主。　復位（引主人復立原位。通唱）　瘞毛血。（執事者由東階入廟。取毛血盤自西階下。置于地。通唱。）祭神。　鞠躬拜（主人以下皆拜。）興。拜。興。拜。興。拜。平身。　降神　詣盥洗所（引主人至盥洗所）
執事者酌酒詣香案前。（司爵者酌酒一盞隨主人至香案前。）跪
主人以下皆跪（唱大引）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進酒。酹（酒。傾酒于茅沙上。求神于陰也。通唱。）捧脂盤。燎脂膏。（以羊膏火上燎之。求神于陽也。大引唱）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陳誓詞。（讀生二人捧香案前。讀誓）

（朗誦。）先王制禮。歲祀宗先。修陳祀事。靡不恭虔。嵬我
愚庸。職專司過。慄慄兢兢。罔敢怠惰。凡諸不謹。罪
罰至公。阿私曲順。罪在渺躬。惟我祖之明明。鑒誓
詞之諄諄謹誓。
（通唱。）行初獻禮。（大引唱。）詣酒尊所。（司爵者捧酒隨主人。）詣始祖考
妣神位前。跪。進酒。進饌。進帛。　俯伏。興。平身。復位。
（通唱。）行分獻禮。（分引唱。）詣酒尊所。（分引引分祭至各席。）東西配享
（獻如主祭。）復位。（通唱。）詣讀祝位。（主祭分祭俱至香案前跪。以下皆跪。通唱。）讀祝
文。（讀生跪讀于主人之右。祝云）維

皇清康熙某年歲次月朔越祭日某　孝元孫某
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敢昭告于我祠堂始祖以
及歷代高曾祖考妣老幼列派靈位前而言曰。除
日祭。則云歲序流易。除日復臨。追感歲時。不勝哀
慕。冬至。則云時序流易。天行復初。亞歲迎祥。履長
應節。陽升於下。日永於空。候至晷遷。景移度改。感
獻禮之無從。再效。霜添綫之哀與。俱長。俱云謹以
常饌。用伸獻奠。伏惟我祖宗。侑食尚饗。（通唱）俯伏。興。
拜。興。拜。　主祭復位。　分祭詣東西祔食神位前。
跪。進酒。進饌。進帛。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歌詩。　承
惟宗祖。生我與常。撫摩鞠育。飲我乳漿。我心念之
意騄神馳。歆此祭祀。靈其鑒之。　奏樂。
（通唱。）行亞獻禮。（大引唱。）詣酒尊所。（司爵者捧酒隨主人。）詣始祖考
妣神位前跪。進酒。進饌。進帛。　俯伏。興。平身。復位。
（通唱。）行分獻禮。（分引唱。）詣酒尊所。（分引引分祭至各席。）詣東西配
享。以及祔食。（獻如前。）復位　（通唱）歌詩。　承惟宗祖。肯
構肯堂。不窋惟是。教以義方。我心不忘。怵惕悽愴。
歆此祭祀。來享來彰。　奏樂。

贊唱。行終獻禮。（大引唱。）詣酒尊所。（司爵者捧酒隨主人。）詣始祖考妣神位前跪進酒進饌進帛。（俯伏興。平身。復位。）

（通唱。）行分獻禮。（分引唱。）詣酒尊所。（分引引分祭至各席。）詣東西配享以至祔食。（款如前）復位。（通唱。）獻詩。

承惟宗祖。蔭祚彌長。十世千年。永勞其祔。神兮洋洋。我兮愴愴。歆此祭祀。圖報無窮。奏樂。

（通唱。）侑食。（大引唱。）侑食。（司爵者執壺隨主人。逐席斟酒遍。引主人立香案前。）參神。拜。興。拜。興。主人以下皆二拜。平身。復位。（通唱。）主人以下皆出。前廳闔門。（無門則垂簾幙。少長依昭穆序立。少休食頃。）祝噫歆

（背門北向。大作欬聲者三。）啓門。主人以下各復位。

（通唱。）行飲福受胙禮。（大引唱。）詣飲福位。主人跪香案前。（祝詣始祖席。取盞授主人。主人受酒。少許傾于茅沙上。）啐酒。（畢嘗。）

（通唱。）嘏辭。（禮生二人立神主後朗誦。）祖宗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賚汝孝孫。俾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受胙。（祝以胙授主人。主人跪受胙。）

（通唱。）宣家範。（主祭分祭俱跪香案前。以下皆跪。二禮生朗誦。）祖宗家訓。戒汝子孫。小心翼翼。聽誨諄諄。思汝先世。創業不易。勤勵自強。克光門第。夫孝父母。婦敬翁姑。和睦族範。彼聖謨。神其錫佑。汝其聽受。有子有孫。多福多壽。間有冥頑。出乎大閑。內生嫉妬。外肆兇妬。弗供祭祀。違禁越度。戕害宗支。毀傷墳墓。神不汝貸。天不汝將。若能遷善。轉咎爲祥。俯伏。（四拜。）平身。

（通唱。）主人退。立於東階西向。讀祝者立於西階東向。告利成。（祝東向）利成。（興。俯。）平身。復位。（通唱。）奏樂。主人以下皆四拜。興。（通唱。）焚祝文。送主。撤饌。退前廳餕主祭。

一交謝儀節。

尊長命長幼依昭穆序立。長者一人捧盃詣主祭前跪。若子姪則坐受。弟則起立。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惟尊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祝畢。以盞置於主人之前。俱鞠躬。四拜。平身。畢。退班。受胙。宗餘惠私宴。（此吾家世傳祭祀儀節也。愚謂祭以誠爲主。儀文大祭則爲時久而精力倦。祭如不祭矣。故有戒詞。皆謂可以又存。獻獻蓋亦可省。）

一朔日祭

雞初鳴。家童擊鼓二十四聲。老幼男女皆起。擊磬一聲。老幼盥洗整衣。幼者先詣祠堂。燃燭。布席。擊磬兩聲。男女畢集。擊磬三聲。老幼班定。主人主婦詣香案前跪。以下皆跪。焚香。酹酒。詣神位前。主人斟酒。薦新。主婦點茶。拜。凡四。平身。主人側立祠堂之左。主婦側立祠堂之右。主人以下。男子立於阼階北向。主婦以下。女子立於西階北向。再拜主人主婦。若主人有尊輩。則立主人之下。少退。行輩多。則以次拜。拜畢。男子于阼階西向。女子于西階東向

俟男女。又向北叩主人。叩畢。執事者一人。于香案前。南面正立。而訓詞曰。惟我祖考。克孝克仁。龎龎孜孜。啓我後人。凡我後人。毋替先德。德無常主。惟善是則。讀書必戒游蕩。務農必戒偷安。服食從其儉素。禮文從其簡便。多事不如省事。多言不如少言。聽之哉。勿聽婦言。而間同氣。勿比匪類而毀良善。勿事豪俠而薄名誼。勿羨富貴而輕貧賤。勿侈玩好而招罪戾。勿務紛華而長過愆。聽之聽之。持身須敦廉潔。處鄉須崇仁讓。居家須篤孝弟。出仕須凛官常。下則貽子孫之慶。上則增祖考之光。聽之聽之。能聽斯訓。永膺多福。訓畢。老幼男女詣香案前。拜。興。凡四。退。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禘俱讀禴）致齊於內。散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髣髴見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

盡其私也。（夫此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作。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

稱諱如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見親也。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與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

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按慤而慤者。慤而又慤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慤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見所聞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備省。○祭義。）○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

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

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

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祭統）○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

（是其薰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也又曰昭明是光耀庶在蒿其哀然疾苦者淒然悽又曰昭明爲光景之處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淒所謂神君子其氣蒸然之意又曰焄蒿是以神精氣交感處。○嘘吸昭明焄蒿悽愴。形容發揚之象。自其散見者言之爲昭明。自其屈聚者言之爲焄蒿悽愴。用其發揚之象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謂朝踐之禮。與饋熟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燎羶薌謂取膟膋燎於爐炭。使羶薌之氣上騰也。見讀爲覸。雜也。以蕭蒿雜膟膋而燒之。故曰覸以蕭光。光者。烟上則有照映之光彩也。此是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爲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間即覸字。誤分也。俠甒。兩甒也。皆此薦與羞。而雜以兩甒醴酒。故曰覸以俠甒也。加以鬱鬯者。魄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於薦羞之下者。謂非獨薦羞二者爲報魄。初加鬱鬯。亦是報魄也。此言報魄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爲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禮之極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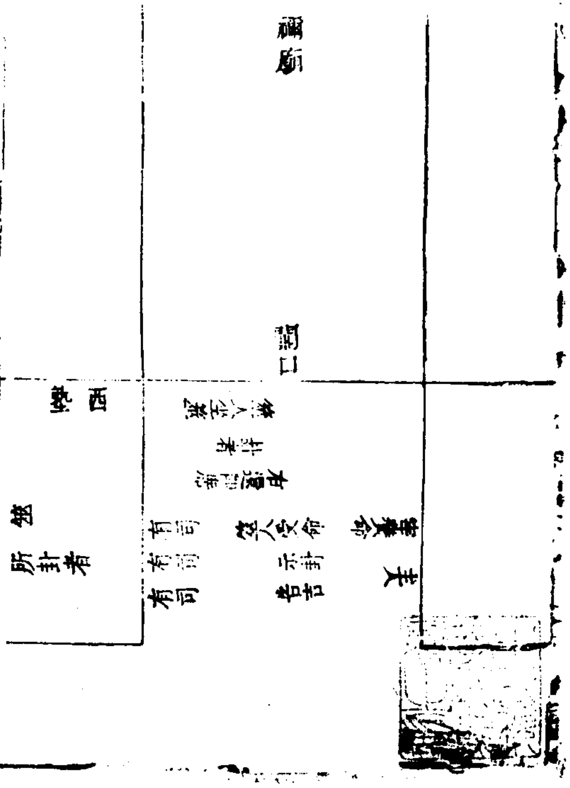
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尚耳以耳毛爲上膟膋血與腸閒脂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祭義）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燔黍者以水洗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又摶土由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蕢桴土鼓築土爲鼓故云土鼓猶可致敬於鬼神者言非但事生亦可致其恭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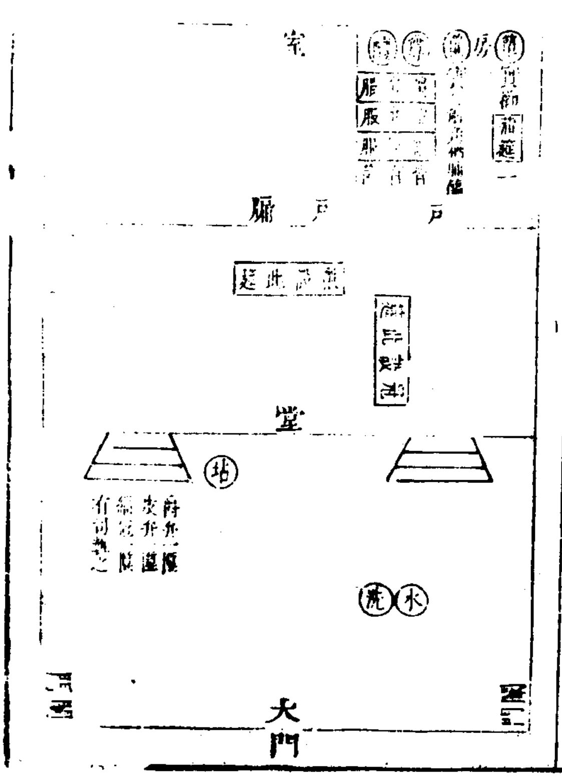
氣在上（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首陰也）生者南鄉（疏曰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疏曰范金者謂爲形范以鑄金器）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

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此禮之大成也（禮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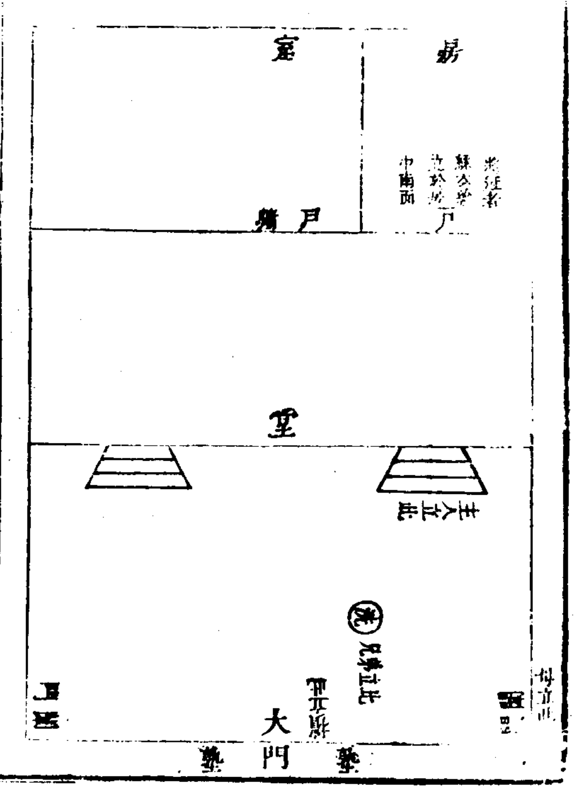
儀禮筮於廟門之圖


禰廟
闑
西塾
主人
有司
所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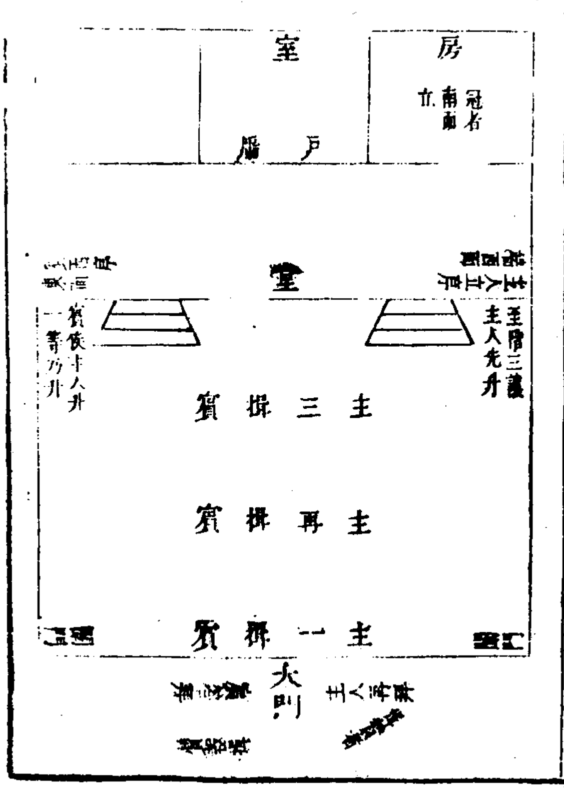
儀禮未冠陳設之圖


室
房
牖
戶
戶
堂
站
有司執之
洗
水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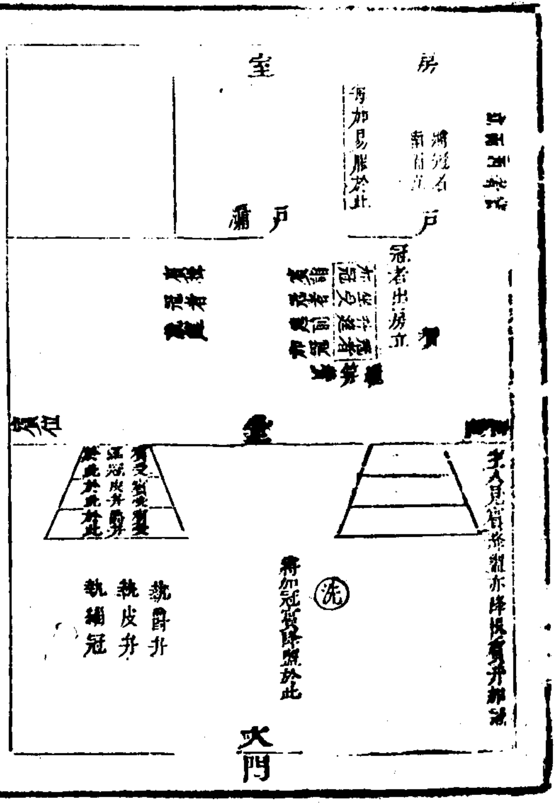
儀禮將冠序立之圖


室
房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牖
戶
堂
主人立此
洗
兄弟立此
大門
塾
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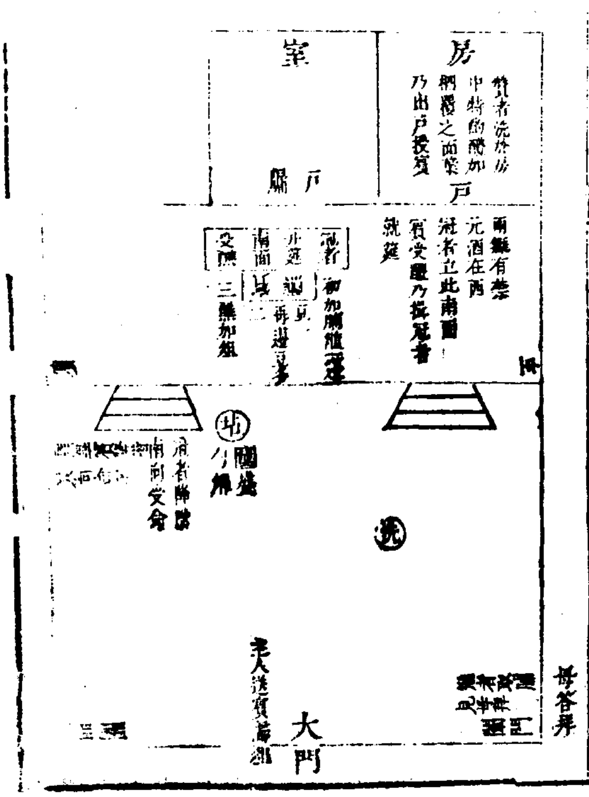
儀禮主人揖賓之圖


室
房
冠者南面立
牖
戶
堂
主人立序端西面
至階三讓
主人先升
賓俟主人升一等乃升
主三揖賓
主再揖賓
主一揖賓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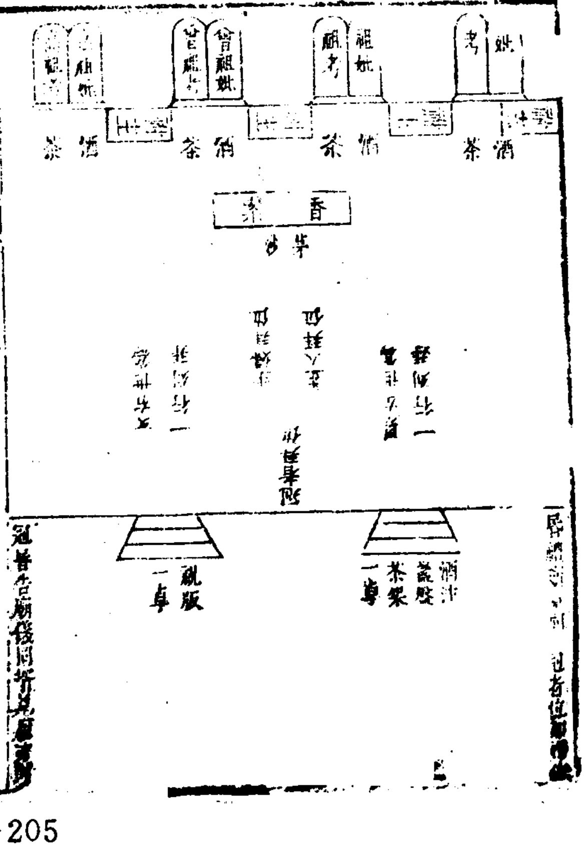
儀禮冠禮三加之圖


房
室
再加易服於此
冠者出房立
戶
堂
洗
執爵弁
執皮弁
執緇冠
主人見賓答拜亦降揖賓升揖讓
賓加冠賓降盥於此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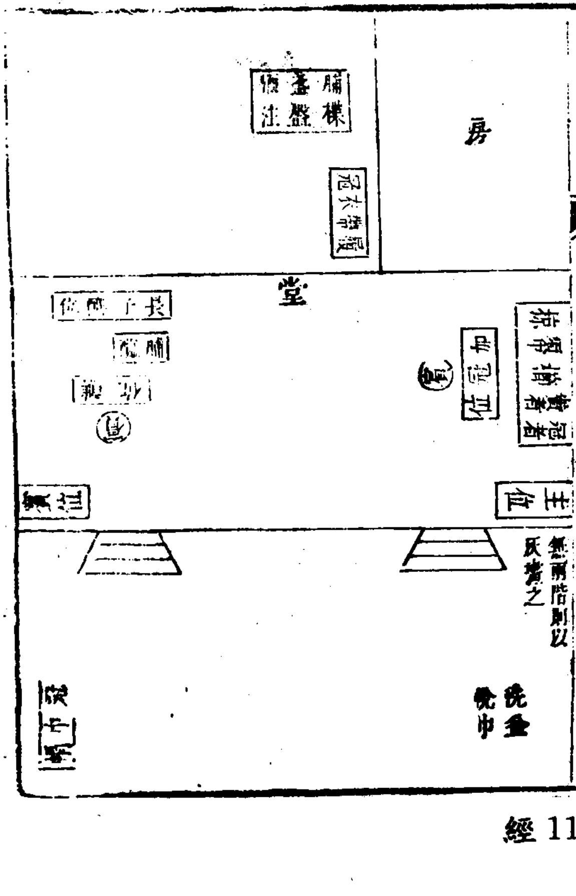
儀禮冠單三醮之圖


房
室
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乃出戶授賓
戶
牖
兩甒有禁元酒在西
冠者立此南面賓受醴乃揖冠者
就筵
冠者
升筵
南面
三醮加俎
冠者降筵
冠者南面受命
洗
主人送賓
大門
母答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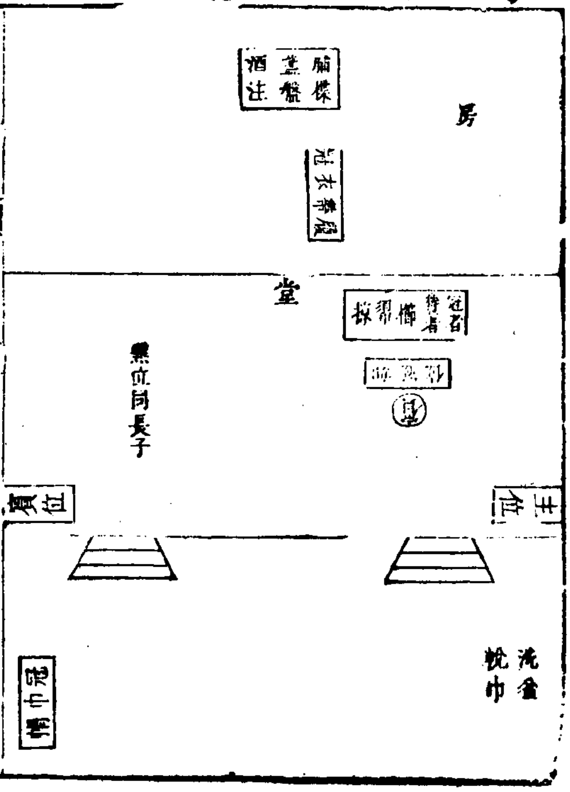
家禮冠後告廟之圖


考
妣
祖考
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茶
酒
香
卓
主人
冠者
酒注
盞盤
茶架
一卓
祝版
一卓
冠者告廟後同於主人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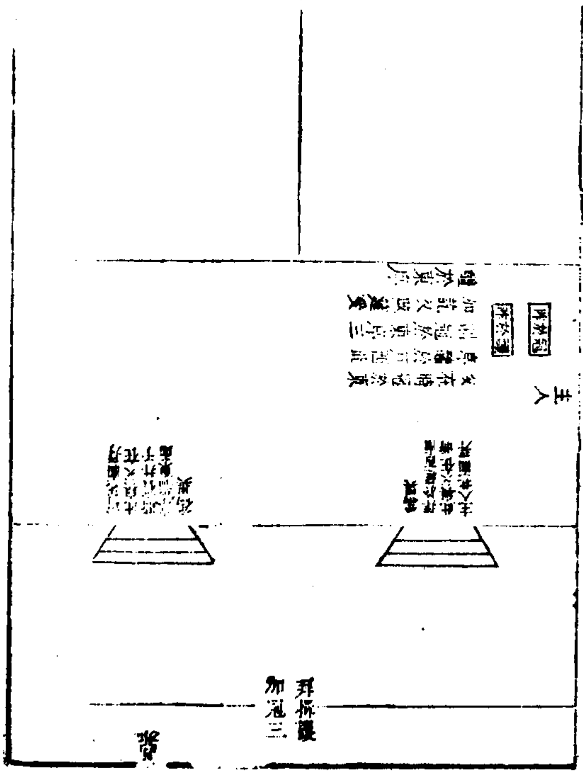
家禮長子冠圖


盥
櫛
盤
注
冠衣帶履
房
堂
長子醮位
主位
洗
盥帨巾
無兩階則以左右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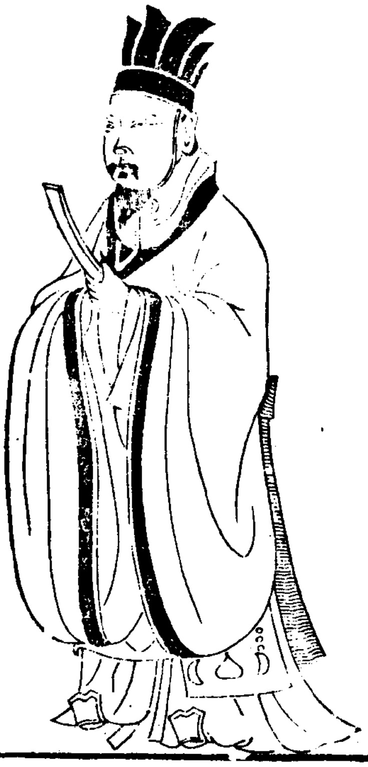
家禮衆子冠圖


盥櫛
盞盤
酒注
房
冠衣帶履
堂
冠者
待者
櫛
掠
衆位同長子
主位
賓位
洗盆
帨巾

儀禮孤子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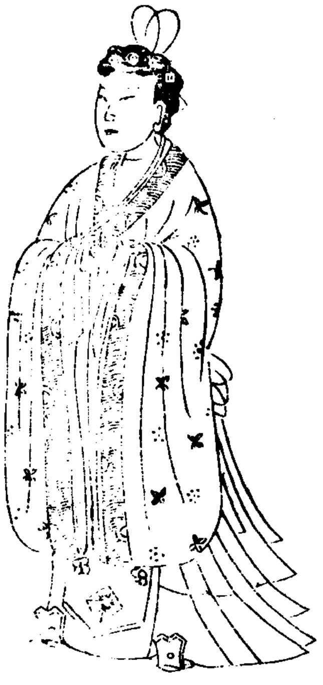
主人元冠朝服之圖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元冠委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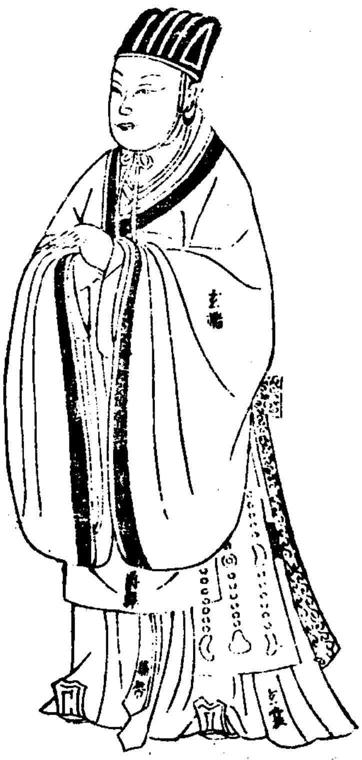
將冠者綵衣紒圖

將冠者采衣紒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云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也盧植云童子紒似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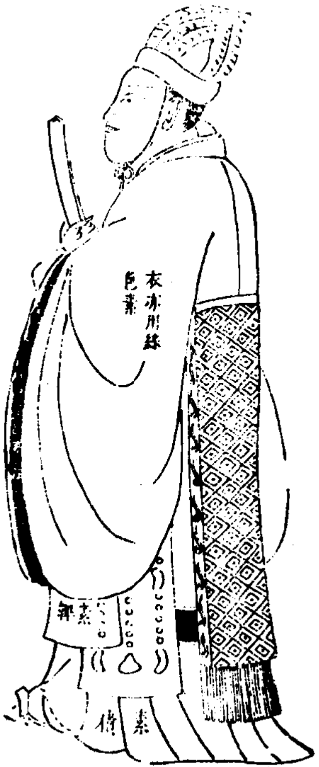
初加冠服總圖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注云此莫夕於朝之服古人見君朝則云朝夕則云夕纚緇布冠為上古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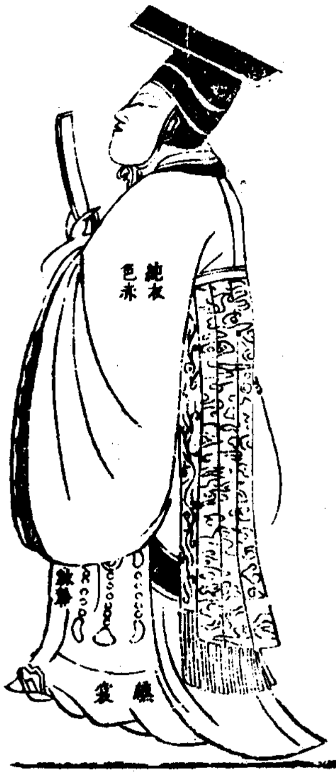
再加冠服總圖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素積者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



三加冠服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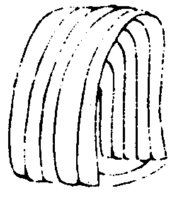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此與君祭之服士服之最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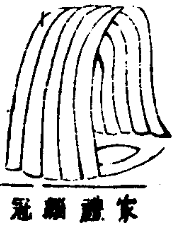
緇布冠圖

太古縮縫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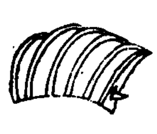
初加古服



周制衡縫之冠



家禮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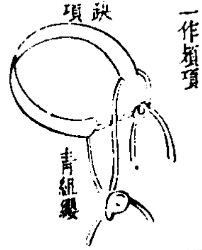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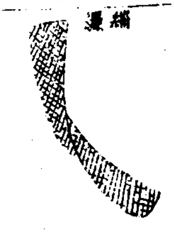
大古之時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其冠廣三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辟積三皆脈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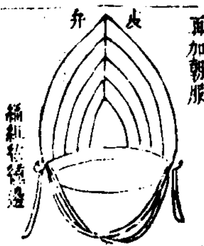
周尚文多辟積不復一一作縫但多襵并橫縫之故周吉冠多辟襵而横縫　已上二冠見聶氏圖與古制論不合姑存之以備考

按緇布冠有青組纓而無笄此圖有笄疑誤

冠服雜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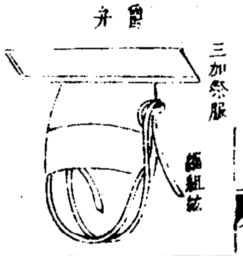

皮弁
再加朝服
緇組紘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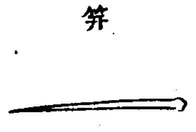
缺項者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組別以物貫穿而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焉太古始知爲冠之時其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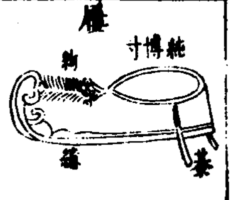
纚內則作纚廣終幅長六尺丝緇以紺爲之六尺足以韜髮廣僅幅者亦缺其後也三加易冠不易纚

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象太古又舊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皮弁爵弁皆有笄先以紘一頭繫在笄上乃繞頤右向上屬於笄縈之垂餘爲飾纁邊者緇色中黑而邊赤也爵弁紘同

冠服雜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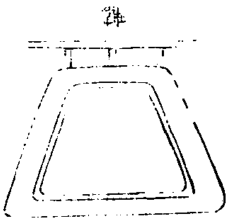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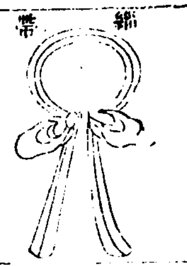
爵弁鄭氏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用三十升布爲之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無旒而前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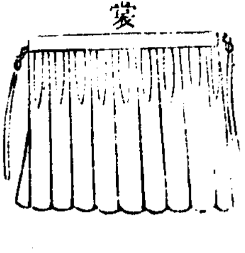
皮弁爵弁皆有笄笄今之簪也案阮氏圖云士以骨大夫以象

初加用黑屨再加用白屨三加用纁屨

冠服雜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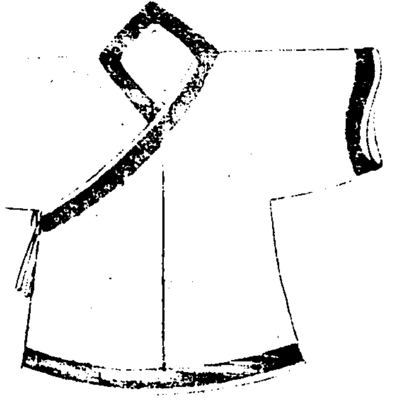


韠蔽也即蔽膝也以韋爲之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初加用爵韠色赤而微黑再加用素韠色白三加獨曰韎韐者尊祭服而異其名也色正赤

練帶辟積其末三寸其廣不至四寸紳組長三尺七服也緇帶者帶練而飾以緇也三加不易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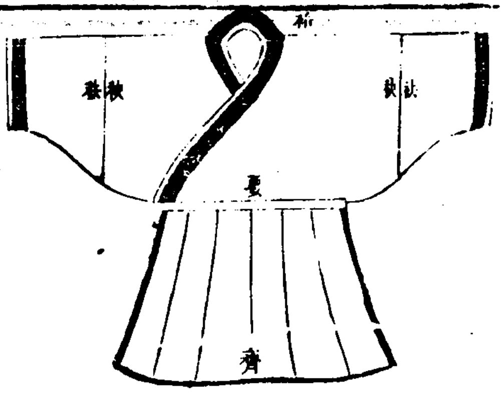
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以象陰陽奇偶初加玄裳無則用黃裳雜裳再加素積以素爲裳而要有辟積也三加纁裳淺絳色之裳也

元端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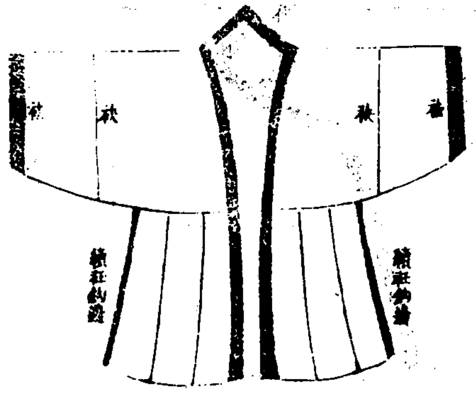
端取其正也士之元端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長二尺二寸今以兩邊袂各屬一幅於身則廣袤同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然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大夫已上朝夕服之惟士夕服之夕者若今晡上視事也以十五升布爲之○士冠禮初加用元端再加不言衣裳亦用緇色如其裳也二加用緇衣緇衣之緇色者

深衣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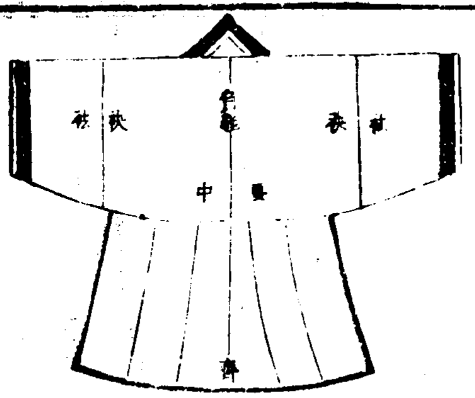
家禮冠初加用深衣餘皆宋代時服○玉藻云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緣廣寸半○深衣篇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象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

家禮深衣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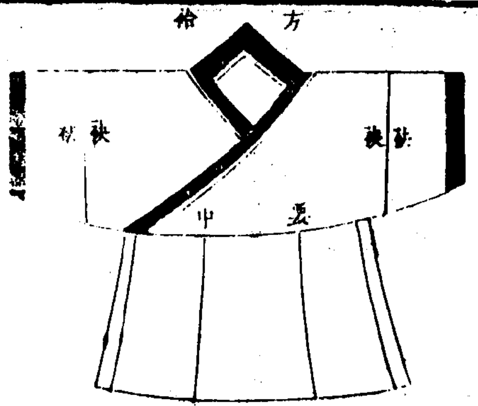
如權衡以應平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此見陳用之禮書圖○謹按深衣之製紛如聚訟今據家禮宋明諸儒之說而以今文義解之袷領也袂袖也袪袖口也齊裳之緣也古人上衣下裳各不相連深衣則合衣裳而爲一衣也上截爲衣領方而袖圓下截爲裳腰狹而裾闊以白細布爲之領與襟袖及裳邊皆緣以皂緞所謂純也領闊

家禮深衣後圖



二寸緣皆闊寸半領上爲方而兩襟斜下互掩之其形正方也袖之長短以反詘之及於肘爲度其袖自掖而上摺囘縫之留一尺二寸爲袖口腰之寬窄三倍於袖口裾之寬窄加倍於腰蓋自腰以下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顚倒縫之其狹在上其闊在下以倍爲準也續衽鉤邊者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惟深衣之裳自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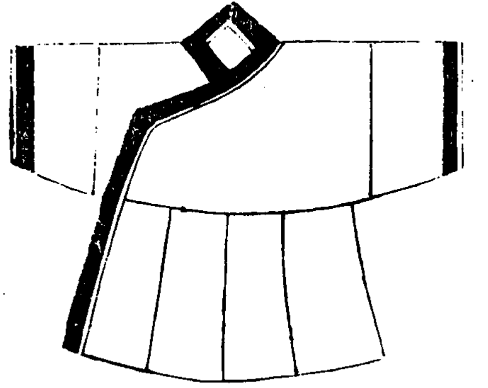
家禮深衣掩袷圖



至齊前後相交處合縫之以相屬是爲續衽既縫而外又覆縫之如俗所謂鉤針者是爲鉤邊也負繩者衣背縫與裳之後縫相接而不參差下至於踝如繩之直也稱齊如衡之平言齊截也

○此掩袷之圖謂袷必正方如矩掩之當得方也

家禮新擬深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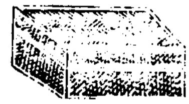


此圖係丘瓊山先生所擬謂舊製無襟故領微直而不方今以領之兩端各綴內外襟上穿著之際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自然兩領交會方如矩矣

冠禮器用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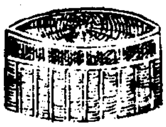
篋

三加衣服各一篋陳於房中西墉下



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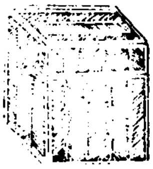
櫛實於簞



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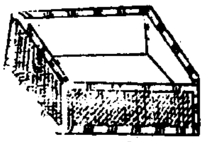
匴竹器冠箱也有司執之立於西階坫南

冠弁各一匴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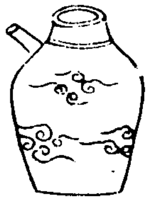
篚實勺觶角柶脯醢



冠禮器用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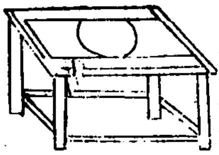
尊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謂特尊與醴俱在房中冠服之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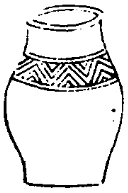
禁

大夫曰棜士曰禁名之以禁爲酒戒也所以承尊以朱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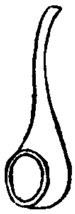
洗

設洗直當東榮去堂遠近以堂之深淺爲度



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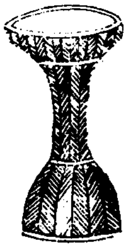
勺所以勺醴實於篚



冠禮器用圖三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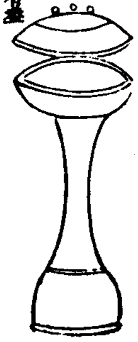
初醮一　再醮二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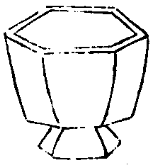
有蓋

初醮一　再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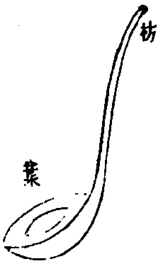
觶

所以酌醴



角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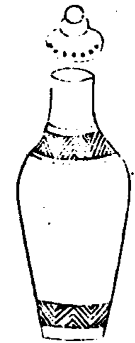
所以扱醴陳氏圖無葉聶氏圖有此今從之



冠禮器用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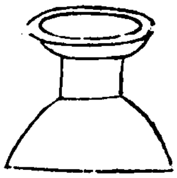
醴甒以瓦爲之有蓋

甒



此爵坫也出聶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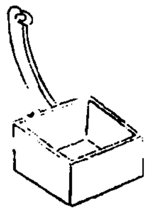
坫



學則器用雜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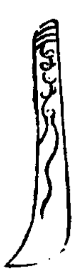
弟子餕饋三飯二斗言三飯食必二毀斗也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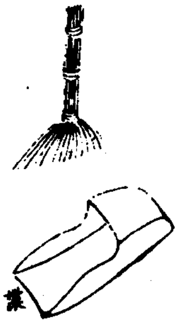
右執挾匕抾者也匕所以載鼎實者

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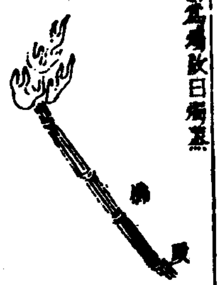
弟子灑埽執箕膺揲厥中有帚

箕帚



古人束薪爲燭故曰燭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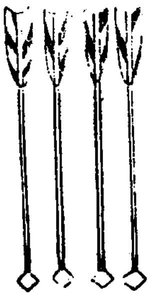
燭



學則器用雜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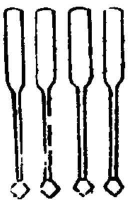
射之矢四次第取之侍射則約矢謂併取之不置於地

射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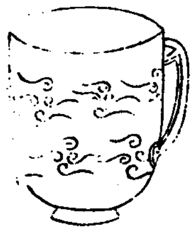
侍投則擁矢謂兼抱之亦不敢置地也

投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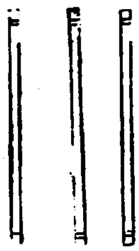
角罰爵也弟子於長者如獻酬之禮不敢用此

角



再勝者徹取勝者馬以自足弟子不敢故不擢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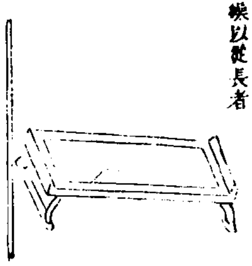
馬



學則器用雜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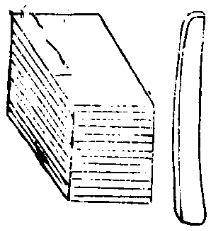
几杖

弟子操以從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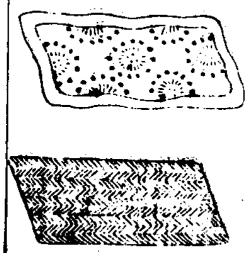
笏書

問道執之尙左手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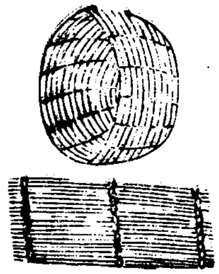
衽席

弟子請何鄕何趾



苞苴

編束萑葦以裹魚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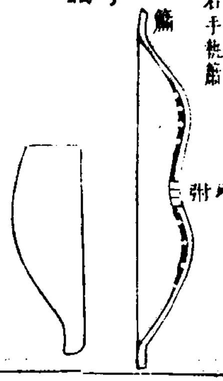


學則器用雜圖四

弓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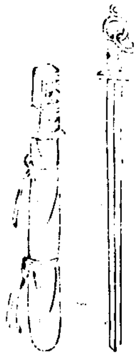
右手執簫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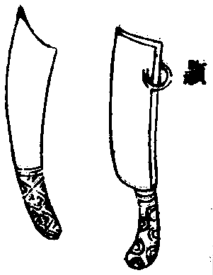
劍櫝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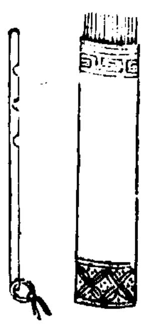
刀削

刀卻刃授穎削授拊



筴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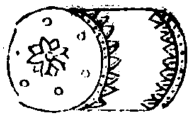
筴蓍也所以卜籥所以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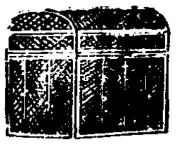
學則器用雜圖五

穎

頴警枕也以木爲之圓而易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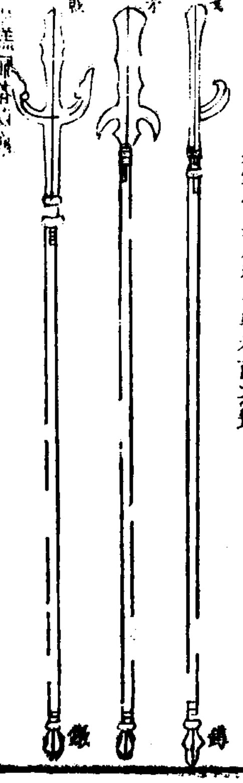
笥



戈矛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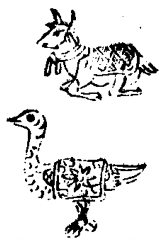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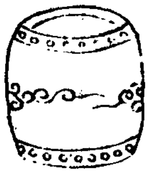
羔鴈

飾羔鴈者以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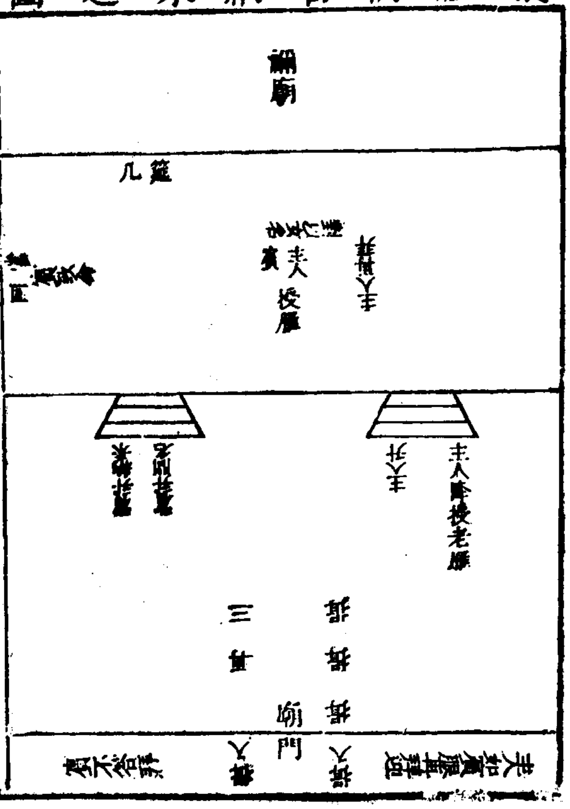


量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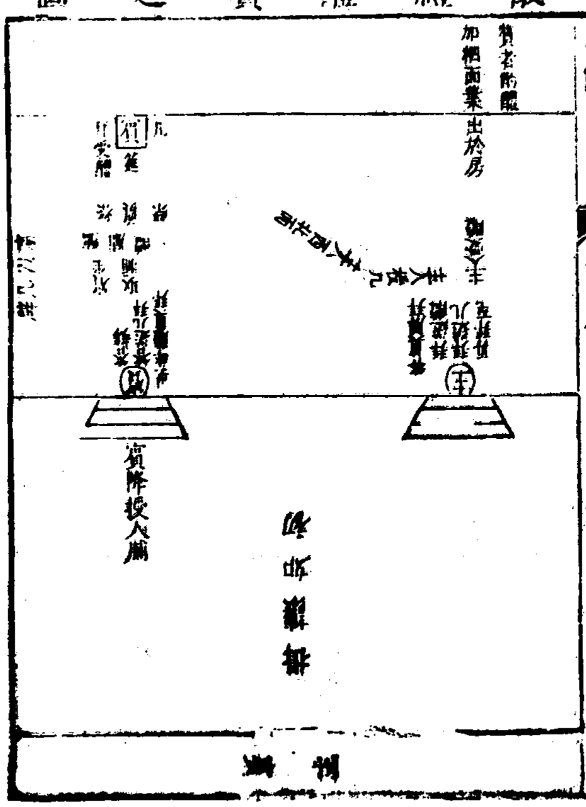
獻米者操量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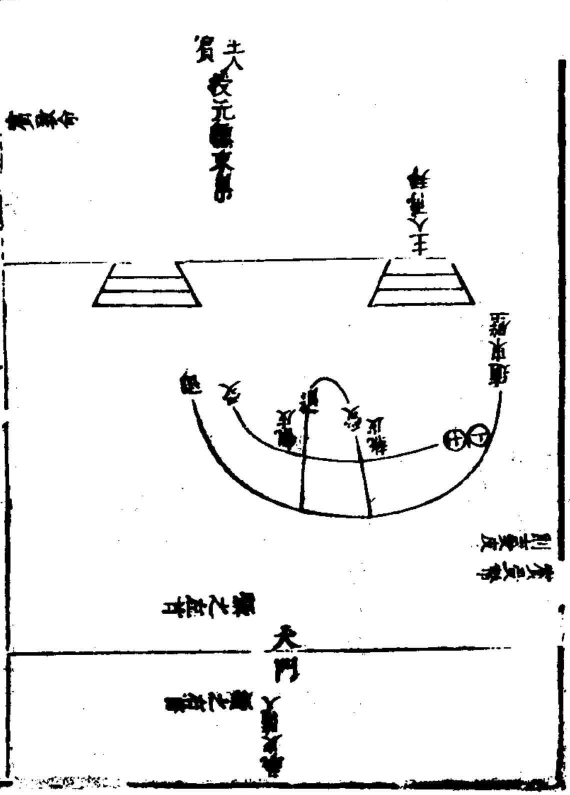
儀禮問名納采之圖


禰廟
几筵
主人
賓
授鴈
主人揖
主人升
主人答拜授老鴈
三
揖
揖
揖
廟
門
入
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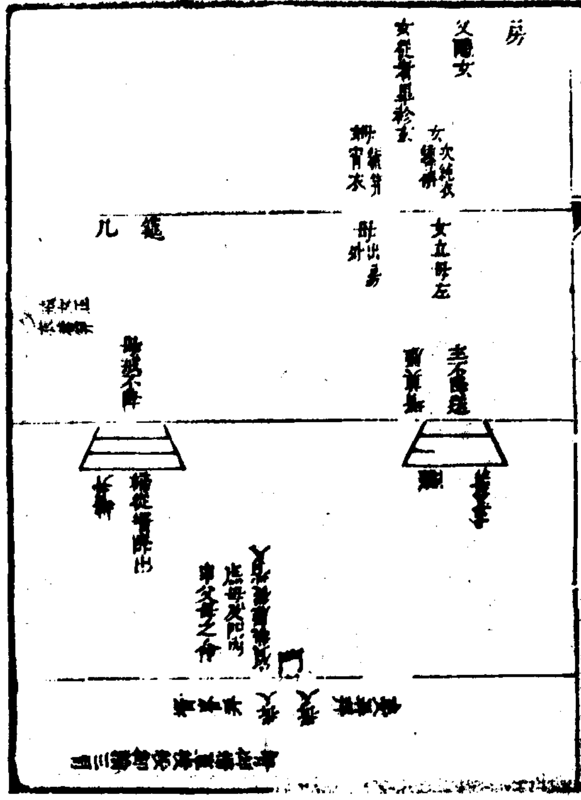
儀禮醴賓之圖


贊者酌醴
加柶面葉出於房
几
筵
主人拂几授校
賓
主
賓降授人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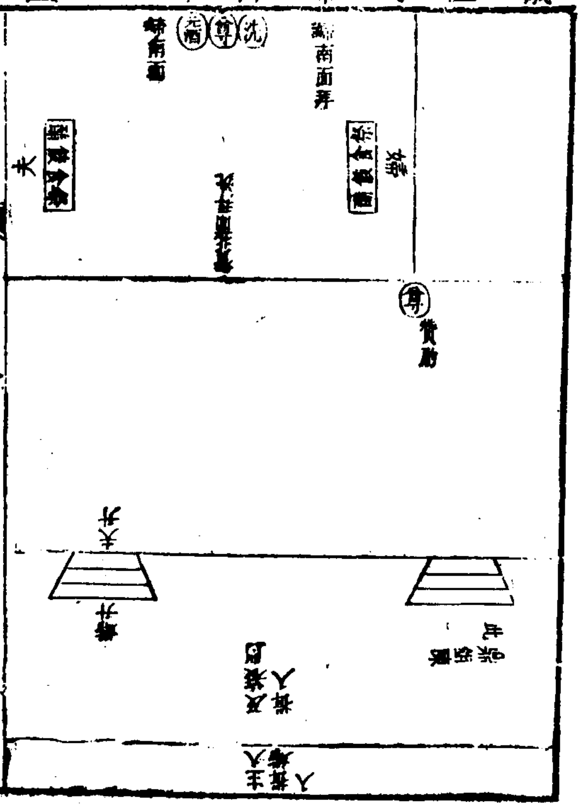
儀禮納徵之圖


主人
賓
授元纁束帛
主人揖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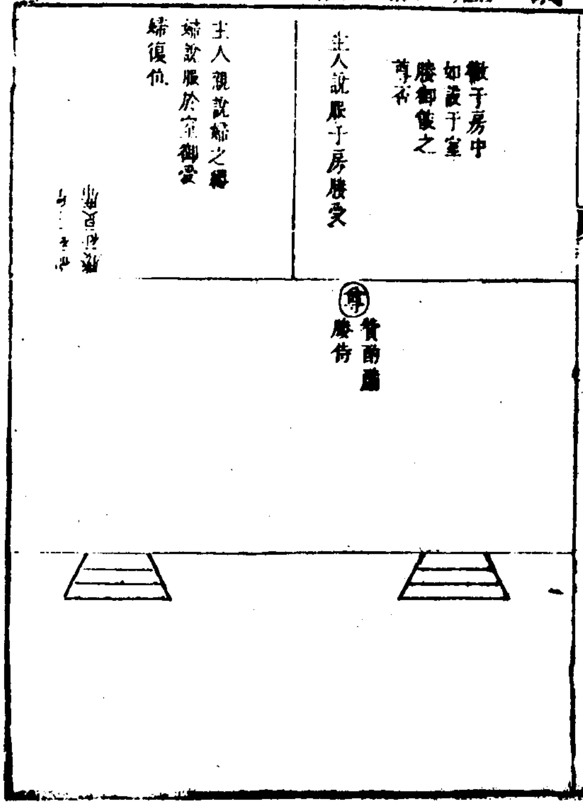
儀禮親迎之圖


房
父醴女
女次純衣
女立房中
几筵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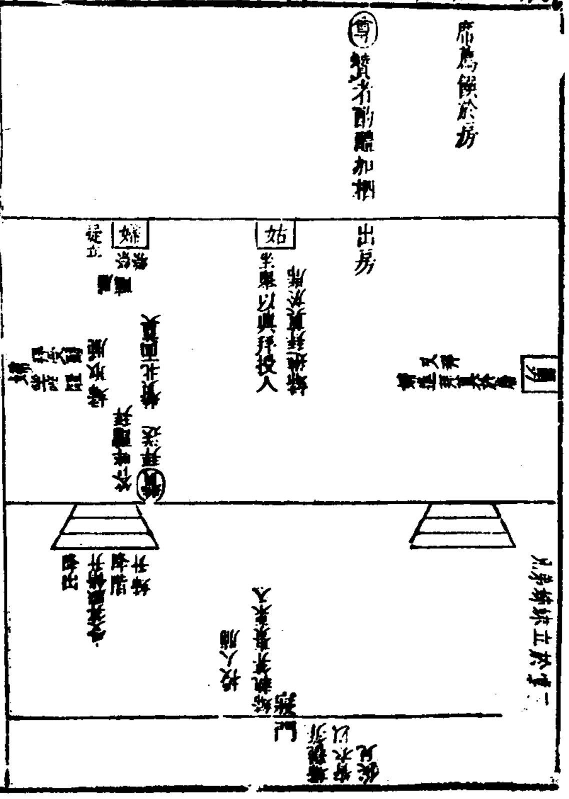
儀禮夫婦即席之圖


婦南面
元酒
尊
洗
南面拜
夫
婦
尊
贊酌
夫升
婦升
主人揖婦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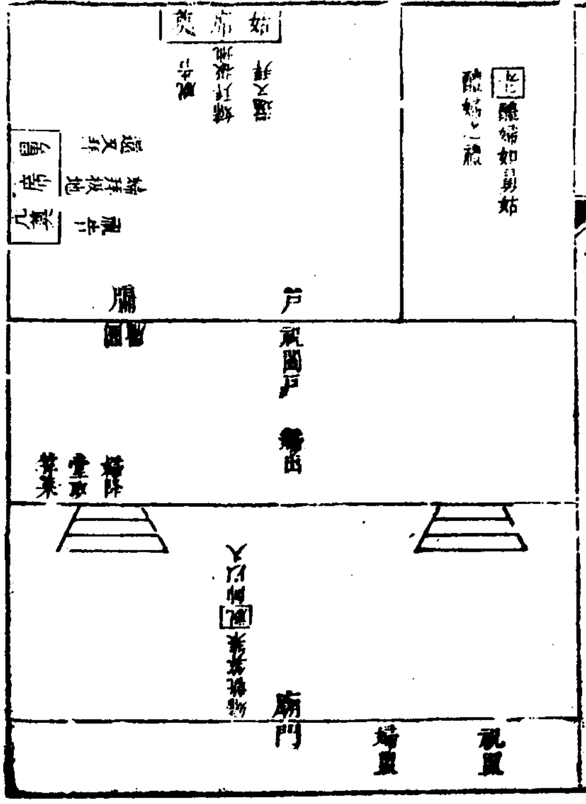
儀禮徹饌成禮之圖


主人親說婦之纓
婦說服於室御受
婦復位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
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媵御餕之
尊否
尊
贊酌膳
媵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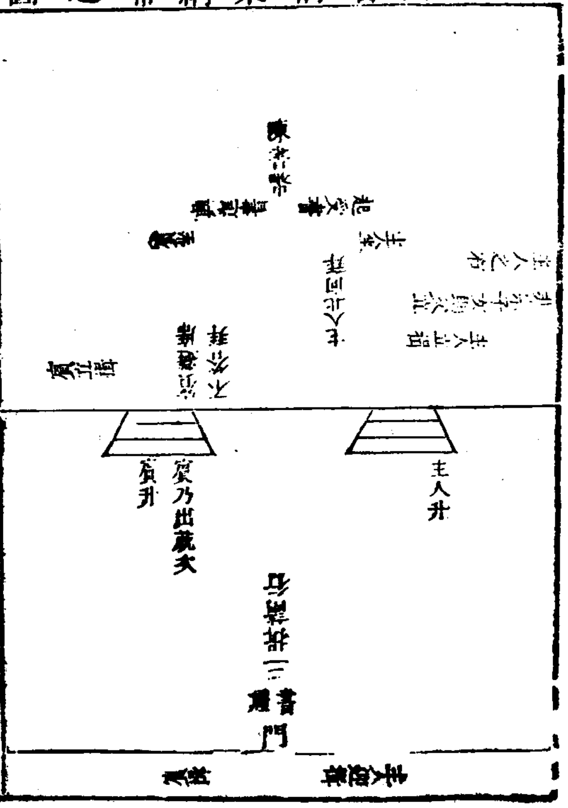
儀禮婦見舅姑及醴婦圖


尊
席爲側於房
贊者酌醴加柶
出房
姑
舅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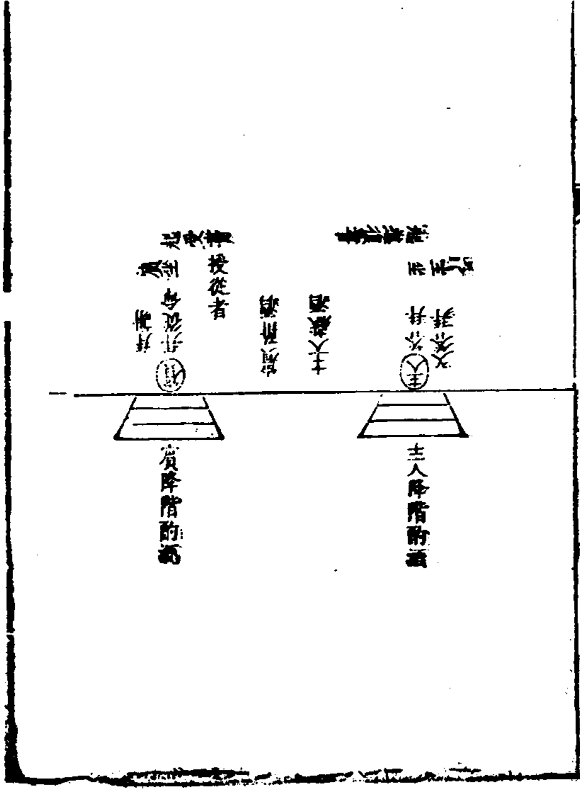
儀禮舅姑沒三月奠菜圖


姑席
奠
醴婦如舅姑醴婦之禮
戶
廟門
婦出
祝盥
婦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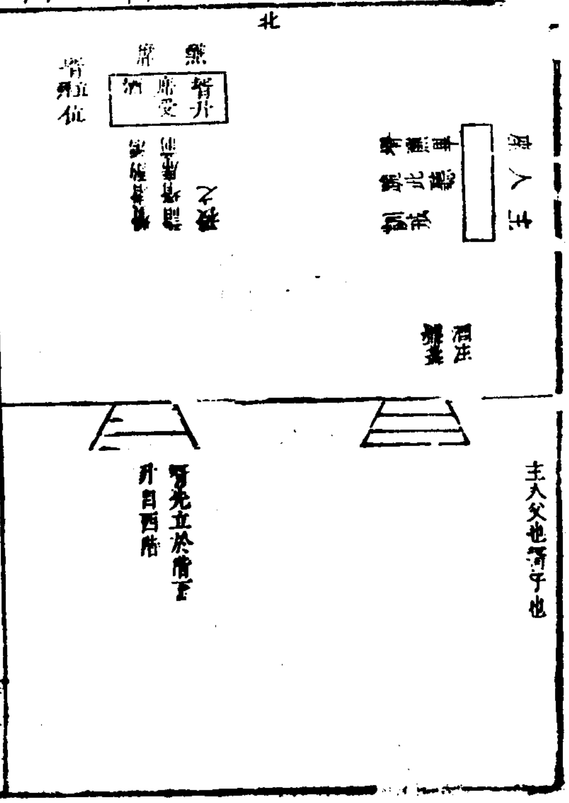
家禮問名納采納幣之圖


主人升
賓升
賓乃出就次
書
門
主人出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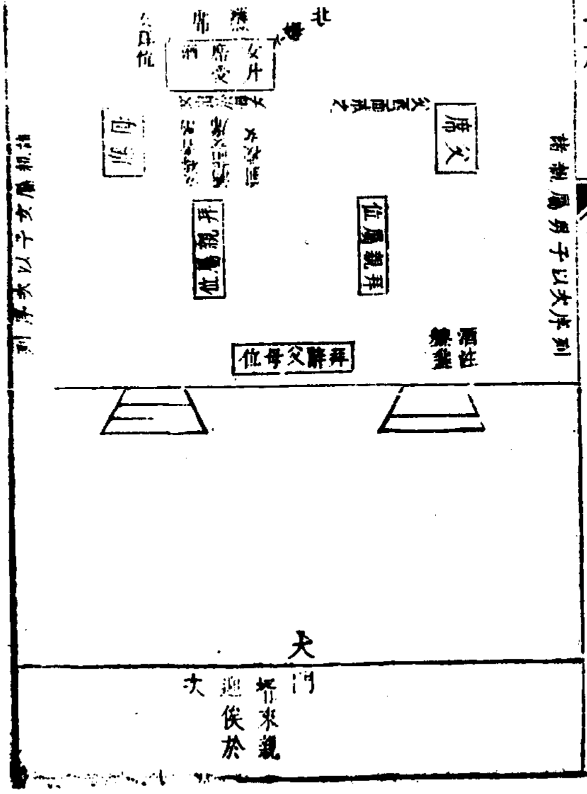
家禮禮賓復書之圖


授從者
主人獻酒
主人降階酌酒
賓降階酌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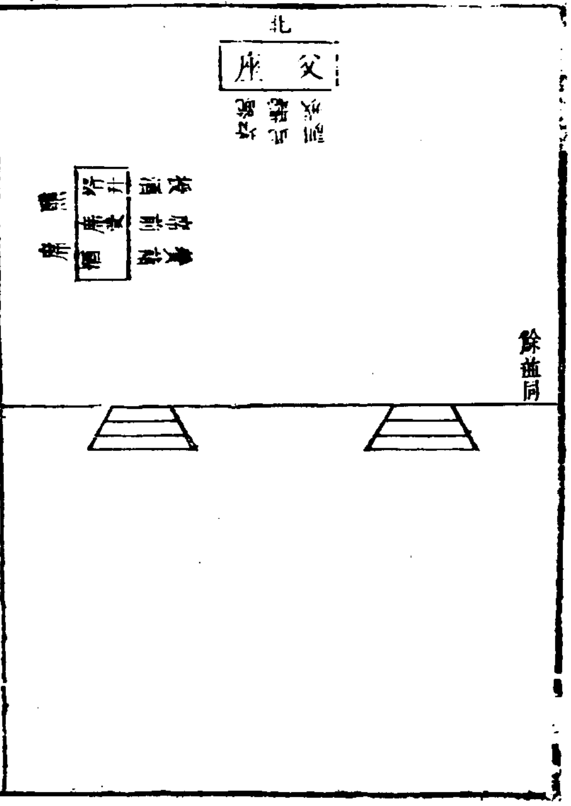
家禮醮子舊圖


北
醮
席
壻升
席受
酒
壻立位
主人
酒注
壻先立於階下
升自西階
主人父也壻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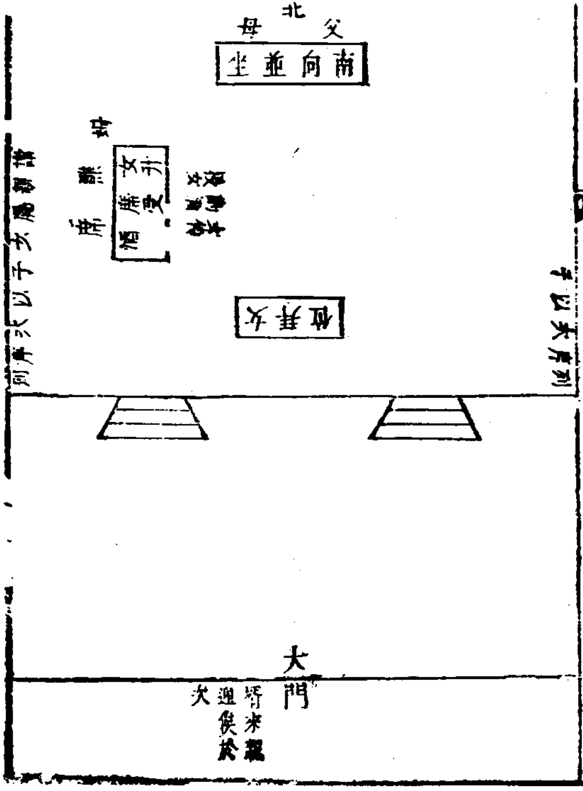
家禮醮女舊圖


北
醮
席
女升
席受
酒
父席
拜親屬位
拜諸父母位
酒注
諸親屬男子以次序列
大
門
壻來親迎俟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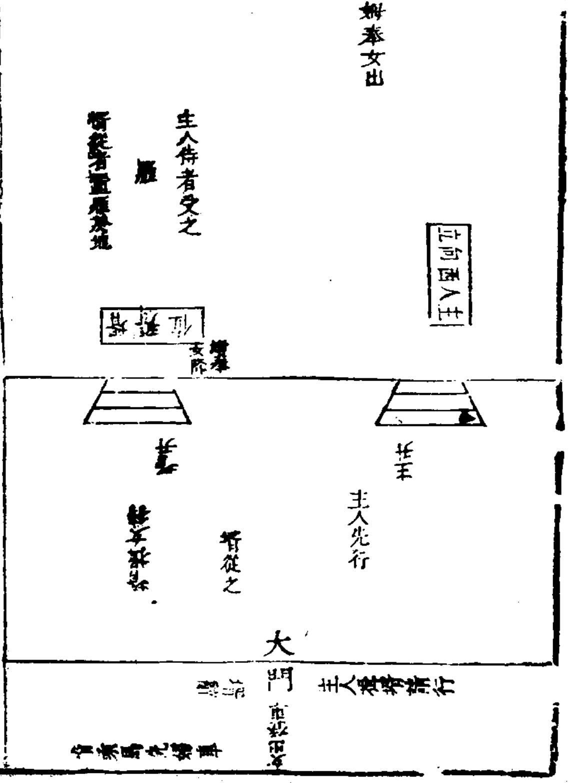
新擬醮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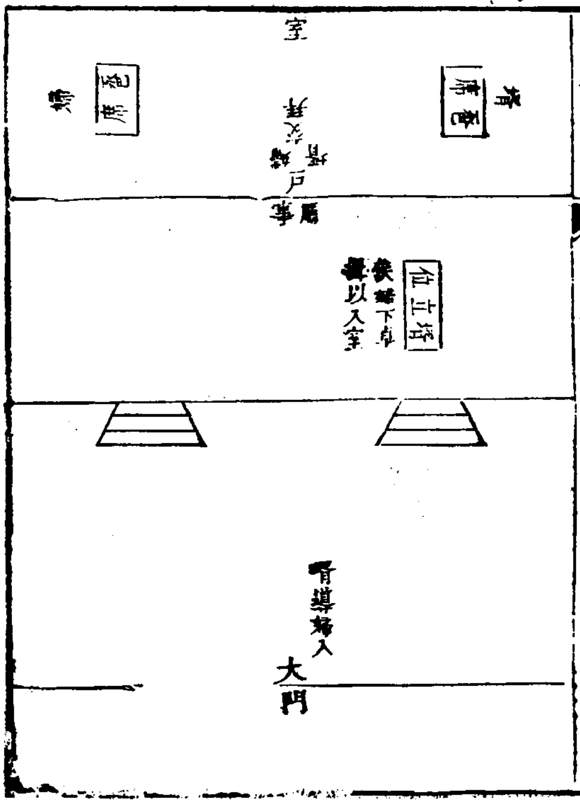
新擬醮女之圖


北
父
母
南向並坐
女拜位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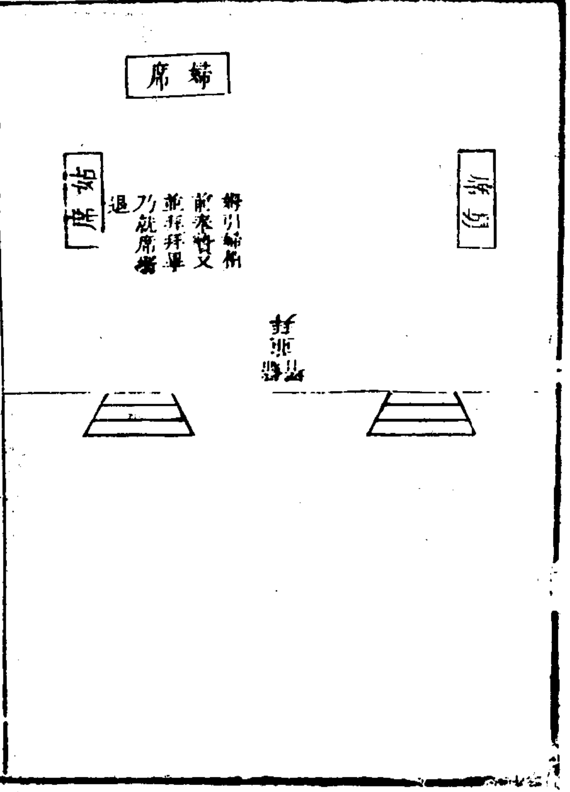
家禮親迎之圖


姆奉女出
主人侍者受之
雁
主人西向立
壻拜位
主人先行
壻從之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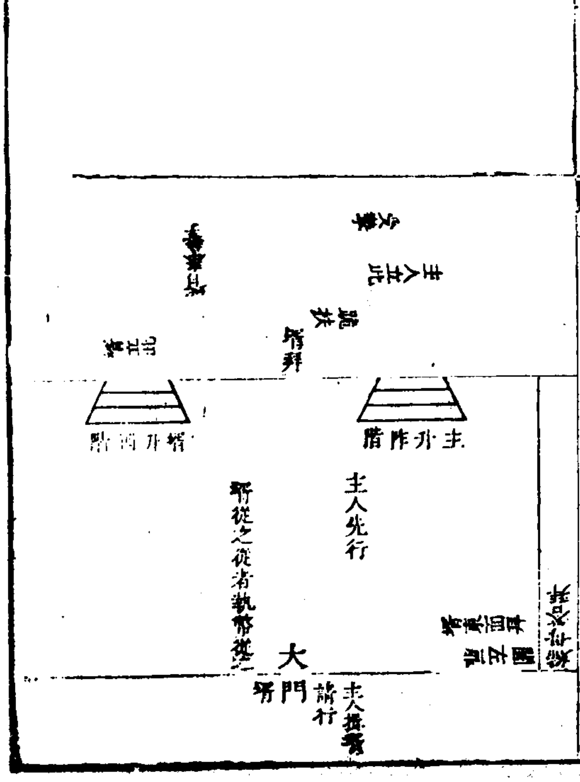
家禮合巹之圖


室
戶
壻立位
壻導婦入
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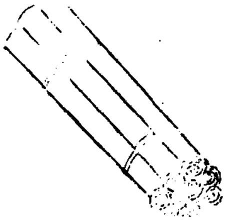
家禮舅姑禮婦之圖


婦席
舅席
姑席
姆引婦前
前奉贄又
並拜拜畢
乃就席
退
婦北面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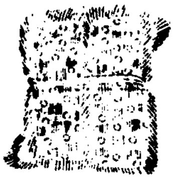
家禮壻往婦家之圖


主人立北
壻升西階
主升阼階
主人先行
壻從之從者執幣從之
大門
壻
主人揖壻
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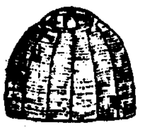
昏禮贄幣之圖



納幣用元纁束帛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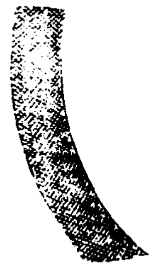
納幣用儷皮太古之時以儷皮爲禮不忘本也皮鹿皮也儷兩也



士昏禮婦執笲棗栗進於舅笲竹器所以盛棗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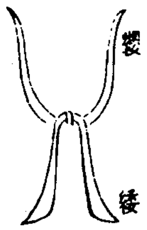
內則雜佩之圖一

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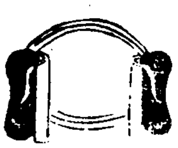
以繒為之以束髮本而垂於後以為飾

緌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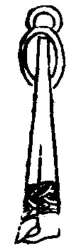
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為緌

髦



髦以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鬌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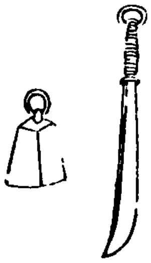
紛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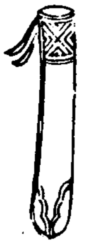
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

內則雜佩之圖二

刀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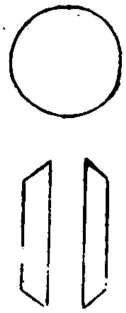


遰



遰刀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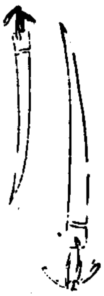
燧



金燧取火於日

木燧所以鑽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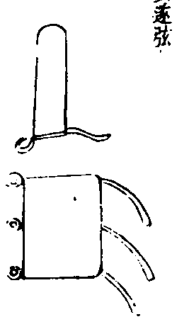
觿



大觿以解大結小觿以解小結象骨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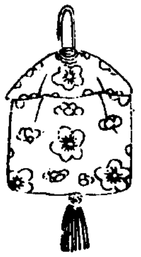
內則雜佩之圖三

玦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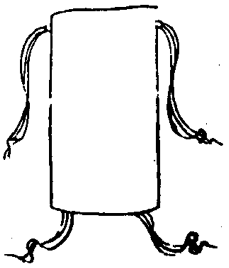
決着於右手大指以開弓捍拾也韝於左臂以遂弦

縏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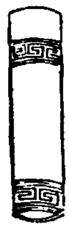
縏袠以貯箴線纊

偪



卽邪幅也邪纏於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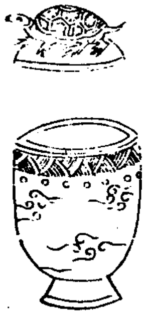
箴管



箴在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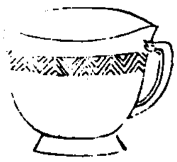
內則器用之圖四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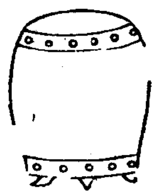


敦盛黍稷之器

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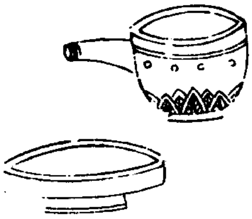


牟



亦以盛黍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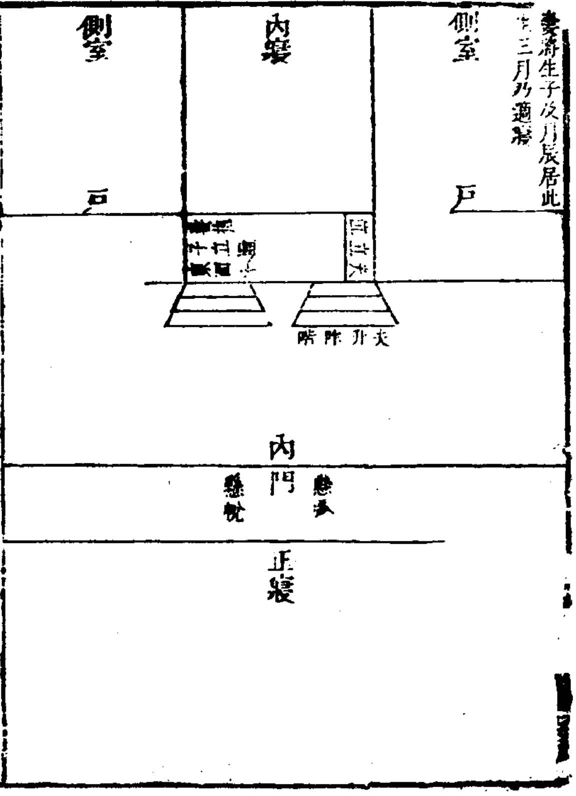
匜槃



匜柄中通注水以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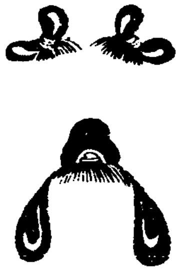
槃以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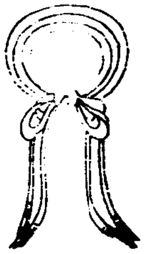
生子命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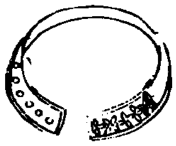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此
生三月乃適寢
側室
內寢
側室
戶
戶
夫升阼階
內門
縣弧
縣帨
正寢

幼別男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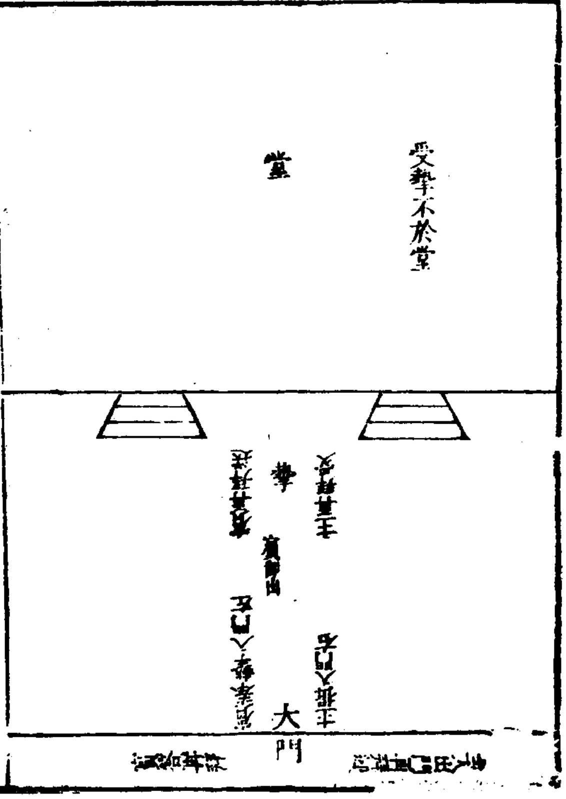
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午達曰羈


角羈


鞶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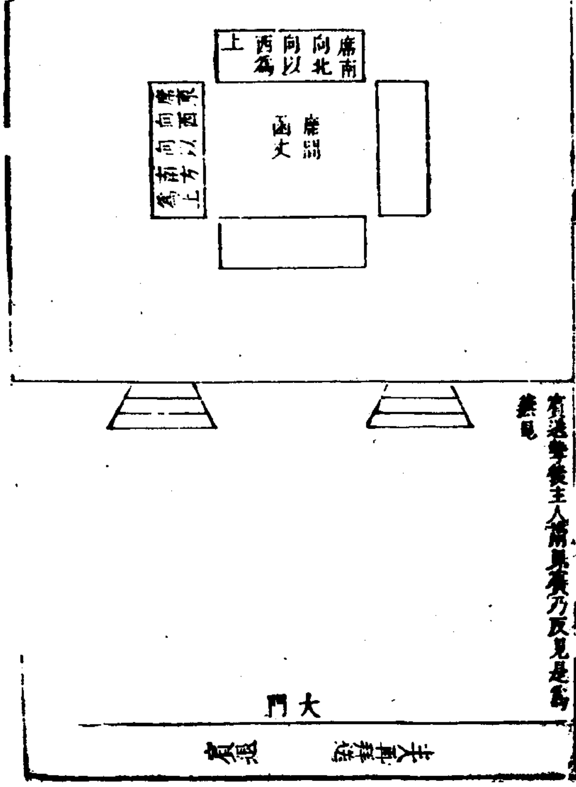

鞶革

相見受摯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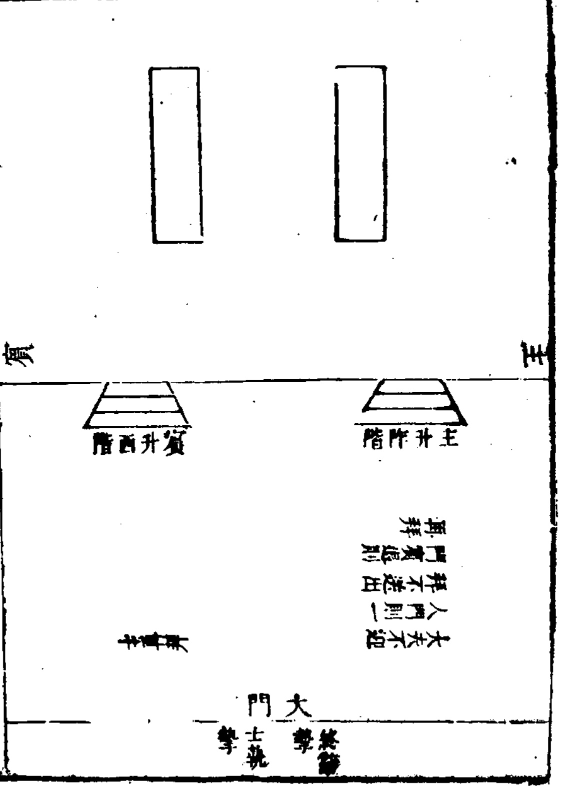

堂
受摯不於堂
主人拜受
摯
賓再拜送
賓奉摯入門左
主人揖入門右
大門

出後反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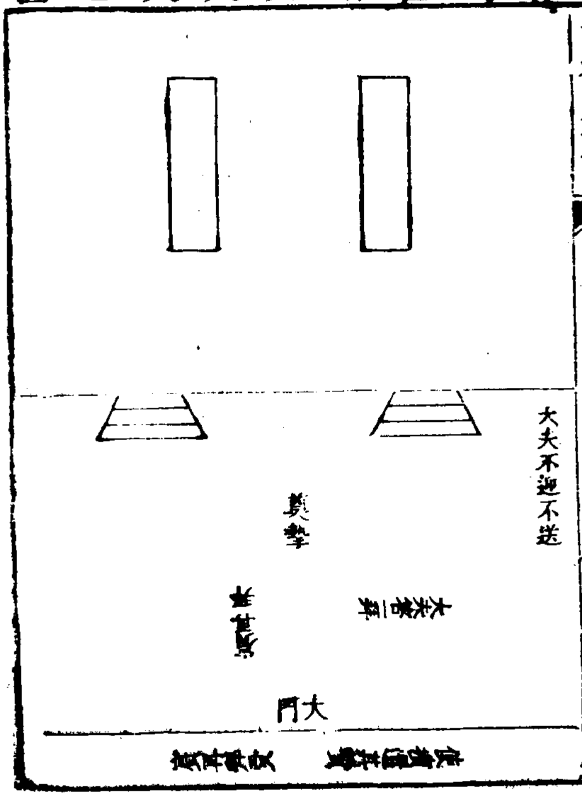
賓送摯後主人請見賓乃反見是爲燕見


席南向北向以西爲上
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
席間函丈
大門
主人再拜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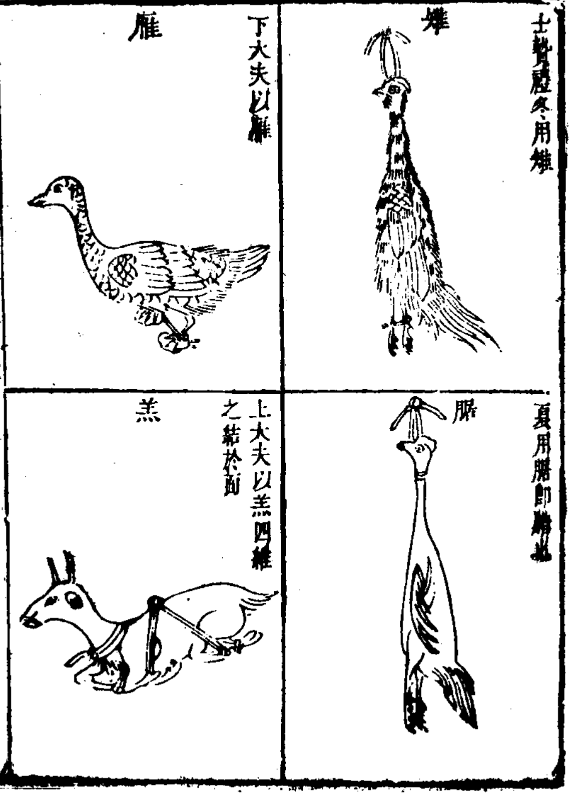
士見大夫之圖


主
賓
主升阼階
賓升西階
大夫不迎入門一拜不送出門賓退再拜
賓拜
大門
士執摯
終辭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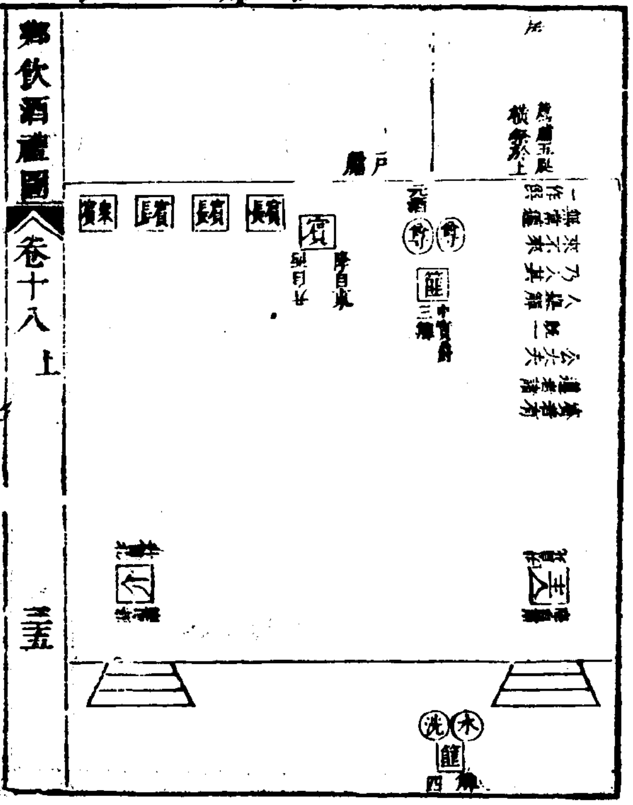
嘗爲臣者見大夫之圖


大夫不迎不送
賓奠摯
大夫答一拜
賓再拜
大門
使擯者還其摯
賓再拜受

士大夫執摯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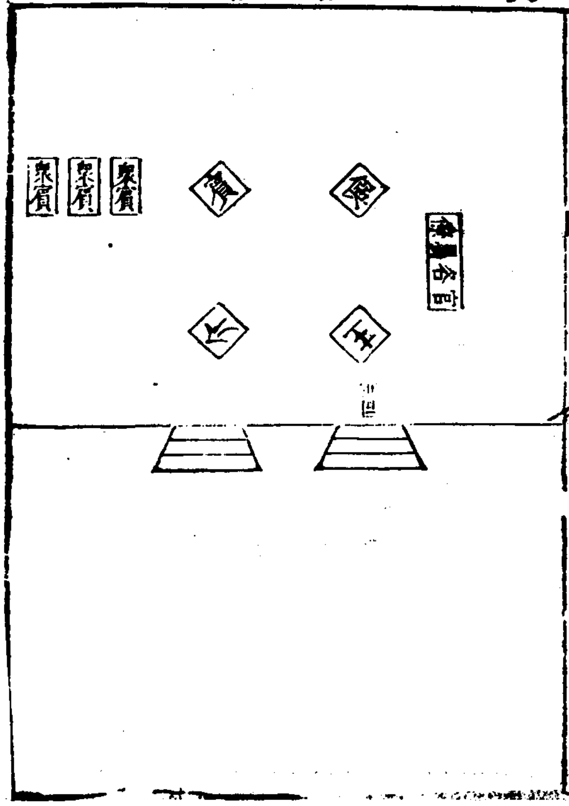

雉
士贄禮冬用雉
雁
下大夫以雁
腒
夏用腒即雉也
羔
上大夫以羔四維之結於面

鄉飲陳器設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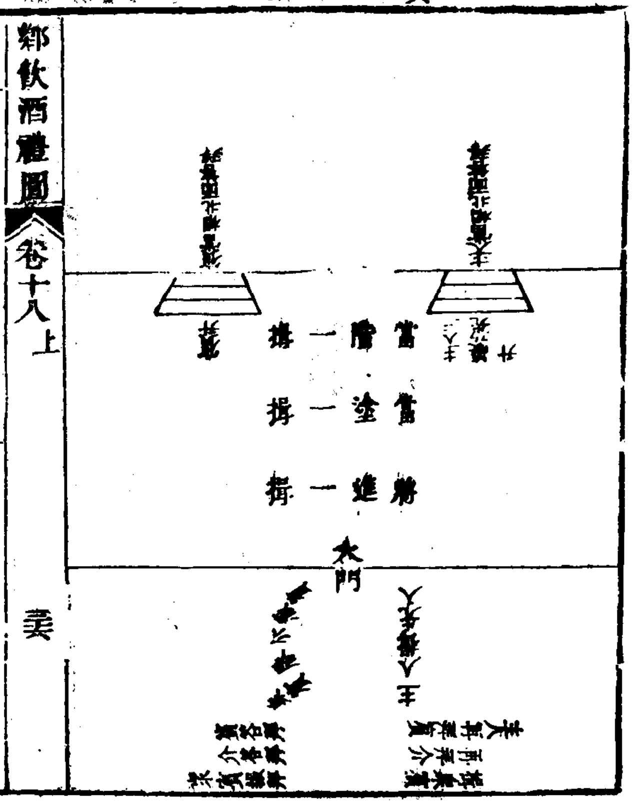


戶
牖
賓
介
主人
洗
水
篚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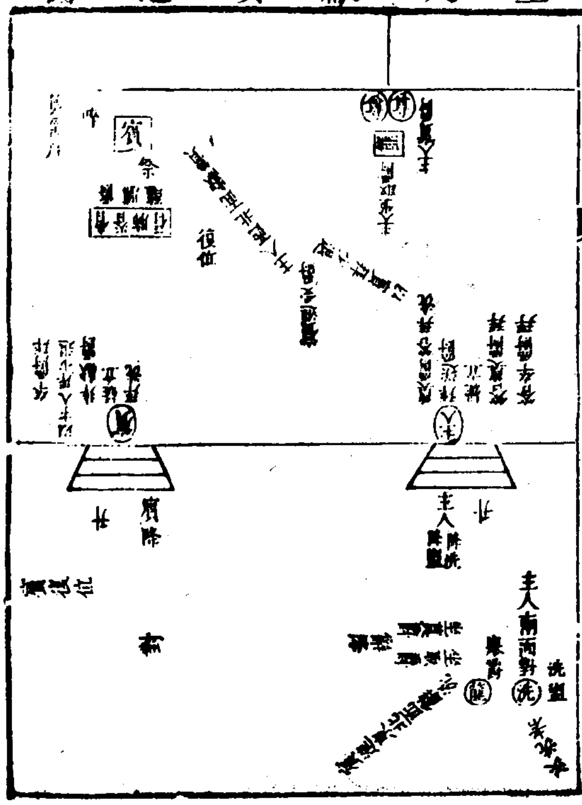
後人沿誤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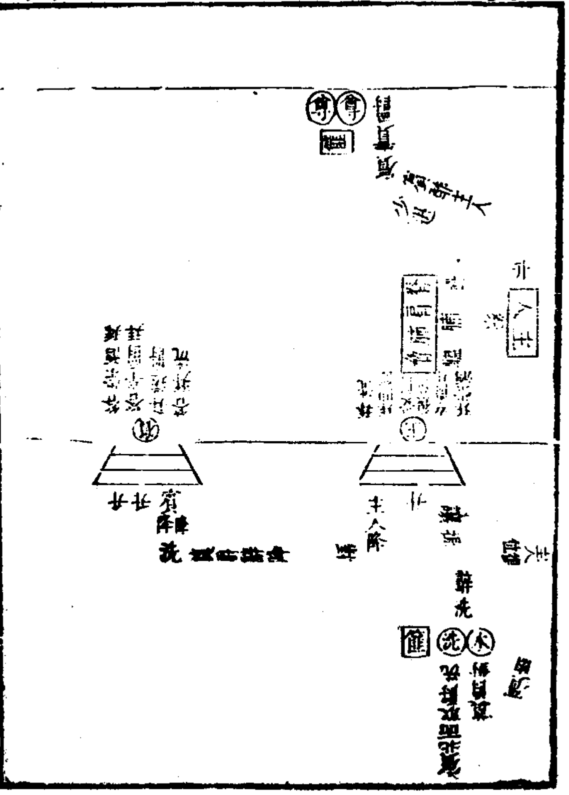
迎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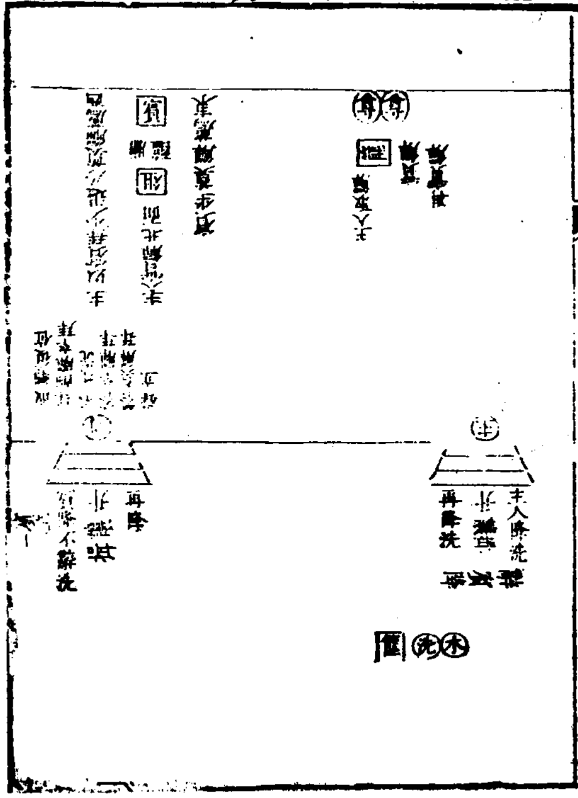
主人獻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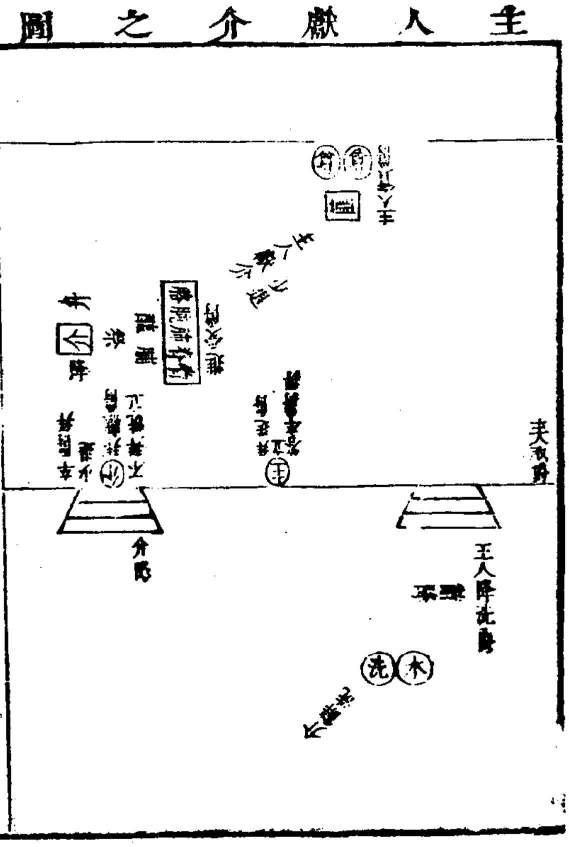
賓酢主人之圖


主人
賓
主人降
賓降
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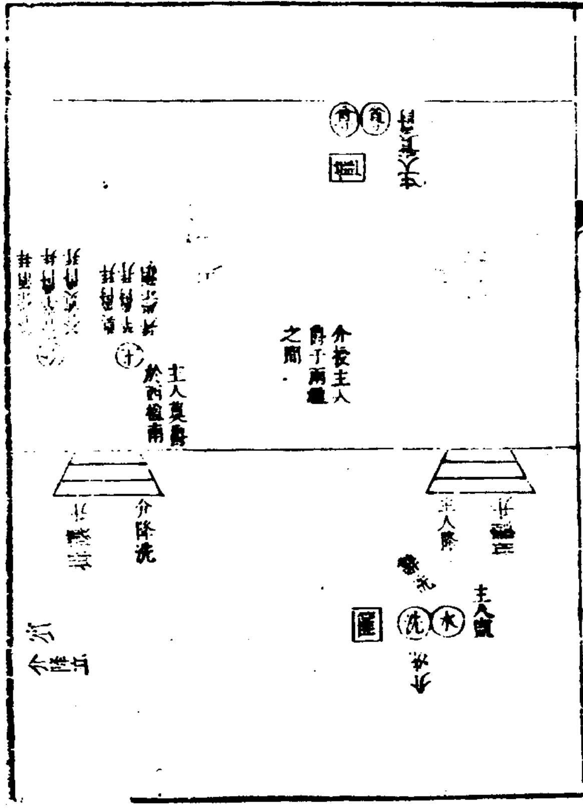
主人酬賓之圖


賓
主人降洗
再降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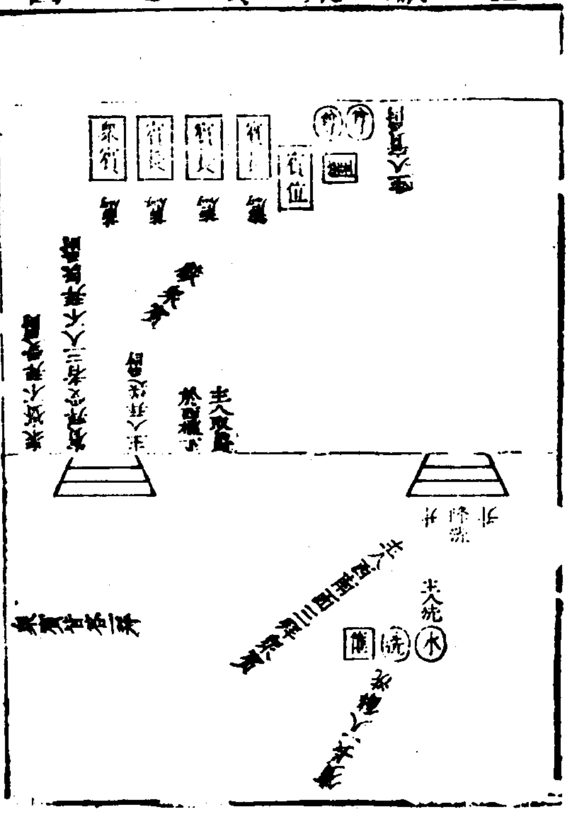
主人獻介之圖


主人降洗爵
介降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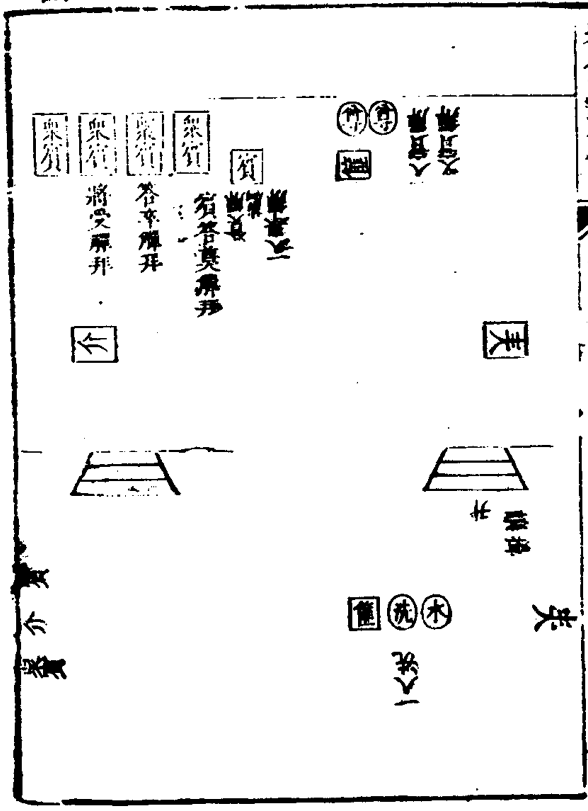
介酢主人之圖


介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主人奠爵於西楹南
介降洗
主人降
主人盥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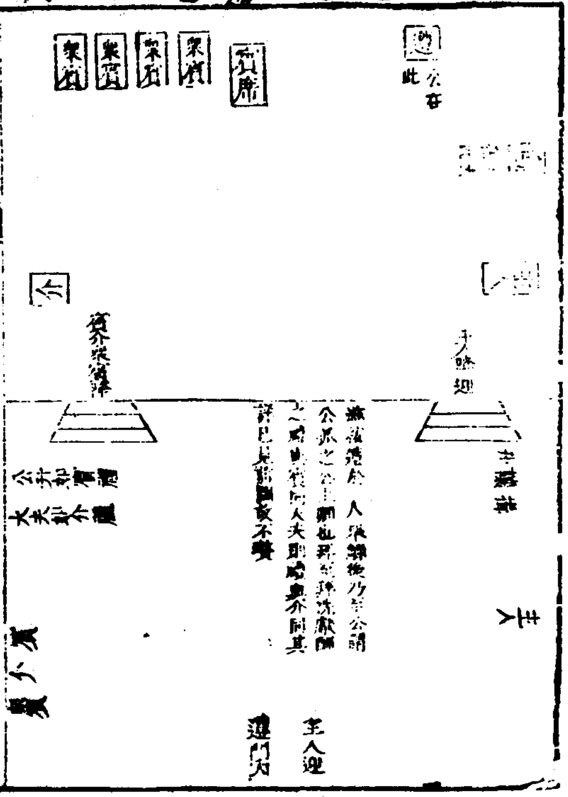
主獻衆賓之圖


主人
衆賓
賓位
主人洗
水
洗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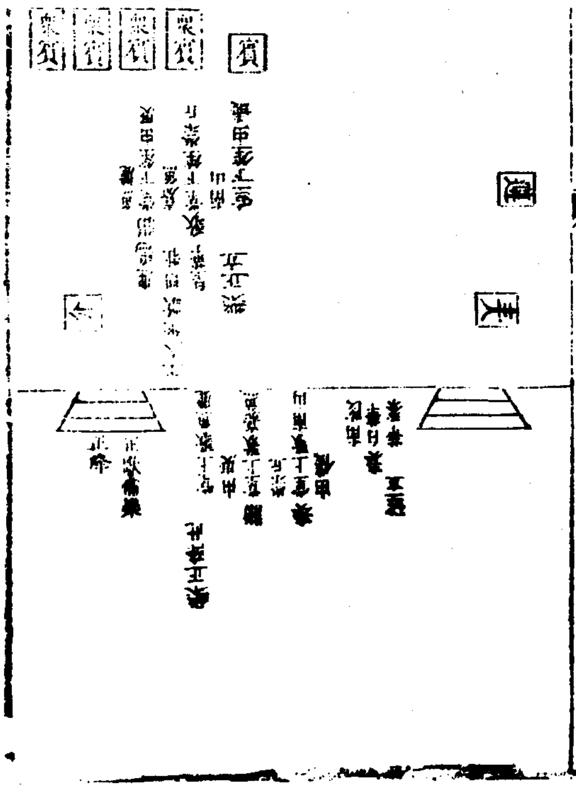
一人舉觶之圖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賓
賓答奠觶拜
答奠觶拜
將受觶拜
介
主人
水
洗
篚
一人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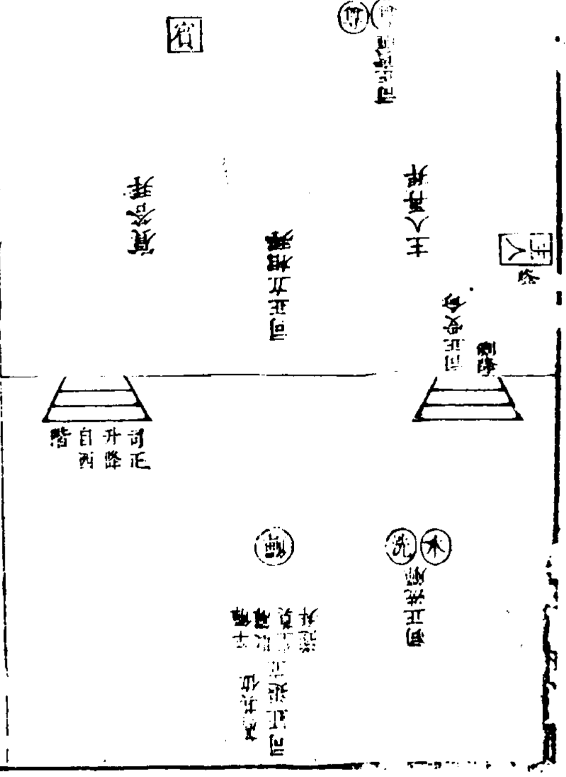
主人迎遵獻遵之圖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賓席
介
主人
主人迎
遵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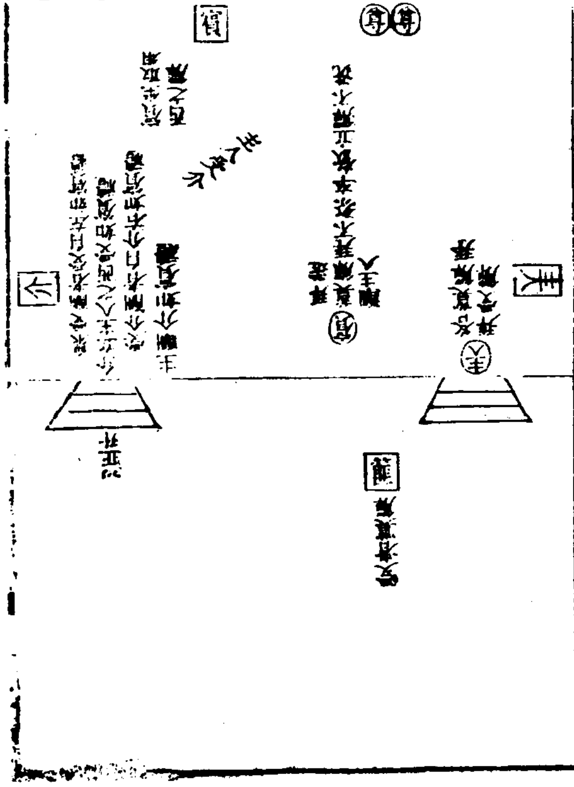
樂賓之圖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賓
介
主人
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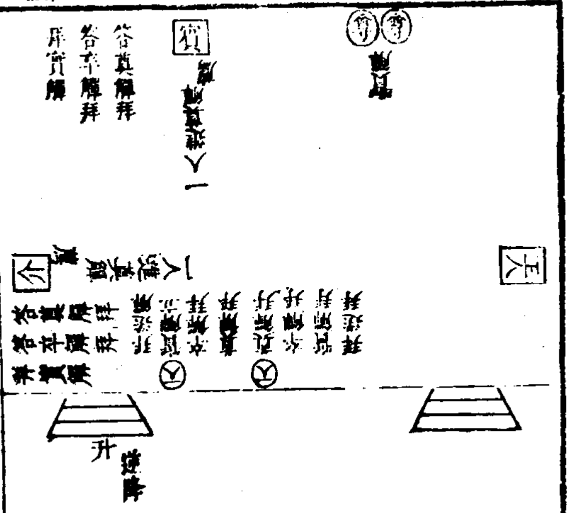
司正中庭奠觶之圖


賓
主人
司正升自西階
洗
水

旅酬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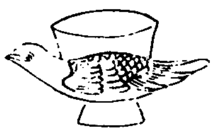


二人舉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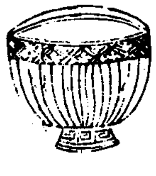

尊
賓
答奠觶拜
各卒觶拜
降實觶
一人洗舉觶
主人
介
升
降洗
水
洗
一人洗觶

謹按楊氏此圖後又有無算爵圖以一二三四次第爲之是無算而有算也且經無明文則引鄉射禮以補之似屬可已故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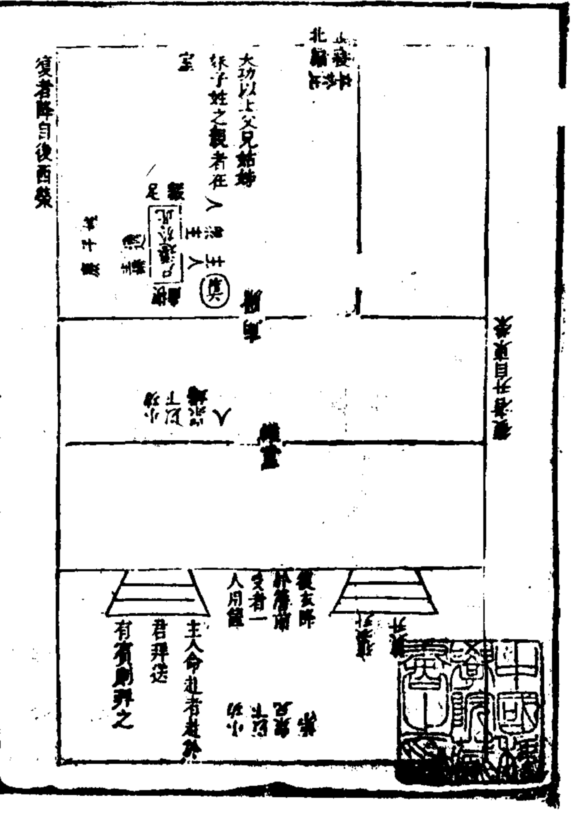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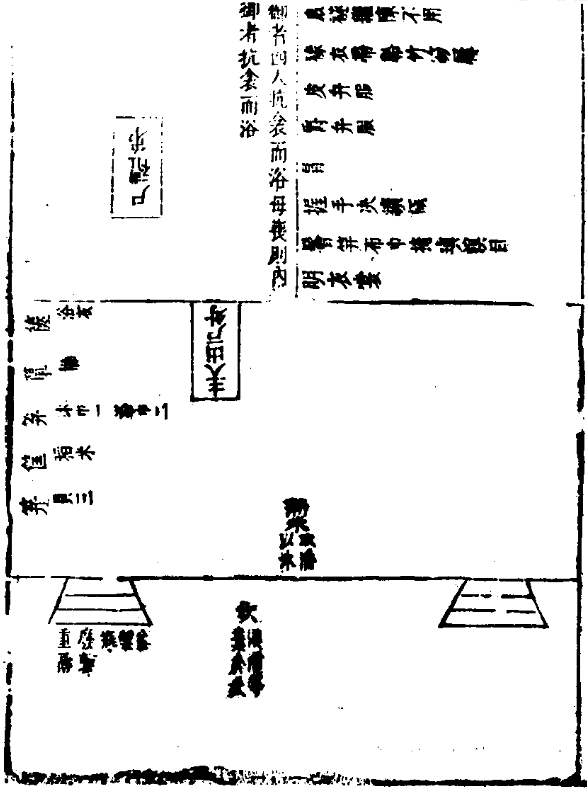
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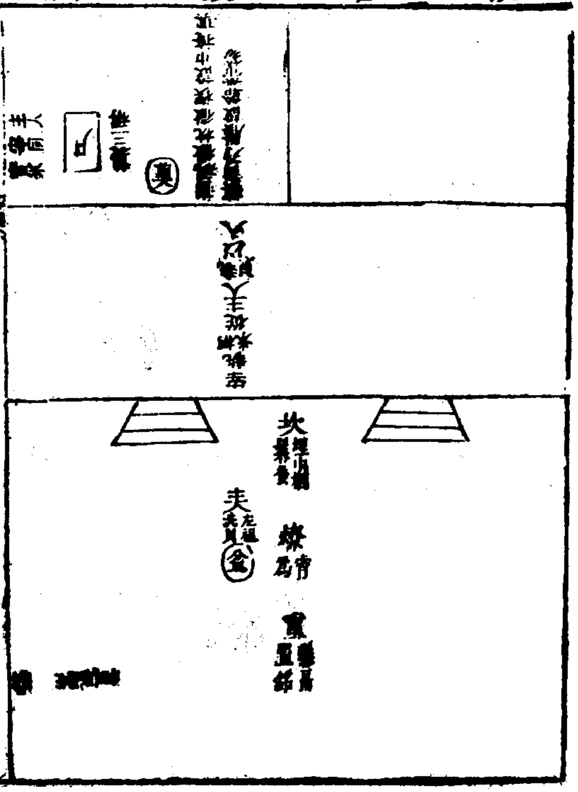
儀禮喪禮始卒之圖


北
室
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之親者在
復者降自後西榮
主人
尸
復衣降
受者一人用篋
主人命進者趨於
君拜送
有賓則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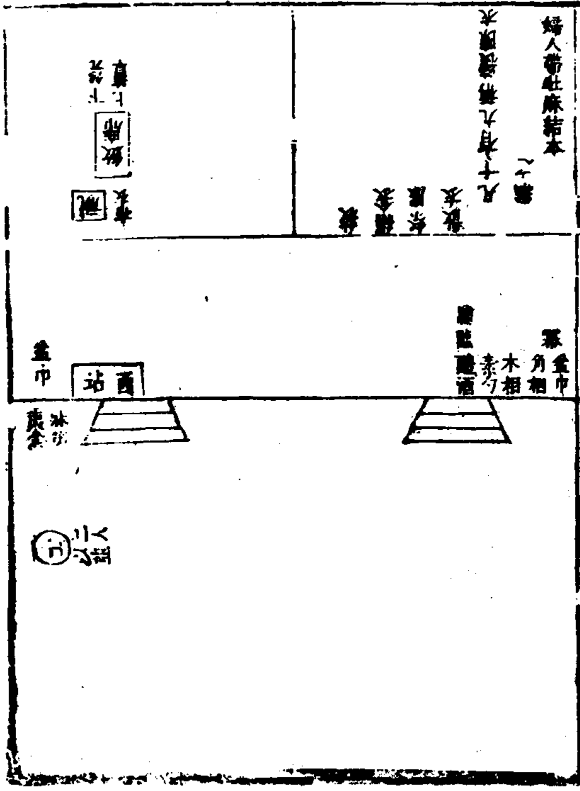
陳具沐浴之圖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母裴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
明衣裳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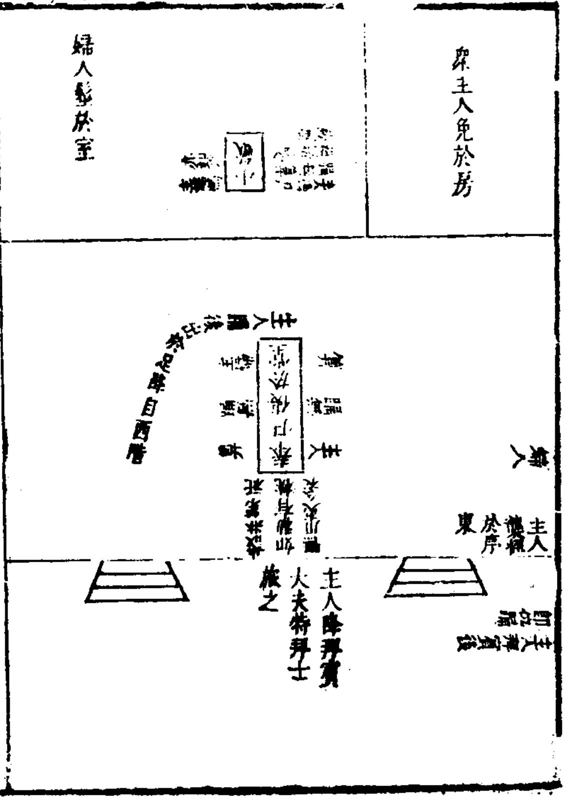
飯含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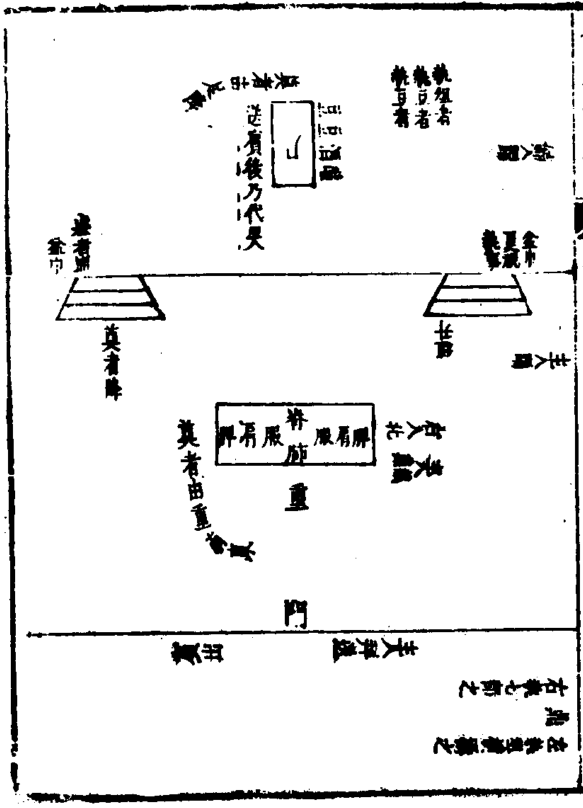
陳小斂衣物圖


婦人髽于室
凡十有九稱
西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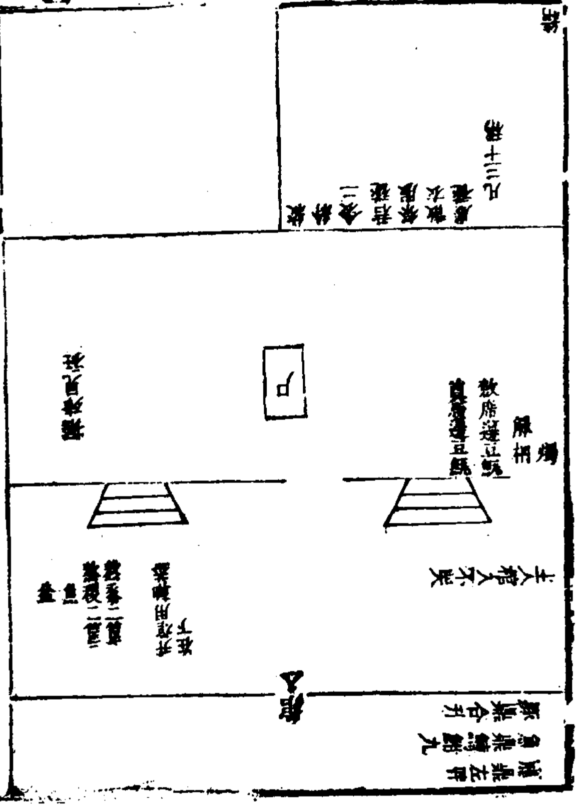
小斂圖


衆主人免於房
婦人髽於室
奉尸侇於堂
主人
婦人
主人髺髮於序東
自西階
主人降拜賓
大夫特拜士
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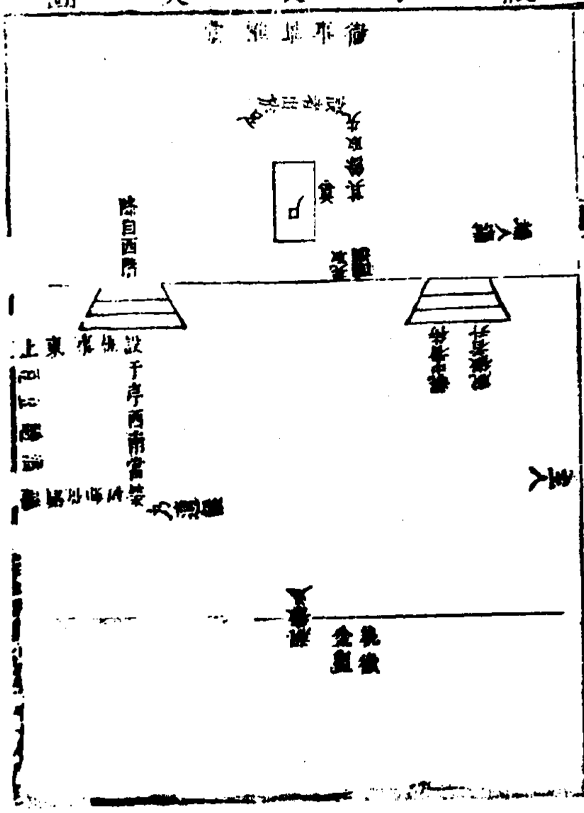
小斂奠圖


執俎者
執豆者
執豆者
奠者降
重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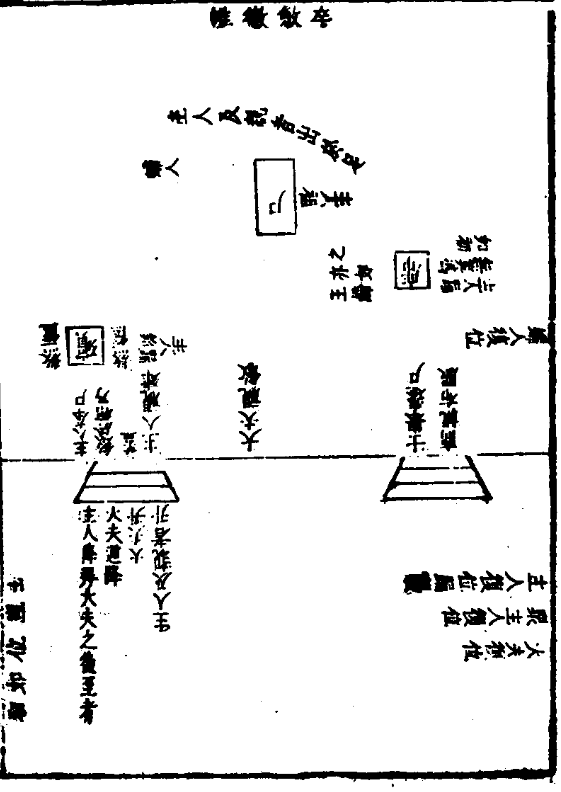
陳大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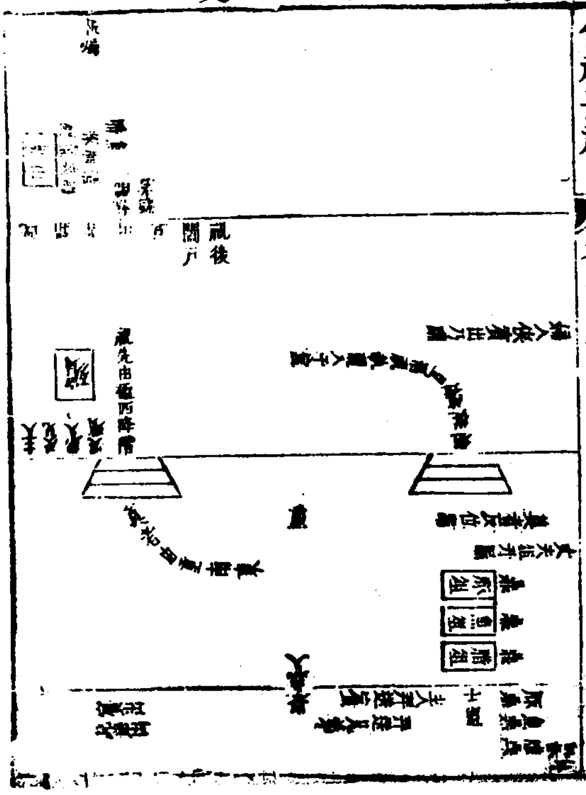
徹小斂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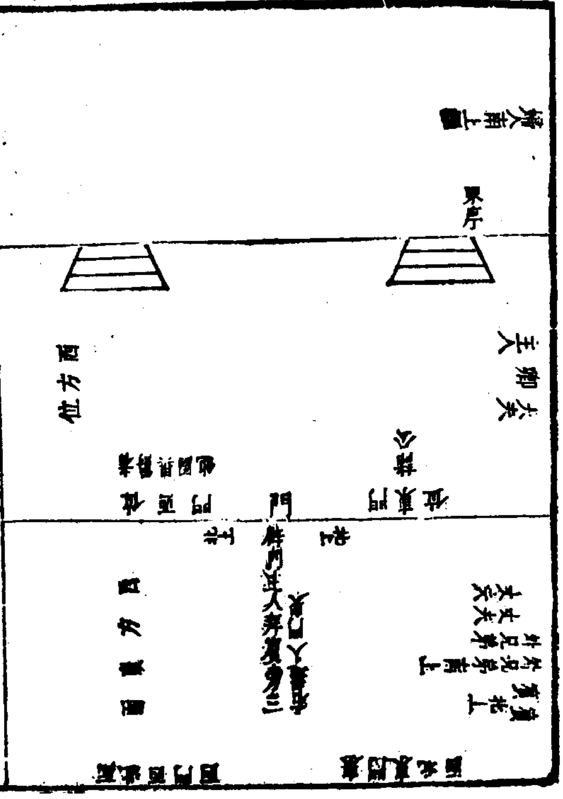
大斂殯圖


卒斂徹帷
主人
主人復位
眾主人復位
大夫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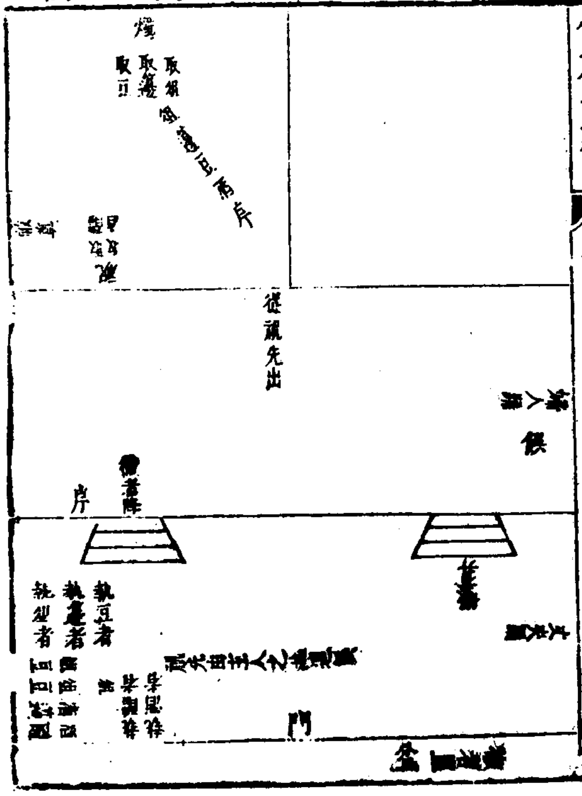
大斂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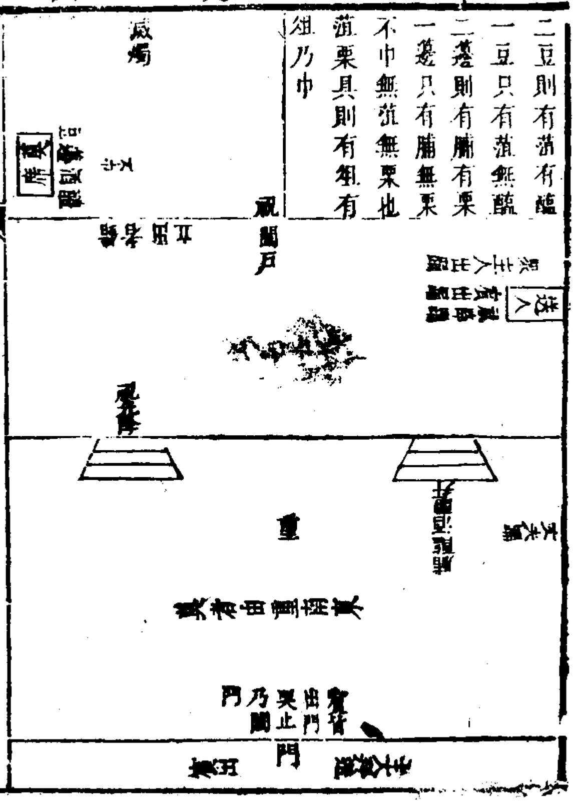
朝夕哭位圖


婦人南上
東序
主人
卿大夫
門

徹大斂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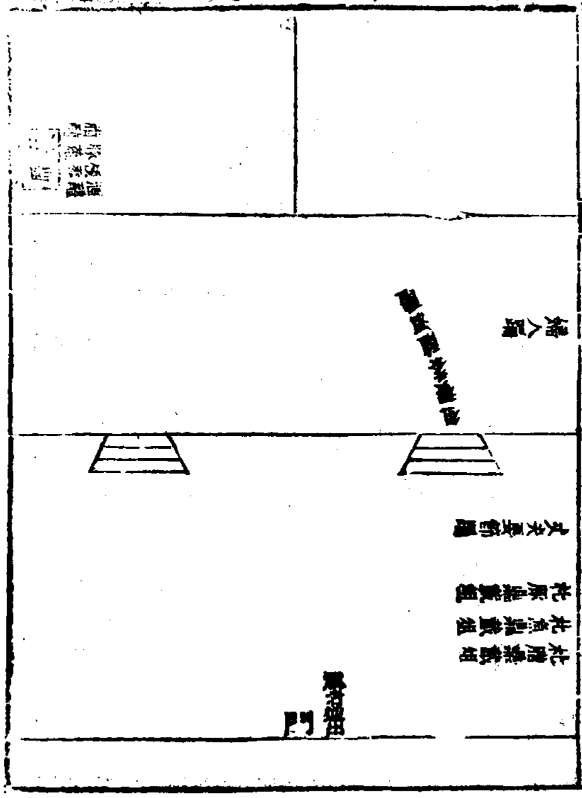


朝夕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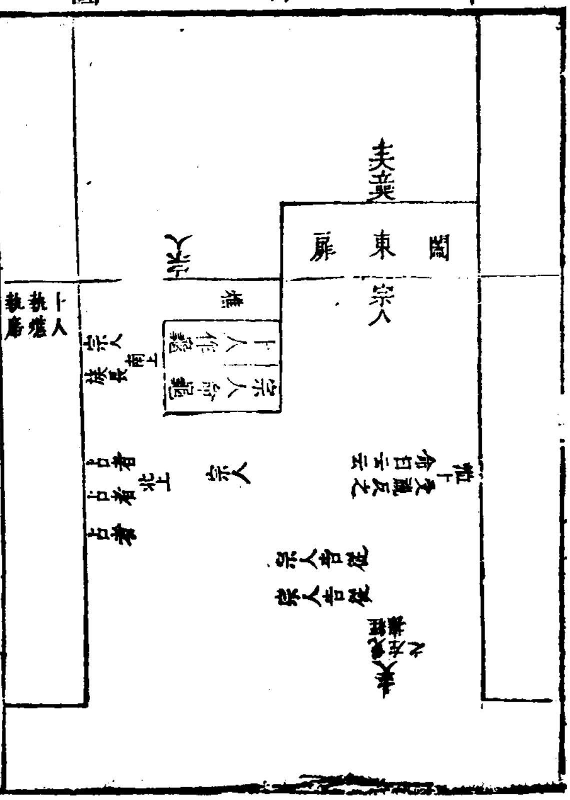


二豆則有菹有醢一豆只有菹無醢二籩則有脯有栗一籩只有脯無栗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

朔月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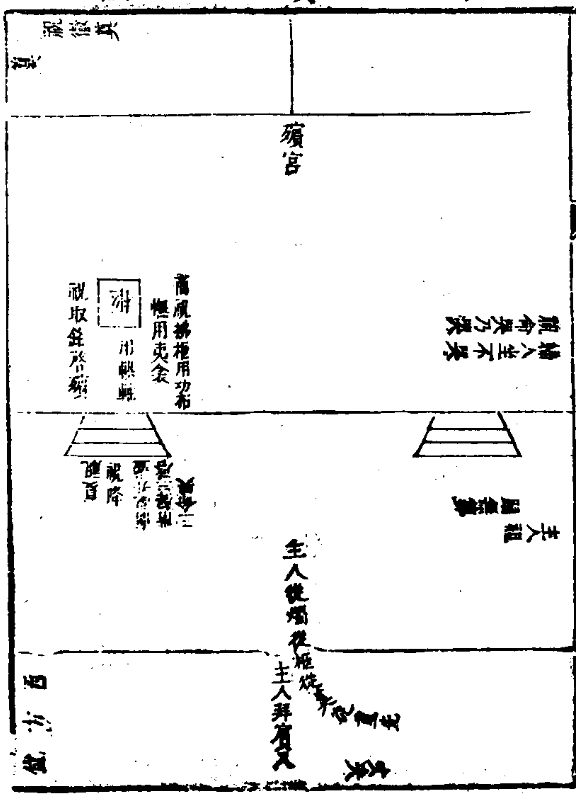


卜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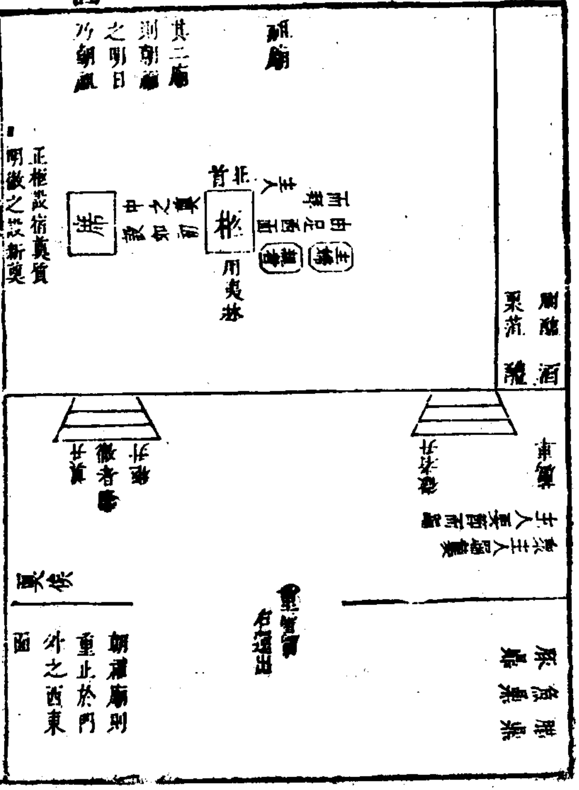


闑東扉
宗人
宗人命龜
卜人作龜
卜人執燋執席
宗人
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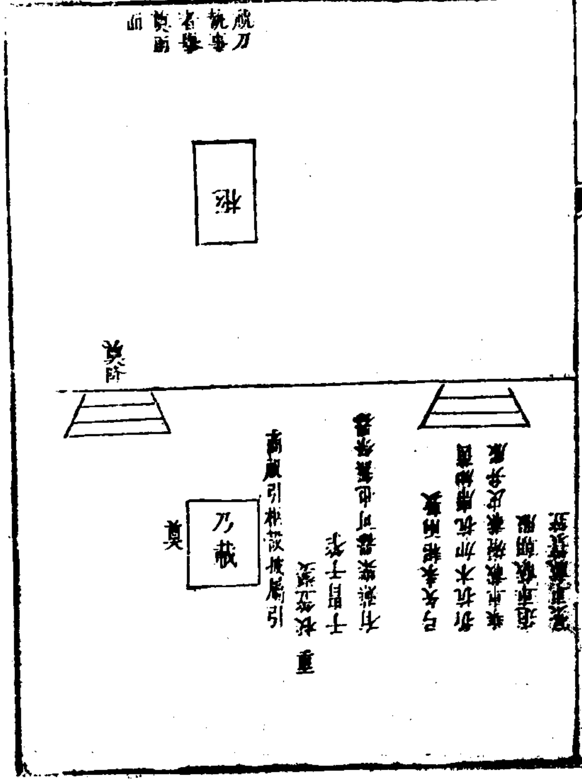
啓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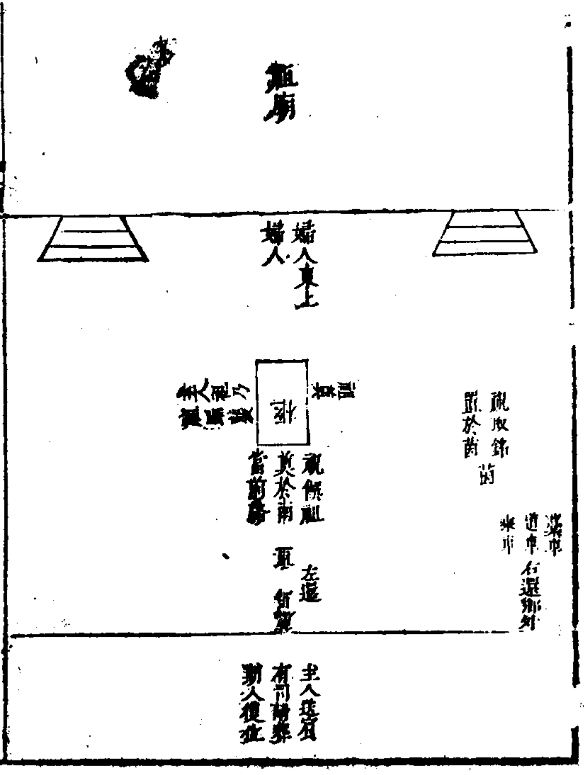
朝祖圖


祖廟
其二廟則朝禰之明日乃朝祖
正柩設宿奠質明徹之設新奠
柩
用夷牀
主人
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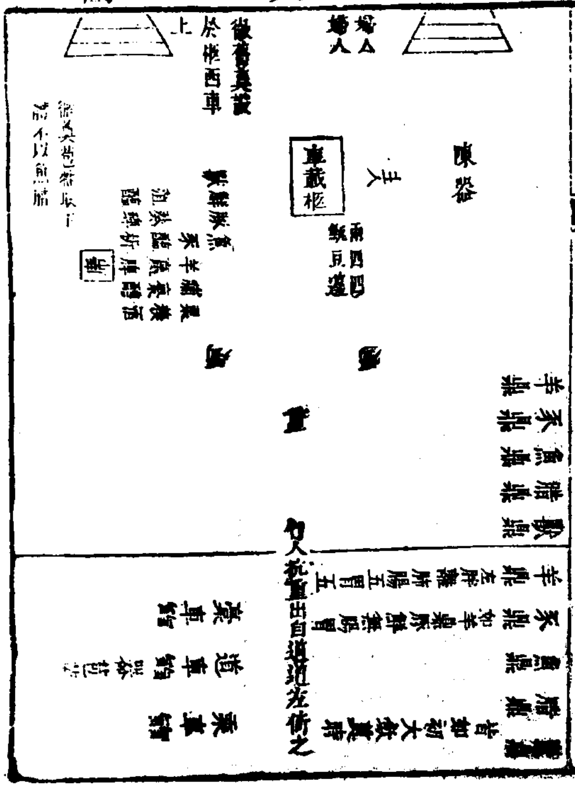
載柩陳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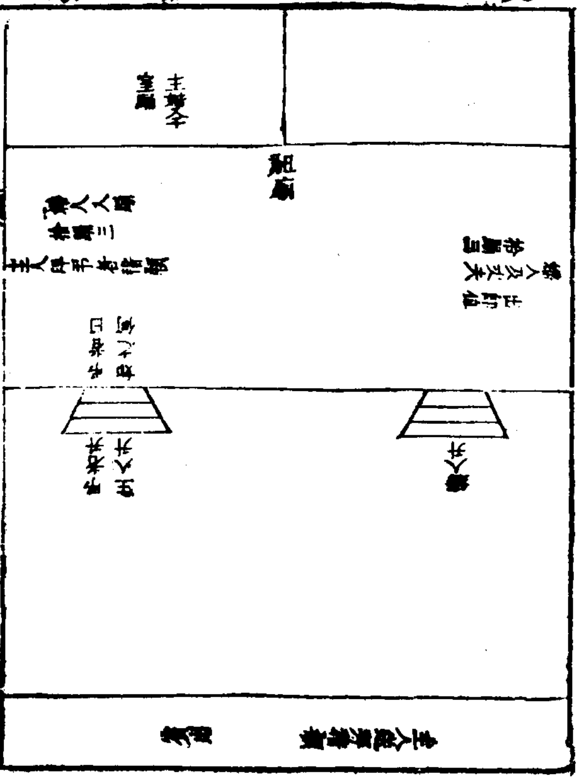
還柩祖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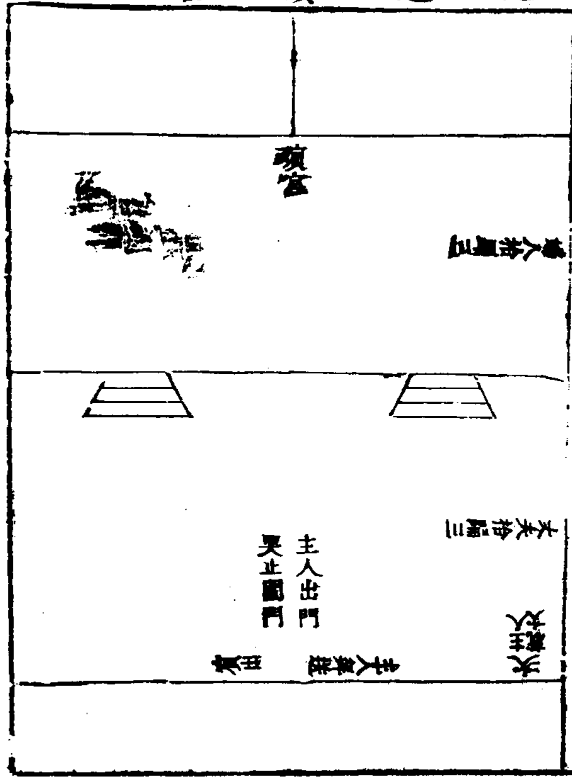

祖廟
婦人
婦人東上
柩
右還
左還
主人送賓
有司請葬
婦人復位

遷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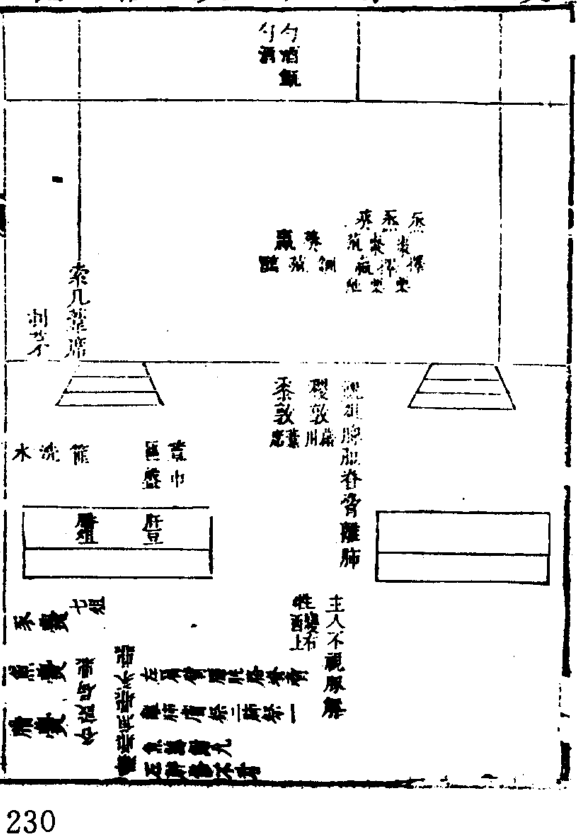

婦人
婦人
於柩西車
車載柩
主人
陳器
羊鼎
豕鼎
魚鼎
腊鼎
鮮獸鼎
藁車
道車
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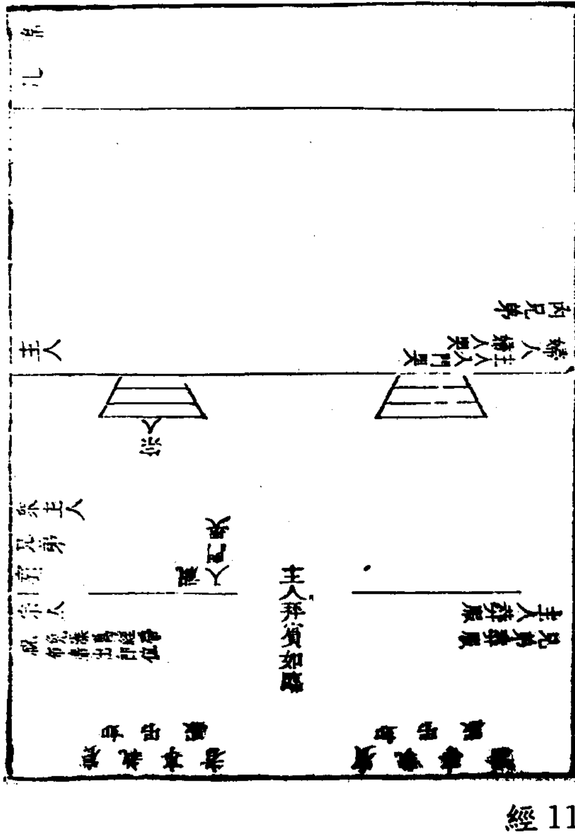
反哭於祖廟遂適殯宮圖


主婦入于室
祖廟
婦人及丈夫拾踊三
主人升


殯宮
婦人拾踊三
丈夫拾踊三
主人出門哭止闔門

虞祭陳牲及器圖


素几葦席
水
洗
篚
巾
豆
俎
主人不視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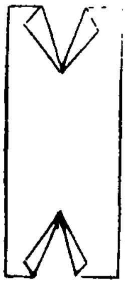

主人
婦人
主人拜賓如臨

門外門內堂上位圖

儀禮喪具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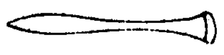
掩

掩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所以裹首析兩端者結於頤下又結於項中



鬠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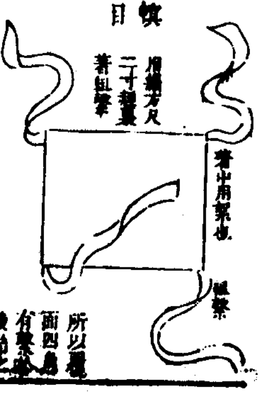
用桑長四寸纋中



纋笄之中央所以安髮

幎目

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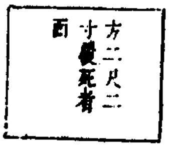
著中用絮也

組繫

所以覆面四角有繫於後結之

布巾

環幅不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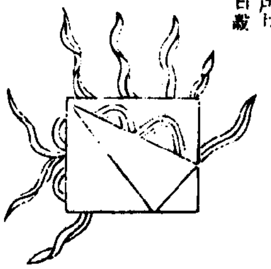
方二尺二寸覆死者面

不鑿者不當口鑿穴士之禮然也

儀禮喪具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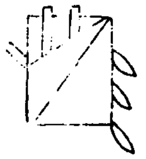
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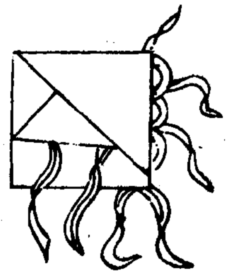
所以韜尸上曰質下曰殺



質

緇質長與手齊以冒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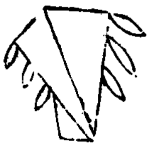




以上二圖聶氏本

殺

赬殺掩足以冒下身其形下狹故曰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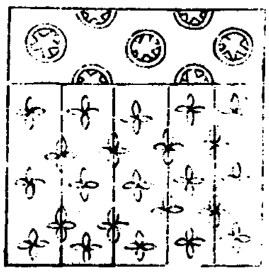


以上二圖劉氏本

儀禮喪具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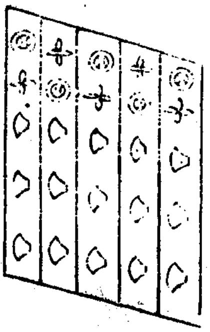
衾

[illegible]無紞



夷衾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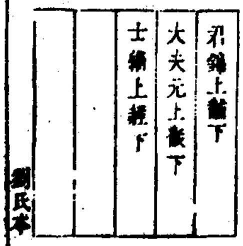


制如冒但不爲囊及旁縫

聶氏本

紟

五幅無紞今丹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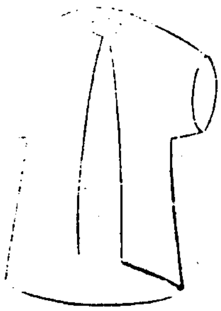
君錦上黼下
大夫元上黼下
士緇上赬下

劉氏本

儀禮喪具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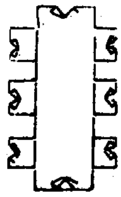
明衣

所以親身



小斂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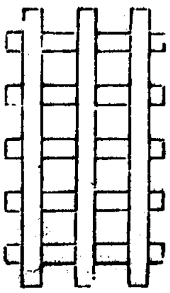
縮者一橫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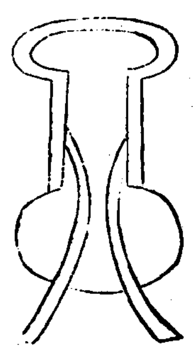
置於尸下析其末以便結束

大斂絞

縮者三橫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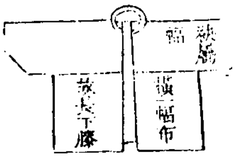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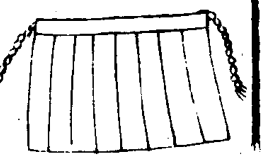
取布一幅三裂之直用之又一幅六裂橫用五



以上二圖聶氏本

儀禮喪具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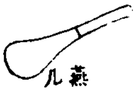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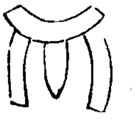
以上二圖劉氏本

所以楔齒爲飯含所用具

角柶



燕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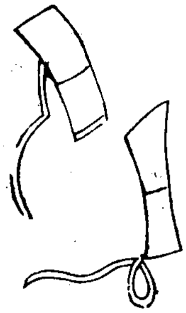


所以綴足

論見本條下

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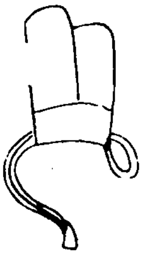
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



儀禮喪具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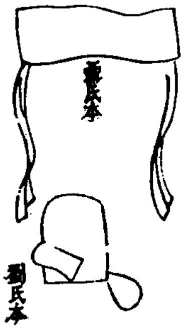
纊極

決與極皆所以射用於右手象生時所有事也



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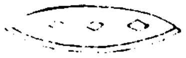
用元纁長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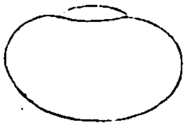


劉氏本

論見喪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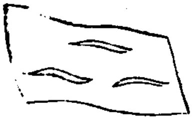
[illegible]貝





論見本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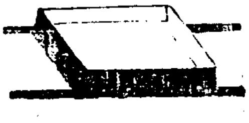
飯沐



儀禮喪具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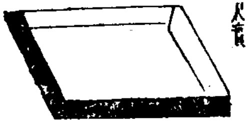
浴盤

長九尺廣四尺深一尺浴於中霤以此盤承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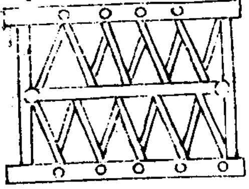
夷盤

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實冰以寒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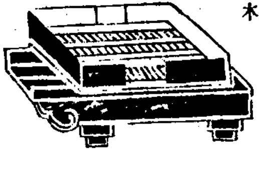
夷牀

以遷尸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環前後亦有環爲鈕於兩旁以繩直貫中欲卜尸則引其直繩諸鈕悉解矣



浴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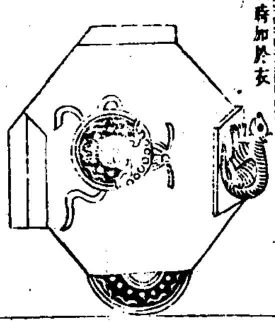
長丈二尺廣四尺上有木笫設欄於前後



儀禮喪具圖八

[illegible]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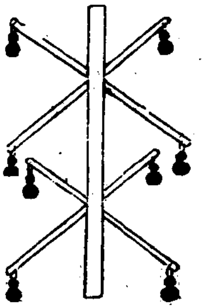
於大斂時加於衣裳之外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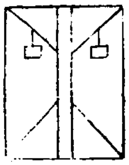
主

重木刊鑿之始死以此主其神既虞乃埋



聶氏本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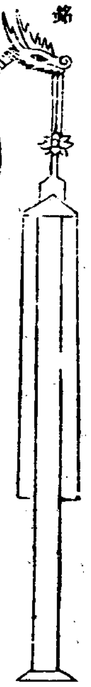


劉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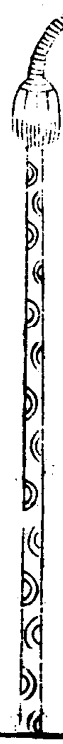
儀禮喪具圖九

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鄭云明旌神明之旌也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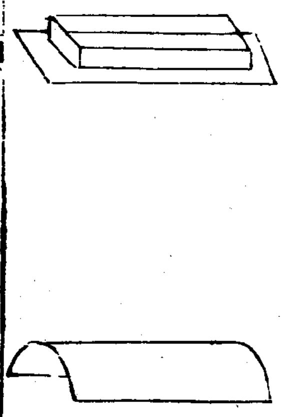


旌



棺之親身者曰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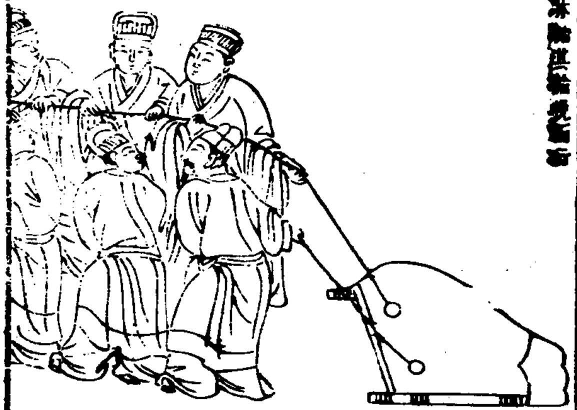
椑



儀禮喪具圖十

升棺用軸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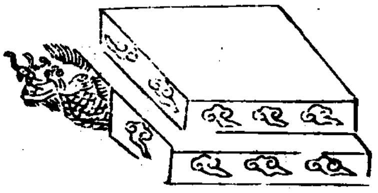
輁軸



儀禮喪具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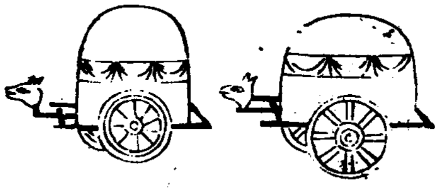
其制似輁軸大夫以上用之天子畫之以龍

龍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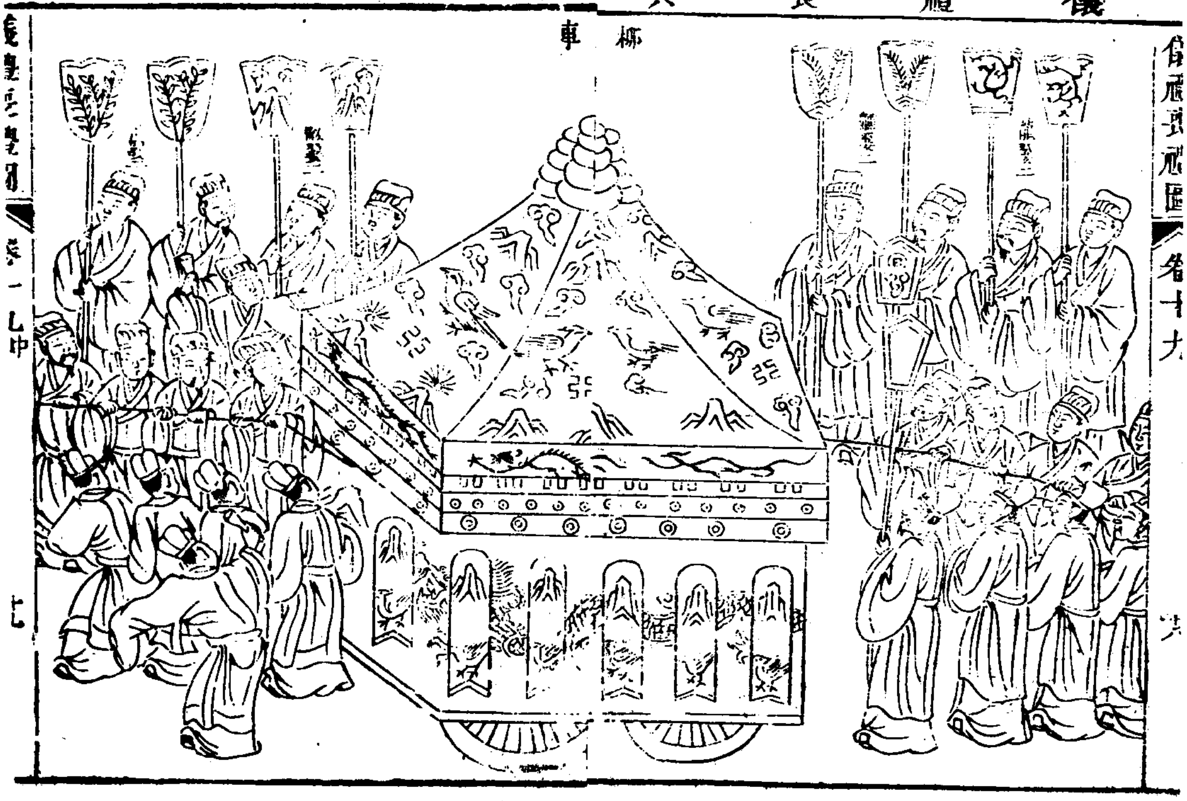


遣車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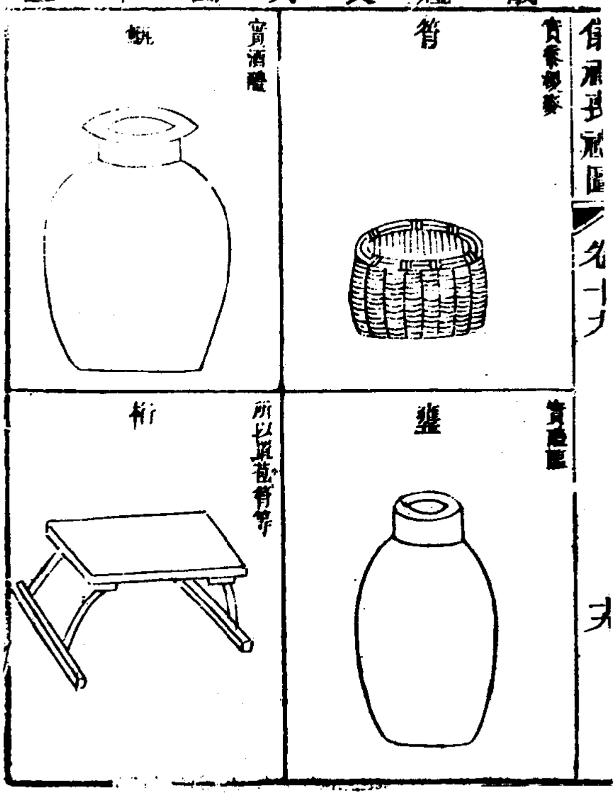
遣車



儀禮喪具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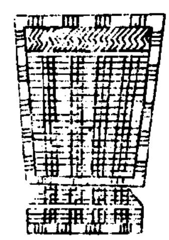
儀禮喪具圖十三


甒
實酒醴
筲
實黍稷麥
桁
所以庪苞筲等
甕
實醯醢

儀禮喪具圖十四

熬穀使香筐盛棺側以惑蚍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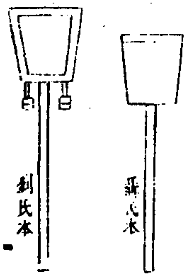
熬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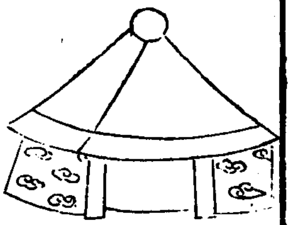
論見本條下

大扇謂之翣持夾喪車以木爲之

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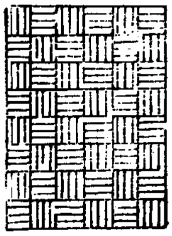


蓋



加於抗木之上所以禦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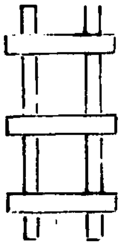
抗席



儀禮喪具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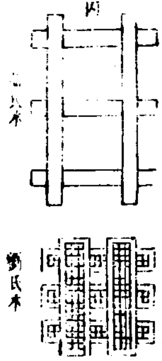
抗禦也所以禦塵土者

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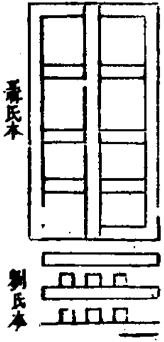
用疏布所以藉棺者

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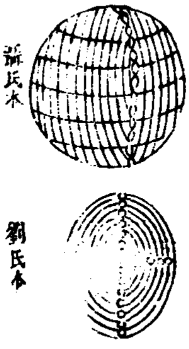


如牀加之壙上以承抗席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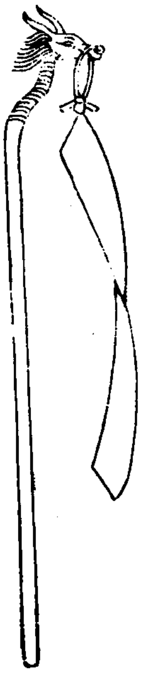
葦苞



儀禮喪具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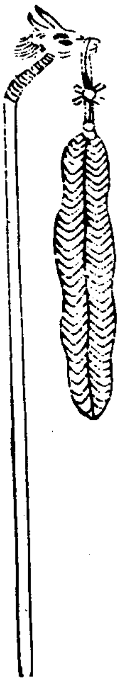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謂若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

功布



翿以羽葆幢也及葬執之以指揮執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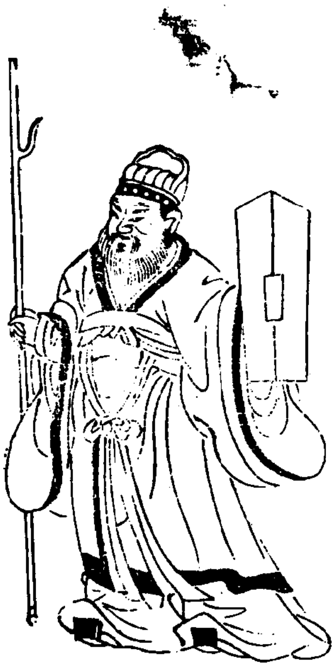
翿



儀禮喪具圖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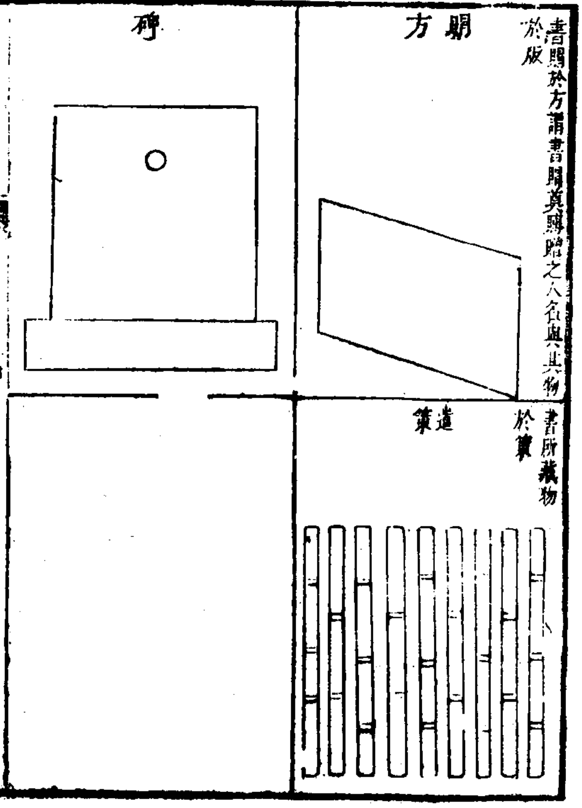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方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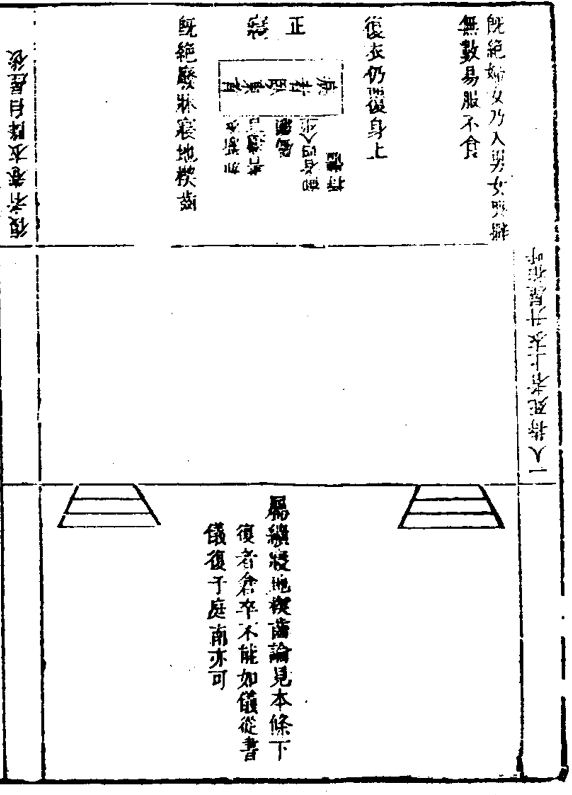


論見本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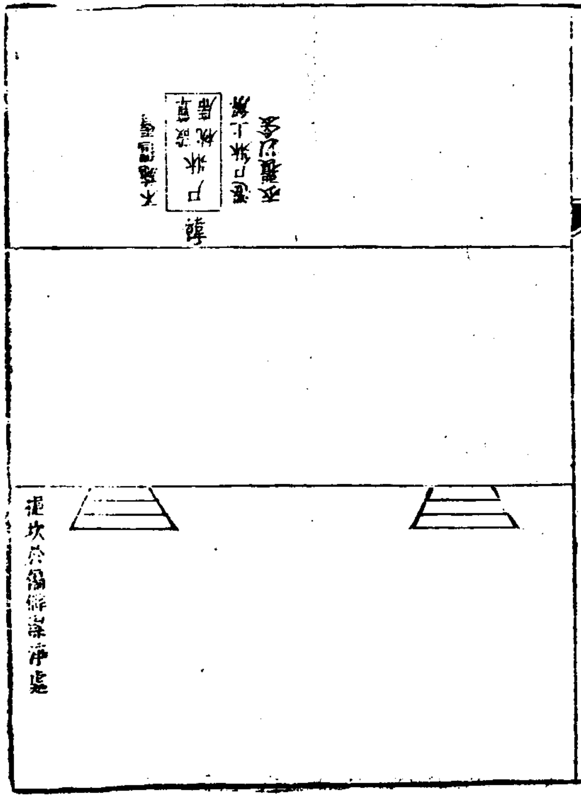
儀禮喪具圖十八


書賵於方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
明方
碑
書所藏物於策
遣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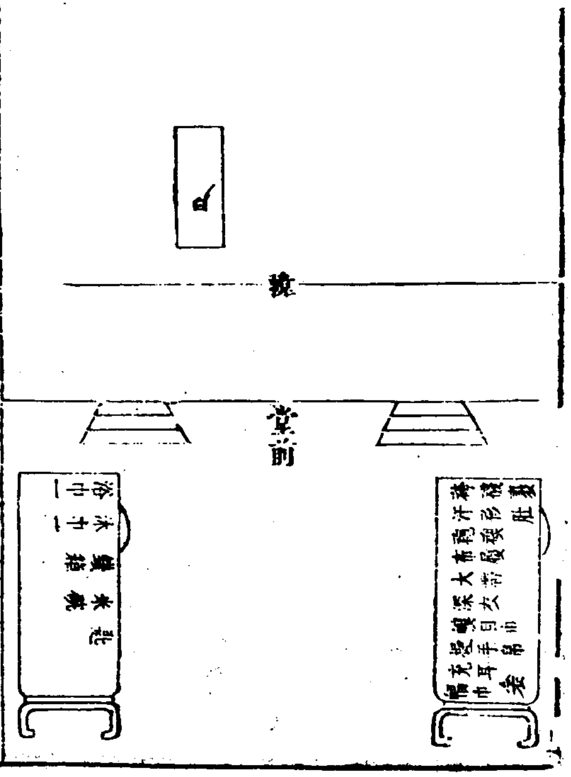
家禮始卒之圖


既絕婦女乃入男女哭擗無數易服不食
復衣仍以覆身上
正寢
東首設牀簀
加新衣
屬纊以俟絕氣
侍者四人坐持手足
既絕廢牀寢地楔齒
一人持死者上衣升屋[illegible]呼
屬纊設牀楔齒論見本條下
復者倉卒不能加領從書儀復于庭南亦可
復者奉衣降自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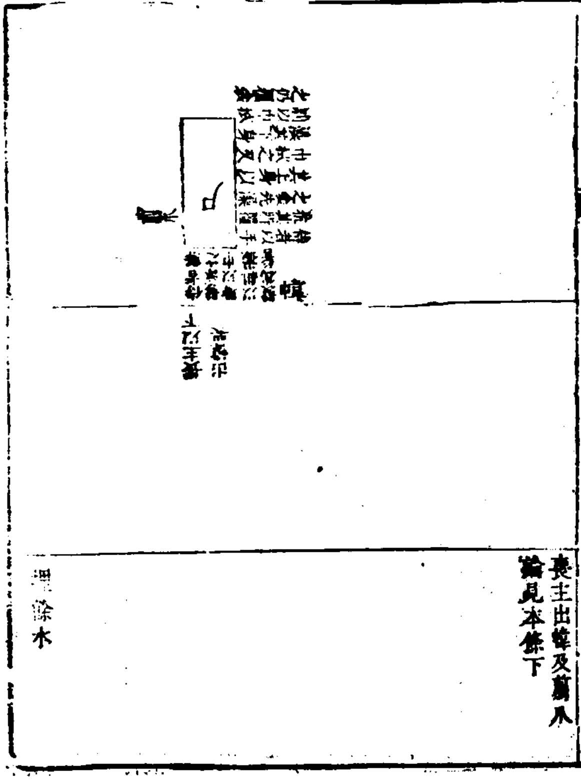
家禮遷尸之圖


幃
尸牀
設簀枕席
遷尸牀上南首
衣覆以衾
大斂同此
埋坎於屏僻潔淨處

沐浴襲含陳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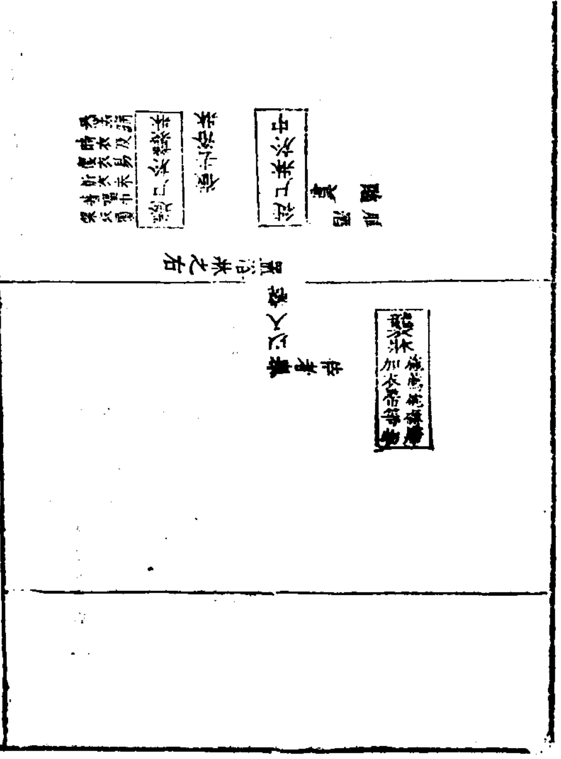


沐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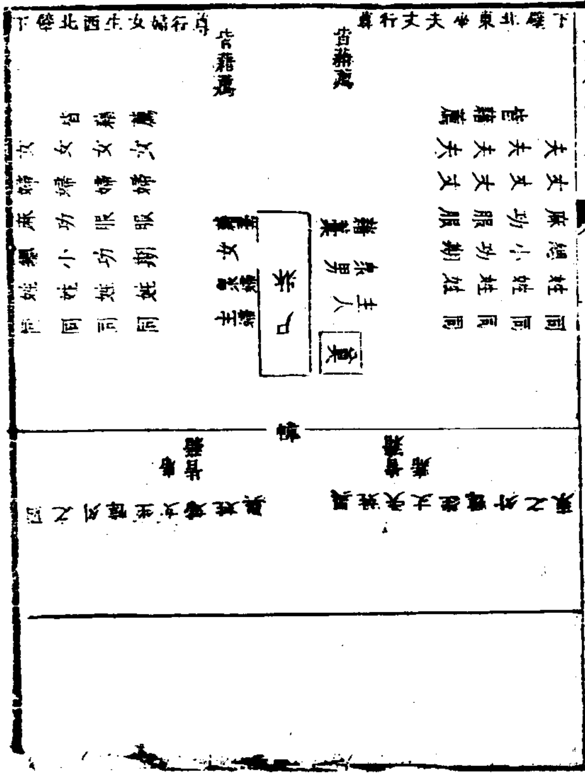


帷
喪主出帷及奠人
論見本條下
除水

襲尸設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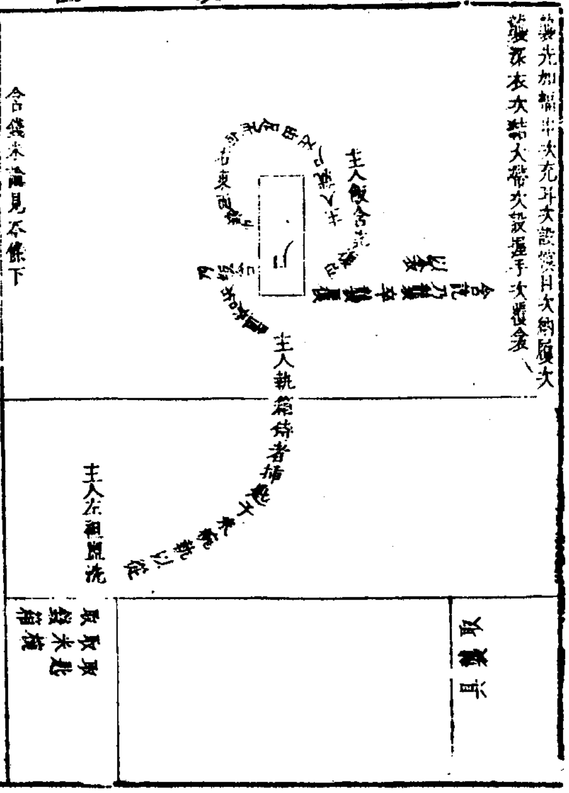


主人以下爲位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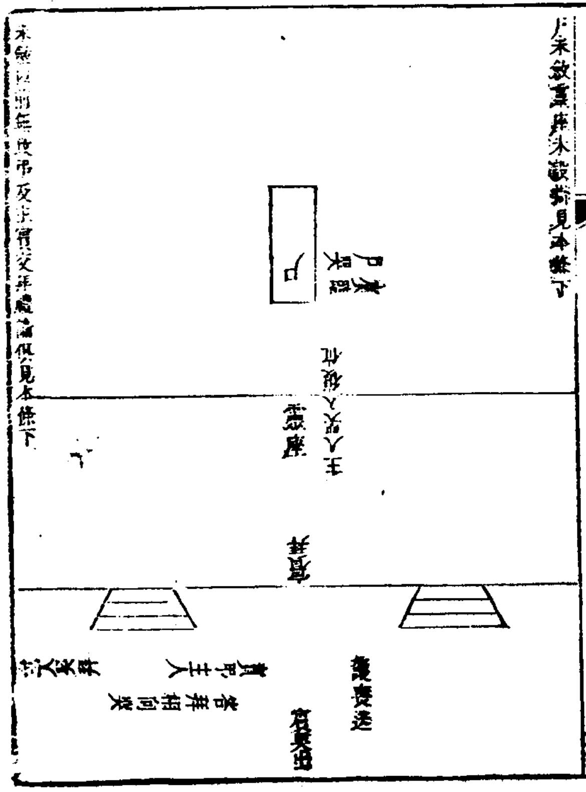


主人
衆男
主婦
衆婦女
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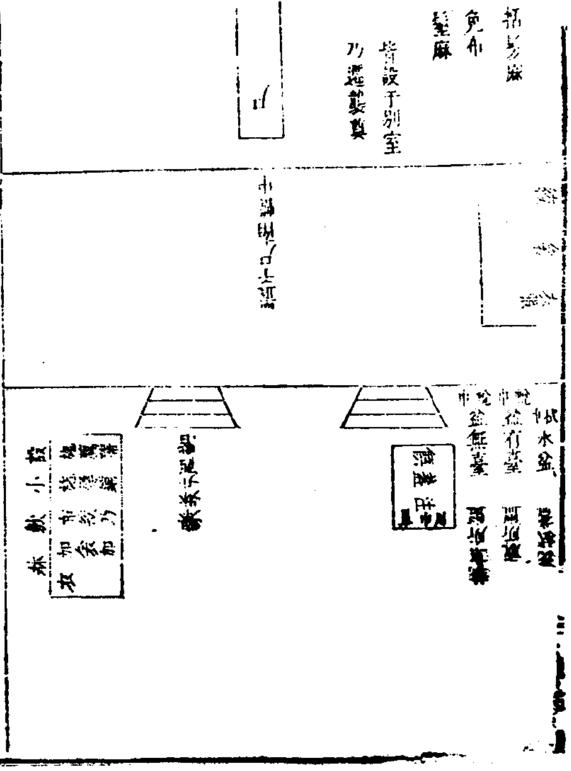
飯含襲圖


襲先加幅巾次充耳次設幎目次納履次
襲深衣次結大帶次設握手次覆衾
含袋米論見本條下
主人飯含
尸
主人執箱侍者插匙于米
主人左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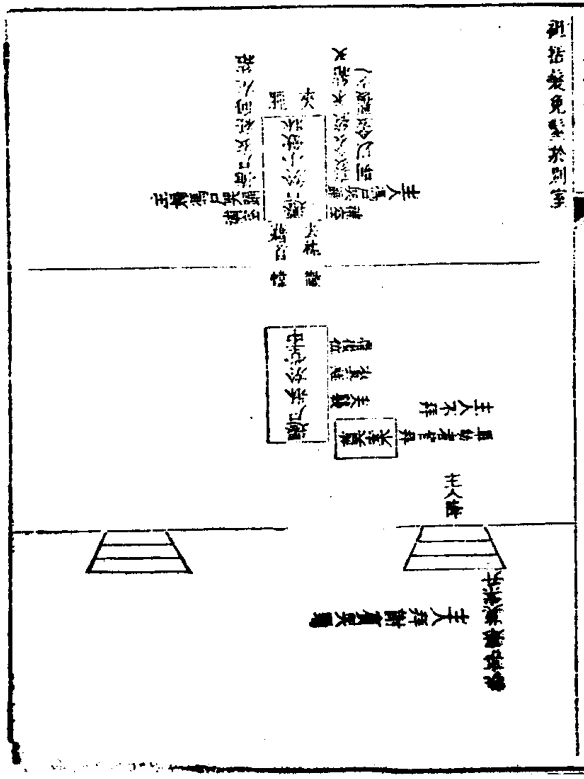
弔者入哭圖


未斂以前無奠弔
尸未斂覆以衾見本條下
尸
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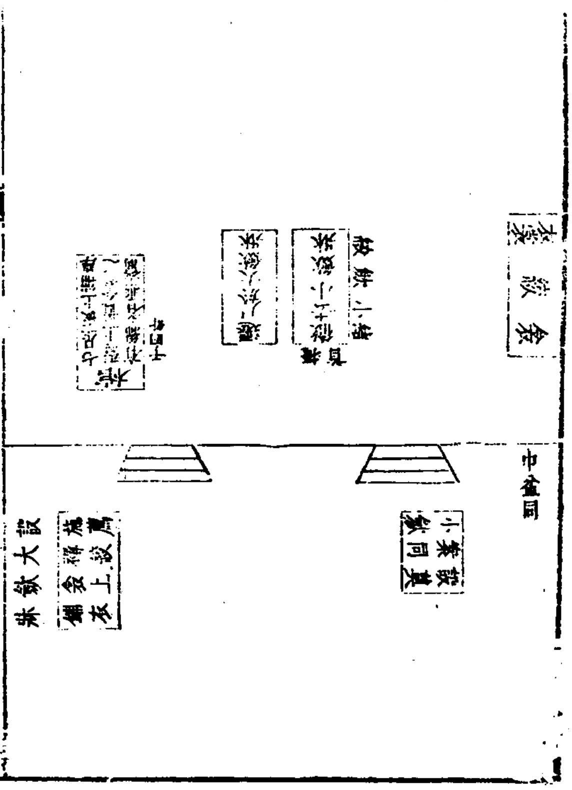
小斂陳設之圖


括髮麻
免布
髽麻
皆設于別室
尸
盥水盆
小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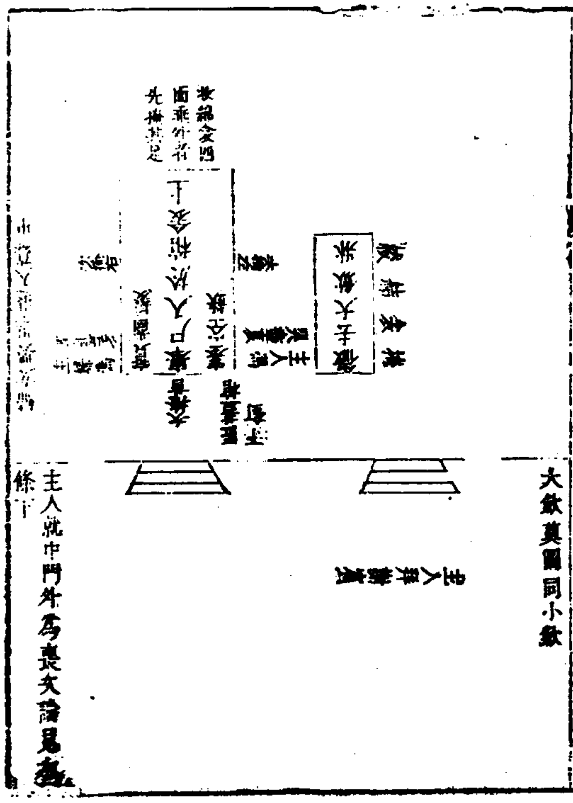
小斂圖


袒括髮免髽於別室
主人
尸
主人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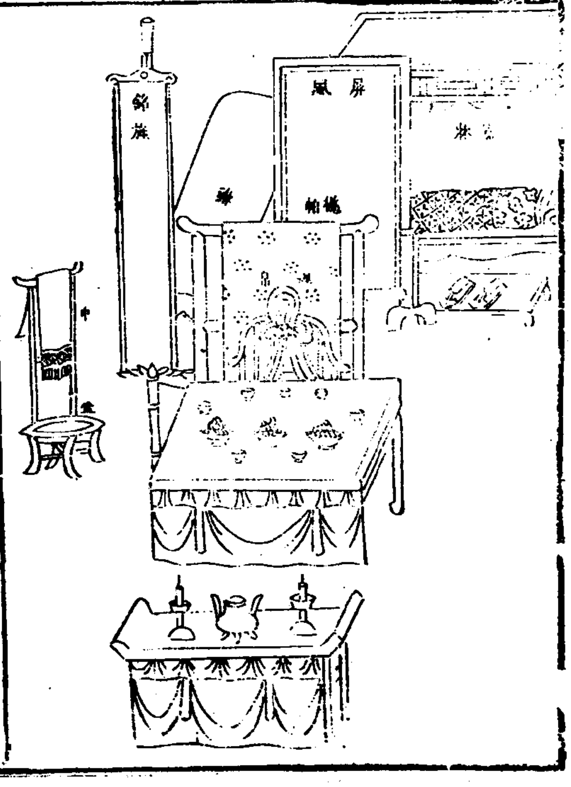
大斂陳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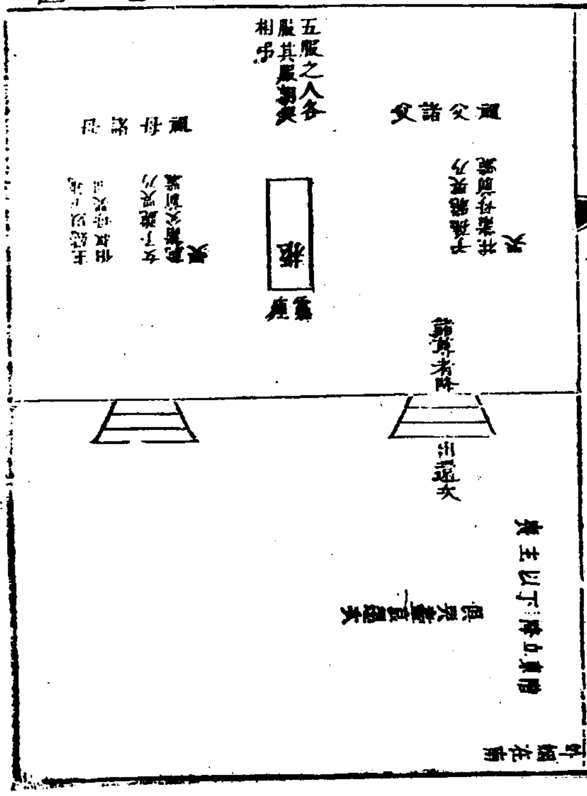
大斂圖


大斂奠圖同小斂
主人就中門外爲喪次詳見本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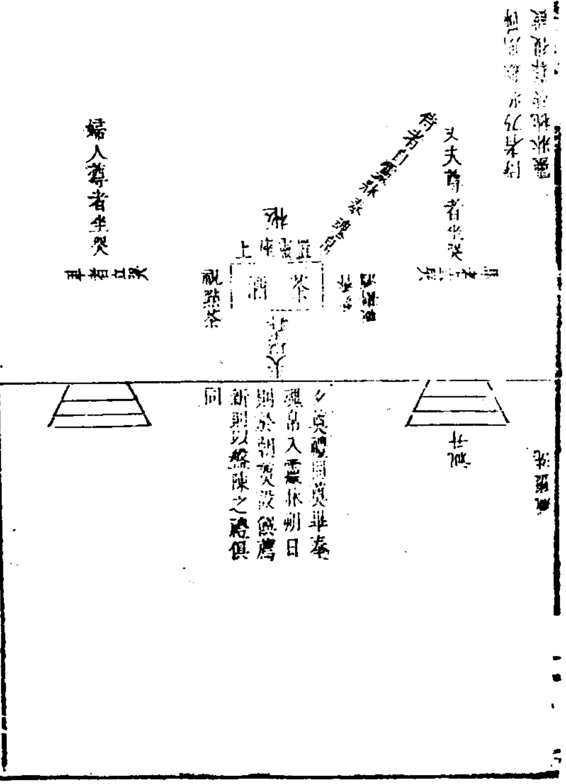
靈座靈床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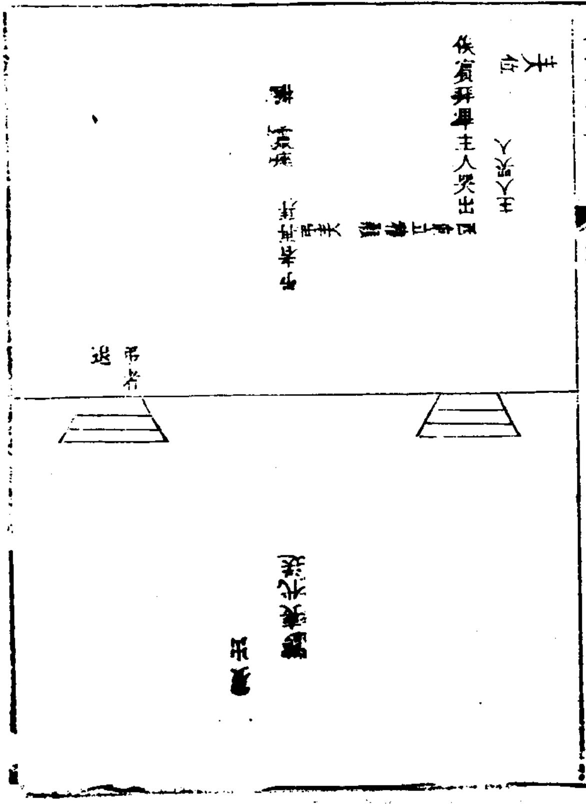
成服相哭弔之圖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哭相弔
諸父
諸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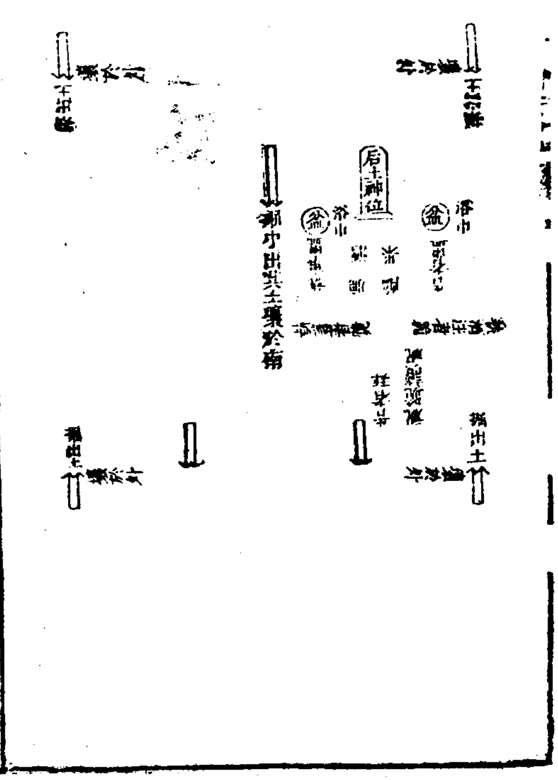
朝夕朔奠薦新行禮之圖


婦人尊者坐哭
丈夫尊者坐哭
茶
酒
上
夕奠禮同朝奠非奉魂帛入靈床朔日則於朝奠設饌薦新則以饌陳之禮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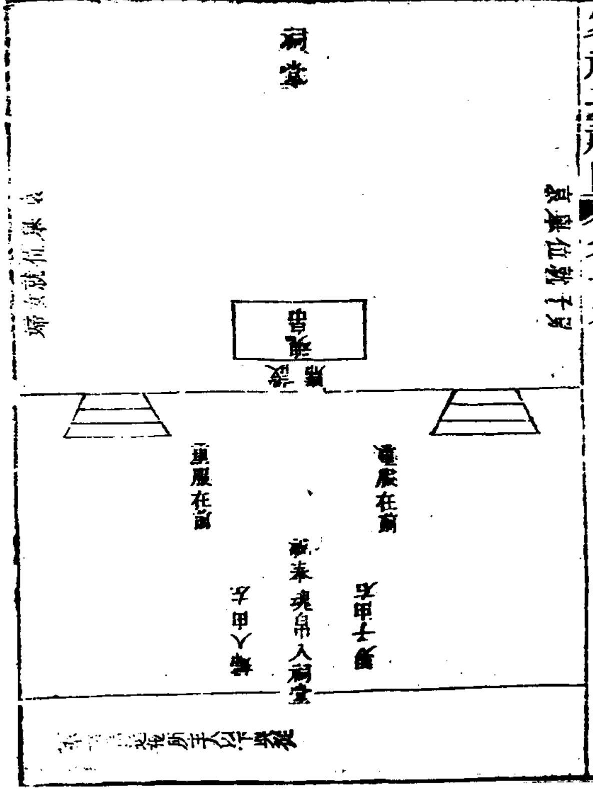
行弔禮圖


主人位
侯賓拜畢主人哭出
弔者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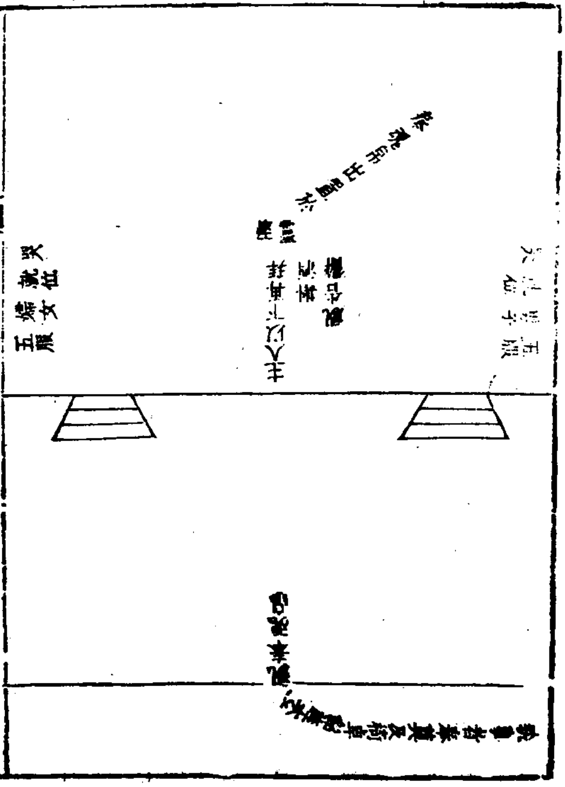
開域祠土之圖


后土神位
穿中出土累於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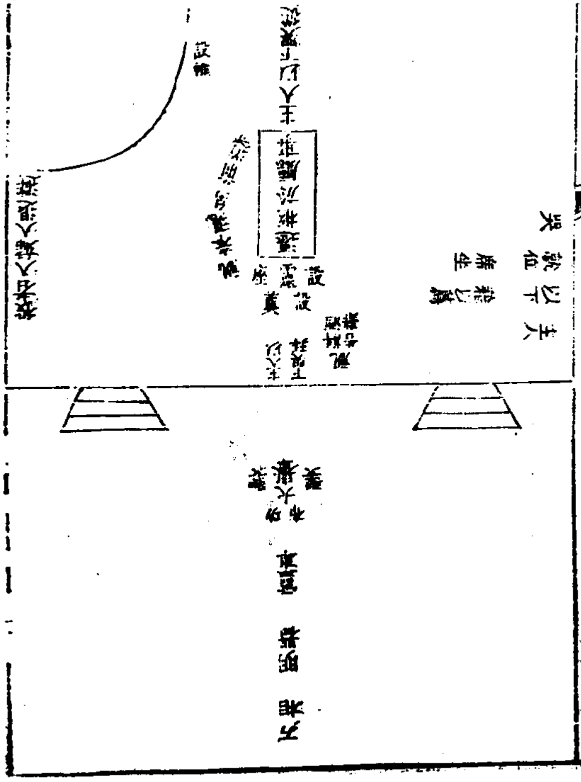
遷柩朝


祠堂
魂帛
重服在前
重服在前
男子由右
奉魂帛入祠堂
婦人由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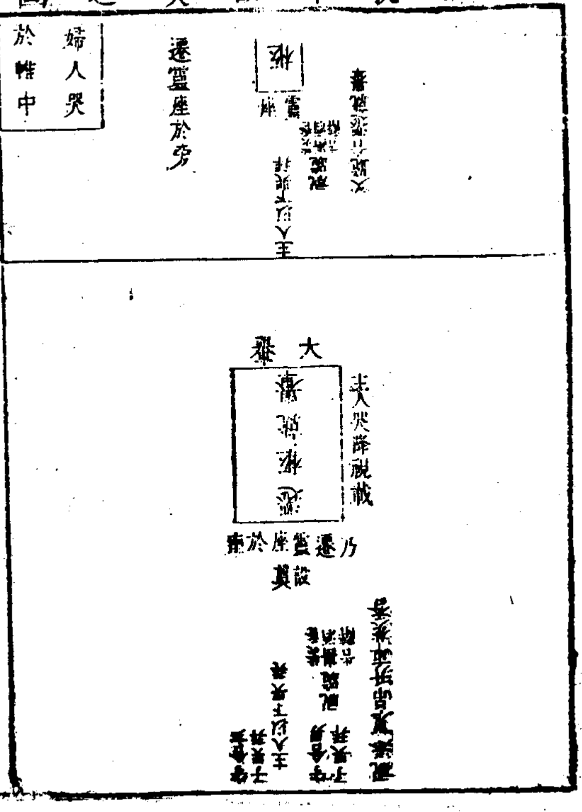
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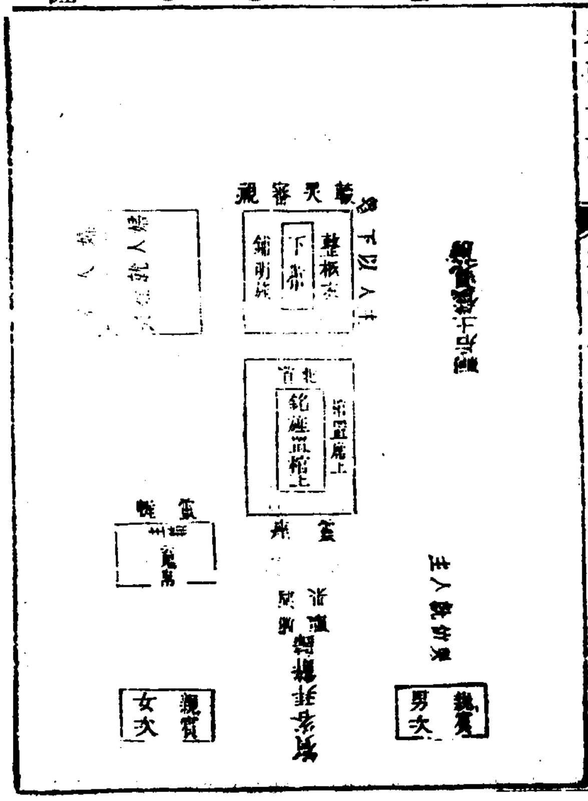
陳器祖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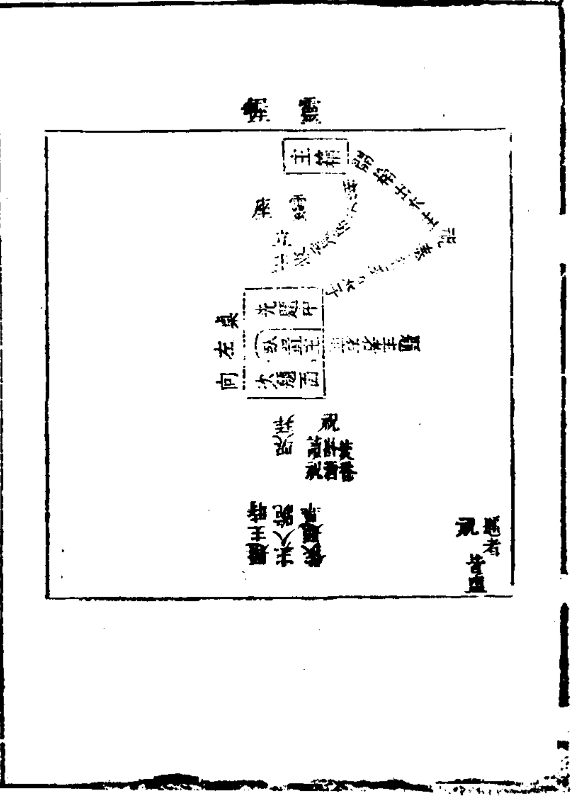
遷柩就轝設奠之圖


婦人哭於帷中
遷靈座於旁
大轝
乃遷靈座於轝前
設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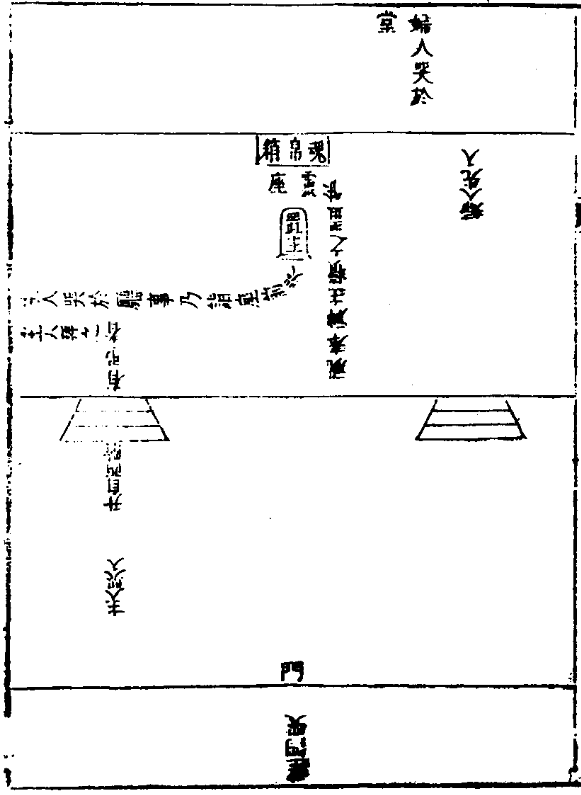
至墓下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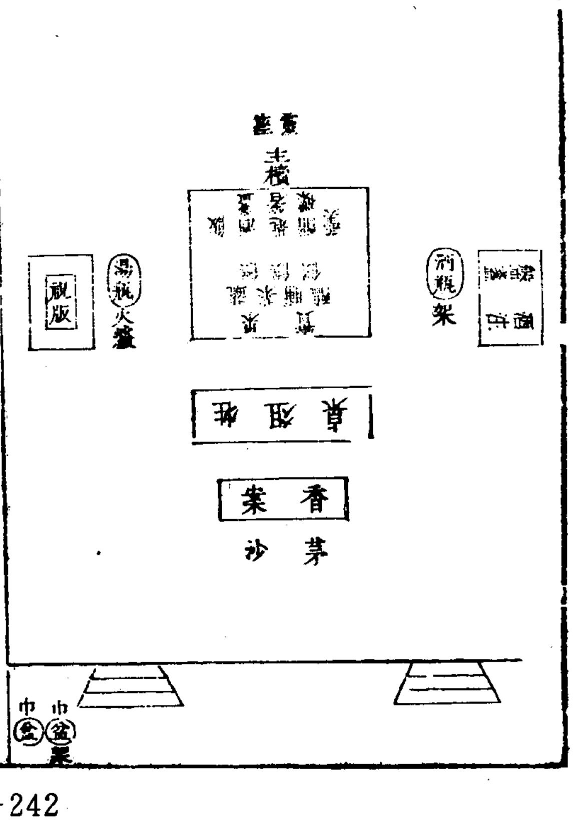
題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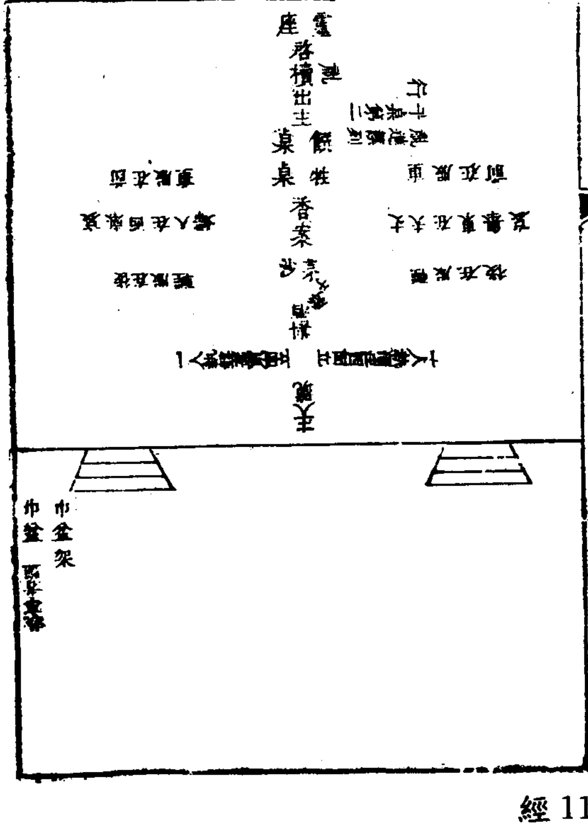
反哭之圖


婦人哭於堂
魂帛箱
靈座
主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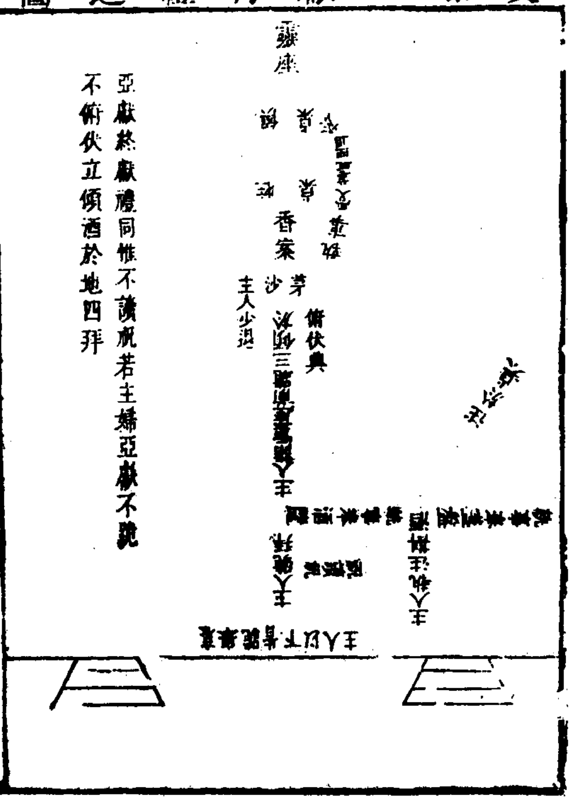
虞祭陳具設饌之圖


靈座
主櫝
祝版
湯瓶
火爐
酒瓶
架
卓
香案
茅沙
巾
盆
架

虞祭降神進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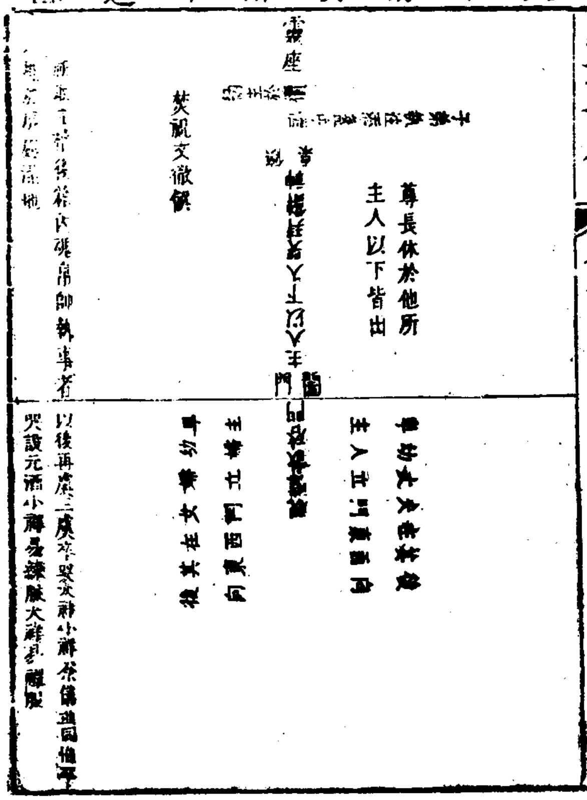

靈座
主櫝出
饌卓
牲卓
香案
主人
巾
盆
架

虞祭三獻行禮之圖


靈座
香案
茅沙
主人少退
俯伏興
主人以下皆哭

亞獻終獻禮同惟不讀祝若主婦亞獻不跪不俯伏立傾酒於地四拜

虞祭侑食辭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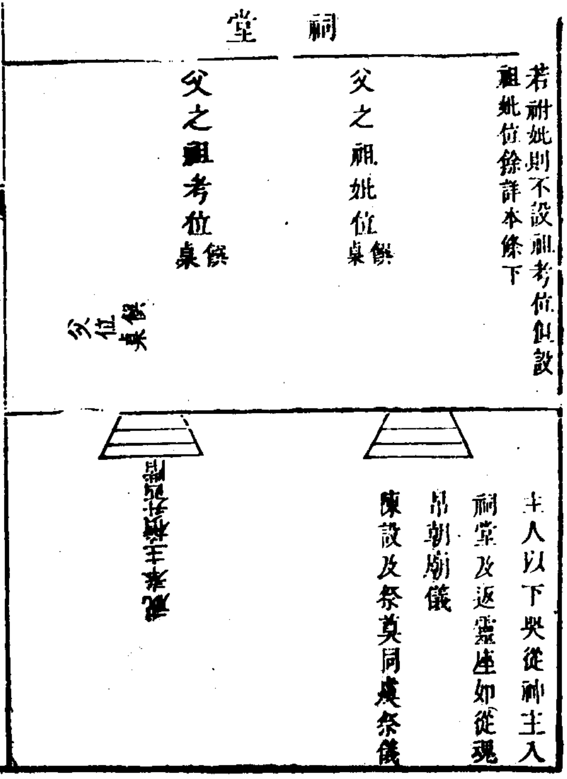

靈座
焚祝文徹
闔門
主人立門東西向
主婦立門西東向

尊長休於他所主人以下皆出

[illegible]

以後再虞三虞卒哭及祔小祥祭儀並同惟卒哭設元酒小祥易練服大祥易禫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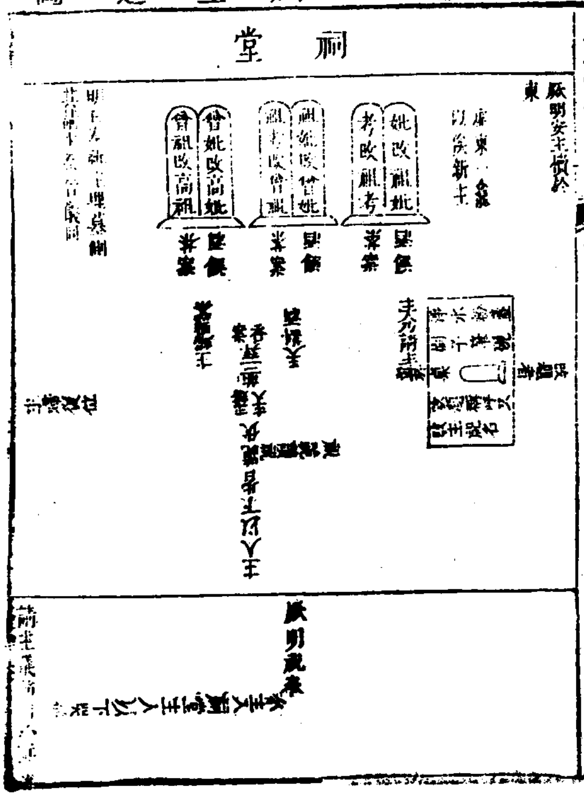
祔祭位圖


祠堂
父之祖考位　倚桌
父之祖妣位　倚桌
父位　倚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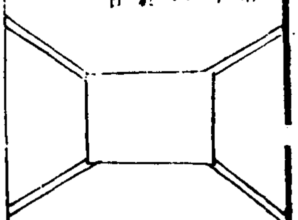
若祔妣則不設祖考位但設祖妣位餘詳本條下

主人以下哭從祔主入祠堂及返靈座如從魂帛朝廟儀陳設及祭奠同虞祭儀

告遷於祠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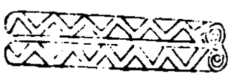

祠堂
厥明安主櫝於東
序東一以俟新主
妣改祖妣
考改祖考
祖妣改曾妣
祖考改曾祖
曾妣改高妣
曾祖改高祖
倚卓
香案
主人以下
厥明祝

家禮幎目帛用熟絹方尺二寸夾縫之內充以綿四角有帶於後繫之略同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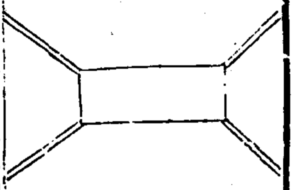


用絹一疋兩端捲起至中間相湊所以依神

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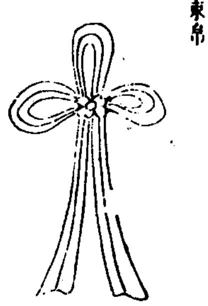


家禮握手帛用熟絹二幅每幅長尺二寸內充以綿兩端皆有帶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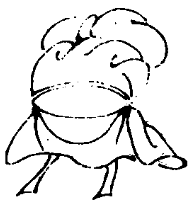
結帛

用白絹一疋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是為魂帛以代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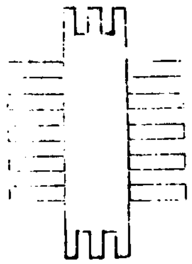


幅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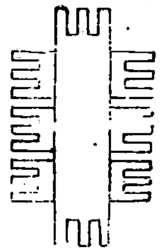
幅巾所以代古之掩



家禮大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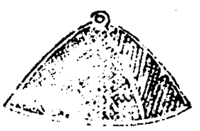


家禮小斂圖



紗罩

所以罩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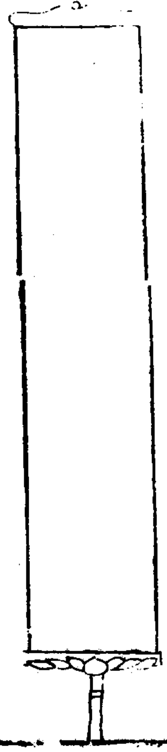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

銘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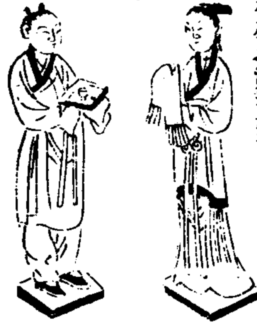
以紅絹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

粉筆大書某官某公之柩倚於靈座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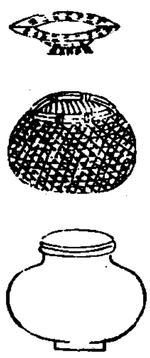


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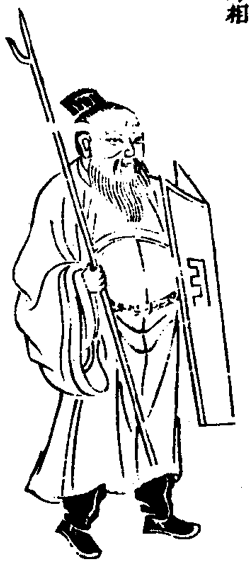
以木為之泥塑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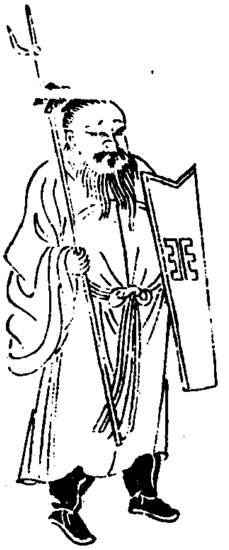
苞三以盛脯醢　筲五以盛五穀　甖三以盛酒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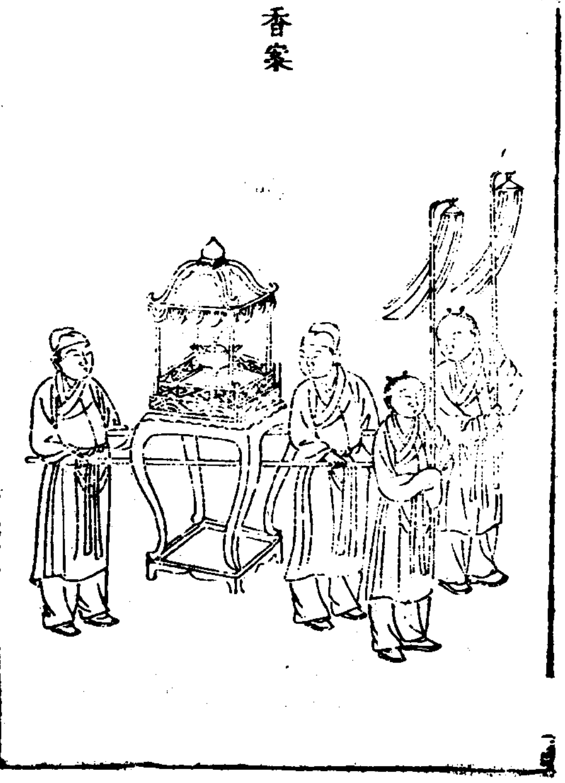
有官者用此方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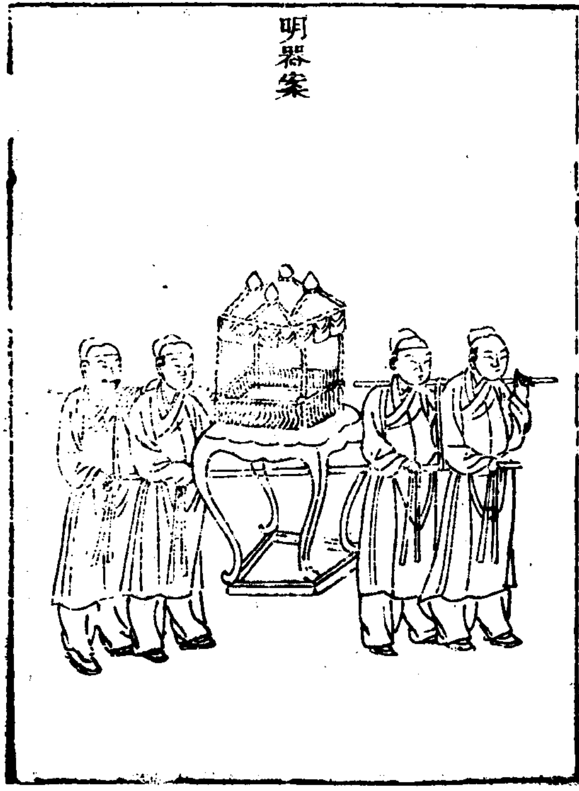
無官者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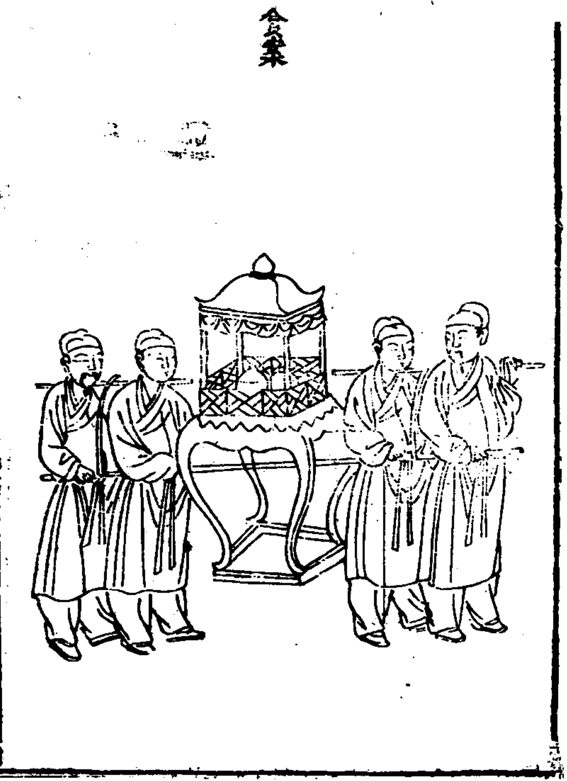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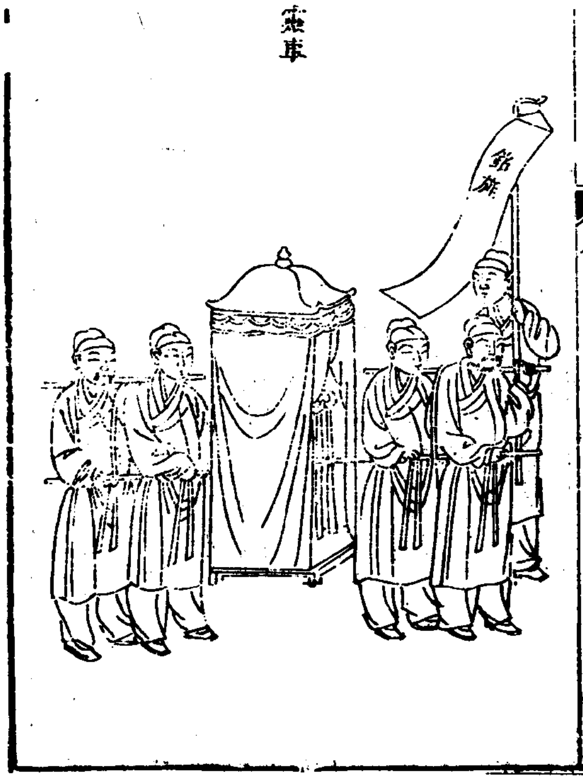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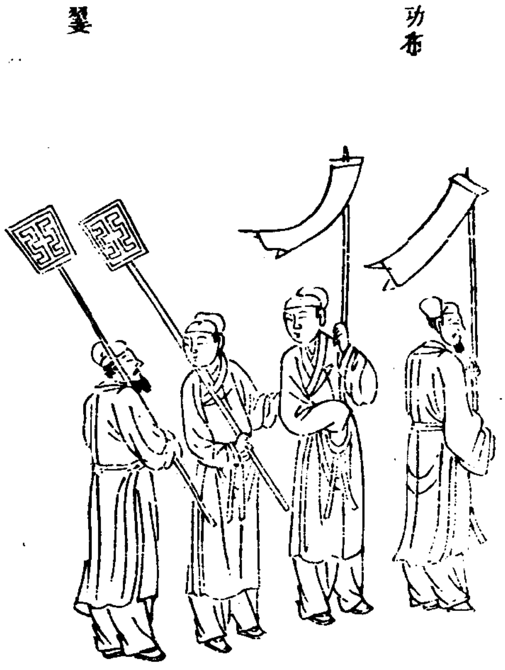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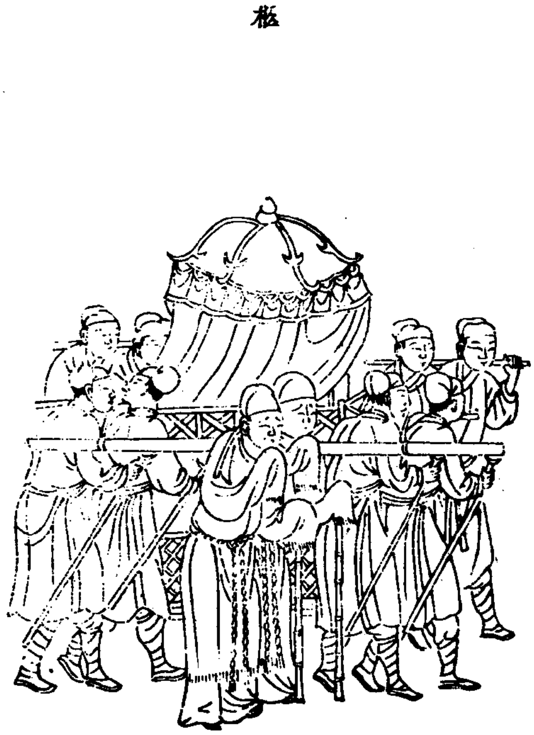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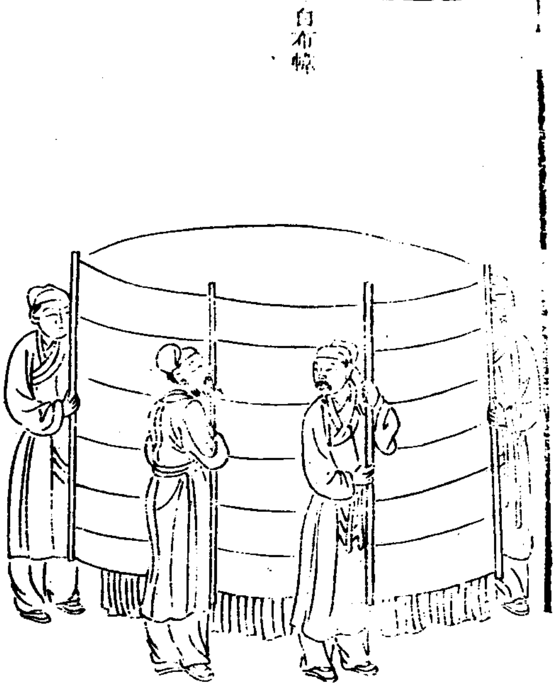
柩行到墓儀仗圖六



主人扶柩送葬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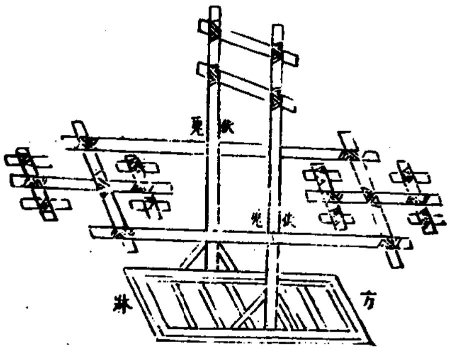


婦女送葬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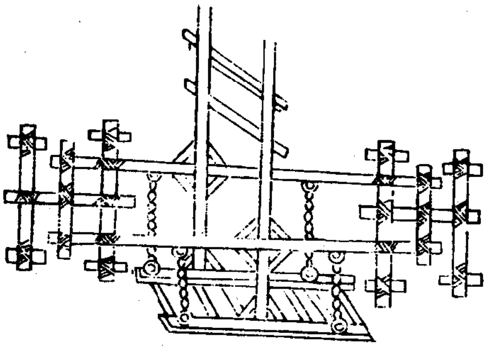
家禮大轝舊圖

大轝之制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兩柱近上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更或加小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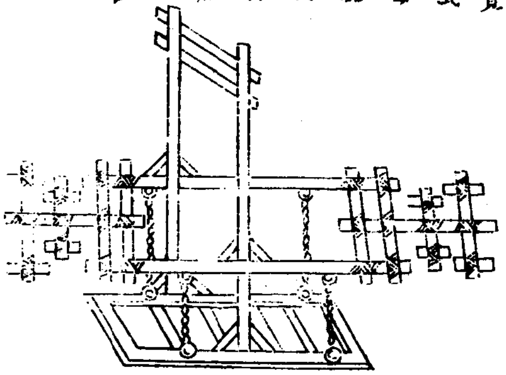
丘氏大轝新圖

丘氏曰前治棺下註棺制勿為高大則其舁不過二尺外而已若如舊圖四人於中並行實難轉動今擬施橫杠出兩長杠之外庶幾寬敞又棺中斂物不無多寡輕重轉動多致偏重須用他物稱墜可以適平今擬於方牀四隅各加一鐵鐶而兩長杠上亦如之繫繩於下鐶而貫於上鐶與低昂而操縱之無不適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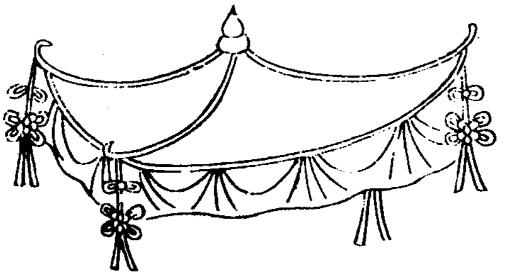
丘氏新製遠行轝圖

丘氏曰前轝只可行於近地寬平之處不可行遠今別為新式以便遠行其長杠截去兩頭每頭出棺首尾各留尺五六寸就於兩頭各施橫杠從杠頭直入寸許又施横杠却于分中處加一直杠俱用絲繩扎縛然後加以短杠如舊式或八人或十六人各隨其宜以此行遠庶幾穩而無所妨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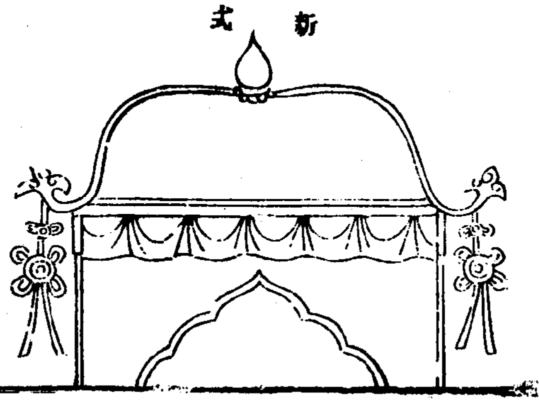


竹格之圖

舊式



新式



誌石之圖

二石字面相向以鐵束之埋於墓前三四尺

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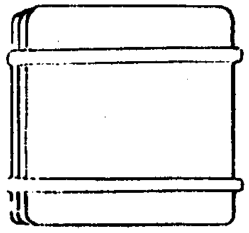
蓋

某朝某官某公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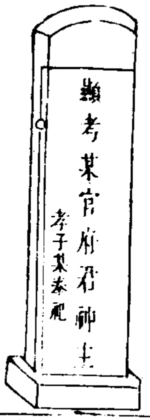
底

某朝某官某公諱某字某
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
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
歷任某官某官某年月日
終於某處某年月葬于
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
某官女適某官某人

蓋見本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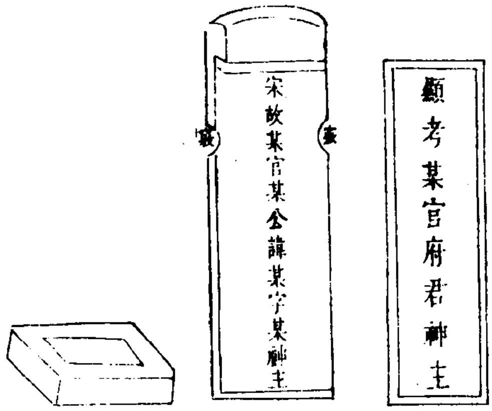


神主全圖



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削大兩角各五分俾作圓形額從上量下寸橫勒其前深四分為頷判開其下分附中於頷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為陷中藏於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趺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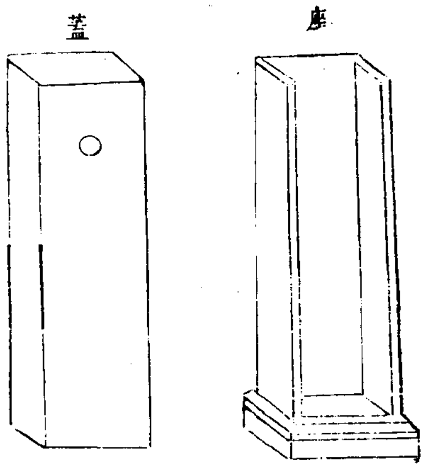
神主全圖



前合於後身納於趺仍高一尺二寸

趺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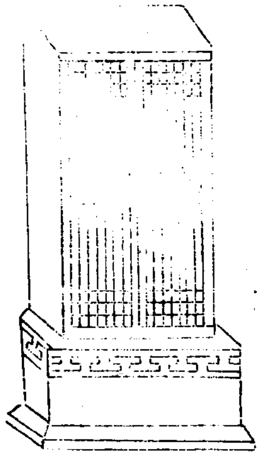
神主座蓋之圖



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趺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而頂俱虛趺之四邊各寬於板少許令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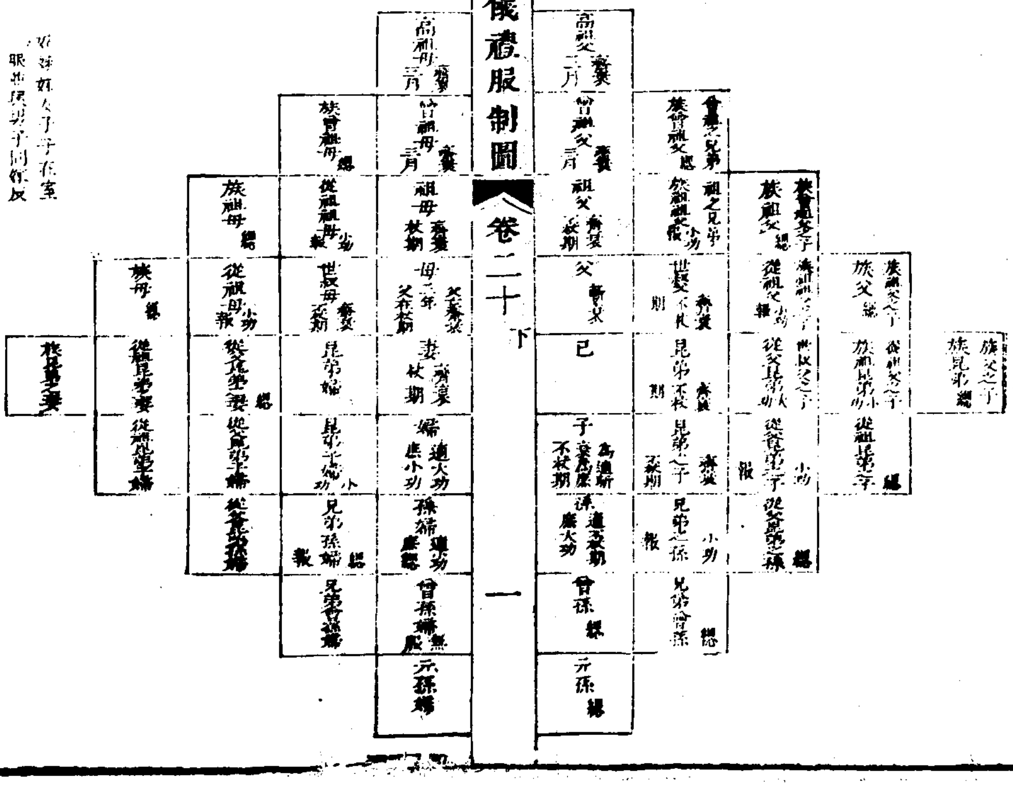
蓋亦以薄板為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趺上板惟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墨漆韜主于座中然後加蓋令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主櫝之圖



丘氏曰祠堂本章下止云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于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雖已不取然今人家往往遵之故仍列圖於前而此復為櫝式有力者如制為之亦無不可

儀禮本宗五服之圖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父 齊衰三月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父 斬衰
己
子 為適斬衰 為庶不杖期
孫 適不杖期 庶大功
曾孫 緦
玄孫 緦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母 齊衰三月
祖母 齊衰杖期
母 三年 父卒齊衰 父在杖期
妻 齊衰杖期
婦 適大功 庶小功
孫婦 適小功 庶緦
曾孫婦 無服
玄孫婦
曾祖之兄弟 族曾祖父 緦
祖之兄弟 從祖祖父 小功 報
世父 叔父 齊衰不杖期
昆弟 齊衰不杖期
昆弟之子 齊衰不杖期 報
昆弟之孫 小功 報
昆弟曾孫 緦
族曾祖父之子 族祖父 緦
從祖祖父之子 從祖父 小功 報
從祖父之子 從父昆弟 大功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報
從父昆弟之孫 緦
族祖父之子 族父 緦
族祖父之子 族祖昆弟 小功
從祖昆弟之子 緦
族父之子 族兄弟 緦
族曾祖母 緦
從祖祖母 小功 報
世叔母 齊衰不杖期
昆弟婦
昆弟之子婦 小功
昆弟孫婦 緦 報
昆弟曾孫婦
族祖母 緦
從祖母 小功 報
從父昆弟妻 緦
從父昆弟之子婦
從父昆弟之孫婦
族母 緦
從祖昆弟妻
從祖昆弟之子婦
族昆弟之妻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反者適人無主者亦同

己為母黨服圖

	外祖父母 君母之父母小功 母之父母小功	
舅 君母之昆弟從服緦	母	從母 小功報 長殤緦報 君母之姊妹小功
舅之子 緦	己	從母之子 緦

母黨為己服圖

	外祖父母	
舅之子	母	從母之子
	己 外祖爲外孫緦 舅報甥緦 從母報姊妹之男女小功 舅之子報姑之子緦 從母昆弟緦	

妻為夫黨服圖

夫之從祖父 緦
夫之從祖父 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子 緦
夫從父昆弟之孫

夫之諸祖父 報緦
夫之世叔父 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夫之諸小功兼長殤緦）
夫之昆弟（夫之姊妹小功報長殤緦）
夫之昆弟之子 齊衰期（女子子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女子適人者大功）
夫之昆弟之孫 緦

夫之曾祖父 緦麻
夫之祖父 大功
舅 齊衰不杖期
夫 斬衰
子 長子斬衰三年

夫之曾祖母 緦
夫之祖母 大功
姑 齊衰不杖期
己
婦

夫之諸祖母 報緦
夫之世叔母 小功報
娣姒婦 小功報
夫昆弟之子婦 緦
夫昆弟之孫婦 緦

夫之從祖母 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緦
夫從父昆弟之子婦
夫從父昆弟之孫婦

己與妻黨相為服圖

妻父 緦
己

妻母 緦
妻

妻父 為壻緦
己

妻母 為壻緦
妻

妾服圖

妾為君之黨服與女君同女君服見前妻為夫黨圖

君 妾為君 斬衰

為君之長子三年與女君同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期
自為其子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女君 妾為女君 不杖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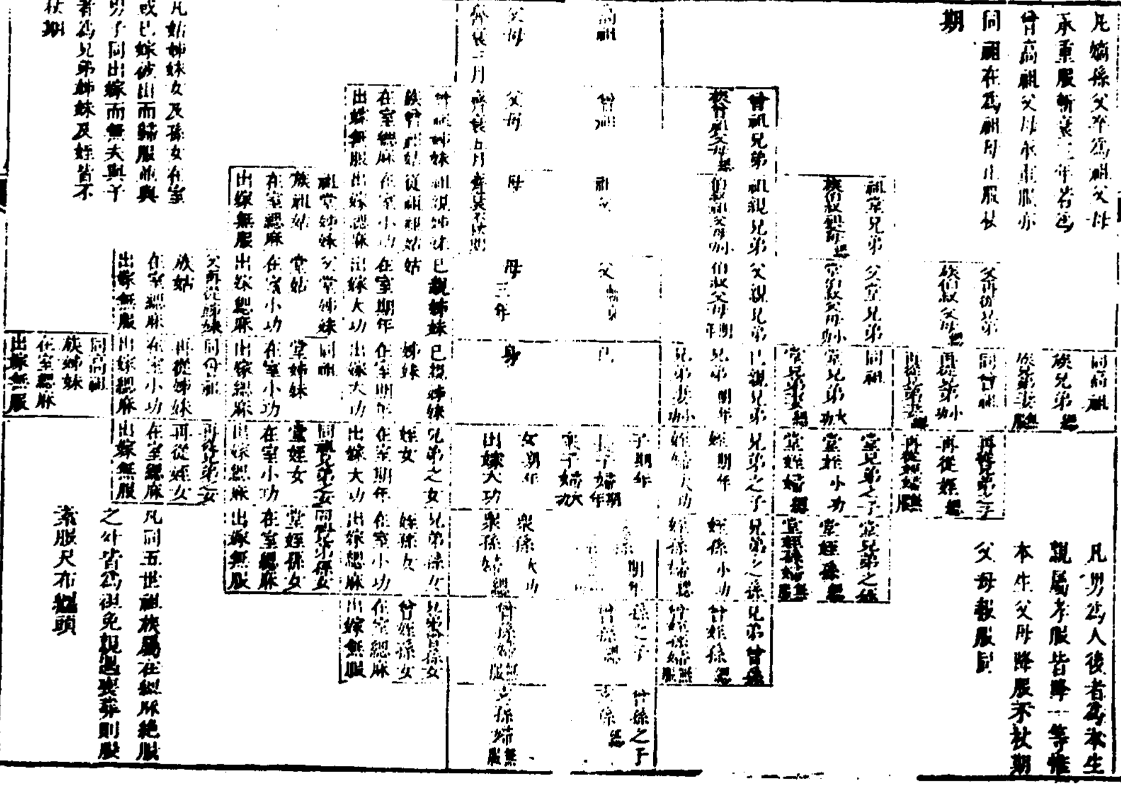
君之子
為君之庶子適士者小功（出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大功（降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長殤（殤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小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同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

凡嫡孫父卒為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為曾高祖父母承重服亦同祖在為祖母止服杖期

凡男為人後者為本生親屬孝服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父母報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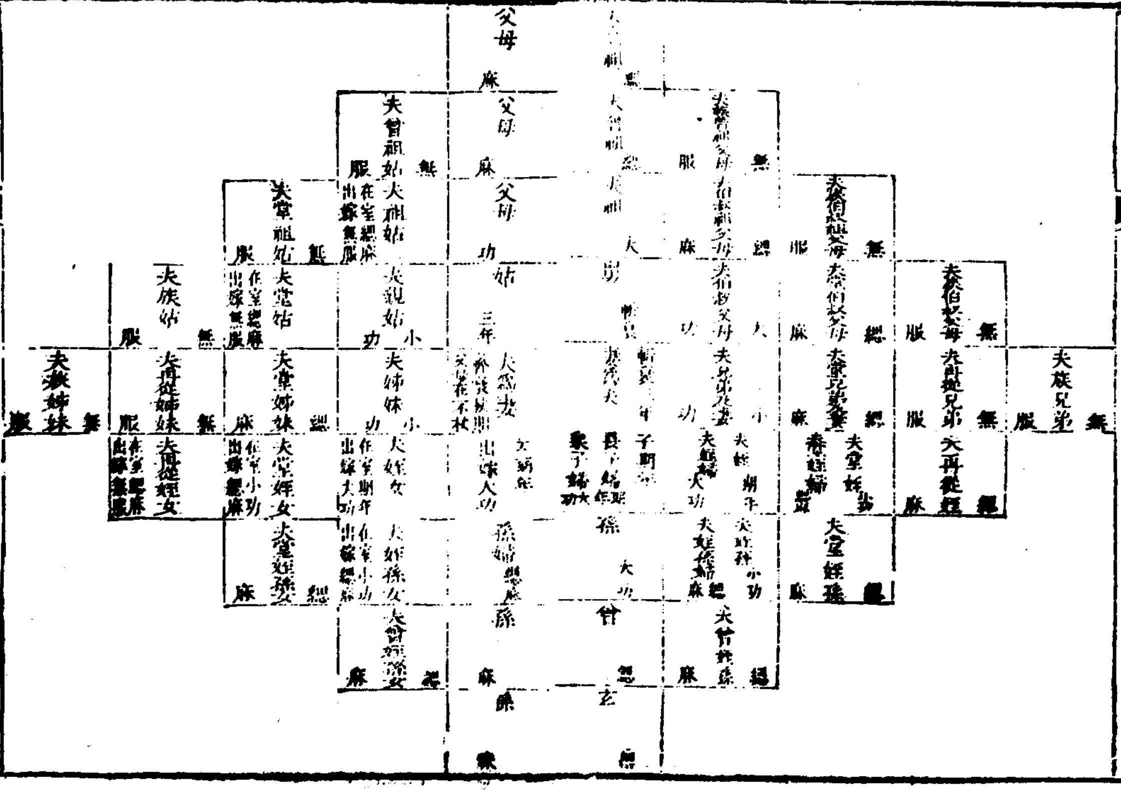


高祖
曾祖
祖父
父
母
己身
子期年
長子婦期年
衆子婦大功
女期年
出嫁大功
衆孫大功

凡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或已嫁被出而歸服並與男子同出嫁而無夫與子者為兄弟姊妹及姪皆不杖期

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皆為袒免親遇喪葬則服素服尺布纏頭

妻為夫族服圖



妾爲家長族服之圖

家長父母（期年）

家長（斬衰三年）
正妻（期年）

家長衆子（期年）
家長長子（期年）
爲其[illegible]（期年）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之圖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祖兄弟（緦麻）
祖父母（期年）
祖姊妹（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父堂兄弟（小功）
伯叔父母（大功）
父母（期年）
父姊妹（大功）
父堂姊妹（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堂兄弟（小功）
兄弟（大功）
己身
姊妹（大功）
堂姊妹（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堂姪（緦麻）
兄弟子（大功）
兄弟女（大功）
堂姪女（緦麻）

外親服圖

母之祖父母（無服）

母之兄弟（小功）（即舅）
外祖父母（小功）
母之姊妹（小功）（即姨）

堂舅之子（無服）
舅之子（緦麻）（爲內兄弟）
己
姨之子（緦麻）（爲兩姨兄弟）
堂姨之子（無服）

舅之孫（無服）
姑之子（緦麻）（爲外兄弟）
姨之孫（無服）

姑之孫（無服）

妻親服圖

妻伯叔（無服）

妻兄弟及妻（無服）

妻之祖父母（無服）

妻父母（緦麻）

己身（爲壻緦麻）

女之子（緦麻）（外孫）

女之孫（無服）

妻之姑（無服）

妻之姊妹（無服）

三父八母服圖

養母　斬衰三年（謂自幼過房）

同居繼父（繼父與己兩無大功以上親爲服期年）（若兩有大功以上親服齊衰三月）

不同居繼父（先與繼父同居今不同居者齊衰三月）（自來不曾同居者）（無服）

從繼母嫁（謂父死繼母再嫁隨去者）　齊衰杖期

嫡母　斬衰三年（妾所生子爲父之正妻）

繼母　斬衰三年（父娶後妻）

慈母　斬衰三年（謂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嫁母　齊衰杖期（親母因父死再嫁）

出母　齊衰杖期（親母被父出）

庶母（父有子之妾嫡子衆子齊衰杖期）（所生子斬衰三年）

乳母　緦麻（父妾乳哺者即奶母）

徐健庵擬訂五父十三母服圖

同居繼父（兩無大功親齊衰不杖期）（兩有大功親齊衰三月）

所後父　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父　斬衰三年

本生父　齊衰不杖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

不同居繼父　齊衰三月（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自來未曾同居者無服）

所後母　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所後母）

嫡母　斬衰三年（妾所生子爲父正室）

母　斬衰三年

繼母　斬衰三年（父之繼室同視母）

本生母　齊衰杖期（爲人後者爲本生母）

養母　斬衰三年（自幼過房）

慈母　斬衰三年（妾子無母父命他妾無子者養之）

生母　斬衰三年（庶子爲所生母）

庶母　齊衰杖期（嫡子庶子爲父妾有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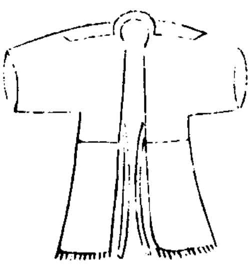
從繼母嫁　齊衰不杖期（前夫之子從繼母嫁爲改嫁繼母）

嫁母　齊衰杖期（親母因父死改嫁者）

出母　齊衰杖期（親母被父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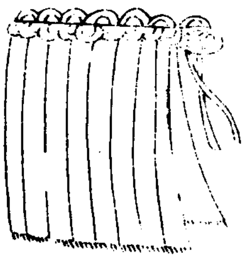
乳母　緦麻（即奶母）

斬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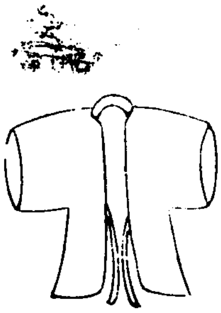


斬三升布以爲其衰裳先[illegible]之後作之不復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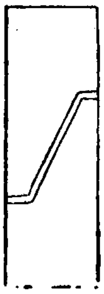
斬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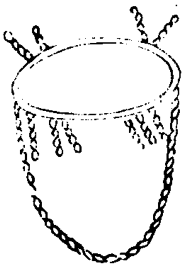
斬衰



斬衰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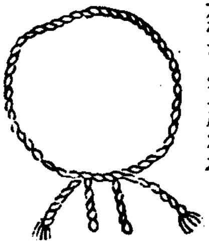
苴絰



在首在要皆曰絰苴絰麻之有子者老而粗惡

右本在[illegible]後世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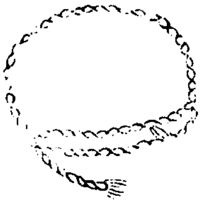
要絰



要絰以象大帶亦以苴麻爲之

在絞帶之上不[illegible]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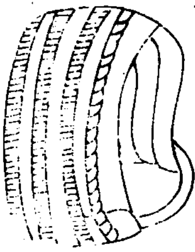
絞帶



絞帶以象革帶[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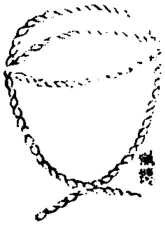
斬衰冠

三辟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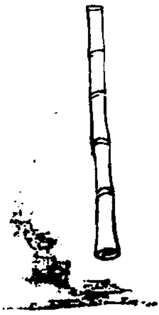
以六升布爲冠三辟積[illegible]後兩頭之末向外縫之

冠繩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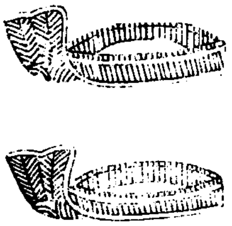
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於冠

苴杖



苴杖竹也各齊其心[illegible]下本竹杖而爲之直者以其不能[illegible]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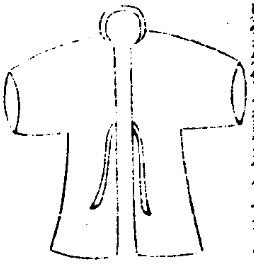
菅屨



以菅草爲屨外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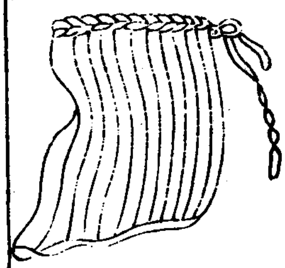
以上係斬衰服

齊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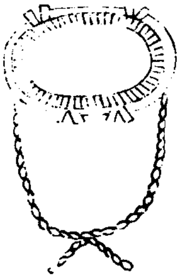


亦以三升布爲衰裳先作之後齊之齊之者緝之也

齊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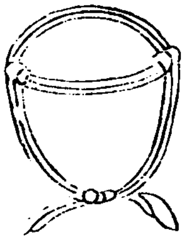


牡麻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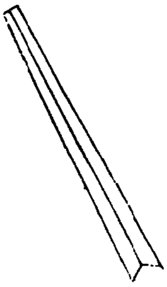
牡麻無子之麻

冠布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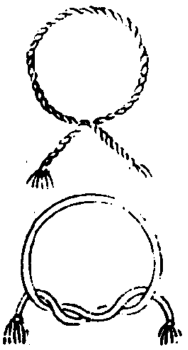
削杖

用桐木削之爲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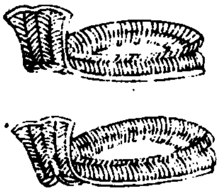
布帶

上亦有腰絰象大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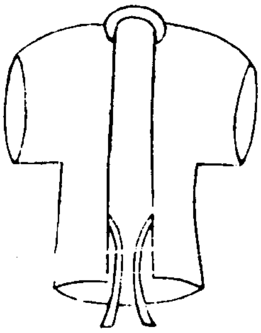
疏屨

以藨蒯爲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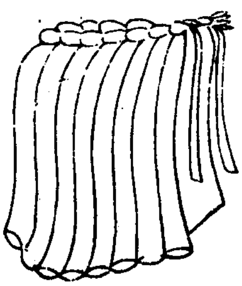


以上係齊衰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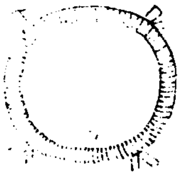
大功布衰



大功布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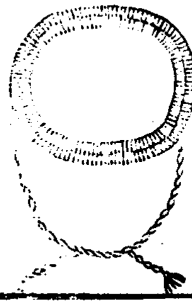


大功牡麻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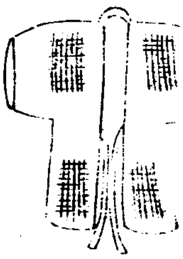
大功牡麻絞帶

以上係大功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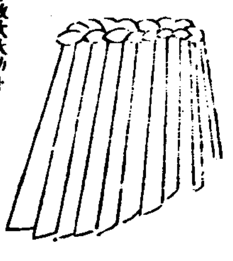
繐衰衣

繐如小功細而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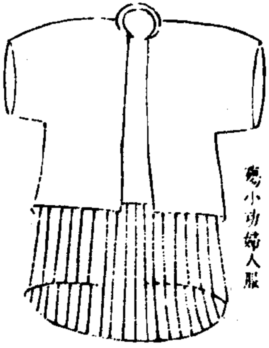
繐衰裳

諸侯之臣爲天子服繐衰七月既葬則除之服以七月除故次大功下



殤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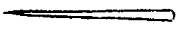
殤小功婦人服



喬氏曰連衣裳婦人服特圖此者明斬衰至緦麻婦人服皆然按殤小功布衰宜有圖因布衰之制畧同於大功故不復圖而圖婦人衰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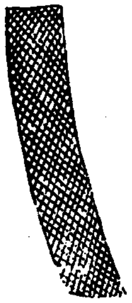
笄

齊笄以竹爲之長尺齊衰惡笄有首則以木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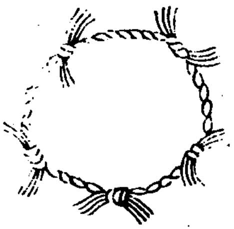
布總

總六升長六寸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則大功八寸小功緦長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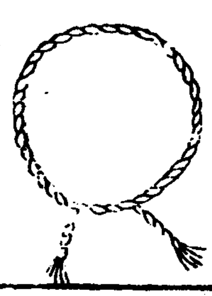


以上婦人服

小功葛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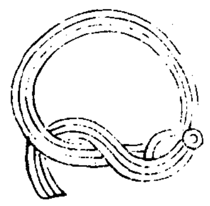


腰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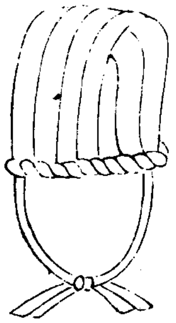
儀禮五服圖九

小功葛帶



小功緦冠左縫不灰治纓則灰治

緦麻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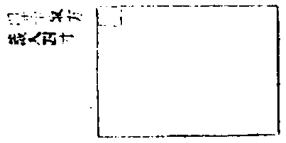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注即就也小功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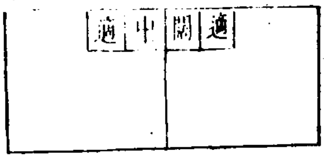
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其細如絲而疏服之至輕者

儀禮裁喪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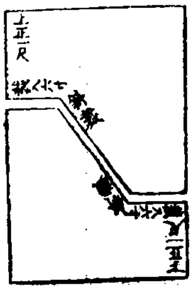
裁辟領四寸圖



辟領四寸為左右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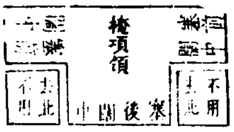


裁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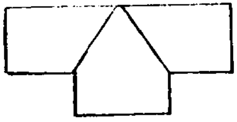


儀禮裁喪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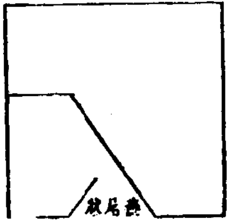
制用布幅長一尺六寸廣八寸裁闊中為領圖



反摺向前圖



兩衽相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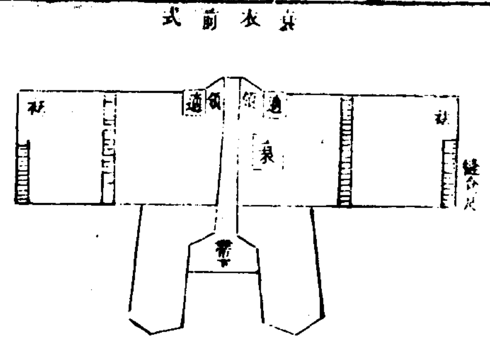
儀禮喪絰帶旁通圖

橫列五服直下一服	斬衰男子	斬衰婦人	齊衰男子
首絰	以苴麻為之圍九寸不去莩兆下本在左	同前	以牡麻為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纓[illegible]衰三年亦同
要絰（象大帶者）	苴麻為之圍七寸二分散垂至三日絞之惟年五十不散垂	亦苴麻為之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牡麻為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絞帶（象革帶者）	亦苴麻為之王肅以為其大如要絰雷氏以為比要絰又五分去一	同前	布為之降齊衰布七升正齊衰八升義齊衰以及三月皆九升

儀禮絰帶旁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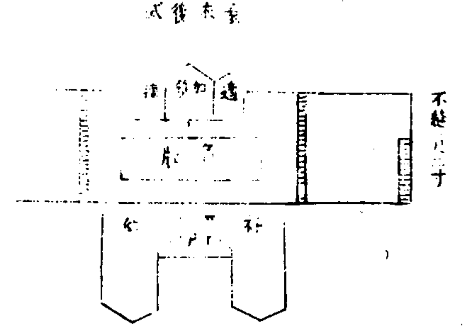
齊衰婦人	同前	牡麻爲之圍同前但卽結本耳	同前
大功男子	以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有本在上	牡布爲之圍四寸六分有奇散垂	布爲之降大功十升正大功布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大功婦人	同前	牡麻及圍同前但結本耳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爲殤小功帶不絕本	同前
小功男子婦人同	正服義服以牡麻爲之惟殤服以澡治莩垢之麻爲之圍皆四寸六分有奇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布爲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十一升義小功十二升
緦麻男子婦人同	澡麻爲之圍三寸五分有奇	澡麻爲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布爲之十五升抽其半

家禮衰衣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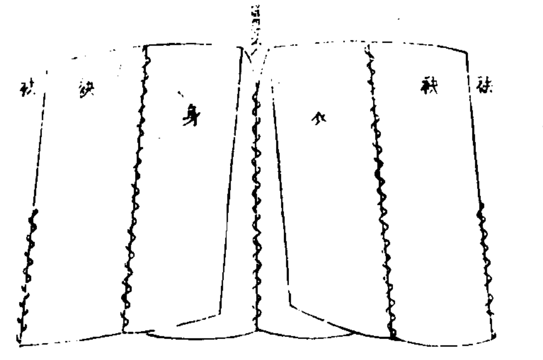


古者五服皆有衰衣惟父母用前衰後負版左右適其餘則否自期以下至於緦麻其布不殊其制圖此可該五服也○今人於父喪則衣前縫邊向外而後則否於母喪則衣後縫邊向外而前則否按古制斬衰縫邊皆外向無所區別未知此制始於何時也

家禮衰衣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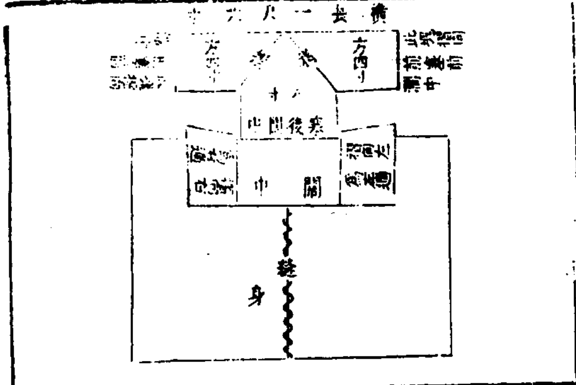


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版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儀禮注疏云然○袂與袪皆不緝邊



用布二幅每幅長四尺四寸中分摺為兩葉每葉二尺二寸前後兩幅共四葉然後將後兩葉縫合為脊縫上留四寸不合是為衣身縫邊皆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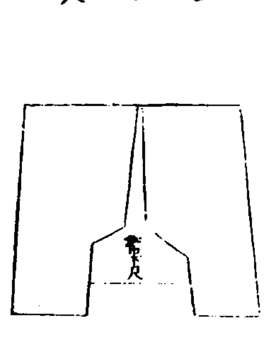
袂亦用布二幅各四尺四寸長與身齊亦中分摺為四葉各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前後四葉又縫合其下際以為袖又從下量上一尺縫合之留一尺二寸為袖口是為袂



適即所謂辟領也覆衣身中分相處直量下四寸即後兩葉脊縫原留不合處前後四葉各横裁入四寸裁訖分摺所裁者向外兩肩上為左右適既摺轉所裁向外其間空闊處前後俱名為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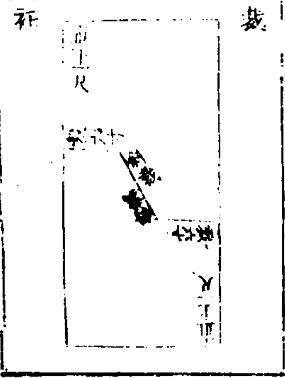
領別用布一幅横長一尺六寸闊八寸横摺為兩長條分上下條將下條兩頭各裁去四寸不用留其中間八寸以塞後闊中既綴定又將上條分中斜摺以塞前闊中綴在前兩葉空處

帶下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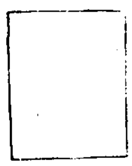
又用布一幅廣一尺横繞腰前後上縫連衣身是為帶下尺

衽



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兩頭量入一尺於此處裁入六寸上在左則下在右又於上頭所裁六寸處斜裁去尋下頭所裁六寸處分為兩片各長二尺五寸俱以所留一尺處為上其裁斷處相向垂下兩條形如燕尾

衰



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是為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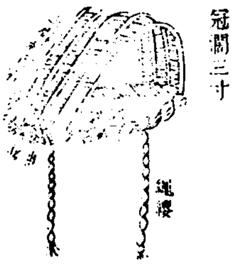
負版

用布一幅方一尺八寸綴於衣後當補領上垂之

以上皆不緶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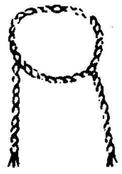
家禮斬衰冠絰圖一

斬衰冠



備要紙爲冠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裹以麻布爲之或褶其布爲綱條了三條直過梁上其兩頭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俱捲裏向外以及武是謂外畢武用麻繩一條從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爲武又以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頷下今俗別用細繩爲纓又於兩旁當耳垂兩絲繩系紐制紙○按此冠制諸說多有異吾師刪論似較詳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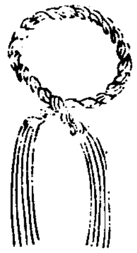
斬衰首絰



用有子麻苴黑色者爲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圍圍九寸先將麻頭安在左邊當耳上部將其餘從頭前向右邊繞回項後到左邊原起頭處即以麻尾皆在麻頭上殺之又以細繩二條一繫左邊原起麻頭上一繫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爲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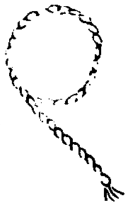
家禮斬衰冠絰圖二

斬衰腰絰



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爲粗繩圍圍七寸有餘兩相交聯之除圓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未結待成服日方結之其交聯處兩頭各綴細繩繫定○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惟五十者不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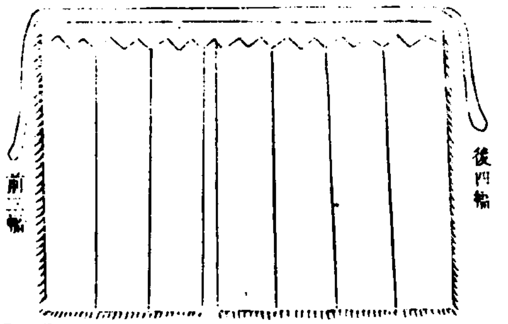
斬衰絞帶



用有子麻爲繩一條圍圍二三寸許初屈長二尺就當中屈轉分爲兩股各長一尺餘合爲一彄子然後合兩股爲一條兩股從左過後至前乃以繩稍從彄子中穿過反插於右邊此帶在絰之下所以束衣

家禮衰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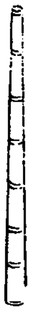
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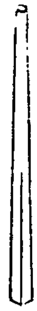
裳用布七幅其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作一聯前後不相連每一幅作三㡇子前三幅九箇後四幅十二箇如今人裙㡇相似但裙㡇向一邊順去此㡇子則皆兩邊相向爾其縫也兩邊皆向內前三後四共七幅同一腰兩頭皆有帶○今人加衰孝衫上不復制裳者非五服裳制皆同但殊其麤細且異其布耳故後不復圖

家禮杖屨圖

苴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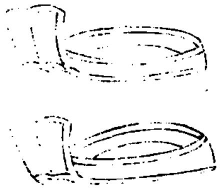


削杖



父喪用竹爲之母喪用桐木削上圓下方其長與齊心圍圓九寸本在下○按古者父斬母齊故殊其杖今父母俱服斬而猶於杖有異故並圖之

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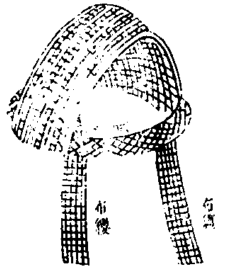


屨用菅草或粗麻爲之其餘卷收向外

以上皆斬衰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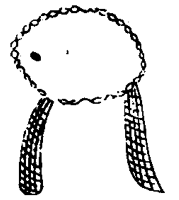
家禮齊衰冠絰圖一

齊衰冠



冠制但同斬衰惟武與纓不同○武用布一條重疊之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用線綴之爲武各垂其末以爲纓結之頤下○今人齊衰冠爲梁未知何據○大功以下冠同但小功緦麻三辟積向左爾故不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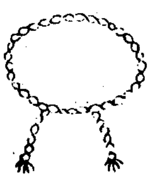
齊衰首絰



用無子麻爲糾繩周圍七寸餘先將繩頭安右邊當耳上却將餘繩從額前向左圍頂後至右繩頭即以繩尾綴在繩頭上又用布兩條約長二尺許廣寸半用線綴在首絰上兩邊垂下以爲纓○大功以下皆同但遞減而小耳故不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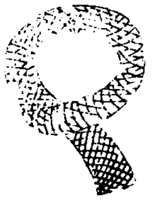
家禮齊衰冠絰圖二

齊衰腰絰



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腰絰而小○小功以下皆結本不散垂其制畧同但遞減而小耳故不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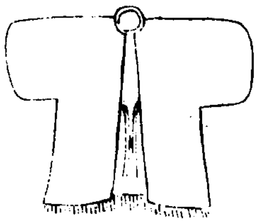
齊衰絞帶



用布夾縫之約寬四寸許屈其右端尺許用線綴之連下相過長七八尺繫時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梢穿過右端屈轉處之中而反插於右邊○大功以下皆同但布不同耳故不復圖

家禮婦人服制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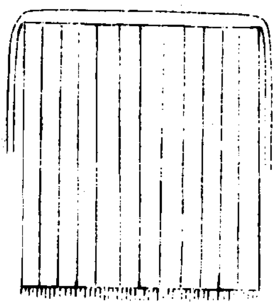
大袖



用極粗生麻布爲之如今婦人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膝袖長一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緝邊

齊衰以下俱同但緝邊及縫邊向內用布以漸加熟加細耳

長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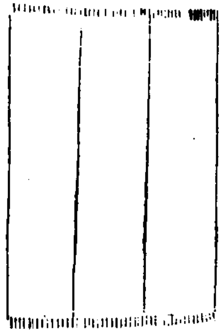


用極粗生麻布六幅裁爲十二幅連以爲裙其長拖地其邊皆縫向內不緝邊○古者婦人不殊裳此殊裳者從時也

齊衰以下皆同用布漸細緝邊

家禮婦人服制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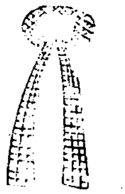
蓋頭



用稍細麻布爲之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緝邊

齊衰以下同但緝邊

布頭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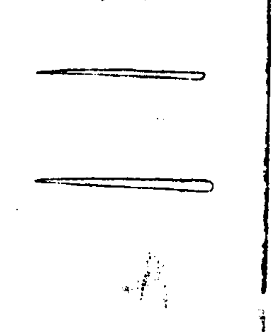


用畧細布一條爲之長八寸用以束髮根而垂其餘於後此即古所謂總也今世俗婦女用白布圍髻謂之孝圈亦是此意但不束髮根不垂其餘耳

齊衰以下同用布漸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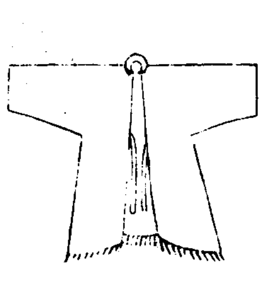
家禮婦人服制圖三

竹釵



削竹爲之長五六寸此卽儀禮所謂箭笄也傳曰笄長尺今恐太長其長僅以約髮可也期以下皆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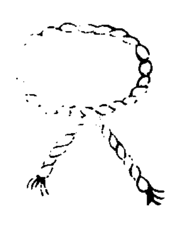
背子



用極粗生布爲之長與衫齊小袖縫向外不緝邊

齊衰以下同但布漸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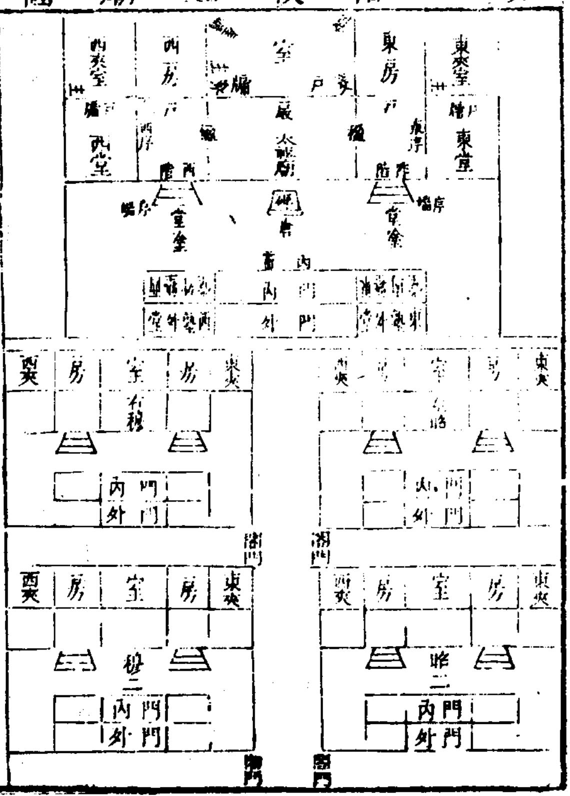
腰絰



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繫於大袖衣之上不成服亦不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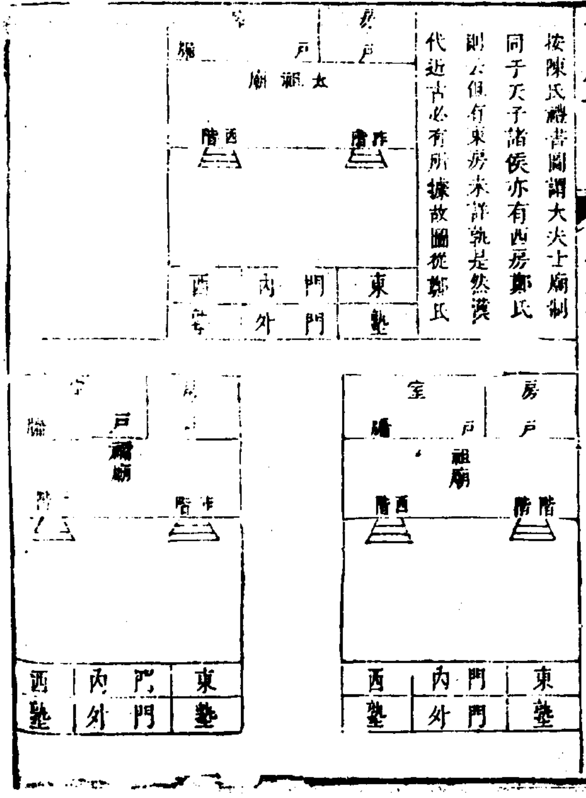
齊衰以下同但遞減而小耳此條書儀所無今從丘氏補入

楊氏諸侯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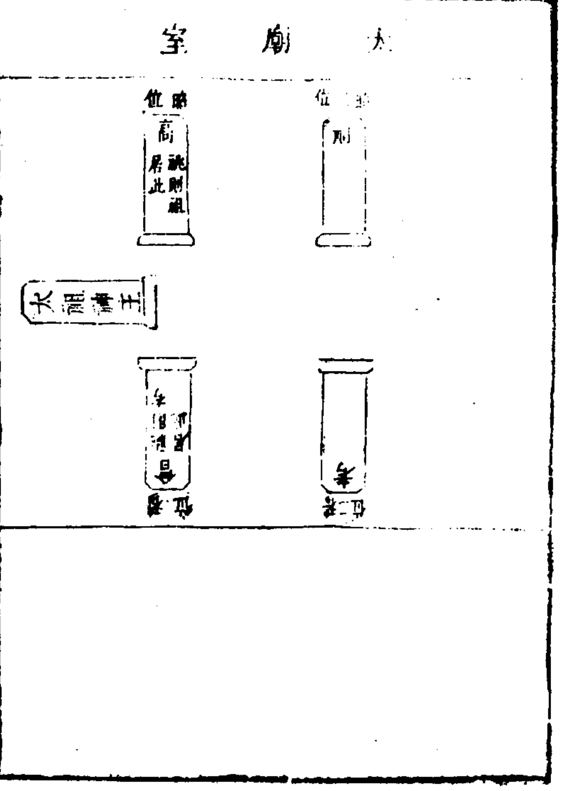

西夾室
西房
室
牖
戶
東房
東夾室
西堂
西序
太祖廟
東序
東堂
西階
阼階
碑
堂塗
內門
外門
西塾
東塾
房
室
夾
穆
昭
闈門

鄭氏大夫三廟圖

按陳氏禮書圖謂大夫士廟制同于天子諸侯亦有西房鄭氏則云但有東房未詳孰是然漢代近古必有所據故圖從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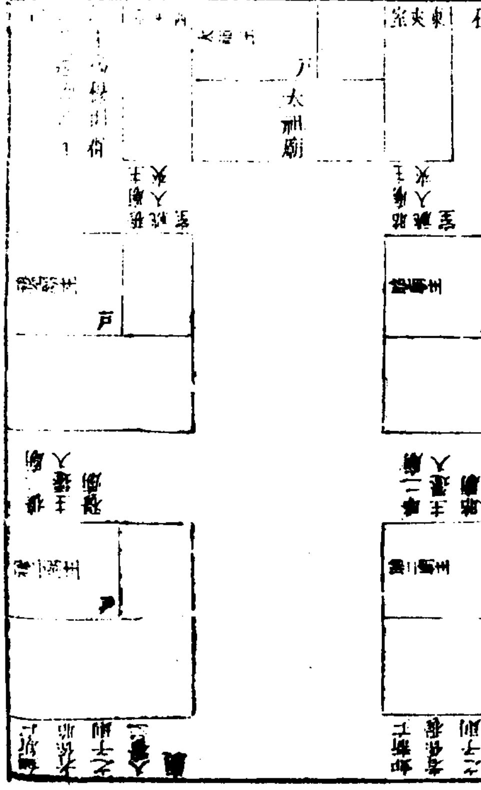

室
房
牖
戶
太祖廟
西階
阼階
西塾
內門
外門
東塾
禰廟
祖廟

廟中昭穆定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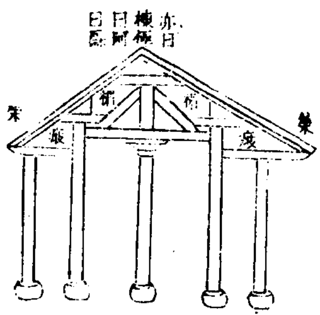

太廟室
昭位
高祖
祧則祖居此
穆位
禰
太祖主

廟中昭穆遞遷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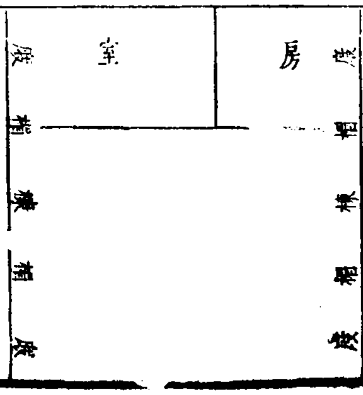
新主為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



大夫士寢廟五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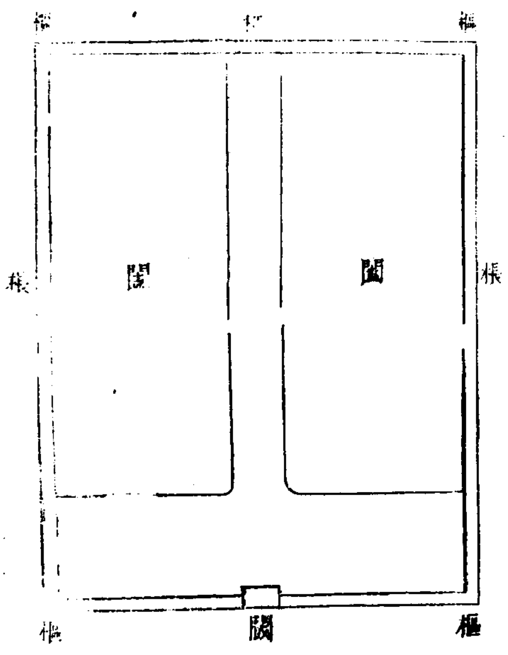
陳氏圖



鄭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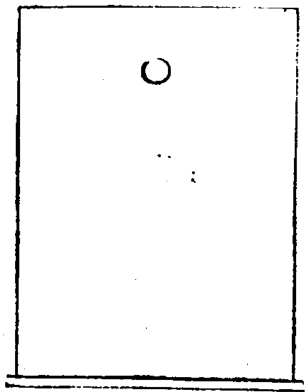
謹按兩圖一縱一橫鈎不可少且以見古人房室之制云

門制圖



廟堂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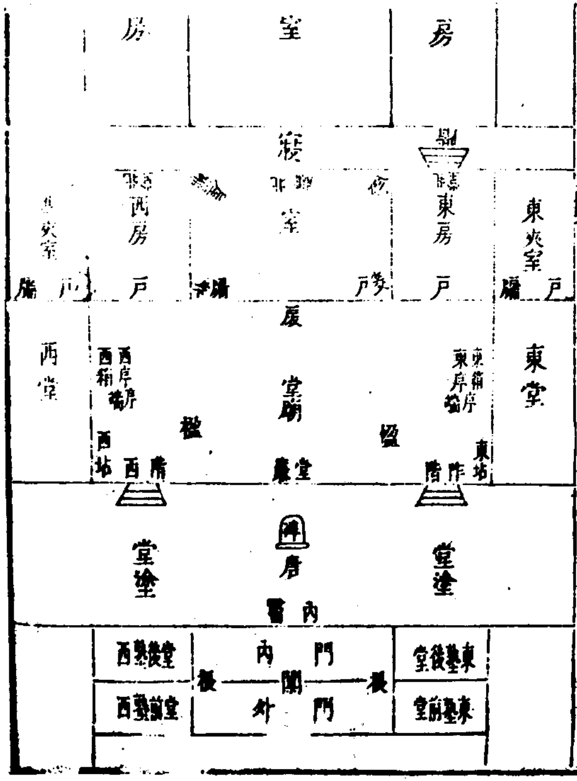
碑（石爲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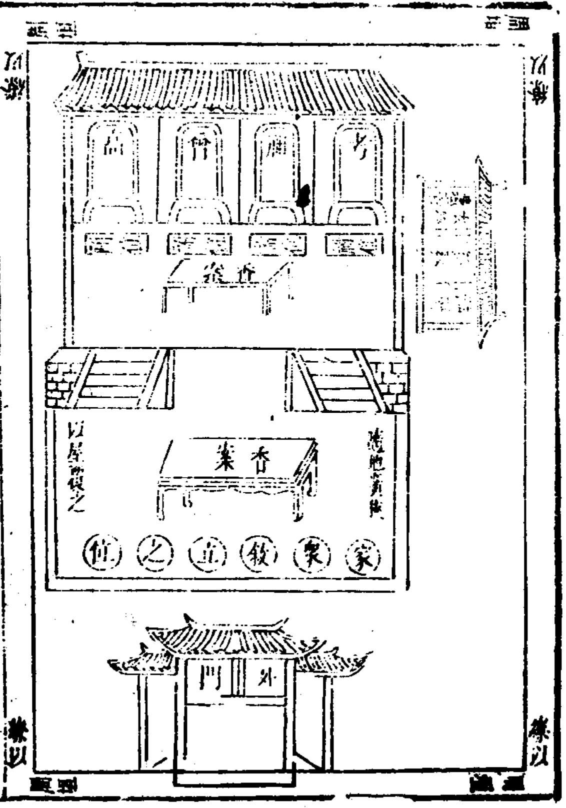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燕禮須自碑內聽命聘禮醯醢夾碑祭義麗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三揖中有當碑揖則古者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也鄭氏曰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宗廟則麗牲焉擁于中庭去階遠近如堂之深

陳氏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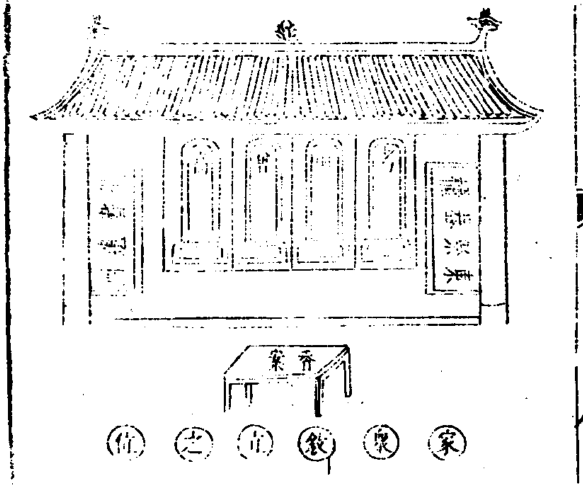
寢廟辨名圖


房
室
房
寢
北堂
西房
東房
西夾室
東夾室
戶
牖
序
西堂
東堂
西序
西箱
東序
東箱
堂廟
楹
西坫
西階
堂廉
阼階
東坫
碑
唐
堂塗
堂塗
內霤
西塾後堂
西塾前堂
內門
闑
外門
棖
東塾後堂
東塾前堂

家禮祠堂三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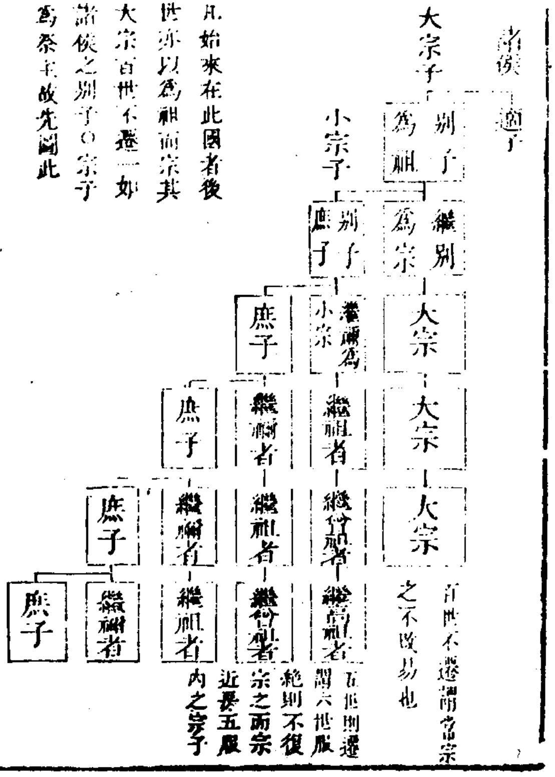

高
曾
祖
考
香卓
香案
家
衆
敘
立
之
位
外門

家禮祠堂一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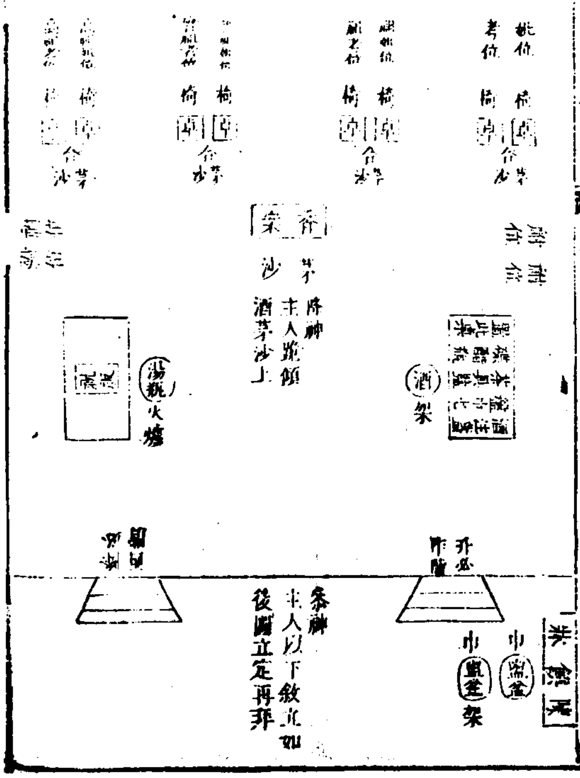
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五宗圖


諸侯
適子
大宗子
別子爲祖
小宗子
繼別爲宗
別子庶子
大宗
繼禰爲小宗
庶子
大宗
繼祖者
繼禰者
大宗
繼曾祖者
繼祖者
繼禰者
庶子
繼高祖者
繼曾祖者
繼祖者
繼禰者
庶子
百世不遷謂當宗之不改易也
五世則遷謂六世服絕則不復宗之而宗近服五服內之宗子

凡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爲祖而宗其大宗百世不遷一如諸侯之別子○宗子爲祭主故先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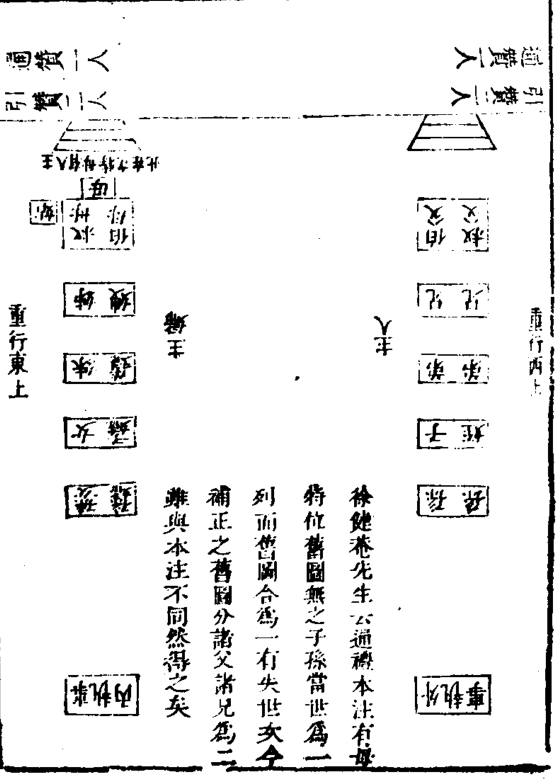
時祭陳設幷參神降神圖


妣位
考位
椅
卓
合
茅沙
茅沙
香卓
酒
架
湯瓶
火爐
阼階
西階
巾
盥盆
架

降神 主人跪酹酒茅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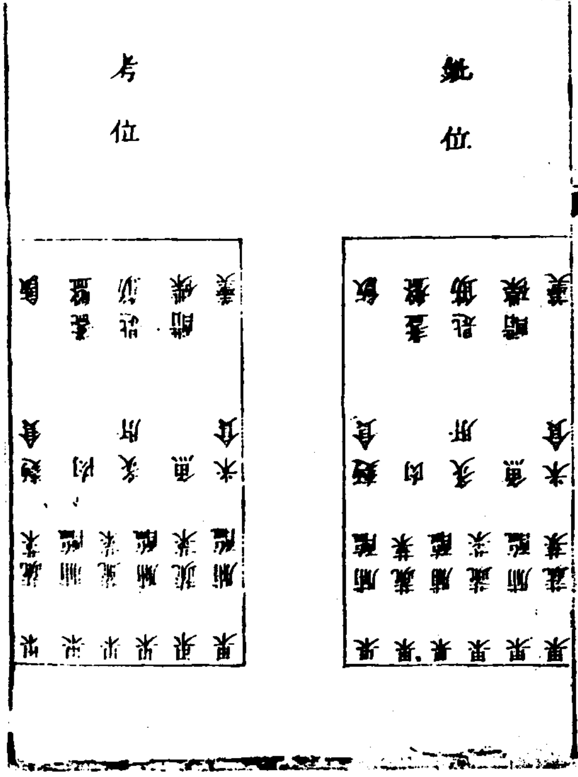
參神 主人以下敘立如後圖立定再拜

家衆敘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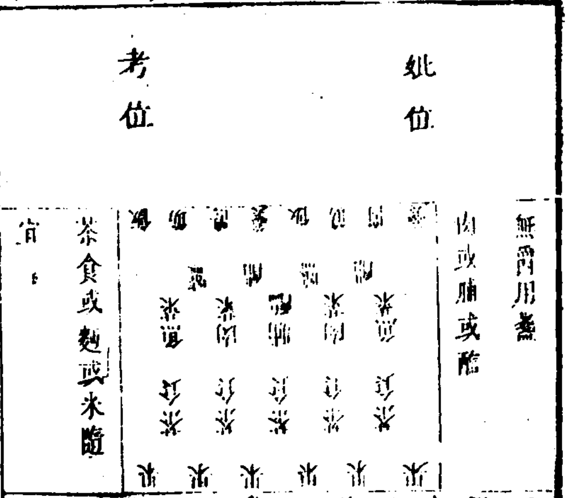

通贊一人
引贊一人
主人
主婦
重行西上
重行東上
叔父
伯父
兄
弟
子
孫
執事

徐健菴先生云通禮本注有母特位舊圖無之子孫當世爲一列而舊圖合爲一有失世次今補正之舊圖分諸父諸兄爲二雖與本注不同然得之矣

每位設饌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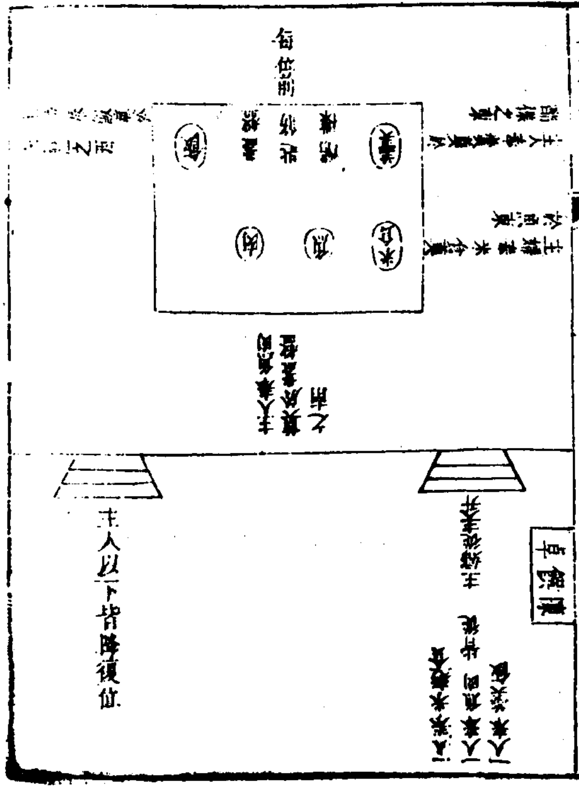

妣位
考位
果
醋
湯
麪
食
肉
魚
飯
匙
盞
盤

丘氏擬兩位並設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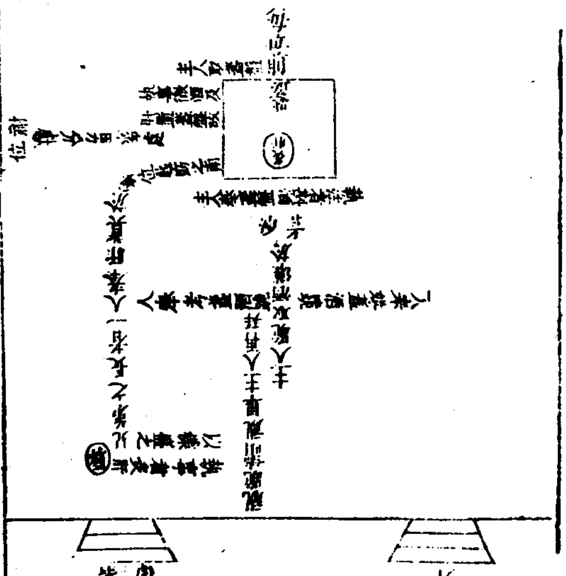

考位
妣位
一無酒用盞
肉或脯或醢
茶食或麪或米飯
位

丘氏六禮圖每位設饌則四代該八卓矣今人家廳事多狹隘恐不能容今擬考妣兩位共一卓設饌如世俗所謂卓面者庶幾可行若夫地寬可容者自當如禮

進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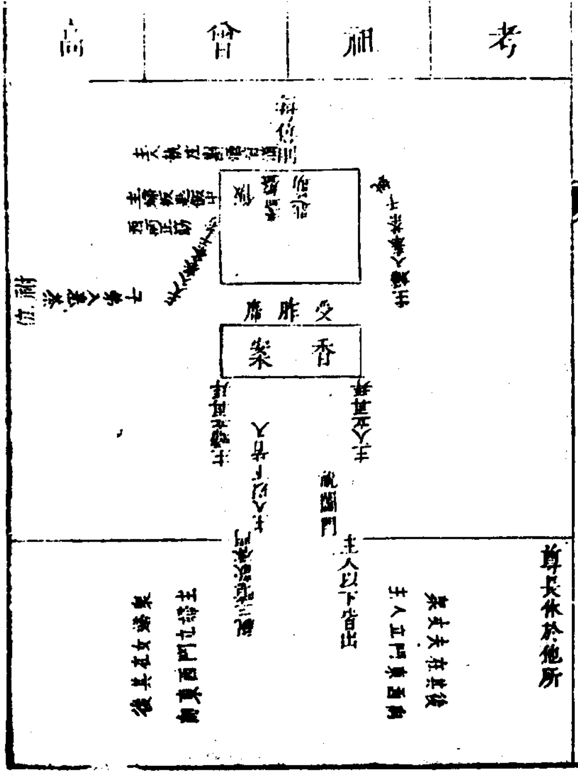

每位
卓饌
主婦從升
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三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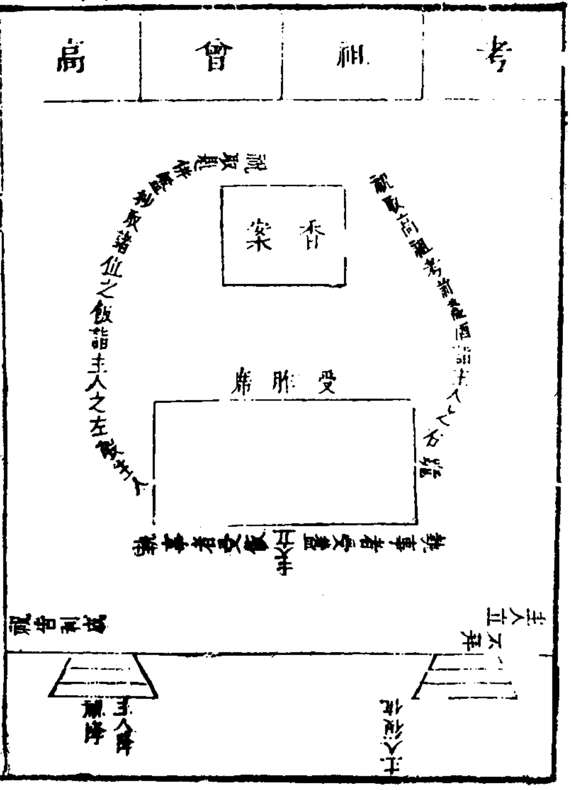

每位前
位前
亞獻
皆降
升

亞獻則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終獻則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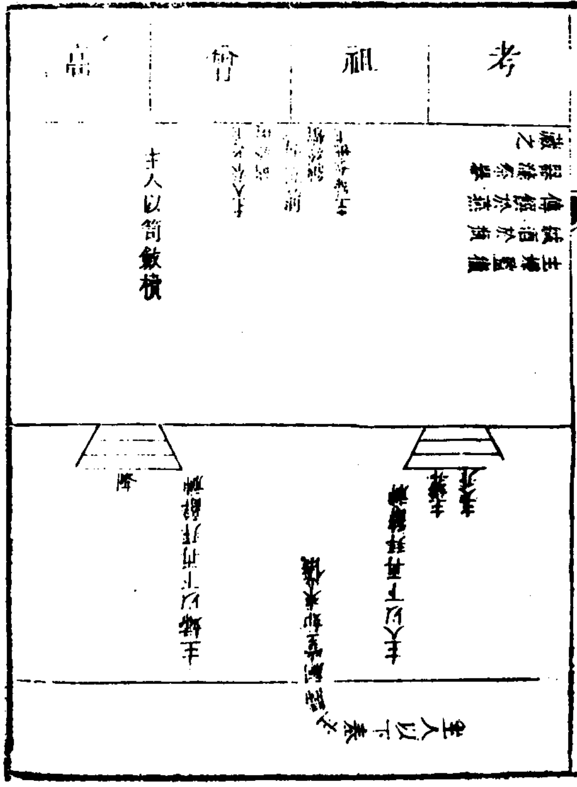
侑食闔門啓門之圖


考
祖
曾
高
香案
主人以下皆出
祝闔門
祝三噫歆啓門
主人以下皆入
尊長休於他所
衆丈夫在其後
主人立門東西向
主婦立門西東向
衆婦女在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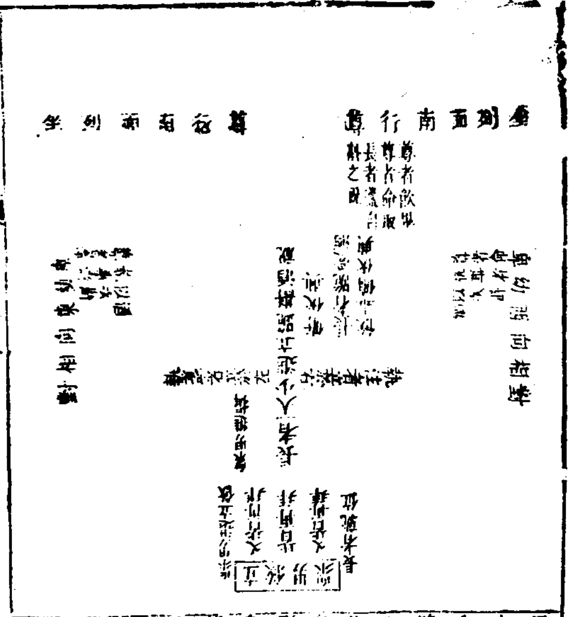
受胙圖


考
祖
曾
高
香案
受胙席
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詣主人之左告主人
執事者
主人立東
主人

辭神納主徹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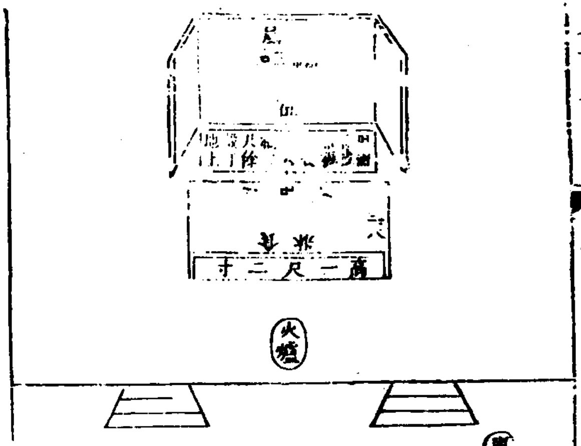

考
祖
曾
高
主人以笏斂櫝
主人以下再拜辭神
主婦以下再拜辭神
主人以下秉笏

事餕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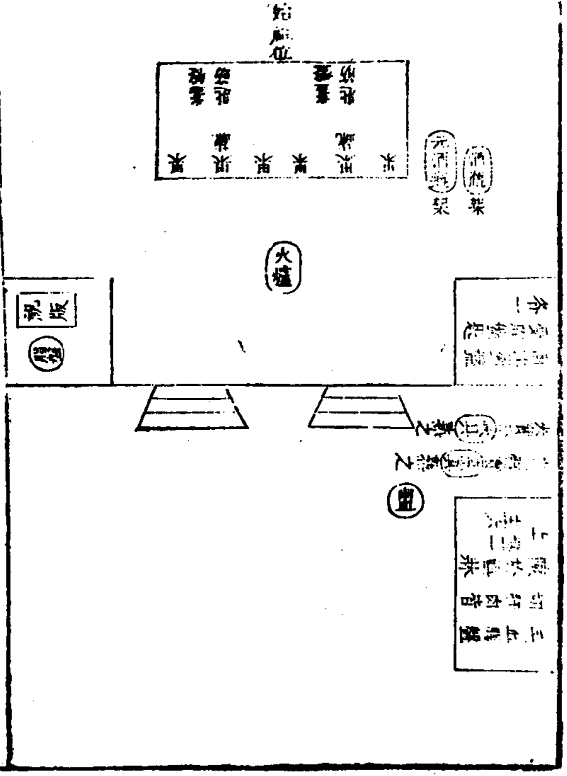
男女異處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男儀但不跪既畢諸婦女出獻男尊長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入獻女尊長女酢之如儀禮畢乃就坐薦麪食內外執事各獻內外尊長而不酢又斟在坐者酒皆徧乃再拜退薦米食是日祭餘皆頒賜

冬至祭始祖陳器具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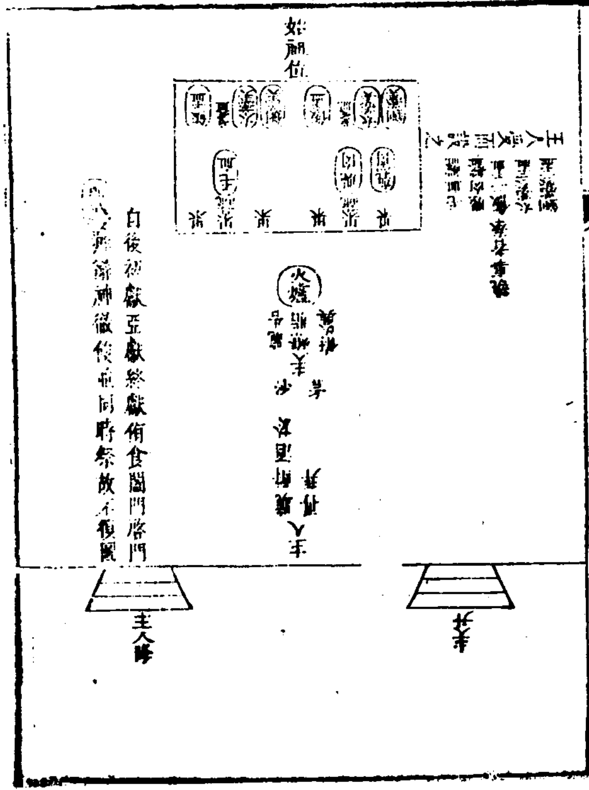


主人親殺親割毛血爲一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膏爲一盤解左胖爲十二體又飯米一盤切肝肉二小盤主婦衆婦女皆子帥執事者滌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小盤三蓋盤匙筯各一大盤三盂六脂盤一酒注酹酒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宜用古禮私家或不能辦則用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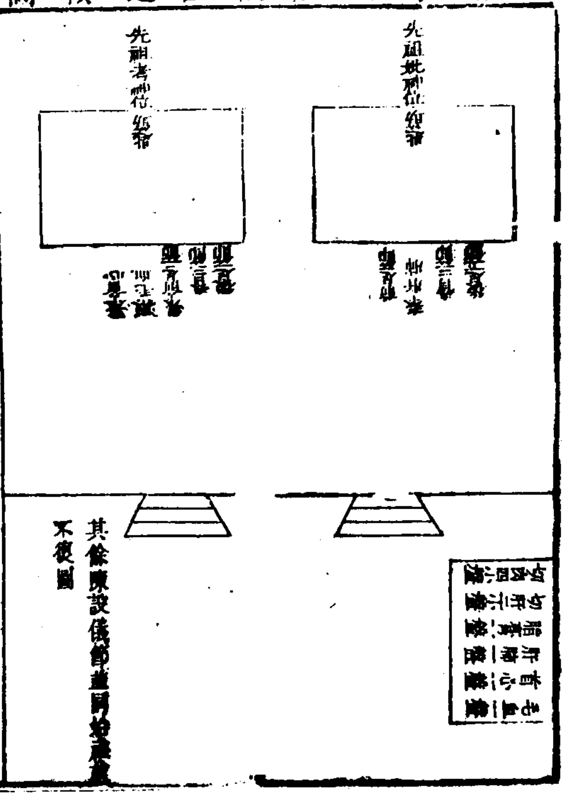
設蔬果酒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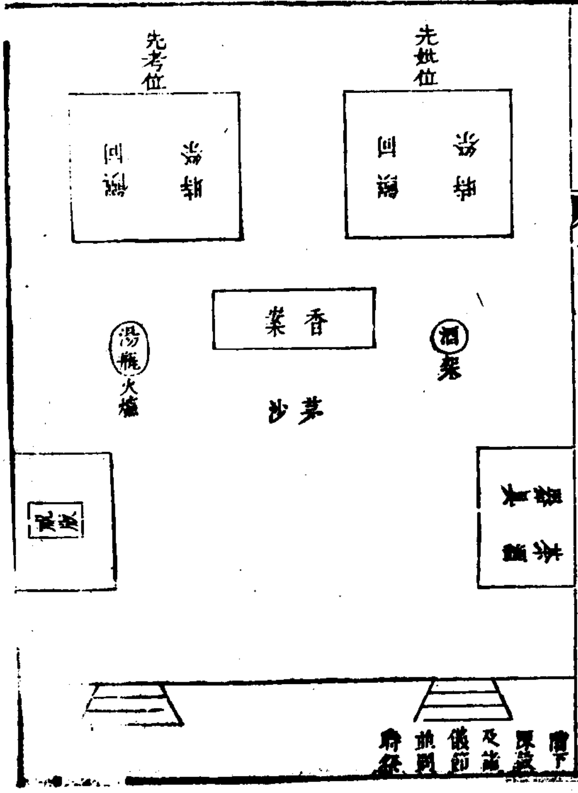
降神參神及進饌圖


始祖位
自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
受胙辭神徹餕並同時祭故不復圖
火爐
茅沙
主人降
衆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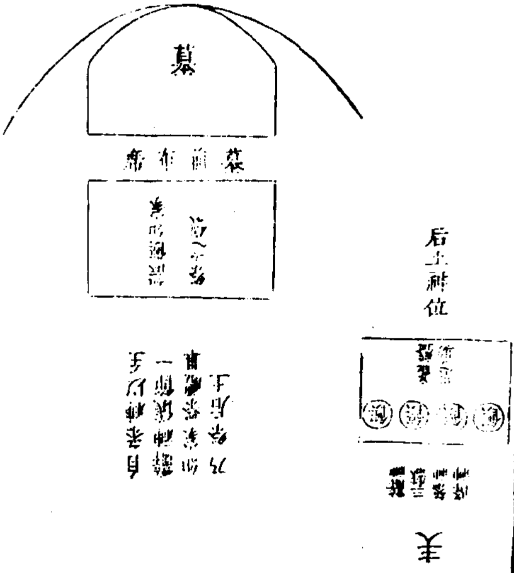
立春祭先祖設位進饌圖


先祖考位
先祖妣位
其餘陳設儀節並同始祖之祭
不復圖

季秋祭禰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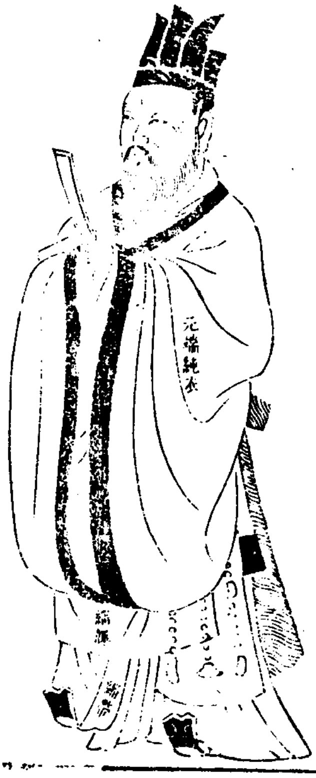

先考位
先妣位
香案
湯瓶
火爐
酒架
茅沙

墓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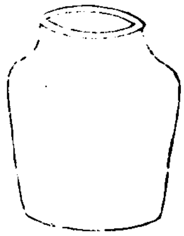
士祭廟服總圖

儀禮主人朝服元冠緇帶緇韠蓋助祭於公則用爵弁服而自祭於廟則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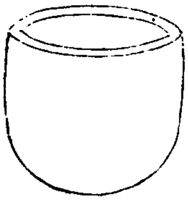
泰尊

泰有虞氏之尊也以瓦爲之受五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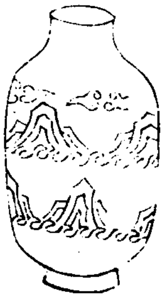
著尊

著商尊也著地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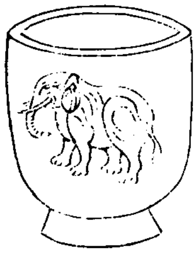
山尊

山尊夏后氏之尊也刻畫爲山雲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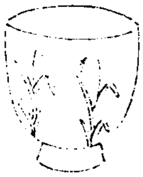
犧象尊

犧象周尊也以畫象飾尊



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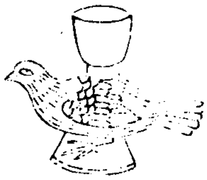
斝畫禾稼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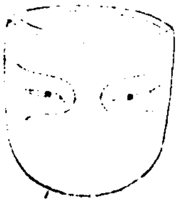
[illegible]於彝以盛明水

爵刻木爲雀形以鐵作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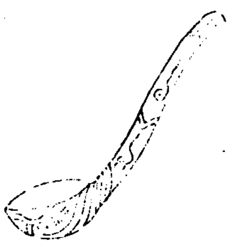


黄目

以黄金爲目面[illegible]以盛鬱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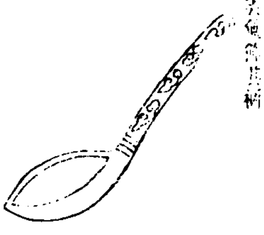


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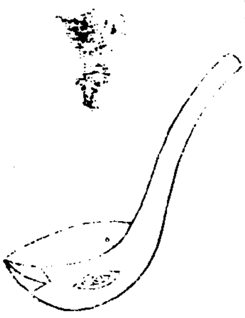
夏以龍勺勺爲龍頭

疏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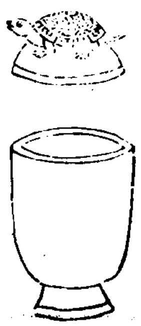
殷以疏勺勺爲疏其柄

蒲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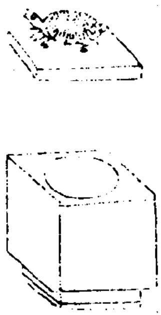
周以蒲勺勺爲鳧頭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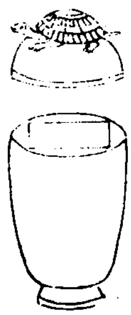
有虞氏兩敦以盛黍稷

簠



簠外方而內員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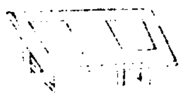


簋外員而內方

梡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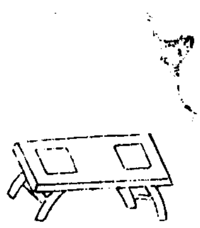
有虞氏以梡斷木有飾四足如案耳

嶡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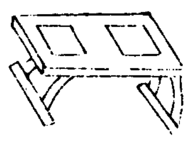
夏后以嶡俎以橫木爲距

椇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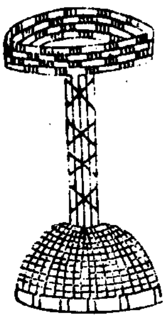
殷以椇曲橈木爲之

房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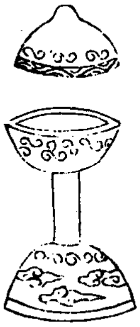
周以房俎謂足下有跗似堂後有房

籩



以竹爲之口有縢緣以盛果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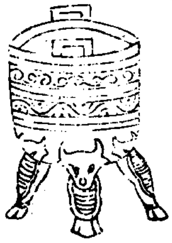
豆



豆高尺二寸木爲之上畫雲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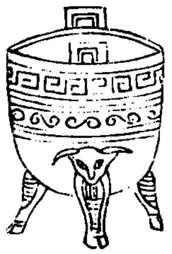
籩豆已見冠禮祭器尤重故復圖之

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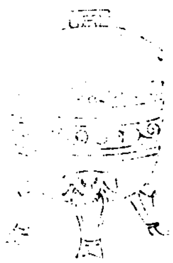
鼎受一斛以銅爲之足上飾以牛首君用之所以烹牲

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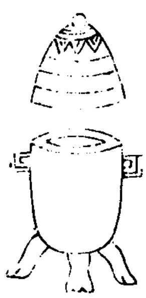
羊鼎亦以銅爲之大夫祭用之

豕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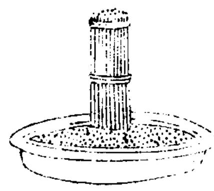
豕鼎以鐵爲之士用之

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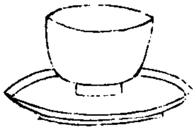
以鼎肉入小鼎而和以羹小鼎名鉶故曰鉶鼎

茅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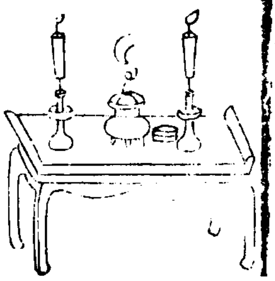
茅盤用漆盤匝廣一尺餘截茅八寸束以紅立於盤內

盞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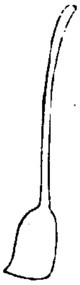


茶盞托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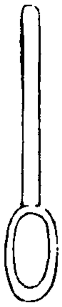
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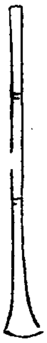
飯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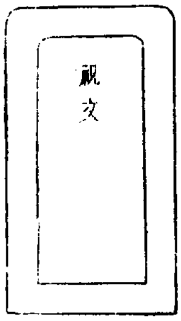
匕



茶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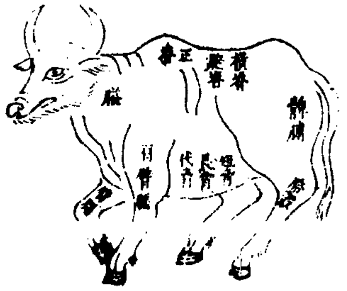


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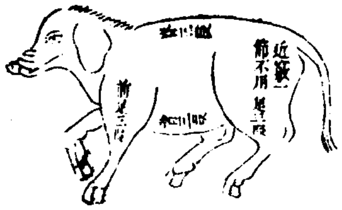
木版長一尺廣五寸以紙書祝文粘于上讀畢揭而焚之留版

古牲體


正脊
脡脊
橫脊
肩
臂
臑
代脅
長脅
短脅
肫
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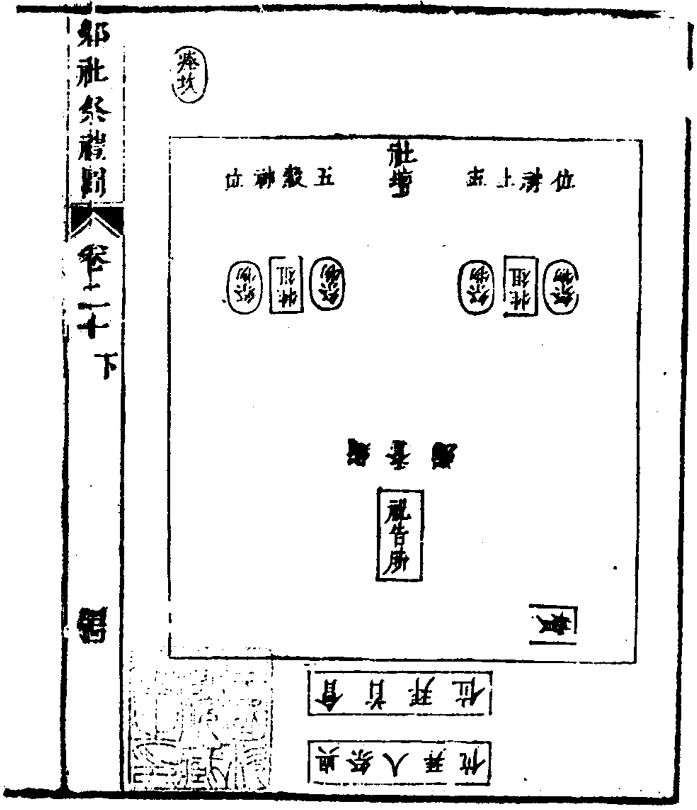
喪祭用左胖吉祭用右胖

今牲體


脊二段
近竅一節不用
前足三段
脇二段
後足三段

左胖不用以別於喪祭右胖析爲

鄉社祭禮陳設之圖



儀禮節要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附圖三卷則其門人王葉滋所爲軾所訂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禮爲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大旨欲權衡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爲今不可行葢通儒明晰事勢之言軾事事遵朱子惟是條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終以朱子爲是也是書别有一本僅三卷乃軾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

〔清〕胡掄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藜照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樂通考三十卷》提要

禮樂通考序

蓋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聖王舍此無以治天下君子舍此無以脩厥躬宜其知之者多而由之者衆也乃非特由之者寡也所知之者亦不易得何哉三代以上簡策散軼而考核爲難漢魏以來聖人不作而適從無主雖有願治之君好脩之士鮮能驟舉其要而折衷之其所望於討論講求之功者亦至切矣掄自幼承父兄之志考究通鑑綱目七家舊注之差訛得以大肆其力於群經饜飫其心於全史其始非孔子之經不敢信非朱子之傳不敢從其後漸推而廣之觸類而長之苟有遇於目而感於心者恍然若有以得其要領而克權其輕重也於是反覆尼山之刪定而知聖人之所垂教萬世者禮樂之散軼尤多探索朱子之全書而知名賢之所闡揚千古者編輯之功未遂也孔子生東周之末道既不行乃不得已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經世之常經不刊之令典也其在當時咸以爲迂濶而背棄之而其尤痛絕者莫如禮一廢於强侯之去籍孟子且不得其詳再燬於秦政之焚書漢儒徒以拾其燼聖人不作異說從横先王之典所賴以不盡泯滅者三禮耳然而周禮既非全書儀禮又多缺畧禮記諸篇錯綜無序禮經廢壞後學無憑此朱子所

以特有近脩三禮之疏也惜其暮年纔定未就而殁今之通解實非親筆掄每讀之常爲歎悼所可幸者文集所載程式具存掄得遵之纂爲通考三十卷深愧才識淺陋不足覽覿然遠宗三禮近及前明凡宗廟朝廷之事冠昏喪祭之倫莫不條分縷晰開卷燎然以供參考或有小補云爾

旹

乾隆十四年歲在己巳武進胡掄書

朱子乞脩三禮疏

遭秦滅學禮樂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章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習其文以供應舉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之爲教則又絕無師說臣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史有及於禮者以附本經之下會蒙除授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士友間亦有得聞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以補六藝之缺而亦未能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朱子答李季章書

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滚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奸於世非小補也

編禮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篇各綴於

其後其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於其外如弟子職保傅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所謂父在承重孫也朱子脩禮之見實起于此）雖經無明文而具於賈疏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爲邪說以害之甚可歎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矣

禮樂通考凡例

一推本朱子脩書之意爲禮書滚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欲重脩其所謂滚作一片者一篇之中五禮褋褋也其所謂不成段落者一禮條件不詳始終本末也今之通解仍復滚作一片不成段落故知必非朱子親筆

一是書務在洗刷頭面使人易看所謂頭面者眉目清楚而不濛混次第嚴整而無錯亂也全書之提綱挈領莫大於此

一凡書貴詳備尤貴簡潔是書苟有關於禮者必録之欲其備也其重複者悉去之欲其簡也其有兩處必須並見者注釋亦止一處其後則云已見其處

一是書以儀禮爲經故一字不敢增損移易惟祭禮三篇則析而合之者欲爲祭禮詳其始終本末且不如此則頭面終不得清不得已也割裂之罪姑取其便看而或可原乎抑終不得免乎愼之愼之窮經者勿輕移動經文也記傳則不妨矣

一禮記類多出漢儒附會是非頗繆不但重複者在所當去也然有文章在人耳目而人或病其遺闕也故取其悖理之尤甚者而辨論之如祭法之廟祧壇墠

是也其餘凡若此類者概從不論之例而悉去之實非遺漏

一經傳注解之繁簡詳畧頗費籌酌太畧誠恐讀之者不得明暁不受窮經之益太詳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鄭之差是故詳而不失之於繁簡而不病於其畧斯為美耳設心如此竊恐材薄未逮因取不明不醇之害而權之不醇之害烈也故與其詳也寧簡

一是書既以儀禮爲經而其篇目次第至第六卷乃見儀禮何也曰一二兩卷讀禮者之所當先知也三四

五三卷本先王制禮因尊卑以爲次第則天地不得不在宗廟之先廟制不得不在廟祭之先也或曰讀禮者當以博考爲先耳何獨以是爲先也曰貫通固在要其終大綱必須挈於始通論爲禮意之所存是宜最先矣若夫犧尊俎豆以及凡屬五禮之所通用者先以詳察而熟悉之然後全禮莫不迎刃而解矣

禮樂通考目錄

武進胡掄輯

卷之一

通論

通論禮樂　通論五禮及列朝制作

通禮

簠簋　太牢

犧牲　鼎俎

籩豆庶羞內羞　彝卣尊彝

拜

卷之二

吉禮第一

祭祀　粢盛

耕籍　祭服

親蠶　雜祭儀

卷之三

吉禮祭天地一之一上

卷之四

吉禮祭天地一之一下

卷之五

吉禮宗廟之制一之二上（附陵寢）

卷之六

吉禮祭宗廟一之二下

諏日　筮日

筮尸（宿尸宿賓附）　陳設位次

夕牲　請期

視殺納烹　省鼎

設尊彝實豆籩　載俎（饋食之俎）

陰厭　迎尸饋食

初獻（主人酳尸　賓長以肵從　尸嘏主人　主人獻祝　主人獻佐食）

亞獻（兄弟長以燔從）　三獻

少牢利成尸出廟　少牢餕

迎尸侑陳鼎俎（是爲儐尸）　授几

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載俎（儐尸之俎）

亞獻（獻侑附）　三獻

致爵　獻賓

酬賓　獻兄弟

獻內賓　獻家臣

加爵　嗣舉奠

尸作止爵　旅酬

利成尸謖　餕

陽厭　唐祭宗廟

宋祭宗廟　明祭宗廟

卷之七

吉禮祭社稷一之三　祭日月星辰一之四

祭山川一之五　祭五祀一之六

祭四方一之七　釋奠先師一之八

卷之八

凶禮第二　喪服二之一

斬衰三年

父　諸侯爲天

君　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　妻爲夫

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唐增承重孫　明增子爲母

爲高曾祖父母（承重）　爲人後者承重

爲人後者妻從服　婦爲舅姑

庶婦爲夫之生母　朱子定父在承重孫

總衰三年

子嫁反在室爲父

布帶繩屨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

齊衰三年

父卒則爲母　（晉武帝周高祖）　魏孝文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母爲長子　唐增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

父在爲母　妻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

齊衰不杖期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之適子爲妻　昆弟

爲衆子　昆弟之子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適孫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漢宣帝（宋英宗）　漢哀帝（明世宗）

女子子（適人者爲爲父後者）　繼父同居者

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大夫之子（所不降）　大夫所不降

妾爲其父母　唐增舅姑爲適子婦

明增父母爲（適長子）　繼母慈母爲長子

繼母改嫁爲（從己者）　婦人爲（夫昆弟之子及夫昆弟女之在室者）

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

齊衰三月

寄公爲所寓　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爲舊君君之母妻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大夫爲宗子

舊君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女子子爲曾祖（父母）　唐增五月曾孫

殤大功

長殤九月　殤七月

大功九月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庶孫

適婦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之降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降服）

（夫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夫所不降　君之所不降

繐衰小功

殤小功

小功五月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外祖父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夫之姑姊妹娣似婦報

大夫妾（爲庶子適士者）
大夫之降服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庶母慈己者
唐增嫂叔弟妻夫兄舅

明增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外孫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士爲庶母

貴臣貴妾
乳母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從母昆弟
甥

婿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夫之諸祖父母

君母之昆弟
唐增夫之舅及從母報

明增本生外祖父母
妻之母改嫁猶服

外孫婦
外甥婦

卷之九

凶禮喪通禮二之二

喪禮義
未喪

相（家禮以後日護喪）
居喪

奔喪
殺喪

在喪遭喪
吉凶相遭

死於客館
望哀

卷之十

凶禮喪禮二之三

疾病
始死

復
楔齒綴足

奠帷堂
赴（家禮作訃）

哭位
弔

拜賓
襚賻賵臨

明旌
浴飯襲之具

浴
含

襲　重
不作佛事　小斂
袒括髮　侇堂
絰　小斂之奠
有襚者　設燎
大斂　殯
居廬　君視斂
成服　朝夕哭
朝夕奠　朔月奠
筮宅　明器

卜葬日

卷十一

凶禮葬禮二之四

請啟期　陳朝祖之具
啟　朝祖奠薦車馬
請祖　載
飾柩　陳明器
祖（輓歌）　請葬期
公賵　所知賵奠
謚法　大遣奠

重出序從　讀賵
讀遣　柩行
公贈於邦門　至壙
窆（殉葬附）　反哭
賓弔　適殯宮就次

卷十二

凶禮喪祭二之五

虞　陳饌於門外
布席室中　門內位
陳設於室中及堂下　陰厭

迎尸饋食　初獻
亞獻　三獻
利成　尸謖
陽厭　送賓
卒哭　餞尸
受服　諱
作主　祔
小祥　大祥
禫　吉祭
忌日

卷十三
凶禮天子之禮
卷十四
賓禮第三
覲禮三之一　聘禮三之二
卷十五
賓禮士相見三之三（見國君稱名　侍坐君賜　侍食）
列朝賓禮三之四
卷十六
軍禮第四
封建　井田
軍旅　車馬
兵器
卷十七
嘉禮第五
冠禮五之一
卷十八
昏禮五之二
卷十九
鄉射禮五之三

卷二十
大射禮五之四　投壺禮五之五
卷二十一
鄉飲酒禮五之六　燕禮五之七
公食大夫五之八　養老五之九
卷二十二
學禮五之十
文王世子　保傅
踐祚　弟子職
曲禮　少儀
卷二十三
內則五之十一
卷二十四
樂原第一
卷二十五
五音第二　六律第三
卷二十六
八音第四
卷二十七
樂器陳設第五　樂官職掌第六

卷二十八
　樂歌第七上
卷二十九
　樂歌第七下
卷三十
　樂舞第八

禮樂通考卷之一

武進胡掄輯

通論

古禮之目有五所謂吉凶賓軍嘉是也其序詳於周禮春官其原肇於虞書舜典凡有作者莫不以是爲叙劉向石渠別録取戴記諸篇分屬五禮而取泛論者號爲通論以其泛論五禮不可專屬一禮也然其所謂專屬者未嘗無泛論之文所謂通論者未嘗無專屬之處循名考實未臻至當今以其不可分屬之言擇其語精義醇者彙爲一編仍稱通論一以發先王制禮之意一以存先儒習禮之舊云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民失其性則僞教之中使復其性也中者無所偏倚性之體也和者無所乖戾情之正也）大宗伯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天産動物地産植物也作陰德用之於陰作陽德用之於陽也天産屬陽用之於陰而以禮防之是以陽際陰也地産屬陰用之於陽而以樂防之是以陰際陽也故曰合天地之化）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知知者心之智足以知此理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安和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和於內而不離飾貌者禮檢於外而不流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爲用也仁愛故敬而不離義正故親而不流此仁義所以爲禮樂之至極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和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故時與時並名與功偕（有舜禹則揖讓遇桀紂則征誅事與時並也功成樂

作紹堯名韶誅紂名武名與功偕也）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辯偏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因天地自然之序而制禮法天地自然之和而作樂）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此以陰陽配禮樂凡陰皆禮凡陽皆樂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序（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與人同樂爲施禮尚往來爲報）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變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卑自牧故減和順積中故盈減而不銷則禮得其報樂在其中矣盈而不放則樂得其反禮在其中矣）

漢志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

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詩歌詠言鍾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

唐貞觀二年祖孝孫奏唐雅樂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司馬溫公曰禮者聖人所履也樂者聖人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皇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武濩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而大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掄按自古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用以象功焉用以昭德焉莫非鳴其政治者也是故揖讓而箾韶興征誅而濩武作治之隆也樂以隆焉其聲其容皆堯舜湯武之功德也淫亂而鄭聲宣君昏而濮上起治之替也樂以替焉其聲其容莫非鄭衛末流

之惡俗也則是樂之隆替實由於治原非治之隆替由於樂也君子而欲隆其樂可不務隆其治哉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萬物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右通論禮樂

周禮天宰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小宰之職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逆○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示祇同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詳見各條之下）

大戴禮禮有大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本也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觀去聲門闕也）喟然而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謀陰謀興起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子嗣曰世弟繼曰及）城郭溝池以爲固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陳氏曰言大道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語出老莊非格言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殽效也列序也）○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夏紀時令之書即今夏小正坤乾即歸藏商易也夏曰連山周曰易）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初（捭音百汙音蛙抔音裒○燔燒也捭擘也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於石上而燒之也汙尊爲汙坎以盛水也抔飲手掬而飲也蕢桴以蕢草爲鼓椎也土鼓以土爲鼓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以炮以燔以烹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金作模範也合土爲陶治也朔亦初也）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儐禮之加接賓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辟開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治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還音旋和去聲）。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

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行事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器成務以適用也奧人所便安處也）何謂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淰音閃獝音橘狘音越）。禮必本於太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

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官之爲言分定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養當作義）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竇也（竇所從入之要處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

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棷與藪同）

〔禮器〕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即所謂禮義以爲器也器者致用之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享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去聲匡恇同。定猶建也數歲入之數也）。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稱去聲）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倫順也義宜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重翣見喪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

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食力自食其力者謂庶人也繁一作鞶又作樊馬大帶纓鞶上飾也采色一匝爲一就圭瓚璋瓚用以灌者一灌而已琥爵璜爵用以飮者每三爵也大夫特者人各一揖也士旅之者衆共三揖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爵觶角散皆飮酒器爵容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五獻子男之禮也缶壺瓦甒皆盛酒器也瓦甒容五斗壺容石缶又大於壺）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臺門築土爲臺而屋於其上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廢猶去也禁尊下承盤也棜禁一名斯禁無足禁也或曰廢禁無足禁也棜禁有足若棜之似豆而卑耳今按士喪禮有廢敦則後說爲是）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越席蒲席也鼏覆尊之巾也樿杓以樿木爲杓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絶無委曲）有曲而殺也（有所厭降則當從殺）有經而等也（可常行者各以其等）有順而討也（順其敘而討究之無差忒也）有撕而播也（撕芟同芟取壅滯以播於衆）有推而進也（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有放而文也（觀象效法而致其文）有放而不致也（雖取法象不極其文）有順而摭也（摭音職○摭拾也謂尊卑濶絶者不患其無別而拾取其禮而行之）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道猶行也）

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取於人者人自來取法也取人者不來而强其來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飲酒及鄉射）

〈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縣懸同）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坊防同）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逆（中去聲）夫禮所以制中也（中如字）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漢高帝命叔孫通制禮多所未備文帝悅賈生之言以大臣絳灌害之而止武帝議立明堂以太后不悅儒術廢

董仲舒極言更化之宜而帝方銳志武功不暇禮文之事宣帝時諫大夫王吉請述舊禮不納成帝得古石磬用劉向之說案行營表未作帝崩群臣引以定謚世祖中興乃立明堂辟雍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威儀盛矣然從化未洽者禮樂未具群臣無所誦說也叔孫通所撰民間不傳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古禮樂至五百餘篇學者不能略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義說煩謬故禮寖不章

前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魯徐生善爲頌（頌猶容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及襄（延襄二孫名）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姓）滿意（名）桓生（失其名）單次（姓單名次）皆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漢時多稱禮爲頌）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東海后倉魯閭丘卿倉說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在未央宮校書於此得名）以授沛人聞人（姓）通漢（名）子方（字）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守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卽今大戴禮）小戴（卽今禮記）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琊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孫音遜名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瑯琊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之學

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篇（七十子中學者所記）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卽今周禮）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儀十九篇（武帝時）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石渠）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班固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後書儒林傳王莽之際禮壞樂崩光武好經術立五經博士禮有大小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還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上親稱制臨決）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是爲白虎通）孝和亦數幸東觀覽

閱書林○大小戴慶氏禮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後亦有大小戴博士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襃遂漢禮事在襃傳○董鈞習慶氏禮永平中爲博士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世稱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門生百餘人中興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卽今十三經之周禮注）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爲鄭氏學（古經謂孔氏所獻注中所謂古文者也其所謂今文者小戴也）玄又取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禮記四十九篇周禮六儀禮十七篇通爲三禮）

三國時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同異爲三禮解及論駁朝廷典制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玄短

晉志曰漢制未能復古魏承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晉初又命荀顗羊怙等共成新禮百六十五篇太康中尚書郎摯虞討論未成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至於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其事

隋志曰漢以來前史備矣梁武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又命沈約等參詳陳武多準梁舊仍詔左丞江德藻等隨時取舍後齊則楊休之元修伯王晞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弢並習於禮儀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唐初卽用隋禮太宗命房玄齡等因隋禮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詔長孫無忌李義府許敬宗等增爲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附會議者非之詔復用貞觀禮由是高宗之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復引古義增損二禮無復

定式武后中宗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以韋縚爲禮儀使以掌五禮乃詔撰述爲一百五卷是爲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宋初因聶崇義上禮圖詔詳定之四方漸平命劉溫叟李昉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又爲通禮義纂一百卷仁宗時賈朝昌撰太常新禮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神宗更定元豐郊廟禮又定朝會儀注及喪葬總百六十三卷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徽宗續修五禮是爲政和五禮新儀

詔開封尹編類通行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有言其繁擾者遂罷之南渡後孝宗續編太常因革禮

右通論五禮及列朝制作

通禮

通禮者五禮通用之器物也其有雖爲通用而本有從重之條者則以見於所重之中如宫室同於宗廟圭璋見於賓禮衣服粢盛見於祭祀從其重也若夫牲牢鼎俎之屬雖亦以祭爲重而吉凶賓嘉莫非是也故合爲此編且便簡閲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音嗣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餐之具有此四者）食用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是爲六穀稻一名菰音孤一名彫胡）○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六穀及麻菽爲八穀其一未詳舊說以麥分大小又或以菽分大小皆非也蓋諸穀見於經者類多種矣苟無確據不得獨可分也）○舍人掌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註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曰註皆據外而言案孝經註簠則內圓而外方簋則內方而外圓容斗二升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案簋有瓦者考工記旊人爲簋）

少牢禮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婦贊者執敦稷敦皆南首（註曰敦有首者飾象龜鼈有上下甲疏曰禮器云管仲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孝經緯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又平聲○鄭氏注論語云夏曰瑚商曰璉與此不合）

右簠簋○愼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禮著於經經牽於注後世去古既遠非古注無以得其門泥古注又苦於其雜惟以經爲主而以理斷之不爲舊說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黍稷稻粱盛之簠簋以爲祭祀賓客之用此其輕重制度不可不辨者也周禮三農生九穀王膳用六穀其所謂九與六者經無明文不可以後人之意妄爲推測也注六穀者據食醫所用六者注之是已注九穀者先鄭則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後鄭則曰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皆失之矣蓋詩稱百穀以見其多也凡所謂九穀六穀以及五穀者皆舉諸穀之總號言之也今爲之博考群經用諸百禮所以爲飯者其穀惟四種曰黍稷粱稻黍爲最貴稷次之粱次之稻又次之少牢禮主婦執黍婦贊者執稷是黍貴於稷也聘禮公食禮皆黍稷爲正饌粱稻爲加饌是黍稷貴於粱稻也公食禮先設粱次設稻聘禮堂上黍在北粱亦在北西夾黍在西粱亦在西是粱貴於稻也注疏稱稷爲穀之長者后稷用以名官社稷用以名祭也簋盛黍稷八簋者四黍

四稷也簋有多寡簠惟用二聘禮堂上八簋繼以兩簠西夾六簋亦兩簠也簠盛粱稻一粱一稻也兩穀同名一器者每薦必相連有黍者必有稷有粱者必有稻也四穀分爲兩器者簋爲正薦食所必用也簠爲加薦有用有不用特牲少牢皆無簠也（無粱稻是無簠也）簋一名敦據特牲少牢黍稷之器皆謂之敦特牲至於將餕又改敦爲簋則簋敦實一物也考其形制少牢用金敦大夫飾以金也大宗伯奉玉粢天子飾以玉也喪禮變於吉用廞敦謂無足也祭祀賓客之簋有足矣此則見於經者也

至其形體方圓之說不見於經注疏之云未有見其必不然耳

周禮天官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牛羊豕具爲一牢其法有用之於委積者有用之於膳獻若飧牽者膳獻若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諸侯朝天子殷膳太牢以及飲獻之屬飲食謂饗燕也飧牽用餼牽爲飧禮也其法見秋官掌客入賓禮）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周書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也犢未孕未有牝牡之情是物之誠愨者也故貴之）

右太牢○按牢者所以閑制芻豢而不使之放逸者也牛羊豕皆用牢而宜爲鼎烹之主故並用之則稱牢亦曰太牢若專用其一者皆號特牲一牛不得稱太牢一羊不得稱少牢也今按舜典用特禮記郊特牲皆一牛也而號特牲告朔一羊也而曰特羊以其不殺也則曰餼羊士虞饋食士祭饋食皆一豕也亦曰特牲然則太牢必具三牲而以稱牛者不見經傳者也少牢必兼羊豕而以稱羊者亦不見經傳者也○凡牢有生死二用生者謂之餼牽餼言其氣充足也牽言其可以牽而走也

死者載鼎熟之曰飪鼎不熟曰腥鼎

周禮庖人掌供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畜所以爲牲者未用曰畜將用曰牲易其名以示敬也庖人所掌辨其所用非掌其芻豢也掌芻豢者牛掌於地官牛人馬掌於夏官校人羊掌於羊人亦屬夏官雞掌春官雞人犬掌於秋官犬人豕掌於冬官豕人六者皆用爲牲皆人之所畜也故謂之六畜六獸麋鹿兎之屬六禽鴈雉之屬不必深求其實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卜既得吉謂之牲角體完具謂之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陽祀天神與宗廟騂赤色毛不雜也陰祀地祇與社稷黝黑色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毀事謂除殃咎之祭尨雜色也）凡祭祀供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毛羽純具不雜謂之犧牧

（人餋於平時充人餋於將祭）凡牲不繫者供奉之（謂非時而祭）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牧人總掌六牲而不別也牛人充人專掌一牲而芻之也公猶官也）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祭也天子繹祭易牲與少牢燖尸俎者異矣職人即充人之芻秣牛牲者亦既在繫乃芻之也）凡賓客之事供其牢禮積膳之牛（積即委積膳即膳獻詳見庖人）饗食賓射供其膳羞之牛（上文賓客皆異國之人此言賓射兼謂本國之人也主於飲酒曰饗主於黍稷曰食膳謂牲體羞謂庶羞饗食皆用之）軍事供其犒牛（勞軍曰犒）喪事供其奠牛（喪祭曰奠）凡會同軍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所以御牛前曰牽旁曰徬任猶用也）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縣肉格盆盛血器簝受肉籠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閑也所以防禽獸觸齧者春秋傳謂之滌所謂在滌三月也）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展牲考犧牷也碩牲考充碩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人民之六畜之數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槀人掌豢祭祀之犬（犬畜於秋官犬人臨祭則入於槀人也○以上惟庖人屬天官牧人至此皆地官之屬）

雞人掌供雞牲辨其物（物謂色也）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賓客喪紀亦如之（嘂與叫同雞人春官之屬）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羔小羊也飾刷治之使潔清也）（登其首升首於室也如特牲曰升首於室以報陽也）賓客供其法羊（法常法也）

犬人凡祭祀供犬牲（犬人秋官之屬豕人具於冬官注疏之說）

〔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索求也臨時索取而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庶羞不踰牲（如牲用羊豕不得用牛爲庶羞）犧牲不粥於市

〔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剛亦牡也變文耳）

〔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楅衡施橫木於牛角以止觸也在周禮地官封人飾牛牲

設其楅衡）白牡騂剛（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群公不毛）

右犧牲○按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牲者以皆出於芻豢也其六獸六禽之爲牲者經多闕畧不可詳考也以獸禽不可卒辨或非土產故乾之而總名爲腊又以不乾者亦用宜有別於乾而謂之鮮腊周禮牲魚羞於大司馬儀禮魚十有五而俎魚用鮒大夫之禮也六牲之用馬爲最少見於經者惟大司馬奉詔馬牲用之喪祭而已犬爲鼎實見鄉飲鄉射雞則未聞用以載鼎也

〔周禮〕亨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煑肉釜也鑊煑腥肉鼎受熟肉也）

外饔掌陳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肉既熟鼎受於鑊而升於俎俎受於鼎而薦於席俎不近竈鼎不升堂也牲體者解牲之體以升鼎所謂體解也腊亦體解與牲同法）

爾雅鼎絕大謂之鼐（詩傳曰大鼎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詩傳曰小鼎謂之鼒爾雅疏曰體圜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鼎耳在表）款足者謂之鬲（足曲而相去疏闊）

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疏曰橫距者足中加橫木而相距也椇枳之樹其枝多曲○詩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有房然疏曰半體之俎用以房烝故謂之房俎）

右鼎俎○鼎俎者脅載牲體之器也牲體者擇取犧牲之體但熟之而不用調和換醯醢以食者也凡牲之既殺也除有應爲庶羞而宜腥用之外不分貴賤皆烹於鑊以熟之既熟前去脰膉後去髀觳皆不升鼎（膉頸也髀近竅者觳足跗也）不升鼎者爲其賤也蓋牲體以四肢爲貴四肢又以前體爲貴前取肩臂臑後取膞骼五者取於四肢者也取於背曰脊脊分爲三近肩曰正脊當胷曰脡脊近髀曰橫脊取於胷曰脇脇分爲三近腰曰短脇當心曰正脇近臂曰代脇六者取於胷背者也是爲牲體皆有體骨以分貴賤其次第以所序之先後爲差又於牲腹內取心肺口中取舌牛羊取腸胃犬豕不用腸胃而倫膚倫膚者肉之無骨而美者也以上皆載鼎尊者之俎用之所謂貴者以貴骨專指牲體言之也其不載鼎而直脅俎者髀觳則主婦以下之俎用之脰膉則祝俎以下用之所謂賤者以賤骨也（貴骨賤骨二句祭統文今入祭宗廟）其自鑊而升於鼎也曰升亦曰載亦曰脅其自鼎而升於俎也亦通稱之惟祭禮直稱薦席之俎爲脅耳其在春秋傳則通謂之烝所謂全烝房烝殽烝是也全烝者郊禘之禮

主於敬不敢用褻味故無庶羞牲體不分左右胖皆以載俎故曰全烝非不解也房烝者宗廟賓客兼用愛敬非致味無以將其意乃分牲體爲左右胖左胖爲庶羞庶羞美味也以將愛右胖爲牲體牲體正味也以將敬同出一牲半爲庶羞以爲豆實半爲牲體以升鼎俎有似同在一屋而半爲堂半爲房也故謂之房烝也殽烝者節解而烝所謂折俎也凡牲之既殺也豚解之以烹於鑊（前解兩脛不分肩臂臑後解兩脛不分膞骼中解脊脇不分旁正）及其熟也體解之以升鼎俎（前脛分肩臂臑後脛分膞骼脊分正脡橫脇分短正代）體解二骨又節

解而折之謂之殺亦謂之折（從二骨而分之曰節從一骨而斷之曰折）（故凡謂之殺者皆肉之有骨而小者也）蓋全烝王於敬房烝兼敬愛殺烝王於愛也鼎載牲體禮之盛者一牢用九鼎聘禮飪一牢鼎九是也禮之殺者一牢用七鼎聘禮腥二牢鼎二七公食禮大牢七鼎是也九鼎者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牛羊腸胃合一豕膚一鮮魚一鮮腊一也七鼎者無鮮魚鮮腊也少牢五鼎者無牛及腸胃同羊鼎也特豕三鼎者豕與魚腊也載俎實者爲正鼎正鼎九者陪鼎三以載膷臐膮皆豆實也俎之數同於鼎公食禮上大夫八

豆則九俎少牢禮五鼎則五俎也然皆以正俎言之也少牢所俎從獻俎皆不在五俎之中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以竹爲之形制如豆口有藤緣容四升四籩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加籩以上爲庶羞羞籩爲內羞）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卽朝踐裸以後薦腥於堂也熬麥曰麷熬麻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鹽之形似虎者膴膴生魚腹下爲大臠鮑鱐皆乾魚鮑出江淮鱐出東海四穀一鹽三魚爲八籩）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榛實（橑音老梅也榛似栗而小六者皆果名桃下梅上言乾桃梅兼用乾濕爲八籩）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蔆芰也芡雞頭也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也祭禮正籩之後有加籩以上三籩皆爲羞之籩）庶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謂內羞也糗亦粉也合烝曰餌餅之曰餈皆粉稻黍米爲之）凡祭祀供其籩薦羞之實（薦羞皆進也進於食飲以前曰薦進於食飲將盡曰羞）喪事及賓客供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於其飲食以供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臡音泥麋腦同○豆容四升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餙象天子以玉以木爲之高一尺其足名鐙其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夏楬豆無飾也殷玉豆周獻豆獻疏刻也見爾雅疏○醓醢臡皆肉醬也多汁曰醓有骨曰臡當稱曰醢凡爲醢者必先膊乾其肉而莝之雜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成矣昌本昌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螺同脾牛百葉也蠯大蛤蜃小蛤也蚳蛾子也豚拍豚肩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箈音迨○深蒲蒲始生者箈箭竹筍筍泛言竹筍也　以上皆庶羞之豆）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豆

內羞之豆酏食糝食八珍之二也見內則）凡祭祀供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王舉則供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作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以五齏及少儀內則觀之則知齏菹乃菜肉之通稱）

醯人掌供五齏七菹凡醯物以供祭祀之齏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供齏菹醯物六十罋（齏菹醯物者齏菹之宜於醢者屬醢人宜於醯者屬醯人也謂之醯醬者醯與醢皆醬也醬也者味之不可專食而用調百味者也皆以穀爲之其味甘而清糟並用者不易其名而謂之醬其味酸而糟不用者謂之醯後人謂之醋其醬之有肉而易其名曰醢者所以別於無肉者耳）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此統言飲食所用而爲簠簋尊彝籩豆之實之總數也食實簠簋膳實鼎俎飲實尊彝羞珍諸皆實籩豆羞庶羞也珍肉羞也醬醯醢也）

甸師供野果蓏之薦（蓏力果反○樹生曰果蔓生曰蓏）

〔內則〕膳膷臐膮醢牛炙（膷音香臐音薰膮許堯反○此以下二十豆皆庶羞也而謂之膳者膳是進饌於尊者之通稱而庶羞亦得稱膳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漢人通謂之臛膷臐膮取其味之香美以名之臛取其切如藿葉以名之所謂聶而不切者也醢字衍文以公食禮校之可見公食禮膷以東臐膮牛炙此四豆爲第一行設於稻南自西而東）醢牛胾醢牛膾（公食禮炙南醢以西牛胾牛鮨者卽牛膾也此四豆爲第二行自東而西）羊炙羊胾醢豕炙（公食禮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此四豆爲第三行又自西而東）醢豕胾芥醬魚膾（公食禮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此四豆爲第四行又自東而西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雉兔鶉鴽（公食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聶而切之爲膾聶而不切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此以諸肉爲虀菹也聶見少儀）○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亦沃也熬亦煎也此八珍之一也）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讀模象也象淳熬而爲之與淳熬無他異也）炮取豚若將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將當作牂牡羊也封殺也刲剖其腹也苴裹之也謹當作墐墐塗者以草和泥也而塗之也炮之以火燒之也皽音展肉上膜也糔溲餌滫瀡卽稻粉之甘而滑者也此八珍之二也舊說分豚牂爲二珍者非）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脊側肉也捶亦擣也餌筋腱也此八珍之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亦漬也此八珍之四）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爲之漢人所謂火脯之也欲濡者又可濡食也此八珍之五）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八珍之六）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膋腸間脂也此八珍之七）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狼臅膏臆中膏也此周禮酏食也八珍之八）○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析乾之曰脯捶脯施薑桂曰脩有汁曰羹大切曰胾）○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言牛獨可爲脩而不爲軒也）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之言牒也先藿切之復報切之）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凡聶而不切者皆菹也聶而切）

（之則鑿矣）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渫音屑朐音劬○殽俎實胾豆實以俎豆分左右也食實簋羹實登鉶以簋鉶分左右也膾炙醯醬皆庶羞之豆而醯醬則俎實所濡故宜左炙兼謂燔炙也庶羞之豆從獻之俎皆用之左朐右末未詳其義）

右籩豆庶羞內羞○凡籩豆與鼎俎相配者爲正薦其數視鼎俎而皆偶九鼎者八籩八豆三鼎者二籩二豆七鼎則六五鼎則四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也正薦設於未獻以前俎曰薦俎豆曰薦豆

薦於從獻者爲加豆其在正薦者豆則薦於薦俎之前籩則薦於薦俎之後薦於既酬者改稱羞有庶羞其實則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醬是也有內羞亦曰房中之羞其實則八珍是也（少牢禮注曰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肉爲庶羞之豆之最貴者曰膷臐膮其形制腥熟則不可考見於經者惟胾以陪鼎列在庶羞之首見於注者惟曰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而已其次曰炙以火燻而熟者也牛羊豕皆有之肝與肉皆有之而

其制度不可考也但炙肝燔肉乃從獻之俎而豆實但稱炙未審其爲肉與肝也其次曰胾但知其爲豆實而已但知其爲切肉而已其詳愈不可考也其次曰膾其制之見於少儀內則者可謂詳矣但所謂藿葉切之復報切之者或多有未曉焉竊意藿葉切者切肉成片而薄如藿葉也復報切之者切片成絲而絲之細亦如葉之薄也及讀杜詩有細切銀絲膾之句則固無疑矣惟以細切爲韲之說推之則五韲之屬又有不止爲絲而擣之如泥者矣肉爲庶羞之籩實者曰脯曰脩魚之乾者

亦載籩大抵籩豆所供盡水陸之產陸產之大者多在豆而調多用濕水物之美者皆在籩而調皆用乾果蓏不問水陸皆在籩菹醢不問水陸皆在豆以穀爲之而在籩者皆乾其在豆者皆濕此籩豆之大較也

鬱人掌祼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鬱香草名）

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鬯酒名秬黑黍秬鬯秬黍所爲之鬯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此以下皆言秬鬯異用而盛鬯異器也大罍瓦罍）禜門用瓢齎（禜祭名瓢齎以瓢爲尊也）廟用脩（脩卣也中尊也）凡山川四方用蜃（繪蜃於尊）凡祼事用概（黑漆）

（而朱帶者謂之概尊）凡疈事用散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尊酌鬱鬯謂之彝貴之也）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以刻畫之飾名之也鳥鳳也）皆有舟（舟彝下盤）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朝踐獻尸於堂也獻尊犧尊也諸臣賓以下皆是也昨酢同酢爵皆用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朝獻朝踐而獻也著尊無足尊也饋獻饋食而獻也壺尊形類壺之尊也○著直略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非四時之常祀曰間祀追祭遠祖曰追享有禱而祭曰朝享大尊大古之尊瓦尊也虎蜼山皆以尊之所刻畫者而遂名之）

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犧刻畫犧牛也象飾象骨也刻畫雲雷謂之罍鬱尊鬱鬯之尊也黃目為目形而飾以黃金卽黃彝也）灌用玉瓚大圭（灌與祼同瓚以注酒大圭之勺也以玉飾之曰玉瓚圭以執持玉瓚之柄也是為圭瓚以璋為柄則謂之璋瓚皆祼鬯之器）爵用玉琖仍彫（仍因也因夏之琖而彫刻之）加以璧散璧角（加加爵也散角爵名以璧飾之）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此舉其一類而異其名者）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亦舉一類而異其名者尊與爵皆酒器之總名凡酒器皆通稱之爵則猶專名尊絕無專名也雖同為酒器而用各有類故辨之）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與彝通又灌尊之通稱也勺卽瓚也疏刻也）

考工記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曰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祼焉）

爾雅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酒器以小為貴彝為小罍最大卣在二者之中不大不小故曰中尊）

毛詩傳祭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賓祼及皇后祼亦用璋瓚）

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

毛詩箋觥罰爵也疏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五爵是正爵正爵之外又有觥爵以罰不敬周禮觥撻是也以兕角為之亦稱兕爵享燕旅酬則設之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

（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自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未可盡聞○五齊六飲不可彊解姑存舊說）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姜上均曰新釀成曰事酒久釀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姜上均曰凡醴泲曰清未泲曰糟以酏爲醴曰醫米爲截漿曰漿黍爲粥曰酏）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涼濫也）

內則飲（謂六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陪也稻黍粱三醴皆用一清一糟陪設之）或以酏爲醴（稱或以者廣六飲之異聞也）黍酏（不用爲醴）漿（酢截爲之）水（新汲之水一名清耕）醷（鮮梅爲之）濫（桃諸梅諸爲之○諸桃梅乾也）

右鬱鬯尊彝○按簠簋鼎俎籩豆尊彝皆有羃覆在簠簋者但見其名爲會而已覆俎豆見其有蓋而已覆鼎者謂之鼏諸篇多見之而不詳其質惟公食禮見其以茅爲之而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也至於尊彝上既有覆下復有承其覆乎上者謂之羃以疏布巾羃八尊（五齊三酒爲八尊）以畫布巾羃六彝凡王巾皆黼其承藉乎下天子曰舟六彝皆有舟是也諸侯曰豐大射禮膳尊有豐公食禮實觶加於豐是也大夫士曰禁少牢棜禁特牲斯禁是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稽首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稽留不即起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也頓首兩手拱至地又引頭至地即起也引頭至地若叩物然又名叩首平敵之拜也空首者拱手至地頭但至手又名拜手尊答卑之拜也若有所敬亦稽首尚書拜手稽首是也振動戰栗變動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再拜也一說奇拜先屈一膝漢人謂之雅拜肅拜但俯下手今揖是也拜最輕婦人及軍中爲正拜）

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稽顙觸地無容）

右拜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禮樂通考卷之二

武進胡掄輯

吉禮第一

吉禮祭祀之禮也祭祀爲吉禮者喪三年不祭對凶而言也故凡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之祀皆爲吉禮是宜各爲一編而以其不可分者合爲此篇亦猶上篇通論之意也蓋通論者統論五禮而是篇者統言吉禮也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八則九式九貢皆祭祀爲第一）○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聯謂相聯屬者六聯亦祭祀第一）○師氏掌以美詔王凡祭祀王舉則從（舉猶動也）○保氏掌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凡祭祀王舉則從

玉藻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少儀祭祀之容齊齊皇皇（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皇如求而弗得也）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治其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徹收也攝薦則攝徹○祀享祭三者在大宗伯之職雖分稱天地人在全部周禮實皆通稱不可拘此而強爲分別）○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祀佐大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肆師掌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化祝弭災兵也筴祝遠罪疾也）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祈求也和同也非常祀而以常祀之禮祭之曰類神在遠方而造其地曰造會盟而祭曰禬遇災而祭曰禜禳之曰攻若韓子祭鱷魚之類是也費辭曰說若周公求代武王之類是也）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六祈求神之祐六辭逆已之意也親而上者曰祠宗廟用之疏遠而下者曰命小祭祀所之疏而上者曰誥天地用之誥之言告也若敢昭告於上天神后是也會卽盟辭也）辨六號一曰神號（若昊天上帝）二曰鬼號（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土皇地）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粢號（若黍曰香合）六曰幣號（若嘉玉量幣）辨九祭（皆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一曰命祭（侍食於君君命之祭乃祭）二曰衍祭（衍當作延若曲禮延客祭是也蓋祭乃尊者之事若降等之客則不敢祭主人請之祭乃祭）三曰炮祭（炮當作包兼也兼白黑而祭於豆也）四曰周祭（周偏也）五曰振祭（振整也）六曰擩祭（擩染也染醢而祭）七曰絕祭（祭肺載俎割而不絕將食絕以祭之）八曰繚祭（繚者絕之多威儀者也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謂之繚不循肺本直絕以祭謂之絕禮從文則繚從質則絕）九曰供祭（供猶授也宰夫授祭是也）○小祝掌小祭祀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侯候同迎福曰候去災曰禳）

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犧賦猶言廄庫也）。天子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某名也）諸侯臨祭事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按詩書所載凡主祭者並稱曾孫小雅祭方社田祖而曰曾孫來止周書武成祭天地山川而曰有道曾孫）。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望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歲凶祭祀不縣（此與王制不合宜以王制爲正）

王制祭用數之仂（數歲入也仂音勒十分之一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晉人將有事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大山必先有事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昔者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升

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故聖人南面立而天下治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麾快也言當以時不以蚤爲快也葆侈大也言有定制不以侈大爲樂也百禮皆當盡善不獨嘉事爲宜苟也）

禮運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於室中者饋食正祭也堂上無跣者室中饋食之時凡有堂事者皆不脫屨也撤祭畢而燕也燕有脫屨者坐而飲也凡堂上獻酬皆不坐不坐者不脫屨所以將敬也燕於室中則安坐安坐則脫屨所以相親也此則百禮皆然不獨祭也未當）不食新（未薦廟食自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祭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實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盡祭之義必受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內順於己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順於親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致其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表記祭極敬不繼之以樂（音洛）

唐吉禮大祀天地宗廟五帝及追尊帝后中祀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帝社先蠶七祀文宣王武成王及古帝王贈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社稷釋奠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其餘二十有二一歲之間不能徧舉則有司攝事皇后太子歲事各一凡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季秋大享於明堂蠟蜡百神於南郊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夏至祭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四立及季夏祀五帝於四郊四孟及臘享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有司歲祀十有三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季夏祭中霤孟冬祭司寒春秋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

宋凡祀禮皆領於大常歲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大一蠟蜡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享太廟春秋二仲及臘祭大社大稷二仲祭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龍立夏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祀九

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社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其後漸增歲祀至於九十二類多方士淫祀不足錄也

明凡祭祀皆禮部祠祭司掌之其初通例以郊廟社稷先農俱爲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爲中祀諸神爲小祀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凡祭郊廟社稷山川諸神皆天子親祀有大事則遣官祭告若先農旗纛五祀城隍京倉馬祖先賢功臣大厲皆遣官致祭惟帝王陵寢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各王國及有司祀典具載儀制司庶人祭里社鄉厲及祖父并得祀竈餘俱禁止

右通論祭祀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藉籍通）○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生漬種也先種曰穜後種曰稑）○世婦掌帥宮女而濯摡爲粢盛（水滌曰濯乾拭曰摡）○廩人掌九穀之數大祭祀則供其接盛（接扱也扱籍田之米以授舂人使精鑿之以爲盛）○舂人祭祀供粢盛之米（揄之以致精鑿）○大宗伯奉玉粢（以玉飾齍簋曰玉粢）○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奉之以待（六粢六穀爲之六宮各掌一粢）○外宗王后以樂羞粢則贊（羞猶薦也蓋種於籍田謂之穀藏於御廩謂之粢致其精鑿謂之米實之簠簋謂之盛屬易其名重其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保介農官之副也君車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參乘在右耕籍之車參乘與保介同處車右而以耒耜置於其左也祗敬盡其心必飭盡其力）

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酒醴粢盛敬之至也（粢古字作齍詩作齊並同）

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爲大官古者順時覛土以告於稷稷告於王王即齊宮百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官吏民畢從乃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墢一作垡並音伐一耜所起之土也班猶次也三公以下以次三倍其上）

晉志曰自秦滅學耕籍之禮遂廢漢文帝始舉行之東漢

曹魏亦親耕儀注依月令爲之、武帝泰始中、詔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大牢祀先農、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定親耕儀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度宮辰八里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將耕宿設青幕於耕壇、皇后帥六宮人生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大祝以大牢祀先農、其日、以孟春上辛後吉亥乘輿服色皆尚青、儀注亦倣月令、

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行事、不齊不祭、天監十二年改用二月、以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乃齊戒薦羞如社稷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種梨栢便殿齊宮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望終畝、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籍田千畝、種九穀、穀百畝、餘百畝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大牢祀先農神農氏、無配享、祭訖親耕、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佩、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俟終畝、更衣享宴畢、班賚而還、

隋以孟春吉亥祭先農、以后稷配、牲用大牢、服衮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執事者受耒、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供粢盛、穫稾以飼牲、

唐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坐於壇東西向、望瘞位於壇南北向、從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又設御耕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坐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爲列、其三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御坐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耕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大常各令籍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左耜置於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耜席南北向、解韜出耒、執以興、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

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耒於韜執以興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侯五推尚書卿九推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壝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官出大常帥其屬終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儀而不賀不爲壽○籍田先農唐初爲帝社亦曰籍壇後改爲先農壇亘宗親祀先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以耕盡壠止肅宗去耒耜彫飾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軷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憲宗定

爲先農壇於籍田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耒耜於侍中大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尚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大常卿一人贊禮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褠褶御耒耜二并韜皆以青其制度不彫飾畢日收之籍耒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弁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褠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大常帥其屬用庶人二十八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大常少卿一人帥庶人趨耕所博士二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耜耒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攝一人掌耒耜大常寺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耒耜二十二具鍤二具木爲刃主籍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立田側畢乃退畿甸諸縣令先期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於庶人耕位南三公從者各三人

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此憲宗元和五年將行籍田禮而草具儀制如此以兵旱不果行

宋先農壇高九尺四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壝足容御耕位觀耕臺大次樂縣二舞御耕位壝門東南諸侯耕位次之庶人耕位又次之觀耕臺高五尺周四十步四陛如壇青城齋宮也設於千畝之外青箱盛九穀隋以青箱奉種稑而無其制唐廢之宋以竹木爲之而無蓋兩端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九穀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御耒耜二具盛以青縚準唐乾元故事

不加彫飾籍田有豳麥殿神宗改名思文殿親耕設御坐焉政和親耕儀注殆取唐禮而過於繁縟特紙上空文耳

明初建先農壇列爲大祀每歲親祭遂耕籍田以后稷配又奉仁祖配後改爲中祀遣官致祭不設配位猶親耕籍田永樂以後但初即位行籍田禮則親祭每歲遣官致祭嘉靖以前皆遣順天府後改戶部尚書〇一齋戒二月〇一省牲牛一羊一豕一鹿一兎一〇一陳設先農之神南向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一青色禮耕制帛設酒尊三爵篚一於壇南西向祝文案一於壇西〇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搢笏出笏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贊詣神前獻帛獻爵詣讀祝位跪讀畢贊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行亞獻禮樂作樂止行終獻禮儀同典儀唱飲福受胙訖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拜徹饌奏樂執事於神前徹饌樂止唱送神奏樂贊四拜樂止典儀唱捧祝帛饌各詣瘞位禮畢〇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先農先二日早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穜稑種進呈少頃內官捧耒耜及穜

稑種授順天府捧由午門左門出置綵輿中鼓樂送籍田所至日祭社稷昧爽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大常卿奏請詣先農壇上詣壇至具服殿更衣致祭畢還翼善冠黃袍少憩百官易便服大常卿入奏請詣耕位導引上至耕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尹北向跪進鞭樂作導引官同大常卿導引上秉耒三推訖尚書跪受耒府尹跪受鞭大常卿奏請復位府尹捧青箱以種播而覆之上御觀耕臺三公五推九卿九推大常卿奏耕畢從耕官各就位導引上詣齋宮鴻臚卿俟上升坐奏從耕陪祭官叩頭奏順天府縣官老人叩頭訖府尹率庶人終畝鴻臚卿贊入班百官序列定致詞云親耕既成禮當慶賀贊五拜三叩頭禮畢賜百官酒飯鴻臚承旨贊入班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訖尚膳監進膳三品以上官各就殿臺四品以下官殿臺御路旁東西相向各賜坐并宴勞耆宿於壇旁教坊司承應用大樂隊舞村田樂雜戲宴畢鴻臚贊入班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〇嘉靖十年命墾西苑內隙地爲田建帝社帝稷每歲秋冬行祈報禮（建殿曰無逸殿建亭曰豳風亭又建二亭曰省耕亭曰省斂亭上親臨觀隆慶以後西苑耕斂之禮遂廢）

右親耕以供粢盛

周禮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蠶於北郊以爲祭服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季夏命婦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先帝猶言古帝謂大皞始蠶者也法故舊章也）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旦也戾乾也蠶性惡濕故風乾桑葉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其手振起其緒也三宮夫人當作三宮世婦）

魯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敬以事神明祭之道也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裘黑羔裘也冕麻冕緇布冠）享先王則衮冕（衮亦作卷畫龍也畫龍於衣龍首權然故謂之衮）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畫以雉是爲華蟲）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畫虎蜼是爲宗彝）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當作絺刺繡也謂刺粉米）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氏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

者相變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一曰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二曰山（龍取變化山取鎮靜）三曰華蟲（雉曰華蟲取其文明）四曰火（畫火以圜亦取文明）五曰宗彝（宗彝宗廟之彝器謂虎彝蜼彝也以刻宗彝者畫於衣取其孝也）皆畫以爲繢（繢亦畫也五者皆畫於衣）六曰藻（取其潔）七曰粉米（取其養人）八曰黼（白與黑爲斧形取其斷）九曰黻（黑與青作兩己字相背形取當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皆絺以爲繡（絺亦繡也四者皆繡於裳）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自華蟲以下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衣闕龍山裳與衮同）毳登宗彝於華蟲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亦闕龍山而以虎蜼當背鷩則以雉當背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裳與毳同刺黼黻）玄者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凡兵事韋弁服

鄭氏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茅蒐所染之絳色也韋孰皮也韎韋者赤色孰皮）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事在左傳成十六年跗注戎服若袴而連屬於跗）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此鄭氏以漢法證古也伍伯行伍之長）

視朝則皮弁服

鄭氏曰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積辟積也折而疊之）

凡甸冠弁服

鄭氏曰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

裳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士之服詳見士冠及士喪禮）

鄭氏曰此皆助祭於王之服也自祭於其廟則皆降一等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氏曰端之言正也衣領袪袂皆方正如冕服而無刺繡也古齊玄端凶齊素端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王氏曰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無爲以待事也故玄與素而已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綦雜色）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鄭氏曰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以覆之所謂冠上有覆也乃以五采藻繩貫五采玉垂於前後謂之邃延所謂前後有旒也故玉藻云天子玉藻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是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與（今謂漢法也縰纚同縚髮黑繒也）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氏曰繅當爲藻古字爲繅今字爲藻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一繩貫十二玉每一玉爲一帀是爲一就帀亦就也）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斿旒通前後各十二旒則每旒皆十二玉）每就間一寸（十二就則尺二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笄上組也笄固冠簪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武笄之貫弁而餘兩端於弁之外者紘自項下而上繫兩端於武以固弁其自繫武而外垂其餘以爲飾則爲纓）繅不言皆有不皆（九斿以下是也）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

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鄭氏曰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組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王之冕自九旒至三旒皆十二就臣之冕則每就皆如其旒）玉瑱塞耳者（詩所謂充耳傳所謂黈纊）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鄭氏曰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詩云會弁如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爲之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鄭氏曰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云凡弔弁經服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鄭氏曰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藻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爵弁皮弁見士冠禮）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翬同揄摇同狄翟同闕屈同展襢同緣褖同沙紗同）

鄭氏曰翬摇翟皆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王后之服刻

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桑事展衣禮見王及見賓客之服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

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賈氏曰王之吉服九（六冕三弁）韋弁以下常服有三（韋弁皮弁冠弁）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之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等后不與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象若今步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步摇漢皇后冠名見後漢書）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假紒亦漢制）次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總裂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爲飾）追猶治也（彫琢金玉謂之追）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衡與笄皆簪也皆插髮而固冠者笄爲主而繫紘於項下垂其末以爲纓衡爲輔而繫紞以縣瑱然詩經注又以衡笄爲一物）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襢衣即展衣）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佐后而自於其家降一等惟昏禮攝盛服耳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物（黼畫者畫黼黻於衣服冕旒及巾盥之屬也組就者以組爲冕旒之就也采色一成曰就）

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采六色之次第）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刺繡六色之次第）土以黃其象方（無所變）天時變（畫天隨四時變色）火以圜（形似火也如半環）山以章（章當作獐山物也）水以龍（畫水物即畫水矣）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易曰或錫之鞶帶（杜氏曰鞶帶大帶也大帶之垂者曰紳鄭氏曰鞶小囊盛帨巾者）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革章也絲繒也）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讀如裨以繒采飾帶也終裨帶紳皆裨也）而素

帶終辟（謂諸侯也不朱裏下天子也）大夫素帶辟垂（裨紳不裨帶）士練帶率下辟（率讀如繂以箴線緶緝繒帛之名也下辟者辟垂之下更簡於大夫也）居士錦帶（尚文）弟子縞帶（尚質）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紐帶之交結也幷合其紐用組以約使不散也三寸言其廣長齊於帶言紐之垂適與紳齊）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士三尺則以上皆同也結即組也三齊皆三尺也）大夫大帶四寸（以上皆大帶而此總言其廣也大夫以上廣皆四寸而士不及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句）辟二寸再繚四寸（大帶者朝祭正服之帶雜帶者通用雜服之帶也繚猶繞也雜帶之廣皆四寸其辟二寸再繞於腰則亦四寸此統言雜帶之制）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帶統言大帶雜帶也言率之箴功細密無迹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走則擁之

雜記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

周禮玉府供王之佩玉（疏曰佩於鞶帶之上）詩雜佩以贈之

傳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向内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玉聲各有所中之音）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趨急而采齊詩則和行緩而肆夏詩則嚴故各歌以爲節也進則畧俯如揖退則微仰如揚動容得宜如此故玉之鳴鏘然有聲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君在卽朝也不佩卽結佩謂結其綬使不鳴非去之也蓋左佩常結左非君子所有事也若近君則并右佩而亦結之）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音爭屈也結而又屈也）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山玄玄如山也水蒼蒼如水也綦雜文）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易曰朱紱方來詩曰三百赤芾（紱芾韍韠並與黻同）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爵色如爵頭赤多黑少也以色辨尊卑）韋（孰皮也尊卑同質）圜殺直（總目其形有此三者）天子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前謂下後謂上方者去四角以物補飾之所謂殺也殺者殺於直也殺去聲）大夫前方後挫角（挫其上角所謂圜也）士前後正（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直諸侯之士方士賤不嫌與君同）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又言貴賤之同制者也頸肩諸說皆未安姑闕之）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韠在祭服稱韍尊祭服也赤黃曰緼黑曰幽衡佩玉之珩也葱青色此言韍與佩之相配者）

雜記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古外反○頸縫曰會旁緣曰紕下緣曰純縫間之縧曰紃）

孔氏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舜始作韍以尊祭服山火龍章後王彌飾）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句鄭氏讀作絇）

鄭氏曰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舃襌下曰屨（所異者此耳）舃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此皆不異）

絇之言拘著舃屨之頭以爲行戒（冠禮注曰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王之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也其下有白舃黑舃后之吉服六惟祭有舃玄舃爲上禕衣之舃也下有青舃赤舃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三者同色今赤黃青雜互言之明舃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舃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舃之飾（以南北之色相對爲飾）黃繶者后玄舃之飾（取天地之色以相配）青絇者王白舃之飾（取東西相對之色）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三者相將（疏曰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條爲鼻純謂屨口以條爲緣言其一則三者皆具而同色也）王及后赤舃皆黑飾后之青舃白（繶與舃又相爲體飾）凡

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舃之飾用相對之色屨之色用相生之色）天子諸侯吉事皆舃其餘惟服冕著舃耳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自一命而上至於九命各以其所當服之裳色以爲之屨是爲命屨八功微粗者謂之功屨去絇繶者謂之）散屨

圭笏入賓禮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音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玄冠）冔弁殷冔夏收（四命以上之齊冠三命以下齊祭之服）三王共皮弁素積（無所改）

〔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此言總綱）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先定長短）續衽鉤邊（衽所以掩衣與裳相掩之縫者以其連續裳衣故謂之續衽端冕之服亦有之不見有飾者束在帶中也鉤邊衽之上邊鉤於衣下邊鉤於裳衣衽裳皆不開裂也）要縫半下（此言剪裁裳幅之法也凡朝祭之服衣用四幅裳用七幅廣狹不等故折裳之幅爲辟積使與衣幅同廣以皆正幅不用衰剪如帷之制是爲帷裳謂上要與下齊同廣也深衣之衣如朝服其裳則惟用六幅爲十二幅古之布幅二尺二寸其二寸折爲邊縫實得成服二尺深衣之裳每幅用三歸算法斜萴之每頭皆一潤一狹狹者得一歸六寸六分有奇潤者得二歸一尺三寸三分有奇以十二狹頭爲要得廣八尺十二潤頭爲下下得廣一丈六尺以要視下止得一半故曰半下以下視要得加一倍故曰倍要）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袖本也高下言其廣謂自對肩及近要也肘臂中節也）袂之短長反詘之及肘（袂袖也詘猶折也謂袖之長其餘於手者反轉折之可以及肘）帶下毋厭

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厭壓通○此言帶之廣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袷交領也衣領四曲而方各有稜角以正前後兩旁其方如矩郎所謂抱方也繩當背縫也踝足跟也齊裳下邊緝處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端冕文也朝祭弁而燕則深衣是可文也介胄武也行役歸而燕亦深衣是可武也善衣謂朝祭之正服）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衣緣曰純）此言領緣也（玉藻云袷二寸）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此言純袂純邊也緣字衍）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反弁以日視朝諸侯

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裨刺繡之通稱也。○以上頗多可疑不可强辭即如舊說改玄端爲玄冕亦不可通天子大采朝日豈服玄冕諸侯祭服豈可無裨）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緌纓之飾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武冠卷也所以繫紘而垂緌又以貫簪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居謂燕居）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緌當用繢）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三袪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據十二幅之廣當得八尺衣四正幅亦廣八尺而以三袪之圍七尺二寸當之者舉大畧也）縫齊倍要（卽要縫半下）衽當旁（旁當作要）袂可以回肘（回猶運也）長中繼揜尺（長中者長衣中衣也長中皆朝祭之裏衣裏中曰中衣露著曰長衣一說素紕曰長衣有表曰中衣繼揜尺者繼袂而以異布揜其一尺也長中之制並加深衣而但以繼袂揜尺爲異也繼揜亦緣但以廣狹而異其名耳）袷二寸（深衣言其形此言其廣）袪尺二寸（袪袂口）緣廣寸半（飾也）邊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士不衣織（織染絲五采而織之所謂錦也士衣染繒）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振絺綌不入公門（振當爲袗袗禪也）表裘不入公門（裘外無衣也）襲裘不入公門（言當裼）纊爲繭縕爲袍（以衣中之著異名也）（纊絲綿縕枲著）禪爲絅（無裏也）帛爲褶（有裏而無著）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諸侯之卿朝服以緇）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以白爲貴也加衣於裘而露裘曰裼不露曰襲）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衛士勇力者在右）

士不衣狐白（避君）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綃繒名）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麛鹿子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亦飾褎）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朝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漢承秦制郊祀服袀玄（袀緇也又云皁服）明帝始制十七等冠天子冠服三一曰冕冠卽周袞冕而少變之旁垂黈纊衣備十二章祭天地則服之公侯以下七旒五旒皆有前無後而驚翟絺玄之名廢矣（黈纊以黃綿爲充耳也變周玉瑱爲黈纊變九章爲十二章也蔡邕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二曰長冠本楚冠也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因尊爲祭服服以袀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袴袜各如其方色（長冠一名齋冠民謂之鵲尾冠非也）三曰通天冠本秦及西漢天子之冠也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服衣深衣其制有袍隨時五色（余愧家世貧賤庋無古書所謂卷梁山述展筩不能考究其形制深可歎悼尚期識者補之）諸王之冠一曰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本志不載其服亦服袍可知）

行禮之冠二一曰委貌冠一曰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卽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也（論語註章甫禮冠 蓋本於此）文儒之冠一曰進賢冠卽緇布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公侯三梁中二千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兩梁示加服也（亦稱三梁 冠黑介幘）武弁之冠一曰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素系爲緄本趙惠文王作也故謂之趙惠文冠其後武靈王效胡服加金璫附蟬前插貂尾爲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漢爲諸武官之冠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衣虎文衣鶡者勇雉也其鬭敵死乃止（惠文冠文 名駿鸃冠 平上幘）諸臣之冠二一曰高山冠制如通天冠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筩本齊王冠也秦滅齊以賜近臣謁者服之漢爲中外官服（高山冠一名側注鐵爲卷梁 高九寸其體側立而曲注）一曰法冠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秦滅楚以賜執法御史漢亦執法者服之（法冠一名柱後言 其廉直不曲撓）祭祀樂舞人之冠三一曰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

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祀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爵弁亦名冕 取禮記朱干玉鍼冕而 舞大武也）一曰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如縷鹿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建華冠卽左傳 鷸冠前圓者也鷸知天將雨鳥也故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 屨絇○縷鹿者婦人之首飾下輪大上輪小）一曰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祀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諸舞樂人服之（四時五行 各以其色）從祀之冠一曰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非郊天 不服）衞士之冠三一曰却非冠似長冠而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凡稱僕射皆言 一官之長也）一曰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衞士服之（泛言衞士 衆多之辭）一曰樊噲冠高七寸廣九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衞士服之樊噲闖項羽有意殺漢王裂裳衣裹楯冠之入軍門侍漢王漢王壯之爲制冠焉譐（司馬門則非司馬 門者不得服也）不服之冠一曰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迆四重禮官有其圖注不施用（趙武靈王 好服之）諸冠皆有纓緌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漢以冠弁之緌卽 毛詩三禮之緌）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續其顏却擫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顯職也五郊各以方色從章服也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也武吏赤幘成其威也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句卷屋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群臣皆隨焉）古者有佩有韍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備乃去韍佩而留其係璲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表章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加雙印佩刀其綬以色采圭首分貴賤圭首織綬之法谷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粗皆廣尺六寸（璲謂所綴之屬）皇后首飾有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

晉遵漢制無所變更惟巾帽袴褶之名始著巾與帽皆幘類但幘從縱變用以承冠文服冠宜進賢者長耳而謂之介幘武服冠惠文者短耳而謂之平幘幘承於冠而並服所謂通天冠黑介幘是也巾帽則竟以代冠而不冠矣此幘與巾帽之別也至於帽與巾之別巾取有角而號幅巾猶有正幅之意焉帽則有屋而直取覆帽乎首耳然三者之起皆類於纚纚主縚髮故通名爲縚而縚全藏冠內幘則露於冠外巾與帽則直以代冠者也幘雖起於戰國自漢元帝額有壯髮而通行王莽頂禿而大行也袴褶者戎服之下飾所以傳於脛股者也戎服之有袴褶猶冕服之有芾佩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有芾佩者但以幅邪纏其脛而已芾佩廢而袴褶施於朝祭矣袴褶以色分貴賤

六朝變革梁武帝祭服平冕赤皮韠絳袴袜（始變韍而以袴袜易古邪幅也戎服在脛在股相連曰袴褶褶者複衣也禮服脛股不屬曰袴袜在股曰袴在脛曰袜袜者韈之漸也漢後但服平冕曰平天冠驚冕以下但爲助祭服）朝服通天冠黑介幘絳紗袍（平天冠服衣裳通天冠服深衣）始制跣韈（此自邪幅而漸變之至此始謂之韈也韈之制上接於股下納於履也）臨喪服白帢（始自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爲之梁令天子爲朝臣舉哀則服之）後周裁幅巾爲四脚謂之襆頭（巾在趙魏間謂之承露以郭林宗過雨巾沾折角其本然而不折角者謂之襆頭則之襆頭之名本幅巾之所故有以其全幅謂之幅巾以其襆髮謂之襆頭其來久矣至周武帝以項後有巖不欲人見裁襆頭爲四脚而襆頭爲朝冠矣）隋志始著鞶囊（鞶囊以盛印而係於鞶也）始服鞢（鞢胡優也施於戎服）

唐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齊三日於

後殿致齋一日於正寢前享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其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重行異位東向北上）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大樂令設宮縣於內壝之南諸女工各於縣後右校爲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門見容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瘞位於（西南）當瘞埳西向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

女史各陪其後司贊位於樂縣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西面又設司贊位埋埳西南東向南上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司樂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絕位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道東東西當內命婦差退太夫人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如公主重行異位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於壇上東南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北向西上執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內外命婦執鉤筐者各於其後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設洒尊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幣篚於壇上尊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實於饌所遂烹牲五刻司設升設先蠶神坐於壇上北方南向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有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其日未明三刻鼓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向北上六尚以下詣室

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進鉤司製進筐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不鳴鼓角內命婦宮人以次從其日三刻尚儀及司醞帥其屬入實尊罍及幣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奉饌入設於饌幔內駕將至女相者引享官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妾姓言請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尚儀以祝版進御署出奠於坫尚功司製進

受鉤筐以退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祝史與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壝南北向西上司贊曰再拜（贊者）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賓引內命婦贊引引外命婦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入自東門至版位西向立尚宮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曰有司謹具請行事樂三成又各贊再拜如前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

立於尊所皇后自壇南陛升北面立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坐少退再拜降自東陛復於位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已奠幣乃奉毛血豆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坐前皇后既升奠幣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至階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坐前皇后詣罍洗洗爵尚儀跪取匜興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司言跪取巾於篚進以帨受巾跪奠於篚乃取爵

於篚進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授巾皆如初皇后升自壇南陛詣酒尊尚儀贊酌醴齊進先蠶氏神坐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尚儀持版進於神坐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皇后再拜尚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進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神坐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尚儀以飯籩胙肉西向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遂飲卒爵興再拜降自南陛復於位初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自東陛升壇酌盎齊象尊進神坐前北向跪奠

爵興少退再拜尚儀以爵酌福酒進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遂飲卒爵再拜降自東陛復位昭儀終獻如亞獻尚儀進神坐前跪徹豆司贊曰賜胙掌唱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面位皇后至望瘞位西向立尚儀執篚進神坐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埳以幣置於埳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埳尚宮曰禮畢瘞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初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執鉤筐者一品各二人

二品三品各一人。皆就位。皇后既至。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以筐受之。皇后採三條。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洒一薄。止。採桑食蠶畢。尚功引皇后還大次。內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

天子祭服。兼用六冕。而袞冕則祭宗廟之外。凡新卽位遣將出師還師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亦服之。通天冠。爲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漢志惟見鐵卷梁。而不詳其數。唐志則云二十四梁。大抵列朝冠服之制。凡襲用前朝者。皆有增損也）緇布冠。爲始冠之服（天子以五梁。人臣則自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武弁。爲講武之服。黑介幘。爲拜陵之服。白紗帽爲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實烏紗也。以天子而異其名耳）平巾幘爲乘馬之服。以上十四種。皆損益前朝爲天子之服者也。

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蓋有似幞頭。而用玉璂如弁。以金飾梁。而花趺也。諸臣之服。襲用前朝之外。特製進德冠。以賜貴臣制如翼善而殺其璂也。○改鞶囊爲魚袋。（宋制人臣以得賜紫金魚袋爲貴寵。由來舊矣。蓋自鞶厲雜佩變爲印綬。印綬變爲鞶囊。鞶囊變爲魚袋。）

明初無親蠶禮。以其禮久廢。宋惟宣和中。皇后兩行親蠶禮於延福宮而已。至嘉靖九年。築先蠶壇於北郊。安定門外。皇后率公主及內外命婦躬祀先蠶。行親蠶禮。十年改於內苑。未久卽罷。

初。太祖將卽天子位。學士陶安等請製五冕。太祖曰。五冕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袞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右親蠶以爲祭服。○掄案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疏曰。冠是首服之大名。卿玄冕崔子之冠蓋玄冕也。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冠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以崔子冠賜人。是玄冕也。據此。則凡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祭畢皆藏於公府。而亦官爲之制也。

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鄉師。大祭祀供茅蒩。○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匰。盛主器。布。覆了巾。館。皆匰。所以承蒩。猶言包）

（匭菁茅也詳見士虞禮）

鄭氏曰蕭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是也茅以供祭之苴而藉酒亦以縮酒而洓之也（苴藉同）

王氏曰郊特牲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謂以黍稷及膟膋實於蕭以爲焫燎既取其明又取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又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爲苴使藉而滲之一取其潔一象其歆求諸陰之義也（家禮茅沙此之謂也）

司巫祭祀供蒩館鄉師大祭祀茅蒩凡茅皆出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爲苴以供之祭天地則鄉師爲苴以供之

楚貢包茅其産良也

周禮凌人祭祀供氷鑑（鑑如甀大口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幕人祭祀供其帷幕幄帟綬（在旁曰帷在上若地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繒爲之綬以連繫四者以絲爲之○帟音亦）○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衆也凡預祭者皆張其幕也尸次尸更衣之次也次亦舍也欠居曰舍暫止曰次）○委人以法式供祭祀之薪蒸木財（粗曰薪細曰蒸）○掌蜃祭祀供蜃器之蜃供白盛之蜃（蜃器謂蜃殼若殼灰飾器也白盛謂以蜃灰飾墻也）○巾車掌王之五路以祀（五路入軍禮）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典路大祭祀出路贊駕說（說脫同）司常凡祭祀建其旗（旗常）

（入軍禮）○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爟音貫或作爝亦讀爲爝○爟杜氏謂之私火者對陶冶之屬爲公火而言鄭氏謂熱火者對司烜氏取於日爲爨火而言也祭爟者祭以報始燧者也）○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粢明燭供明水（烜音燬○夫遂陽遂也鑒鏡屬漢謂之方諸陰遂也陰遂金爲之而方則陽遂當以木爲之而員也供明粢以明水沃粢供明燭以明火爇燭供明水用爲玄酒也）○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歸胙於王也）○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凡家祭祀亦致福）○旅賁氏掌執干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則服而趨○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相助也登載牲體於俎也）○挍人凡祭祀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銜枚氏祭祀令禁無嘂（嘂音叫讙譁也）伊耆氏祭祀供其杖咸（咸猶函也老臣杖於朝祭則以函藏之示敬也）

曲禮凡祭宗廟之禮（凡祭皆同）牛曰一元大武（元首也武迹也）豕曰剛鬣（鬣脊毛）豚曰肥腯（腯亦肥也）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翰雞之長也）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視亦作眎）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薌音香萁音雞○薌猶香也香之凝聚不變曰薌合及萁葉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鹺才何反○鹹其味也鹺其號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家宗人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

鄭氏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

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居句（句勾曲也）孝經說郊祀之禮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也蓋言郊祀布席象五帝座宗廟布席又象虛危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唐祭祀之節有六一曰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曰晨祼六曰進熟宗廟曰饋食（陳設以下郊廟不同者各從其事卜日齋戒郊廟不異者以列於此）凡大祀無常日者卜小祀筮皆於太廟前祀四十五日布卜席於廟西闑外太常卿立門東太卜正占者立門西卜正奠龜於席西首灼龜之具在龜北乃執龜立席東北向太卜令進受龜詣卿示高卿受視已令受龜少退俟命卿曰皇帝以某日祗祀於某令曰諾遂還席西向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與授卜正龜卜正負東扉坐作龜興令進受龜示卿卿受反之令復位東向占之不釋龜進告於卿曰某日從乃以龜還卜正凡卜日必舉初旬不吉則由中及下如初儀若筮日則卜正啟櫝出筴兼執之受命遷席以櫝擊筴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乃釋櫝坐筴執卦以示如卜儀小祀筮日則太卜莅之日吉乃用遇廢皆

弗避

齋戒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大祀前期七日大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於其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皇帝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中皆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閤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袞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郎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出凡與祭之臣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弔不樂及不行刑不預穢惡致齋唯行祀事其祀官已齋而闕者攝其餘清齋一日

凡尊彝籩豆之法從周禮

宋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祝版當進署者並命秘閣吏書上署訖御寶封給之凡先代帝王祝文止稱

廟號

凡親祭則皇子弟爲亞終獻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國初大禮使或用親王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儀仗使鹵簿使或以他官太平興國九年始鑄五使印而五使皆以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中乃以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又每歲大祀皆遣臺省近臣攝大尉其後或委他官

凡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凡常祀皆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禄司農寺每祭命判事官緘署禮科送祀所凡祈亦內出香爲定制

元豐禮親祀飲福訖倣儀禮佐食摶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於簠摶以授祝祝受以豆以嘏皇帝（無嘏辭）

凡賜胙三師三公及五使牛羊豕肩臂臑各五太子三師三少及宗正卿牛羊豕肩臂臑各三八內內侍省押班及監牲牢供應祠事內官羊膊胳髀各三應執事職掌以下並給脾肫胳轂及腸胃膚

明制凡進祀冊每歲十一月上旬欽天監具明年各祭祀日期於奉天門奏進嘉靖中更以九月大報之祀爲始每歲九月朔禮部尚書以大報日期於奉天殿進呈前期於本衙門宿鴻臚卿具請御殿及設案奉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皇帝服皮弁大宗伯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皇帝就案先立定大宗伯奏曰某年分大報等祀日冊請敬之皇帝搢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置於華蓋殿中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凡祀郊社洪武五年令皇太子留宮中居守親王戎服侍從太子親王雖不陪祀一體齋戒九年定議郊社大禮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凡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傳制遣官前一日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還宮洪武三年定大祀百官沐浴更衣本衙門宿次日聽誓戒畢致齋三日宗廟亦致齋三日惟不誓戒令禮部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簡如大祀則書致齋三日中祀則書致齋二日於簡上太常寺進置於齋所五年令諸衙門各置木齋戒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凡祭則設之○凡服大祀冕服中祀皮弁陪祀諸臣各服本品梁冠○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犧牲所設武職幷軍人牧養其牲房正三間養郊祀牲左三間養宗廟牲右三間養社稷牲餘屋養山川百神之牲牲在滌有傷則出之死則埋之○凡玉三等

曰蒼璧、曰黃琮、曰玉、惟祀天地日月則用之○帛五等、曰郊祀制帛、曰奉先制帛、曰禮先制帛、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大祀中祀用制帛、小祀用牲醴。

禮樂通考卷之三

武進胡掄輯

吉禮祭天地一之一上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國語〕精意以享謂之禋。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形體廣大曰昊天、監臨在上曰上帝。）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又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方氏曰、郊天而以日爲主、猶王燕而以大夫爲主、嫁女而以諸侯爲主也。）

〔公羊傳〕王者郊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

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奏樂於地上之圜丘、則天神降、夏日至、奏樂於澤中之方丘、則地祇出。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之始郊、適遇辛日之冬至、後乃用冬至月之辛日也。）

〔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詩傳〕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

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舜典肆類于上帝

蔡氏曰、肆、遂也、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小雅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即祈年、穀熟則年豐也、田祖、即先農、謂炎帝神農氏也、蓋祈年必于上帝、而配以先農、周禮擧其配、月令擧其尊、其實一也、）

家語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建寅之月、）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啟蟄、建寅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

（○據此及月令、則爲常祀矣、若周禮公羊言雩、則爲旱祭、旱祭入凶禮、）

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氏曰、左傳龍見而雩、雩之正也、月令在仲夏、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文定公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其境內之山川、）

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朱子曰、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祀天于郊、而以先禖配也、）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妃嬪之有娠者、盧植曰、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以三牲請子于高禖之神、若明顯之處謂之高、求子謂之禖、）

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春秋不郊、猶三望、

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旅、衆祭之名、祀天旅上帝者、因祀天而衆祭上帝之神、所謂祀天則天神從也、祀地旅四望者、因祀地而衆祭地祇之神、所謂祀地則地祇從也、玩典瑞及春秋之文、則天神地祇之從祀、周室蓋已有之、但未有不經之名號、如天一太一之屬耳、）

周禮小宰兆五帝于四郊、（鄭氏曰、五帝、四郊及明堂也、王肅曰、五帝、五行之精也、）

疏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勾芒、（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著德立功者也、太皥、伏羲、勾芒、少皥氏之子、曰重、爲木官、）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蔡邕曰、迎春、祭太皥及勾芒也、鄭氏曰、迎春、祭青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

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火官）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熛怒于南郊之兆也）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鄭氏曰此黃精之君自古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后土亦顓頊之子犁兼爲土官正義曰按左傳勾龍爲后土○中央黃帝含樞紐月令不言迎中氣故不及也）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鄭氏曰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于西郊之兆也）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玄冥少皞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于北郊之兆也○鄭氏所謂祀五帝于四郊者即謂此也靈威仰以下鄭氏謂之五方天帝與冬至所祭昊天上帝謂之六天）

〔月令〕季秋大饗帝（此鄭氏所謂祀五帝于明堂也）

〔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分時化育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相生亦象其義故生爲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也康子曰古者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稱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少皞氏之子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犁爲祝融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所崇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也（楊氏曰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于震之類是也馬氏曰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愚于周禮五帝之說不能無疑而嘆明太祖盡廢其祀而去其名之爲有識也諸書之言固不足道矣即家語之文馬氏之說皆非篤論也蓋五行之精何得稱帝而其氣之在天與嶽之在地比擬亦屬不倫竊疑周禮所謂五帝者專指太皞之屬猶後世歷代帝王之祭則人特重其禮故以等于郊廟大祭而後人各以其見爲之傳會歟然愚之說亦恐其入于傳會而總不若盡廢其祀而去其名之爲有識也盡闕之）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和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鄭氏曰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種凡八也）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謂神農司嗇后稷官也）祭百種以報嗇也（百種百穀種之神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農古田畯有功于民者也郵表畷者于田畔連畷之處造爲郵亭標表而田畯居以督耕故並享之也迎貓虎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坊堤防也水庸溝也事農事也）八蜡

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字句絕收猶歛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爲喻張喻勤勞弛喻休息）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越過也紼葬時所執引棺索也越紼謂既葬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吉干凶也既葬而祭天地社稷不以親廢尊也）

按詩書周禮春秋孝經禮記家語諸書而知周室之所爲祀天者以祈穀則夏正上辛以大報則冬至南郊以盛祭則季秋明堂皆常祀也龍見大雩孟春郊祀或爲常祀或爲禱祀不可考也其所爲祀地者夏至方丘而已至于大蜡在周禮禮記未有見其爲祀天地者而後世則以祀五帝因以附焉（若遇大喪未葬則天地之祭皆當廢也）

秦

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於雍（既滅宗周而始郊祀也三年一郊常以十月）始皇變郊祀爲封禪大非禮也故闕之（史記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弘乃明鬼神事依怪物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晉人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始其後燕齊怪迂之士騶衍之徒竟以郊祀爲求仙之術于太山之上封土爲壇而祭天謂之封于太山之下掃地而祭地謂之禪始皇二十八年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太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遣徐市入海求神仙度淮浮江至南郡而還封禪之後十二年而亡）

漢

高帝祀黑帝（初秦襄公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謂天好陰祀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之曰畤秦文公作鄜畤亦祀白帝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郊上帝作鄜畤後九年秦文公又作陳寶祠秦文公卜居雍作伏畤用六月伏日祭也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于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畤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高祖曰我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乃立黑帝祠是爲雍五畤）孝文郊見五帝（孝文十年用趙人新垣平之說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夏四月親郊）孝武祀上帝於明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孝成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周衰禮廢秦制不經漢興承秦之弊高祖孝文祀五帝孝武修封禪又從方士之言祀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陰三年一親郊祀而太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孝昭不親郊孝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孝元依舊儀間歲一郊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匡衡請曰祭天于南郊即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甘泉汾陰之祀宜徙置長安帝命廷臣議之議曰明王聖主祀天明祀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畢制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南北郊天子從之作南北郊而甘泉后土之祀皆罷明年正月始親祀南郊三月始祀后土於北郊）孝平元始五年復南北郊合祭天地以高祖配天高后配地（自建始以來南北郊及甘泉汾陰之祀屢廢屢復至是王莽議曰孝文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上親拜郊後平伏誅乃不復親祀而使有司行事孝武元鼎四年始立

后土祀於汾陰五年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亦以高祖配不歲祀天皆非古制建始元年從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佑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之疾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校尉劉歆等議皆曰宜如建始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望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其別樂曰冬月至奏樂於地上之圜丘則天神皆降夏日至奏樂于澤中之方丘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合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祭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並配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三十年間天地之祭凡五徙。此雖未別郊丘而實郊丘異祭之始乃鄭康成三禮註之所從出也。合祭天地莽之意蓋欲擠地同天以媚元后也

東漢

光武即位於鄗祭告天地采用元始故事（自後郊丘之禮悉從之）

建武中元元年初作北郊尊薄太后曰高皇后以配之（別祀地祇遷呂后主於寢園尊薄后以代之）

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配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辰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如雒陽明堂祀安帝順帝皆修元和故事）

迎時氣（永平中以禮讖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和中故事其因郊如月令而多立秋前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前漢郊祀志迎氣雩禖皆不載）

雩（自春及秋郊國上雨澤若旱則公卿百官以次行雩禮求雨入凶禮）

高禖（仲春以太牢祀于城南。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束晳對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立高禖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見後漢志）

東漢之制常以正月上丁祠南郊次北郊次明堂次高廟次世祖廟謂之五供又南北郊及五時迎氣謂之七郊。後漢志雖稱采用元始故事而實不同天子親以正月合祭天地於南郊而又遣有司分祭於南北二郊者元始也正月分祭二郊而無二至之祭者東漢也皆未聞以郊丘爲別也鄭康成注三禮始區別郊丘魏明帝損益二漢悉從鄭說蓋王莽始爲二祭而康成乃以郊丘爲別而浸淫其說遂有二天六天二地之說矣

晉

武帝泰始二年并圜方丘之祭於南北郊（初魏明損益二漢圓丘祭皇皇天帝以始祖帝舜配方丘祭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祭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景初元年十一月冬至始祀圜丘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晉初權用魏禮至是有司議奏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從之本帝舅王肅之議也。既曰皇皇天帝又曰皇天之神是二天也既曰皇皇后地又皇地之祇是二地也非禮極矣）

除南郊明堂五帝座（五帝之名不見于周易詩書至周禮家語史漢乃有之而其爲說各有不同鄭玄本五緯以注月令則曰東方蒼帝靈威仰西方白帝白招拒南方赤帝赤熛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王肅矯鄭學以注家語則曰五帝五行之情至是有司本王肅之議以爲五帝即天王氣時異故隨其號名雖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神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太康三年正月親祀南郊十年十月詔曰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座）

除先后配地（初武帝受

（禪設壝場於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未有祖配秦始二年正月議除先后配地）江左中興合七郊於一丘（中興草創先立南郊百度從簡合七郊于一丘成帝咸和八年正月作北郊是月辛未祀地始以宣穆皇后配）大雩高禖晉史不載而五郊迎氣惟有改五精之號一語（玩此一語則知國有其禮而史闕其文也）告郊（禮有事則有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諡于南郊魏文帝將東巡使太常以特牛告祠南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晉初因之江左則廢）晉世郊祀不專用辛（武帝以十二月丙寅祀南郊受禪斯同不得用辛也又泰始元年以十一月己卯三年以十一月庚寅冬至又不必用辛宋太常朱膺之曰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冬至有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之祀鄭氏謂圜丘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王肅謂取其所在名之謂之郊以其形體言之謂之圜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舍鄭從王是以日用冬至既以至日理無常辛）

南北朝．

宋明帝大明二年有司奏定郊祀遇雨禮（魏世值雨改用後辛晉時遇雨議更告廟至是議定改用後辛不重告廟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俱以正月）祖妣分配（高祖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太祖文皇帝配明堂）○齊制二郊明堂迭用辛日（上辛祀南郊次辛祀北郊後辛祀明堂）○梁制二郊同日（間年一郊齊梁皆仍晉宋之舊天監五年博士明山賓啟曰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祀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頊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皆以始祖配從之）始定冬至爲祀天啟蟄爲祈穀（左丞吳操之啓稱傳云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冬至于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自晉今郊丘則令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祭天宜在冬至祈穀可依啟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爲祈穀）○陳以先妣配北郊（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北郊以皇妣昭后配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後廢帝又以昭后配北郊）雩五帝配以始祖（梁陳皆然○陳之郊祀亦間歲一舉）

北魏太祖即位於平城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于西郊明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又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于北郊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圓丘夏至祭地祇于方澤蓋圓丘方澤名爲從周郊丘異祭實從鄭氏而與晉宋齊梁之制不同）孝文議禮兼收王鄭（太和十年親築圓丘于南郊十三年正月親祀南郊五月將親祀北郊詔曰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大祭宗廟亦曰禘王肅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名卿等可議其是非群臣議曰王以禘祫爲一祭鄭以丘廟爲同禘今互取王鄭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祭圓丘大祭宗廟從鄭）

○北齊始祀感生帝（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以爲周得火德繼周者從所不勝當得水德漢興公孫臣以爲得土德其後轉相附會至於北魏周齊之間竟以五德爲五帝王者之生必感其一是爲感生帝而祀之于南郊蓋于是始也）圓丘方澤謂之禘祀以祖妣分配（三年一祭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武皇帝配夏至祭崐崘皇地祇于方澤以武明皇后配）歲祀南北二郊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祀感生帝靈威仰亦以高祖配北郊祭神州地祇亦以武明皇后配）○北周始蜡百神（兩漢晉宋郊祀禮樂諸志皆無蜡獵之文隋史始載後周常以十月蜡祭五方上帝及天神地祇皆從祀）郊祀亦號從周（自王莽兩祭乎天鄭氏始以郊丘爲別謂爲周制至于晉武始并一之宋承晉制齊梁及陳因仍不改拓跋魏與宋並興欲以晉宋之制託名從周而實從莽鄭惟莽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東漢北魏不皆合祭周與北齊中分魏國故其所從多承魏制既爲圓丘祀昊天上帝又爲南郊祀感生帝既爲方丘祀皇地祇又爲北郊祀神州地祇蓋從鄭氏之說也）

（周之所以異於齊者惟不稱禘祀及南郊圜丘皆用正月上辛耳）○隋制郊丘並以祖配（冬至祀昊天上于圜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于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于北郊並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大業中改以高祖配孟夏雩五方上帝以太祖配五時迎氣亦以配焉）

唐

高宗顯慶二年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爲一祭（周衰禮壞讖緯之書出而亂經鄭玄之徒皆主其說郊丘明堂之論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孟夏雩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詔損益貞觀禮爲顯慶禮諸儒猶著六天之說許敬宗曰六天出於緯書而鄭玄之說皆謬論也由是盡黜玄說而郊丘明堂皆祭昊天上帝）玄宗天寶元年合祭天地於南郊（武后始合祭天地睿宗復舊開元中惟於祈穀兼祭五帝天寶元年感於神仙道家之說遂合祭天地以終唐世莫能改也）明堂以祖宗並配（武德中以景帝配北郊元帝配南郊明堂貞觀中郊丘明堂皆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生帝永徽二年祀明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議者以爲自古無父子同配明堂者遂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乾封中皆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元年增高宗寶應元年議以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乃罷高祖而配以景帝）唐之常祀冬至正月上辛孟夏雩皆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秋大享於明堂臘蜡百神於南郊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五時祀五帝於四郊

宋

太祖定制正月上辛祈穀又祀感生帝孟夏雩季秋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五時祀五帝臘蜡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皆遣有司攝事其親祀者惟三歲一舉於圜丘合祭天地（太祖親郊者四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合祭以冬至有故則以正月（太宗以皇子薨神宗以英宗之喪未除孝宗以冬至適在晦日度宗以太陰交蝕遂以來年正月上辛）親郊而分祭者惟神徽二宗而親祭北郊者徽宗而已（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神宗元豐六年一郊呂大防請於太后復合祭天地紹聖元年下禮官集議御史中丞黃履曰合祭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同天不可爲法詔罷合祭而未克親祀北郊徽宗即位詔罷南郊合祭詔禮官制局議方澤制度壇成凡親祭者四）太祖時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七祭者立春上辛祈穀立夏大雩皆於圜丘或別立壇季秋大享明堂冬至之郊三歲一舉祀天者凡四夏至祀地立春上辛又祀感生帝立冬復祭神州地祇四祖者太祖之高祖朓爲僖祖曾祖珽爲順祖祖敬爲翼祖父弘殷爲宣祖）親郊則專配以宣祖（四祖雖迭配而三祖惟酌攝事）太宗時親郊則以宣祖太祖同配七祭則以宣祖太祖迭配（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眞宗時親郊則太祖太宗並配七祭則二祖一宗迭配（宣祖配感生神州太祖配祈穀明堂太宗配雩祀方丘）仁宗以下明堂郊丘遍配以時君之考皆非古也（仁宗時以眞宗配英宗時以仁宗配神宗時以英宗配○司馬光曰孝子孰不欲尊其父哉自非建邦啓土之君皆無配天之文故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爲證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也）高禖不常祀而親祭（仁宗以未有皇子始立高禖）

元文宗始親祀南郊

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咸助祭至憲宗始冕服祀天於日月山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世祖親征躬祀天於舊桓州酒馬湩以爲禮非皇族不與皆如其初及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自是七君皆遣官攝事合祭天地終元之世親祀南郊者文宗順帝耳其明堂迎氣祈穀雩蜡之禮亦無聞）

明世宗始分祭天地

初太祖吳元年立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配享）方澤於鍾山之陰夏至祭皇地（山川岳瀆配享）洪武二年奉仁祖配天地（位西向）十年改建圜丘於南郊始定天地合祭禮（國初郊祀用周禮太祖以災異時見採京房之說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異處安得爲孝遂定合祀）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大祀殿（即圜丘舊壝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建文己卯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高祖配（仁祖配徹）洪熙乙巳春奉成祖配（位西向在太祖下）嘉靖九年詔廷臣詳定南北郊（給事中夏言疏曰我國家以天地合祭於南郊又爲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殊戾古典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凡以順天地之心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極棟宇擬之人道哉又舉行不於二至而於孟春俱當有辨疏入命廷臣集議時合祭已久人懷異見言復疏曰天地合祭始於王莽陰媚元后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遂定議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太祖定配（夏言疏曰祖宗並配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以當之後儒傾辨太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並配之事與合祭之失一也）高禖大雩祈穀皆於是乎始（高禖大雩前此皆未舉行嘉靖中始爲木臺於皇城震方壇上祀皇天上帝以獻皇帝配壇下祀高禖帝帥后妃親祀之又肇建雩壇於圜丘旁以禱雨旱則親禱以太祖配之前此祈穀雖行止祭社稷至是始定啟蟄祀天以祈穀）十七年季秋始大享明堂（行禮於大內之玄極寶殿以獻皇帝配）

掄按郊祀之見於經而爲列朝所引據者詰其名稱於周禮則曰禋祀昊天上帝又曰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又曰奏樂於圜丘而天神降奏樂於方澤而地祇出令考其義禋祀舉其降神之節祀旅廣其用玉之神圜丘別其奏樂之地實則禋祀必於圜丘奏樂必須用玉無兩祭也於春秋孝經家語禮記則曰郊而春秋禮記又有大雩禮記又有祈穀孝經有宗祀明堂周禮又有兆五帝於四郊大雅又有郊禖中庸有郊社固不一矣但其所以不一者惟是祈穀不得同於大報明堂不得等於郊壇大雩高禖各有所禱耳若夫郊野有丘以作祀壇無二兆也王莽有分合之祭而無祈報之區始二祭矣然止兩祭乎天非有二天也猶止兩祭乎地而非有二地也鄭氏乃謂南郊祭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圜丘祭昊天上帝是二天矣北郊祭神州地祇方澤祭皇地祇是二地矣魏明帝舉

而行之延於北魏周齊隋唐而不能廢以迄於宋可慨也已若夫五帝在周禮止稱五帝耳初未自言之也秦漢則有青白黃赤之分始以方色言之矣猶未有號也鄭氏據五緯乃有靈威白拒之號名號謬誕莫甚於此王肅家語釋爲五行之精似亦可已然又謂五行之帝與昊天之神皆得稱上帝故北魏隋唐皆有五方上帝之目夫上帝者昊天之尊稱也五行之精而稱上帝不猶吳楚徐越之稱王五胡十國之稱帝哉至於天一泰一之號自秦漢已有之而天官書遂以爲星名夫以爲星名可也以爲卽天則不可也語其配帝南郊配以遠祖必有世系顯白如周之后稷者可也若曹氏之於虞舜則無謂矣明堂配以近考必有受天明命如周之文王可也若唐宋之必嚴其父則不類矣蓋明堂有嚴父之義者謂周公制禮設當嚴父之時非謂凡祀明堂者必嚴其父也何也配上帝者必須建邦啟土之君也北郊之配周室無聞然生民之什首頌姜嫄斯干之篇妣先於祖周禮亦然則周於姜嫄尊之至矣而郊祀無聞則先妣配地自莽始耳唐宋廢之不亦宜乎語其合祭則肇

於王莽之陰媚元后再起於武氏之錯亂陰陽明皇惑於方士神仙之說遂終唐不改行之最久元豐分祀而元佑合焉意在宣仁明初分祭隨卽合焉事因災異皆非禮也語其時大報以冬至祈穀以孟春明堂以季秋違此者皆非時也語其日有常日者不卜可也如二至啟蟄直以其日是也或卜其辛若丁亦可也間嘗執此以觀歷代見其違禮者多合禮者少何哉蓋由經文簡要而難明傳注穿鑿而傳會典禮之意日以微方士之言日以盛致使郊禋之典率多道家之說唐宋有明之君有位無德不勝制作之任當除者未克盡除當復者不能盡復是以三千年間求其名正時宜盡善盡美者不可得也後有作者尋繹聖經矯鑒前失必以正名爲首使二天六天之說永除不復載定其時而使報祈享禴各適其宜更釐其配而使遠祖不涉於攀附近考不繫於嗣君則神祇格祀典正矣○嘗因分祭天地竊有疑於祈穀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祈穀不及地竊有未安詩稱上下奠瘞則雩必祭地矣而禮之言雩者亦不及焉則知祈穀宜祭地古有其禮而文有

不具耳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實水於鑊以亨牲也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兆壇之營域也五帝言四郊者黃帝在未亦南方之郊也四望五岳四瀆也中岳之兆亦在未四類日月星辰也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二十八宿各因其方

大司樂冬日至奏樂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奏樂於澤中之方丘

〔禮器〕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享帝於郊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泰壇泰折以下皆壇名也相近鄭氏讀爲祈禳王肅孔叢子作祖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東堂名左个北偏也）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謂東堂之當太室者）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之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向之堂左个南之東偏）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南堂之中）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南堂之西偏）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之堂左个堂之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西堂之中）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西堂之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之堂左个堂之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北堂之中）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北堂之東偏）土王之日（每季之末十八日）天子居太廟太室（正中之室）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修南北之深也二七十四步也廣東西之濶也東西益以四分修之一其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五室

象五行也三四步室之深也中室深四步四方四室各三步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深四步者其廣四步四尺深三步者其廣三步三尺也）九階（九級也）四旁兩夾窻（每室四旁有戶每戶兩窻夾之）白盛（蜃灰堊牆曰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門側之堂所謂塾也其廣深之數皆三分正堂室而减之）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平聲○堂崇謂堂基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聚於此者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

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四戶二牖其宮方三百度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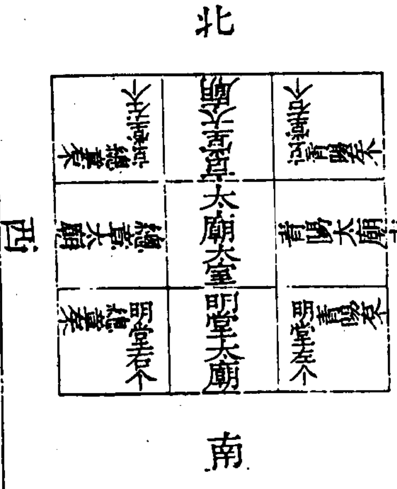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

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故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

致堂管見曰明堂雜見於周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者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者

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說豈可盡信乎

明堂圖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

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次停息之處大旅上帝者大報天而旅祀衆神也以冬至盛寒故張氈案也皇邸坐後屛若堂之斧扆也帟坐上承塵幕也以繒爲之大次初至所止居者小次接祭退俟之處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家語〕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旣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家語禮記與周禮不合）

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

裘冕大裘而冕也節服氏裘冕者從王服也尸服亦裘冕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續也）

〔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夏郊者夏后郊天之禮祀天而以鯀配也董伯似姒故以爲尸蓋郊天之尸必用王子弟）

傳曰舜舉唐郊丹朱爲尸周公攝政召公爲尸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以放其器之色

禮謂始告神時周書所謂植璧秉圭是也圜曰璧方曰琮銳上曰圭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西方以立秋禮北方以立冬疏曰二至以禮天地也迎氣於四郊以禮五帝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邸本也上四出兩出而下同本也

充人祀五帝則繫牲於牢芻之三月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孰熟同爓半腥熟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騂尚赤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漢初高祖立北時（其制未聞）孝文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方色）孝武作大一壇於甘泉（大一紫壇三重八觚宣通八方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五帝壇環繞其下各如其方黃帝在未）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以致天神（古禮祭必設尸秦漢無聞焉後世畫像以祀神其諸始於孝武乎）作后土祠於汾陰（其制未聞）作明堂於汶上（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蓋以茅通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圜繞也復讀爲複）孝成作長安南北郊（其制未聞）孝平更易制度天地同牢（以正月合祭天地於南郊竝皆南向同席地在東高皇帝高皇后配於壇上西向高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莽爲之倒置至此）後分南北（以二至分祭天地於南北二郊稱天神曰天皇上帝其兆曰泰畤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其兆曰廣畤）五郊西南郊（中央黃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鎮星中宿中宮於長安之未地）東郊（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南郊（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西郊

（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北郊（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

東漢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用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高帝配位（在壇上西向）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各於其方）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即壝也）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日東月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向（中營四門門封四神外營四門門封四神合三十二神封封土築之）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焚俎實於壇南巳地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地祇高后位壇上（地祇南向西上高后西面北上）地理群神皆從食壇下（岳瀆各在其方中岳在未海及淮皆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皆在中營內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皆如南郊

明堂五帝位如南郊光武配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郊祀服袞冕與宗廟同

圓丘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岳共牛一頭海瀆共牛一頭群神共牛二頭既送神瘞俎實於壇北明堂五帝光武用犢各一

唐制凡祭祀之節有六一曰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爲晨祼）六曰進熟（宗廟爲饋食○卜日齋戒兩節已見卷二）

三曰陳設其別有五有待事之次有郎事之次有門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神席之位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衛尉設文武侍臣之次於其前左右相向設祀官之次於東壝外道南文官九品於其東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重行異位北向南上介公酅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於其西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西蕃客又於其西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下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是爲待事之次）

明日奉禮郎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燎位當紫壇之北南向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分獻官

於公卿之南執事者又於其後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壇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差退皆西向又設奉禮郎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大樂令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從祀文官九品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中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又於其南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所以郎而行事也（是爲待事之次）

設祀官從祀官位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所以省牲

及祀之日將人而序立也（是爲祀外之位）

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上帝蒼犢）又蒼牲一（配帝犢從天色凡配帝之犢天以蒼地以黃神州以黑）次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玄牲一（五帝方色犢各一）又赤牲一（大明）白牲一（夜明）在南少退北上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皆北向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西向太常位於牲前少北御史位於其西皆南向

設酒尊之位上帝太尊（以實汎齊）著尊（以實醴齊）犧尊（以實盎齊）山罍（以實酒）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以實醴齊）壺尊（以實沉齊）山罍（以實酒）各二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皇地祇同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於上帝尊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大尊各二在第一等內官每陛間象尊各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壺尊各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概尊各二於壇下衆星每道間每各散尊二於內壝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尊皆加羃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

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分獻罍洗篚羃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內向執尊罍篚羃者各立於其後玉幣之

篚於壇上下尊坫之所（玉幣之制倣周禮）圓丘上帝配帝籩豆各十二簠簋甄俎各二五帝日月籩豆各八簠簋甄俎各一五星及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中官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外官衆星籩豆簠簋俎各一五人帝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五官之神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上帝配帝五帝祈穀大雩皆同若特祀五帝其數一如上帝方丘皇地祇配帝皆同上帝神州籩豆四簠簋甄俎一岳鎮以下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特祀神州其數亦如皇地祇（以上牲器之位）

圓丘（四成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上成五丈成各十二陛）方丘（八觚

（一成成四尺上廣十有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神州壇（高廣皆四丈）五帝壇（廣皆四丈青帝高八尺赤帝高七尺黃帝高五尺白帝高九尺黑帝高六尺）

圜丘昊天上帝神座席以槀秸（座於壇上北方南向）神堯皇帝席以莞（座於東方西向）五帝日月席皆以槀秸在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太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有五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席皆內向（凡從祀之席皆內向自此以下席皆用莞其內官有北辰坐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皆差在前）二十八宿及中官一百五十有九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有七皆差在前）外官一百有五於內壝之內眾星三百六十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凡神席皆以祀前一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是爲神席之位）

四曰省牲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禁人行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謁者引司空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將升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北面舉手曰腯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溉祀官御史省饌具乃還齋所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

五曰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罍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於饌幔未明二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入自東門壇南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掃除於下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群臣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以次入文舞陳於縣內武舞立於縣南謁者引司空入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謁者贊引各引群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列大駕仗衛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進發至大次門外南向侍中請降輅皇

帝降輅乘輿之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大裘而冕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以進皇帝進大圭執鎮圭禮部尚書與近侍者從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皇帝升壇自南陛北向立太祝以玉幣授侍中東向以進皇帝搢鎮圭受之跪奠昊天上帝俛伏興少退再拜立於西方東向大祝以幣授侍中以進皇帝受幣跪奠於高祖俛伏興再拜降自南陛復於位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於諸神之位祝史齋郎助奠初衆官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之退立於尊所

六曰進熟既奠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各立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上帝俎太官令引饌入門各至其陛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

陛以出諸太祝迎饌於壇上司徒太官令俱降自東陛以出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皇帝詣罍洗盥手洗爵升壇自南陛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尊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後皇帝詣上帝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泛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帝再拜詣配帝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以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進配帝前東向跪奠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歲月日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皇帝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大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府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授司徒以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復於坫皇帝府伏興再拜降自南陛復於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酌匏爵自東陛升壇詣昊天上帝著尊所執尊者舉冪太尉酌醴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再拜詣配帝犧尊所取爵於坫酌醴齊進酌配帝前東向跪奠爵興再拜進昊

天上帝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進於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再拜降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洗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太尉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匏爵各由其陛升酌汎齊進跪奠於神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尊所酌汎齊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外官酒尊所酌清酒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衆星酒尊所酌昔酒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取奠皆如內官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一成太常卿前奏請詣望燎位皇帝就位南向立上下諸祝各執篚取玉幣祝版饌物以上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詣柴壇自南陛升以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又以內官以下禮幣皆從燎奉禮郎曰可燎司燎東西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還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鎭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圭皇帝入大次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者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禮樂通考卷之四

吉禮祭天地一之一下

武進胡掄輯

宋東都南郊壇（在南薰門外）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十二陛（陛十二級）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齋宮曰青城殿（在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燎壇（在內壝外丙地高丈有二尺）外壝之外周以短垣

方丘壇（在宮城北四十里）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皆坤六之數也圓丘三成三壝方丘再成再壝皆參天兩地之義也）四出陛（每陛爲級一百四十有四）再壝（每壝二十有四步亦坤之策也）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

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

雩壇（在圓丘之左巳地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爲三壝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

高禖爲圓壇高九尺廣二丈六尺四陛三壝陛廣五尺壝各二十五步

五帝壇（各在四郊國門之外）青帝壇（崇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壇（崇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黃帝壇（崇四尺方七步）白帝壇（崇七尺方七步）黑帝壇（崇五尺方三步七尺）

仁宗始以大慶殿爲明堂依周禮設五室（五帝皆爲幄室旁帷上幕）（青繒朱裏）四戶（赤繒綴戶）八牖（白繒綴牖）徽宗徙秘書省於宣德門而以其地作明堂（以其地在丙也）

神位版（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皇地祇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版各如天地之制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貼漆匣覆以黃縑）圓丘壇上四位（上帝北方南向席以槀秸太祖東方南向其後斜置之又其後定爲西向席以蒲越○按壇上四位而今惟見二位且合祭天地而不及地其有闕文與）第一龕（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凡九位○壇位稱龕未詳其義今按圓丘三成亦三龕方丘二成亦二龕豈其謂成爲龕與）第二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第三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一百五十有九）內壝之內（外官神位一百有六）內壝之外（眾星三百有六○第一龕席以槀秸餘以莞皆南向）

方丘壇上（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太祖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東第一龕（木神勾芒及東嶽）東第二龕（東鎮東海東瀆）東壇下（東山林川澤）東內壝之內（東丘陵墳衍原隰○凡東方神位皆在卯陛之北以南爲上）南第一龕（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嶽）南第二龕（南鎮海瀆）南壇下（南山林川澤）南內壝之內（南丘陵墳衍原隰○凡南方神位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中第一龕（土神后土中嶽）中第二龕（中鎮）中壇下（中山林川澤）中內壝之內（中丘陵墳衍原隰○凡中央神位皆在午階之西以東爲上）西第一龕（金神蓐收西嶽）西第二龕（西鎮海瀆）西壇下（峴崳西山林川澤）西內壝之內（西丘陵墳衍原隰○凡西方神位皆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北第一龕（水神玄冥北嶽）北第二龕（北鎮海瀆）北壇下（北山林川澤）北內壝之內（北丘陵墳衍原隰○凡北方神位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槀

秸餘皆以莞席皆內向（南郊神位共六百九十北郊神位共七十一）五帝立春祀青帝（以帝太皡氏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勾芒位壇下卯階之南歲星析木大火壽星位于壇下子階之東西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於壇下子階之西東上）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祝融位於壇下卯階之南熒惑鶉首鶉火鶉尾位於壇下子階之東西上井鬼柳星張翼軫宿位於壇下子階之西東上）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后土位於壇下卯階之南鎮星位於壇下子階之東）立秋祀白帝（以帝少皡氏配蓐收大白三辰七宿從祀蓐收位於壇下卯階之南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于壇下子階之東西上奎婁胃昴畢觜參位于子階之西東上）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玄冥位于壇下卯階之南辰星諏訾玄枵星紀位於子階之東西上斗牛女虛危室畢宿位于子階之西東上）

高禖用青后爲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北露其首三寸）

元豐六年南郊儀注（乾德儀注太簡不錄）始用犢（先是皆薦熟豚用三牲解體解畧采少牢諸篇爲之竟與宗廟不殊）帝將親郊齋于大慶殿三日薦享景靈宮齋于太廟四日朝享七室齋於南郊之青城五日日至之日帝鞾袍乘輦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壇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景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罍洗（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俯伏興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俯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殿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禮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奠訖（樂止）再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三奠訖執圭俯伏興（樂止）大祝讀册帝再拜訖次詣大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禮並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

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百官再拜（宮架宴安樂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燎燎半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中壝門。北郊及祈穀大雩儀注多同南郊而各奏其樂

元

壇壝在麗正門外丙地（凡三百八畝有奇）壇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上成從橫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陛十有二級（貫地子午卯酉四位）外設二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外壝去內壝五十四步）圜壇周圍上下俱護

以甓（內外壝高五丈）各壝四面各三門（俱塗以赤）後增青繩（以三成不足以容從祀版以青繩代一成）燎壇在外壝內丙巳之地（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圓護以甓東西南三出陛開上南出戶上方六尺深可容柴）香殿三間（在外壝南門之外少西南向）饌幕殿五間（在外壝南門之外少東南向）省饌殿一間（在外壝東門之外少北南向）外壝之東南爲別院內神廚五間（南向）祠祭局三間（北向）酒庫三間（西向）獻官齋房二十間（在神廚南垣之外西向）外壝南門之外爲中神門五間諸執事齋房六十間以翼之（皆北向）兩翼端皆有垣（以抵東西）周垣各爲門（以便出）齋班廳五間（在獻官齋房前西向）儀鸞局三間法物庫三間都監庫五間（在外垣西北隅皆西向）雅樂庫十間（在外垣西門之內少南東向）演樂堂七間（在外垣內之西南隅東向）

獻官廚三間（在外垣內之東南隅西向）滌養犧牲所（在外垣南門之外少東西向）內犧牲房三間（南向）

神位壇上三位昊天上帝（壇中少北）皇地祇（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緣以繒綾褥素座其色天青地黃藉皆以藁秸）配帝（居東西向神席綾褥錦方座色青藉以蒲越）

第一等九位青帝（位寅）赤帝（位巳）黃帝（位未）白帝（位申）黑帝（位亥主皆用柏素質丹書）大明（位卯）夜明（位酉）北極（位丑）天皇大帝（位戌）神位版丹質黃書神席綾褥座各如其方色藉皆以藁秸

第二等內官五十四位鉤星天柱玄枵天廚柱史（位于子其數五）女史星紀御女（位于丑其數三自子至丑皆西上）帝座歲星大理河漢析木尚書（位于寅帝座居前行其數六南上）陰德大火天槍玄戈天床（位于卯其數五北上）大陽守相星壽星輔星三師（位于辰其數五南上）天一太一內廚熒惑鶉尾勢星天理（位於巳天一大一居前行其數七西上）北斗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于午北斗居前行其數六）鎮星鶉首四輔（位于未其數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太白實沈（位于申其數三北上）八穀大梁杠星華蓋（位于酉其數四）五帝內坐降婁六甲傳舍（位于戌五帝內座居前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瞰訾鉤陳（位于亥其數四東上）神席皆藉以莞內壝外諸神位皆同

第三等中官百五十八位虛宿牛宿女宿織女人星司非司危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位于子虛牛女織女居前行其數十有七）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天雞輦道漸

臺敗瓜扶匡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于丑月建斗箕居前其數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紀尾宿罰星東咸列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車肆天江宦星市樓候星女床天籥（位于寅日星心宿天紀尾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貫索鍵閉鉤鈐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位于卯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五北上）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常陳幸臣謁者三公九卿五諸侯郎位郎將進賢平道天田（位于辰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居前行其數十有六南上）張宿翼宿明堂四帝座黃帝座長垣少微靈臺虎賁從官內屏（位于巳張翼明堂居前行其數十有一西上）軒轅星宿三台柳宿外屏

太尊積水北河（位于午軒轅星宿柳宿居前行其數九）三台鬼宿井宿參宿天前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位于未鬼井參居前行其數九自午至未皆東上）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天船天街礪石天高三柱天潢咸池（位于申二宿五車諸王居前行其數十有一）昴宿胃宿積水天讒卷舌天河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南門（位於酉昴胃居前行其數十有二）婁宿奎宿壁宿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廄土公雲雨霹靂（位于戌婁奎壁居前行其數十有二自酉至戌皆南上）危宿室宿車府墳墓虛梁蓋屋臼星杵星土公吏造父離宮雷電騰蛇（位于亥危室居前行其數十有三東上）

內壝內外官二百六位天壘城離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

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位于子其數十有二）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位于丑其數廿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車騎將軍天輻從官積卒神宮傳說龜星魚星（位于寅其數八南上）陣車車騎騎官頡頏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位於卯其數十北上）土司空長沙青丘南門平星（位于辰其數五南上）酒旗天廟東甌器府軍門左右轄（位于巳其數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紀外厨天狗南河（位于午其數七）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位于未其數十有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天節九州殊口附耳參旗九斿玉井軍井屏星伐星天廁天矢丈人（位于申其數十有二北上）天園天陰天廩天苑天囷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位于酉其數十）外屏大司空八魁羽林（位于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星天錢天綱北落師門敗臼斧鉞壘壁陣（位于亥其數八東上）

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位（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位皆丹質黃書各題其星名內壝外三百六十位惟題曰衆星位）凡從祀神位皆內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東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酉居酉陛北）

明

正德以前祭天皆於大祀殿嘉靖始為圜丘（在正陽門南）三成（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甃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

出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壝圓墻（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欞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壝圓墻（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欞星門如前又外圍方墻為四門（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

方澤壇（在安定門外）二成（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甃用六八陰數皆黃色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級周圍水渠（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大寸闊六尺）內壝方墻（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欞星門六（正北三東西南各一）外壝方墻（四十二丈二尺四寸厚）欞星門如前又外圍方墻二重（內重北門三東西南門各一最外一重惟西向三門又西有石坊曰泰折街）

嘉靖九年更定分祀儀（洪武以來合祭天地、非禮也、祭於殿屋之中、尤非禮也、不可爲後世法、故不錄）

前期五日、錦衣衛備隨駕、上詣犧牲視牲、其前一日、上常服告廟、內贊奏就位、上就拜位、內贊導上至太祖香案前、奏上香、訖、列聖以次同、訖、奏復位、奏讀告詞、其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南郊視大祀犧牲、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讀訖、奏四拜、奏禮畢、及還詣廟參拜、如前儀、致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恭視大祀牷牲禮畢、恭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參畢回宮、是日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前期四日、上御奉天殿、太常寺奏祭祀、進銅人如常儀、本寺博士捧告請太祖祝版於文華殿、候上親填御名、訖、捧出、

前期三日、上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詣太廟、請太祖神主配帝、是日、上詣太廟、請主、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導上至拜位、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內贊導上至香案前、奏跪、搢圭、奏上香、奏出圭、奏復位、奏再拜、興、典儀唱行獻禮、內贊導上至御案前、奏搢圭、奏獻爵、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跪、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曰、維年歲月日、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皇祖太祖高皇帝、曰茲以

今月日冬至、祇祀上帝於圓丘、謹請皇祖配帝侑神、伏惟鑒知、謹告、讀訖、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太常卿跪奏禮畢、請還宮、易服、御華蓋殿、太常卿同光祿卿面奏省牲、訖、上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聽誓戒、傳制

前期二日、錦衣衛具神輿香亭、太常官具玉帛匣、及香盒、各設於奉天殿、次日、上至奉天殿、親書祝版（版以青楮朱書）置玉帛於匣、太常卿捧安輿內、上三上香、行一拜三叩頭禮畢、錦衣衛官校舁至天壇、太常卿奉安於神庫

前期一日、免朝、錦衣衛備法駕、設板輿於奉天門下正中、上吉服告廟、如視牲之儀、告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

名、出宿於郊、祇行大報禮、謹詣祖宗列聖帝后前、恭預告知、告畢、上出、乘輿詣南郊、由西天門入至昭亨門外降輿、禮部太常官導上由左門入至內壝、太常卿導上至圓丘、恭視壇位、次至神庫、視籩豆、至神廚、視牲、畢、仍由左門出、陞輿至齋宮、分獻陪祀官叩頭如常儀

壇上第一成、陳設上帝南向、犢一、蒼玉一、郊祀制帛十二、青色、登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青色圓龍篚一、祝案一、配帝西向、犢一、奉先制帛一、白色、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二、蒼玉爵三、酒尊三、雲龍篚（第一成惟一帝一配）

從祀四壇（俱在二成）大明在東西向犢一登一禮神制帛一赤色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酒盞二十青甆爵三酒尊三篚一（日一壇）夜明在西東向陳設同禮神制帛一白色一（月壇）星辰在東西向北上曰五星曰二十八宿曰周天星辰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酒盞三十帛十青赤黃黑色各一白色六青甆爵三酒尊三篚一（星辰一壇）雲雨風雷在西東向北上陳設同帛四青黃白黑色各一

皇穹宇請神位前期一日太常寺設香案於丹墀正中將事之夕三更一點禮部太常堂上官恭詣香案前尚書上香帥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太常寺九員分詣東西配殿各請從位神牌出龕先雷師次風伯次雨師次雲師次周天星辰次二十八宿次五星次夜明次大明捧至丹墀東西向立太常官一員詣殿中請太祖出龕太常寺少卿一員恭捧西向立太常官二員請上帝神版出龕太常寺卿恭捧南向立禮部侍郎二員導引出殿先上帝次太祖次大明次夜明次五星次二十八宿次周天星辰次雲師次雨師次風伯次雷師由員丘北門入轉至午陛升壇先上帝次大祖從位依原序先後奉安於神座候上至大次尚書率各官致詞復命叩頭出祭畢太常官如前捧請禮部附導引入殿以次納於龕中奉安訖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出

正祭日三鼓上自齋宮乘輿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輿導引官導上至神路東大次上香官同導引官捧位官復命訖退百官排班于神路之東西以俟上具祭服出道引官導上由左欞星門入至內壝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詣拜位內贊奏就位上就位典儀唱燔柴唱迎帝神（樂作）內贊奏升壇上至上帝金鑪前奏跪奏搢圭司香官捧香跪進於上左內贊奏上香三上香訖奏出圭導至太祖金鑪前儀同奏復位上復位（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奏詣神御前導上詣神御前奏搢圭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於上右上受玉帛內贊奏獻玉帛上奠訖奏出圭導上至太祖前儀同奏復位上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樂作）齋郎舁俎安訖內贊奏詣神御前奏進圭奏進俎奏出圭導上至太祖前儀同奏復位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詣神御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跪傳贊衆官皆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官跪讀訖（樂作）復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太祖前獻爵儀同奏復位上復

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及終獻（樂作）儀並同前惟不讀祝獻訖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太常卿進立於壇之二成東向唱賜福胙（樂作）內贊奏詣飲福位光祿官捧福胙跪進於上左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復位上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徹饌（樂作）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帝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恭詣泰壇上退立於拜位之東典儀唱望燎（樂作）內贊奏詣望燎位燎半奏禮畢（樂作）內贊對引官導至大次易服禮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於皇穹宇上還齋宮少憩駕還百官具朝服於承天門外橋南立迎駕上入諸廟參拜如視牲還之儀致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圜丘大報禮成恭詣祖宗列聖帝后前謹參畢百官隨至奉天殿行慶成禮。分獻官儀注上行初獻禮讀祝訖奏俯伏興平身贊引引分獻官由東西陛詣各神位香案前贊跪贊搢笏贊上香贊獻帛獻爵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儀同惟不上香獻帛

方澤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看牲分獻官各四員。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其前一日上告廟及還參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詞曰明日出視方澤大祭犧牲參詞曰出視方澤大祭犧牲。前期四日太常寺進銅人如常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填告請太祖祝版於文華殿。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酒果行一獻禮如常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前期一日太常卿詣太廟寢請太祖御位至皇祇室奉安上親填祝版於文華殿（黃楮版墨書）遂告於廟告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北郊行祭地禮謹請祖宗列聖帝后前恭預告知

正位陳設皇地祇北向犢一黃璧一郊祀制帛一黃色登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二黃玉爵三尊三篚一祝案一配位西向陳設同無玉奉先制帛一白色

從四壇五嶽基運山翊聖山在東西向犢一羊一豕（帛）一八五色各一白三登一鉶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黃瓷爵三酒盞三十尊三篚一（共為一壇）五鎮天壽山純德山在東西向陳設同少白色帛一（共為一壇）四海亦西向陳設同方色帛各一（共為一壇）四瀆亦東向陳設同帛四皆玄色（共為一壇）

正祭日五鼓太常卿候上御奉天門跪奏請聖駕詣地壇錦衣衛備隨朝駕上常服乘輿由長安左門出入壇之西門太常官導上至具服殿易服出導引官導上由

方澤右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唱迎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奏升壇上至皇地祇香案前跪奏搢圭司香官捧香跪進於上右奏三上香訖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於上右上受玉帛奏奠玉帛上奠訖奏出圭（樂止）配位儀同奏復位典儀唱進俎（樂作）齋郎舁俎安訖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地祇俎匣前搢圭奏進俎奏出圭太祖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至地祇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訖奏出圭

奏詣讀祝位跪傳贊百官同（樂暫止）讀畢（樂作）復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大祖儀同惟不讀祝奏復位（樂止）亞獻終獻儀並同惟不讀祝（終獻樂止）太常卿進立壇左東向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奏跪奏搢圭光祿官捧福酒跪進於上右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進於上右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執事官徹訖（樂止）典儀唱送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諸執事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內贊奏詣望瘞位祝帛埋訖配帝帛燎半內贊奏禮畢上詣具服殿易服詣廟參拜如常儀從四壇分獻官儀注同南郊

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近聞皇上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依式造器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如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於典禮未洽皇上事天豈可不斟酌典故伏望內庭齋醮悉宜停止疏入上命拆其祠器物送庫收貯

薛應旂曰商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之常耳然使世宗時得有此疏我世宗從之不啻憲廟也奈何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以迎合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矣

禮樂通考卷之五

武進胡掄輯

吉禮宗廟之制一之二上（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對右社稷而言也東方爲左左陽也陽主生不敢死其親也）辨廟祧之昭穆（遷主所藏曰祧左右廟曰昭穆）

〔左傳〕鄭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疏曰慮有非常火災故以石室藏木主）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則知四親廟之說非古矣）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始祖曰太廟周以后稷居之王季以上毀主藏於西夾室魯周公居太廟猶周之后稷廟也不毀曰世室周以文王之廟不毀曰文世室魯公之不毀亦如之周以武王之廟不毀曰武世室武公之不毀亦如之）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劉歆王肅之論本於此）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戴記多漢儒傅會而爲諸儒所引據而莫知其非者如此條之類是也故特爲辨之後凡遇此類者削之而已其曰顯考以下謂高曾祖禰此後世所謂四親廟也其曰祖考謂后稷也見於經者時祭及大祭耳今曰月祭將何所本乎祭不欲數月祭太數而不本於經其不通一也其曰二祧謂文武也后稷月祭而文武止享嘗其不通二也文武宜不毀而曰去祧爲壇則毀之矣其不通三也若謂文武之廟遷主藏焉所謂去祧謂遷

主也文武廟而以遷主爲祧則非立廟措辭之體其不通四也壇墠爲有禱之祭則見於金縢而金縢所祭乃曾祖及禰而不可謂去祧爲壇其不通五也其曰去墠爲鬼則所謂鬼者必爲常祭禱祀之所不及矣而又曰庶人無廟死曰鬼則又何說乎其不通六也有志禮樂者愼之）

〔小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韋元成鄭康成之論本於此）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惟天子得行之）諸侯及其太祖（不得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於祫及其高祖（大事謂祭也不祫太祖）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

男女有別（宗大宗小宗也名名分也際會結爲昏姻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戚君句絶戚猶親也言人君當有合族之道而族人則不敢以其親親君者位以限之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此以下畧參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五世則遷者其繼高祖也（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得爲始封之君也繼別者別子之適長子得以後別子也繼禰者之支庶皆得宗其父而親盡則遷也諸侯之別子若魯三桓是也）

〔文王世子〕庶子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外朝之位序官不序親廟中宗祝有司之事亦序事不序親惟餕及旅酬得與宗子序親疏也上嗣宗子也獻受爵謂旅酬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焉

〔書〕盤庚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爾祖者世卿之祖先王之功臣也功臣配享大廟始見於此）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鄭氏曰若今漢祭功臣於大廟按漢書史記皆不載功臣配享而獨鄭康成此注見之亦可見史筆之多畧也）

〔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明言其所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

也明順禮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上尚通二國不以二王不肖而猶尊尚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耳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殷盛也）

〔穀梁傳〕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文定公傳〕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

定元年立煬公

〔文定傳〕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立者不宜立者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大廟魯周公廟其制如天子之明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復複同重亦複也上下兩簷也刮摩也摩楹使滑澤也達通也鄉去聲牖也反坫反爵之坫出尊坫出於尊言其高也崇高也康安也崇坫言其高也康圭安圭於坫言其平也屏門屏也疏屏者刻蟻於屏使文理疏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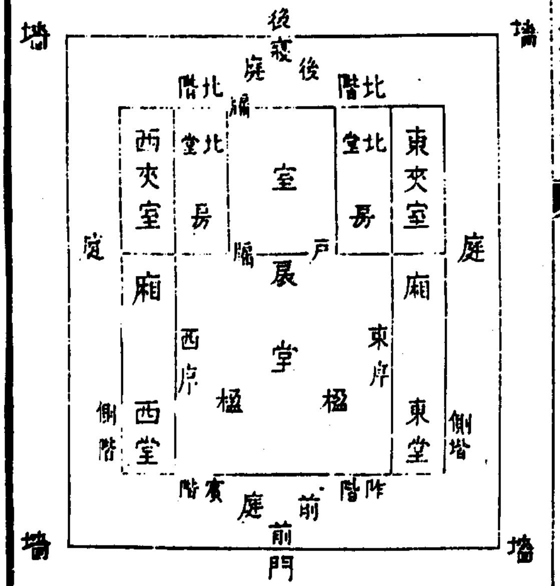
〔家語〕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大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見諸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雜記〕成廟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刲音奎殺也衈音二將刲羊割雞先滅耳旁毛以薦神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成也設盛饌以落之也亦名落謂與賓客燕會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猳豚（名者有名之器）

〔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從之曰皆玄服從者玄服從至於廟（廟殯宮）羣臣如朝位（列于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面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如門外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言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毀傷之際有所不忍言也從祝者祝所以導神）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避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樽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西）在位者皆避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面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

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乃擇日而祭（按宗廟之禮時祭有四爾雅所謂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王制之文則多附會矣大祭有二曰禘曰祫王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謂之禘自出之祖無廟故以太祖配之所謂自外至者得主而止也禘之爲言諦也審諦太祖之所從出也巳毁未毁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謂之祫祫之爲言合也合祭群廟主於太廟也人君即位三年喪畢而祫所謂三年祫也又二年而禘所謂五年禘也自是之後每五年一大祭謂之殷祭所謂一禘一祫也祫羣主於太廟以太祖爲正祭而不及自出之祖是爲祫禘太祖所自出於太廟以太祖爲配享而不及羣廟之主是爲禘一禘一祫是爲殷祭其屋宇之制則毁廟各有庭堂房室如左）

古堂室圖



朱子曰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向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左宗廟（宮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門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墻墻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廟以西隔墻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云每門也（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三門天子則五庠序則惟一門鄉飲鄉射禮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前曰庪疏曰中脊曰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昏禮當阿致命注曰入堂深示親親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深入也（凡堂皆五架之屋則五架之屋通於上下其廣狹隆殺則異耳）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

爲之惟序無室（無室則無戶牖之間）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戶不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窔烏弔反）

屋漏卽曾子問當室之白謂北牖迎庭日光所漏入也

東北隅謂之宧（宧音夷）

（綸按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朱子以爲此室中之位則是奥與屋漏稱西南西北謂西之南西之北皆東向之位以南方爲上是奥尊於屋漏也窔與宧稱東南東北者謂東之南東之北皆西向之位以南方爲上是窔尊於宧也以西方爲上者以近奥爲尊也）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戶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按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

戶牖之間謂之依

依亦作扆畫斧於扆則謂之斧扆

戶東曰房戶之間（房謂大夫士止一東房而言也戶謂室戶）於堂爲東西之中人君左右房則曰戶牖之間大夫士東房西室則曰房戶之間人君之宇在正中大夫士之室偏於西也（士冠及鄉飲酒皆言房戶之間）

房戶之西曰房外

房戶東房之戶也在房南壁之東偏近東序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前楣之下（釋宮曰梁上之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凡言兩楹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賓主敵者則行禮於兩楹間

南北之中曰中堂

在堂上爲四面之中也後楣以南爲堂堂凡三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也（儀禮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則言戶東戶西若近於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則言序東序西近階則言東階西階南北之中則言中堂其堂半以南無所屬者則以堂言之）

堂之東西墻謂之序

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箱亦作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疏曰卽西箱也東西堂之階曰側階（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是東堂之階其西堂亦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將射取矢於堂西（是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禮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大射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堂角有坫士喪禮疏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論語注坫在兩楹之間則楹間有坫矣）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注曰側邊曰堂廉大記疏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鄉射禮注曰上堂西廉（則堂四周皆有廉）

升堂兩階其東曰阼階

阼酢也所以答酢賓客也其西曰賓階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西階之中故曰內廉○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此可見阼階惟尊者得以處之）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昏禮疏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

堂塗謂之陳

堂下至門徑其北屬階其南屬內霤凡入門後皆三揖至階（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疏曰至門內霤將曲者門內有屏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

廟中路謂之唐

此爾雅文也詩曰中唐有甓

中屋爲門門中有闑

闑門中所豎短木以礙門者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釋宮曰橛在地者謂之闑（闑在兩扇之中）

門限謂之閾

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門兩旁木謂之棖棖闑之間謂之中門（釋宮曰柣謂之閾）

閎謂之扉

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此言天子之制大扃牛鼎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兩扉各容三箇半）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注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

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四塾其外塾南向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南向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向則內塾北向也（周人門堂修廣之數不著於經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堂修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也其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制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聘禮賓至主國之君立於宁以傳擯所謂待賓客之處也亦即所謂人君宁立之處也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注曰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入門右皆主入）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冠禮主人出門左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皆主出）闑東曰闑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釋宮曰屏謂之樹注曰小牆當門中也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據諸侯內屏而言也）

寢之後有下室

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注曰榭卽今堂堭疏曰堂堭卽今殿也喪禮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疏曰下室燕寢也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自門以北皆周以墻

墻者墉壁之總名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

人君之堂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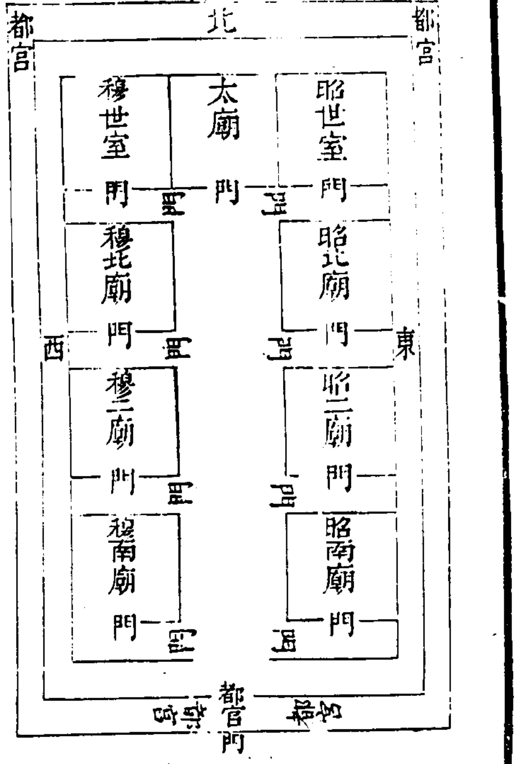
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制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始爲殿屋也）考工記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皆得爲四注卿大夫士但爲兩下四注則南

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說文曰霤者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水處）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凡屋之檐亦謂宇齊謂之檐楚謂之梠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亦謂其軒張如翬飛耳亦謂之樀）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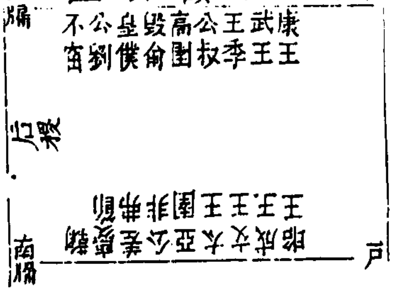
禮經雖亡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士大夫之禮宮室之名不見其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

周宗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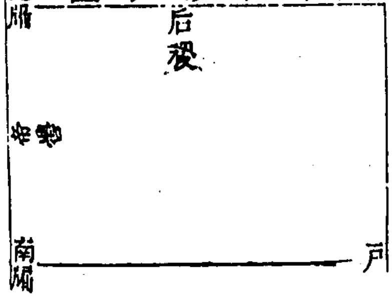

北
都宮
都宮
穆世室
太廟
昭世室
門
門
門
穆北廟
昭北廟
門
門
穆二廟
昭二廟
門
門
穆南廟
昭南廟
門
門
西
東
都宮門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俞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王　康王　穆王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　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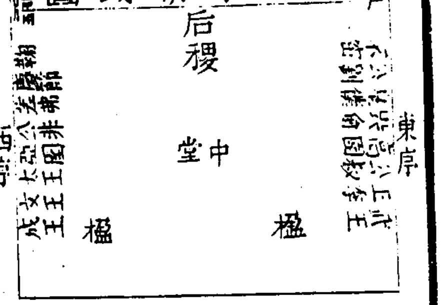
周祫祭饋食圖


北牖
康王
武王
王季
公叔
高圉
毀俞
皇僕
公劉
不窋
后稷
昭王
成王
文王
太王
亞圉
公非
差弗
慶節
鞠
南牖
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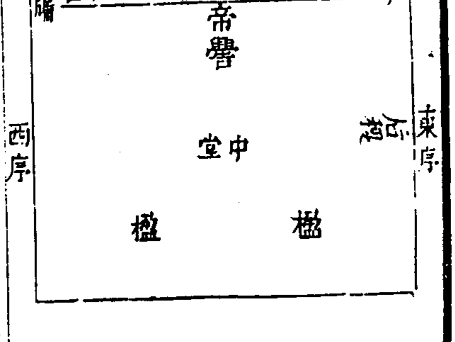
周禘祭饋食圖



周祫祭朝踐圖


戶
牖
后稷
中堂
東序
西序
楹
楹

周禘祭朝踐圖


戶
牖
帝嚳
后稷
中堂
東序
西序
楹
楹

考之經史七廟之說諸儒不同韋元成鄭康成之論爲漢魏以後之所行劉歆王肅之說爲唐宋諸儒之所取

朱子文集二說並存而以劉歆爲是（韋元成曰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劉歆曰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由周公舉殷三宗言之宗無數也）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並皆南向每廟皆有庭堂房室廟夾每廟有隔墻墻中有閤門七廟之外有都宮都宮者總七廟而爲宮也在庫門之內雉門之東所謂廟在寢東也始祖爲太廟稱宗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昭穆以次而遷廟之行列太祖居中而南向則以東西爲左右東三廟皆爲昭西三廟皆爲穆祭

之行列、分祭、則各居一廟之尊、祫祭、在室、則以南北為左右、在堂、則以東西為左右、蓋昭穆本緣太祖而得名、故廟制及祭祀、皆以太祖為主、而左為昭、右為穆也、故廟之行列、則固以東西為左右矣、祭之行列、有以南北為左右者、以其在室也、堂上以南向為尊、自當以東西為左右、室中以東向為尊、則當以南北為左右、此實堂室之本然、而非祭祀之特爾也、其遷祔之法、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謂昭者當祔、則三昭以次遞遷、而三穆不動、穆者當祔、則三穆以次遞遷、而三昭不動也、其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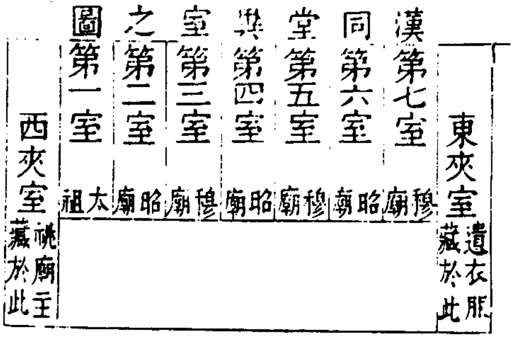
昭穆、但以別世次、而不為尊卑、謂昭穆之起緣於太祖、太祖生昭、昭生穆、穆又生昭、自二世四世以下、凡世數之偶者皆為昭、三世五世以下、凡世數數之奇者皆為穆、蓋父至親、親則近而患其無別、故一左一右、而不嫌於對待、祖至尊、尊則遠而不患其無別、故同左同右、而仍分乎上下、上下者、近於太祖則為上、遠於太祖則為下也、散處羣廟、各有門垣堂室、為一廟之主、而各全其尊、固不妨子昭父穆、合祭太祖、則亦自近及遠、或對或偏、父皆居上、而總非昭尊於穆、謂同位則相對、對則父昭

子穆、而以昭為上、異位則偏、偏則父穆子昭、而以近為上、近者、近於太祖也、同位者、謂第一昭與第一穆、第二昭與第二穆也、異位者、第一穆與第二昭、第二穆與第三昭也、朱子曰、古之廟制、七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以各全其尊、此古之廟制、誠盡善也、

漢高帝十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太上皇廟、（非禮也、自是西漢遂為故事、諸侯王國、皆有諸帝廟、而宗子之法廢矣、）惠帝四年立原廟、（原、再也、既有宗廟、而再為立廟、亦非禮也、）景帝元年、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

郡國皆立太宗廟、○宣帝元年、尊悼考為皇考、立廟、（本始二年、議故皇太子及史皇孫諡號、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重、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至是有司奏言、悼考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人道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正統、豈得盡絕私恩、是以先王制禮、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母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尊屬期親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曰皇伯父、其國大王、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父母、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

（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而云然耳）元帝罷祖宗廟在郡國者（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祀便殿歲四祀又月一遊衣冠又諸追尊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凡三十六一歲祀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百四十七人養牲卒不在數中至是廷議罷之）立四親廟（用韋元成之議也議見前四親者高曾祖考也）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園瘞大上皇廟主（瘞主始見）建昭五年復諸寢廟園（罷五年而復成帝又罷而再復）哀帝定七廟之制（用劉歆之議也議見前）光武建武中立高廟於洛陽（四時祫祀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十九年尊孝宣帝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從四親廟於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乃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致堂管見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平亂則雖祖高祖而帝四親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誚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譏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之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遂而不守哉）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光烈皇后更衣別室遂爲同堂異室之始（四時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少帝及追尊后皆不得立廟（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追尊祖考王國奉祀（桓靈父皆祀河間國）靈獻之間始議祧毀（一祖二宗及四近帝凡七廟）



漢同堂異室之圖

朱子曰同堂異室之制至使太祖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殁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愚按昭穆之名因於大祖之左右東向爲尊因於饋食在室與非左右而稱昭穆則失其名非東向而以西爲上更無所取且古之神位必有所依祫於堂上穆廟北向生後無依皆非禮也

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祭后土也）

劉昭曰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稱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丈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陵乃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時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官

原缺第二十二葉

人隨鼓漏理枕被具盥水陳嚴具（蔡邕曰宗廟迭毁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以問胡廣廣曰宜在郊祀志而去志中鬼道神仙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

漢明帝永平元年首朝原陵（儀如元會拜神坐退坐東廂太官上食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上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嗣後遂以爲常）靈帝熹平元年謁原陵（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致堂管見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專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禮義盡也既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若如宗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祀而不重設復奉主而祭於陵皆違禮也明帝此舉生于原廟蔡邕不折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夫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大廟之祭尊彝鼎俎備禮之衞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於至治其爲孝也何以加諸○按宗廟與墓祭其爲精不能無殊而其義則當有互相發明者且上陵之禮務從簡畧不可另爲一篇故附於各朝之末而耶大書國號以區別之）

後漢志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之禮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夫人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道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皆在神坐後群臣公卿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群臣受賜食畢郡

王之瘞藏禘祫之大事竟無常準（西京遷主無聞渡江之初權居側室成帝續廣大廟三遷主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西儲西夾室也穆帝時蔡謨以爲四府君宜築別室殷祭之日征西東向三府君遷主藏於其祧徐禪以爲可藏之石室又遣禪往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以漢之毀主瘞於園魏人埋於兩階之間側室不如永藏安帝將議築室以居四府君神主永藏而弗祀徐廣以爲四府君宜居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祀皆不果行）祔殤曰陰室（惠帝愍懷太子哀太孫臧太孫懷帝殤太子皆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所祔之祖同毀）與配享之制壞於成帝（武悼楊皇后以有前愆后不以配享武帝成帝始以二后並享太廟）追尊之禮變於孝武（愍帝追贈其父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諮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明帝母荀氏在禁中尊亞如太后號止建安君孝武帝追尊簡文母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於大廟道西）

自晉虛太祖之位止祀昭穆而太祖以上仍稱舊號延及六朝南北皆準於此非禮也其間因禮文之所有漸爲修舉者告廟之禮起於魏晉功臣配享始於蕭梁皇后與祭興於周齊然皆畧於記載不可詳備而其所詳宗廟禘祫之禮又無足採故自隋以上皆不錄

晉志魏世惟齊王一謁高平陵晉宣帝令子弟群官不得謁陵西晉惟武帝一謁崇陽陵一謁晉平陵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而止穆帝時褚太后拜陵帝幼故也安帝初桓謙奏百僚拜

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耳尋孝武皇帝遺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之初又復江左之舊

唐初宗廟延六朝舊制（武德元年立四廟追謚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賜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梁氏曰景烈皇后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立七廟虛大祖室於是祔宣簡公父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自此至高宗皆六室）中宗始立太祖爲七室又立大廟於東都（議者欲涼武昭王爲始祖卒從張齊賢祝欽明之議以景皇帝爲大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皇帝爲義宗祔於廟爲七室中宗崩宋璟姚崇以爲追尊帝不宜列昭穆於是孝敬神主藏於夾室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玄宗定太廟爲九室（范氏曰天子七廟自古未改也始爲九廟遺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可爲後世法者至矣唐制何所取乎）兄弟不相爲後（開元初遷中宗於別廟而祔睿宗伊闕人孫平子上書言春秋譏躋僖公不應出兄於別廟不聽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寢謚爲獻祖并謚光皇爲懿祖又遷中宗於太廟爲九室自是太廟常爲九室德宗禮儀使杜黃裳議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爲昭穆矣自敬文武三宗以兄弟相繼武宗崩德宗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遂謂兄弟不得爲昭穆乃議祔代宗而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世常爲九代十一室）開元二十七年更定禘祫之制（漢魏以來禘祫之議紛戾極矣高宗上元元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議者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禘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從之凡七祫五禘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祫在一歲乃議一禘一祫五年再殷祭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康成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而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禮官議曰漢魏以來太祖世近毀主皆在太祖上故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主皆不合食唐以景皇帝爲大祖獻祖懿祖別立廟建中十九年議祔興聖廟而大祖正東向之位[illegible]卽定諸臣廟制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illegible]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illegible]五間中爲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illegible]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踰於廟[illegible]）祭以四仲（天子祭以四孟及臘諸臣避之祭以分至[illegible]）配享於大廟（高士廉傳房玄齡傳皆云高宗詔配享太宗廟）

唐懿宗咸通四年歷拜十六陵尹起莘曰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徧拜諸陵此何禮也懿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曰古人雖重廟祭然陵寢所在拜之未爲非禮傳云過墓思哀人情也故天下風俗雖殊至於拜墓則四海同然矣尹起莘之言於理未確大哉

皇言誠聖鑒也然自古拜陵者多矣特書懿宗何也宣宗議出穆宗以下神主於太廟則於拜陵之禮但舉憲宗以上而於穆敬文武四陵則不拜可知矣至此乃歷拜不遺蓋既廢而復舉故特書之耳非以拜陵爲非禮也若非我

聖祖聖鑒精明幾爲尹起莘所惑矣合蔡邕尹氏之論觀之可見二公之過猶不及矣

宋初追帝祖考立四廟（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四代祖妣皆爲皇后）太宗立五廟（四親及太祖爲五宗也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室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英宗増八室（魏晉隋唐之初太祖在昭穆之中止祀六世宋仁宗於僖祖已七世矣及將祔廟孫抃以爲僖祖未過七世而遷毀考之三代未嘗有此請存僖祖爲八室以備七世英宗將祔而遷順祖神宗將祔而遷翼祖皆爲八室）哲宗曾祔夾室（哲宗崩宣祖當遷乃不祧宣祖而祔哲宗於東夾室議者以爲非禮不聽）徽宗立九廟（崇寧二年祧宣祖五年詔議增置九廟禮部尚書徐鐸請存宣祖於將祧復翼祖於既毀以備九廟乃增太廟殿爲十室祀九世南渡後常爲九世十二室）主藏石室爲宗祏（禮官言古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牢共几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號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主藏於太廟北壁之中其祏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藏西夾室與古未合請復古禮從之○凡祔新主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至日奉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室次宣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祔禮畢偏享太廟及七祀）廟後有寢爲神御庫（從宋祁言古者廟有後寢以藏衣冠也宜爲一庫各題廟號）神宗議更廟制以太祖居中而不果（禮官圖上八廟異宮之制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又爲七廟同堂之制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爲兩圖上之不果行）世及則兄弟同昭（太宗祭太祖稱孝弟眞宗即位禮官議稱宣祖爲皇祖而自稱孝孫稱太祖爲皇伯考張齊賢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且天子絕期親安得有伯氏之稱乎於太祖宜稱皇祖考而自稱孝孫於太宗稱皇考而自稱孝子嗣皇帝禮官議擬宣祖以上並稱廟號而祝文並稱孝孫太祖稱皇伯考太宗稱皇考而祝文並稱孝子以兄弟不得異昭穆也詔都省復議議者守齊賢之說以兄弟不得同

昭穆也翰林學士宋湜主禮官之議謂弟不可爲兄後子不可爲父孫唐玄宗稱中宗爲伯考德宗稱中宗爲高伯祖伯氏之稱何不可遂定太祖太宗同位異坐祝文並稱孝子）配享則繼室並祔（景德元年詳定明德太后李氏升祔禮官引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暨溫嶠有三夫人明德皇太后同列太宗室從之仁宗時奉別廟四后合食太廟歐陽脩等諫不聽）始祖之議久而不決（仁宗時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不果[illegible]王安石爲相不主祧僖祖之說以僖祖而與商周稷契同翰林學士元絳等議以僖祖爲[illegible]祖韓維謂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請奉僖祖[illegible]立廟蘇軾請即景靈宮奉僖祖如唐興聖廟[illegible]力主絳議以僖祖爲始祖而祧順祖[illegible]昭穆以次南北相向[illegible]帝頗然之○紹熙五年[illegible]用唐興聖之制立別廟議者和之諸儒[illegible]等皆以爲可從時朱子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詳見文集今採列於左）禘祫之期屢更而靡定（詳禘祫之禮未討論終仁宗世九禘八祫[illegible]禮官言禘祫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年[illegible]）奉御容謂之原廟（[illegible]在寺觀者十有一元豐五年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illegible]太祖在興國寺者曰開先在鄆國者曰章武太宗曰[illegible]言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宗室郡國神御

（皆迎入禁中）功臣配享寵倖亦與焉（趙普曹彬配享太祖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李沆王旦李繼隆配享真宗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仁宗韓琦曾公亮配享英宗富弼王安石迭配神宗蔡確司馬光迭配哲宗韓忠彥配徽宗欽宗無配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配享高宗陳康伯史浩配享孝宗葛邲配享光宗趙汝愚配享寧宗凡配享有司設幄次布褥位於廟庭橫街之南道西東向趙普曹彬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第三次俱北上王曾呂夷簡曹瑋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第二次王安石第三次蔡確第四次俱北上）群臣家廟盛於南渡非後世所常行也（高宗詔臨安守臣建魏國公家廟於秦檜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大夫之神坐貯以白囊藏以漆函歲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事具三獻賜以祭器自後將相並命臨安守臣營造家廟賜以祭器云）

朱子議狀弁圖（堂室二圖見周制）

宋太廟之制（從後看起）

見行廟制	禮官所議	朱子擬定
東夾		
第十二室（高宗穆廟）	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虛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虛此廟
第十一室（欽宗穆廟）	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以孝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虛此廟
第十室（徽宗昭廟）	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以高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以孝宗於此爲穆廟
第九室（哲宗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七室而以欽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六室而以高宗於此爲昭廟
第八室（神宗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以徽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以欽宗於此爲穆廟
第七室（英宗昭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以哲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英宗入西夾室而以徽宗於此爲昭廟
第六室（仁宗穆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以神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以哲宗於此爲穆廟
第五室（真宗昭廟）	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以英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英宗入西夾室而以神宗於此爲昭廟
第四室（太宗穆廟）	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以仁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太宗於第三室而以仁宗爲昭廟百世不遷
第三室（太祖穆廟）	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以真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太祖於第二室而以太宗爲昭廟百世不遷
第二室（宣祖昭廟）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以太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以太祖爲穆廟百世不遷
第一室（僖祖始祖）	欲遷僖祖入西夾室而以太祖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欲仍舊禮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西夾（順祖昭翼祖穆）	欲遷僖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真宗英宗於此

自漢明帝同堂異室制世未安故堂之上衆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卒哭之後雖依古法祔於祖父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入於父室殊無意義古制祔昭則穆不動祔穆則昭不動今法每祔一室則群室皆遷又古祫祭於室中今以地狹而祫於堂上皆非禮也神宗皇帝察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營表論者惜之今日朝廷寄寓固未遑及此故熹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恢復舊都復先王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矣

從中看起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其始祖后稷而王季以上祧主藏於西夾室祫則祧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此廟之室中后稷東向群昭南向群穆北向

昭世室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武王而康王穆王以下祧主藏西夾本朝當以此廟正堂室祀太宗其東以正堂室祀仁宗而神宗徽宗祧主以次藏西夾高宗當別立世室於仁宗之東

周人以康王穆王以下迭居此三宮當祧則[illegible]世室之[illegible]本朝以[illegible]徽宗高[illegible]三宮當[illegible]別立世[illegible]之東神[illegible]主藏於[illegible]夾室高[illegible]室於仁[illegible]

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世室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制也

孫毓云諸侯之廟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此雖諸侯

太

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之制然天子之廟亦當

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　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

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無數耳

穆世室　穆宮一　穆宮二　穆宮三

本朝以此廟正堂室祀僖祖而翼順宣三祖祧主藏於西夾室祫祭如周制僖祖東向而順祖宣祖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高宗皆南向翼祖太祖眞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皆北向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文王而成王昭王以下祧主藏西夾本朝當以此廟正堂室祀太祖而眞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祧主當以次藏西夾室今當奉眞宗英宗二主藏此

周人以成王昭王以下迭居此三宮當遷則藏主於文世室之西夾室本朝當以眞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迭居此三宮當遷則藏主於太祖之西夾室

見行祫享位次（此禮當於室中行之今廟室狹故於堂上行之其始祖及穆廟之主坐後皆無所依非禮也）

禮官擬議祫享位次（此圖四祖或祫於夾室前或祫於別廟而太祖以下祫於太廟之堂上皆非禮也）

徽宗　哲宗　欽宗　高宗　高宗　欽宗　孝宗

英宗　神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眞宗　仁宗　仁宗　英宗

宣祖　太宗　太祖　太宗　眞宗

順祖　翼祖　宣祖　太祖

僖祖　順祖　僖祖　翼祖

西　西

朱子擬定祫享位次（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之俟他日改立廟制卽於室中行禮）

高宗　孝宗

徽宗　欽宗

神宗　哲宗

仁宗　英宗

太宗　眞宗

宣祖　太祖

順祖　翼祖

僖祖

熹竊詳群議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惟有子孫祧主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藏於子孫夾室之文僖祖未遷則夾室者僖祖之夾室也今以太祖居初室則夾室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而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

祫祭之時群廟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皆不可行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時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僖祖之意推之則知太祖今日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況僖祖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以爲始祖誠合人心而得禮之正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第三室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眞宗爲穆祧主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眞宗之制神宗爲昭祭於第五室哲宗爲穆祭於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僖祖以下皆合食焉則心安而禮得矣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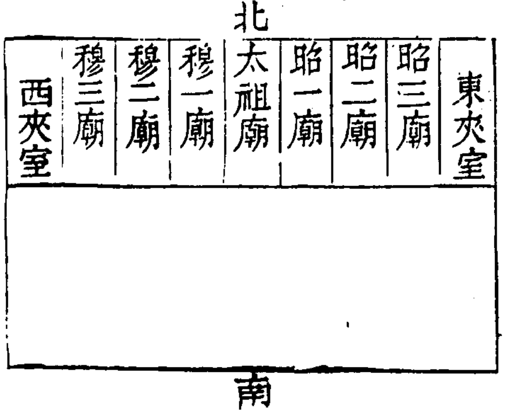
熹謹按先儒論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

元世祖四年建太廟於燕京（初定爲七室後增爲八室同堂異室以西爲上）至元十四年建太廟於上都十七年遷神主於新廟毀舊廟（幷日月山板位聖寺木主俱遷）新廟之制前廟後寢（正殿東西七間南北五間內分七室殿陛二成三階中曰泰階西曰西階東曰阼階寢東西五間南北三間環以宮城四隅重屋號角樓東西南三方各五門皆號神門殿下道直東西神門曰橫街直南北神門曰通街甓之通街兩旁井二皆覆以亭宮城外繚以崇垣）饌幕殿七間（在宮城南門之東南向）齊班廳五間（在宮城之東南西向）省饌殿一間（在宮城東門少北南向）初獻齋室（在宮城之東東垣門內少北西向其南爲亞獻終獻司徒大禮使助奠七祀獻官等齋室皆西向）雅樂庫（在宮城西南東向）法物庫儀鸞庫（在宮城之東北皆南向）都監局（在法物庫之東少南西向）東垣之內環築墻爲別院（內神廚局五間在北南向井在其東北有亭酒庫三間在井亭南西向祠祭局三間對神廚局北向院門西向百官廚五間在神廚院南西向）宮城之南復爲門（與中神門相值左右連屋六十餘間東拚齊班廳西值雅樂庫爲諸執事齊房築崇墉以環其外東西南闢櫺星門三門外馳道抵齋化門之通衢）武宗始太祖居中而左昭右穆（東三廟爲昭以西爲上其后主皆在左其西三廟爲穆以東爲上其后主皆在右並南向）英宗增廣廟制（用今廟爲寢殿別建大殿於今廟之前凡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餘十間各爲一室東西各一間爲夾室室東西橫闊二丈南北入深六間每間二丈以中三間奉太祖其一切齋殿宮城皆南展徙）始作大次殿

三間（禮成退坐於此在宮城之西北）盜入太廟竊仁宗神主泰定時盜又入太廟竊武宗神主（神主皆範金爲之也）

明初追帝四親而立四廟（高祖伯六公曰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四九公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初一公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諱世珍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爲皇后立四廟於闕左廟與主皆南向德祖居中懿祖東第一廟熙祖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歲五享孟春特享各廟三時及歲除合享於德祖廟）洪武九年改建太廟親王功臣配（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四祖位如初正殿設帝后衣冠而不奉主三時歲除合享於此德祖仍南向三祖以次東西向親王配享於東壁功臣配享於西壁）成祖定都北京作太廟（一如南京之制）九廟備於英宗（太祖主祔於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坐右第二位東向太宗神主寢殿東第三室南向正殿神坐左第三位西向仁宗神主寢殿西第二室南向正殿神坐右第三東向宣宗神主寢殿東第四室南向正殿神坐左第四西向英宗神主寢殿西第四室南向正殿神坐右第四位東向於是廟已備）九祧廟建於弘治（成化二十三年祧懿祖神主衣冠於德祖室內之左原奉享牀幔儀物及正殿神坐俱暫貯於神庫弘治元年建祧廟於寢殿後其制九間間各爲室翼以兩廡乃奉安懿祖衣冠神主於廟正中南向十八年祧熙祖居左第一室正德十六年祧仁祖居右第一室嘉靖十年奉高皇帝爲不祧之祖而祧德祖居祧廟之中懿祖以下以昭穆次第居之○憲宗將祔議祧德祖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曰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考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而下當祧從之嘉靖十年帝謂輔臣曰太祖肇運開基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太祖在御固宜尊德祖其在今日當以太祖爲始祖乃祧德祖）嘉靖十四年作九廟（更建世室及昭穆群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太廟尊奉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奉太宗祐之題曰太宗廟仁宗昭第一曰仁廟宣宗穆第一曰穆廟英宗昭第二曰英廟憲宗穆第二曰憲廟孝宗昭第三曰孝廟武宗穆第三曰武廟立春行特享禮於各廟立夏秋冬行時祫禮於太廟奉太祖南向太宗居東西向近上仁宗而下東西序列相向季冬大祫則德祖居中三祖及太祖以次居左右皆南向太宗而下如時祫之序○十七年改上太宗廟號曰成祖改皇考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祫享於太廟）時享之外薦享於奉先殿（洪武三年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始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奉藏祖宗帝后御容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獻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祫雖合祭而不用三年（國初以歲除日及夏秋冬皆合祭惟春之時祭爲特享累朝因之弘治初既祧懿祖始奉祧主至太廟行祫禮嘉靖十年祧德祖罷歲除祭而以季冬中旬行大祫禮）禘設虛位而歲用丙辛（明之禘禮至嘉靖始行之尚書夏言曰禘以審諦祖之所自出譜牒不明其禮可廢若欲行之宜設虛位以祀之遂定五年一舉稱皇初祖而弗主名先一日命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於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之遂定丙辛年孟夏太禘皇初祖於太廟奉太祖西向配之不數舉而罷）

明同堂異室之圖



宋以上禘祫皆東向洪武以後東向之禮始廢自出之帝漢以後多扳附嘉靖以後始於臨祭之時設虛位以祭祭畢則焚之

明陵寢之祭祖陵每歲冬至正旦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及每朔望以少牢致祭祠祭官行禮凡官員以公事經過皇陵者俱謁陵（祖陵在鳳陽府壽州）南京孝陵每歲聖旦元旦孟冬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特遣勳舊一員行禮南京各衙門文武官俱陪祭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親王之國過南京者官以公入城者俱謁出城者詣辭（致堂有言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有事祭告非致生乎親王謁陵猶之可也官員俱謁甚無謂矣）

按廟制之得失所關重矣而其尤重者則在於正祖宗之位而開國之君不得兼始祖之名辨昭穆之

序而兄弟之倫不得亂君臣之義也夫太廟營於開國之君其所奉以爲祖而居太廟之首者即爲百世不遷之祖永處太廟之中常居祫祭之首必非嗣世之君所得遷毀之而以奉開國之君者也前有聖王之制可考如周祖后稷而武王稱世室後有朱子之議可據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是也人君及議禮之臣每多祧毀太廟之主以尊開國之君者何哉一蔽於耳目之近而見不及遠也一泥於有功之說而不顧功不可以廢尊也開國之君宜享不祧之祭人盡知之而不知靈芝之必推其根醴泉必溯其源開國之君固爲繼世所當尊而太廟之祖獨非開國之所尊乎聖人制禮敬其所尊而後世乃至黜其所尊乎議者又以開國之君創有天下而不得居太廟之中祫祭之首以爲戚獨不思此二者特如家人在日之坐位乎祖孫父子尊卑有序因欲尊其孫乃竟以去其祖無論仁人孝子有所不忍即在尊者與所尊者皆有不安於其心者矣今有子孫創建廈屋而不許祖父坐中堂有是理乎漢晉以來皆以開國之君爲太祖其弊有如朱子所謂四不可者曷不遠追周制而

信從朱子之言乎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昭穆者祖孫父子一統相傳有宗子之法而無兄弟之嫌也宗子之法君道也兄弟繼世嘗爲君臣豈可復序兄弟是故古書有言君父一道也臣子一例也朱子之言曰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後世兄弟相傳共爲一世皆禮之末失也或曰兄弟相爲昭穆則固然矣倘遇殷之及王唐之宣宗祀不及高祖爲之柰何曰殷之及王其詳其不可考矣唐敬文武兄弟三宗旣爲奇遇三姪之後更嗣以叔此至變之事也變宜用權惡可以變而亂

常昧權而廢經也或又曰權宜柰何曰權非聖人不能善用愚誠何敢妄談然竊念之經者心安理得無所疑殆者也權者檢重核輕有所決擇者也唐宣宗繼武宗之統而時祭不及高祖此宜有所不安於其心者也而宗子之法正矣復已祧之祖而親祭不及近君此尤有大不安於心者也而高祖之祭復矣請以二者而權其輕重焉高祖誠爲至尊而親則將盡於五服爲齊衰三月而宗廟統於宗子若嗣世已經七世不得以輕服之嫌而亂宗子之法也且禮不云乎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在

先既以親盡而毀之則嗣君惡得舉之乎近君亦屬至尊而親則方始於五服爲斬衰三年而五倫統於君父若名分既爲君臣不得以兄叔之嫌而害君父之倫也此春秋躋僖之經公穀左胡之傳以及朱子兄弟傳國之論皆權而合經變而得正萬世所當遵也

禮樂通考卷之六

武進胡掄輯

吉禮祭宗廟一之二下

祭宗廟之禮見於儀禮者三篇士有特牲饋食禮大夫有少牢饋食禮其下篇曰有司徹天子諸侯之祭則闕焉然合三篇之文以差次其尊卑隆殺之節而參以周官記傳則先王制禮之意可見而列朝之得失亦從可考矣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牲曰肆酒曰獻鬯曰祼黍稷曰饋食皆所以祭者祠禴嘗烝因四時而異名）○肆師掌兆中廟

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此所謂陳其宗器也詳見周書顧命今入天子凶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司服內司服臨人醢人司尊彝遂人之屬已見吉禮第一）○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藏隋見迎尸饋食章隋與挼同並音墮謂尸之所祭如自上而墮下也○樂官掌祭者見樂部）

〔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餕餘褻味雖父夫之尊而亦不得以之祭妻子也）○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

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王制祭從生者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宗廟之器不粥於市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獻羔祭司寒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上牲大夫牲介猶貳也副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介子不當主祭故稱攝主攝主祭以下皆祭宗廟之儀節也此數者皆攝主之略於宗子者也假與嘏同）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屬音燭）納牲詔於庭毛血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得也（羹定肉熟也道言也）設祭於堂爲祊於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內音納貢也和猶親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送之蓋重禮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旅衆祭之名）○子路爲

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罷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篹音撰琖盞同梡音款嶡音厥○犧象山罍黃目并見第二卷篹竹篹也玉琖仍彫者以玉爲琖而仍復彫刻以爲飾也散角皆爵名以璧飾其口也四足曰梡橫距曰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解見樂舞）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句）血腥爓祭（句）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與爇同羶馨同薌香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直祭正祭也索祭繹祭也祊廟門內）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酒名）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柴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涚同）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腍音飪）

玉藻入太廟說笏非禮也（說音脫）

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

後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享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句）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鄉相並去聲齊如字與平聲○色猶顏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或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

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然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穆嗣子也）

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樂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

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夫人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爵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豆中央直曰校下跗曰鐙執醴者執醴齊之人兼掌授豆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以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程子曰其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

少牢饋食之禮（此儀禮第十六篇也牲用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禮也祭祀自熟始曰饋食言不薦腥也不言祭祀而言饋食者欲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有灌鬯朝踐薦腥之事也）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敬謹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

特牲饋食之禮（一豕曰特牲士祭宗廟之禮也）不諏日（註曰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

（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疏曰凡士言不者大夫以上爲之）

右諏日（諏者不用蓍龜而但謀之也諏日者諏卜筮之日而非祭祀之日也筮日乃筮祭日耳漢魏以後諏日之禮未聞）

少牢（凡少牢饋食之禮止書少牢從省文也特牲饋食之禮亦然）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註曰史家臣主筮事者在天子則太卜之屬）主人曰某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於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註曰卿大夫之蓍五尺立筮由便疏

曰蓍長五尺立爲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爲便則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於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官戒戒諸官也戒具備且齊也滌者溉濯祭器掃除宗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特牲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於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東面北上席於門中闑西域外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冠玄端玄冠玄端也有司士之屬吏也席爲筮人設之也筮人官名）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有司之長）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長占長幼旅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之儀特牲無擊筮述命之文少牢闕宗人告畢之事其爲文有未備無疑也若夫少牢得吉卽官戒而特牲無之特牲宰贊命設筮席而少牢無之其或各限於制而有不得爲與抑亦文之未備與明者察之（凡少牢禮有不逮特牲者註疏皆以爲大夫尊不敢與君同士卑不嫌與君同也然乎其不然乎）○按周禮凡大事先筮而後卜小

事則筮之而已卜筮之官皆屬大宗伯事莫大於祭也卜筮之長曰太卜於位爲下大夫其屬有龜人筮人於位爲中士凡大事大冢宰及宗伯帥之以卜筮此天子之制也少牢爲大夫禮掌卜筮者稱史鄭氏釋之則曰史家臣主筮事者特牲爲士禮掌筮者直稱筮人鄭氏釋之則曰筮人官名何也豈以大夫有家臣史掌筮事故主其官而稱史士無家臣故主於其事而稱筮人而鄭氏亦以天子之官釋之與○又按自上而下位以漸而卑禮亦以漸而殺特牲筮日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皆

與而少牢無聞焉意此亦有闕文與○又按周禮祭服冕服朝服弁服少牢禮主人及史皆朝服可見惟天子諸侯朝祭各異其服大夫士卽以朝服爲祭服也惟助祭於君得從君服耳

少牢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旣諸官以齊戒矣至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前宿一日宿戒尸（將欲筮以爲尸而先肅之）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爲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以祝爲擯尸神象也）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特牲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乃宿尸主人立於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不爲賓客）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主人辟（音避）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尸占曰吉敢宿（卒辭之終也）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送尸尊）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言吾子將涖之則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也）

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使異姓不使賤者（解見凶禮）

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不敢使其父北面事之）○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王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有陰厭有陽厭（祭祀無尸曰厭言但醉飽而已不成祭也祭殤以適庶分陰陽祭成人以始末分陰陽）○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禮器夏立尸而卒祭（立而不坐以終其祭）殷坐尸（始有坐禮）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當作無音之誤也方猶常也言周之坐尸如殷而詔侑之儀節彌文而禮道亦無他也）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醵音渠○六尸三昭三穆也歛錢共飲曰醵）

郊特牲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接武舉步半足也繼武舉步一足也中武兩武之中容一足也）

學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此謂開國之君祭其先也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此謂失國者之子未受爵於天子而祀先國之君也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則尸以天子之服）

右筮尸宿尸宿賓少牢之殺於特牲者前期不得三日是大夫下人君而士則無嫌也則天子諸侯之皆如特牲可知也少牢之畧於特牲者少牢宿尸於廟而特牲則親至尸門以大夫位尊故也則

天子諸侯之皆如少牢可知也特牲即親宿賓而少牢於此不親宿賓而親宿賓於埽堂之後以大夫位尊而儀多也則天子諸侯之皆如少牢可知也○按尸以象神古人所重漢郊祀志有畫天地太乙諸鬼神而不見有尸則廢尸而易以畫象其諸自漢而已然與通鑑載宋主子業歷評祖宗畫象則畫象之設其來久矣

特牲厥明夕（宿賓明日之夕）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有鼏（鼏音密以覆鼎）棜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南首（棜於庶反無足盆也獸腊也）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敦都壘反○壺以注酒禁以承尊豆薦菹醢籩薦果餌鉶薦羹汁敦薦黍稷）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於門東如初（初筮位也）賓及衆賓即位於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者以宗人祝不在）宗人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南上（宗人祝於祭特重故於將祭而要其位）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答再拜者士賤衆賓得備禮也）

記（儀禮每篇末有記所以記經之不備也在祭禮少牢有司徹無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壺棜禁饌於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

勺（冪音密覆物巾也）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烝擇互文棗亦擇栗亦烝）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荁音桓菫屬）棘心匕刻（棘心爲匕而彫刻之）

周禮司几筵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繅藻同胙酢同儀禮作醋○鋪地曰筵加筵曰席席上馮者曰几莞細葦爲之紛謂白繡純緣也繅席編蒲蒻爲藻次席桃枝竹次爲文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胙席莞筵紛純加胙席畫（天子祭胙席不異諸侯祭胙席不同）

右陳設位次（此祭前日之夕陳設位次少牢無此節）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於堂下如外位宗人

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東北面告濯具（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告緑賓欲聞也言濯具不言潔以有几席）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作豕以策擊豕聽其聲也○凡兩章告屬一篇者不標書名後倣此）

〔周禮〕大冢宰視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小宰贊祼將之事○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視滌濯○大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玉齍卽玉敦也齍音粢）○小宗伯省牲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以時將

瓚祼○肆師凡祭祀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視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祼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鬻音同築鬱金而煑之和以爲鬯）

右祭前日之夕視牲視濯所謂夕牲也少牢無夕牲之禮

〔少牢〕（是篇合少牢特牲而次第編之在各經而論固不免割裂之嫌然但分節次各以類從而不增損其一字凡次章之首繫接前章之末各標書名而不使相混讀者於此尋其血脈貫通亦不害爲全經而無患於割裂也若前章無其文者繫接前所有之章少牢無夕牲之禮故此章繫接筮尸後倣此）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期謂早晚）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比毗志反○比從也）

〔特牲〕請期曰羹飪（羹飪肉熟也此亦宗人請主人主人讓宗人而宗人定以羹飪也不言宗人者承上文告備告潔也）告事畢（告者亦宗人也事視牲視濯之事也）賓出主人拜送

右請期

〔少牢〕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明日請期之明日其殆祭日之未央與刲擊皆殺也主人南面則視殺也）雍人概鼎匕俎於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概亦濯也雍與饔同饔人掌割亨之事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有概者皆陳之而後告潔）廩人概甑甗匕與敦於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司宮概豆籩勺爵

觚觶几洗篚於東堂下勺爵觚觶實於篚卒概饌豆籩與篚於房中放於西方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放依也依房墉而饌之饌猶陳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特牲〕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亨於門外東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如初（初謂視濯）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

周禮大司寇納亨前王○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贊王親射）

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乎

右視殺納亨○按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周禮有王后薦豆之事特牲有主婦視饎爨之文少牢自陰厭以前不見主婦豈非闕文與○又按商頌注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可見天子宗廟之祭迎牲以前樂三闋矣卿大夫必奉命賜樂乃得用之故少牢特牲皆無樂也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臑奴到反膊音純又之允反骼音格又音各○升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也膊骼股骨也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疏曰不食溷腴少儀文也以豢食犬豕曰豢其腴有似人穢故不食）雍人倫膚九實於一鼎（倫擇也膚脅肉擇之取美者）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合升左右胖曰純胖半也純合也）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鼎陳於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脀亦升也自鑊而升于鼎也）

右脀鼎（特牲無脀鼎法）

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玉篇甒盛五升小甒也禮器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設篚於洗西南肆（枓音主勺也）改饌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饌陳也爲將賓而更陳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爲尸將盥）

特牲尊於戶東玄酒在西（凡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如初取而實之既而反之）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二列者東西各因其位）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几席陳於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音完細葦也）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即少牢設於西

階）祝延几於室中東面（爲神設席）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南面（纚笄首飾宵衣黑繒衣）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於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於宗人之西）

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

凡祝呼佐食許諾

周禮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粢盛（比次也）○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內宗內女之有爵者）外宗佐王后薦玉豆視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粢則贊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外宗外女之有爵者）

右設尊罍實豆籩

〔少牢〕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司宮筵於奥祝設几於筵上右之（設几筵爲神敷席也奥席東向南爲右）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也）司宮取二勺於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於棜上加二勺於二尊覆之南柄（二尊酒與玄酒也）鼎序入饔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去聲）陳鼎於東方當序南於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於鼎東柄俎皆設於鼎西西肆肵俎在羊

俎之北亦西肆（肆陳也肵俎在北將載也異其設文明不當與）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匕（長賓執匕）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於俎橫之皆如初爲之於爨也（佐食上利上佐食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便于載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過半也沒盡也午割可使絕勿沒爲分散也肵之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人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欲其饗之也）佐食遷肵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縮直也）佐食二人（一爲上利一爲下利）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拒當

爲距俎足也）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於俎皆進下（皆兼謂羊豕也進謂數於筵上前近於神也下骨體之末也凡食生者皆進腠祭祀進下變於食生也不敢以食道交神敬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記〕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先割之而升於鼎乃載於俎也）尸俎有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脅（句）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離肺舉肺也割之使可離也刌或作切）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

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觳後足）佐食俎觳脊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骼左骼也折折左骼）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公有司私臣皆殽脅膚一離肺一（骨有肉曰殽○特牲經文竟無脅鼎載俎之法而其記文所載諸俎雖不及少牢之詳然足以補少牢之未備可合觀之）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烝猶脀也載也全烝不分左右胖也房烝半爲房羞半載俎也）

右載俎○註曰凡牲體之數及脅載之法備於少牢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所謂貴者以貴骨賤者以賤骨也）疏曰凡牲四體貴於脊脅前體貴於後體

少牢脀鼎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二觳通爲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用故不言

〔少牢〕卒脀（載俎畢也載俎自鼎而升於俎也）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主婦被裼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裼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於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於房（裼衣即周禮次也見卷二）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

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之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於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於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象龜）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以二重設於敦南（會古外反重平聲○酌奠酌酒以奠神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不儐尸〕（解見下章）主婦反取籩於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

〔特牲〕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祝接神宜先）主婦盥於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腊用兎）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主人親舉鼎宗人執畢導之以臨匕載備失也畢狀如叉）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於鼎北（右人主人及賓既錯西面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佐食升所俎鼏之設於阼階西卒載加匕於鼎（畢亦加焉）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於豆東魚次

腊特於俎北（腊特於俎北饌要方食必正也）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於豆南南陳（芼菜也）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於敦南出立於西南面（西戶西）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祝卒主人再拜稽首

〔記〕宗婦贊薦者執以坐於戶外授主婦

右陰厭（見曾子問）陰厭之事始於薦豆少牢載俎乃薦豆特牲薦豆乃舉鼎少牢有脀鼎之法而不言舉鼎特牲有舉鼎之法而不言載鼎或彼詳而此畧或錯前而置後豈其尊卑之制有不同與豈卿大夫以下皆不得備禮而各有所宜闕與

少牢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入門以東為右）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尸巾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曰延）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於戶內祝在左（西面南為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祝反南面（未有事）尸取韭菹辯擩於三豆祭於豆間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於豆祭（擩音偏換亦作擩亦作授亦作擩亦作隋並音許規反擱也染也尸祭黍稷曰擩祭以其韭菹擩醢故以名之）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筵上右之（爾移而近之也移敦黍於右以近尸）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於膚北上佐食羞兩利取一羊鉶於房中坐設於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於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柶音四匙也羊鉶芼用苦豕鉶芼用薇皆有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三飯（食以黍）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幹正脅也）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豆故設於正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橫之（魚橫之異於肉）又食上

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於肵（魚腊皆一舉異於牲）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如舉幹）又食（不舉者卿大夫禮不過五舉須侑尸）尸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尸不飯告飽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拜而不言親疏宜有別也）尸又三飯（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等）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此言受者尸授之也此總上文而言之）若不儐尸（不儐尸謂下大夫牲用少牢而不得行儐尸之禮其儀節之異於上大夫者如少牢下篇文也後凡言不儐尸者倣此）則祝侑亦如之（言祝之侑食亦如上大夫也將言其所異故先言其所同耳）尸食乃盛（盛猶脅也士賤禮畧故特牲不備脅俎之法少牢則詳言載俎矣上大夫則卒脅而饋食下大夫則當食乃脅也）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俎肵俎也此言羊豕之所異）魚七腊辯無髀（此言魚腊之所異）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上大夫舉脅下大夫舉肩亦其所異）佐食取一俎於堂下以入奠於羊俎東（一俎虛俎也）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於是（一俎卽佐食所取於堂下之一俎也摭釋皆取也於饋食之魚腊俎中每俎取其三个其餘每俎取一个合而實此一俎之中祝主人之魚腊取之於此俎少牢不見有此是言其所異也）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自不飯告飽至佐食受牢舉乃餕食之禮而非儐尸之禮也其曰加儐者謂下大夫雖不得儐尸而在此禮則與得行儐尸者無所異也）

特牲祝迎尸于門外（不敢與尊者爲禮故不拜）主人降立於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以上皆如少牢而多省文耳尸升入下省祝從二字祝先上省主人升自阼階六字）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彊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挭於醢祭於豆閒（命詔尸也命挼祭者祝命尸授於醢以祭也少牢不命尸尊也）佐食取黍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湆於醢北（湆汁）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之所以導食通氣）食舉主人羞肵

俎於腊北（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也獸腊也）尸實舉於菹豆（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三成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反者九飯三成士之禮之大成也疏曰士禮九飯大夫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有五飯）佐食盛肵俎俎三个舉肺脊加於肵俎反黍於其所

〔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淳沃沃之淳也）尸入主人及賓皆避位出亦如之

右迎尸饋食

少牢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音胤○酳猶羨也旣食而歠酒以樂之謂之酳）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鹽在肝右便尸換之）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於俎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兼兼羊豕）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醋酢同○注曰主人受酢俠爵拜爵彌尊尸疏曰主人拜爵受訖又拜爲俠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與挼同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

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祝與二佐食皆出盥於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福於天宜稼於田眉受萬年勿替引之（女音汝○嘏大也以大福予主人也工官也承猶傳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詩猶承也出出戶也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主人獻祝設席南

面祝拜於席上坐受（室中迫狹故也）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於尻（尻苦刀反○皆升下體祝賤也）祝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換於鹽振祭嚌之不興加於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酒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畧）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爲折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辨貴賤）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於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不儐尸〉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此亦言其所同也凡言其所同者嫌於此處或有不同也乃其不可不同者也凡言其所異者嫌於此處或有不異也乃其不可不異者也）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

〈特牲〉主人洗角升酌酳尸（不用爵下於大夫）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　尸左執角右取肝換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也）　佐食授授祭（佐食亦取黍稷肺祭授主人使祭尸食也）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聽猶待）　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也疏曰親嘏者士尸卑禮質）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變黍言嗇者欲其重稼嗇）　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主人獻祝及佐食行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主婦設之佐食設俎）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換於鹽振祭嚌之加於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

角降反於篚升入復於位

〈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右初獻（主人酳尸　賓長以肝從　尸嘏主人　主人獻祝　主人獻佐食）

〈少牢〉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戶（取爵子篚男女不相因）　主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拜而後獻當俠拜也婦洗在北堂）　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人北婦人位在內）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於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不嘏夫婦一體）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

易爵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於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主婦受酌獻上佐食於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於房

不儐尸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於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抨於鹽振祭嚌之祝受加於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獻

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於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於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於房

特牲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不俠拜士妻儀簡）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不西面避內子也）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於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炙肉）羞燔者受加於肵出（出者俟後事）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如主婦送爵）酢如主人之儀（不易爵避內子也）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之儀（入室卒爵受惠于神）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於房

右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

少牢　賓長洗爵獻於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於其筵前（不卒爵而奠筵前不竭神之惠且欲神惠之均也亦猶止爵之意焉不獻佐食將儐尸而禮殺也）

不儐尸　賓長洗爵獻於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尸位在室

中西牆而東向則賓不得在戶西也此與少牢皆言尸西未詳）爵止

特牲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如亞獻）止爵（亦啐而不卒奠於其筵前也三獻禮成欲均神惠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主人主婦致爵而後卒之也）

右賓爲三獻

少牢　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出立於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祝入尸謖（謖所六反起也祝入無事而尸起矣）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

右少牢饋食利成尸出廟

祝反復位於室中主人亦入於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於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不云尸俎未歸尸）司宮設對席

乃四人餕（一作養○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又進一敦黍於下佐食皆右之於席上（右之者上佐食東面在南下佐食西面在北）資黍於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亦作齎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疏曰兩下是餕者據二賓長於二佐食爲下）司士乃辯舉養者皆祭黍祭舉（舉舉膚）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皆奠舉於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曰主人西面餕者不得與主人同面拜故迴身西面）司士進一鉶於上養又進一鉶於次養又進二豆湆於兩下乃皆食食舉（湆肉汁）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於戶內

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於篚反賓位）上餕止（不出）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於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餕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惠術施惠之術）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道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境內之象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餕以四簋者留其二爲陽厭也見猶著也自君至百官每變以衆以起施惠之象故以四簋見其脩惠術於廟中而已寓惠及境內之象所謂可以觀政者如此）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上有大澤則民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右少牢饋食養按特牲少牢皆有利成行餕之節

特牲則在旅酬之後少牢則在儐尸之先未詳其義豈以二者皆爲祭畢之禮少牢則以正祭爲重故正祭終而即餕特牲則以統體爲序故凡事盡而餕乃行皆不害其爲祭畢之禮與

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卿大夫既祭而儐尸之禮也天子諸侯則明日而又祭周曰繹殷曰肜夏曰復胙儐尸則不改饌西北隅爲陽厭以儐尸薦俎有厭飫神之象）埽堂（爲儐尸新之）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乃爇尸俎（爇一作燖即中庸注所謂燖溫也謂熱物既寒而復溫之）卒爇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初（腊爲庶羞膚從腊去其鼎者儐尸禮殺）乃議侑於賓以異姓（以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宗人戒侑（戒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曰請子爲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待于外當與尸更入列）

宮筵於尸西南面（尸席）又筵於西序東面（侑席）尸與侑北面於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也北面者儐尸而尸益卑西上統于賓客）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導尸）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于其席）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拜至喜之）乃舉（舉鼎不盥殺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陳鼎如初（如作階下西面北上）饔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於鼎東枋二俎設於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於鼎西亦西縮（枋與柄同）雍正合執二俎陳於羊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俎西枋（疏匕匕有刻飾者）

右迎尸侑陳鼎俎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降于西階與主人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几主於尸故不揖侑）主人拜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二手受於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於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左之者用生人禮不坐奠者几輕）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答拜者從於尸）

右授几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陪設於南昌在東方興取籩於房麷蕡坐設於豆南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豆籩之實見卷二當外列避鉶也退退入於房）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乃升（升牲體於俎）司馬匕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此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脇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南俎（肉湆肉在湆中者以增俎實為尸加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言之耳）司士匕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膚五嚌肺一載於一俎（此雍人所設在北者）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脇一腸一胃一載於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脇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俎（侑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所左體侑賤也所言侑俎羊豕各）

一（組也）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一俎豕脀臂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於一俎（阼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主人與尸皆三俎而體則下之）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於一俎（主婦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司士七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於其上（橫載之者異於牲體也膴割爲大臠可用祭也）

右載俎饋食之俎既載而後迎尸儐尸之俎獻尸而始脀載禮貴相變也

卒升賓長設羊俎於豆南賓降（酳尸以肝從儐尸設羊俎皆賓長助主人獻尸之禮）

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上文主人所入）右取韭菹換於三豆祭於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白黑見卷二）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於鼎西左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於俎上以東面受於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於疏匕若是者三（凡直柄匕者其狀如箸所以匕三者也疏匕挑匕皆匕頭有句皆以挹注者也挑匕枋長可以挹疏匕勺大可以注三者三挹三注也）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於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於東楹東答拜（旨美也拜告酒答主人意尸於饋食不告旨純於鬼神也）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湆俎南乃載於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俎在儐尸皆當食乃載）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於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換於鹽坐振祭嚌之興加於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於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於筵末（俟主人獻侑）

右尸受獻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

拜（主人在右者侑賤不專階）主婦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於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於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又取麷蕡同祭於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於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於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

洗尸北面於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坐取爵酌司宮設席於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北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於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於房長賓設羊俎於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於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於湆俎司馬縮奠湆俎於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載之者以湆俎所載之祭肺及湆并載於薦俎）

（而湆俎遂為虛俎矣）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於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於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於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尊也主人以酢爵為尊也）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右尸侑酢自授几至此皆為主人獻尸之事通為儐尸初獻試與酳尸初獻參考異同可以觀禮矣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於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主婦洗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於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於房取一羊鉶坐奠

於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於羊鉶之西興入於房取糗與服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於主人之席北西面（飲酒而有鉶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於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於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於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

脩兼祭於豆祭司士縮執豕脀於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豕脀豕俎也載俎曰脀因以謂俎為脀也）主婦答拜受爵酌以致於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於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於房主人立於洗東北西面侑東面於西階西南尸易爵於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於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於

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於侑東答拜主婦入於房司宮設席於房中南面主婦立於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麷於菹西蕡在麷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於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換於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於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於房西面於主人之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於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右儐尸亞獻（致爵○少牢致爵於亞獻之中特牲致爵在三獻之後）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於薦左賓降（奠爵猶止爵也）

右儐尸三獻

不儐尸主婦洗於房中酌致於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主婦薦韭菹醢坐設於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於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羊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無從者變於上）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酢戶內北面拜（自酢不更

爵禮殺也）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於房

特牲席於戶內（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謂亞獻）俎入設（佐食設之）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換於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於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婦致爵於主人

特牲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

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兩君相見之禮也祭有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之禮大饗有夫人獻賓賓酢夫人之事大饗以繆侯而廢夫人之獻不知祭祀何自而廢主婦之薦也然大饗夫人之禮猶可廢也祭祀主婦之薦不可廢也愛禮者惜之）

疏曰天子諸侯皆有夫婦致爵之事少牢上大夫受致不酢不儐尸下大夫受致又酢皆不致於主婦大夫尊避君也特牲士受致又酢又致於主婦士卑不嫌夫婦

致爵與君同也

右主人致爵於主婦

不儐尸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作起也止爵賓所獻也賓三獻賓也尸起三獻之爵而飲之酌以酢賓也）（祝酌祝爲尸酌也）坐祭遂飲卒爵拜乃答拜（賓飲拜謝尸答拜）獻祝及二佐食（賓獻之）洗致爵於主人（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席在房中南方爲上）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棗於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於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於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於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於篚（賓於獻畢而自酢主人達主人之意也）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總敘二羞皆羞於既獻）特牲三獻作止爵（三獻謂賓也賓請尸作之異於少牢尸自作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賓（尸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於主人主婦

（皆賓酌獻之）燔從如初（如亞獻）更爵酢於主人卒復位（更再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右尸作三獻止爵以終三獻之事三獻之禮一如亞獻然當獻尸之初尸止其爵而待事所謂如亞獻者賓未行也少牢亦待主人徧獻有司群執事而後尸作止爵以終三獻之事特牲惟待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而即作爵以終之是其所止以待前後次第宜乎各有所不同也

有司徹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於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侑不從）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主人卒酬爵而降洗）尸降辭（辭洗）主人奠爵於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于薦左（凡奠爵於薦左者止爵以待事也薦謂薦豆薦左豆東也在室則豆北爲薦左）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右主人酬尸

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於門東三拜（三拜者衆賓衆賤旅之也）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於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於西階上長賓升

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於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於醢祭之執爵以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于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脯肺）宰夫執祭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謂衆賓以次升受獻爵漸盡漸畢不可與主人抗禮故不拜）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於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脀俎也儀法也牲體載俎以法度爲之）乃升長賓（宗人擯而升之）主人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主人自酢序賓意賓畢不敢酢）

〔特牲〕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拜賓而洗者爲將獻之如初如視濯時之拜）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爲均神惠而不主於尊賓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薦脯醢設折俎（節解折骨曰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亦主人自酢）賓答拜揖執

祭以降西面奠於其位位如初（初位西階下東面）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於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於篚（辯音遍前後並同備亦盡也士盡答拜與大夫不拜既爵異）

右主人獻賓

〔有司徹〕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於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於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於薦左（凡奠於薦左者止爵以待事也）

〔特牲〕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爲行酬設也行酬不酌上尊故也獻酬先賓敬自外作也尊壺先阼惠自近始也）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主人之北賓之南皆右也奠於薦右變於大夫也）

右主人酬賓

〔有司徹〕主人洗升酌獻兄弟於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於其位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先生長兄弟）

特牲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洗獻兄弟如衆賓儀

右主人獻兄弟

有司徹主人洗獻内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於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亦有薦脅

特牲洗獻内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

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爲婦人旅也）内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皆所謂内兄弟也内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則是宗人乃衆賓爲之也）佐食於旅

齒於兄弟（則是佐食乃兄弟爲之也）○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公有司士屬之命於君者也私臣自所辟除者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内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膚一離肺一（骨有肉曰殽）

右主人獻内賓

有司徹主人降洗升獻私人於阼階上拜於上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脅

右主人獻家臣按家臣之獻特牲不見於經而附於記者公有司言若有則是或有或不有者矣豈士之私臣極賤亦將或獻或不獻與

特牲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主人從從獻）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俟旅酬）

右加爵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之嗣子也奠陰厭時祝所奠於鉶南者也大夫之嗣不舉奠辟諸侯也）尸執奠（上文言嗣舉奠於盥入之上言將舉奠而盥於洗乃入戶而拜未及舉也嗣入而尸執以授之惠由神降也）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嗣進受而祭啐之）尸舉肝舉

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舉奠謂嗣也以事稱其人也）尸備答拜焉（備盡也言盥入之拜亦答也）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上言進復位復戶内北面再拜位也此言出復位復阼階南西面位也）

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肝宜鹽）

右嗣舉奠

有司徹主人就筵尸作三獻之爵（特牲止爵賓請作之少牢尸自作之儐尸而尸益卑）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於羊俎南橫載於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三獻亦以事稱其人）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

北面答拜司馬羞湇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湇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於篚

右儐尸作止爵以終三獻

有司徹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於右尸遂執觶以興北面於阼階上酢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於阼階上以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於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至於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於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於篚乃羞庶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洗酌降北面立於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

長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止爵（待交錯其酬也）賓長獻於尸如初無湇爵不止（辯而復從賓長起也如初加三賓一獻也無湇爵不止不加初者也）人舉觶於尸如初亦遂之於下（如初如上文也遂之於賓下猶言自上以及下）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算數也）

〔特牲〕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告猶詔也詔衆賓兄弟內賓也脀俎也載俎曰脀因謂俎為脀）乃羞（羞庶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答拜舉觶者洗各酌於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於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言旅酬之爵無常數非旅酬之外別有無算爵也）

〔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兄弟其節與其儀皆依男子）

右旅酬

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賓而出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

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儐尸之禮終於此矣不復有餕及陽厭之事）

不儐尸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佐食也以其設俎爾敦謂之佐食以其獻尸謂之利奠之者待餕而後舉也）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出立於西階上東面祝告於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於廟門祝反復位於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

特牲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於篚主人出立於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

記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右利成尸謖

不儐尸徹阼薦俎（承上文祝命佐食徹之）乃餕如儐（儐餕見前但儐尸者酳尸即餕）（不儐尸者至旅酬乃餕耳）

特牲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未詳或曰庶羞豆籩爲燕設也）筵對席（爲兩餕設席）佐食分簋鉶（爲餕與厭分之）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升入升自西階而入室也少牢餕及異姓大夫惠大也上餕嗣子及兄弟不過族親而已）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於俎許諾皆答拜（有以者有其所以然者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而餕其餘者亦當以之也）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與者與兄弟也言酳此者當兄弟相與以率先祖之德也）兩餕執爵拜（答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於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餕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餕即位坐答拜（既授爵于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於篚主人出立於戶

外西面

右餕

不儐尸卒餕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厞者室西北隱闇之處也厞用席者厭席設於厞爲鬼神尚幽闇也）納一尊於室中（陽厭殺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間之祭埋之西階東）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於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閉室牖與戶者爲鬼神欲幽）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於廟門外乃反婦人徹室中之饋

特牲祝命徹阼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或以此亦爲將燕設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於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餕與陽厭以前之徹俎諸說皆有未安竊疑餕所不用者徹而後餕厭所不用者徹而後厭孰用爲燕孰用歸賓）

（經無確據闕之可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凡去者不答拜）佐食徹阼俎堂下徹畢出

右陽厭

按儀禮所載祭宗廟之禮而以諸經傳考之而知其有所未備者亦甚多矣方祭之始不見有灌饋食以前不見朝踐殺牲視濯不見薦毛血割牲載俎不見升牲首即以楚茨之什參之掃堂不見祝於祊徹俎不見燕兄弟亦足見禮文

之多所未備好禮者欲得其詳博稽經傳可也

漢魏六朝則不可考矣故錄唐宋明三朝儀注以參其得失耳

唐制祭祀六節一曰卜日二曰齋戒（此二節凡大祀皆然見卷二列朝雜祭儀）三曰陳設其別有五有待事之次有即事之次有門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神席之位（郊祀亦有）祭宗廟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其後（文左武右俱南向）設諸享官九廟子孫次於齋坊內道東（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於其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為待事之次）○是前享一日奉禮郎設御位於廟東南（西向）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南東向）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北向）設從享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文官九品以上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於其南少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為即事之次）○是設享官從享官位於廟東西門之外如設次所以省牲及享日將入而序立也

（是為門外之位）設牲牓於東門之外如郊之位（見郊祀）設尊彝之位於堂之上下每座斝彝一黃彝一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皆於神座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堂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戶外南向各有坫）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皆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簋鉶籩豆在堂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六登次之六鉶次之籩豆後（皆南上屈陳而下）御洗在東階東南亞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是為牲器之位）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戶外自西序以東（虛東向之位）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皆北廟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皆南廟北

向每座黼扆莞席粉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是爲神席之位）四曰省牲器（與郊祀同見郊祀）五曰晨祼（郊祀曰奠玉帛）享日未明四刻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罍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宮闈令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入自東門當階間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自東階行埽除於堂上令史祝史行埽於下太廟令帥其屬以次陳瑞物於太階之西伐國寶亦如之（皆北向西上藉以席）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

階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贊者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升自東階入獻祖室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各置於輿出置於座次出懿祖以下神主如獻祖（謁者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羣官九廟子孫諸方客使皆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回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羣官皆就門外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入謁者引司空入就位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階行埽除於堂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行樂縣謁者贊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太常引皇帝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

珪皇帝執鎮珪近侍者從入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樂作樂止）贊再拜如初皇帝詣罍洗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以帨受巾跪奠于篚又取瓚於篚興以進皇帝受瓚侍中酌水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授巾如初皇帝拭瓚升自阼階就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酒進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俯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懿祖以下皆如獻祖皇帝降自阼階復位初羣官已再拜祝史各

奉毛血及肝膋之豆立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其後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進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尊所齋郎奉爐炭置於神座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其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取肝膋燔于爐還尊所

六曰饋食（郊祀曰進熟）皇帝既升祼太官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東門之外西向南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饌太官引饌入自正門至於太階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迎饌於階上設之乃取蕭稷黍擩于脂燔于爐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

手洗爵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泛齊進獻祖前北面跪奠爵又詣尊所侍中取爵於坫以酌泛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皇帝再拜懿祖以下奠祝如獻祖乃詣東序西向立司徒升自阼階立於前楹間北面東上諸太祝各酌以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共置一俎黍稷共置一籩授司徒以進

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以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復於坫皇帝降自阼階復位（文舞出武舞入文舞入時失記載）初皇帝將復位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再拜又取爵於坫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西北向再拜奠懿祖以下皆如獻祖乃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於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復於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諸

太祝各進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贊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止）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羣官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帥腰輿升納神主其祝版燔于齋坊

開元二十四年增宗廟籩豆每座十二侍郎張均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情深而爲之限制若以平生所習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太子賓客崔沔

曰祭祀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職員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

宋元豐之制前期三日齋于大慶殿翼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官班迎於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步入廟門趨至齋宮翼日帝服韡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袞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圭帝執以入（宮架）

（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闈令奉諸室神主於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位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祼地奠瓚奉帛奠訖執圭俯伏興出戶外北面再拜內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九溯笙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搢圭盥

帨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俯伏興出戶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冊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三獻亦如前儀（樂止唐以太尉亞獻而王婦之禮永不復矣以光祿三獻猶有古禮之遺焉宋皆親獻亦變古之始也）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俎受摶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七祀配享功臣戶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石祏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

太祖倣唐天寶禮加享廟每室常食一牙盤眞宗用趙安仁之請上食牙盤參以四時珍膳徽宗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六爲四行右爲上羞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左爲羞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外簋八爲二行在豆外

明大祖定時享儀　一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本奏請致齋三日次日進銅人○一省牲（時享犢十五北羊十四山羊十七豕三十一鹿一兔十三祫祭犢十九北羊十八豕三十五兔十五山羊鹿不加）正祭前二日太常司官奏明日與光祿司官省牲至次日省牲畢同復命○一陳設（高祖犢一豕一登二鉶二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帛白色奉先制帛列祖皆同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篚四於殿東祝文案一於殿西）親王配享四壇（共二十一位）第一壇（壽春王暨妃劉氏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爵六帛二展親制帛）第二壇（霍丘王暨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暨妃趙氏南昌王犢一羊一豕一登六鉶六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爵十八帛六展親制帛）第三壇（蒙城王暨妃田氏盱眙王暨妃唐氏臨淮王暨妃劉氏陳設與二壇同）第四壇（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招信王犢一羊一豕一登

七鉶七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爵二十一帛七功臣配享
展親制帛共設酒尊三篚四於殿東南北向
十壇後增爲十七壇（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河間忠武王張玉此下四壇洪熙元年增嘉靖九年遷姚廣孝于大隆興寺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忠莊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嘉靖十年增誠意伯劉基十六年增營國威襄公郭英每壇羊一豕一鉶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帛一報功制帛爵三篚一共設酒尊三於殿西南北向）嘉靖十年更定正祭儀
正祭日上乘輿由廟街門入至靈星門西降輿導引官
導上由靈星左門入上至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導引
官導上由戟門左入至寢殿同捧主官（帝主以大臣后主以內臣）恭

捧出主陛太廟至太祖室安主次至太宗以下昭廟安
主次至仁宗以下穆廟安主訖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
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上至御拜位內贊奏就位典
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奏四拜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帛
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導上至太祖前奏跪奏搢圭奏上香
司香官捧香跪於上左上三上香訖執事者捧帛跪於
上右奏獻帛上獻帛執事者捧爵跪於上右奏獻爵上
獻太祖前爵奏出圭上出圭致恭訖奏搢圭捧爵者跪
於上左奏獻爵上獻高后前爵奏出圭奏詣讀祝上至
中室讀祝位（樂暫止）奏跪（傳贊眾官皆跪）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

讀訖（樂作）復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太宗以下並同前儀
奏復位內贊導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內贊導
上至太祖高后前奏搢圭獻爵出圭復位太宗以下捧
主官獻爵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樂作）儀同亞獻（樂止）太常
卿於殿左西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跪奏搢圭光祿卿
捧酒跪於上右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官捧胙跪於上
右奏受胙上受胙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典儀唱徹饌（樂作樂止）大常卿至中室向上跪奏禮畢請還
宮（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轉立拜位之東（樂作）捧祝帛官

出殿門內贊禮畢上納穆廟主次昭廟至太祖高后納
主訖易服還宮
洪武二年享太廟以功臣七人配設青布帷六間於太
廟庭中內列功臣位遣官分獻讀祝三年定親王從享
皆設位于東廡西向功臣配享皆設位于西廡東向四
年罷庭中幃設之次改設黃布幃於廟內兩廡中每獻
祖考遣大臣分獻九年太廟成親王東壁功臣西壁合
享不分獻
　按古人祭祀之禮莫重於尸然尸祝主賓飲食獻
酬有非後世所能行者況尸廢而畫像興焉古今

異宜不復可也若夫主婦則必不可廢者也乃自漢以來歷唐宋明皆不復唯隋志蕭梁後周有皇后亞獻之文豈非空谷足音君子所當急講者與

禮樂通考卷之七

吉禮祭社稷一之三

武進胡掄纂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賈氏曰所宜木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代所都異處故所樹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遂以名其社與野者謂若樹松則名爲松社之野○漢書注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

疆之封○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令社稷之職○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取血而祭曰血祭）○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注曰以刑官爲尸畧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曰凡爲尸者不以刑官此以士師爲之故云畧之）○大司馬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小子掌珥於社稷

左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東有亳社西有國社）○蔡墨謂范獻子曰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

原缺第二葉

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之里社是也衆共置之故謂之置社）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亦作烈）

按社者五土之總名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辨天下之土爲五等而其總名則曰社故社即土也尊之則爲后土地祇之稱也古之掌土者亦以名焉共工句龍氏是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稷稱穀而掌農之官特稱后稷穀生於土故稷皆統於社土以生穀故言社者皆有稷者也○或問郊社之社與社稷之社同異若何曰謂之同可也謂之異亦可也譬如天子公侯伯子男通稱曰君謂之同則異矣謂之異則同矣但有大小之別而無氷炭之殊也蓋社即土也九州皆土而一撮亦土也自里社侯社以至大社所謂撮土之多隨其小大而言也郊社之社則以及其無窮而言也故舉其所在則爲土穀之神而爲社稷之社指其一處言之也舉其無窮則萬物載焉而爲郊社之社指其全體言之也彼謂其同而不知其異者非知社者也謂其異而不知其同者亦非知社者也

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月一歲三祀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特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古者師行載主載社不載稷也○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唐高祖武德九年詔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祀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宋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職官或少即許通攝或別差官代之牲用少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其禮器數正配坐尊各二籩豆各八簠

簠各二俎三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

太社壇廣五尺高五尺五色土爲之稷壇在西如其制社以石爲主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四面宮垣飾以方色面各一屋三門每門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如廟之制中植以槐其壇三分宮之一在南無屋慶曆用羊豕各二正配位籩豆十二山罍簠簋俎二祈報象尊一（社壇廣五丈宮垣廣十五丈故云三分宮之一也在南壇近南垣也）

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社稷祝版牲幣饌物請並瘞於坎更不設燔燎又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社稷爲陰祀血者幽陰之物是以類求神之意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爓次薦熟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群小祀薦熟而已今社稷不用血祭又不薦爓皆違禮經請以埋血爲始先薦爓次薦熟古者祭社君南面于北牖下所以答陰也今社稷壝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非是請設北牖以倣親祠南向答陰之位有司攝事則立北牖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殊不應禮夫爲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大社稷請於羊豕外加角握二牛又言社稷之祭有瘞玉而無禮玉開元禮奠大社大稷並以兩圭有邸請下有司造兩圭有邸以爲禮神之器仍詔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又禮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制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亦半大社之制遂下太常修八祀儀元祐中又從博士孫諤言祭大社大稷皆設登歌樂大觀議禮局言大社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以常服請下祭服制度於郡縣俾其自製弊則聽改造之

朱子曰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壇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疏不砌恐易壞也

元以四十畝爲壝垣近南爲二壇高五丈方廣如之社東稷西相去五丈社壇土用五色依方飾之四面當中各設一陛道廣一丈亦各依色稷壇如社壇之制惟土專用黃（壇皆北向）立北墉於社壇之北（以磚爲之飾以黃泥）瘞坎二於稷壇之北少西（深足容物）二壇周圍壝垣以磚爲之（高五丈廣三十丈）內壝垣靈星門四所外壝垣靈星門二所（每所門三列戟二十有四）外壝內北垣下曰望祀堂（屋七間南望二壇以備風雨）堂東曰齋班廳（屋五間連廈三間）廳南獻官幕（四向屋八間）又南曰院官齋所（西向屋三間）又南曰祠祭局曰儀鸞庫曰法物庫曰都監庫曰

雅樂庫（屋十間自北而南）又南曰百官廚（北向屋三間）外垣南門西壝垣西南曰大樂署（北向屋三間）其西曰樂工房（東向屋三間）其北曰饌幕殿（北向屋一間）又北曰饌幕（南向屋三間）又北稍東曰神廚（南向門一間院內南向屋三間）曰酒庫（東向屋三間）近北少卻曰犧牲房（東向屋三間）井（覆以亭）望祀堂後曰執事齋郎房（自西而東南向屋九間）曰監祭執事房（自北折而南西向屋九間）

社主用石長五尺廣二尺剡其上如鍾于社壇近南北向埋其半於土中稷不用主后土氏配社后稷氏配稷神位版用栗素質黑書二壇之南各樹以松○祝版四以楸木爲之各長二尺四寸濶一尺二寸厚一分文曰維年月日嗣天子敬遣某官某敢昭告於太社之神配位曰后土之神稷曰太稷之神配位曰后稷之神社稷玉幣皆黝圭一繅藉瘞玉一以黝石代之黝幣一配位皆玄幣一各長一丈八尺○牛一色黝角握有副羊四豕四籩十豆十鉶俎簠簋各四五齊皆用尚醞香用沉龍涎神席一緣以墨綾黑綾褥方七尺四寸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有坫加勺羃象尊壺尊山罍各二有坫羃盤一毛血豆一爵一有坫沙池一玉幣篚一木柶一勺一香鼎一香盒一香案一祝案一皆有衣紅縣器一以盛馬湩盥洗位二山罍二洗二白羅巾四實以篚朱

漆盤五又有設而不酌籩豆各十鉶俎簠簋各三設於饌幕以上社稷皆同配位有象尊無太尊設而不酌者無象尊餘皆並同正位○饌幕省饌殿香殿黃羅幕三黃羅額四黃絹帷一百九十五幅獻攝板位三十有五紫綾拜褥百蒲葦席各二百木燈籠四十絳羅燈衣百一十紅挑燈十剪燭刀二鐵絲盆三十有五架黃燭二百雜用燭二百麻紙三百松明清油各百斤○初獻官一亞獻官一終獻官一攝司徒一助奠官二太常卿一光祿卿一廩犧令一太官令一巾篚官四祝史四監祭御史二監禮博士二司天監二良醞令一奉爵官一司尊罍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太社令一太社丞一太樂令一太樂丞一協律郎二奉禮郎二讀祝官一舉祝官二奉幣官四剪燭官二太祝七齋郎四十有八贊者一禮直官三與祭官無定員○凡祭之日用春秋仲月上戊

儀注之節有六一曰迎香（迎香在齋戒之前非禮也○凡命祀香皆內降攝事官迎置于望祀堂）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省牲器（以上四節儀頗繁碎今不錄）五曰奠玉幣祭日丑前五刻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設神位板陳玉幣實籩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徹去蓋羃未明二刻太樂

令帥工人入奉禮郎贊者入就位禮直官贊者入就位分引監祭監禮諸太祝祝史齋郎及諸執事官自西神門南偏門入就太社壇北牖下重行南向立東上奉禮郎曰再拜贊承傳監祭監禮以下皆再拜次贊分引各就壇上下位祝史奉盤血太祝奉玉幣由西階升壇各於尊所立次引監祭監禮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退復位質明禮直官贊者各引三獻以下行禮執事官入就位（皆由西神門南偏門入）禮直官進初獻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樂作八成偃麾戛敔樂止）禮直官引太常卿瘞血於坎訖復位祝史以盤還饌幕以俟奉

毛血豆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贊諸執事者各就位諸太祝各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禮直官引初獻官詣太社壇盥洗位（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壇（樂作）升自北陛至壇（樂止）詣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樂作）搢笏跪太祝加玉於幣東向跪以授初獻初獻受玉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初獻降自北陛詣太稷壇盥洗位（樂作）至位（樂止）盥洗訖升壇奠王幣並如太社后土之儀（蓋言奠太稷如太社奠后稷如后土也前奠社時不奠后土疑漏）奠畢降自北階（樂作）復位（樂止）初獻奠玉幣將畢祝史各舉毛血豆立於西神門外俟奠玉幣畢樂止祝史

奉正位毛血豆入自中門配位毛血豆入自偏門至壇下正位者升自北陛配位者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各奠於神位前太祝祝史俱退立於尊所

六曰進熟初獻既奠玉幣有司先陳鼎八於神厨各在於鑊右太官令出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羊豕於鑊各實於一鼎冪之祝史以扃對舉鼎有司執匕以從各陳於饌幕內俟光祿出帥其屬實籩豆簠簋訖乃去扃冪匕加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羊豕各載於俎俟初獻還位（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帥進饌者各奉正配位之饌太官令引以次自神門入正位之饌入自中門配位

之饌入自偏門饌初入門（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豆降自西階以出正位之饌升自北陛配位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各跪奠於神座前訖俛伏興禮直官引司徒太官令及進饌者自西陛各復位諸太祝還尊所贊者太祝立茅苴於沙池禮直官引初獻官詣太社壇盥洗位（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至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壇（樂作）升自北陛至壇上（樂止）詣太社酌尊所東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者舉冪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泛齊（樂作）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

笏。詣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立（樂止）舉祝官跪對舉祝版。讀祝官西向跪讀祝。訖俛伏興。舉祝官奠祝版於案興。初獻再拜。訖（樂止）次詣后土氏。酌獻如太社之儀。訖（樂止）降自北陛。詣太稷壇盥洗酌獻如太社。后土之儀。降自北陛（樂作）復位（樂止）讀祝舉祝官亦降復位。亞獻終獻並如初獻之儀。惟不讀祝。終獻畢。降復位（樂止）太祝各進徹籩豆（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送神樂作一成止）禮直官進初獻之左曰請詣望瘞位。御史博士從（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初在位官

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於神座前。取座玉及幣。齋郎以俎載牲體并黍稷爵酒各由其陛降。置於坎。訖。贊者曰可瘞。東西各二人。實土半坎。禮直官進初獻之左曰禮畢。禮直官各引獻官以次出。禮直官引監祭太祝以下執事官俱復於壇北壝下。南向立定。奉禮曰再拜。監祭以下皆再拜。訖。出祝史齋郎及工人以次出。祝版燔於齋所。光祿卿監祭監禮展視酒胙。訖乃退。

明初。太社稷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異壇同壝。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獻禮。先詣太社及配位壇。獻畢。次詣太稷及配位壇。臨祭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洪武三年。於壇北建享殿。又建拜殿各五間。以備行禮。十年改建壇於午門之右。先是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立於社壇。半埋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其尖。仍用木爲神牌而丹漆之。祭設於壇上。祭畢貯庫。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罷勾龍后稷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洪武三十一年。更奉太祖配。永樂遷北京。悉如南京舊制。洪熙後奉太宗同配。嘉靖九年。仍以勾龍后稷配○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一齋戒與祭太廟同○一告廟前二日。用祝文酒果於奉先殿告請仁祖配社稷○一

省牲（儀亦與祭太廟同牛三羊三豕三鹿一兔二）○一陳設（太社在東北向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二簠簋各十二帛一黑色玉用兩圭有邸○太稷在西北向陳設同○仁祖配位在東西向陳設同無玉共設酒尊三爵九篚三於壇西北東向祝文案一）○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引皇帝至御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瘞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玉帛獻於神位前。讀祝官取祝跪於神位左。內贊奏跪。典儀唱讀祝。畢。進於太社神位前。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報事官各捧爵獻於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太常卿立於壇西東向

唱賜福胙光祿司官以福胙自神位前由正門左出至皇帝前內贊奏跪奏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贊奏飲福酒光祿官以胙跪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奏樂）內贊奏禮畢○一祝文維洪武年月日皇帝御名敢昭告於太社之神太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烝民萬世永賴時當仲（春秋）禮嚴（告祀報謝）謹以玉帛牲齋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

嘉靖九年更定陳設社稷如舊后土勾龍氏居東西向后稷居西東向正祭增三上香

嘉靖十年命於北苑空閒地開墾爲田樹藝五穀建帝社帝稷壇壇高六寸廣二丈五尺甃以細甎實以淨土繚以土垣北爲櫺星門高六尺八寸廣五尺八寸神位以木爲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俱朱漆質金書壇之南置石龕以藏神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爲祭器庫樂器庫壇之南北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每以仲春秋次戊日躬行祈報禮如次戊在望後則以上巳日臨期命文武大臣十二員陪拜

隆慶元年議罷○祝文維嘉靖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御名致（告祭）於帝社之神帝稷之神（春云秋云）時當（農務之期萬寶告成）庸修恒祀特茲（告祈報謝）惟神歆鑒俾（五穀皆登萬方咸休福予民萬世攸賴）尚享

吉禮祭日月星辰一之四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實牲幣於柴而燔之以降神也槱亦柴也燔也司中司命二星名在三台北斗間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氏曰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是也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

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是也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方曰圭圓曰璧圭璧者上方而下圓也）○爾雅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郭氏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也）

大戴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日壇曰王宮者日爲王者之象而王者所居爲宮也月明於夜星以晉見故祭月之壇曰夜明祭星之壇曰幽宗）

玉藻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朝日服玄端未詳舊說作玄冕者亦非也蓋玄冕群小祀之服）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方氏曰天尊而無爲郊天而以日爲主猶王燕以大夫爲主嫁女以大夫爲主也日中爲陽）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韋昭曰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職祖君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少采黼衣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即就也）

左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音詠又音營禳萳而祭曰禜）

晉志禮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䙝似家人禮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郊之外又違二分之義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晉武帝太康以後其禮遂廢

隋志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西國門之外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隋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唐志不詳日月星辰之祭惟於總序見之已見吉禮第一）

宋

朝日夕月慶曆用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天禧初太常禮院以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詳定準禮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論夕月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按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大陽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禮以祀日未前十刻太官令帥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爲陽從午至亥爲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皇祐五年定朝日壇舊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爲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錄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制則

坎深今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爲陛降入坎深然後升壇壇皆兩壝壝皆二十五步增山罍二籩豆十二禮生引司天監官分獻上香奠幣爵再拜嘉祐五年加羊豕各五

諸星祠有壽星周伯靈星之祭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出亢宿下望於親郊日特置周伯星位於亢宿間詔禮官與司天監定議且言周伯出氐三度然亢氐相去不遠並鄭分兖州壽星之次宜如中和奏設位氐宿之間以爲永式景德三年詔定壽星之祀太常禮院言按月令八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注云秋分日祭壽星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唐開元中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請用祀靈星小祀禮以秋分日祀之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陛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元豐中詳定禮文所言爾雅所謂壽星角亢非謂秋分所享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矢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七宿位不宜復設）慶曆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其壇東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壽

星壇方丈八尺皇祐初如唐制二壇皆周八步四尺其享禮籩八豆八在神位前左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簠簋一在二俎間象尊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七宿位各設籩一豆一在神位前左右俎一在籩豆外中設簠一簋一在俎左右爵一在神位正前壺尊二在神位右光祿實以法酒政和新儀改定壇高三尺東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初乾興祀靈星値屠牲有禁乃署於城外至是敕有司凡祭祀牽牲無避禁日著爲令南渡後靈星壽星風師雨師雷師及七祀司寒馬祖並仍舊制

風伯雨師諸州亦致祭（大中祥符初詔惟邊地要劇者令通判致祭餘皆長吏親享未幾澤州請立風伯雨師廟乃令禮官考儀式頒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西各稍北數十步卑下於社壇祠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元豐詳定兆域（詳定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各以氣類祭之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風師壇（舊制高四尺東西四步三尺南北減一尺皇祐定高三尺周三十三步政和之制廣）

（二十三步）雨師壇雷師壇（舊制高三尺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政和廣十五步四陛並一壝二十五步）司中司命司祿爲四壇同壝（廣二十五步○疑漏司民二字）用栢柴升烟以爲歆神之始製樂章爲降神之節牲用少牢體觧薦熟（不薦腥羣小祀皆然）

明

朝日壇一前期三日太常寺奏祭祀如常儀諭百官致齋二日○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一前期一日上親填祝版於文華殿（紅藉版朱書如遇遣官之歲則中書官代填之）遂告於廟告辭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明日往詣朝日躬祭大明之神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

恭預告知（遣官則否）○一陳設（大明之神西向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十豆十玉爵三紅瓷酒盞三十酒尊三紅瑪瑙玉一帛一紅色篚一祝案一）○一正祭是日免朝錦衣衛備隨朝駕上常服乘輿由東長安門出至壇北門入至具服殿具祭服出導引官導上由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拜位典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至大明神位前奏跪奏搢圭司香官捧香跪進於上左內贊奏上香上三上香訖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於上右內贊奏獻玉上受玉帛奠訖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神位前奏搢圭捧爵官以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爵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上詣讀祝位奏跪傳贊百官皆跪（樂暫止）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畢（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儀同初獻惟不讀祝（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樂作）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於壇前之右唱賜福胙內贊詣飲福位導上至飲福位奏跪奏搢圭光祿官捧福酒跪進於上右內贊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進於上右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復位上復位奏兩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執

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神（樂作）內贊奏四拜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樂作）內贊奏禮畢（樂止）導引官導上至具服殿易常服陞輦還參拜於廟致詞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躬祀大明之神禮成恭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還宮（遣官則否）○一祝文維嘉靖年歲次月朔日嗣

天子御名謹昭告於大明之神惟神陽精之宗列神之首神光下昭四極無遺功普今昔率上仰賴茲當仲春式遵古典以玉帛牲醴之儀恭祀於神伏惟鑒歆錫福黎庶尚享

夕月壇　儀節亦同朝日，惟器物用白，上由西長安門出，至壇由中門入，及祝文有不同耳。○祝文：維嘉靖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御名，謹昭告於夜明之神，惟神鍾陰之精，配陽之德，繼明於夕，有生共賴，既惟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耿予之資，仰承帝命，君此生民，茲者時值秋分，爰遵典禮，以玉帛牲醴之儀，用修常祭，於神惟神歆鑒，福我邦民，尚享（明制風雲雷雨并山川同爲報祭）

吉禮祭山川一之五

〈周禮〉以血祭祭五嶽（鄭氏曰：四瀆五嶽之匹，不言四瀆，省文也）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埋同）○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射，食亦反。○半圭曰璋，射，剡也，邸，底同，璋有底而剡其上，曰璋邸射）○山虞若將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校人凡將有事於山川，則飾黃駒（用以貍沈，黃土色也）○〈考工記〉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素功，無瑑飾也）

〈爾雅〉祭地曰瘞薶（瘞，亦埋也）祭川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庪，居委反，縣，懸同）

〈學記〉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王制〉天子祀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謂視其饔餼牢禮之數）

〈月令〉孟夏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歷，亦次也）

〈曲禮〉天子祭四方，望山川，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方祀，各祀於其方也。春秋魯郊三望，蓋殊禮也）

元

漢魏以來，山川嶽瀆惟從祀郊社，及封禪巡行之祭，而未有特爲常祀者。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嶽鎮海瀆之祭。正月祀東嶽鎮海瀆，土王日，祀泰山於泰安州，沂山於益都府界，立春日，祀東海於萊州界，大淮於唐州界。三月，祀南嶽鎮海瀆，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會稽山，皆於河南府界，立夏日，遥祭南海大江於萊州。六月，祀中嶽鎮，土王日，祀嵩山於河南府界，霍山於平陽府界。七月，祀西嶽鎮海瀆，土王日，祀華山於華州界，吳山於隴縣界，立秋日，遥祭西海大河於河中府界。十月，祀北嶽鎮海瀆，土王日，祀恒山於曲陽縣界，醫巫閭山於遼陽廣寧路界，立冬日，遥祭北海於登州界，濟瀆於濟源縣。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既有江南，乃罷遥祭。○凡名山大川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

至十字廟曰靈慈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皇慶以來歲遣使賚香遍祭○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嶽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玄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廣元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成宗大德二年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闕）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應靈王勅有司

歲時嶽瀆同祀

列朝山川惟有從祀天地及巡狩祈禳之祭而未有特爲常祀者前明雖有山川壇亦以合祭羣神而爲秋報之禮

吉禮祭五祀一之六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所掌已見吉禮第一○按大宗伯五祀與社稷同以血祭司服五祀與社稷同服希冕蓋國有社稷家有五祀其義一也）○小子掌祈於五祀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於祭宗廟之儀）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同○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同○中央土（季夏十八日）其祀中霤祭先心（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加視戶之禮）○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臟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同○孟冬之月其祀行祭

先腎（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仲冬季冬同（凡祭門行主祭者北面神主南面）

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望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制大夫祭五祀

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

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鬼無歸曰厲）

呂氏曰祭法之文於經傳皆不合曾子問稱天子未殯五祀不行士喪禮禱於五祀則祭法言涉不經也

明

孟春遣內官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孟夏遣內官祭司竈之神於前府大庖廚前中道南向季夏遣司禮監官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孟秋遣守門內官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孟冬遣內官祭司井之神於內府大庖廚井前南向俱羊一豕一果品五禮神制帛一歲暮合祭於太廟丹墀之西羊五豕五

果品五禮神制帛五遣太常少卿行事

古禮祭四方一之七

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音璧○披牲胸曰疈手磔牲曰辜）○大司馬羅弊致禽以祀祊（鄭氏曰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

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兩廡各十五間分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城隍之名宋志即有之）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南有藉田

洪武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海鎮嶽瀆城隍諸神號令祀太歲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又令每歲用驚蟄秋分各後三日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是日上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坐殿上獻官復命解嚴還宮七年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十年令中七壇上親行禮餘以功臣分祀永樂中建山川壇位置陳設悉如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嘉靖八年令以每歲孟春及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與享太廟同

日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禮以別於郊廟九年更定風雲雷雨之序曰雲雨風雷又分雲師雨師風伯雷師以爲天神嶽鎮海瀆并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以爲地祇每歲仲秋中旬擇日行報祭禮同日異時而祭城隍神於其廟十年建天神地祇壇於先農壇之南天神在左南向地祇在右北向附祖陵基運山皇陵翔聖山顯陵純德山神於地祇壇并號鍾山曰神烈山十一年令神祇壇以丑辰未戌三年一親祭隆慶元年議罷太歲月將特祭於山川壇如初○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一齋戒前期一日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本奏

致齋二日次日進銅人○凡正祭太常司官同禮部官詣城隍廟發咨○一省牲（與太廟同牛十四後十五羊十三後十四豕十四後十五鹿一兔七）○一陳設正殿七壇（太歲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一白色禮神制帛酒盞三十○風雲雷雨陳設同帛四白色○五嶽陳設同帛五各依方色○五鎮同○四海陳設同帛四各依方色○四瀆同○鍾山陳設同帛一白色共設酒尊三爵七篚七於殿東南西向祝文案一於殿外正道南向）東廡三壇（京畿山川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一白色酒盞三十○夏季月將陳設同帛三白色○冬季月將同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三於壇南北向）西廡三壇（春季月將同○秋季月將同○都城隍陳設同帛一色白共設同）○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皇帝至御拜位內贊奏四拜典儀唱迎神（奏樂）執事官各詣位前斟第一層酒（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帛爵獻於神位前讀祝官取祝跪於皇帝左內贊奏跪典儀唱讀祝讀訖置於案上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各詣神位前斟第二層酒（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執事官各詣神位前斟第三層酒（樂止）太常卿立於殿東西向唱賜胙典儀唱飲福受胙光祿司官捧福胙自神位前由正門左出至皇帝前內贊奏跪奏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贊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福胙跪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兩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報事

官各於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畢○一祝文維洪武年月日皇帝御名致祭於太歲之神風雲雷雨之神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之神惟神主司民物參贊天地化機發育有功歷代相承有秋報之禮今農事告成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申報祭尚享

嘉靖十年更定儀一前期二日太常寺奏祭祀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百官致齋二日○一前期一日上親塡祝版於文華殿遂告於廟告辭曰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明日出往神祇壇行秋祭禮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遣官則否）○一陳設天神壇（雲師一壇雨師一壇○風伯一壇○雷師一壇俱南向每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爵三酒盞二十共設酒尊四帛一篚一祝案一）地祇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五山一壇帛各五○四海一壇○四瀆一壇帛各四俱北向○京畿山川一壇帛二牲五○天下山川一壇東向帛二牲五籩豆俱同）○正祭日昧爽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卿奏請詣壇上陞輦鹵簿道從由先農壇東門入至齋宮更皮弁服詣天神壇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導上至御拜位典儀唱迎神（樂作）導上升三上香訖復位（樂止）奏兩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

事者捧帛爵於神位前跪奠（樂暫止）奏跪上跪傳贊百官同讀祝訖（樂作）復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樂止）行亞獻禮（樂作）執事者捧爵跪奠於神位前（樂止）行終獻禮（樂作）儀同亞獻（樂止）大常卿唱答福胙內贊奏跪上飲福受胙訖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樂止）唱送神（樂作）內贊奏兩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樂作）捧祝帛饌官過御前奏禮畢內贊對引官復導至地祇壇御拜位典儀唱瘞毛血迎神內贊導上升壇至五嶽香案前三上香五鎮以下俱大臣上香以後行禮俱同前禮畢上易服還詣廟參拜致辭曰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回還恭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謹用參拜畢還宮地祇壇上香大臣儀注典儀唱迎神執事官導引各官由東西級上詣各壇香案前內贊奏搢圭（齊搢笏）奏上香（齊上香）上奏出圭（齊出笏）奏復位（齊復位）照前序立（餘同前儀）〇一祝文天神壇維年月日嗣天子御名致祭於雲師之神雨師之神風伯之神雷師之神惟神職司雲雨興布風雷贊輔上帝功施生民今農事告成以牲醴庶品菲帛之儀用修報祀惟神鑒之尚享〇地祇壇維年月日嗣天子御名致祭於五嶽之神五鎮之神基運山之神翔聖山之神神烈山之神天壽山之神純德山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京畿天下山川之神惟神鍾靈毓秀主鎮一方參贊大化功被於民今農事既成以牲帛醴齊之儀用修報祭神其歆哉尚享

吉禮釋奠先師一之八

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鄭氏曰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官

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或曰官夏字之悞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易四家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書三家）詩齊魯韓（詩三家）禮大小戴（禮二家）春秋嚴顏（春秋二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公羊春秋也）凡十四博士大常差次領焉建武五年修太學稽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坐明堂而朝

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安帝時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列薪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孔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章懷太子賢曰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葉孫羡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某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太子唐高宗之子）

唐

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爲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之言也其言曰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十四年大宗親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二十一年詔左丘明　卜子夏　公羊高　穀梁赤　伏勝　高唐生　戴聖　毛萇　孔安國　劉向　鄭衆　賈逵　杜子春　馬融　盧植　鄭康成　服虔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定釋奠官（先是孔廟學官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於先聖州縣之釋奠亦以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

（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縣尊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爲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爲三獻如社祭給明衣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高宗顯慶二年定孔子爲先聖（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氏注若周公孔子也故貞觀以夫子爲先聖衆儒爲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也）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頲終獻臨享天子思胄子義乃詔三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如釋奠謚孔子爲王而以其配爲公（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弗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貞觀中廢周公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學夫子始皆南面矣）弟子列象配享而爵爲侯伯（高宗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於學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瓘奏先聖廟爲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象悉豫祀曾參特爲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開元二十七年贈諸弟子爵公侯伯）子淵兗公　子騫費侯　伯牛鄆侯　仲弓薛侯　子有徐侯　子路衛侯　子我齊侯　子貢黎侯　子游吳侯　子夏魏侯　又贈曾參以下六十七人曾參成伯　顓孫師陳伯　澹臺滅明江伯　宓子賤單伯　原憲原伯　公冶長莒伯　南宮适郯伯　公晳哀郳伯　曾點宿伯　顏路杞伯　商瞿蒙伯　高柴共伯　漆雕開滕伯　公伯寮任伯　司馬牛向伯　樊遲樊伯　有若卞伯　公西赤邵伯　巫馬期鄫伯　梁鱣梁伯　顏柳蕭伯　冉儒郜伯　曹䘏豐伯　伯虔鄒伯　公孫龍黃伯　冉季產東平伯　秦子南少梁伯　漆雕斂武城伯　顏子驕琅邪伯　漆雕徒父須句伯　壤駟赤北徵伯　商澤睢陽伯　石作蜀郈邑伯　任不齊任城伯　公夏首亢父伯　公良儒東牟伯　后處營丘伯　秦開彭衙伯　奚容蒧下邳伯　公肩定新田伯　顏襄臨沂伯　鄡單銅鞮伯　句井疆淇陽伯　罕父黑乘丘伯　秦商上洛伯　申黨召陵伯　公祖子之期思伯　榮子旗雩婁伯　縣成鉅野伯　左人郢臨淄伯　燕伋漁陽伯　鄭子徒榮陽伯　秦非汧陽伯　施常乘氏伯　顏噲朱虛伯　步叔乘淳於伯　顏之僕東武伯　原亢籍萊蕪伯　樂欬昌平伯　廉絜莒父伯　顏何開陽伯　叔仲會瑕丘伯　狄黑臨濟伯　邽巽平陸伯　孔忠汶陽伯　公西輿如重丘伯　公西

歲祀河伯於是二京之祭牲用太牢樂宮縣學舞六佾州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

宋

宋初因周廟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因唐志二十二人而去卜子夏則爲二十一人）

太祖太宗皆三謁先聖（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太宗詔繪三禮器物制度於國學講堂木壁）

真宗幸曲阜謁廟再拜（太中祥符元年封太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宗屬並在帝服鞾袍行酌獻禮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暨叔梁紇顏氏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親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追諡曰玄聖文宣王既以國諱改諡至聖文宣王祝文進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戶奉塋廟留親奠祭器於廟中從官立石刻名賜孔氏錢帛錄親屬五人並賜出身）

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毋开官氏鄆國夫人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或贈官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坐酒尊二籩豆八簠簋各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羃各置於坫巾共二燭二爵共四坫有從祀之處諸坐各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燭一爵一）

仁宗再幸國學皆再拜（自是帝幸國子監皆再拜行酌奠禮顏子而下遣官分奠）

神宗熙寧七年封孟子爲鄒國公與顏子並配荀況揚雄韓愈並封爵從祀（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與兗國公顏子同仍繪況雄愈像於二十一賢之間荀況在左丘明下揚雄在劉向下韓愈在范寗下冠服各從封爵荀況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從判國子監常秩晉州教授陸長愈之請也）

徽宗崇寧初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

詔王安石配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

定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冠服（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袞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袞無升龍誤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爲十有二旒）

考定七十二子（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佚存姓名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也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二以不一乃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城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頴川侯南宮縚汶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勝考城伯以所封犯先聖諱也）

政和三年釋菜釋奠新儀成（詔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安石子王雱臨川伯從祀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釋奠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費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頴川侯顓孫師以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

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

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疑承陽伯）理宗淳祐元年黜王安石（高宗靖康元年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詔降安石從祀朝庭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至是盡黜之）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從之○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祀其序兖國公顏回　郕國曾參　沂國公孔伋　鄒國公孟軻（居正位之東西向北上爲配○自居正至北上之間疑有脫悞）費

公閔損　薛公冉雍　黎公端木賜　衛公仲由　魏公卜商（居殿上西向北上）　鄆公冉耕　齊公宰予　徐公冉求　吳公言偃　陳公顓孫師（居殿上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金鄉侯澹臺滅明　任城侯原憲　汝陽侯南宮适　萊蕪侯曾點　須昌侯商瞿　平輿侯漆雕開　睢陽侯司馬耕　平陰侯有若　東阿侯巫馬施　陽穀侯顏辛　上蔡侯曹卹　枝江侯公孫龍　馮翊侯秦祖　雷澤侯顏高　上邽侯壤駟　赤城侯石作蜀　鉅平侯公夏首　膠東侯后處　濟陽侯奚容點　富陽侯顏祖　滏陽侯句井疆　鄄城侯秦商　即墨侯公祖句茲

武城侯縣成　汧源侯燕伋　宛句侯顏之僕　建成侯樂欬　堂邑侯顏何　林慮侯狄黑　鄆城侯孔忠　徐成侯公西點　臨濮侯施之常　華亭侯秦非　文登侯申棖　濟陰侯顏噲　泗水侯孔鯉　蘭陵伯荀況　睢陵伯穀梁赤　萊蕪伯高堂生　樂壽伯毛萇　彭城伯劉向　中牟伯鄭衆　緱氏伯杜子春　良鄉伯盧植　榮陽伯服虔　司空王肅　司徒杜預　昌黎伯韓愈　河南伯程顥　新安伯邵雍　温國公司馬光　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　高密侯公冶長　北海侯公晳哀　曲阜侯顏無

繇　共城侯高柴　壽張侯公伯寮　益都侯樊須　鉅野侯公西赤　千乘侯梁鱣　臨沂侯冉孺　沐陽侯伯虔　諸城侯冉季　濮陽侯漆雕哆　高苑侯漆雕徒父　鄒平侯商澤　當陽侯任不齊　牟平侯公良孺　新息侯秦冉　梁父侯公肩定　聊城侯鄡單　祈鄉侯罕父黑　淄川侯申黨　厭次侯榮旂　南華侯左人郢　朐山侯鄭國　樂平侯原亢　胙城侯廉潔　博平侯叔仲會　高堂侯邽巽　臨朐侯公西輿如　內黃侯蘧瑗　長山侯林放　南頓侯陳亢　陽平侯琴張　博昌侯步叔乘　中都伯左丘明　臨

淄伯公羊高　乘氏伯伏勝　考城伯戴聖　曲阜伯孔安國　成都伯楊雄　岐陽伯賈逵　扶風伯馬融

高密伯鄭玄　任城伯何休　偃師伯王弼　新野伯范甯　汝南伯周敦頤　伊陽伯程頤　郿伯載載

徽國公朱熹　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元

至大（元年）加號先聖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延祐三年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至順元年以漢儒董仲舒從祀。加封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魯國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明

洪武四年宋濂上孔子廟議其略曰古者祭皆設主而無肖像之事今因開元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孔子之道尊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宜也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仕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故禹不先鯀文武不先不窋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何說也

洪武五年文廟成遣官以太牢祭孔子駕遂視學行釋菜禮先聖先師位號如舊。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時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上疏云孔廟從祀當論道學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稗於世教記宰我言行者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我兩廡公伯寮附褒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宜在兩廡之末）二十八年黜莽大夫楊雄（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言也）

建文己卯春二月帝親祀先師於太學盥獻拜跪如廟社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永樂庚申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正統丙辰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遂頒圖於天下學校（用處州訓導宋廣之言也）丁巳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戊午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者代之。癸亥追封宋（進士）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

孔子廟庭（從大學士楊士奇之奏也泳化類編曰吳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後祭酒謝鐸亦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爲禮部所格至嘉靖中竟出之）

成化丁亥追封從祀諸儒未有爵者　董仲舒廣川伯　胡安國建寧伯　蔡沈崇安伯　真德秀浦城伯

丙申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諡號冕服籩豆佾舞事議者每以爲不足爲孔子輕重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王彼冕樂用宮懸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朝廷祀孔子冕服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敕廷臣計議增籩豆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詔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

弘治戊申帝親以太牢加帛於孔廟行釋奠禮（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請考正孔廟從祀名位不報（敏政疏曰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皆宜祀於其鄉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言者并欲黜況宜也申棖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棖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林放於魯寮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又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於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鄆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下禮官議亦寢）八年乙卯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廡庭（初祭酒謝鐸以爲言不報至是大學士楊溥言時入朝首請罷王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入之際而少著述之功未之深考也上從之）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臣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萬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子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爲君號王爲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吳沉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於師之尊者習俗之見也尊聖人在明其道豈在王與不王乎論者以爲楊吳之議皆所以尊聖人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之所安而亦不失爲尊崇之極也瓊山丘氏謂於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尊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中我皇上卓然行之一如吳氏丘氏所議且

易去塑像而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與偉與

嘉靖庚寅大學士張璁請釐正祀典世宗大悅詔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位南向扁曰先師廟遂及從祀者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爵位東西向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爲先賢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升子張而不及有子亦爲未安）兩廡爲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根陳亢巫馬施梁鱣公晳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箴罕父黑顏祖榮旂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仲會顏之僕邽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箴步叔箴施之常秦非顏噲　先儒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程頤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許衡　是時張璁申先學士程敏政之議以申根申黨二人疑似據論語爲證乃存根一人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其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增入從祀以故兩廡惟九十一人而已璁又申敏政議別立祠以祀齊公叔梁紇改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神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神位從之皇帝親臨太學服皮弁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六舞六

佾配享從祀暨儒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遂御彝倫堂命儒臣進講書皐陶謨易頤卦而還

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

萬曆十二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天啓元年七月御史董翼孔廟追祀議曰竊惟道德莫盛於孔子而二千年竟有廢缺直爲我世廟始舉之者啓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尚有疎略而待我皇上者啓聖祠之不獨祀叔梁紇是也粵自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稱徒具典禮無聞國初宋濂言之孝宗朝程敏政言之皆未舉行仁宗詔立啓聖

祠而僅及其父而伯夏防叔不得與樽俎之列臣實傷之臣謂合就啓聖祠倣同堂異室之制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於啓聖可也

又曰契爲孔子遠祖爲堯司徒萬世教化之宗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稷之教養開先並垂永賴應與功臣祭典以湯武之故不便配享臣謂帝王廟旁宜有一祠別祀稷契

朱子文集答劉子澄書曰家塾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

禮樂通考卷之八

武進胡掄輯

凶禮第二

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在下）喪禮哀死亡（親者制服疏者含襚）以荒禮哀凶札（年穀不登曰凶疫厲爲札札讀爲截猶殃也）以弔禮哀禍烖（水火爲害）以禬禮哀圍敗（同盟者會合財貨以償所失）以恤禮哀寇亂（賊在外曰寇在內曰亂）漢魏晉隋皆爲第二唐初徙置第五自李義府許敬宗去國恤篇而天子凶禮闕焉開元制禮始詳五服及諸臣喪葬以及賑卹水旱問疾臨喪之類宋史進喪葬四卷前明悉以凶禮屬儀制司亦皆喪禮而荒禬無聞焉蓋列朝所爲凶禮者皆詳於喪葬而畧於荒禬諸條故今亦不得而詳惟以喪禮爲凶禮耳雖儀禮通解亦無荒禬諸條篇目蓋其不可考也久矣

凶禮喪服二之一

喪服四制（篇名四制取於仁義禮智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報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多矣獨言父者擧其重也）門內之治恩

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不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始死三日不怠（未斂時）三月不懈（未葬時）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以漸而殺）聖人因殺以制節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期而小祥之祭除經帶又期大祥之祭除衰麻思親而祭因時而除禮雖並舉然祭非爲除喪設也）○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自及父子爲三祖孫爲五高祖及玄孫爲九服輕爲殺由父及高曾爲上由子及曾玄爲下期服以下爲旁）

〔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若非父母而有父母之名）四曰出入（婦人及爲人後者）五曰長幼六曰從從服有六有屬從（因親以及其屬）有徒從（謂臣妾本非親屬因君而及君之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見服問）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皆以國君之屬而變服所謂尊尊也公子妻之皇姑國君夫人也公子之外兄弟國君外孫也公子國君之子也）○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惟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去也稅脫同）○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喪服子夏傳（傳以釋經子夏所作今並稱儀禮猶十翼皆稱易）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麻在胸曰衰在下曰裳在首在要曰絰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凡傳曰以上周公之經以下子夏之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斬者痛甚之辭蕡麻子也麻用有蕡取其麁粗惡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盈手曰搹以五爲節象五服也）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

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無爵謂庶人擔假也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衆子也）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用布）冠繩纓條屬右縫（屬連也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冠六升外畢（縫向外）鍛而勿灰（水濯而已）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周公時名屨子夏時名菲）外納（菅之頭尾納於外）居倚廬（喪次在中門外之東倚墻爲廬）寢苫枕塊（草苫土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猶握也）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屏所以蔽廬以草爲之前此不翦也柱楣稍高其廬使畧寬容也）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出倚廬）始食菜菓飯素食哭無時（素猶故也漸復平時飲食）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縫邊向外曰外削幅向內曰內削幅袧辟積也）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廣出於適寸（衰在背曰負辟領曰適負出辟領外旁一寸）適博四寸出於衰（博亦廣）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衣帶下尺（謂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未詳）袂屬幅（猶言正幅）衣二尺有二寸（自領至要）袪尺二寸（袪袖口）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

〔周禮〕小宗伯王崩帥異姓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必異姓者同姓斬衰不及佐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大僕大喪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

〔間傳〕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可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一不食

〔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弗可損益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所以爲至痛極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愛其類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必反巡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人於其親朝死而夕忘之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君子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耳然則何以期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去聲）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

〔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禬之（凷塊同禬音展單也君則廬外帷障如宮臣則不以帷幛而單廬也）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間傳曰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注曰芐音下蒲可爲席者但翦之而不編納其頭）君大夫士皆宮之（未葬皆不塗既葬但塗隱處）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庶子之廬更於隱處）既練居堊室不

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塗泥曰塗白曰堊黑曰黝）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此言婦女）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此專謂既嫁者也歸歸夫家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兄尊故也）○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子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斂也謂持之而不以拄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則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使人執之）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儀禮婦人不杖與此不合儀禮爲正）於后夫人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其小輯授人之節）子皆杖不以卽位（子謂衆子也不以卽位避適子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則輯杖（敬勝哀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注云懼其褻也愚謂何不焚之若仍懼其褻也何不埋之）○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用物曰財卽謂米也食不下咽故無筭）大夫之喪主

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菓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瓦曰盛竹曰篹）食粥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菓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降母三年爲期報妻三年爲期故終喪止酒肉）九月之喪飲食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在身（不成喪不能盡禮）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雜記〕往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之可也○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者倚委曲聲也）○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不相雜）

〔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喪事卽遠之意）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在爲子削杖（婦人不杖惟爲夫及長子杖爲夫不以姑在而不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爲父母不杖若父母無子而其主喪者又屬不杖則女雖多惟許一人杖）

〔檀弓〕喪冠不緌（不飾也）○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直也衡横同）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董叔重問曰居父母之喪而祭先祖及見祖父母以及歲時上壽各衣何服朱子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其見

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得然上壽之禮不合與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君通謂有土之人也）

〔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不以兄弟廢君臣）

〔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並當服期）不爲天子服（當繼世而未君遠嫌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大夫無繼世之道故其子與士同爲國君服斬爲小君及太子服期）

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將以所傳重也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其子長子之子）

萬正淳問曰呂氏楊氏引三年之喪皆有爲妻之文按夫爲妻服齊衰杖期而左氏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穆后崩叔向曰王有三年之喪二注云天子絶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則是天子爲妻三年也經文旣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是三年之喪有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別乎父母之喪也爲長子與嫡孫爲祖三年者主當爲後者言之爲妻三年者主天子絶期而言之也蓋大夫士庶之子有當爲後者與不當爲後者故有服三年與不服

三年之別妻之喪則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達乎天子也朱子曰恐是三年之喪只是父母之喪下文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爲之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後之親如親子）

〔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實承重孫之道也若祖父在亦如父在爲母服期）

宋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自我作古何害百官上表請聽政不許詔群臣自遵易月之令掄按孝宗斷然盡禮於所後可謂孝矣然古禮天子之喪公侯而下具在方冊帝服三年而群臣易月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淮等之罪不可逭矣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古人謂女爲女子子）

唐增適孫爲後者爲祖（是爲承重孫）

明增子爲母庶子爲所生母適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承重夫爲人後則妻從服婦爲舅姑庶子妻爲夫之所生母

朱子文集載父在承重孫宋孝宗崩光宗託疾不治喪詔太子典喪事（禮官）疑父在不當承重朱子上疏爭之不能得書疏稿後曰服格適孫承重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有小記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疏中所引有諸侯父有疾不任國政之問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右斬衰三年按律令有適孫承重而禮經無文非缺典也具在爲人後者句中矣唐賓善述之耳然人止知父沒而承重而不知有父在而承重者或宦遊在外或卧病在牀皆當以朱子文集爲據也唐宋以來服制漸紊明太祖加母服斬衰不幾躋地同天乎庶子生母亦斬衰不幾嬖寵配適乎婦爲舅姑妻皆從夫亦失從服之義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髽側瓜反○總所以束髮者箭笄以箭竹爲笄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傳曰總六升長六寸（六寸垂於紒後者）箭笄長尺吉笄長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右婦人斬衰之降服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其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此服如斬衰而易其經屨耳家臣爲天子諸侯所壓故降其服）

右男子斬衰之降服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疏沽皆粗也麻無子曰枲藨蒯草名亦菅之細者）

朱子曰右本在上者以麻根著頭右邊而從頭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

父卒則爲母（尊得伸矣）

漢文帝遺詔短喪（此後世以日易月之始）致堂管見曰孝文溺於小仁信有罪矣行而悖義雖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於君親其罪益大矣

晉武帝居太后王氏之喪一遵古禮既葬群臣請除衰麻不許固請許之而以素服終三年○皇后楊氏之喪

博士陳逵議曰短喪漢之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制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三年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從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員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員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辨則辨矣然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也

魏孝文居太后氏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群臣固請行舊典喋喋不已且以江南未賓漠北不臣爲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聖賢所許豈可以宴安之辰預念軍旅之事而廢喪紀哉朕在不言之地豈應如此喋喋公卿固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乃號慟而入群臣不敢復請

周高祖居大后叱奴氏之喪居廬食粥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致堂管見曰自漢文短喪之後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責備賢者晉武旣爲裴傅所惑行禮不備（裴傳裴秀傅咸）孝文之禮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申三

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遊幸無冠與師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在廷無稽古之臣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

晉安豐太守程諒兩娶並嫡前妻亡後妻子疑所服中書令張華作甲乙問曰甲先娶乙後又娶丙如二嫡乙亡丙之子當何服二嫡雖非失在前人人子何得制其也太尉荀顗曰並后匹嫡不可犯也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丙子以嫡母服乙乙子以庶母服丙○

李繁姊爲陳詵妻奉姑避難遭賊被畧詵更娶生子繁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所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司馬王愆期議曰繼母如母況前母乎禮無前母之服者前母亡而後繼室也而祭祀未有不先奉前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子宜以李爲嫡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傳下稱傳者子夏引古書也）

〔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三母皆妾皆以妾生之子爲子）○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祭止一世）

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右齊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如死之冠與受服之衰升數同）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冠與衰同）帶緣各視其冠（緣領也）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情也

唐高宗時武后請改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致堂管見曰五服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義理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爲此請也蓋太宗加高祖父母有以啟之也古者父在爲母服齊衰期豈聖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於一也今躋地同天持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獨高宗憒然而其失至今未改也必欲得正其以古爲則乎

開元六年敕五服並從禮傳從右補闕盧履冰之言也然士大夫猶議論不已各行其意褚無量歎曰聖人豈

不知母恩之厚乎降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誰能正之

開元二十四年太常卿韋縚請加母黨服加外祖父母爲大功姨舅皆小功堂舅堂姨舅母並袒免韋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皆加等堂舅堂姨列服緦麻禮猶情所務者末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制庸可止乎請依古禮議久不決蕭嵩改五禮於是父在爲母齊三年

明太祖加母服爲斬衰三年盡廢齊衰三年之服而名服制之書爲孝慈録以訕古聖而不自知其悖也可謂愚而好自用矣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晉溫嶠妻李氏微時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先嶠卒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皆得爲夫人否舒云禮記其妻爲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禮也又禮記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三人皆爲夫人也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屬猶連也至親則連屬而無絶道也）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許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道猶禮也汙猶殺也隆謂有服汙謂無服）○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舅姑喪）爲父母喪（女父母）未練而出則三年（當服反在父母室之服）既練而出則已（喪不可既除而重服）未練而反則期（反復歸夫家也期許嫁本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既服不可中廢）○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父在爲出母皆無服父没則適子一人無服）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嫁時所齎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避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没則稱兄（夫之兄）無兄則稱夫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以其爲父服三年故報之）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

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其母出母也）

右齊衰杖期

不杖麻屨者（惟此異於杖期耳）○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世父伯父也）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

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凡言不降者疑若有降者也）

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專言母在父已卒也）（父没則爲妻杖但不稽顙耳）

昆弟（姊妹在室亦如之）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范蜂也蠶絲如績蟹背有匡蜂首似冠蟬喙如緌言絲必盛以匡然蠶有匡實非爲蠶之績也冠必飾以緌然蟬之緌實非爲范之冠也以喻成人之衰非爲兄也子臯而已）

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適子爲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必適子卒而後孫當承重者曰適孫）孫婦亦如之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免音問齊衰首服之通名免焉者與其喪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孔子曰否立孫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言無分輕重）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漢宣帝本始二年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

邑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人道之大倫不可變更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豈得盡絶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至尊而與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則已甚矣而後之制禮者又不推明尊崇所生之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尊屬故事亦非至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正統無嫌貳之失而於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爲伯叔父母矣然直稱伯叔父母則與諸伯叔父母無別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也

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定陶王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議者以爲宜去定陶藩國之言爲共皇立廟京師群臣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也惟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曰聖王制禮取法天地不可亂也太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服斬衰而降其父母期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厚故爲共皇立後長爲一國太祖陛下繼體先帝不可復奉共皇祭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宋英宗治平二年韓琦等請尊濮王司馬光曰爲人後不得顧私親帝王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多在宮車晏駕之後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不衰深惟宗廟之重親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大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並無典據議久不決諫官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固爭不報遂刻韓琦專權導諛附會不正歐陽脩首開邪說以說

人主乞皆貶黜不報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稱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宜稱親帝下詔謙讓皆中書之謀也蘇公於是乎得罪名教矣能不爲賢者惜哉

明武宗崩內閣楊廷和以箋迎世宗曰殿下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進士張璁曰非公議也世宗即位詔禮部議尊所生父母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宋濮議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議者斬於是廷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皇上既承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叔父興國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上曰父母而互易若是耶此事重大其再議廷議執如初張璁上疏曰廷議不過拘執漢宋故事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耳不知漢哀帝宋英宗預爲皇嗣而育於宮中是爲人後也今武宗立十七年而崩廷臣遵祖訓兄終弟及而迎皇上比之預爲皇嗣者較然不同矣故謂皇上繼統武宗而得尊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奏入上大悅兵部主事霍韜與毛澄辨論且曰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上聽已爲之動璁因擬大禮或問以進論世宗入繼與漢宋故事及繼統繼嗣之不同謂統乃

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南刑部主事桂萼疏曰陛下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奉武宗遺詔付託之重則爲憲宗之孫孝宗之姪興獻帝之子武宗之弟倫序秩然不待文飾者禮官失考納陛下於爲人後者之非而滅武宗十有六年之統奪興獻帝不可奪之適嗣且孝宗有武宗爲之子承統久矣何爲而又立後乎武宗一統神器不失尺寸以付陛下亦何忍不繼其統乎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武宗以皇兄繼其統而不泯其傳焉則一改詔而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疏入楊廷和罷去是時擊廷議者惟進士張璁主事桂萼霍韜給事中熊浹等數人而已執廷議者尚書汪俊喬宇楊廉侍郎何孟春等及御史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八十餘疏桂萼疏執政輕棄武宗之罪執政猶執稱孝宗爲皇考昭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桂萼又疏云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父母爲親之恥禮官正以此爲外之耳疏入汪俊罷未幾蔣冕亦罷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大禮之議在於執爲人後之說而不知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也爲人後者大夫士之禮也兄終弟及者天子諸侯之禮也禮

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天子諸侯無嗣必兄終弟及而不必爲後故繼承之義有二繼統也繼嗣也兄終弟及者繼統也爲人後者繼嗣也蓋天子者天下之統也諸侯者一國之統也何爲人後之足云漢宣繼昭帝者也未嘗不考史皇孫光武繼元帝者也未嘗不考南頓君是繼統而不繼嗣也若成帝必立哀帝爲子而後與之者私也宋必育於宮中則又私之甚矣疏入上大喜御左順門手勅更定聖母尊號去本生二字何孟春等率百官力爭伏哭文華門不起上震怒詔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係獄何孟春等九十六人待罪

掄按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此人道之大倫萬世之定禮也楊廷和等固守之而不變張璁等決去之以取寵則似乎邪正不侔矣抑知璁等之罪廷和有以啟之而璁等爲之實甚也蓋禮以節情也而當不足以充乎情善守禮者執至正以裁不正猶恐不勝而況有隙可乘哉武宗在位十六年矣新君即位而曰以繼孝宗是與璁等以媒蘗之端也尚何璁等之足罪哉雖然璁等以小人逐利誠不足責獨柰何巧言亂德甚至繼統繼嗣之不可分者而强以爲不同大宗小宗之必爲天子諸侯者而强以爲大夫士帝王無嗣而預養宗室者而强以爲猶私情罪窮於利口禍甚於覆邦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注曰君有父母之喪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

疏曰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何疑趙商又問父在爲祖何如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掄按此疏乃朱子所據以定父在承重孫者也）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

〔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黨服○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在室固期嫁亦不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不敢以己貴臨父兄）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不敢襲父兄之貴也）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世卿也）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禮三命齒於父族）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後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唐增舅姑爲適子婦

明增父母爲嫡長子○繼母爲長子○慈母爲長子○

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嫁母出母爲其子○

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

右不杖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不著月數天子諸侯葬月異也）

〔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國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張子曰此說非也妻與宗子共事宗廟者豈可以母在而不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

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者妻亦后道矣宜以資母之義（此議是也）服齊衰期從之（此則非也天子絕期親宜如母服三年耳）

庶人爲國君（畿內之民爲天子亦如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此言大夫去國而妻子未去者）○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檀弓〉穆公問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反服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何反服之有

〈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遊辟與遊者邪僻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唐太宗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小功寄公舊君諸服盡除之范氏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自來也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意非以服盡而親絕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不足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人於此豈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而又不可以屬乎妻道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右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大功布者鍛治之功粗大也）○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

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唐除大夫以上降服

明盡除殤大功

右殤大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十一升（凡受服皆在既葬此言三月者大功以下皆大夫士之服也）

〔問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檀弓〕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雜記〕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服重情輕）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服輕情重）知此者由文矣哉

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從我而享之者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即女子子）○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而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唐以後大夫諸侯降服盡除之

右大功九月

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緦音歲）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右緦衰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五月者（澡音早洗治也）

〔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詘屈同○下殤小功本期親而以殤降也故不去麻根示重也報猶答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右殤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即就也三月既葬變麻以就葛）

〔間傳〕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玉藻〕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說音脫免音絻）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在室亦大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夫之姑姊妹娣似婦報傳曰娣似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則生小功之親焉（娣似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穉婦謂長婦爲似婦）。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士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

也君毋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毋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毋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毋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此亦慈母也與如母之慈母不同蓋父妾之有子者庶母也庶母而慈妾子則如母而服齊衰庶母而慈適子者則不如母而服小功）

〔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毋如毋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毋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毋有慈毋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曰古禮慈毋無服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毋喪慈毋自魯昭公始也（此與儀禮不合姑存之）

唐加嫂叔弟妻夫兄舅

明增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右小功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同高祖者謂之族）○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爲其母（是爲生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此言爲父後者皆言父已卒也）

〔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爲父母則壓於適子爲妻則適子不在也）

〔檀弓〕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晉加庶子爲其母大功太常卿車胤曰禮經緦麻由來

尚矣禮居喪不祭身承祖宗之重而以母之私廢蒸嘗之事失莫大焉

士爲庶毋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毋無服

朱子曰庶毋謂父妾之生子者若是生已者則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不謂之庶毋也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茢音列萑苕也可爲帚桃性辟惡茢掃不祥）○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子卯者桀紂死日）○悼公之母死

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此以妻我謂以爲我妻也哀公飾非文過之辭）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

〔小記〕士妻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之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此二夫猶言二人）

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

甥（姊妹之子）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左傳季康子使冉求弔父之舅氏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甥之子若孫皆謂彌孫）

婿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外兄弟）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母之兄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內兄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

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傳（錯簡在次條之下）○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上條之傳也）

唐增婦人爲夫之舅及從母報

明增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妻之母改嫁猶服○外孫婦○外甥婦○夫之舅夫之從母

右緦麻三月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專以本宗言之而

其所謂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皆五服所有事也但五服之内時則定其年月布則辨其精粗人則限其繫屬是爲正服五服之外無日月之期與於喪則服之離於次則不服是爲袒免蓋其服如緦而無三月之限者也凡於我情有相通禮有往來而不得入五服之數者皆得服之而不可定其人以限其數也明制於緦麻之後別爲袒免一服是六服矣而其所服之人類多不可服者殊失先王袒免之意而亦非儀禮五服之義也不足法也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

衣縓緣皆既葬除之（練漚治之布也縓淺絳色緣邊也練冠麻者以練布爲冠漚麻爲絰也麻衣縓緣者卽白布深衣以淺絳爲緣而不制喪裳也此三年既練之受服也諸侯妾子壓於適而服此也練冠葛絰爲妻更輕）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其母若貴妾則得服非貴妾則不得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麻亦袒免也所謂群居則絰出則否）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居絰出否師之常禮也二三子絰而出加隆焉故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二者之從服皆降正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無父曰孤大功衰長殤也小功衰下殤也此謂族人於宗子繼世而殤不問長殤下殤皆服齊衰三月若有服之親則各以其親爲月數也）○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

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布哀在外）○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木名象象骨也子折吉笄者子歸夫家宜易吉笄但折笄首可不言婦者終喪不易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服弁絰服（弁服者其冠素弁而無璂王之飾其服亦素服也弁絰者素弁而加絰也）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其首服

皆弁經（疑衰布錙細而存於古者）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禮樂通考卷之九

武進胡掄輯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凶禮喪通禮二之二

喪禮有可以次第見者自初喪至於卽吉則有儀禮士喪既夕士虞三篇是當隨其先後而詳其節目而以諸經傳附於各條之下其有三篇不載無經可附散見諸書而通喪所有者分其門類去其重複以爲此篇則檢閱便而喪禮亦畧備矣

〈孝經〉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齋戒沐浴必誠必敬）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音扆間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聲無委曲）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

〈經解〉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大戴禮〉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禮器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備服器仁之至也（謂衣衾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賻賵）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爲母期）有經而等也（謂若父母之喪無貴賤）

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荀子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薄其無知是姦人之行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況以事其親乎（婢子曰臧小兒曰穀）

右喪義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用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主其妻子之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父母之喪則以適子適婦爲之若無子而使人攝主則男必使同姓婦必使異姓異姓同宗婦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大功從父昆弟也三年者死者之妻若幼孤也妻既不可主子又幼小故從父昆弟主喪則必爲之行過練祥二祭若朋友則但虞祔而已）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不主其

喪尊故也）養有疾者不服喪遂以主其喪（已有喪服則釋之疾者死則主其喪）（而服其服）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王姑祭男之母也故其所主不同）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宗子尊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本爲兩君之好而適遇其喪則弔之不然則否）父不主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主適子之喪則有杖故其子不得以杖即位喪無二主之義）

大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雜記主妾之喪（謂攝女君之妾）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寢（君雖自主拜賓耳祭則其子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少儀婦人爲喪主則不手拜（婦人以肅拜爲正）

曾子問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廟廟有二主桓公始也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

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遜升自東階西向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始也（禮君弔於其臣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孤之所以答公弔也公既爲主而答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仍行孤禮是二孤也○按孔子先哀公康子而卒不當稱其謚）

家禮立喪主註曰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者主之（親而且尊者）

司馬公曰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拜賓

右主喪○掄按喪禮主喪有二事而一事無二主

也有二事者其一則亡者之子孫以奉饋奠其一則同居之家長以禮弔賓如雜記所云家禮所載是也然在支庶及卑幼之喪則然耳若公侯之適嗣卽爲家國之長而庶長諸父不得爲之長也饋奠拜賓皆兼之矣一事無二主者子孫而非宗子者主饋奠不主拜賓家長而非嗣子者主拜賓不主饋奠如儀禮所記曾子問所譏是也由是觀之可見靈座魂帛明旌重主皆屬饋之事宜從奉祀之人稱之而世俗於家長妻子之喪以亡男荆室書魂帛者失禮甚矣若門狀則從家長可也

周禮大宗伯大喪則爲上相○世婦大喪王后有拜事則詔相○大行人大喪詔相諸侯之禮○肆師掌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象胥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內小臣若有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擯亦相也凡相禮吉事由右凶事由左當時喪禮久廢記言子游之得禮）

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記禮始失）杜喬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猶畧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家禮護喪註曰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稟之○司書司貨註曰以子弟或僕吏爲之

右相（古禮曰相家禮曰護喪）

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君子凡事純一不雜）○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階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形骨見也隧中道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不勝喪滅性成疾也）○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必違當作不歷）○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相者舂人歌以助舂）○臨喪不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大記雜記與此文少異）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

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縱質貌折折文貌騷騷疾之甚也鼎鼎舒之甚也猶猶舒疾適中也）○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閒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苴黎黑色枲枯黑色止拘持貌）○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言而不及樂（言先發言於人也議泛論他事也）

〔玉藻〕喪容纍纍（困憊貌）色容顛顛（不舒貌）視容瞿瞿梅梅（不察貌）言容繭繭（斷續貌）

〔左傳〕襄公薨子野卒毀也（毀滅性）立公子稠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立之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解見郊天）喪用三年之仂（仂音勒十一也總計三年常入而用其十之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刻減其親故曰暴浩泛濫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未斂）三月不解（未葬）期悲哀（小祥）三年憂（終喪）東夷之子也（言無一節不善）○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

右居喪（此與喪服斬衰章參看）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境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

絰於東序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倚廬）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此言當主喪者奔父喪之禮也又哭謂至家之明日象小斂也三哭又哭之明日象大斂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此非主人之異於主人者）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此齊衰以下奔喪之禮）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此奔母喪之禮）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此婦人奔喪之禮也禮婦人入由東闈門東階東側階也東髽髽於序東也不於房變於在室）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此主人謂攝主）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

畢（此當主喪者奔父喪而不及殯之禮也冠歸者不括髮於路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又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也此蓋言期而至者故於五哭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皆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喪（此言奔母喪而不及殯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此言齊衰以下奔喪而不及殯之禮）○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此言聞喪而不得奔喪之禮也遂除除於墓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

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禮聞親喪哭罷即行不暇爲位若非親喪及有故不得即行者則爲位而哭）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九九哭及九日也七五三倣此）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一袒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知生者弔故先哭於家）聞遠兄弟之喪既除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緦小功爲遠兄弟於禮不得稅服者而免袒親之也尚左手吉拜也則仍不稅之意）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麻弔服）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凡爲位不奠

檀弓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吾將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小記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兄弟天合情勝禮所知人合禮勝情）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五哭三袒者成服而後不袒）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成服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凡喪始死即麻帶絰既斂乃成服大功以上之親必追服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與奔喪篇不同）

右奔喪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終遠兄弟而無服也而可乎（稅音退過時而追服也當時不稅小功故曾子云然也）

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謂祖父母諸父昆弟在家既死而後生於外者也若主於未死之前者則亦稅矣）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此言人臣出使在外者）降而在緦麻小功者則稅之（此言降服與從君之服不同）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此言從君在外者近臣則稅非近臣則不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外而臣在家者）

右稅喪由檀弓小記觀之正服稅及小功降服稅及緦麻也

曾子問並有喪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哀次者大門外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孝子至此停柩伸哀也既夕禮無之蓋士喪禮固多未備與）○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

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非弗能除也患其過於制也○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事謂爲奠之盛禮）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則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柩也子世子也）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言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也惟杖屨不易則其餘皆易矣既練而大功易則齊衰不待練矣）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尚功衰節練冠而受服大功衰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既卒哭而以葛兄弟之輕喪大夫降而無服者弁絰而往亦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弁絰素弁加環絰弔服）○父喪未殁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喪如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穎音褧草之似葛者虞祭後當以葛易麻而無葛之鄉以穎代麻故名既葛爲穎也言並有三年之喪則俟後喪既葛乃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

〔間傳〕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輕謂男子要絰婦人首絰既虞卒哭則受以葛也包猶兼也謂斬衰受服之葛與齊衰新喪之麻兼服之也重謂男子首絰婦人要絰既虞卒哭仍不易也特猶獨也謂獨留斬衰之麻不服新喪之絰也重亦兼也斬衰既練麻絰已除惟存葛絰與新喪之麻兼服也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亦然）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再言兼服之者言惟麻同者得兼服之所謂輕者包也若舊喪之葛重則特存葛而不易輕喪之麻所謂重者特也若新喪之麻則特服麻而易舊喪之葛亦所謂重者特也）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絰謂首絰功衰者三年之練與大功同衰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本猶根也大功以上絰麻皆連本爲之）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其喪不得變三年之葛在三年之喪既練遇之惟於其喪當絰之時則以其麻爲絰而隨去之不常服也免亦當絰之時也每可以絰推言之耳）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

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音退亦變也言麻斷本者皆不變惟有本者則變也）殤長中皆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通解〉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右在喪遭喪（吉凶相遭散見各條）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先軫請伐秦師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禮記所由變）

〈文定公傳〉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卽戎其惡甚矣

後唐主克用卒子莊宗攻梁夾寨破之致堂管見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卽戎者皆深譏之惟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最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得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覇基復安君子取之垂訓大矣

右墨衰掄按同一在喪與師也在晉襄則爲大惡在莊宗則爲至美何也兵喪皆大事也有繫存亡兵爲重無關社稷喪爲重從重則善從輕則惡重喪爲常重兵爲變後世而有爲晉襄者不得藉口於莊宗也

禮樂通考卷之十

武進胡掄輯

凶禮喪禮二之三

儀禮自始死至卜葬爲士喪禮其下篇葬禮爲既夕禮二篇記文總在既夕之下自虞以後爲士虞禮三篇皆爲士禮有前後次第而無天子諸侯之制戴記諸書有天子諸侯之制而無前後次第今仍儀禮次第而諸書以類附於其下頂書儀禮尊經也諸書附見以傳從經也傳附於經無次而有次矣經統於傳未備而亦備矣

先王之禮庶幾不患其浩瀚而難考耳

士喪禮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時喪禮盡廢孔子以士喪禮教孺悲乃書而存之）

記（本經之記文也原本總在既夕之末今以分列各條而以記字別之）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牖下（適丁狄反○適寢正寢也將疾居於正寢以正終也東首受生氣也墉牆也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經文起於始死記文起於有疾）有疾疾者齊（正性情也）養疾者皆齊（謂湯藥也）徹琴瑟（去樂也命士特縣去琴瑟不命之士言）疾病（病疾之甚）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爲有客）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所謂體一人）男女改服（亦爲客來）屬纊以俟氣絕（屬音燭纊音曠新綿也將死者氣微難節新綿易動置口鼻上候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備褻也）乃行禱於五祀乃卒（盡孝子之情）

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牀者人初生在地冀反於地而復受生氣也）

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矧齒本見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偏也專獨也）

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平時正君服位者疾則以扶）君薨以舉（疾時扶者薨則遷尸）○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

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疑問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愛人以德小人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朱子曰易簀結纓古人所謂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子張死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

原缺第三葉

〔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其稱以別貴賤耳）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貴賤通稱）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節情哭子竭情無猜禮以別微亦以明嫌）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以爲賢故不考其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子蒲卒哭者呼滅

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蒲名）○孔子惡野哭者（野不爲位也）○父母之喪哭無時

〔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右始死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一人士禮也簪連也左陽也何荷通）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於前（北面求諸幽也皐長聲也某死者名復反也降下之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自是行死事○徹西北厞大記文見浴含）〔記〕復者朝服

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周禮〕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夏采下士四人天子乘玉路建大常而曰乘車建綏者喪禮去飾也）祭僕大喪復於小廟（祭僕中士六人小廟群昭穆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隸僕下士二人各以其職求之生平所有事之處也）玉府大喪供復衣裳司服大喪供其復衣服皆掌其陳序（服之至美者玉府供之其餘皆掌於司服）

〔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林麓名山大川也諸侯封內有林麓則設虞人官無則無之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也）復者朝服（貴賤一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各以死者之上服）皆升自東榮中屋履

危（屋脊）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覆而不服）婦人復不以袡（以緣下曰袡嫁時之服）凡復男子稱名女子稱字（此謂大夫士若王侯則不名見曲禮）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雜記〕復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褎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辨見祭服）復西上（謂復者行列之序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如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其序立之次則北面西上以右爲尊）

〔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郲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軍中無衣故用矢）復盡哀之

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曲禮天子復曰天子復矣（不名不字）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上宜有某侯二字蓋稱爵字而不名）

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言天子與士並稱名與曲禮不合當以曲禮爲正註疏以此爲殷禮亦設說）

右復。按喪大記沐浴甸人取所徹西北厞用爨疏云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燃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也據此則復人既復而下則

徹正寢西北厞矣

楔齒用角柶（楔息結反。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履恐其辟戾也）記楔貌如軛上兩末（軛馬軛屈木爲之者上兩末者屈處入口兩末在上也經言角柶恐人疑其形體未便特記之以明異於扱醴之柶）

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周禮玉府大喪供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

檀弓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不可彊解）

右楔齒綴足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記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腢音偶又音虞肩也用吉器未變也）

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以生時食餘爲奠不忍死其親也）

帷堂

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設飾襲斂也觀此則知設飾帷堂並作之說非矣當云復楔齒綴足奠帷堂並作可也）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哭謂旣殯也欲見殯故不帷無柩謂旣葬也神主在廟而無事於堂矣）

右奠帷堂。按儀禮楔齒綴足卽奠唐制五品以上如儀禮六品以下襲而後奠家禮不討官品沐浴正尸然後設奠主人不親酹今之世俗始死卽奠殆本未知家禮而暗與古禮合與但失餘閣之意耳禮有從俗而卽爲復古者此類是也（疏曰始死至葬無尸不忍異於生故稱奠愚謂奠之爲言定也始死神靈未定孝子痛之故以生時飲食之道奉之欲親神靈之得所依以定也且親死未久不忍言祭故稱奠）

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一作訃）有賓則拜之（賓僚友之未赴而來者）記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曲禮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登升也假遐遠也若上升而遠去耳）

雜記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夫人不稱薨告鄰國君謙也）大夫赴於同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

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敵者曰吾子之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然（私私相好也使某之某使者名實以實告）士赴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然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訃於士亦然

檀弓父兄命赴者（主喪者曰父兄）○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來者拜之知伯高來者勿拜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皇氏曰逸禮哭母黨於廟而此云於寢者母存則哭於寢母歿則哭於廟也沈氏曰檀弓師哭諸寢而此云於廟者師由父者哭諸廟由己者哭諸寢也）

左傳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魯所自出故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此說未允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非禮也他國又安得有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別子爲宗其廟爲祖廟）同族於禰廟（同高祖以下曰族）故魯爲姬姓臨於周廟（非周公後）爲凡蔣邢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皆周公之後是爲同宗諸姬爲同姓）

家禮訃告於親戚僚友注云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右訃

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入坐者主人命訃而入也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亦適妻在側）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小功以下）記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亦坐（重適嗣尊有爵）

周禮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

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世婦嬪御爲內命婦卿大夫妻爲外命婦姑姊妹之女爲外宗）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命夫命婦同宗之來哭者）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尊卑皆坐與儀禮不合）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之妻昆弟也當時有小功而不爲位者故曾子譏之而言子思申祥哭無服且爲位但使有服者倡踊耳況小功乎嫂與妻兄皆無服娣姒昆弟則皆有服矣）

〔家禮〕主人以下爲位而哭主人坐於牀東尊者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衆婦女坐於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帷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

右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不出外門）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門右門西）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君弔於大夫升堂致命主人升聽命士不升堂聽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如何不淑）主人哭拜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成踊哭踊三者三見曾子問世子生）

〔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國賓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謂迎出寢門送出外門）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降於庭向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之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西面）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與士同）使者升堂致命（與士異）主人拜於下（大戴禮曰大夫於君命升聽降拜）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大夫親身弔士）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出拜之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少儀〕尊長於已踰等喪俟事不犆弔（犆特同）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方氏曰不知生而弔近於諂不知死而傷近於僞應氏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乎中）○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駘音苔○魯襄公四年爲邾敗於臺駘人皆有喪故以喪服相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音鳴○）

（此非篤論與曾子襲裘事皆不可信）○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曾子聞道最早何至不知此禮）○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事斂含之屬）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爲寶喪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悅之公子重耳對客曰君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拜拜於公）弔曰寡君承事（示若爲執事來）主人曰臨（謝君辱臨）○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君臨臣喪（詳見喪服）○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拜以敬賓稽顙以哀親也先禮於賓而後盡哀於已得行禮之序故曰順哀常在親而後施於人得自盡之道故曰至從其至亦與易寧戚之意）

〔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稽顙而後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而後稽顙）○其國君有喪不敢受弔

〔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右未小斂而弔○予輯喪禮時里中有喪弔者歸謂予曰孝子拜賓於柩禮與予答之亦未合禮也嗚呼正當編輯喪禮之時人以喪禮來問且不能答之以禮也雖予之愚昧使然然亦足見知禮之難也行禮者可不愼哉因爲之考經質傳而知孝子於賓拜柩之時宜俛伏於柩西其子姓陪拜於柩西南東面俟賓拜畢子姓退避孝子進拜禮也倘賓尊孝子有家長宜主喪拜賓則弔者宜辭其陪

拜幷辭其不至殯宮俟賓出而拜之禮也賓苟不辭則主喪者不可視賓獨拜乃向西南稍背於柩以答賓拜可也若孝子而處東方是尊無二上之道而非所以對尊客也何也東方爲陽其位尊西方爲陰其位卑自古皆然於今爲烈矣今 按儀禮十七篇中凡主人西向者皆主尊於賓也倘有君命及君臨於臣則主人皆北面可見主人西面者非所施於尊貴者也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門右北面弔者升堂主人進中庭哭拜成踊是主人中庭北面拜也孝子豈得常居西面哉大記亦然其在雜記諸侯使人弔孤西面者主孤乃主國嗣世之君弔者乃諸侯遣使之臣亦主尊於賓也豈可概施乎敵以下哉儀禮舊注及家禮弔儀皆作弔者北面主人西面者悞看雜記而未加詳察也豈足爲據哉又按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皆如初則凡於君命來弔者主人皆北面也君視大斂君升自阼階西向則君方西向矣主人安得西向哉由是觀之孝子而非天子諸侯不得常居西面也況既夕禮既反哭賓弔主人拜稽顙注曰主人拜於西階下東面此明證也故孝子於弔賓拜柩時俛

伏於西方之柩旁此正禮也至於子姓陪拜古禮雖不載然行之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但孝子既處西方若子姓反處東方失其序矣故宜同處西方陪拜在孝子之南謝拜立孝子之後庶幾得之（下文西階下東面爲主人拜君命之位亦足爲孝子不常西面之確據矣）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惟君命出升自西階遂拜賓（襚音遂初皆如弔）○如有大夫則特拜之（爲君出而適有大夫來襚）即位如西階下（亦如君弔進中庭而當西階）東面（西階下中庭東面主人拜君命之位也）不踊（哭拜而已）大夫不辭（主人出非爲已）入也（主人竟入）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同財之義）有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或曰有服爲親者無服爲庶兄弟或說爲優）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退堂下反賓位）徹衣者如襚以適房（亦左執領右執要）記襚者委衣於牀不坐其襚於室戶西北面致命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反位（諸侯在喪稱子對賓稱孤反位反門外位○以上弔）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其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以東藏於內也○以上含）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

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以上襚）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孤不稱名賵物賤也北輈車轅北向也客使客之從者也自下由路西設在路車之西也執圭坐委賵客爲之將命畢而委圭於殯東也坐跪○以上賵）凡將命卿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此總言弔含襚賵之同者）賵者出反位於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上客即弔賓臨亦弔也變賓稱客改弔曰臨殊公私也○以上臨）

〈左傳〉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既葬爲緩）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哀謂哀麻未除）豫凶事非禮也（仲子未薨爲豫）

〈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脫同）○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事必以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

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祭服以襚賢之也）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未詳）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賈人掌收藏獻物者）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不將命）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謂甸野之物）賵馬入廟門（歸死故也）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歸生故也大白旗名）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非尸柩之事主人不親）

荀子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

右襚賻賵臨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亡無通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赬赤也）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杠音江銘橦也長三尺與物同長也緇一尺赬二尺亦三尺也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

周禮司常大喪供明旌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儀禮曰銘周禮曰明旌）

家禮立銘旌注曰以絳帛爲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之杠如其長倚於靈座之右溫公曰銘旌設跗立於殯東注曰跗杠足也其制如傘架（家禮曰銘旌）

右明旌

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垼音役鄉向同○甸人主田野者垼土竈）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墉下（敦音對○廢敦無足敦也盆也槃也瓶也廢敦也重鬲也五者皆瓦器用其新者而並濯之致潔也造猶陳也）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南順統於堂也輪從也）垼用塊（塊土塊）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道也學者行之（一示此室無用一則以牀架坎上令浴汁入坎）

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亡婢反○肆陳尸也渳浴也）

家禮掘坎於屛處潔地

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綪（綪一作綪側庚反○綪者屈折也）大記凡陳衣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詘猶不綪也列采正色也絺綌單衣也紵衣著也襲必正色用袍不單不著）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潔也）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在男子爲明衣在婦人爲中帶皆親身服）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幅也凡衣皆及要明衣獨下膝其下又有裳以蔽下體故曰長一身有半）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辟積也觳足跗也）縓綼緆（綼音卑緆他計反○縓淺絳色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

（領袂曰純衣以緇裳以纁象天地）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鬠音膾髮所聚也其笄用桑取其音也長四寸死者不冠故也纋音憂狹小之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其母之喪鬠無笄（猶丈夫之不冠）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可結）

瑱用白纊（生者用玉若象骨死者用新綿）〔記〕瑱塞耳（生者縣旁死者直塞之）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也著充以絮組繫爲可結）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小握其中也）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纊極二（檡音澤○決射以鉤弦者也生者用象骨死者以棘木爲之極射以遂弦者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殺所界反）

〔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綴旁旁綴組也襲用冒小斂用夷衾其制同）

〔雜記〕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

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於踵（解見祭服及冠禮）庶襚繼陳不用（不以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貴）

貝三實於笄（貝水物出江水古者以爲貨笄音煩竹器）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於西序下（櫛所以整容者饌陳也自貝以下而總陳之）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右陳浴飯襲之具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繘汲水索不脫急遽不暇也）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淅汰也）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於垼用重鬲（潘米汁）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士有冰用夷盤可也（夷盤承尸盤）外御受沐入（沐即潘）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乃沐櫛挋用巾（挋亦作振拭也）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於坎（潘既沐爲渜）蚤揃如他日（蚤斷爪揃翦鬚）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鬠古文作括）〔記〕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也）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抗衾爲裸裎蔽之襢第去席录水便）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

〔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音主勺之有柄者）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寢有尸日廟徹厞說見復）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

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濡濯即渜濯）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

右浴

主人入即位（設明衣訖乃入）商祝襲祭服褖衣次（自祭服至褖衣以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面前也右腋下帶內）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設巾覆面為米遺落也）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於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當佐飯）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主人襲（復衣）反位（反尸東）〔記〕卒洗貝反於笲實貝柱右顛左顛（顛丁千反牙畔之長者）

〔周禮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以雜米者含玉柱顛及口之中者贈玉束帛加璧者）○大祝大喪相飯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用美焉耳○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使臣親含非禮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則歸含耳○疏曰凡斂後至葬有來含者其人親自致璧於柩謂之親含若但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使臣親含而玉稱侯天子含諸侯之禮也徐僭稱王故以

王禮自居）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左傳〕晉荀偃伐齊卒而視（目開口噤）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吳偃之子大夫稱主）猶視（仍不瞑）欒貞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也乎乃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右含○士喪禮經文浴後即云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然後畢陳含事乃復再陳襲事者以見含襲並作含畢而襲未畢含以貴者而襲以賤者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於跗連絇（綦屨繫絇屨飾連之止足坼也）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明衣禪衣不成稱故不數）設韐帶搢笏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掔與腕同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設右手握設左手各以帶結於腕也自飯持之者決設右手大指從大指本而持之腕也連腕者兩帶之餘連結之）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也）巾柶鬠蚤埋於坎（鬠音舜亂髮也蚤爪同）〔記〕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左手無決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甸人築坅坎（築實土其中而堅之也坅者穿坎之名）隸人涅廁（塞之不用古者不共溷浴亦不共廁）

〔檀弓〕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禮也當時失之故以為請）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譏子游不稱禮而諾之叔氏謂子游）○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使同賤者）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彊之巫先拂柩（先用君臨臣喪之禮）荊人悔之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親身第一稱）素端一（第二稱）皮弁一（第三稱）爵弁一（第四稱）玄冕一（第五稱大夫五稱上服在表）曾子曰不襲婦服（婦服禰衣）公襲卷衣一（親身第一稱）玄端一（二）朝服一（三）素積一（四）纁裳一（五）爵弁二（六七）玄冕一（八）襃衣一（九上公九稱上服親身）朱綠帶（革帶）申加大帶之上（衣雖九稱帶止一稱）

葛氏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

劉氏曰古者人死不冠但以帛裹其首謂之掩蓋襲斂以保庇肌體貴於柔軟緊實冠則高腳虛簷置於棺中何由安帖莫若襲以常服其腰帶靴笏俟葬時安於棺上可也

記既襲宵為燎於中庭

〈大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木有懸物曰重刊斲治也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鬻餘飯以飯尸餘米作鬻也在喪用鬲在吉用甗士皆用二）冪用疏布久之繫於靲懸於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久讀作灸塞鬲口也靲竹簝也賀猶束也）祝取銘置於重（凡直稱祝者習周禮者也習夏禮者曰夏祝習商禮者曰商祝）

〈檀弓〉重主道也（皆以依神）殷主綴重焉（主作猶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主重徹焉（主作卽埋之）

〈家禮〉置靈座設魂帛注曰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椅卓其前結絹為魂帛置椅上設香炉合盞注酒果於卓子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

右重○古禮鑿木為重家禮結絹為魂帛今世俗用楮為靈牌豈木變而絹絹變而楮其質則異其義則同與古禮不見書重家禮不題魂帛今之世俗則寫靈牌乃其名稱悉從家長甚至年過五十而有家長亦有亡男判室之號非禮極矣此其名稱宜如神主當從主饋奠者為詞也

〈家禮〉不作佛事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神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其待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知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易惑而難曉也

右不作佛事○掄按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浮屠之事不除先王之禮不行此猶水火氷炭之不可並立者也家禮諄諄戒之垂教切矣

厥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厥明襲之明日）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績解見前絞衣束也布爲之）緇衾赬裏無紞（紞被之識前後者）祭服次（祭服爵弁服也次者次於衾也不言朝服者以次爵弁可知也）散衣次（非朝祭者通謂之散衣）凡十

九稱（地數終於十天數終於九十九者取天地全數）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陳衣雖庶襚取十九稱而已）〔記〕厥明滅燎陳衣（襲畢而設燎襲於將夕也滅燎而陳衣斂於平旦也）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倫比也類也言布用十五升）

〔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竹之美者蒲葦之美者）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西領北上與儀禮不合）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斂衣裹尸要取其方故有倒領在足者祭服尊領必在首也無襚不用襚也畢猶皆也皆如下文所云也）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饌於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於簞在饌東（古文奠作尊）設盆盥於饌東有巾（喪事畧故無洗）西方盥如東方（西方盥爲舉尸者設也）

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鬄音剔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也去蹄者去其甲爲不潔也餘見吉禮○自西方至東柄四十九字原本在苴絰夷衾下蓋錯簡也故移置之以便簡閱志明之以存原本）〔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

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時朝夕哭也枋與柄同錯七故反）小斂辟奠不出室（辟音避○小斂之奠曰辟奠謂辟襲斂而奠也不出室者尸方在室未忍遠尸而奠也）

右陳小斂之奠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於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

右陳小斂絰帶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俟舉尸）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近尸爲中布於上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音憑後皆同無齊也）〔記〕無節踊（節即無算）

〔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胥當作祝）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紐帶結易解者也不紐死結之）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貴賤一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以上踊以下馮）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姪娣大夫之貴妾）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撫奉持執皆馮也服膺捧持曰馮以手按尸曰撫手持尸衣曰執手在衣下曰奉執衣延引曰拘五者皆以表哀而以親疏貴賤爲隆殺也凡馮尸必坐馮畢乃興故必踊）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未詳）○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嫌也）君不撫僕妾（畧賤也）

〔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右小斂

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髺括同免絻同）

鄭氏曰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於房於室髺髮宜於隱者

婦人髽於室（髽側爪反）

鄭氏曰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亦去笄纚而紒也髽者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露紒亦著幓頭然（括髮與髽皆挽髮爲大紒而以麻卻繞之既小斂之首服以男婦而異名也其在男子麻曰括髮布曰免在婦人則同曰髽）

〔大記〕小斂於戶內卒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人君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皆死三日也）

〔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註曰爲母又哭而免疏曰又哭是斂襲絰於序東時竊有未安宜闕以俟知者）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從音總高也扈廣也）

（總束髮而垂其餘者）○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問喪〕婦人不宜袒故發胸繫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備禮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童子不緦以其未冠不服緦麻之服也當室適孫承父之重者禮童子不免不緦不

杖若童子當室則用成人之禮）

〔家禮〕司馬溫公曰古禮袒者皆當肉袒免者皆當露髮今袒者止袒上衣免者惟主人不冠齊衰以下去帽著頭巾加免於其上亦可也婦人髽亦當去冠梳○楊氏復曰小斂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襲爲小斂故失此變服一節在禮闡喪奔喪猶有如小斂及袒括髮之儀況處常而可欠小斂一節乂無袒括髮乎

右袒括髮

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士尸）

（以士舉不用賤者也侇音夷侇卧也東首橫卧於兩楹間所設牀笫之上）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降西階未踐阼也東卽位者從降西階而東卽阼階下之位）卽位踊（位哭位）襲（解衣）（曰袒絰衣曰襲）經於東方復位（據小記爲母又哭而免在此時）

〔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者纏之使不散單之不成繩）○小斂大斂啟皆徧拜（此三事畢皆徧拜衆賓）○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大記〕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

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汎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此小記注疏之所本也愚竊有未安者爲母括髮須臾耳）○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哭位本在西方因有外來者故退居旁前而南向）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擧者出戶（戶出）出戶（武叔出）袒且投其冠括髮（宜在戶未出戶前）子游曰知禮（武叔不知禮子游反言以嗤之）

乃奠（祝與執事爲之）擧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擧者擧鼎者也）右人左執匕抽扃於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不坐乃匕載載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擧鼎載俎之法詳於祭禮備矣）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於阼階下奠於尸東（尸方東首故奠亦在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西上醴酒錯於豆南（奠在尸東故西上）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禮小斂奠於東方而無席當時失之故子游稱禮曾子述所見而斷其失也）

曾子問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

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凡喪奠主人不親而以有服之輕者爲之曾子疑已有喪而代他人奠故曰非此之謂也反之反取大功以上）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士祭則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未葬曰饋奠既葬曰喪祭皆以有服之輕者爲之）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廢說皆除也）

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

大記賓出徹帷

乃代哭不以官（未殯哭不絕聲故使人代）

周禮挈壺氏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薪木以供爨角斗以斟水）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右小斂之奠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

於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右小斂而襚

宵爲燎於中庭（小斂之夕）

右設燎

厥明（小斂明日之旦）滅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

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

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如朝服者亦用十五升布也辟音擘同裂也謂不析其末也紟單被也紞組類緌之被頭爲識別也）○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衣無著曰褶）○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謂與喪執事之人也若在孝子則小斂訖而袒尸出堂而襲與此正相反）○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諸侯得臣諸父昆弟故在堂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首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君釋菜禮門神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命主婦者亦君命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毼音渴豆之白而無飾者全菹爲芋齊人語也縢緣也）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有席漸神之）掘肂見衽（肂音四埋棺坎也其深露衽在西階上）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鄭氏曰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以龍（柩車曰輴輁下兩頭橫木曰桯桯兩頭輪曰軸蓋輁以載柩軸以行輁）

〔檀弓〕君卽位而爲椑（音闢身棺）歲一漆之（欲其堅且示日新無窮）藏焉（不令人見）○天子之棺四重（公三重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被之叠之也叠水牛兕牛革厚三寸爲一重以其能濕故天子以親身公侯不敢用）杝棺一（杝木棺爲第二重諸侯無革用以親身所謂椑也）梓棺二（梓木爲屬爲第三重又梓木爲大棺爲第四重）四者皆周（周帀也椁則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古者棺不用釘以皮束之直束者二橫束者三也衽以木爲之兩頭大而中央小以連合棺縫所謂小要也）

〔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録用牛骨鐕士用録（裏以繒貼棺裏也鐕釘也周制用釘矣仍用衽束不忘古也）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棺蓋）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有虞氏尚陶始用瓦棺不衣薪也堲音稷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有椁之象矣殷人尚梓始用木爲棺椁牆柳也也柳衣障棺猶牆也故謂之牆翣音霎狀如扇）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

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左傳季文子以穆姜櫬櫬葬齊姜（穆姜齊姜之姑櫬親身棺也）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於西坫南（熬煎穀也塗飾旁以惑蚍蜉令不至棺）

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

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圭璋璧琮琥璜六玉名大宗伯所掌以禮天地四方者解見吉禮駔當作組組係繩也渠眉六玉之彫刻其間有孔以組穿之使聯屬也斂六玉於胸背四旁京璜在首赤璋在足青圭在左白琥在右蒼璧在胸黃琮在背以象天地四方也疏通也以組聯之取天地交之義）

右陳大斂殯奠之具

燭俟於饌東（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待於阼階下）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出於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堂尸東也徹尸東之奠而設於序西不改其行列為將大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俟斂訖而奠於室）帷堂（徹事畢）

右徹小斂之奠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記大斂於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賓之）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為視斂）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復未升時庭中之位）

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告以主人有事也）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

記既殯說髦

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菆攢同叢也菆塗木於棺而塗之也斧刺斧於幕以覆棺也屋菆木題湊如屋）○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據生者言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據死者言之）○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大記〕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暨及也）○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鬊爪見襲綠中棺四角也）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三日

〔雜記〕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右殯○殯棺之禮以檀弓及大記參之天子之殯載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其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而四面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如天子大夫之殯無輴置西墻下就墻欑其

三面塗之不及於棺者言欑中狹小只取容棺耳

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則掘地而不欑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鬐巨之反脊也魚左首而在南進鬐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忍致死也）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於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於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矣）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記〕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室事終於巾奠）

右殯奠

主人揖就次（所謂倚廬也詳見喪服）

右居廬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賜特恩）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主人袒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菜入門主人辟（廟門殯宮門也凡宮有鬼神曰廟）君升自阼階西向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

哭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卒斂事）君命反行事（行斂事）主人復位（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眾主人辟於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降欲孝子盡其情）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不敢聒君）君出門廟中

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逡巡避位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貳車副車也）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記〕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正禮）爲之賜則小斂焉（特恩也）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正禮）爲之賜大斂焉（特恩）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正禮）爲之賜小斂焉（特恩）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言特恩而正禮可知）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言正禮而特恩可知）○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先去聲）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言弔辭○此言弔於大夫士禮之不同也）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此言禮之異者）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又言禮之同者）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又言禮之異者）君弔則服殯服（又言禮之同者）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阼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世子夫人之子）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君家臣以大夫爲君也君命本國之君其君即大夫也）○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既塗則不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戒預告也殷盛也不具殷奠不敢必君之寵其親也君退乃奠榮君來也）

右君視大斂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之賜（非以賜已故不拜）〔記〕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句）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絞垂絞經之垂者厭一涉反伏也餘見喪服）○主人乘惡車（拜君命及衆賓及他有故而行所乘也）白狗幦（亡狄反覆笭也）蒲蔽御以蒲菆（菆則留反蒲菆之勁者）犬服（服兵服也在車上之笭閒）木錧（音管錧也以木爲之取其少聲）綏約轡（約繩也綏與轡皆繩爲之）馬不齊髦（不尚文）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尺占反車裳也）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貳車從者所乘攝猶緣也緣服用白狗皮貳車差飾也乘車主人所乘即惡車也）

〔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等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䄙音覓櫜音高服箙同○䄙即幦也櫜即服也以白狗皮爲覆笭而以其尾爲戈兵之韔也疏疏布也小服短兵服也此始遭喪之車也）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棼讀作蕡麻屬此既葬所乘之車）藻車藻蔽鹿淺䄙革飾（藻青色淺淺毛皮也此既練所所乘之車）駹車萑蔽然䄙髹飾（駹雜文萑音萑細葦也然獸名所謂果然也髹音休赤而

（微黑色此大祥所乘之車）漆車藩蔽豻𧜵雀飾（豻胡犬名雀赤而微黑色此禫所乘之車）

右成服拜君命及衆賓（乘惡車）

朝夕哭不辟子卯（吉事避子卯日今不避日日哭也）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辟婢亦反開也）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雜記〕朝夕哭不帷

右朝夕哭

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於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於豆北南面籩俎旣錯立於籩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於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右徹大斂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無俎故不巾）錯者出立於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右朝夕奠

〔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如大斂）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匕釋匕於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於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

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凡士禮言不者指大夫以上所必有者也）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於外如於室（外序西）〔記〕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室東南隅謂之窔）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殷奠必於正室）

右朔月奠

筮宅冢人營之（宅壙也營量度也）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柩將北首）旣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兆卽宅也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

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命中封兆中央也卦者識卦爻畫地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宅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記〕筮宅冢人物土（相宜曰物）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先王墓之第一穴也昭穆先王之世適也諸侯卿大以爵等士先王之支庶也死於兵非全歸也故不入）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漢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周禮封丘高之數無文故証以漢法況也按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松侯半之樹柏大夫八尺樹花欒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

〔家禮〕擇日開塋域祀后土注曰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向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於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年月日子某官姓名敢告后土之神今爲其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皆再拜徹出主人歸靈座前哭再拜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不純吉亦不純凶）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小記〕祔葬者不筮宅（先葬者已卜吉）

右筮宅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井椁者匠刊椁材如井字以構於殯門外也）

〔檀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百祀凡百名山之在祀典者）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題湊者木頭相向而作四阿也長六尺未詳）○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也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

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天子柏槨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材雖同而制則異）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其間可容物因以爲飾）

右井槨

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材明器材也素形質定也成工畢也）

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布布散而暴乾之也布材與明器互文也謂既殯十日布散槨材與明器之材而暴乾之）○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沬莫佩切器光澤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形質具而不可用爲明器可用爲祭器）○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祭器則以醯醢實之明器則不用實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塗車塗泥爲車芻靈俑見孟子注）

右明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楚木名焞所以鑽灼龜者以楚爲之燋所以然火者）族長涖卜

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席於闑西閾外（爲卜者設也）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於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高所當灼處）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降猶言升降也謂葬爲升降者取魂升魄降之義也）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不釋龜告於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於主婦主

婦哭告於異爵者使人告於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記〕卜日吉告從於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與左傳不同）

〔雜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右卜葬日

司馬温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

信葬師之說擇時擇地至有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悖禮傷義無過於此又有宦游没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毁他人之尸在律尤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恬然不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則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

禮樂通考卷十一

武進胡掄

凶禮葬禮二之四

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實葬禮也篇名夕者起於前一日既夕之哭也）

既夕哭（卜日用既朝哭者卜日在旦晝也用既夕哭者請啓在夙興也）請啓期告於賓（有司請於主人因以告）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侇牀饌於階間（階間西階東）〔記〕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侇牀輁軸皆以載柩載以奠享曰侇牀載以移行曰輁軸其自祖廟以至壙者則曰蜃車）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二廟適士也殯奠三鼎小斂奠一鼎）乃啓

右陳朝祖奠

二燭俟於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燭用蒸）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啓變也丈夫髽互文也於是丈夫則免婦人則髽如初如朝夕哭門外位）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男子入門亦不哭爲將有事止喧譁也）商祝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燭入（炤徹與啓殯者）祝降（徹宿奠者）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踊無算（主人也）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拂去塵也覆之爲其露形）〔記〕啓之昕外內不哭（昕將旦也）

〔雜記〕小斂大斂啓皆徧拜

右啓及變服

遷於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奠俟於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於兩楹間用夷牀（是時柩北首）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在殯宮）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疏者可以居房中）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輈轅也）質明滅燭（質正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從柩之奠）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設朝祖之奠）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夾牽之（士之制一車兩馬薦車三乘馬六匹纓馬鞅也就成也飾

纓以三色而三成也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汙廟中也）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至此哭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於門外〔記〕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奠止於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於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適祖時亦然）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也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疏曰變同者主人常在位不出惟君命出日數亦同者啓日朝禰又明朝祖又明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

（殯亦同日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其小斂主人散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於衡（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也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有干無兵有箙無矢明不用）道車載朝服（道車車之次於乘車者）槀車載蓑笠（槀車又其次焉者也）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

鄭氏曰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摶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句）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有前後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賈氏曰周禮遂師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正柩也執引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綍引皆引柩索也廟中曰綍在途曰引互言之耳四綍四面皆著綍也銜枚止喧囂也御柩居前導正之）

〔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殷未殯先朝祖故朝而遂殯於祖廟周既殯而朝祖故朝祖而遂葬）○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毀宗毀宗廟門之西邊墻也行神之位在焉躐踐而過之也殷殯於

朝柩車之出毀廟門西邊墻躐行神之位而出大門）○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子柳之母弟也何以謂無財也不家於喪謂不因喪爲利也）

右朝祖奠薦車馬

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將行而飲酒曰祖）曰日側（主人答之）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束束棺於車也）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於車也前束當尸腢也）〔記〕鼎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降奠士禮也大夫以上有遺車謂之遺奠）

〔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陳也遣車一曰鸞車）

〔雜記〕遣車視牢具（遣車載遣奠以送葬之車也遣奠即朝祖之奠以其送葬曰遣車以其牲體爲之曰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諸侯之輤有裧大夫以布士以葦席（輤倉甸反柩車蓋也殯謂之輤葬謂之柳章所以蔽牢肉也四隅椁中之四隅也）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及墓而反者不留賓客皆言儉不中禮也）○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雜記〉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踊畢而出不敢必君留也待反待君命使反也）○或問於曾子曰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

右載柩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爲飾墻柳也在旁曰帷曰墻在上曰荒曰柳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以青衣之一池縣於柳前士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音精柳中心也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設披屬引（披彼義反亦引也屬亦設也紫在柳束曰披在軸輴曰引皆人所執持以備傾側）〈記〉巾奠乃墻（謂降奠於柩車巾之乃設柳）執披者旁四人

〈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君諸侯也池象承霤天子屋四注四面水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振容（以青黃繒畫雉如旛縣於池下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柳謂之荒覆於車上謂鼈甲也緣邊畫以黼中央畫火三行又畫黻三行）素錦褚加僞荒（僞當作帷○以素錦作帷荒之裏也）纁紐六（紐以聯帷荒者兩旁各三故六）齊五采五貝（以五采繒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以扇木爲之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魚躍拂池（以銅魚縣於池振容之間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君纁戴六（戴繫紐而著柳骨者也亦以纁帛爲

之）纁披六（披繫於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以引柳者也）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畫畫爲雲氣也二池前後各一也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緌綴翣之兩角）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搖絞音交○揄雉也絞青黃繒也揄絞卽振容也以其畫揄於絞則謂之揄絞以其容飾振動則謂之振容）

〈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絞不畫揄而屬於池下）

〈周禮〉縫人掌縫棺飾焉衣柳翣之材（衣去聲纆緇於材木）

〈檀弓〉池視重霤（視比也重霤卽承霤）○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志章飾）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綢練以練綢旐之杠）○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以丹質幕爲帷荒之褚畫其四角如蟻行交錯殷士禮也）

右飾柩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綪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疏曰折承抗席若庋藏物然故云猶庋也）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邊也）器西南上綪（器目言之也陳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折而反陳之）茵（茵在抗木上陳次而北也○疏曰茵非明器而言之陳器從此茵向北爲次第故言之）苞二（所以裹奠羊豕）

肉筲三黍稷麥（筲容斗二升）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屑薑桂）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甒容五斗）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作灸謂以蓋塞其口每器異桁）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於槃中南流（此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無祭器（士禮畧也大夫以上兼用之）有燕樂器可也（言可者許其得用也）役器甲冑干笮（此師役之器）燕器杖笠翣（此燕居適體之器）〈記〉抗木刋（刋削也）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濕）葦苞長三尺一編（載其長而編之用便也）菅筲三其實皆淪（筲盛黍稷以水淪之不用食道所以爲敬）弓矢之新沽功（沽粗也設之宜新沽示不用）有弭飾焉（弓無緣而以骨角爲飾者謂之弭）亦可張也有柲（柲弓檠）設依撻焉（依纏弦也撻弣側也所以出矢）猴矢一乘骨鏃短衛（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矢羽長衛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志矢習射之矢也軒輖猶言輕重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

右陳器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還柩向外爲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婦人降卽位於階間（爲柩將行也）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宜向外器之方陳本來南上）祝取銘置於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車馬右還重左還各出其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奠是爲祖奠）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賓出主人送〈記〉祖還車不易位（經言器記言人）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轄北上巾之

〈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

〈左傳〉吳伐齊將戰歌虞殯賈逵曰虞殯送葬歌曲蓋以啓殯將虞名之送葬得有歌者挽引之人爲歌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歌不爲害也存之

〈晉志〉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衰麻以服玄黃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之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傳鄭大夫卒天子賜大路以行士喪有槀

車乘車以載生時之服此皆兼有吉駕之明文也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不可無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駕導從以明不致死之義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掄按新禮矯漢魏之失而過其直摯虞譏之是也而又引顧命以明之亦非篤論也其在成王未及凶喪禮宜吉服其在康王冕服卽位蘇氏譏之蔡氏作書傳以訂其失不足引以爲法也

又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輓歌出於漢武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葬之禮

非經典也以摯虞之議存之

杜祐通典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門人不敢哭但隨柩叙哀歌名曰薤露蒿里後代相承使挽柩者歌之呼爲輓歌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人其辭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復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塡池當作奠徹）

右祖奠（輓歌附）

有司請葬期（亦因事畢入復位主人及兄弟在外位時常在內位）

右請葬期

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兩馬士制）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於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設於庭在重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也輅轅縛也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於左服出（棧柩車也凡車無漆飾者謂之棧服車箱也周禮謂之牝服）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

位以東藏之）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主人送於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不迎告曰孤某須矣）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如公使者）主人拜於位不踊（柩車東位也既啟後與在室同）賓奠幣如前舉幣受馬如初（賓出）擯者出請（請復有何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賵而後奠皆施於死者）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賻施主人故出）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宰在主人後）若無器則捂受之（器所以承賻物者擩受對面相受也）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玩好曰贈必有也故告事畢乃行之）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於陳（就猶卽也卽爲明器者則生奠於所陳明器之冲）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以適其所好賻以補其不足）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賵者姓名及所賵於板也九七五所書之行數）書遣於策（遣謂以藏壙者）乃代哭如初（柩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宵爲燎於門內之右（爲哭者爲明）

記凡贈幣無常

左傳宋景曹卒（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於父之舅氏自稱彌甥）有不腆先君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旌柩車所建繁馬飾也）

　右賓兄弟所知賵奠賻贈

謚法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壹民無爲曰神　一德不懈曰簡　靖民則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

仁義歸往曰王　敬事供上曰供　立志及衆曰公

尊賢敬讓曰恭　勢應八方曰侯　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君　執事堅固曰恭　平正不阿曰君

愛民長悌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　執禮御賓曰恭

敬祀享禮曰聖　芘親之闕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

尊賢讓善曰恭　譖訴不行曰明　威德悉備曰欽

經緯天地曰文　大慮慈民曰定　道德博聞曰文

純行不差曰定　學勤好問曰文　安民大慮曰定

慈惠愛民曰文　安民法古曰定　愍民惠禮曰文

闢土有德曰襄　賜民爵位曰文　甲胄有勞曰襄

綏柔士民曰德　小心畏忌曰僖　諫慮不威曰德

有伐而還曰釐　剛强直理曰武　質淵受諫曰僖

威强直德曰武　溫柔賢善曰懿　克定禍亂曰武

心能制義曰度　刑民克服曰成　聰明睿哲曰獻

夸志多窮曰武　智質有聖曰獻　安民立政曰成

五宗安之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　慈惠愛親曰孝

溫年好樂曰勤　協時肇後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執心克壯曰齊

布德執義曰穆　輕輶供就曰齊　中情見貌曰穆

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　敏以敬慎曰頃

昭德有勞曰昭　柔德威衆曰靜　聖善周聞曰宣

供己解言曰靖　治而無省曰平　寬樂令終曰靖

執事有制曰平　威德剛武曰圉　布剛治紀曰平

彌年壽考曰胡　忠義而濟曰景　保民耆艾曰胡

耆意大慮曰景　强毅果敢曰剛　布義行剛曰景

追補前過曰剛　清白守節曰貞　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屏曰貞　强毅執正曰威

闢土服遠曰桓　治典不殺曰祈　克敬勤民曰桓

大慮行節曰考　闢土兼國曰桓　治民克盡曰

能思辯衆曰元　好和不爭曰安　行義說先曰元

道德純一曰思　始建國都曰桓　大省兆民曰思

主義行德曰元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兵革亟作曰壯　見行中外曰慤　土國克復曰壯
狀古述今曰譽　勝敵克亂曰壯　昭功寧民曰商
死於原野曰壯　克殺秉正曰夷　屢征殺伐曰壯
安民好靖曰夷　武而不遂曰壯　執義揚善曰懷
柔質慈民曰惠　慈仁短折曰懷　愛民好與曰惠
述義不克曰丁　夙夜敬戒曰敬　述事不弟曰丁
夙興恭事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象方益平曰敬
秉德尊業曰烈　令善典法曰敬　剛克爲伐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思慮深遠曰翼　執心決斷曰肅

外內貞復曰白　不生其國曰聲　不勤成名曰靈
未家短折曰傷　死而志成曰靈　愛民好治曰戴
短折不成曰傷　曲禮不倦曰戴　治亂不損曰靈
死見神能曰靈　好祭鬼交曰靈　隱拂不成曰隱
極知鬼事曰靈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　愎狠遂過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不思忘愛曰刺　無中蚤夭曰悼
早孤短折曰哀　凶年無穀曰糠　好率動民曰躁
外內從亂曰荒　不悔前過曰戾　好樂怠政曰荒
怙威肆行曰醜　在國遭憂曰愍　雍遏不通曰幽

在國逢難曰愍　早孤鋪位曰幽　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　使民悲傷曰愍　柔質受諫曰慧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　施勤無施曰惠　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敢曰趣　博聞多能曰憲　嗇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戈　危身奉上曰忠　思慮不爽曰原
克威棲行曰魏　好內遠禮曰煬　克威順禮曰魏
好內怠政曰煬　怠政外交曰攜　遠禮遠衆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繼位曰遠　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掩過曰堅　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炕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終　愛民在刑曰克　擇善而從曰比
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不損爲靈　隱哀之力也景武之力也施爲文除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遇爲僖施而不私爲宣鄉惠無內德爲獻由義而濟美爲景失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

周禮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廞音歆廞之言興也興言王行謂諷誦其治功以作謚也柩未葬之稱）○大史小喪賜謚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之爲言累也積累生平之行以爲謚也）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名命於父已孤則不忍更也謚必誄於初喪已孤暴貴則親歿已久而非作謚之時矣貴非天子不得稱天以誄又非作謚之人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言謚始於周）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生無爵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也）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卒子囊請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以謚之大夫從之（窀穸墓穴幽堂也厚暗曰窀長夜曰穸謂墓穴中厚暗如長夜也共恭同）○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隋志陳武帝崩左丞庾持稱晉宋以來大行儀注（大行者帝崩未謚之通稱）未祖前一日告南郊大廟奏策奏謚梓宮將登轀輬車（轀輬車本安卧之車也自秦始皇崩於沙丘載柩而還遂爲喪車轀輬猶温涼也車有窗牖閉之則温開之則涼）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而遣奠策文猶云大行皇帝請加詳正國子博士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王自登轀輬已奉策謚遺祭不應猶稱大行詔可

明初功臣死事乃謚郎秦魯二王猶曰荒曰愍不以予廢公終太祖世文臣弗謚也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亦自禕始終太宗之世文臣得謚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洪熙初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有文臣之謚然宣英之代猶斤斤

爲婦人有謚自后妃而外死節也公主有謚仁宗始也乳母有謚以及其夫宣宗始也方士有謚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濫矣而自方士得之益濫矣

右謚

厥明陳五鼎於門外如初（五鼎盛奠加一等也）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皆新見祭禮而有所異者吉凶之雜也）陳器（明器也夜斂藏之）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燎爲朝祖可以滅矣燭爲柩行故執之）賓入者拜之（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綪（折也）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成猶并也）記凡糗不煎（煎之則褻也言凡通計大夫以上）

周禮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道齋即遣奠）

右大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依之（防仆）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包牲取下體（包牲象既饗而歸賓俎）不以魚腊（非正牲）行器（包牲訖明器隨重以次行）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

雜記載粻非禮也喪奠脯而已（儀禮有苞筲此云脯而已未詳其義）

右重出明器車馬序從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惟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立讀之敬也釋之便也）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入則長者在前出則長者在後）

檀弓讀賵非古也是再告也（言來賵時已告於柩）

右讀賵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史也君命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也）

周禮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於遣奠時讀之）○小史卿大夫之喪讀誄

右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昂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行柩車行）出宮踊襲（宮廟也）

曾子問葬引至於堩（音亘路也）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諸侯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舍止也奠行主也）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

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店始占反病也）

〔檀弓〕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神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皐孔子弟子高柴也時爲孟氏成邑宰庚償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左傳〕宣公八年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紼同）○昭公十有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用毀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堋窆同）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人皆避之也）

右柩行

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於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左右柩車之左右復位反柩車後）〔記〕惟君命止柩於堩其餘則否

〔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索在柩車曰引在棺曰紼）○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左傳〕齊侯弔諸其室）

右公贈於邦門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器先至）茵先入（當藉柩）屬引（脫載除飾而更屬引於棺東）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爲位）〔記〕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於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車乘車道車槀車服皮弁朝服簑笠也斂服載之者整理而更載之若爲親之精神所服然者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三車先柩而至墓柩至而斂服卒窆而後歸也不驅不忍背親而驅也）

〔小記〕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周禮〕巾車大喪及墓呼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方相氏

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罔兩也木石之怪曰罔兩墓壙之所有也）○喪祝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二物皆以禦濕闉猶塞也）

右至壙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於壙也亦謂之封）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一合五合十制爲束）卒袒拜賓（男賓）主婦亦拜賓（女賓）卽位拾踊三襲（卽位反位也）賓出則拜送（此賓於雜記五賓爲相問之賓）藏器於旁加見（見賢遍反○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言加者器在見內）藏苞筲於旁（在見外）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卽位踊襲如初

周禮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人鼓以警衆）○遂師大喪及窆抱磨供丘籠及蜃車之役（磨役人名版也遂師抱之校在否也）（蜃車柩路也）○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量度塋壙）甫竁（音穿穿壙也）遂爲之尸（祭土神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隧墓道也上有負土曰隧道惟天子得爲之其餘無負土曰羨道）供喪之窆器（卽明器）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卽遣飾鸞旂）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卽窆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蹕辟行人）○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葬事畢）

雜記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此言葬時藏物也衡卽上長禮木析辟見陳明器）

檀弓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合葬也言自周始）○易墓非古也（易治也）○成子高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若堂基之四方而高）見若防者矣（若隄防之上平旁殺而南北長）見若覆夏屋者矣（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上俠如刃）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三斬板未詳）○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陳子車齊大夫也子亢卽陳亢也）○陳乾昔寢疾屬其

兄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年幼）斂般請以機封（斂卽封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幼小主封事故請代之而以機巧爲封也）將從之（以般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四角樹之穿空於碑承鹿盧著紼以下棺也）三家視桓楹（僭諸侯也桓大也楹柱也形如大柱）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噫弗果從。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隱據也封可手掾謂高四尺）。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還葬謂斂卽葬不殯而待日月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離之者藏物於兩棺之中合之者並兩棺於椁中而無物以間之）。孺子𩡻之喪哀公欲設撥（𩡻哀公子撥紼也）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三臣三家也）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幬覆也以椁覆棺）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爲榆沈故設

撥（以水澆榆白皮汁有急播地於引輴車使滑）三臣者廢輴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君何學焉

〔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四綍四面著綍二碑左右樹碑）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負持也衡平也咸讀爲緘所以著棺束而繫綍者也）

〔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四阿如屋之四注翰旁飾檜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晉平公既葬諸侯大夫欲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禮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莊公乙十年楚子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夕室地名絰皇墓前闕也）

〔秦風〕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朱子曰穆公於此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是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

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追而納之於壙中其罪有所歸矣又宗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無明王賢伯以討之而莫知其非也

〔春秋〕己丑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曰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二說相反左氏爲優）

〔王制〕庶人縣封而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庶人無碑繂惟縄縣下之而已）○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期功以下以始喪之麻終其期功之月數而竟除之不用受服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祖免不於道路也）○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事其葬服斬衰

〔曾子問〕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如之何（土周堲周也輿機所以載堲周者）孔子曰昔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自史佚始也

唐書呂才曰古之葬者爲朝市貿遷謀及卜筮後代葬說出於巫史多爲禁防以售其術其書乃有百二十家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君子善之今法己亥日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此直取當時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葬簡公子産子太叔惟論人事而已曾子問葬逢日蝕舍於路左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子孫葬可招也臧孫有後不聞葬吉若敖絶嗣不聞葬凶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家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絶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貴而後賤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倖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戮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唐武后崩將葬乾陵太史令嚴思善曰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且玄闕石門冶金固隙非攻

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爲擬漢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祚四百魏晉不長亦其驗也今宜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

程子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耳

朱子曰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大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

右窆（亦作封）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避主人）主婦入於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

〔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冠昏喪祭行禮之處）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饋食供養之處）

〔問喪〕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

然若求而弗得也故其送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亡矣不可見已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右反哭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弔者北面主人拜於西階東面）賓降出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雜記〕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言已有大功既葬而弔於人者）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功衰期喪既葬而受以大功衰也）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事擯相也）（禮饋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此言送葬者以恩義厚薄爲去留遲速也相趨者敬而未褻也出宮柩出廟也相揖者情相接矣哀次者柩次於大門外主人申哀也哀次之禮既夕禮無文闕文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從主人言必贊襄執事也）

右賓弔

遂適殯宮皆如啟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猶朝夕哭不奠（所謂以虞易奠也）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下篇之目也）

右適殯宮就次

〔坊記〕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背也（哀親之在土也故弔於壙反而亡焉失之矣故弔於家）○升自客階受弔賓位教民追孝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

禮樂通考卷十二

武進胡掄輯

凶禮喪祭二之五

士虞禮（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以安之）特豕饋食（牲用特豕禮從饋食）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亨烹同側烹烹一胖也虞無庶羞故烹一胖）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於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音解見祭禮所異者吉凶之別）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刌音忖○苴刌茅在周禮爲蕭茅及苴藉在家禮爲茅沙也周禮甸師蕭茅注曰蕭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是也鄉師供茅蒩注曰士虞禮所謂苴刌茅是也）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

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兩豆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於階間西上藉葦席匜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在其東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七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音解同前下倣此）

記虞沐浴不櫛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於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於上鼎升魚鱄鮒九實於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於下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於階間敦東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

〔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既夕禮之贈用制幣是也此時祝先歸宿虞祭之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奠於墓左祭土神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初喪曰奠禮從畧也既葬曰虞儀稍備也）既葬各以其服（輕者除之重者受服）

〔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右陳饌於門外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澡音早、洗治也）

〔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殯後葬前則不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葬則宜冠、虞則必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緦葬而服輕者）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免也、親者皆免

右即門外位及布席室中

主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主人即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方、如反哭、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長在左、鼎入設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匕者逆退復位、俎入設於豆東、魚亞之、腊特（特獨也）贊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於豆南、佐食出立於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郤於敦南、復位、祝奠觶於鉶南、復位（復位復主人之左）〔記〕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空立）

右陳設於室中及堂下

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其辭記文是也此祭祭於苴）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衣之露臂者）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下祝字之又反○祝者釋孝子祭辭）〔記〕始虞用柔日（始虞日即葬日也柔日陰取其靜）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祖某甫、饗（爾死者也祖死者之祖）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

（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曾子問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去聲謂助祭執事者祭虞祔卒哭之祭）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不祭不自祭也上文小功大功即為死者所服也故得與相識於死者無服故不與）

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矣）

右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一人主人兄弟）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者賓執事）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於房（避執事者）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記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妾媵）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則尸北面明矣）

右迎尸

從者錯篚於尸左席上立於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於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於鉶南胾四豆設於左尸飯播餘於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於會）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於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於篚（尸不受魚腊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所俎）

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圭猶潔也）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既饗祭於苴祝祝卒（言無迎尸之事）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墮同）

右饗尸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於俎縮右鹽（縮從也讀如從橫之從）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於俎賓降反俎於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爵在特牲禮曰送爵皇尸卒爵）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右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於俎、卒、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爵於篚、升堂復位

右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

設於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右主婦亞獻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於房、（初、主人儀）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繶口足間有篆彌飾矣）

右賓長三獻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

右告利成

祝入、尸謖（謖所六反起也、祝入而無事、則尸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從者奉篚哭

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出如入降如升）〔記〕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每將還祝必向尸主人必退避踧踖者然）

右尸謖

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厞音非○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東面也、不南面、漸吉也、厞、隱也、以席障之、為幽隱也）祝薦席、徹入於房、祝自徹其俎、出、贊闔牖戶（鬼神尚幽暗、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記〕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詔主人降）

右陽厭

主人降、賓出、主人出、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

送、拜稽顙、（門外位）

右送賓（儀禮經文終於此、卒哭以後但有記）

〔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士禮也）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檀弓〕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急也謂有故不及期而葬）

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芐音下蒲可爲席者翦之使齊而不納其頭）

右卒哭

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將旦尸將祔於皇祖是以餞之）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尹正也雖折之必使正也縮從也尹言其切縮言其裁祭半尹三字未詳其義）尸出執几從席從（執事者執几席從尸）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卽門外位）主人出卽位於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重餞尸）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胊在南（胊脯及乾肉之屈者）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於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餞尸本爲送神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入徹主人不與

右餞尸

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間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既虞卒哭者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也三重者單糾爲股合股爲繩合兩繩爲一繩也）

右受服

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女子子與父同（言父之所諱子亦與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起不安也）

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曲禮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右諱

左傳文公二年作僖公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虞而作主至練而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主藏宗廟）

孝經說主狀方正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家禮將葬作主既窆題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頷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粉塗其前面○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損益損益則不成矣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掄按據此則旁注宜書孝子則正面書妣無疑矣凡死者有子及有繼而父在祖存者皆倣此

右作主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其班同昭穆者）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與瓜同）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禮）用嗣尸（自虞至祔惟用一尸而已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用尹祭（脯曰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也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溲爲醙黍酒也）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

小記祔杖不升於堂（哀益殺也）○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於祖則用大夫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大夫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諸侯得臣諸父昆弟故也）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亡無通中一間一世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孫雖貴不敢卑其祖）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者妾下女君一等）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親者舅生母）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不易牲士牲也）

雜記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大夫昆弟謂祖昆弟之爲士者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也）雖王父母

在亦然（孫死時祖雖尚在亦祔於高祖）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妃同）配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女子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死而歸葬母氏之黨者）公子祔於公子（諸侯之子不敢祔於諸侯）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矣

問橫渠先生論祔祭祔葬只合首妻一人程先生謂奉祀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先生謂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凡是嫡母皆當祔祭合葬朱子曰祭宜並祔葬則繼室別塋兆域

士虞禮注曰凡祔已（祔祭畢）復於寢（反祔祭之主於殯宮）如既祫主反其廟（此以祫祭群廟之主喻祔祭之新主也言祔祭畢而新主反於殯宮如祫祭畢而群主各反於其廟也）練而後遷廟（祧遷舊主新主乃入）

右祔

期而小祥（期年而祭謂之小祥於時受以練服亦謂之練）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練曝練漚熟也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裏又以淺絳之縓為練中衣之緣）葛要絰（去首絰惟存要葛）繩屨無絇（初喪菅屨卒哭受以齊衰蒯藨屨小祥受以大功繩麻屨而屨頭無絇飾）角瑱（吉時玉瑱初喪無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雜記曰諸侯違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子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可也（至齒為嚌入口為啐卒爵為飲）○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此父在為母也弔謂出弔於人）

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首在上體陽也要為下體陰也無受曰除有受曰易）

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除喪先重者易服先輕者

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謂鄉邑之大夫士也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在朝之大夫士）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昆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歸出倚廬）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夫家）○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堊白土塗墻）

曾子問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主人練祭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不行無算爵）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右小祥

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言廢已久）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彈琴以手笙歌以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以散哀）

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

大記祥而外無哭者

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右大祥

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凡二十七月）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遂除之（行道猶言學道也言禮以節情非任情也若任乎情則凡學道者皆不忍也豈得不除乎）

詩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致以禮故曰君子也

間傳禫而纖無所不佩（白經黑緯曰纖）

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期而祭小祥大祥也期而除小祥除經帶大祥除衰服也因時致哀曰禮隨時除殺曰道）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祭練祥也自畢其祭不除其服）○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

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宗子母在爲妻禫（父已歿）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問疾顏色容戚必有以異於人也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似謂貌類其親者名謂親名及同名者）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前夕服朝服告祭期因告期之朝服而祥祭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既祥則不當縞有以喪事來者明必縞）○親喪內除兄弟之喪外除（哀傷爲內衰麻爲外）

間傳禫而牀（始安寢）

右禫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禫月也未以妣配）

公羊傳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實二十七月而言二十五月者不數中月而禫）

右吉祭

周禮小史掌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

大記大夫父母之喪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祭義君子有終之喪忌日之謂也

檀弓忌日不樂

李堯卿問忌日祭服朱子曰主祭易素服

右忌日

朱子答陸子壽書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不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

禮樂通考卷十三　　武進胡掄輯

凶禮天子之禮二之六

凡禮皆通於上下惟顧命及康王之誥則天子所獨也故特與唐宋明大喪之禮合爲一編

周成王顧命（漢以來謂之遺誥）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氏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洮頮若平時盥漱）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成王之自謙）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猶倚廬也恤宅宗猶言居廬也）丁卯命作冊度（書命於冊）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胥材（伯相召公以西伯爲相也須材取材以供喪用也）狄設黼衣扆綴衣（狄官名）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堂中南向之位朝群臣諸侯之座也）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檻西東向之位旦夕聽事之所）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檻東西向之位養國老享群臣之所）西夾南向

敗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親屬燕私之席）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陳宗器）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面亦前也）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戺音士堂廉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蟻玄色）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同爵名祭以酢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皇后猶言大君謂成王也卞法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宿進爵也咤奠爵也皆三者禮成於三也）上宗曰饗（傳神意以告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異同別一同）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受同太保飲福也酒至齒曰嚌在喪不飲也王主喪併不嚌宅居也謂大保不動也）太保降（下堂）收（徹器物）諸侯出廟門（告有竢曰廟）

康王之誥（在後世爲卽位詔）王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相德答拜（乘黃朱四馬皆黃而朱鬣也壤奠壤地所出以爲贄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白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新陟王成王也）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大平其政以富民）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服反喪服

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蘇氏曰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不得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不傳既傳不可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

猶可以喪服行之、況受顧命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哭拜成踊、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周公若在、康王必不冕服也、然則孔子何爲取此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辨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明臣子不可一日無君也、旣殯而卽繼體之位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逾年卽位改元、未發號令、三年除喪、乃踐祚朝群臣、以號令也

〈公羊傳〉毛伯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魏晉葬禮、大抵同漢、而魏武以襲稱之數、繁而無益、自制送終衣四篋、題識其上、春夏秋冬、隨時以斂、金玉一切不用、文帝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物、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

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不視事三日、一舉哀、本服內親及嬪、百官正二品以上、不視事一日、一舉哀、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以上、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爲本服內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官三品以上、一舉哀

唐制、凡四方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州、位於庭、使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長官北面、寮佐正長老人在其後、再拜、以授制書、其問疾亦如之、其主人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人之疾、則受

勞問者北面、若舉哀之日、爲位於別殿、文武三品以上入哭於庭、四品以下、哭於門外、有司版奏中嚴外辦、皇帝變服而哭、在位者皆哭、十五舉音、哭止而奉慰、其除亦如之、皇帝服一品錫衰、三品以上緦衰、四品以下疑衰、服期者三朝晡止、大功朝晡止、小功以下一哀、

宋制、車駕臨奠、乘輿將出、千牛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茢、前導、車駕將至、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服就臨、主喪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再拜、皇帝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

慰皇帝改常服還

輟朝之制一品二品喪不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掛服三品喪輟朝一日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以下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以爲同監護葬事輟朝一日皆取旨後行

舉哀掛服尚舍設次廣德殿或講武殿大明殿其後皆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設幕殿周以簾帷色用青素其日皇帝乘輿詣幕殿侍臣奏請降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腰帶素紗軟脚幞太常卿奏請舉哀

又請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百官進名奉慰皇帝更常服乘輿還內

明太祖之喪遺詔天下臣民令到出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皆無禁○一毋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各十五舉哀禮畢非旦晡臨毋得擅哭○一當給喪及哭臨者皆毋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管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遣人至京○一在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聞喪次日各易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赴內府聽宣遺詔畢於本衙門齋宿素服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孝服至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爲始服孝服二十七日而除其命婦亦於第四日各服其孝服由西華門入哭臨不許帶金銀首飾○一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主內使宮人等俱服斬衰三年自聞喪第四日成服爲始二十七月而除凡臨朝視事素服烏紗帽黑角帶退朝服衰○一在外官員人等詔到日素服各置孝服至第四日成服爲始每旦率合屬官員於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而除

成祖之喪在京文武官初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明日清晨詣思善門外哭五拜三叩頭各置斬衰於本衙門宿歇不飲酒食肉第四日成服於思善門外朝夕哭

臨三日又朝臨十日各十五舉音服斬衰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衙門視事用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絰麻鞋退服衰二十七日之外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而除（在外官員同）○凡音樂（祭祀）嫁娶軍民人等並停百日禁屠宰四十九日

發引前三日行奏告禮百官致齋戒三日遣官以葬期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帝衰服告几筵太子親王以下皆衰服隨班行禮是日後百官衰服朝一臨至發引日止前一日遣官祭金水橋午門端門承天門大明門德勝門并橋清河橋沙河京師應祀神祇並經過去處應祀

神祠是夕設辭奠皇帝后妃以下皆衰服以序致祭司禮監禮部錦衣衛官提督執事者設大昇輿於午門外依圖式陳葬儀於午門外并大明門外發引日設啟奠內侍陳設醴饌拜位如常儀內導引官導皇帝衰服詣拜位皇太子以下各就拜位贊禮贊四拜奠帛獻酒讀祝四拜舉哀興（哀止）望瘞禮畢內導引官導皇帝詣几筵殿內稍東西向立皇太子以下丹陛上稍東西向立執事者陞徹帷幕等拂拭梓宮畢內侍徹啟奠內執事官進龍輴於几筵殿下設眞亭神帛輿謚冊寶輿於丹陛上設祖奠如啟奠儀畢內導引官導皇帝詣梓宮前稍

東西向立導皇太子由殿左門入立於皇帝之南稍東西向立親王以下俱於丹陛上稍東西向立內侍於梓宮前跪奏請靈駕進發內侍捧册寶次捧神帛由殿中門出各致輿內次捧銘旌由中門出執事官陞捧梓宮內執事持翣左右蔽梓宮降殿內侍官於梓宮前跪奏請梓宮陞龍輴執事官捧登龍輴訖以綵帷飾梓宮執翣仍列左右內侍擎繖扇侍衛如常儀列舊所御儀仗於前謚册寶神眞亭銘旌以次行內導引官導皇帝由殿左門出后妃太子親王及宮眷後隨至午門外設遣奠如祖奠儀內侍於梓宮前跪奏請靈駕進發司禮監率

儀衛等前行皇帝以下皆哭盡哀內侍奏請還宮皇帝后妃以下俱還宮執事官舁梓宮由中門出至午門外禮官跪奏請梓宮陞大昇輿陞訖禮官跪奏請靈駕進發司禮監禮部錦衣衛整視葬儀以次前行皇太子親王以下哭送靈駕至端門外行辭祖禮（後改爲朔祖）有司設褥位於香案前梓宮至端門外禮官奏請辭祖導引官導皇太子易常服詣神帛輿前跪禮官奉神帛授太子太子捧神帛由廟左門入至太廟褥位跪置神帛於褥輿皇太子正立於神帛後贊禮贊跪皇太子跪禮官跪於皇太子之左奏太宗文皇帝謁辭禮官興贊禮贊俯

伏興皇太子俯伏興贊五拜三叩頭禮畢太子跪捧神帛興仍由廟左門出至輿前禮官跪受奉安輿中訖跪奏請靈駕進發皇太子仍喪服及親王以隨行梓宮由承天門大明中門出太子親王以下俱由左門出步送至德勝門外騎送至陵在途俱朝夕奠哭臨諸王皇親駙馬公侯伯及文武百官軍民耆老四品以上命婦以序設次沿途致祭祭畢不係山陵執事者悉還大昇輿行每程預設校尉舁送內官及錦衣衛提督務在起止有節行步安徐宿頓之處預蓋席殿至陵先陳龍輴於獻殿門外候大昇輿至禮官跪奏請靈駕降輿升龍輴

詣獻殿奉安訖行安神禮陳饌如常儀皇太子跪奠親王以下陪位如常儀遣官祀后土并天壽山將掩玄宮設遷奠如安神禮望瘞畢退內侍導皇太子親王以下詣梓宮前內侍跪奏請靈駕赴玄宮俯伏興執事官奉梓宮入皇堂安奉訖內侍奉諡冊寶置於前陳列冥器等畢行贈禮於皇堂門外如遷奠儀贈畢內侍出遂掩玄宮掩畢行享禮如贈儀遣官祀后土及天壽山掩玄宮將畢內侍設香案於玄宮門外陳醴饌如常儀設題主案於香案前西向設皇太子拜位於前北向內侍盥手出主於案上題主官盥手題畢內侍奉主置於神座藏神帛於箱中置其後內侍跪奏請太宗文皇帝神靈上神主奏訖贊四拜興贊跪獻酒讀祝俯伏興贊四拜舉哀興哀止焚祝文內侍啓櫝受主訖跪奏請神主降座陞輿奉神主陞靈輿至獻殿內侍奏請神主降輿陞座奉神主即座訖初虞行三獻禮望瘞禮畢（內侍）捧神帛箱埋於殿前屏處潔地焚凶器於野葬日初虞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後間日一虞至九虞止在途皇太子行禮還京皇帝親行禮神主還京仍朝夕奠（儀仗）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後隨將至先於城外設幄次錦衣衛備儀衛教坊司備鼓吹不作百官衰服奉候城外神主入幄百官序列於前行五拜三叩禮畢候神主進行百官隨至午門外儀衛等退皇帝迎於午門內神主至舉哀步導神主陞几筵殿奉安靈座訖皇帝行安神禮明日虞祭剛日卒哭明日奉神主祔享於太廟

禮樂通考卷十四

武進

賓禮第三

凡朝覲聘問巡狩會同相見、皆賓禮也、見有儀禮三篇、曰覲禮、曰聘禮、曰士相見禮而已、巡狩則畧見於虞書王制、至於朝會之禮則無聞焉、而列朝亦多未備、今以周禮中賓禮之不可專屬覲聘相見者、居賓禮首云、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氏曰、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左傳昭三年）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鄭氏曰、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此詁不可曉）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九州之外統謂之四夷、而此言其大者、）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言四夷之小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皆中堂南面之位、舉其依負則曰依、舉其宁立則曰宁、覲禮畧專爲朝諸侯也、故諸侯北面、朝禮詳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諸公、仕於朝而未出封者、諸侯、出封而來朝者、）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卻地、閑隙之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妃配也、后後也、夫扶也、孺屬也、婦服也、妻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

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子不親惡者天子大惡書出諸侯大惡書名是絕而遠之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服謂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非中士則爵弁服）三命受位（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作則（則者地未成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爲附庸之國）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官司）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又曰一州之牧八命王之三孤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鎮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皆象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瑑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本或作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璧色繒也羔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守介不失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象庶人之守畎畝也）童子委摯而退（委致也致而退不敢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理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而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椇音舉○椇榛棗栗四菓名脯脩二肉名）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王命諸侯則儐（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

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凡三見王）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

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祼（將送也猶奉也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肆師大賓客位几筵築鬻（鬻音煑築鬱金煑之和鬯酒也）贊果將（酌鬱鬯授大宗伯）大朝覲佐儐（爲承儐）共設匪罋之禮（設於賓客之館）饗食授祭（授賓祭肺）與祝侯禳於疆及郊（侯禳小祝職也）○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

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黼依即斧扆解見宗廟數陳日進藉之日）（席莞蒲也紛讀爲粉白綉也純緣邊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此句已見吉禮祭日月）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邸射以造賓客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孤以下四命至不命也）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

〔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節與左傳成公三年晉衛來聘同）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此節與昏義同而與周禮之教不盡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有中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三監凡二十四人不在二十七大夫之數）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食采曰祿世守曰嗣蓋畿內之地以奉王朝卿大夫之祿而不以封諸侯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衮同）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與典命亦不合）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此當與周禮掌戮小雅巷伯閽弑吳子參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同予上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則內史讀之（策猶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方版也）

○巾車掌王之五路（路輅同王所乘曰路路之爲言大也）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以玉飾之曰玉路錫音陽錫者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音盤馬大帶纓鞅也太常旗名見軍禮斿旒通屬於太常者也）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鉤樊纓者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朱樊纓色赤而無鉤也）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也龍勒勒刻龍形也條讀爲條絲也以飾纓）木路前樊纓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翦淺黑色也鵠纓未詳大麾玄色旗也）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重翟兩重翟羽蔽車之兩旁也錫面即鏤錫也總着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繒爲之朱其色也此從王

祀宗廟乘之）厭翟勒面繢總（厭壓同壓翟者不用重翟但鱗次翟羽相壓也勒面未詳繢畫也此從見賓客乘之）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此朝王乘之也帷在旁曰容在上曰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車不重不厭但以翟羽飾車也握亦容蓋也文不及耳此采桑乘之也）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人輓之故無馬飾翣即扇也此宮中乘之也○巾車之文多不可曉姑畧存舊說而去甚不通者不敢強解闕之可也）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夏色如夏翟也篆刻也縵畫而不刻也墨黑漆也而不畫也棧車素質而不漆役車供役之車也）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精曰良粗曰散）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朝儀謂路門外治朝之儀也王族故士謂王族之舊爲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謂虎賁之士之先後王者大右即司右大僕從者即小臣祭僕御僕之類擯謂相王也特揖人一揖也旅揖每等衆共一揖也大夫以上王揖而後就位士不待揖即就位故向旁揖之兩旁各三揖也門左王族故士之屬南面者之左北面者之右也門右大僕大右之屬南面者之右北面者之左也內朝謂燕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皮弁天子每日視朝之服也皮弁之制詳見祭服）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玄冠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每日視朝之服也臣告視其君）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朝服服玄端）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衆輔志而問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左右以向外言之東爲左西爲右也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蔭也註曰嘉石文石也疏曰欲使其文理而改悔自修也一曰嘉善也猶刑曰祥刑圖土曰福地也註曰肺石赤石也疏曰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一曰明王者推赤心置人腹也）

鄭氏曰王有五門三朝五門之序一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三朝之序外朝在臯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按明堂位魯之庫門天子臯門其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其所名庫門者如天子之臯門而以內兼外所名雉門如天子之應門而以外兼內也雉門爲中門設兩觀閽人幾出入與宮門同窮民不得入也而外有肺石以達窮民則外朝在外明矣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應門內者謂之治朝在路門內者謂之燕朝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凶禮曰以禬禮哀圍敗謂諸侯有圍敗之烖諸侯相與會財貨以補助之春秋澶淵之役是也殷同以上皆諸侯親行時聘以下皆使大夫）以九儀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九命各一其儀也此承上起下之辭）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

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繅藉同以五采畫藻而藉圭玉也其質以韋爲之常者九旒之通稱旂旒同軹車轂末也擯五人用命數之半也三享上公三獻禮於王及后也王禮王以饗禮禮上公也再祼王正祼后亞祼也出入猶言往來也積謂露所供牢禮米禾芻也）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前疾舊說謂駟馬車轅胡下垂掛地者一祼后不祼也）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

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儀（衡車前橫木）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不交擯不使介傳辭而親對王擯也無相者介皆入門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五齊明不鬯祼也）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嬪物婦人所用之物絲枲之屬）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存頫省皆問也徧存侯服也徧頫甸服男服也徧省采服衛服也屬聚也象胥譯官也所以通四方之言語者瞽掌聲音史掌書名殷國衆諸侯之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賓擯同）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王制比年一小聘是也殷盛也殷盛禮爲大聘王制三年大聘是也父死子繼曰世）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視館將幣爲承而擯（入王猶言來王也）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授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使適之使如字）達天下之六節小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竹剖曰符不剖曰管）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猶配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接賓曰擯詔禮曰相土揖下手揖也時揖平手揖也天揖舉手揖也異姓昏姻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謂諸侯所以獻王者禮謂王所以禮諸侯者）王燕則諸侯毛（凡朝覲有饗有燕饗行於廟所以將敬故序爵燕行於寢所以表情故序齒然以齒爲序者亦以同爵者言之蓋在朝廟列國各有位次雖同爵亦不序齒也）凡諸侯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賓所停止則積閒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陳也陳列擯介而不傳辭曰旅擯辭見聘禮註拜送送使者）主

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逆三還再拜（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三勞合上文再勞爲三也使大夫一勞於竟再勞於遠郊而主君親勞於近郊也擯介傳辭曰交擯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乘車出舍門迎之若欲遠就之然後見之則下拜迎謝其來辱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交擯而三辭辭其親勞交擯也三揖而三辭辭其升堂成勞也）致舘亦如之（舘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致飧如致積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每事謂享及有言也如初謂三揖三讓拜受拜送也賓當爲儐儐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賓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舘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皆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疏曰聘禮致舘無賓者聘使卿致舘無幣故無儐兩君致舘有幣故亦有儐也又聘禮不見賓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不敢違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其禮物則異其威儀則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聘禮不致積侯伯之臣也）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舘於庭）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每事如初之儀（此賓主之禮請免曰辭退後曰讓故交擯旅擯皆稱辭是賓客不敢當主人之盛禮而請免之也進門升堂皆揖讓是賓客不敢先主人而請退後也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堂門之內唯君得有相而客相不入也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避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禮以醴禮客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中門之外郎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illegible]）君舘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君舘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客不敢當君之就省故避而介受君命也遂送者君拜以送客）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三積也出入皆三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二等者卿下其君二等大夫又下其卿二等士又下其大夫二等也）凡賓位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凡諸侯之交各以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以聘享隨國之大小以爲豐殺禮以報聘因幣之豐殺以爲厚薄）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時也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向之而已）

按擯相之法鄭氏於聘禮註爲稍詳而其他則多未詳

其名之見於周禮者則有旅擯交擯見於覲禮者則有傳擯蓋陳列曰旅交接曰交傳辭曰傳皆擯相所有事也然其所以分者若不傳辭則唯據其陳列而謂之旅擯傳辭則據其交接而謂之交擯而傳擯即交擯也其陳列之法主君在門內闑東南面賓在門外闑西北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擯介行列於其間擯在君南西面或五或四或三其近君者爲上擯以次而南其次爲承擯其次爲紹擯亦爲末擯與末介相對介在賓北東面或五或四或三其近賓者爲上介以次而北其最北者爲末

介與末擯相對擯介相去各三丈六尺凡賓有辭上介以傳至於末介末介以傳末擯末擯以傳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有辭則自上擯至於上介亦然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旌節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欜音析○令聚欜者令野廬氏也任器賓客任用之器環之備不虞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行止不執者）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辟音戢）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相之賓讀爲擯）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註曰享諸侯而用王禮十有二牢之數者邦國咸在莫適用也號曰合諸侯故用十二牢若專享一國則用太牢）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視上公之禮卿視侯伯之禮大夫視子男之禮士視諸侯之卿禮庶子一視其大夫之禮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

之禮大牢貴賤之義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而下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視飧牽三問皆修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皆陳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秉有籔車禾視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

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牛羊豕爲一牢亦曰大牢不殺曰餼亦曰牽朝曰饔夕曰飧○掌客之文亦多不可曉不得强爲之說）侯伯三積皆視飧牽再問皆修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數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太牢再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卿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視飧牽一問以修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牲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亦多不可强解）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訝迓同迎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導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四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天子圭中必（杼之言殺也終葵謂椎也齊人謂椎爲終葵於杼上爲之明無所風也射音石琰出者也內鎮對天子鎮圭而言也必讀爲繹以組約其中也）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璧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璧五寸謂之蒲璧男守之孤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瑑者圭璋璧琮之文也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小爲貴也）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此祼宗廟之玉而亦以祼賓客也用全純用玉也龍其首瓚其身將其柄卽所謂圭瓚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此所謂縮瓚也半圭曰璋大中邊以飾之降殺名之也三璋爲勺之柄卽所謂將也勺卽瓚也所以盛鬱鬯者鼻卽

（所謂龍也衡横同謂勺口之從也以前馬拳以前行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九寸據上公言之）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夫人王之夫人也言夫人不言后者享后亦璧琮九寸也案棗栗未詳）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圭之變也笏之名始見此魚鮫魚也文飾也以鮫魚須文飾乎竹以爲笏也木猶頭也）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者言珽然無所屈也或以爲即考工記之大圭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諸侯爲笏爲荼荼之爲言舒也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圓殺其上不爲推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上詘於天子下詘於其君又殺其下而圓）笏度二尺有六寸其博三寸

其殺六分而去一

〔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東后東方諸侯也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之帛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也一死士執雉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方諸侯之覲王皆執此贄也如同也五器五禮之器也藝祖堯之先祖也特一牛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四朝四方諸侯分年來朝也蔡傳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協和也）

〔大雅〕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禮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四牡奕奕孔修且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舃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此其二章言其來朝而王錫之也凡八章）

〔大戴禮〕朝聘之禮諸侯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

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貳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旅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以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

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命謂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周禮不合○）五年一巡狩（與舜典同而與周禮不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賜諸侯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句）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道祭行道之神也牲幣當作制幣天子之告出用牲諸侯用幣而已）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名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而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孔子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

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表記〕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

賓禮覲禮三之一（賓禮自覲禮以上皆六故覲禮爲賓禮之一）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子朝之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所口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如閣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依不在館舍以帷爲宮以受勞禮也以帷爲宮則設旌旗以表門）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於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之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將有事於己俟之也還玉重禮）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者在帷宮如在家有主道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左驂幣之庭實也庭實四馬左驂爲上故使者親以出其餘三馬則侯氏之士遂以出授於使者之從者於外從之者遂隨使以至朝）

右王使者勞侯氏於郊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賜舍猶致館也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于內）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戒猶告也某日日也初猶故也）覲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

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諸侯前朝受舍謂將覲以前先受舍也）

右賜舍戒日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將覲之質明時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稱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墨車大夫制也侯氏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於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非他者親之之辭嘉之者美之之辭）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者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擯者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圭升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從後詔之曰延擯者不升堂也）

右覲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字之誤也）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踈曰覲禮受享王皆不下堂見諸侯是王尊爲君禮臣卑爲臣禮也然覲猶親受其玉至於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王庭者）

（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事畢（三享訖）

禮器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聘禮大夫以君命聘於鄰國有私覿之禮以君不在也若從君朝覲於天子則不敢私覿乃以致敬其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謂誅慶父也）

右享禮

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肉袒而告聽事者述職於王恐干罪戾則受刑也右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右告聽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

小雅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諸公三公而兼宗伯者典命之長也太史宗伯之屬也右佐助也）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

於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太史亦如之（諸公爵爲上公而有加賜者）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按春秋傳周襄王稱晉文公曰叔父與此不合）饗禮乃歸（饗謂燕食也燕禮公食大夫禮俱屬嘉禮）

右賜饗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西方白南方赤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玉卽大宗伯所作之六器見吉禮祭天地）

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賈氏曰襄十一年同盟於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注云二司天神司慎司不敬者司盟司察盟者是爲天之司盟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四傳擯（四傳擯四傳王命於侯氏覲將擯者謁奠圭一也享禮擯者謁受玉二也肉袒擯者謁歸寧三也賜車服太史述命四也）天子乘龍載大旂象

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太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禮日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記（疑此記字當在諸侯覲於天子之上）几侯於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奠圭於繅也（謂釋於地也）

右統記覲禮之所不備

賓禮聘禮三之二

按周禮諸侯之邦交殷聘世朝及儀禮此篇皆言諸侯與諸侯相聘之禮也春秋天王使家父凡伯來聘是天子而聘於諸侯也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是諸侯而聘於天子也三者宜各不同儀禮獨存諸侯相聘之禮耳

聘禮 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此則大聘也當使卿）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戒猶命也其禮同於正使）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逆猶受也）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宜所齎）及期夕幣（將行前日之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管人

布幕於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掌次舍帷幕者也）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在東方也出者以東方爲左）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欲令君與使者俱見之）宰執書告具備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授受皆北面）官載其幣舍於朝（待旦行也）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所受書以行（上介監視載者及使者所受宰授之書而令載者守以待行也）

記 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事謂盟會之事故謂災害及時事相告請也）

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書如後世之國書也將命猶言致命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孫音遜說音悅）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敢之爲言不敢也○此一句未審所謂的於何節如置於此以俟明者系焉）

右戒賓備具

厥明賓朝服釋幣於禰（使者謂之賓尊之也釋幣告爲君使也）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使者更稱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釋幣制玄纁束奠於几下出（祝釋之也帛卷丈八尺爲制十卷爲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笲埋於西階東（笲音煩竹器）又釋幣於行（行五祀之一也）遂受命（釋幣訖即往受命於朝明自是出不復入）上介釋幣亦如之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俟使者釋幣畢同往受命於朝）

右賓介釋幣於禰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不敢必君之終使己）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者）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而君出命矣此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也）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唯上介一人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同體爲國之小君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踈曰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謂以束帛加璧致厚往爲主君有德故以玉致之）遂行舍於郊斂旜

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寸六等朱白蒼（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三采再就則爲六等）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問於諸侯曰朝記之聘文互相備）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繫圭繫也絢采色也以上玄下纁之組爲圭玉之繫而畫以五采也）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祖始也既受命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車軷爲始行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以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軷作祓踈曰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

曲禮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右賓介受命啟行

若過邦至於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

（帥猶導也請導已道路所當由也）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以太牢積唯芻禾（以其禮尊卑有常差）士帥沒其竟（沒盡也）誓於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於其後（此使次介假道賓及衆介止於其竟而誓之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衆爲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未入竟壹肄（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聘儀重失誤也）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向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介皆與北面西上（與去聲○入門左之位也）習享士執庭實（士衆介之爲士者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

右賓介在途（假道習儀）

及竟張旜誓（張旜明事在此國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旜變於始入）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之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猶合也）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禮器所謂放而文之類也）有司展群幣以告（群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半之）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侯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

右入竟展幣（及竟一展及郊又展及館又展凡三展幣）

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至皆有舍皆出入告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也）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不當其禮）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周禮司儀相爲國客郊勞登受命則升堂受命此云受於舍門內則不升堂矣未詳其義）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東面向賓）賓北面聽命還少退

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授老幣（老賓之臣）出迎勞者（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賓用束帛儐勞者（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竹簋方者以竹爲簋其形方也擇謂棗栗之揀擇者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慎之也）賓之受如初禮（如受君幣之禮）儐之如初（如儐卿勞者之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帛授從者因東面揖辭請導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

右郊勞

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者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欲稽賓也拚方問反掃除也）賓曰俟閒（閒去平二音皆可讀○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齋戒俟閒未敢聞命）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稾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生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熟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

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館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也客使介皆是也）飧不致（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沐浴而食之（重國君賜也）

右致館設飧

厥明訝賓於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乃陳幣（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承接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以傳於介也）擯者出請（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卿亦稱大夫王制諸侯上大夫卿是也於是賓主皆裼）賓入門左（左闑西所謂公事自闑西是也）公再拜（南面拜迎）賓避不答拜（避位逡巡不敢當其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辭見吉禮宗廟）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闑兩門之閒所豎短木以礙門者也棖門兩旁之楔也介謂賓之上介及主人之上擯也此謂兩君之相見也君入必中門謂由棖闑之閒也主君由東扉之中上擯拂闑而在君之左大夫爲擯者尾君之後當東扉棖與闑之閒士爲擯者在君之右而拂棖賓由西扉之中上介在賓之右而拂闑大夫爲介者尾賓之後當西扉棖與闑之閒士爲介者在賓之左而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謂聘客也）公事自闑西（聘享也）私事自闑東（覿面也闑東主禮闑西賓禮也）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右闑東也本國之臣出入皆由東扉）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人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賈人東面坐啟

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襲者賤者不襲也）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己也）賓襲執圭

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舉起也足後曰踵謂其行不全起而其後踵如車輪之曳於地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以衣加裘而露裘曰裼以衣加裘而盡揜曰襲）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朝服（君子大夫士也褎袖通麛鹿子豻胡地野犬名絞蒼黃色飾亦謂袖也）大羊之裘不裼不尚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去聲裼欲其美之見於外也襲欲其美之充於內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大裘祀天禮服之極盛者故以文美爲敬）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前舉後曳行不離地也蹜蹜舉足促狹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所以致尊讓也）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至於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向）擯者退中庭（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相也）賓致命（致其君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拜（拜惠貺也楣深也）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巡也不言避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於隱者公於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裼降立（盛禮以充美爲敬非盛禮以見美爲敬尚相變也）

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爲卿則大夫訝之）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之命）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所謂執輕如不克也）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皆言頓也）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

右訝賓行聘

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之（許受之）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

（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麛鹿皮可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有受皮也執皮者既受亦自西方而出）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於賓）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皮如入者攝之如入設也皮右首者以首向主人也）

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右牽之者右其首也左牽之者左其首也馬與羊不傷人故右牽之而以首向受者犬與禽恐傷人故首在左而以自向也）

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於中庭以下）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公事畢）

記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主人主國君也既聘享客出主人使內史讀之不於門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眾介北面蹌焉○若君不見（若有他故不得見使者）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立賓降亦降不禮（不禮避正主也）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幣之所及謂賓請將私問私面所及之卿大夫也）

右享禮

賓奉束錦以請覿（覿見也請以私禮相見交歡敬也不用羔非特來也）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公升側受几於序端（漆几也）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受公）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擯者告賓進

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未設也）公一拜送（公尊也）賓以几辟（避位逡遁）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宰夫實觶以醴加柶於觶面枋（酌以授公）公側受醴（將以飲賓）賓不降一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一拜者醴質以少爲貴）宰夫薦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而負東塾者以有宰夫也）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庭實乘馬）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降筵就階尚上過擸音獵持也）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於下也亦受之於序端）建柶北面奠於薦東（糟醴不啐）擯者進相幣（贊以辭）賓降辭幣（不敢當賓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栗越也趨君命尚疾故越階而升不連步也）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已已臣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讓若不敢當階然）公一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覿之也效馬者并左右勒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士介）

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間代也士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廄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於賄（於猶爲也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賄即周禮司儀所謂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也）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醴尊於東廂瓦大一有豐（瓦大瓦尊也所以盛醴豐如豆而卑所以承尊）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職脡也）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

祭卒謂後扱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惟大聘有几筵

右請覿禮賓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避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馬閒和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東也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擯者辭（辭其臣）賓出（事畢）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於庭北面）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右牽之也）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介）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畧之也）士受馬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從也）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於階東以君在堂向之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自拜敬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擯者有辭多矣惟此及公食大夫著之）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敬）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清）公降立

右賓私覿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皮兩皮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衆介也贊者奠幣出）擯者辭（亦辭其臣）介逆出（亦事畢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委皮南面（擯者既釋辭衆執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使復入也委皮當門）其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於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位立約文也）其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受之）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先皮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也）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受介禮輕）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導入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擯者進（就公所也）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受授宰上介幣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也）執幣者序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導賓而出）

［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

告出禮請受（東面坐取獻者以宜竝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賓固辭公答再拜（拜受於賓也固亦行之）擯者立於閾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擯者授宰夫於中庭（東藏之乃介覿）

右介私覿（禮器文已見覿禮）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向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卑毅動也時承擯紹擯亦以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向）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右送賓問勞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即館（少休息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省文也不執羔下於見國君）勞上介亦如之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右卿大夫勞賓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服者敬也牲殺曰饔生曰餼）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皮弁尊於朝服也）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饔（謂飪與腥）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陪鼎三所以盛膷臐膮者也膷臐膮肉羹也總名臛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illegible]腸胃牛羊也膚豕肉也君子不食溷腴故豕不用腸胃而倫膚）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以優賓也）堂上八豆設於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東上變於親食賓也屈猶錯也）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屈之言折也錯之言雜也八豆以八物而兩行陳之故取屈折而稱屈八簋以二穜而兩行陳之故取雜錯而稱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西牛以東羊豕（鉶在屈錯之閒故不稱屈錯）兩簋繼之粱在北（簋不繼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八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爲味）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堂）饌於東方亦如之

（東方東夾室）西北上（亦韭菹其東醓醢也）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醓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醓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醓在東醓穀陽也醢肉陰也）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人居其左）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醓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於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籔色縷反秅丁故反）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即卿也）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大夫先尊君命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饔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歸饔餼之事畢也）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降而大夫不降）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於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於外門外再拜（執左馬出廟從老亦訝受之）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此拜亦皮弁服）○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羞鼎即陪鼎）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賓堂上之饌八西夾六介堂上之饌六殺其二矣西夾則四亦殺其二也此介之殺於賓者）筥及甕如上賓（此介之同於賓者）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此又介之殺於賓者）凡其實與陳如上賓（總言飪餼也此又介之同於賓者）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不使卿而使下大夫不服皮弁而服韋弁此又介之異於賓者）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禮謂揖讓登降之禮此又介之同於賓者）儐之兩馬束錦（不用乘馬此又介之殺於賓者）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於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明日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

記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於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賓及上介以饔

之飪牢祭其先也若昭若穆猶言或祖或父也父沒則父父在則祖饋食少牢饋食）假器於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肦肉及庾車（肦班同猶賦也庾車掌視車馬之官）聘曰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夫人與君異日下之也）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稍所教反稟食也乘禽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足如饔餼五牢之數也）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間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於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禽羞俶獻比（禽羞禽之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訝帥之自下門入（從下門入游觀非正也）士無饔無饔者無擯凡賓拜於朝訝聽之（拜拜賜也雖稍不拜）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

右歸饔餼

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於外門外再拜（大夫卿之通稱）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既而俟於宁）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庭實設四皮（麋鹿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皆行並行也）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使者尊）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

記致饔明日問大夫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謂君於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爲之辭故卿不辭也）辭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此贊拜問大夫之辭大夫對君稱老）拜

右私問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謂之面者威儀質也）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導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見之辭以相接）大夫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受幣於兩楹之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衆介不從而入也）皮二人贊（亦儷皮也）入

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大夫辭（於辭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於上介也）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閒南面而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爲衆介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於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於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相去聲）○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於外門外再拜賓不顧（去而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私面事畢）○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皆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於卿之禮（大聘使卿卿五介小聘使下大夫下大夫三介三介問下大夫各以其爵易爲敬也）○大夫若不見（有故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不代拜受之而已不當主人禮也）

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公事聘享問大夫也復報也使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其摯見訝）

右私面（下大夫嘗使至者附）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之當寡小君）堂上籩豆六設於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於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白酒也三酒六壺醙爲上）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之命）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

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介亦從拜可知）

右夫人饋賓介

大夫餼賓太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大夫餼賓及介也）

右大夫饋賓介

公於賓一食再饗（禮不備曰食備禮曰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飲食以道慇懃曰燕肉加滋味曰羞物始成熟可獻曰俶獻）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一食一饗（食饗賓時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食饗之者客之也）若不親食（君或有故不得親）使大

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敵者易以相親也無儐以已本宜往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

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各以其爵朝服（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而以酬幣致其禮也用饗禮加籩豆之數以爲致禮之正籩正豆也饗禮今亡矣）無饔者無饗禮（士介無享禮）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禮在廟以敬爲主燕禮在寢以情爲主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則以上介爲賓而以賓從公之席是爲苟敬苟敬者誠敬也）宰夫獻（爲主人代公獻）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無所之而特來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大夫來使無罪則饗過則餼之（君弗有故而亦不親饗聘義所謂愧厲之是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以其介爲介（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大客大國之來聘也）

右饗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意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不敢不終也）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向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逡遁）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

阼階東（授上介訖大夫出賓還阼階下西面立）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在館如主人雖將去出入猶東惟升堂由西階介從賓猶在東方未改也）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紡素紗也）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玉璧也所謂束帛加璧也）

右還玉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君朝服）賓辟（不敢受君見已於此館也）上介聽命（聽命於廟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拜畢而退賓乃出請從公請命於朝也從公請命於朝者卽周禮拜辱於朝也不言拜辱而言請命者謙若恐干罪戾也）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且將發也周禮司儀曰賓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

記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飲無日數盡殷勤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君將親館而先使大夫者人君之出不可無先容也）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此四事經見其拜記見其贊辭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敵體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此贊拜問大夫之辭也貺賜也大夫曰老）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曰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

右館賓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拜）遂行舍於

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疏曰曲禮已駕僕展軨注云展視也曲禮言君車故僕展此卿大夫故自展）公使卿贈如覿幣受於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不入設且無儐者以將去宜殺禮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於竟

記凡賓拜於朝訝聽之（拜拜賜也雖稍不拜）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右賓介發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言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朝服載旜（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禳乃入（禳祭名爲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凶災）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主國君所賜爲公幣卿大夫所贈爲私幣）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賄用束紡禮玉用束帛加璧皆還玉時主國之君使大夫以來贈君者反命時執以告君也某子主國所使還玉之大夫也公侯之大夫以子繫姓若高子國子是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也而猶汝也）受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illegible]復陳告於君也）私幣不告也（亦畧早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獻主國之君所以賜賓者而以獻君也曲禮大夫出疆反必獻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已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但告其數而不執其幣）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勞士介亦如之（賓再拜上介一拜士介四人旅答一拜貴賤之等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辭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各以上幣授之）乃退（公揖入皆出去）介皆送至於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乃退揖（揖別也）使者拜其辱（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右反命

釋幣於門（門大門也主於闑布席於闑西闑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其餘如祢於禰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曰出時自廟出先行卽告行入時先見門卽告門出入皆一告故云不兩告也）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陳猶酌也酌有次第曰陳陳以備三獻也）席於阼（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也）薦脯醢（成酢禮也）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凡告祭主婦不預）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獻之避國君也）行酬乃出（禮終於旅酬）上介至亦如

之

右賓介既歸而禣幣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聘關人未告則反）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不禮賓（喪降事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備）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於廟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通謂君及夫人世子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謂入竟則謂關入告也）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未至謂赴告主國者也哭於巷者哭於巷門未可爲位也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

受禮（受饔餼）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歸執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於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子卽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辯復命如聘（辯偏同反命一如聘禮唯無勞）子臣皆哭與介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哭位）出祖括髪入門右卽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喪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主人主國之掌賓客者具備也）介攝其命（爲致聘饗之禮）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竝命於君尊也○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歸禮於賓者必中喪中之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介不以賓喪而辭其賓已之禮）不饗食（享食以賓爲正故賓死則廢）歸介復命柩止於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節乃出）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往不親弔）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於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

右聘遭喪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

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

右記小聘之貶於大聘者

〔聘儀〕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其卿行聘禮下於君行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皆倣此）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正也當也不敢正自相當故介紹而傳命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聘禮不言三讓傳命三讓入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

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

財者不能均如此（均猶皆也）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也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於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

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國語〕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夏正十月晨見於東方茀穢草塞路也）侯不在疆（侯候人也掌送迎賓客）司空不視塗（司空掌平易道路）澤不陂川不梁（水注曰澤流曰川）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閒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揭（偫具也畚土籠也揭舁土之器具之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建亥昏之中星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其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爲橋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疆有寓望（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縣耒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逆）

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正官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襄公名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太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

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匃請命（匃古害反文伯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館以贏諸侯是吾罪也（贏音盈受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尸未葬之通稱）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使副使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供積（廢行道之日以供具殯殮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日使遷次不敢稽留）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吳人內之。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禮樂通考卷十五　　武進胡掄輯

賓禮士相見三之三

士相見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腒其居反乾雉也見音現）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奉之曰對曰者皆將命者傳述賓主之辭也某子者將命者各自稱其姓號也若賓主親對則但稱某而已命某之某將命者之姓名也有又也走猶往也言主人本將往見賓又來辱益當往見矣不敢於茲見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不敢爲儀言不敢但爲外貌之儀而心不實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

稱贄敢辭贄（去猶出也稱舉也辭其贄爲其太崇也）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贄嫌太簡）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者不敢當其以崇禮來見）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贄謙自卑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入門以東爲右西爲左賓西主東也不言升堂受於庭也不受贄於堂者下人君也聘禮升受出者不敢主人之終禮也）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復見之者主人往見於賓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鄉爲賓者今爲主人矣辭者辭賓之答已來也）賓

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鄉爲主人者今爲賓矣）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士相見之禮畢）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欲見主人而託辭於將命者謙也所謂不階主也）不得階主（階者上進之階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者曰某固願見（辭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罕見曰聞名（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〇疏曰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蓋尊而希相見宜同於始來敵而希相見其辭重於始來也）亟見曰朝夕（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

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曰聞名（以無目辭不稱見）始入而辭曰辭矣（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於賓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即席曰可矣（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可矣言可即席不必再辭）曰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音脫〇說屨於戶內者止許最尊長者一人〇）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請見慕德也而請退則幾於簡矣朝廷人所競進道雖行猶請退也燕遊不可樂而忘返則歸師役不可勞而不息則罷而請見君子者豈其比于）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猶揖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及○主先客繼猶導之之意也拾更也或曰拾當爲陟）○將適舍求毋固（舍客館也）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古者入室脫屨唯尊者一人脫於戶內其餘皆脫於戶外戶外有二屨則室內三人而言不聞恐有密謀故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奉上聲扃古熒反○視下不舉目也門關木曰扃兩手當心如奉扃然也視瞻不回翔者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者恐違主人之意也遂者闔之盡也闔盡則疑於拒後客矣）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踖猶蹴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若常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禮辭一辭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一拜（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還其贄者避正君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玉藻〕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大夫來見士士恐其答拜故不敢迎而其去則拜送者禮賓於拜送不答拜者禮有終止故也士往見於所尊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見若尊者出迎而答拜則走避之）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天子之卿大夫也）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其贄則異其儀則同）○始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言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他邦之人因聘會乃見）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見音現○辯猶正也正方正東正西也不疑君不得邪向於君也）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東西階隨君所在而升見之）

〔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還音旋辟音避）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賓皆還辟不答拜）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士爲家臣大夫答拜）男女相答拜也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凡言謂言於君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與君言言

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觀其顏色。可與言未。）中視抱（察其心智。可盡言否。）卒視面（觀其喜怒。納吾言否。）毋改（守其常度。不可改移。）衆皆若是（衆謂凡國君及卿大夫）

〔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天子視。謂視天子也。下做此。袷音劫。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頹下貌。謂如執綏然也。衡。平也。始得正視也。）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欹則也。凡人傲則仰。憂則低。姦則多傾側。）○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有職掌曰官。藏貨財曰府。藏器械曰庫。君所居曰朝）朝言不及犬馬（恐褻尊）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輟猶退也。顧回視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或自言。或答問。莫不以禮）

〔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史掌文書者。已有所思而欲告君。有聞而對。君所命而當行。皆書於笏。）既服。習容觀玉聲。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觀去聲。○既服。着朝服也。容觀。儀容足觀也。玉聲。佩玉聲也。揖私朝。揖家臣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說音脫）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盥而入朝。弗用再盥）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子於父。主愛不主敬。當頻視也）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視其行起而已）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曲禮之侍坐。侍飲者。以入幼學。在二十卷。與此宜參看）

〔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衣下縫也。鄉。向同。侍君容俯。故紳垂於足如履之。頤下垂如屋霤然。視下則帶。視上則袷。聽必向左。君在左也。此據異姓之臣。西面侍君言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將食者不在則然）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

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降也。言大夫則知上文所言士禮也）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猶伍也。嫌與君黨爲伍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爲去聲）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徒。空也。齊字句絕）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嘗羞者。卽膳宰）凡嘗遠羞。必順近食（順猶從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覆手。食畢而以手循口也）

（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畢更作三飧以助飽故君未覆手臣不敢飧不敢先君而飽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不敢當客禮也享客君使歸其俎）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食而勸侑者禮之厚食之不盡者禮之謙也不飽亦不盡之意耳）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偞音協厭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醬者味之主主人自設客自徹禮尚報施）○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葷桃茢皆所以辟邪也去之者不得備物也造於膳宰不敢自達也）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釋所以使宰之意）大夫拜賜而退（不待諾）士待

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君終不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不在則來賜時不得拜受）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於有司或云執事及從者之類）

君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走猶出也先見之先出拜也）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謂傳擯之辭也不稱寡未詳）

〔玉藻〕侍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後祭示饌不爲己也先飯示爲嘗之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客當盛饌則祭既食則飧禮也主人謙辭亦禮也疏粗也疏故不足祭飧也分言之互文也）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舒展也武迹也前足趾也踵足後也）

〔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他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宅者致仕者也）

〔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一者無對之稱）伯曰天子之力臣（天子三公一相治內主六卿二伯治外主五服蓋股肱宣力之臣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邊邑曰某屛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

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孽臣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家臣稱私其命於君者爲公士）

〔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

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於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列朝賓禮三之四

漢初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乃令叔孫通起朝儀。通遂與魯諸生。及上左右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緜索也。蕞一作蕝。音最。表位也。立竹於地。以索營之。畫爲表位。習禮於其中也）習之月餘。上曰。吾能爲此。令羣臣肄習。會十月（漢初以十月爲歲首）儀（所習儀）先平明（天未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是爲充庭車）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傳聲令入者皆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大行掌賓禮。在周禮爲大行人。後改爲大鴻臚。傳上語告下爲臚。傳下語告上爲句）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飲不至醉爲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俯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敢讙譁失禮者。帝曰。吾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後改爲太常）初秦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增損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法家。民臣莫有傳焉。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

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特几席之上。得之而不亂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哉。

宣帝甘露二年。匈奴請朝。詔議其禮。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而後四夷。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詔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遐遠。故正朔不及。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若不供職。則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非禮也。三年。單于來朝。遣車騎都尉。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受朝甘泉宮。寵以殊禮。留月餘。遣列侯將萬六千騎。又發邊郡兵。送單于出塞

後漢每月朔歲首。爲大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

（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泰之月元年歲首也（獨斷曰以朝見之儀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晉武帝定元會儀（其書謂之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齊宿陳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火上賀起謁（通賀表也起啟同）報（登記）又賀皇后還（音旋）從雲龍東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百官待漏處）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東閤下百官各有位次計吏郡國進奏吏也）其陛衛如臨軒儀（臨軒儀殺於元會而其陛衛則同也）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鍾鼓止百官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南向讚於殿下）大鴻臚跪奏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北向讚於殿上）大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大鴻臚位在殿上東楹之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此皆不上殿者也大行令位在殿下值東楹之西）皆北面伏（殿上公等殿下中二千石等）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殿上下各舉其長以爲讚辭）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金紫以上皆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以上爲晨賀）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退坐於其次）御入後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大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大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大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大官行百官飯案徧食畢大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又跪奏（請以）

（次進采妓）乃召諸計吏受勅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以上爲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皇太子出會則在三恪下正旦元會設白獸樽于庭樽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之（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是後世所爲無忌憚也）

南北朝賓禮唯蕭氏入朝於周隋者稍有可觀然亦不過畧倣覲禮而已故不錄

唐五禮之次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主來朝遣使迎勞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就次蕃主服其國服立於東階下西面使

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其南有司出門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其北俱東向蕃主乃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曰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進受命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蕃主送於門外止使者揖以入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物儐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勅出稱有勅蕃主再拜宣勞又再拜乃就館皇帝遣使戒蕃主見日如勞禮宣制曰某日某主見蕃主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蕃主奉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大極殿南行蕃主坐於西南東向守宮設次（大樂令展宮縣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蕃主立位於縣南道西北向蕃官位於其後重行北向西上典儀位於縣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諸衛各勒部屯門列黃麾仗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就次本司入奏鈒戟近仗

皆入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及符寶郎詣閤迎蕃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典儀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還奏承制降勞勑升坐蕃主再拜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而對侍中還奏承制勞還館蕃主降復縣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屬勞以舍人與其主俱出侍中奏禮畢皇帝興

貞觀十年王珪奏三品以上官道遇親王降乘非禮上

曰卿輩輕我子耶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上從之○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玄宗時姚宋爲相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相林甫寵雖過之而禮遇薄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堯舜三代尊禮輔相詩書備矣秦漢雖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玄宗勵精爲治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倦求賢俊委政群小彼小人者唯

利是視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禮貌大臣則賢者日退小人日進矣

開元五年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臨仗出入不復與聞仗下事至是宋璟力請復舊制

宋神宗定大朝會禮（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之）凡大朝會設御坐於大慶殿東西房於御坐之左右少北東西閤於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於朝堂之內外五輅先陳於庭兵部設黃麾仗於殿之內外（大樂令展宮架之樂於橫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宮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宮架之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於龍墀繖扇於沙墀貢物於宮架南（冬至不設貢物餘則列大慶門外）陳布將士於街左右金吾六軍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於門及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參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就陳於閤外（大樂令樂工協律郎入就位）中書侍郎以諸方鎮次案

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大慶門外之左右（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輦出至西閤降輦符寶郎奉寶詣閤門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又奏外辦殿上鳴鞭（宮縣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內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降輿即坐扇開（殿下鳴鞭協律郎偃麾樂止）爐煙升符寶郎奉寶置御坐前中書侍郎給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詣東西階下對立百官宗室及遼使班分東西以次入（正安樂作）就位（樂止）押樂官歸本班起居畢復案位三師親王以下及御史臺外正遼使俱就北向位典儀贊在位者

皆再拜起居訖太尉將升中書門下侍郎俱降至兩階下立（凡太尉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大尉詣西階下解劍脫舄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之文詣褥位解劍脫舄以次升分東西立以俟大尉詣御坐前北向跪奏文武百寮大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啟祚萬物惟新（冬至易爲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俛伏興降階佩劍納舄（餘官准此）還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進當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制宣答曰履新之慶（冬至易爲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拜舞蹈三稱萬歲橫行官分班立中書令門下侍郎升詣御坐前各

奏諸方鎭表及祥瑞訖戶部尚書就承制位俛伏跪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亦如之司天監奏雲祥瑞請付史館皆如上儀侍中進當御坐前奏禮畢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鳴鞭（宮縣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宮縣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偃麾樂止）侍郎奏解嚴百官退還次有司設食案（大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立於架南）預坐堂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異位重行北上非升殿者位於東西廊下尚食奉御設壽尊於殿東楹少南設坫於尊南加爵一有司設上下群臣酒尊殿下東西廂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其位仗衛仍立俟上壽

百官立班如朝賀儀侍中版奏中嚴外辦聞鳴鞭索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東房（樂作）帝即坐扇開（樂止）贊拜畢光祿卿詣橫街南跪奏具官臣某言請允群臣上壽興侍中承旨稱制可少退舍人曰拜光祿卿再拜訖復位三師以下就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拜舞三稱萬歲大尉司徒詣壽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大尉搢笏執爵詣前跪進帝執爵大尉出笏俛伏興少退跪奏文武百寮大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降復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舉公

等觴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序立大尉自東階侍立舉第一爵（和安樂作）飲畢（樂止）大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贊拜舞蹈稱萬歲如上儀侍中進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延王公等升殿俛伏興降復位侍中承旨退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等升殿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公王等詣東階升立於席後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以進帝舉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飲訖殿中監受爵（樂止）群臣升殿就橫行位舍人曰各賜酒贊者曰拜群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大官令行酒搢笏受酒（宮縣作正安之樂文舞入）

（立宮架北）觴行一周凡行酒訖並大官令奏巡周（樂止）尚食進食升階以次置御坐前又設群臣食訖大官令奏食徧（大樂丞引盛德升聞之舞入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三爵群臣立席後（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飲訖（樂止）殿中丞受虛爵舍人曰就坐群官皆坐又行酒（樂作）進食如上儀（大樂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大官令行酒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後侍中進御坐前跪奏禮畢俛伏興與群官俱降階復位贊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鳴鞭之（大樂令撞黃鍾左五鍾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大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舊制朝賀上壽帝執鎮圭至是罷不用）

御馬儀注改於元祐八年大常博士陳祥道言貴人賤馬古今所同故覲禮馬在庭而侯氏升堂致飾聘禮馬在庭而賓升堂私覿今元會御馬立於龍墀之上而特進以下立於庭是不尊賢才體群臣之意請改儀注以御馬在庭於義爲允

常朝之儀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群臣百官

皆在謂之常參其後此禮漸廢後唐明宗始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參（赴文德殿謂之押班其日御日赴皆曰常參其垂拱文德皆曰正衙）宰相一人押班其朔望亦此殿五日起居則於崇德殿或長春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長春即垂拱）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以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望參官遂爲定制

正衙常參之制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每日赴文德殿立班宰臣一員押班群官見謝辭者皆赴正衙其日文武班尚書上將軍以下並先序立於殿門之外東西相向（文班一品二品不叙立）正衙見謝辭者立於大班之南右巡使立正衙位南北向臺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就揖班位再揖（三院不全則不揖）揖訖臺官班左巡使先入各就位（左右巡使立鍾鼓樓下左巡使奏武班右巡使奏文班如只巡使一員即就入班南立罷奏如俱闕即於臺官或員外郎以下差攝）次兩班及右巡使入次見謝辭官入次兩省官入（兩省官自殿西偏門入於右勤政門北偏門立候文武班將至循午階就位）次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宰臣出東上閤門就位通事舍人一員立於閤門外北向四色官立其後舍人通承旨奏勅不坐四色言應喏急趨至放班位宣勅在位官皆再拜而退其應

原缺第二十一葉

責放降授，並謝行軍副使，仍辭京朝官，貢舉務解畢者亦見

垂拱殿起居，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幷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閤門使以下（呈進日者）次三班使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皆令內朝起居者）次內殿當直諸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內殿直散員散旨爲散都頭金槍班等）次長入祗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駙馬都尉（佐刺史以上者綴本班）次諸王府僚次殿前都軍使都頭次皇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次行門指揮使率行門起居（以上並內侍贊唱）如傳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內監庫藏朝官諸司副使內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入）次親王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軍放至副都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觀察使次團練防禦使刺史次侍衛馬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謝班入如御崇德殿（即紫宸）即樞密使以下先就班候升坐（諸司副使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餘皆北面長春殿階北面）宰相參知政事最後入（以上並閤門贊唱）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樞密使以下皆舞蹈早朝則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

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大兩省以上領務京師有公事許即時請對自餘受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則聽先進取旨其見謝辭官以次入於庭凡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出使延慢或未升朝官或止拜於門外自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以上得拜殿門階上及升殿止拜御坐前餘皆庭中班次）惟宰相親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喚餘皆側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辭即不舞蹈見即將相升殿問聖體其賜分物酒食及收進奉物皆舞蹈稱謝幕職州縣官謝辭即判銓官引對兼於殿門外宣辭戒勵凡國有大慶瑞及出師勝捷樞密使以下入賀致辭閤門使宣答宰相致辭宣徽使宣答如賜酒即預坐官後入作樂送酒如曲宴之儀

按宋制正衙曰參曰常參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天僖中禮官因唐故事詳定雙日前後殿不坐單日視事五日起居曰六參又曰四參六字之義未聞其四參之注曰四參官謂宰相侍從武臣正任文臣卿監員郎監察御史以上大起居七拜凡常起居兩拜而已遇休假三日以上應內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

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曰過正衙起居辭見畢卽移御坐臨軒視事旣退復有奏事或閱器物之式者謂之後殿再坐

入閤之儀本於唐制天子日御正衙以見群臣必立仗衛朔望薦食陵寢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乃自正衙喚仗由宣政西門而入是謂東上閤門群臣俟於正衙者因隨以入謂之入閤

太子與百官相見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宮官自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宴會位在王公上與師傅保相見太子西向三師東向三少位於三師之南稍却俱東向北上皇太子再拜師傅答拜（若惟三少見則三少先拜）

明正旦冬至百官朝賀儀（洪武二十六年定）前一日尚寶司陳御座於奉天殿及寶案於御座之東設香案於丹陛之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內之東西北向其日清晨錦衣衛陳鹵簿儀仗於丹陛及丹墀之東西設明扇於殿內東西列車步輦於丹墀東西相向鳴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陳大樂於丹陛之東西北向儀禮司設同文玉帛案於丹陛之東金吾衛設護衛官於殿內及丹陛

之東西陳甲士於午門外奉天門外及丹陛東西錦衣衛設將軍於奉天門外丹陛丹墀及奉天門列旗幟於奉天門外東西典牧官陳馬犀象於文武樓南東西相向司天監設司晨郎報時位於內道東近北立糾儀御史二人於丹墀北東西相向內贊二人於殿內外贊二人於丹墀北東西相向設傳制宣表等官位於殿內東西相向鼓初嚴文武官具朝服齊班於午門外鼓次嚴引禮引百官由左右掖門入詣丹墀東西北向立鼓三嚴執事官詣華蓋殿伺候內官跪奏皇帝具衮冕陞座鍾聲止儀禮司官跪奏各執事官行禮贊五拜禮畢贊供事執事官各就位儀禮司官跪奏請陞殿駕興（中和韶樂聖安之曲）尚寶官捧寶前行導駕官前導扇開簾捲尚寶置寶於案（樂止）鳴鞭報時雞唱曉對贊唱排班班齊贊禮唱鞠躬（大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進表（大樂作）給事中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中（樂止）內贊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訖俛伏興唱宣文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簾前外贊唱衆官皆跪宣表訖內外皆唱俛伏興平身序班卽舉表案於殿東外贊唱衆官皆跪代致詞官跪於丹陛中致詞云具官臣某等茲遇（正旦則云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應乾納祐

奉天承昌賀訖外贊唱衆官皆俛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傳制官詣御前跪奏傳制俛伏興由東門靠東出至丹陛之東西向立稱有制贊禮唱跪百官皆跪宣制（正旦則云履端之慶冬至則云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贊禮唱俛伏興平身（樂止）贊搢笏鞠躬三舞蹈贊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呼曰萬萬歲凡呼萬歲樂工軍校齊聲應之贊出笏俛伏興（大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儀禮司官跪奏禮畢（中和樂作奏定安之曲）駕興尚寶官捧寶導駕官前導至華蓋殿（樂止）引禮官引百官以次出

沈國元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批答皆臣下代言洪武既革丞相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有所批答皆命翰林儒臣面奏取旨御前當筆旨出即所書天語尚濕也永樂洪熙每朝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人也宣德始許楊士奇等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御筆紅書批出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正統委權王振乃及土木之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總覽乾綱幾復國初之舊正德大類正統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面議則傳旨處分不待批答）或誤以條爲調謂調和之義非也

掄按宋史稱舊制宰臣上殿坐論大政范質等與太祖皆出周臣心有不安請用劄子取旨坐論之禮遂廢延及前明雖宰臣進見必跪而後言弘治中劉大夏至於跪久不能起廻思坐論古之道也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禮樂通考卷十六　　武進胡[illegible]

軍禮第四

大宗伯曰以軍禮同邦國（使邦國同心同德）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勤勞食用）大田之禮簡衆也（田獵也簡閱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役興作）大封之禮合衆也（封封國）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又因井田以爲封建因封建以制軍旅於是田賦定穀祿均而蒐苗有時興作有制皆爲軍禮而井田封建乃制軍之本也

軍禮今亡故以周禮爲主而諸經傳各以類從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氏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以天下輿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卷石之多曰山竹木所生曰林水流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林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千里曰畿溝穿地爲險阻也封起土爲界也溝下而封上也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生物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爾雅疏曰山產也產生萬物也又宣也宣地氣也方不流動也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鄭氏曰膏當爲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櫜韜津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專而長猶言條而長也爾雅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

皙白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庳卑同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疏曰十二土謂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日月日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土王公之

所國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猶事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酒而不治曰藪或云大澤曰藪陂而灌溉者曰浸）

〔禹貢〕淮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

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

〔爾雅〕江南曰揚州（揚州在職方爲第一在禹貢爾雅皆第五）吳越之間有具區（爾雅十藪具區其第六也在禹貢爲震澤）

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丹朱砂）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

〔爾雅〕漢南曰荊州楚有雲夢（十藪第五。○荊州職方第二禹貢第六爾雅第四）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六擾卽六畜。○豫州職方第三禹貢第七爾雅第二）

〔禹貢〕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

〔爾雅〕宋有孟諸（十藪第四）鄭有圃田（十藪第九）河南曰豫州。

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

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禹貢〕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於汶達於濟（青州職方第四禹貢第三）

河東曰兖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禹貢〕濟河惟兖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

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

〔爾雅〕河間曰兗州（兗州職方第五禹貢第二）魯有大野（十藪第一）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雍州職方第六禹貢第九爾雅第三○兗州於爾雅第六）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

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爾雅〕河西曰雝州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幽州職方第七爾雅第八）

〔爾雅〕燕曰幽州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衡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冀州職方第八禹貢爾雅皆第一）

〔爾雅〕兩河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職方無徐州梁州營州）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

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於淮泗達於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禹貢無幽州并州營州）

〔爾雅〕濟東曰徐州齊曰營州（爾雅無青州并州梁州）

舜典肇十有二州蔡傳曰十二州冀兗青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時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

東北恒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之東北遼東地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亦止九州而無徐梁營則是爲十二州不久也

右天下輿地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測猶度也土猶地也深謂日景也景與影同）

典瑞土圭以致日月四時封國則以土地（土猶度也）

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測土之法夏至日中樹八尺之表於潁川陽城其影長尺有五寸合於土圭則爲日影之正而其地爲天下中日影每千里而差一寸日南者測日影於陽城之南也去陽城南每千里而短一寸而其地多暑測日影於陽城之北每千里而長一寸而其地多寒測日影於陽城之東千里則方午而景已昃則地偏於東而多風測日

影於陽城之西千里則既午而影未中則地偏於西而多陰

鄭氏曰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疏曰萬五千里者影一寸差千里尺有五寸則萬五千里也四遊升降三萬里之中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以縣水望高下以平其地）置槷以縣視以景（槷臬同所謂槷八尺之臬也）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

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國謂州也）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此與孟子合而與周禮不同）

朱子曰此恐只是諸儒作如此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

陳氏曰鄭氏歷指公卿大夫士與致仕者幷王子弟以實所班九國二十一國六十三國之數皆臆說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南北之塗曰經東西之塗曰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方各百步）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雉長三丈高一丈）

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環塗謂城之塗）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在大司馬謂之九畿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右邦國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

都鄙之說先儒皆不足據今以周禮經文考之則都鄙者邦國之屬邑以後世言之則邦國者京師及各省也

都鄙者直隸及各省之府州縣也謂之都鄙者以其附郭則曰都以其界限則曰鄙蓋天子諸侯所居曰邦國天子則附王城百里爲六鄉二百里爲六遂鄉遂之外謂之都鄙諸侯則三鄉三遂其外亦謂之都鄙周禮每言邦國都鄙者舉其內言之則曰邦國而鄉遂在其中矣舉其外言之則曰都鄙而郊野在其中矣蓋邑謂之都所謂大邑曰都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是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注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自郊至坰皆在都之外鄙之中也造都鄙者治郊野也邢昺曰自郊以下雖遠近高下其名不同野爲總稱故通謂之野

右都鄙

大司徒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鄭司農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附王城百里爲六鄉六鄉之中設比閭族黨州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鄭氏曰都鄙制井田異於鄉遂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井牧者隰皐之地九夫而爲牧二物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九夫所治方里之田此制小司徒經之匠爲溝洫相兼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通爲匹馬者一通之地出戎馬一匹也通有九十夫而云三十家者賈氏以爲地有一易再易及宮室塗巷當三分去一故云三十家也未詳是否士甲士徒步卒）

〔左傳〕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數閱也）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鳩藪澤（九夫爲塲八塲而當一井）辨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表淳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數疆潦（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規偃豬（九夫爲偃四偃而當一井）町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牧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井衍沃（九夫爲井一井而當九度）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修治其賦稅）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漢書〕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虞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爲三甲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鄭氏曰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

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別內外耳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廛謂五畝之宅萊謂休不耕者所謂易田也

項氏曰田有汙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則有多寡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中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塗同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發土於上故名伐也田謂一夫所受方百步）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都鄙制井田異於鄉遂）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所必注）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衆所利涉）

掄按五溝五塗。卽孟子所謂經界。而商鞅所開之阡陌也。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陌。南北爲阡。朱子曰。二說不同。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言百也。遂洫從而經塗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經涂爲陌矣。阡之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因其橫從而命之也。

〔漢書〕理民之道。著地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出在野。冬則入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何休曰。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里正旦開門坐塾上。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相從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聞於天子。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矣。

右井田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也胥伺也軍旅以討罪田獵以簡衆役作以興事追胥以禦寇貢賦以輸公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氏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爲其中也可任謂可任使令者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羨存而不用也竭作盡起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大事謂其常大故謂其變餘子卿大夫之庶子致之守衛王宮亦竭作之意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牛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任地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官府所居也凡稅輕近而重遠者近則多役也布所謂布縷之征也里二十五家也粟所謂粟米之征也夫三爲屋征所謂力役之征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無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或問載師云里布閭師則云夫布前重後輕何也朱子

曰載師之法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閭師之法待庶民也載師宅不毛田不耕爲其爲亭臺池囿之屬也庶民無職事者是其家所養浮泛之民也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文定公傳〕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惟恐民食之不給也

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後世反是而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成公元年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四丘出長轂一乘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也周制一乘三甲出於四丘今作丘甲是丘出一甲但未知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國用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國爲

右賦稅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一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東萊呂氏曰國事莫非政獨戎事稱政何也天下無事

寓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百事得所施是政所從出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鄉出一軍州出一師黨出一旅族出一卒閭出一兩比出一伍天子六軍取於六鄉而足矣

盱江李氏曰此六鄉爲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則有十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迭用者則常六軍耳

黄氏曰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也平時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取於諸侯是爲大合軍

鄭氏曰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皆不特置選於六官之吏而兼官焉

李氏曰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更制皆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

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是先王足兵而未有兵也軍壘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群眠類坐而補塡亡之不暇是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葉氏曰制軍雖屬大司馬而五官與有事焉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國子宿衛屬冢宰虎賁宿衛屬司馬師保四翟之類既屬司徒又屬司冦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倅又屬司馬此兵衛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屬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屬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戒軍則受於司馬鄉師受役要又考辟於司空此畿兵之權散出也古者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討兵則遣使以一牙璋發之權又屬於天子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周衰司馬世官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則兵情聚兵專將則將驕唐人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則寓農於兵其意異矣又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能無患惰且驕與

按兵權固不可不散不散則權臣跋扈而任將又不可不專不專則牽制易敗有國者愼之哉

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一）設儀辨位以等邦國（二）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三）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四）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五）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六）簡稽鄉民以用邦國（七）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八）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九）○以九伐之法以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一）賊賢害民則伐之（二）暴內陵外則壇之（三）野荒民散則削之（四）負固不服則侵之（五）賊殺其親則正之（六）放弑其君則殘之（七）犯令陵政則杜之（八）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九）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四時皆因田獵以習戰也凡師入曰振旅春以入爲名恐其妨農示不用也旗致者招集其下示戒令也平猶正也列陳行列也鐸大鈴也振以通鼓鐲鉦也形如小鐘鳴以節鼓鐃小鉦如鈴無舌有柄鳴以止鼓路貢皆大也晉進也王侯以大爲名軍將以進爲義凡執人爲執之也提亦鼓名有曲柄提而擊春田曰蒐有擇取之義貉禡同祭始造軍法者立表以祭故名表貉也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謂所當田之處也弊猶止也春田焚林而蒐以火止爲節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講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防界也）置旃以爲轅門（通帛曰旃）以葛覆質以爲臬（質即臬也以葛覆之恐傷馬足也）流旁握（車兩旁各去門邊一握）御轚者不得入（轚挂礙也御車挂礙不善御矣）車軌塵（塵不起）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取禽衆多）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殺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之貴仁義賤勇力也（蒐搜也搜取不孕者）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以其名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礿夏祭宗廟之名春田爲祭社夏田爲祭宗廟）

茇舍草舍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撰讀曰算數也帥以門名者古者軍將爲營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各以所處地名之縣鄙以下皆類此夜事夜守戒之事也夏田曰苗爲苗除害也

小雅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七章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曰不驚驚也不盈盈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者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擇取三十焉疏曰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肩腢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爲上殺以爲乾豆而供宗廟也射右耳本者亦自左膘射之達右耳本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爲次殺而供賓客也射左股髀而達於右脇䏱下中脇死最遲肉益惡故爲下殺而充君庖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業者足以觀矣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獮先上聲）

獮殺羅網弊止也秋田用網盡殺而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旗弊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摝音鹿駴音駭）

弊仆也摝掩鐸口而振之也闋止也發向前也鼓疾曰駴衆讙曰譟戒鼓象攻敵也發刺象服敵也駴譟象愷樂也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事謂有故合圍四面皆網）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殺旌旂也下猶仆也佐車驅逆之車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孟春）豺祭獸然後田獵（季秋）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以月令推之在仲秋）草

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視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厭音謁）

及師遣將出師也大師天子親征也主軍中所載廟社之主也厭喪冠也

九峯蔡氏書傳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

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夏啟親率六軍而又大戰於甘則有扈之怙惡不臣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大雅常武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六師以除淮夷之亂詩人作此以美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受命卜吉也受成決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曰無遷主則何主曰命主曰何謂也曰將出必以圭幣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以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廟有二主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齊桓公始也

〔史記〕武王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帥也杕杜勞還役也箋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

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行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亦言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左傳〕桓公五年鄭伯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臨哭也大宮祖廟也出車於巷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哭（陴城上俾倪）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許之平。楚軍討鄭荆尸而舉（楚人閱兵日荆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前以旌茅）

（為斥候以探賊之有無乃舉茅以示後之軍衆使慮備之）中權後勁（中軍制謀精兵殿後）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車十五乘為廣亦謂之偏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致挑戰也靡旌疾驅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潘黨請收晉尸為京觀楚子曰止戈為武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以為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崇尚步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使車戰）以什共車必克（以什伍之法當車之用）困諸阨又克（阨又[illegible]）請皆卒（盡去兵車為步卒）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疏曰五陳者兩伍專參偏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此車乘之名也此傳去車用卒亦有此名○此言兵車用步戰之所自始也）

〔曲禮〕兵車不式（取成猛）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武車即兵車德車乘車也綏不結也）史載筆士載言（言謂所受之命）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因所有以示軍衆所謂前茅慮無也青旌青雀之旌乃水鳥也鳶鳴則風生塵埃起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皆畫於旌而載之）行（凡軍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朱雀者南方七宿之總名北玄武東青龍西白虎亦皆倣此招搖北斗杓端星也斗居列宿之中故中軍象為旗以指揮行陳也繕補緝也怒威武也）

〔管子〕卒伍整於里軍旅振於郊內教既成令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莫之能禦也

〔史記〕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山曰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也（此後世騎兵之始）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同律猶言律呂）

兵畧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師曠對晉平公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右軍旅

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

王車曰路王路以玉飾路也鍚馬面當盧金爲之詩所謂鏤鍚也樊讀爲鞶馬大帶纓馬鞅也（五采一匝謂之就）

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金路以金飾路也鉤亦以金爲之所謂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鞶有纓也

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骨飾之

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革路鞔以革而漆之也龍當爲駹雜色也條當爲條

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鞔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翦淺黑色鵠亦言其色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平聲厭厭同握幄同）

重翟重翟羽爲車蔽也鍚面卽鏤鍚也總著馬勒當兩耳與兩鑣繢爲之厭翟不重而翟羽次相壓也翟車有翟而不壓安車無翟也旁帷曰容上覆曰蓋（王之喪車五等見喪禮）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夏色如夏翟也篆刻也畫五采而加刻也夏縵畫而不刻墨車黑漆而不畫棧車素質而不漆役車則又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精曰良粗曰散

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其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萃倅同副也苹音平）

橫陳曰廣車補闕曰闕車對敵自蔽曰苹車馳敵致師曰輕車皆兵車也

考工記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梓周人尚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陶瓦器至質也匠爲木工則漸文矣梓則木之美者則又文矣輿則盡飾之器文之至矣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柲柄同迆音倚邪倚也）

軫一名收輿身四旁主木也四尺者軫之高去地四尺也軫即輿也專舉四旁謂之軫通謂軫中謂之輿軫以收斂所載謂之收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

古登陁也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戚音蹙陁音矢）（乘去聲轐音卜轐音樸）

樸屬堅也微至精善也戚疾已太也終古齊人語謂常也陁坂也言履平地如登高之難也輪心爲轂轂中空內頭爲賢外頭爲軹轂中横木爲軸軸末爲轊其鐵爲轄轄上伏兎爲轐轐上爲軫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抱固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轂居輪中虛中受軸而外以持輻故云利轉輻首聚轂而末以貫牙故云直指牙環於輻而以附地故云抱固

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視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視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幎音覓掣音消）

肉稱質與空處相稱也眼突出貌幬縵轂革裹木革急則廉隅見也

視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綆音

丙蚤當爲爪齵音隅）

輪外護牙曰綆輻入牙曰蚤入轂曰菑牙參差曰齵不匡猶言豈不匡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矩刻而識之也稹緻同藃音耗革不著木而暴起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柞窄也謂受輻處窄也摯危也謂受軸不安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

圜之叻捎其藪（捎音蕭）

叻三分之一也捎亦爲也藪聚也謂受菑之孔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轂長三尺二寸）

賢軹皆束轂之鐵環也轂中大而兩端小賢近輻故大軹在轂端故小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音促）

篆刻也刻以受賢軹也革輓曰幬負幹著木不浮廓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外內者一車兩輪皆在軫外近軫則爲內也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抏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竑猶量也弱卽菑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

於近牙之處殺之也溓粘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骹音咬槷音涅）

輻近轂處曰股近牙處曰骹揉者炙之以齊其陰陽平者沉之於水以均其輕重牙得謂蚤鑿相得也槷者涅物於孔以補茸之蜀人謂之撥也足槷本也

六尺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此兵車乘車之綆若車人職之綆則大車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杼削薄也侔平均也摶圜厚貌甐動也鑿輻入處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視其圜也矩之以視其匡也縣之以視其輻之直也水之以視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視其同也權之

以視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規之以下總結轂輻牙之制以終爲輪之事也矩古文作萬匡猶方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桯音盈信伸同）

車覆曰蓋蓋斗曰部蓋杠曰桯其上貫部中而下入於桯中者謂之達常亦謂之部柄桯長八尺謂達常以下

所謂四尺者二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十尺人可立乘也杈猶分也尊猶高也蓋斗上隆高一分也弓蓋橑也若屋之榱傘之骨散布於四週而其端聚於部也鑿部上受弓孔也部厚一寸弓孔四分上空二分下空四分不居中也深孔以內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近部平處謂之股其下殺者謂之宇曲宇曲之末謂之蚤股圍欲粗蚤圍欲細故去三之一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近部為上弓末為宇霤以流水如屋之霤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已猶太也蓋崇十尺弓殺二尺則宇崇八尺人立於車使不蔽目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冒覆出而蔽目紘不安而以組繫也殷中也壟上曰畝非馳車之道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輿車皆謂車之身軫中而載物者也在中而載物者為車亦曰輿負輿以踐地者為輪橫前軛馬者為衡三者皆六尺六寸則相稱矣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隧車深也從前至後為深自左及右為廣以六尺六寸而去參之一則深四尺四寸也式軾同橫於車中一前二後之間有所敬則撫而馮之者也較者軾兩旁上出之木也

六分其廣以其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較軹轛皆軾兩旁木也立而上出於式者曰較立而在式下者曰轛橫而在轛下者曰軹式軹與轂軹名同實異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王齡曰直杉輆之屬依附曰繼式軹之屬如生如木之生於土如附如枝之附於幹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居積并雜摧折絕斷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弇斂向內也侈縱向外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美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輈卽轅也長短曰度尺寸是也相宜曰理美利是也國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深者穹窿上曲高其轅端以就馬也無疵則美體堅則久易轉則利

軏前十尺而策半之

自軾至前軫謂之軏轅在軏前十尺足以駕馬也五尺

之策足以御之。軏上加板謂之陰詩傳所謂揜軏是也疏曰陰揜軏者謂與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軏故謂之陰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擇可勝任也正直也輈在車爲直衡橫也衡在車則橫輈自軏前十尺自軏至後軫四尺四寸通長十四尺四寸衡長同於車廣六尺六寸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

軫間卽車廣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

當兔亦名伏兔亦名轐亦名輹上以承軫下以縛軸者也故又稱軸縛又稱車下縛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轅前持衡處曰頸轅後承軫處曰踵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孫順也弧木弓也言揉輈之深欲其順理而無若弧弓之過曲而太深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旣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大車駕牛車也摯輊同謂輈前俯也登謂登阤

是故大車平地旣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阤音矢阪也高也）

伏其轅牛壓轅也縊其牛轅壓牛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緧音秋）

任猶力也邸轅下也緧猶紂也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頎音懇）

頎典堅忍貌注光澤貌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而與馬謀退而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

弧而無折不過深也經而無絕不過淺也謀意相喻也楗蹇同疲倦也左車左也兵車則御者居左乘車則尊者居左契需疲弊貌

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疏曰兵車御者居左主習旋廻之事勇力之士在車右主持兵以擊刺將在鼓下居車之中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勸助登進也言馬力雖竭輈能助之以取一進也

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

灂（音醮）漆文也環漆之文理如環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敬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爲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鄭氏曰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踶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髮皓落曰宣半矩尺有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取名於此

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欘（張玉反）斲斤柄柯斧柄磬折人身帶以下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所定之數也宣欘磬折取諸身以爲法欘柯取諸物以爲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度物安有不中者哉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

一爲之首

柯本斧柄因以爲度首六寸卽斧也柯其柄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

大車之轂徑尺五寸

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渠卽牙也三柯爲九尺三其三柯爲二丈七尺王氏曰牙名渠者揉木而包衆輻如渠之受衆水而流行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澤泥苦其太安山險苦其太動

行澤者反揉行山者仄揉

反揉者木心在外欲其滑澤也仄揉者表裏相依欲其堅忍也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此大車之輪崇三柯者也錯簡在此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柏車即論語小車即兵車乘車也轂長一柯即所謂暢轂也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

牝服未詳

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羊車宮中車也按晉武帝宮人酒鹹於地以引羊車則宮車之說是也但不知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爲云何耳

柏車二柯則言輪崇也

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

未詳

轍廣六尺鬲長六尺

鬲軛也轅端壓牛領者

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疏曰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注曰軏者轅端上曲鉤衡疏曰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揄按輗軏說文皆作轅端持衡者又按六書正譌轅端橫木即衡也輗軏乃持衡者則轅端橫木即是衡轅端上曲即轅端縛軛即是軛鉤衡亦是軛軛之爲言厄也厄牛馬之領以行車也蓋橫木於兩轅之端謂之衡用厄牛馬之領謂之軛大車之軛謂之輗小車之軛謂之軏縛軛者縛於牛領惟軏亦然鉤衡者軛鉤於衡也惟輗亦然此互文也

右車制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物猶等也賈價同

綱惡馬

綱維也惡馬泛駕維之使馴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旬十日也更猶償也任用未及十日而死者養之不善也故必如其毛齒以償之若用過旬但入馬耳以驗其死而償一降等之馬而不苟求齒毛若過二旬則不更矣任載也以載之輕重行之遠近齊其勞逸

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原再也物無兩大蠶與馬同氣恐蠶盛則馬衰故一歲不得再蠶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馬極善曰種等而下之駑爲末等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一馭夫

兩馬曰麗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馬一廄爲閑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特居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也馬祖天駟房星也執駒不使近牝也先牧始養馬者攻特不使牝牡雜處也馬社廐牧之土神也臧僕勿秣之神也馬步行神也獻馬獻成數也講習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幣馬

毛者齊其色幣馬庭實也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馬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凡國之使者供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物者齊其力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稅）

六節行止進退馳驟居謂牧庌廄閑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相去聲賈音古粥音育）

相相獸醫也布貨財也

牧師掌牧地皆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仲春通淫掌其政令

焚牧則勾萌茂通淫則孳息蕃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駣音兆）

阜馬飼秣以時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習其馳驅也攻駒治其蹄齧

也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而無動搖圉馬以圉就其牢籠而無縱逸

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員選猶言善選校人主選馬而廋人較正之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庌音許）

冬寒以蓐藉馬春則除之釁廄防疫也始牧始出牧也

庌庇馬使凉也

右馬政

司常掌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日月取其照交龍取其變通帛取其純雜帛取其文（[illegible]）

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摯龜蛇取其靜全羽取其全析羽取其精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就其號

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

右旌旂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陳氏樂書曰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爲君也鼓之有金猶律之有呂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音焚 鼛音羔）

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以下皆兩面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鳴以和鼓國語鳴以錞于是也鐲鉦也形如小鐘鐃小鉦如鈴無舌有柄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鼜音戚）

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長樂陳氏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鼓人救日月則以雷鼓詔王亦天事也冥氏攻猛獸則以靈鼓敺之亦地事也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亦人事也

右金鼓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鄭氏曰五兵擊兵刺兵短兵鉤兵斬兵也擊兵曰殳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鋒曰戣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四也鉤兵曰酋矛曰夷矛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也小戎詩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蒙伐有苑註稱中干設車所建三也旅賁所執四也舍設藩盾五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椹音斟豻音岸）

椹質以木爲射的也弧弓最勁故射甲則貫革其侯則木爲之夾弓以下以漸而柔而侯皆從其強弱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弩無王弧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八矢六弓之名義不敢强解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

成規者據弛弓反曲而言也合九而成規者合九弓而形始成圓材良則不甚反曲也合三而成規者合三弓而形已成圓反曲多也句者形曲如鉤不三弓而成規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遠言矢所至疾言矢之行深言矢所入三者皆於射驗之和者合而不匡固者韌而不斷受霜者堅而不液三者即弓驗之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

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近根（相鄉並去聲）

陽猶清也鄉猶近也

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

勢謂形勢有曲則反之也無曲而直則厚之故能深

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昔當作錯）

紾錯紋理舛錯也險中角裏受傷也

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䐡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勢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

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㓹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㓹腦同休煦也畏弓把及弓弰之中也牛戴牛者所戴之角亦抵一牛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瑕膠文也

鹿膠青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餌色如餌也昵黏埴也方比也言凡黏埴之物不能比

此六膠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

簡勁也結緊也

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全然後可以爲良

敝治之熟也測清明也沈堅實也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一年者自析幹至被弦中間隔一年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

峻弰間方骨柎把中側骨也敝畏下近弰而敝薄者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帤袇同弓中裨曰袇謂幹上帮木如袇也需輭也約絲纏之也侔均也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贏過也燂傷於火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中參引弓既滿則矢與兩峻三相稱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請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鋝音劣斞羊主反）

力有三均者若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也侔鋝邸斞皆等量相和之意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中下謂人之形體勇力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謂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謂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言人與弓宜以有餘不足交相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弛弓所曲爲往張弓所曲爲來侯謂布侯革皮侯也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

灂漆之文理也無灂者精細若不見也

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背手猶言合手蕡麻性直斥蠖蟲曲弓之文理似之

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轂音古覆音福）

和猶調也轂拂也將射必先調弓故拂而摩之詳察曰覆極審曰至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一前二後者金最重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笴厚爲之羽深（殺去聲笴音槀）

笴矢幹也深濶也厚徑也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風疾亦弗之能憚矣（比音避）

水之者陰則沉陽則浮也比卽括也括比於弦而發故名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音完）

刃矢鏃也鋌刃足入笴者垸輕重之名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視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視其鴻稱也（趮音躁）

趮旁掉也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

生無瑕蠹也摶圜同栗色如栗也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廬攢竹爲柄卽所謂柲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飮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鄭氏曰壯健宜長兵憊羸宜短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鉤蜎音袁椑音皮校音絞）

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彈掉也蜎橈也亦掉也椑不彈也摶不蜎也鄭圍手所操也校疾也同彊上下同也傳著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凡矜八觚而把中圜也晉猶搢也謂矜所插也矜卽柄也首殳上鐏也刺矛刃胷也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輊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齊者以錫和金也錫多爲下金多爲上聲鍾錞之屬量區鬴之屬鎛錢鎛之屬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而無惡

削書刀也古者用竹簡先灼以火而以刀刻之所謂會之削也

冶氏爲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已見前）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戈句孑戟也內胡接柄者也胡枝曲旁出者也援本直而上達者也已太倨直句曲也重六兩曰鋝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三鋝

戟雙枝戈也凡刺兵一鋒直出曰劍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曰戣倨句中矩者兩相向勢稍方也

剌郎援之刃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

臘謂兩刃也兩從劍脊兩面殺趨鍔鍔郎鋒兩廂俱然故云兩也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莖在夾中郎劍鐔也夾劍柄也中穿之也設其後稍大之也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莖長六寸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音注）

屬甲之札葉相連續也革堅者札長則屬少合甲者削去革裏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堅則久

凡爲甲者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容身材也上旅要以上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視其鑽空欲其惌也視其裏欲其易也視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視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空孔同惌音遠齘音械）

惌緻密貌朕縫痕也櫜韜也齘參差也謂札葉不支撑也

視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視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變便於運動也

右兵甲

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以鑄金人致堂管見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者暴君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功德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諸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

甸縣都之大數焉於是有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

反以亡秦爲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弱制强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者然後極也自秦廢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漢書春秋戰國稍增講武之禮至秦更名角抵戲而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戰國之傑士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强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孫吳爲宗時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尚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昏亂之國則可變而詐也夫仁人爲下所仰猶子弟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何可詐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

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事大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陿阨其使民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盗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夫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强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

齊桓晉文之兵可謂有節制而未本仁義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皐陶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陳師誓衆而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存亡繼絕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泣請救秦爲出兵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夫秦因

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險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以并天下士民不附遷爲仇敵衆共叛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孫吳商白身誅功滅報應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歲時講武元帝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

漢初懲亡秦孤立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爲淮南渡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蕃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諸侯也然末流致濫淫荒橫逆故文帝采賈生言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

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令設附益之法（仕於諸侯曰左官貶之也古者尊右而賤左附益取冉求附益季氏之義言不得附益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微無所忌憚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綬惟恐在後豈不哀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外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

騎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尼貙劉祠先虞

晉志古者四時講武皆於農隙西漢承秦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亦稱都肄東漢以立秋之日貙劉魏晉但以立秋擇吉日大陳車騎號曰閱兵凡閱兵魏武親執金鼓以令進退晉武大閱不親執也

唐皇帝親征纂嚴於太極殿陳革路列黃麾仗皇帝服武弁侍臣將帥從行之官皆平巾幘袴褶乃類於昊天上帝如郊其宜於社造於廟皆各如其禮而一獻軍將飲福於太廟皇考之室其凱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軍實陳於其後其觧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若禡於所征之地陳甲胄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於其後皇帝服武弁群臣戎服三獻瘞而不燎載於國門右校祭兩軹及軷前乃飲授爵駕轢軷而行其所過山川遣官告以一獻

遣將出征皆有司行事

仲冬講武於都門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

爲和門又爲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爲三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五十步爲軍進止之節別墠地於北廂南面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墠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笛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爲直陳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至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二刻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革路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北門至兩步軍之北南向黃門侍郎請降路乃入大次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西侍臣左右立於大次之前北上九品以上皆公服東西在侍臣之外十步所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北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北上駕將至

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西方北方立於西北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 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其中軍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騶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圜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

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制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

皇帝狩田亦以仲冬彷彿周制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後世惟府兵得其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子孫不能守而兵之大勢凡三變其始盛時爲府兵府兵廢而爲彍騎彍又廢而方鎭之兵起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禁軍弱方鎭強而唐亡矣府兵起於宇文氏之相西魏而備於隋唐其制無事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方鎭表曰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開元以前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宿衛不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廢祿山反皆不能受甲

太宗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又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帝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公等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强公茅土耶范氏曰柳宗元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以自古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衰并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强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

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此可謂巧言亂德）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尊賢慎擇守令何必封建爲盛哉致堂管見曰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詳考鹵莽甚矣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

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代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絶此仁至義盡而出於人心之同然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諸侯王未萌之惡豈可以例禹湯文武之所爲哉三代盛時諸侯入爲三公或釋位以間王室之難至其

衰也五伯猶攘夷以尊共主凡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以翦商故不敢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爲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天下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卿采地以畫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

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衰秦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賢佐悉沈於民伍而不見用也雖守宰徧宇內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足矣治如唐虞三代亦至矣并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材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强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

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始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後世不封建之短也蘇子又曰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弒之禍夫襲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世襲者設欲救此則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傳世多者三十餘君其篡弒亦不出於文武成康之世安得以封爲爭之端而亂之始與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政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則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爲固不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

宋軍禮以禡爲首而其所謂禡者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

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不用常儀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眞宗擇地含輝門外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臺上設屋搆行宮其

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吉旦帝乘馬從官戎服賜以窄袍至諸軍陣臺前東西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於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詔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騎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畧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畧左陣以還由臺

前出西南隅並凱還以退乃名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宮均容奏樂於樓下復名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

禮樂通考卷十七

武進胡掄

嘉禮冠禮五之一

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飲食亦然饗也但兄弟有客親疏不同故禮節亦異其篇亡矣）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父雖昏冠而其序必冠而後昏故以冠爲先）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賓射者設賓乃射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獻牲曰饗飲食曰燕）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篇亡）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篇亡）

冠義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士冠禮（儀禮十七篇此爲第一賈氏曰儀禮之次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首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

記（凡直稱記者皆記在儀禮本篇之末者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鄭氏曰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以娶有昏禮是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比也）君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

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官之大小進乎德之降殺）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小戴郊特牲大戴公冠篇家語冠頌而士冠禮記在本篇之末今取其一以附各條而諸篇同者不錄）

筮於廟門（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於門東西面（鄭氏曰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也緇帶黑繒帶也素韠白韋韠也）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有司主人之吏）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饌陳也）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右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

在左（還音旋後做此○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主人受視反之（反還也）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與其屬共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外之日）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禮辭一辭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鄭曰鄉飲鄉射皆有賓拜辱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鄭曰布緇布冠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共音恭○病猶辱也）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冠禮諸辭總見篇末今從通解各載本條以便觀覽）

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先戒後筮者先廣戒衆賓此則擇其賢者筮之得吉乃爲之使爲正賓也）冠義古者冠禮筮且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右筮賓（通解曰前已廣戒衆賓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爲正賓不吉則仍爲衆賓不嫌於預戒也）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戒面申之使必來曰宿其不宿者則爲衆賓主人服朝服也）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

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上文相見而拜此致辭而拜也）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與

右宿賓

厥明夕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厥明夕謂宿賓贊之明日向暮時也爲期定加冠之期也）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賓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告事畢（宗人告也）擯者告期於賓之家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槃匜也今謂之持匜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此洗之在庭者房中之洗不言文不具也）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墻。疏曰冠時先用卑服北上便也）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音妹閤。鄭氏曰此與君祭之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氏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鄭氏曰此暮夕於君之服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士皆爵韋爲韠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項所以固冠者若二弁之有笄也笄以玉若骨爲之缺項以布帛爲之也漢以後笄謂之簪纓垂於缺項紘垂於笄皆組爲之屬猶連也纚所以縚髮者纚邊組側赤也同篋共在一篋也）櫛實於簞（簞笥也）蒲筵二在南（筵席也疏曰二者一爲冠子一爲禮子也）一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無偶曰側蓋一空尊一醴甒也尊將酌醴以醮甒先注醴用以酌尊也甒酒器容酒五斗服北纁裳北也勺所以斟酒於尊也觶亦酒器容酒三升柶狀如匕以角爲之欲其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尌九於反又音均枹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匴素管反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絇其於反繶於力反。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曰屨順裳色者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也繶中紃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紃音旬○舊本自屨用至繶屨在篇末今從通解置之於此）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柎方於反。魁蜃蛤柎注也疏曰以蜃灰柎之取其白耳）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謂以五色絇次而繢也）冬皮屨可也（春秋其帛屨乎）不屨繐屨（繐音歲○[illegible]服用之○通解曰經旣不言屨所陳處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旣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弁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旣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敝猶棄也）

右陳器服

主人玄端爵韠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廟之服也序牆也）兄弟畢袗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謂衣與裳皆玄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如玉藻所稱是也紒所以結髮者通解曰房中南面在所陳器服之東當戶而立也）

玉藻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言童子之禮飾用緇布爲衣以錦爲衣之緣又以錦爲垂帶之紳并絇帶之紐又以錦爲束髮之總而錦之色皆赤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不裘不帛爲大溫傷壯氣也不屨絇未成人不盡飾也）○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教不敢以教人也不出畜德於內不暴於外也）

右卽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於外門之外（疏曰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同服）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

（入廟之賛者隨賓）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曰周左宗廟者祭義與小宗伯俱有此文對殷右宗廟也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為一曲為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通下將入廟門揖為三也）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疏曰碑是庭中之大節故宜揖）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南面（主人賓俱升立相向○疏曰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賓客故異也）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疏曰鄉飲酒主人洗北南面賓洗南北面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也贊者亦從外來但畢不可並故在洗西東面又向賓階為便也此賓之贊者與主人之贊者俱是執勞役之事故先入房中並立待事）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適子冠於阼東序主人位也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立於房外之西待賓命）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疏曰前章六物皆來可知也凡言主人之贊者卽加主人字今不言是賓之贊者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纚（二事皆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皆一者降於初初位東序也）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冠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疏曰右手執項謂冠後耳非頓項也翔謂行而張拱也鶬與蹌同容貌舒揚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一加禮成觀以容體）○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右始加

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再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右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三加祝曰以日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右三加

筵於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所謂醮於客位也）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房中之洗見昏禮側酌醴者以一觶酌醴面前也葉大端也）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戶東也枋與柄同）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薦脯醢（贊冠者）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

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捷扱同又作扱○疏曰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拜故也）○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右醴冠者（醴者以醴禮之也以醴曰醴以酒曰醮皆酌而無酬酢之名也）

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見賢遍反○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入廟由闈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古洽反）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字辭曰禮儀既備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假嘏同）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右字冠者

賓出主人送於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幕席簟為之）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疏曰兄弟位在東方贊者則賓之類故東面也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答之也贊者後出亦當就次待禮也）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右冠者見兄弟姑姊（疏曰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可知故不言）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疏曰以爵弁是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也玄端則兼玄冠矣令更言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為加緇布冠之服冠而弊之故易玄冠以配玄端也）

右奠摯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儷音麗○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錫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與音預○贊者正介也贊冠者副介也蓋贈及正介而以副介為介也）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右醴賓

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緌冠飾也敝猶去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適音嫡阼階東階客位謂戶西也加嘉同）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禮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

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禮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先也

以上士冠禮已具下言禮之變者

若不醴則醮用酒（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君子不求變俗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爲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則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立於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疏曰此與用醴行事一同但立於席西爲異耳俟賓命者爲更加皮弁也通解曰此正醮禮也下兩醮及三醮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也）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避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疏曰撓謂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一醮徹脯醢爲辟再醮之脯醢至再醮不言徹脯醢皆以三醮上唯加俎不加籩豆故不徹薦直徹爵而已故辭三醮不言嘉薦而言籩豆是明文也）加爵弁如初儀

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嚌至齒嘗之）○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楚陳列之貌）

右醮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於鼎設扃鼏（音釋見吉禮）始醮如初（言無所加也）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所加於不殺之再醮者音釋見吉禮）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此所加於不殺之三醮者）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如初者如醴冠者之後冠者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也）

右殺（殺者特殺也蓋冠醴止於脯醢可不特殺欲盛其禮則特殺而其禮有加）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謂諸父）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疏曰紒者卽上采衣紒是也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凡拜北面於阼階上賓亦北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門外○疏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是在外者爲盛也）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禮皆從殺）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疏曰死當言沒且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通解曰不在當兼存沒而言被出而嫁亦是也主人若非宗子則因有無主婦者使人未必母使之也）

右母不在

〔昏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笄而稱字與冠而稱字同）

〔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疏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主賓為笄禮主婦為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鬈音權又居阮反鬌丁果反紒音計○疏曰尋常在家則去笄而鬈首謂分髮為鬌紒也）

〔家禮〕女子許嫁笄（本注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母為主（本注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以牋紙書其詞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冠女作笄吾子作某親或作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已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於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稱後做此）陳設（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賓至主婦迎入升堂（如冠禮但不用贊者主人升堂自阼階）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畧如冠禮但祝用始加之詞不能則省）乃醮（如冠禮詞亦同）乃字（如冠禮但改祝詞髦士為女士）乃禮賓皆如冠（注文悉從本注）

右笄

〔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王肅曰夏之末世乃造為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去幼志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近猶親也）遠於年（祝其壽）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階立於席

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旣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謂賓以下）玄端與皮弁（此復擧下異者以起下文之所以異）異朝服素韠（鞸韠同）公冠四（四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賓也皆同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者謂賓與贊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

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言齊衰以下因喪而冠者非有天子之賜不得改冠而其冠得從變禮之醮而不得從正禮之醴也若斬衰則不得因喪而冠也尙何改冠之有）

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三年之喪謂齊衰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謂服過半而將終也）

左傳襄九年晉侯以公晏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衞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國語趙文子冠（文子名武）見欒武子（名書）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莊子名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大夫稱主）見范文子（名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

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名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不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如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名罃）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善矣是先子之覆露子也

漢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

布進賢次侮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指於高祖廟如禮謁（以據二字未詳）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則進賢緇布為一冠矣今據此志又似兩冠未詳其義）○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辭稱仲春則西漢之冠用二月東漢乃用正月）也

唐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於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席於太極殿中楹之間（莞筵紛純加藻席緇純加次席黼純）有司設次展縣設案陳車輦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武官於縣西六品以下皆於橫街之南北上朝集使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蕃客分方各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於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面西上典儀於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元日）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有司設罍洗於阼階東南設席於東房內近西張帷於東序外殿中監陳衮服於內席東領繼纚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南）又飾莞筵一（紛純）加藻席（緇純）加次席（黼純）

在南尚食實醴尊於序外帷內坫在尊北實角觶柶一各饌陳於尊西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之北）設罍洗於尊東衮冕玉導置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於西階下東面諸侍衛之官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及群官以次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自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奏外辦）皇帝服空頂黑介幘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坐立太師太尉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升自西階立於東階上東面太尉詣阼階下罍洗盥手升自東階詣東取纚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曰坐皇帝坐太尉前少左跪脫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西（東面立）太師降盥受冕右執項左執前升自西階當前少左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位）太尉前少左跪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帝興適東房（殿中監徹櫛纚箱以退）皇帝衮服出即席南向坐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之面葉（立於序內南面）太師進受醴（面柶前北向）祝曰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退（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帥進饌者奉饌設於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太尉取胏一以進皇帝奠觶薦西受胏御左執本右絕末以祭止左手嚌之授太尉太尉加於俎降

（立於太師之南）皇帝帨手取觶以栖祭醴啐醴建栖奠觶於薦東太師太尉復橫街南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太尉出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太子加元服有司豫奏司徒一人爲賓卿一人爲贊冠吏部承制以戒之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有司設群官之次位展縣設案陳車輿皆如皇帝之冠設賓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贊冠位於其後少東皆北面又設文武官門外位於順天門外道東西其日侍中奏請中嚴群官有司皆就位賓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主節持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樂縣東南西面北上侍中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自西房即御坐賓贊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皆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侍中曰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公其將事無辭公再拜侍中舍人至卿前稱勑旨卿再拜侍中曰將加冠於某之首卿贊冠卿再拜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西面賓再拜受節付於主節又再拜中書侍郎取制書立賓東北西面賓再拜受制書又再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賓贊出皇帝降坐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初賓贊出門以制書置於案引以幡節威儀鼓吹及九品以上皆詣東宮朝堂冠前一日衛尉設賓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於其西南又設次門內道西以待賓贊又設皇太子位於閤外道東西向三師位於道西三少位於其南少退俱東向又設軒縣於庭皇太子受制位縣北辯劍席於東北（皆北面）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其餘公服集於重明門外朝堂宗正卿乘車侍從詣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刻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群官有司入

就位設罍洗於阼階東南設冠席於殿上東壁下少南西向賓席於西階上東向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三師席於冠席南張帷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具饌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冕金飾象笏遠游冠緇布冠服亰衣素裳素韠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履襪革帶大帶笏緇纚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莞筵四藻席四又在南良醞令實側尊甒醴於序外帷內設罍洗於尊東實巾一角觶栖各一太官令實饌豆九籩九於尊西俎三在豆北袞冕遠游三梁冠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

一箱，奉禮郎三人各執立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贊冠者（宗正卿爲主人，庶子爲贊冠。）升詣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面立。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綵衣，紫袴褶，織裙，領緣，紳，烏皮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請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請再拜，三師三少答拜，乃就東階南位，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千牛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皇太子乃出迎賓，至阼階東西面立，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賓立於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答拜。賓入，主人從入於縣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賓詣殿階間南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案在贊冠西南，東面。賓執制，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有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某就宮展禮。皇太子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以授皇太子，付於庶子。）皇太子升東階，入於東序帷內。（近北南面立。）賓升西階，及宗正卿（各立席後。）初，賓升，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東階，帷內立於主人冠贊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西面。賓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筵，皇太子進，升筵

西面坐，賓之贊冠者東面坐，脫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冠緇布冠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厥幼志，慎其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皇太子東面立，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適東序帷內，服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跪，脫緇布冠，置於箱，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游冠，右執項，左執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歲，永受胡福。乃跪冠，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適東序帷內，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升筵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遠游冠，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右執項，左執前，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復位。（每冠皆贊冠者跪設纓結纓。）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適東序，服袞冕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纚櫛箱以入。又取筵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南向，下莞上藻。賓之贊者於東序帷內盥手洗觶，興，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授贊冠者於序內，南面。賓揖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北面立，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

厥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皇太子拜受爵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與進諜奏饌設於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韭菹遍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胏卻左手執本坐繚右手絕末以祭止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坐挽手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降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降立於西階之西少南贊冠隨降立賓西南皆東面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及再拜洗馬引太子降阼階立三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皇太子西面再拜三師等各再拜以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賓贊及宗正卿出就位

明皇帝冠禮（洪武三年定）　前期太史院奏制筮日工部製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禮部俻儀注中書省承制命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既筮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告訖

示文武百官前一日內使監令陳設御冠席於奉天殿正中設冕服案於御冠席之南香案又於冕服案南倘賓卿設寶案於香案之南侍儀司設太師太尉起居位於文樓西向設文官起居位於太師太尉起居位之後設武官起居位於武樓之南設太師太尉拜位於丹墀內道稍西北向東上設太師太尉侍立位於殿上御席之西東向設盥洗位於丹陛西陛之下東向內贊二人位於殿上南楹之左右東西相向設文官拜位於丹墀內道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設武官拜位於丹墀內道之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東上設使客位於文官拜位之東北面西上設殿前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武官起居位之北東向設侍從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文官起居位之北西向設宿衛鎮撫二人位於東西陛下東西相向典牧所官二人位於乘馬之前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文武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典禮三人位於前班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在西典禮在東引太師太尉二人位於太師之北西立東向引文武班四人位於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後東西相向引殿前班二人位於引武班之南引使者二人位於引文班之南設殿前班指揮官三人侍立位於丹陛上之西東向光祿寺官

三員位於丹陛上之東西向拱衛司官位於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文官侍從班起居注給事中殿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位於殿上之西東向護衛千戸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於丹陛上北向將軍二人位於殿上簾前之左右將軍六人位於殿門之左右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四隅將軍六人位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侵晨金吾衛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陳五輅於丹墀之南北向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向

陳虎豹於奉天門外東西相向（協律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之南）鼓初嚴侍班舍人催文武百官俱朝服鼓次嚴引班引文武官各依品從齊班於午門外以北爲上東西相向通班贊禮知班典儀內贊宿衛鎮撫鳴鞭殿內將軍殿外將軍俱入就位引班引殿前班指揮光祿卿各依品從序立於起居位東西相向諸侍衛官俱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謹身殿候迎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以序入就起居位引使客立於文班之後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奏請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道絳紗御輿以出侍御導從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和聲郎作樂）

太常博士引樂至奉天殿即御位（樂止）捲簾鳴鞭鷄唱報時訖拱衛司官由殿西門出降西階引班引入起居位通班唱各供事殿前班侍坐班各執事皆就本位引禮引太師太尉先入就拜位引班引文武官俱入就丹墀拜位知班唱班齊典儀唱拜贊禮唱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引禮引太師先詣盥洗位西向立引禮唱搢笏盥手太師搢笏盥手引禮唱帨手司巾以巾進太師帨手訖引禮唱出笏太師出笏引禮引太師由西陛陞引禮退就本位太師至殿西門內贊接引至御席西東向立引禮復引太尉詣盥洗位西向立引禮贊搢笏盥手太

尉搢笏盥手引禮贊帨手司巾以巾進太尉帨手引禮贊出笏太尉出笏引禮引太尉由西陛陞引禮退復位太尉至殿西門內贊接引入立於太師之南侍儀跪奏請加元服退復位太尉進就皇帝席前少右跪搢笏脫空頂幘以授內使內使跪受幘興置於櫛箱櫛畢設纚出笏興退立於西太師進至於御前北向立內使監令就案取冕立於太師之左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監令捧冕跪授太師太師搢笏跪受冕加冠加簪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內使監令徹櫛纚箱御用監令跪奏請皇帝著衮服皇帝興著

衮服訖侍儀跪奏請詣御座內贊贊進醴（樂作）太師進就御座前北面立光祿卿奉醴進授太師太師搢笏受酒至御座前北面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受酒捧進皇帝皇帝受酒祭少許啐酒訖以虛盞授內使（樂止）內使受盞降授太師太師受盞興以授光祿卿光祿卿受盞退太師出笏退復位內贊引太師太尉出殿西門（樂作）降自西階引禮接引就丹墀拜位立定（樂止）引禮退復位典儀唱拜贊禮唱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搢笏鞠躬三舞蹈贊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

呼曰萬萬歲典儀唱出笏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典儀唱禮畢侍儀奏禮畢皇帝興（樂作）警蹕侍從導引入宮（樂止）引禮引太師太尉及文武百官以次出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如正旦儀擇日謁太廟其儀與時祭同見廟之明日百官具公服稱賀畢賜宴於謹身殿並如正旦冬至朝會儀

皇太子冠禮（成化十四年續定） 前期二日各執事官先於禮部習儀次日赴文華殿習儀前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幄次於文華殿之東序鴻臚寺設櫛案於殿北之中設香案於櫛案之南設冠席於殿內之東南向設醴席於其西南向內使張帷幄於東序內設座椅几案裀褥於幄中又張帷於序外陳袍服皮弁服衮服圭帶舄等物各以箱盛置於帷中案上具翼善冠皮弁九旒冕各以盤盛以紅袱覆之置於東階之南案上光祿寺設盥洗所於東階冠案之南稍東設司尊所於醴席之西南司尊者實醴於側尊加勺冪設坫於尊東置二爵於坫進饌者實饌設於尊北諸執事者皆立於其所（教坊司設樂） 是日早上具皮弁服御華蓋殿鴻臚寺奏請陞殿傳制遣官（文武官各具朝服侍班如常儀）制詞曰朕皇太子某冠命卿等持節行禮節將至禮部官詣東序啟皇

太子迎節（樂作）禮部官導皇太子出迎於殿門外持節官捧節入置於案退立於節案之東（樂止）禮部官導皇太子詣香案前（樂作）行四拜禮畢（樂止）持節官同賓贊并宣敕戒等官序立於東南盥洗之次禮部官啟皇太子就冠席（樂作）禮部等官導皇太子詣冠席內侍二人夾侍皇太子即席西南向坐（樂止）鴻臚寺鳴贊贊行初冠禮（樂作）引禮序班引賓贊詣盥洗所賓贊皆搢笏以次盥手訖出笏（樂止）鳴贊二人稍南東西向立賓贊官陞自東階稍西向立（稍下擬漏一字）內侍揭蓋袱（樂作）以盤捧翼善冠陞賓降階一等受之（樂止）賓右手執冠後左手執冠前進皇太子席前

北面立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樂作）賓跪進冠興復位贊者跪正冠興立於賓後（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帷幄易新袍服出禮部官啟復坐鳴贊贊行再加冠禮（樂作）內侍揭盝袱以盤捧皮弁陞賓降階二等受之（樂止）賓右手執皮弁後左手執皮弁前進加前儀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樂作）內侍釋翼善冠賓跪進皮弁興復位贊者跪正皮弁興立於賓後（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帷幄易皮弁服易出禮部啟復坐鳴贊贊行三加冠禮（樂作）內侍揭盝袱以盤捧冕旒陞賓降階三等受之（樂止）進加前儀祝曰

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樂作）內侍釋皮弁冠賓跪進冕旒興復位贊者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帷幄易袞服出禮部官啟復坐鳴贊贊行醮禮禮部官啟皇太子詣醴席（樂作）禮部等官引皇太子降自東階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光祿寺官舉醴卓（樂作）引禮序班引賓贊詣盥洗所賓贊搢笏盥手說出笏陞西階贊者取爵詣司尊所酌醴授賓賓執爵詣席前立（樂止）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畢賓跪進爵鳴贊贊皇太子搢圭受爵置於案（教坊司奏喜千春之曲）次啟進酒皇太子受爵飲訖奠爵於案（樂止）光祿寺官進饌（樂作）饌至案（樂止）饌訖贊出圭徹卓賓贊復位鳴贊贊受敕戒禮部官啟請皇太子詣受敕戒位禮部等官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由東階詣拜位（樂作）引禮序班引宣敕戒官詣皇太子拜位稍東西向立（樂止）稱有制鳴贊贊跪皇太子跪宣敕戒曰孝事君親友於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樂作）贊俯伏興四拜平身（樂止）禮部官捧節（樂作）禮部等官引皇太子送節至殿門外引還東序內侍引還宮持節及賓贊宣敕戒等官復命當日皇太子具冕服謁祭奉先殿（用樂）行禮如常儀畢詣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皇后前謝（俱行

五拜三叩頭禮）（俱用樂）次日早上皮弁服御華蓋殿百官稱賀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就詣文華殿行賀皇太子禮錦衣衛陳設如常儀弘治八年以後同增謁祭奉慈殿（用樂）行禮如常儀嘉靖二十八年定皇太子冠以孝烈皇后几筵未徹先是遣命婦告几筵加告廟之禮既冠謁祭几筵行禮加奉先殿（但不用樂）謁見所生皇妃行四拜禮（亦不用樂）

品官冠禮（洪武三年定）前期擇日筮賓戒賓贊略同古禮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掌事者設洗於堂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

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巾一於篚加冪席於東房內西牖下（無房者張帷爲之）陳服於席東領北上莞筵四加藻席四在南側尊甒醴在服北加勺冪設坫四品以下設篚無坫在尊北饌陳於坫北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於主者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執尊罍篚者皆就位其冠各一箱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東東面北上設主者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西階東面冠者席於主者之東北西面主者公服立於阼階下當東序西面諸親公服非公服者常服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尊者在別室儐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將冠者雙童髻空頂幘雙玉導金寶飾采衫褶錦紳烏皮履（六品以下導不以玉）主於房內南面主者贊冠者公服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者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子有嘉事命某執事儐者入告主者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主者揖贊冠者贊冠者報揖主者又揖賓賓報揖主者入賓及贊冠者以次入及門內行至階（主者立於階東西面賓贊立於階西東面）主者請升階賓曰某脩將事敢辭主者

固請賓固辭主者固請賓三辭主者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向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于洗升自西階入於東房立於主者贊冠者之南俱西向主者贊冠者引將冠者立於房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跪奠於冠者筵南端席北稍東西面立賓揖將冠者賓主俱即席坐（賓主俱即席坐）將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主俱興賓降至罍洗盥手訖詣西主者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授賓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將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慎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青衣素裳之服出房戶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執進賢冠者升賓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恭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出

自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執爵弁者升賓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東向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者贊冠者徹纚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設筵於室戶西南向冠者著爵弁之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主者贊冠者盥手洗觶於房酌醴出房南面立賓揖冠者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奉饌薦於冠者筵前冠者左執觶右取脯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冠者冠者奠觶於薦西以祭冠者坐取觶祭醴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毋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者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既見毋出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

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主者送於內門外主者西向請賓曰吾子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得將事敢辭主者固請賓曰某既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者入初賓出冠者東面見諸親諸親拜之冠者答拜冠者西面拜賓之贊冠者賓之贊冠者答拜訖見諸尊於別室賓主既釋服改席訖賓與衆賓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者出門東西面主者揖賓賓報揖主者先入賓及衆賓從之至階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者立於東階上西面衆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掌事者以幣篚授主者主者授幣篚於賓賓受又以幣篚授贊冠者贊冠者受之俱復位主者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主者送賓於大門外東西面再拜賓出主者入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者紒而迎賓拜揖讓如冠主冠於阼階之下禮賓拜送皆如上儀明日見廟冠者朝服贊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向贊再拜訖引出

士庶冠禮（洪武三年定） 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將冠筮日筮賓皆同品官儀是日夙興張帷爲房於廳事之東賓主及執事者皆盛服設盥於阼階下東南陳服於

房中西牖下東向北上席二在南酒壺在服北次盞注置於卓幞頭帽巾各盛以盤蒙以巾帕執事者三人捧之立於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主人立於阼階下子弟親戚立於盥東儐者立於門外以俟賓將冠者雙紒袍勒帛素履待於房中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將冠者出於房執事者請行事賓之贊者取櫛總篦幧頭置於席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西向坐賓之贊者爲櫛合紒施總加幧頭賓主皆降主人立於阼階下賓盥訖主人揖讓自西階皆復位執事者以巾進賓降西階一等受之指冠者席前東向祝（云云）跪爲著巾與復位冠者與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深衣大帶出房即冠席賓盥訖降二等受帽進祝贊者徹巾賓跪冠興復位冠者與賓揖冠者入房易服服襴衫腰帶出房即冠席賓盥訖降三等受幞頭進祝（三祝皆同品官詞）贊者徹帽加幞頭復位冠者與賓揖冠者適房易公服出房執事者徹冠席入帷中更設醴席於西階南向贊者酌醴出房立於冠者之南賓揖冠者即醴席西向立賓受醴詣席前北面（祝同品官詞）冠者於席西拜受醴賓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離席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字同品官詞）冠者拜賓答拜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

起拜諸父之尊者遂出見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先生執友皆答拜訖賓退主人請禮賓賓辭固請許諾乃入設酒饌延賓及儐贊者賓退主人酬賓贊侑以幣乃拜謝禮畢主人以冠者見祠堂告曰某之子某冠畢敢見冠者北面焚香再拜出

右列朝冠禮

禮樂通考卷之十八

武進胡掄纂

嘉禮昏禮五之二

士昏禮（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illegible]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也日入三商爲昏）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遞也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倡陰和之義謂以言辭下通於女氏也納采言始相采擇也用鴈者取其木落南翔氷泮北徂能順陰陽往來以明婦人從夫之義也）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設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於楹間南面（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間）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疏曰男氏使者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則稱其兄（弟宗子毋弟）○辭無不腆無辱（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摯不用死（摯鴈也疏曰死謂雉今禮用鴈故云不用死）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疏曰擯者出門請事使者告之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采（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若然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問名賓在門外主人許無辭者納采問名同使故畧不言也此下納吉納徵請期之等皆有門外賓與擯者傳辭及升堂致命主人對辭而或不言者文不具）

右納采（六禮之一）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疏曰主人不知賓有事無事使擯出請也）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疏曰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入門升堂授雁與納采同禮）

〔記〕問名主人受雁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雁於兩楹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賓以女名）○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

右問名（六禮之二）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出請醴賓（醴當作禮）賓禮辭許（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於房中（甒亡甫反○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辟房益反○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巡也）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柶音四）

（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於房南面待主人迎受）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枋與柄同疑魚乙反）贊者薦脯醢（薦進）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啐七內反○卽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必爲所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之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賓卽筵奠觶於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曰此與下贊醴婦奠於薦東皆升席南面奠也）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人謂從者）

〔記〕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

者（言從者謙不敢斥也）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其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奉芳勇反○疏曰禮成於三故祭醴之時始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又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

右女父醴賓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告吉婚姻之事於是定）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音預猶兼也謂兼在吉中）

右納吉（六禮之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纁許云反儷音麗○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疏曰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折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者爲門中狹隘不得並行肩隨而入也西上者中庭俱得北面而以西爲上也）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見賢遍反下同○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者也賓以幣致命於堂

上而庭中執皮者釋皮外足見皮之文以與賓相應也堂上主人受幣時主人之士於堂下受皮也）皮帛必可制（必使可制爲衣物此亦教婦以誠信之義也）○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承命○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曰女子許嫁謂年十五已上至十九已下案曲禮女子許嫁纓此文不具也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以其禮輕故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醴之稱字與男子冠醴之稱字同）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者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疏曰大宗之家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來宗事之者）

（謂之宗者收族者也）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右納徵（六禮之四○近思錄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卽告之疏曰壻之父使使納徵訖乃卜昏日得吉日使使往女家告男家執謙故遣使者請若云期由女氏女氏知陽倡陰和當由男家出故主人辭之使者既見主人辭乃告以先卜之吉也）

〔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爲服期服期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曰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其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也）

右請期（六禮之五）

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冪（期取妻之日也）設洗於阼階東南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敦音對○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尙溫）大羹湆在爨（湆音汁爨竈也在爨臨食乃取須熱也）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墻也禁所以承甒者玄酒不忘古也）尊於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巹音謹○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

〔記〕脂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鮒音附○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疏曰鮮取夫婦日新之義鮒取夫婦相依附也全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也）○父醮子（疏曰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不同者父禮女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義故輕之）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息亮反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許玉反勉也若猶汝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曰太姒嗣徽音）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右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袘以豉反乘繩證反○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也袘緣也墨車漆車大夫所乘士乘墨車攝盛也）婦車亦如之有裧（裧昌占反○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至於門外（婦家大門之外疏曰下揖入乃至廟廟在大門內故知此大門外也）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袡如占反○次首飾也純衣絲衣也其色玄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亡候反又音母纚山買反○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纚縚髮笄今時簪也宵綃同綃綺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

（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頴黼在其後（頴苦迥反女從者娣姪也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頴禪也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也門外大門外）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主人不答拜不降送者壻婦行禮主人不得參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尙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記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之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者以託戒之使不忘）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父戒之使毋違舅命母戒之使毋違姑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宮事謂姑命婦之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愼重之）

近思錄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約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禰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又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伊川先生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日廟見

右親迎（六禮之六）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奧

夫入於室卽席婦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讀爲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始至猶未爲夫婦故稱主人入室始稱夫）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於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者俎所以載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匕者逆退復位於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北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湆於醬南（饌要方也疏曰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湆於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於敦南對敦於北（會古外反）

（卻去逆反）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揖揖婦使即席薦菹醢片舉云薦者皆據籩豆而言也）贊爾黍授肺稷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而近也以用也舉謂舉肺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爲舉）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於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贊酌者自酢也疏曰言皆者夫婦也三酳乃酌外尊自酢者畧賤者也既合巹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更洗餘爵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疏曰婦人不宜出復入故因舊位而立）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爲媵御餕之尊徹不設有外尊也）主人說服於房媵受婦說服於室御受姆授巾（說吐活反○媵受御受與沃盥同亦交接有漸之義）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止趾同○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趾足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將卧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之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戶外之東尊疏曰賤不敢與主同酌內尊也）媵侍於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有所徵求）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於尊棄餘水於堂下階間加勺（屬音燭注也）

近思錄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右婦至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見音現○夙早也昏明日之晨也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笲音煩○笲竹器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行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腶丁亂反○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舅則宰徹之）

記笲緇被纁裏加於橋舅答拜宰徹笲（被衣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庪笲）○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得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右婦見

贊醴婦（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於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曰禮子禮婦禮賓皆於此尊之）側尊甒醴於房中婦疑立於席西（疑魚乙反○疑正立自定之貌以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婦東面拜）

（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於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也）（人謂婦氏人）

記婦席薦饌於房

右醴婦

舅姑於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取七住反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而處置之令知在於豆間也）席於北牖下（室中北墉下將爲婦饌之位）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將卽席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淬七內反）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之奠於篚疏曰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贊祭贊婦祭也取女有篚此亦如之也）婦徹於房中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娣姪從謂之媵姪兄弟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疏曰媵有二種若諸侯則方媵外別有姪娣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今言雖無娣者言雖無娣而有姪亦先酳姪之爲媵者也舅姑始飯而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交錯之義也）

右婦饋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

（以酒食勞人曰饗共饗婦者舅獻而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受飲畢又酢舅乃先酌以自飲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爲主明代己疏曰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義也授之室昏義文）歸婦俎於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得其禮）

記婦席薦饌於房（見禮婦）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於房不敢拜洗○（辟音避不敢與尊者爲禮疏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今在此者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疏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舅姑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醮子召反○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適也）

右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疏曰此一獻依常賓客法尊無送送卑之法大夫嫁女遥臣送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左傳士有隷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僕隷）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没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堇○堇音謹○疏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

（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用菫皆取謹敬亦因內則有菫荁枌榆故疑之）席於廟奧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北方北墉下）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入入室也）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初洽反。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以鬼神尚幽闇）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疏曰舅姑生時見訖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之間今舅姑沒者使老醴婦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曰舅姑存舅姑自饗送者如上文今舅姑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贈錦之等）

〔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笲菜微物曰奠菜所謂三月而廟見也主於見而已非祭也殺牲賓尸曰祭所謂擇日而祭也主於祭禰非壻見也祭行者始爲主婦而行祭禮也）

〔雜記〕三月而廟見（所謂奠菜也廟見而奠菜猶室見而執棗栗腶修也）擇日而祭於禰（所謂祭行也士行特牲饋食禮大夫行少牢禮）

春秋宣公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此諸侯大夫之禮）

右廟見（古禮必舅沒乃有廟見之禮家禮不論舅存沒皆三月廟見非古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見賢遍反。女氏稱昏壻氏稱姻）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對曰某非以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詞命謂將走見之命）對曰某得以爲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授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扉音非。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疏曰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

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此一節記文）

右不親迎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主人女父也聽命謂主人父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也）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

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酳而無酬酢曰醮其所以異於冠醮者冠醮於廟昏醮於寢耳）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饗此禮之大體也（射謂鄉射之禮鄉謂鄉飲酒之禮）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舅姑在阼階而反降自西階婦在西階而反降自阼階明其代爲主也方氏曰阼階者主人之階也子代父將爲主於外婦代姑將爲主於內故其禮與冠禮同）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當去聲○上下相從曰順可否相濟曰和畏敬奉承曰當）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聽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齊衰服母之義也（適謫通○蕩滌也謂滌其穢惡）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悉薦反）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

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執摯謂奠鴈）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壻親御婦車是已親之也已之親婦者亦使婦親已）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先知並去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代傳之序也）

〔曲禮〕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蓋有不得已者故不用樂且不用郊特牲昏禮不賀是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蓋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是特佐其供具而已非賀也記者殆因俗而名以賀與）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爲昏矣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陰謂冬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義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謂其無受命也（王肅作喪婦長女）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不順父母出者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

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嫉妬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小物耳吾欲使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衛靈公使其大夫求昏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

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寡兄弟今已絶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夫婦之道當男先於女不可女自獻其身）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猶諱也諱吳之婚而但稱孟子卒）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繆侯同姓諸侯也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禮王饗諸侯及諸侯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有見謂稱其才藝）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凡御者在車右之前進左手則微背之婦人夜哭嫌思人道婦人有疾但問其疾增損而不問致疾之由）昏禮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順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承順以順道戒女也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

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此求助之本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本其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桓三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二十四年）○鄭公
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
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氏曰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故曰先配而後祖○隱八年）○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成八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文
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
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成九年）
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

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
（莊十九年）
〔左傳〕周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
禮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
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
之遺女若而人（不敢毀亦不敢譽故曰若如人○襄公十二年）○臼季使冀見
季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
之（僖三十四年）
〔國語〕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
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二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

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異姓則異類雖及男女相及
以生民也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
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
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
之（椸音移枷音架縣音懸楎音揮○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楎椸同類以竿爲之）○夫婦之禮
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
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

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陳氏曰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
〔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敢安也昏禮請期不
敢必也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
故告禰也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婦人三月
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然後奠采於廟三月
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
之禮未廟見而死婦塟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有

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者，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

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娉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

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娶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氏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以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成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矣。聖人傷之，故歲凶則有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

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愨為首，故

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前漢書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氏女而生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末喜桀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於膝上，用其言，昏亂失道）殷之興也以有娀又有㜪，（㜪音莘，有娀氏女簡狄生契，有莘氏女湯妃）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妲已有蘇氏女）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以褒氏。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

之用唯婚姻爲蘋蘩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靈良使夜者皆

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夜者以上皆女官之有職號者家人子釆擇入宮而未有職號者也司馬門謂陵門也）○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別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

後漢書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顚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

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職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周昌奏事而帝擁戚姬）孝文衽席無辨（慎夫人與后同坐）然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載還後宮擇事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愼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

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制而防閑未篤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月以專其威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桓帝延熹九年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

唐納皇后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縣設案陳車輿於太極殿庭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禮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西上副少退北面侍中請中嚴群臣入就位使副入立於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乃奏外辦皇帝袞冕御輿出自西房卽御座使副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使副又拜主節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

節授黃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於主節立於後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奏禮畢皇帝入（在位者以次出）初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於次主人受於廟若寢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使副立於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於北少退制案立於南執雁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於階使副入道以幡節案雁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西階升立於西楹間南面副在西南持案及執雁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阼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雁主人再拜進受雁以授左右儐者引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

原缺第二十九葉

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面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面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跪進北面跪各設於坐左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觶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

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興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各奠觶於薦東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自東階以授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篚授使者使者受退於西階上東面執幣者又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篚使者當庭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訝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寢使奉答表詣闕。納吉使者之辭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其餘皆如納采。納徵其日使者至於主人之門外執事入布幕於內門之外京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謁者引

使者及主人立於大門之內外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於京纁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其餘皆如納采。冊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尙舍設尙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

之南北面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司贊位於東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置一案於閤外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下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儐者入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册寶案者進授使副册寶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授置於案尚宮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褘衣傅姆贊后出尚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册尚服跪取寶綬立於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立於后左東向尚宮曰有制尚儀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册尚儀曰再拜皇后又再拜尚宮授皇后以册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堂贊承傳皆再拜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降坐以入使者復命曰其遣使者奉迎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

服冕出升所御殿文武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設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閤外道西奉禮設使副持案執雁者持節者及奉贊者位如册后又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向又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副朝服乘輅持節至大門外次宮人等各之次奉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傅姆導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之外文東武西皆北上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位於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案執雁者在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雁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率職奉迎內侍受以

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尙儀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西面母戒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以降升重翟以几娒加景內宮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同牢之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尙寢設皇帝御幄於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屛障初昏尙食設洗於東階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后洗於東房近北設饌於東房西牖下豆各二十四簠簋各二登各三俎

三尊於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又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卺器皆烏漆卺以貌皇后入大門鳴鍾鼓從永巷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尙儀進當車前跪請降車皇后降入次尙宮引詣殿門之外西向立尙儀跪奏外辦請降坐禮迎皇帝降坐尙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皇后以入尙食設玄酒三注於尊尙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卽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尊西南面皇帝盥於南洗后盥於北洗饌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豕俎特在北尙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

湆於醬南設后對醬於東當特俎菹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尙食啟會郤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加七箸尙寢設對席於饌東尙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尙食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帝取菹擩醢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尙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左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又各取胏絕末授帝后俱祭於豆間尙食各以胏加於俎司飾二人以巾受皇帝及后俱涚手尙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胏脊帝后皆食三飯卒食尙食二人俱盥手洗爵

於房入室酌於尊以授皇后俱受祭尙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尙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飯尙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卺如再酳尙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進北面奠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飮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尙儀跪奏稱禮畢帝后俱興尙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尙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尙宮引皇帝入尙食徹饌設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餘皇帝侍者餕皇后之饌

皇太子納妃皇帝遣使者至於主人之家不持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期皆如后禮其册妃前一

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又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向幃以行帷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副及內侍又於其南舉冊案及璽綬命服者又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又設位於內門外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宮人位於門外使者之後重行東向北上障以行帷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預置一案於閤外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廐尉進厭翟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北上諸衛帥其屬布儀仗使者出次持節前導及宮人典

內皆就位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入門而左持案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於閤內之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玉寶南向掌嚴奉首飾褕翟與諸宮官侍衛者以次入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授冊寶於掌書南向授妃妃以授司閨司則又贊再拜乃請妃升坐宮官以下皆降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贊者曰再拜皆再拜司則前啟禮畢妃降坐入室主人儐使者如禮賓之儀○臨軒醮

戒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於重明門外其日皇太子服袞冕出升金輅至承天門降輅就次前一日有司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設群官次於朝堂展縣陳車輅其日尚舍設皇太子席位於戶牖間南向莞席藻席尚食設酒尊於東序下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尊西脯前三刻設群官版位於內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禮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三刻諸侍衛之官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群官出次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自西房即御座西

向群官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皇太子入縣南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詣階脫舄升席西南面立尚食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席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興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皇太子進當御座前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降自西階納舄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入

○皇太子既受命執燭前馬鼓吹至於妃氏大門外道西之次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降輅之次主人設几筵妃服褕翟花釵立於東房主婦立於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祭服左庶子跪奏請就位皇太子立於門西東面儐者受命出請事左庶子跪奏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俯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儐者出傳於左庶子以奏儐者入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雁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雁入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固請皇太子又曰某固弗敢先主人揖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及內霤當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固請皇太子又曰某敢固辭主人終請皇太子又曰某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廄尉進厭翟於內外傳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師母在右保母在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

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景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妃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族從。同牢之日司閨設妃次於閣內道東南向設皇太子御幄於內殿室內西廂東向設席重茵施屏幛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席東廂西向席間量容牢饌設洗於東階東南設妃洗於東房近北饌於東房西牖下豆各二十籩簋各二鉶各三瓦登一俎三尊在室內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皇太子車至左閤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妃至左閤外回輅南向司則請妃降輅前後扇燭就次立於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以入升自西階妃從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皇太子卽席東向立妃西向立司饌進階間跪奏具牢饌司則承令曰諾遂設饌如皇后同牢之禮司饌跪奏饌具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取脯取韭葅皆擩於醢授皇太子又取授妃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跪取黍實於左

手遍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又授妃各受祭於菹醢之間司饌各立取肺皆絶末跪授皇太子及妃俱受祭又祭菹醢之間司饌俱以肺加於俎掌嚴授皇太子妃巾涚手以柶扱上鉶遍擩之祭於上豆之間司饌品嘗妃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肺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請進酒司則承令曰諾司饌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酌於尊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興再拜一人進授皇太子一人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舉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醑皇太子及妃俱受爵飲三醑用巹如再醑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坐取爵受祭遂飲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篚司饌奏徹饌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啓妃入幃幄皇太子乃入室媵餕皇太子之饌御餕妃之饌

親王納妃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公服乘犢車至于妃氏之家主人受于廟若寢其賓主相見儐贊出入升降與其禮賓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無副其聘以玄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册命之日使者有副親迎王

袞冕輅車至於妃氏之門外主人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於戶內南向設甒醴於東房東北隅篚在尊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又在其南妃於房內卽席南向立姆立於右主人立于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于醢祭于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觶降筵西南面再拜就席立主人乃迎賓其餘皆如皇太子之迎初昏設洗東階東南又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於東房障以帷豆十六簠簋各二登各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尊坫於室內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在南實以四爵合巹王至降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酌玄酒三注於尊妃從者設席於奧東向王導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卽席東面立妃入立於尊南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俱復位立贊者設饌入西面告饌具王揖妃卽對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後飯乃酳祭至於燭入皆如太子納妃之禮

公主出降禮皆如王妃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

人皆受於寢其賓之辭曰國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主人命賓曰寡人有先人之禮云

諸臣之子一品至於三品爲一等玄纁束乘馬玉以璋四品至於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品至於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儷皮無馬其餘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大抵皆如親王納妃其親迎之日大昕壻之父女之父告於禰廟若寢將行布席於東序西向又席於戶牖之間南向父公服坐於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爵

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進北向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籩豆之間右祭酒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尊所子進立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初昏設陳饌皆如親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壻及婦共牢婦之簠簋及豆登之數各視其夫尊於室中北墉下設尊於房戶外之東加羃勺無玄酒夫婦酌於內尊四爵兩卺凡六夫婦各酳

主人乘革路至於婦氏大門外女準其夫服花釵翟衣入於房以觶酌醴如王妃主人迎賓以入遂同牢皆如親王納妃之禮質明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布姑席於房戶外之西南向舅姑即席婦執笲棗栗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婦退復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笲服脩進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舉之婦退復位又再拜婦席於姑西少北南向側尊甒醴於房內東壁下籩豆一實以脯醢在尊北設洗東房近北婦立於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枋北面立於婦席前婦進東面拜受復位內贊者西階上

北面拜送乃薦脯醢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氏從入於寢門外盥饋舅姑入於室婦盥饋布席於奧舅姑共席坐俱東向南上贊者設尊於室內北墉下饌於房內西墉下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舅俎左載姑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其他饌從者設之皆如七箸俎入設於豆東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箸菹擩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飯訖乃食三飯卒食婦入於房盥

手洗爵入室酌酒酳舅進奠爵於舅席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於右盥手洗爵酌酒酳姑設婦席於室內北墉下尊東面婦徹饌設於席前如初西上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酳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於坫婦進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奠於篚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德宗建中元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荅拜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宋皇帝納后太子納妃畧倣唐禮

公主下降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匹謂之繫親又賜辦財銀萬兩進財之數倍於親王聘禮出降賜甲第餘皆如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皆行見舅姑之禮諸親遞加賜賚其縣主繫親以金帶賜辦財銀五千兩納財賜賚大率三分減其二宗室女特封郡君者又差降焉。神宗詔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長幼之序命陳國長公行舅姑之禮駙馬都尉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見舅姑行禮自此始。舊例公主表章不稱妾禮院議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稱臣公主亦宜稱妾從之非禮也。徽宗改公主爲帝姬其出降日壻家具五禮修表太史擇日告廟親迎前一日所司於內東門外量地之宜西向設壻次其壻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雖以昭惠宗祏子再拜曰祗率嚴命又再拜

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於內東門外俟將升厭翟車引壻出次於內東門外躬身西向掌事者執鴈內謁者奉鴈以進俟帝姬升車壻再拜先還第同牢日初昏掌事者設巾洗各二於東階東南一設於北水在洗東尊於室中實四爵兩巹於篚壻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壻揖之以入及寢門又揖導之升階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又揖帝姬皆即坐受酳三飲俱興再拜贊者徹酒見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位於堂上舅東姑西各服其服就位女相者引帝姬

升自西階詣舅位前再拜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卽坐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引詣姑位前再拜贊者以服脩授帝姬奉置姑位前姑卽坐贊者亦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次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納采謂之敵門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𩞄巾段綾絹三十匹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真珠虎魄瓔珞真珠翠毛玉釵朵各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各二錦繡綾羅三百匹果槃花粉花冪眠

羊卧鹿花餅銀勝小色金銀錢等物。納徵謂之納財用金器百兩納干匹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繡畫衣十襲真珠翠尾玉釵朶各三副函書一架繮束帛押馬函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酒紅絹百匹花粉花冪果盤銀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肩輿（其宗子聘禮賜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敵門定禮納財親迎禮皆減半其疏族界者又減之）○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太子納夫人儀采擇使者曰奉制某王之儷屬子懿淑謹之重之使某行采擇之禮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顓愚不足以備采擇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辭問名使者曰某王之儷采擇既諧將加官占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顓弗克堪占兆之吉臣與有幸臣某謹奉典制告成使者曰官占云吉嘉偶既定制使某以儀物告成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前期太司局擇日奏告景靈宫賜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又設

告箱之次於中門外北向隨閤所向設香案於寢庭其日入所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向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舉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舉告箱者以告置於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閤立使者稱有制女相者贊再拜使者曰賜某國夫人告又贊再拜退使者出皇帝親戒於所御之殿皇子乘輅親迎同牢夫人朝見盥饋皇帝皇后饗夫人如儀○其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官以伉儷之禮施於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謂壻）某王帥循彝典以某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壻父某謂賓）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

子弗閑於姆訓維是服修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虔也某聽命於廟敢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謹重正昏禮將以加諸卜某敢不以告納吉賓曰某王承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於某未敎之女而卜以吉告其昌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謂壻）某王（壻父）帥循彝典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儐者入告主人再辭儐者出告

賓曰既不獲受命於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擯者入告主人曰謹奉命以從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賓謂壻）如常儀其日大昕壻之父服其服告於禰廟子將行父醮之於廳事贊者設父位中間南向設子位於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位前贊者注酒於醆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設饌父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釐爾內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於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於寢戶外之西設醴女位於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者引就次女盛服於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從者陪其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於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女就位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願從命儐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鴈者從入陳鴈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於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進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

入門母出立於寢戶外之西南向賓拜訖姆引女出於母左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敬無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於訓言無作父母羞女出門壻先還第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品官昏禮並如諸王四品以下不用盥饋婦禮

士庶人昏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其鴈奠者三舍生許聽用羊庶人聽以雉及雞鶩爲代其辭稱吾子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禰位廳事東間南向壻之父服其服北面再拜祝曰某之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

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子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餘並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注酒於醆、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擧酒興、卽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昏、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醆於槃、壻如前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爾位、主人受禮如請期之儀（主人女父）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贊者注酒於醆授女、女再拜、授醆、贊者又以饌設於位前、女卽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東階下、賓出次（賓壻）主人迎於門揖

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戶前北面、掌事者陳鴈於階、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主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女家、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無有違命、諸母申之曰、毋違爾父母之訓、女出、壻先還俟於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壻婦皆卽坐、贊者注酒於醆授壻及婦、壻及婦受醆飲訖、設饌再飲、三壻及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廟見舅姑禮婦饗從者皆如儀

明天子納后、先遣官祭告天地宗廟、天子臨軒命使、行六禮　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至期前一日、所司設御座於奉天殿、鴻臚寺設制案節案於御座前、內官監禮部陳物於文樓下、教坊司設中和樂於殿內、至期、早錦衣衛設鹵簿於丹陛丹墀、禮部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內官監設采輿於奉天門外、教坊司設大樂於奉天門內、鼓三嚴、鐘止、鴻臚寺奏請升殿、上具冕服、導駕奉引如常儀、陞座、文武官朝服叩頭訖、左右侍班、執事引正副使朝服就拜位、行四拜禮、傳制官奏傳制、訖、由東門出、執事舉制案節案由中門出、置丹

墀中道、禮物在丹陛上者、隨之、傳制官宣制曰、茲選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又行四拜禮、鴻臚寺奏禮畢、上興（萬曆中改禮畢上興在禮物隨出之後）引禮引制案節案用傘蓋遮護、由奉天門中出、執事引文樓下禮物隨出、至奉天門外、正副使取節、及制書、置采輿中、儀仗大樂前導、從中門中道行、出大明門外、正副易吉服乘馬、行詣皇后第、行禮、皇后第前一日設正副幕次於大門外、左南向、設香案於正堂中、設制案節案於香案南、別設案於香案之北、其日、正副使至大門外、儀仗大樂分列、置采輿於正中、設制案節案於采輿北

引禮引正副使入幕次執事官陳禮物於正堂正副使出幕次取制書置案上禮官一員先入正堂立於東主昏者朝服出見於西禮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納采問名禮引主昏者出迎引禮引正副使捧制書及節先行主昏者隨行至正堂置制書及節於案正使立於案左副使立於案右東西相向引禮引主昏者就拜位行四拜禮詣案前跪正使取納采制宣訖授主昏者主昏者受之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置於北案上稍左副使取問名制宣訖授主昏者主昏者受之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置於北案上稍右主昏者俯伏與平身執事者舉答問名表案於主昏者後少西取表授主昏者主昏者受表跪授正使正使受置於案主昏者俯伏與平身退就拜位又行四拜禮畢正副使出置表采輿中訖（萬曆中改）（正副使持節隨表案出各置采輿中訖）主昏者出大門外至正副使前致詞云請禮從者正副使復入酒餞畢主昏者捧幣帛以勞正副使正副使出主昏者送至大門外正副使進發采輿于大明等門左門入至奉天門外以表節授司禮監官捧入復命（制詞朕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道正家為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寔以相宗祀之敬恊奉養之誠所資維重特遣使持節以禮采擇以上納采○朕惟夫婦之道大倫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持節以禮問名尚佇來聞　以上問名○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重宣制詔問臣名族

臣女臣夫婦所左先臣某官某之玄孫先臣某官某之曾孫先臣某官某之外孫臣女今年若干謹具奏聞以上答表）○納采問名禮物（玄纁紵絲各二段　金一百兩花銀八百兩　珍珠五樣紵絲八十匹　大紅線羅四匹　白生土紗四疋　各色熟絹八十疋　綵臙脂一百箇　蠟臙脂二兩　用金合二箇　珠兒扮十兩以上納采○紵絲六疋　木紅絹六疋　珠翠花一张　羊八隻　猪四口　酒一百六十瓶　鵝四十隻　末茶二十袋　圓瓶一百六十箇　白熟米四石　白麪八十袋　棗子四合　栗子四合　木弹四合）○納吉納徵告期前一日所司設制案節案禮物中和樂鹵簿采輿大樂傳制遣使並用前納采問名儀但納徵用玄纁束帛六馬等物制詞云茲聘某官某女為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禮皇后第前一日設正副使幕次香案節案別設案並同前受納采問名儀惟更設玉帛案其日正副使至皇后第於采輿中取節及制書玉帛置案上執事先設皇后冠服諸禮物正堂六馬陳於堂下禮官一員入正堂主昏者朝服出見禮官曰奉制聘皇后遣使行納吉納徵告期禮主昏者出迎執事舉玉帛案前行正使於案取納吉納徵制書捧之副使取告期制書及節捧之次行主昏者後隨（萬曆中改正使捧節副使捧納吉納徵告期制書）至正堂正副使各以制書及節置案上退案之左右相向置玉帛案於節案制書案之南引禮引主昏者就拜位行四拜禮引詣案前跪正使取納吉納徵制書以次宣訖授主昏者正使又

捧圭副使捧玄纁副使又取告期制以授主昏者主昏者受以授執事者執事者皆跪受置於北案主昏者俯伏興平身復位行四拜禮畢正副使持節出以節置采輿中主昏者出門外請禮從者及捧幣勞正副使俱同前正副使還至奉天門外以節授司禮監官捧入復命（制詞大昏之卜龜筮卿士協從敬循禮典遣使持節告吉 以上納吉○卿女有貞靜之德母儀之選宜共承天地宗廟特遣使持節以禮納徵 以上納徵○歲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昏惟宜特遣使持節以禮告期 以上告期 納吉納徵告期禮 玄纁紵絲各二段 玉穀圭一枚 金龍珠翠燕居冠一頂 金簪全 燕居服素夾四件 紵絲一件 綵二件 銀絲紗一件 大帶各色綵羅四件 玉革一條 金事件全 玉花采結綬一副全事件全 玉佩打璫一副金鈎 金事件全 玉雲龍霞帔墜頭一個 金鈒花釧一雙 金素釧一雙 金連玉鐲一雙 首飾一副 珠面花二副 翠面花二副 四珠葫蘆環一雙 八珠環一雙 排環一雙 玉禁步一副 青素紵絲滴真珠描金雲龍舄一雙 青羅薇全 珠翠花四朵 翠花四朵 珠兒粉十兩 蠟臙脂二兩 金合二個 金裝合香串一副 金八百兩 花銀二千六百兩 金錠二千錠 白綿五十斤 五樣珍珠二十八兩 紵絲八十疋 銀絲紗八十疋 素線羅八十疋 大紅素線羅八疋 熟綾八十疋 妝花絨錦四十段 白生闊土紗八疋 各色燕絹二百八十疋 各色衣服七十件 各袚六牀 白絹臥單四條 裁剩紵絲紗羅錦二束 朱紅漆戧金皮箱三十對 翟衣匣一座 朱紅漆柳箱二對 犛靴官人用衣帽等件九十六件 馬十二疋 大紅熟絹銷金蓋馬袚十二條 乘馬四匹 回禮馬八匹 金鞍四副○闘合 紵絲八疋 木紅熟絹八疋 珠翠花一朵 抹金銀腳全 羊五十二隻 酒三百四十瓶 豬三十二口 鵞六十四隻 末茶六十四袋 圓瓶一千二百箇 白麪二百四十袋 膠棗四合 栗子二合 木彈二合 胡桃二合 香糖四合 纏碗四合 蓮肉纏四合 杏仁纏四合 砌砂纏四合）○發册奉迎前一日所司設樂儀仗如常儀至期早鴻臚寺設制書案節案册案寶案於御座前禮部陳鴈及禮物於丹陛下內官監設采輿於奉天門外陳設皇后鹵簿車輅禮物於采輿南其傳制遣使並同納采問名儀但改制詞云茲册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册寶行奉迎禮其節及制書册寶用傘蓋遮護從中門出執事舉鴈及禮物隨行正副使亦隨行詣皇后第行禮其奉迎用旗手衛鼓吹前導設而不作教坊司作樂如常是日內官設皇后幕次於內殿南北向設上與后各更衣處於內殿皇后第前一日設正副使幕次於大門外南向設香案制書案節案册寶案於正門中又設香案制書案節案於正堂別設案於正堂北（萬曆中改制案節案別設案俱設於正堂北）其日正副使至於采輿中取節及制書册寶置案上入次少候女官奉皇后首飾褘服入中堂左（萬曆中改入中堂右）內官陳儀仗車輅等物於大門內禮官一員先入主昏者朝服出見禮官曰奉制册后遣使持節奉册寶行奉迎禮主昏者出迎執事者舉册寶案前行正副使捧制書及節次行執事者執鴈及禮物隨入主昏者隨行至正堂正副使置制節於案執事者置册寶案於執事者之南册東寶西正副使立於左右

相向引禮引主昏者就拜位行四拜禮退立於西南女官以首飾褘服進皇后內官進皇后儀仗於中堂前設女樂於堂下作止如常儀司禮監官進前受節冊寶正副使於案取節冊寶授之仍前立候內贊二人引捧節冊寶監官入中堂前各置於案皇后具服出閤女官及宮人擁護詣香案前向闕立內贊贊行四拜禮贊宣冊贊跪皇后跪宣冊官取冊立宣於皇后之左訖贊受冊贊搢圭宣冊官以冊進授皇后皇后受冊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於西贊宣寶宣寶官取寶立宣於皇后之左訖贊受寶宣寶官以寶進授皇后皇后受寶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於西贊出圭贊興又贊四拜禮畢皇后入閤持節官由正門出授正副使報受冊寶禮畢。正使受節置案上引禮引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昏者主昏者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置於北案執事者以鴈及禮物進副使以次受之授主昏者主昏者授執事者執事者皆跪受置於案又贊四拜禮畢正副使持節出大門外置節采輿中主昏者請禮從者及以幣勞正副使同前司禮監官嚴整鹵簿復以奉迎禮入達於女官女官奏請皇后冠服出閤女樂前導宮人擎執擁護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內執事贊四拜畢請皇后升堂南向立主昏進於皇后之東西向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畢退立於東階西向母進立於皇后之西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畢退立於西階東向執事奏請乘輿皇后降階陞輿侍從如儀內執事導從出門奉迎儀仗大樂前行采輿次行正副使隨行司禮監官擁導皇后鹵簿冊寶采輿行宮人乘轎內官內使衛護從大明門中門入文武百官具朝服於承天門外東西向立班迎候輿入承天門退皇后輿輅至午門外鳴鐘鼓鹵簿止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官先入復命捧冊寶官捧冊寶傘扇儀仗女樂前導宮人擁護皇后輿由奉天門進內庭幕次捧冊寶監官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進上由東階降迎於庭揖皇后入內殿內侍請上詣更服處具袞冕女官請皇后詣更服更禮服上同皇后詣奉先殿行禮捧冊寶女官以冊寶置皇后宮中內官以皇后輿輅鹵簿入午門過御橋由中右門進皇后宮中發冊奉迎禮物（出五大紅紵絲二疋　金冊一副　金寶一副　冠一頂　首飾一副　翟服一副　大衫三件　鞠衣繡四件　霞帔各色　翟襦三副　鵝一雙　鴈一隻　羊十二隻　酒六十瓶　膠棗二合　栗子二合　木彈二合　胡桃二合）。廟見是日內官於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畢侯上同皇后至贊引引就拜位上在東皇后在西行禮如

常儀祭畢還宮。合巹是日內官先於正宮殿內設上座於東皇后座於西相向置酒案於正中稍南置四金爵兩巹於案上候謁奉先殿還內侍女官請上與皇后各詣更衣處上服皮弁服陞內殿皇后從陞贊請陞座執事者舉饌案於上與皇后前女官司尊者取金爵酌酒以進飲訖女官進饌舉饌訖女官再取金爵酌酒以進飲訖進饌舉饌畢女官以巹盞酌酒合和以進飲訖又進饌舉饌畢內侍奏禮畢上同皇后與內侍女官執事奏請上與皇后就更服處易常服皇帝從者餕皇后之饌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饌。朝見兩宮第二日早上冕服皇后禮服宮人捧服脩盤立於皇后之左上與皇后俱行四拜禮。謝恩第三日早上冕服皇后禮服同詣某宮前行八拜禮訖皇后詣內殿俟上服皮弁服陞座贊引女官引皇后禮服詣上前就拜位行八拜禮畢皇后還宮陞座引禮引在內親屬次及女官及監局內官內使俱行八拜禮是日上御奉天殿頒詔布告天下。受賀第四日上御華蓋殿受百官朝賀其親王及內外命婦進表慶賀。盥饋第五日早尚膳監具膳羞皇后具禮服詣某宮俟膳至贊引引皇后詣前贊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進於案復位贊四拜贊引引

皇后退於西南俟膳畢引出還宮

皇太子納妃遣官告祭宗廟牲用犢而不告天地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冊封皆遣官行禮皇帝醮戒於奉天殿其親迎皇太子奠鴈於案而不拜主昏者詣鴈案前行八拜禮其合巹皇太子座東向妃座西向皇太子兩拜妃四拜

公主昏禮駙馬親迎序班二人引駙馬由午門入至右紅門內官二員引至內使監前候報公主醮戒將畢引駙馬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陞轎駙馬先出至府候公主至揭簾公主降轎同謁祠堂至拜位駙馬立於東公主立於西皆兩拜公主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於下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禮樂通考卷之十九

武進胡掄

嘉禮鄉射禮五之三

鄭氏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周禮教官之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以三公統六卿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大司徒之職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大夫在焉不改其禮（鄉大夫雖在其禮乃依州長射禮）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漢則以季春行之）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周則以春秋行之而

與賢而射則以正月行之）

鄉射之禮

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平其心）二曰容（正其儀）三曰主皮（審其正鵠）四曰和容（比其音節）五曰興舞（天行舞而）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則讀法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正歲建寅之月）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請猶告也告賓以射事也不言拜辱此為民習禮樂不主為賓己也不謀賓者時獻賢能事暫也）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無介（雖先飲酒主于射也其序賓之禮略）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與音預。公士在官之士鄉賓用處士大夫預則用公士不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也）使能不宿戒（能者敏于事不待宿戒而習之）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序無室也最東之席近主人者為上賓）衆賓之席繼而西（並南面）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承尊之器斯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為左尚之也肆陳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

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也）縣於洗東北西面

（記）尊綌冪賓至徹之（以綌為冪取其堅潔。疏曰凡冪者皆為塵埃禮之從質者不用）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也）西序之席北上（亦以坐衆賓所以廣繼賓而西者）

右設位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射食亦反）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疏曰侯以向堂為面則左為西也）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疏曰黨旁也乏在侯北十丈是五十步三之一旁西三丈是五步也遠近如此一得避矢二得去堂二十丈聞唱獲聲）

（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凡畫者丹質（于此畫雲氣則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于赤）卿侯上个五尋（上个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于射器也弓之弣把中側骨之處謂之骹其博二寸亦于此取數焉）倍中以爲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个舌一也）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法也凡卿侯用布一十六丈數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東方謂之右个（侯以卿堂爲面）

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犴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虎侯熊侯豹侯也三獲三人唱獲也容獲者蔽身之器也騶虞貍首皆樂章名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而侯道之數亦取此焉正射的也五正三正二正未詳其義或曰騶虞九節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五正貍首七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三正采蘋采蘩五節二節先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亦所未安）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貍性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其度焉其發必獲是以爲量侯道法之也侯道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此所謂唱獲也去侯即所謂居乏之一西五步也矢行謂矢發所行中的與否也告猶唱也卒終也謂唱取而拾矢也）祭侯則爲位（設祭侯之神位又見大射禮）與大史數射中（數中侯之筭）○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贊射人也以旌居乏之者倚旌于乏之一西五步而居乏之持旌以唱獲也）○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鵠正也皮曰鵠布曰正○此節疏專言大射然足以盡衆侯之制故列于此而兼出大射）○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音云○其身三者左右个與其身各居一也綱連侯繩也縜籠綱紐也）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皮侯用其皮而不畫獸侯畫其象而無皮功謂大射鬼田之屬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曾孫諸侯百福（女汝同若亦汝也皆指侯之神而言也寧安也祝神之安射侯也抗張也女指侯也飲食祝神饗也）

右張侯

羮定（定多佞反○肉謂之羮定猶熟也）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從之

記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亨普庚反○狗取擇人）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息亮反○相主人家臣）

（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卑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厭一涉反下賓厭同○厭亦揖也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記〕立者東面北上（賓黨○疏曰此謂一命及不命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東面北上而立）

右迎賓

主人取爵於上篚以降（將獻賓）賓降（從主人）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也）賓對（對答）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一揖一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一揖一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魚乙反○疑正立自定之貌）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于賓也凡進物曰獻不必下奉上也）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逡也）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取脯坐絕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脯離上為本下為末）尚左手嚌之（嚌才計反○嚌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挩始銳反啐七內反○挩拭也啐嘗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盡）主人阼階上答拜

〔記〕凡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褻也）○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於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膱音職○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橫于上殊之也于人為縮）○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于東方故自東壁不升于阼階與祭禮異）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腠七豆反○賓俎用肩尊賓也離割而不絕也腠膚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亦與少牢禮進下不同右體言所貴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卒爵而拜也徒猶空也作起也言必辭主人）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自內出南面）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於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蓋為辭洗而進賓與對而反也）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疏曰言如初則一揖一讓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

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崇尊也主人尊酢爵以謝賓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將酬賓）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爵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此中庸注所謂導飲也將以飲賓而先自飲是導賓使飲也）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酌已）升不拜洗（酬禮殺）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復新酌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反位（酬酒不舉）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於西階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

右主人酬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衆不計多寡三人略三拜以示徧也一拜不備禮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賢為榮何常數之有）

主人拜送（拜送于衆賓之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盡。（疏曰此還上三人者降復賓南東面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此謂衆賓之無數者禮殺略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此還據賓長三人有席堂上者）衆賓辯有脯醢（辯音遍。薦于其位。疏曰還據堂下無席者故鄭云薦于其位不席也）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不復用）

〈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于其黨）○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疏曰謂若酬賓奠于右賓奠之于左）將舉者於右（便于舉也。疏曰謂若酬一人二人舉奠之于薦右後舉之者也）○樂正與立者齒（與音預。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于賓黨鄉飲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立者東面北上（疏曰此謂一命不及不命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東面北上而立）

右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洗於賓（一人主人之吏疏曰謂府史以下）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奠觶）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於其所舉觶者降（疏曰反于其所者還于薦西以其受在右北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于薦東）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

（之也今文遵爲僎音遵）主人降（迎大夫于門內也不出門別于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于尊也蓋賓席在尊西而東上大夫席在尊東而西上皆統于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席一重）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雖尊而禮殺于賓者賓爲正也大夫升席由東方）

（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

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樂作大夫不入

右獻大夫

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於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將升賓）大夫降立於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右大夫酢

工席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少東者不欲太東避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相息亮反何胡可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于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用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矇禮略也）樂正告於賓乃降（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爲去聲○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賓降主人辭降（賓降避主人與工行禮也主人辭降尊賓而不欲其降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避主人之授爵也一

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謂相者）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興受爵坐祭坐飲）不洗遂獻笙於西階上（不洗者賤者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洗者笙賤于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笙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記）三笙一和而成聲（和戶臥反○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

右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受酬禮盛故降自北方立司正禮殺故降自南方由便也）側降（賓不從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其人則以相工之子弟爲之蓋察儀而使子弟重辱失禮也子弟而爲司正鼓勸後生也）主人升就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傳主人之命）賓禮辭許司正告於主人遂立於楹間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拜之辭）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爲已安也今文揖爲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退少猶少退也）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於其所興少退北面立於觶南（觶南謂中庭相者之位在焉）未旅（旅序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

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于觶南）

右司正舉觶

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二人並射曰耦）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于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爲去聲○言某不能謙也爲衆習禮故不固謙二三子謂衆賓已下）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曰請射於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括矢末也堂西西堂下其上堂西廉矢亦北括序以南爲下北爲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于東序矢在其下北括）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毗志反○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涖酒耳今射司正無事）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

（說吐活反）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疏曰堂下位主人之黨在東賓弟子在西下云獲者在西方是賓黨弟子）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於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當避射）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笴古可反○笴矢幹也）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北面向堂不與工序也）

記三耦者使弟子司職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也）○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扑普卜反○便其事也）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

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言司射司馬同時並行也）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序）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糅女又反杠音江仞音刃韜吐刀反○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八尺曰尋）侍射則約矢

右請射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者有故之辭言恒挾也拾即遂也詩曰決拾既佽）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遂授矢（受于納矢而授之）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侯處也搢揷也揷于帶右）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道由司射之西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於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中器名所以注釋筭之筭者也）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豫當爲序屋無室者也堂之後有室凡屋皆五架序無室則深故物當棟射者自西階升北向過楹東向以及物堂有室則淺故物當楣射者自西階楹外東行以及物左物下物也物以向侯爲面東爲左）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物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不去旌（未唱獲也）誘射（誘猶教也）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于四方）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矢盡）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間容六尺也距隨武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爲隨武跡也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可持處）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雖無傷人之意亦非所以觀德矣故撻以辱之）

右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于中）獲者適侯執旌負而俟（俟待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疏曰反位者反中西南東面位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向物）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不射不偹）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於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弓弣揚猶舉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約偃猶仆也）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上射右物在西下射左物在東司馬自兩物之間南行而東自東而北繞于下射之後乃適西階明去侯兼爲二人也）司射進與司馬交

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無射之射食亦反○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旁）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上射下射更迭而發以行四矢也）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以中爲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五音宮最大商次之射之至善者發矢合度中的正中則獲者驗旌唱獲其音以宮大言之也射之次等中的偏旁則獲者偃旌唱獲其音以商小言之也）獲而未釋獲（但獲而未釋其筭）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升與降皆上射爲先又皆在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

亦如之（說脫同拾字句絕即遂也謂脫決與遂也或連下句作更襲而俟者非也襲禮服之在外者服之不可射故將射則去之射畢則服之而俟也）司射去扑倚於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於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

〔記〕命負侯者由其位（于賤者禮畧）上射於右（于右物射）○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疏曰始射獲而不釋獲據三耦射時云復釋獲者據第二番射時復用樂據第三番射時）○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疏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也揚弓者向之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疏曰訓楅爲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于賓）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矢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矢末曰括著弦之處也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矢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

於楅（能者不禁）

〔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取其變化也直心背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楅髹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面當洗（髹虛求反○髹赤黑漆也）

右取矢

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於賓適阼階上告於主人主人與賓爲耦（皆與之與音預○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擇己之志君子務焉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遂告於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於大夫曰

某御於子（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爲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于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及群士來觀禮者）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使也）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比毗志反）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疏曰上文司馬在司射之南東面衆賓若少以南面爲正若多不受則西邊東面北上大夫自在尊東爲遵不在東面之位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其餘皆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司射乃比衆耦辯（辯音徧。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拾猶更也上射取一个下射亦取一个更迭取四矢也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明將有射事。通解曰拾取矢字疑衍）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如作射）司射反位

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進爲取矢及福則可以取矢不同面取者君子取必以正兩人同面皆不得其正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東面西面皆面福也揖進近福以取矢也上射覆左手橫執弓是南北其弓弣而弦在內也卻右手自弓下取矢以左手在弓上故也兼并也并諸弣便于以括著弦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仰左手手弓下以執弓故覆右手手弓上以取矢）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乘矢四矢也凡耦並行南向北向上射皆在西左旋南向西爲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進者謂次耦）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其先取一个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

有司於西方而后反位（後者下耦之下射有司弟子納射器者）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衆賓通謂三耦以外皆是也未猶不也衆賓不合皆未射無福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一耦猶言各耦也）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嫌經之先取誘射之矢而後拾取故記之且嫌誘射之矢爲一个也）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釋獲於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視猶審也）設獲中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鹿中謂射于榭也于庠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與共而俟（共拱同）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於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筭。疏曰入筭者八則矢二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筭故豫八筭擬後來者用之）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中丁仲反。委餘筭禮尚異者委之合于中西）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於中興執而俟

記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奉芳勇反）（。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疏曰服不氏教擾猛獸其有合負物者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駝受負則屈膝足之類也）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長尺有握握素（握本所持之處也素謂刊之也）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對謂之答）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襦短衣也色用朱君尊故短衣而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飲夾爵復自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縮古文無以）於郊則閭中以旌獲（于郊謂大射于大學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云如驢岐蹄析羽爲旌）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于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物謂旌旜之屬各以公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命數各不同也）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于君側）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于君也）。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與音預。不以無事亂有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尊大夫不使入列于射位。疏曰謂主人大夫降時賓主先射大人則立于堂西其耦在司馬之西射位大夫且立于堂西射至乃取其耦其外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于堂西）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偶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於堂西大夫升就席（耦于庭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于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及賓。疏曰引大射者公尊也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爲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于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空手耳俟俟數也）

記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擯賓及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于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不肉袒殊于耦）耦少退於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右賓主人大夫衆賓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殊于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爲其少南就右）

獲二筭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數者東面則以東西爲縮。從子容反）每委異之（易校數。易以豉反）有餘純則横於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無耦爲奇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興起也起自前先數右獲也又移至左筭之後東面鄉之）坐兼斂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于右。疏曰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左手此則總叔于左手一一取之于左手委于地是變也禮以變爲敬）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横）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賢獲黨之筭也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干純左勝亦然）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

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疏曰此將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

記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不專尚武得釋弓矢然則擯升降不釋）

右取矢視筭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子弟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於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挽弦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避飲者也亦相飲之位蓋凡相飲必飲之者在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左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第三番射）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于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者輒酌以至於徧）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

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優尊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者不宜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耦在上嫌其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辯徧同徹收也設豐者反豐于堂西執爵者反爵于篚）

記主人亦飲於西階上（就豐上之爵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皆是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勝者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右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為功得獻也。疏曰大射服不氏為獲者則不賤也得獻于侯西）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者祭侯三處下文右與左中是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避正主也）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為設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疏曰此將祭侯也侯以北面為正依特牲少牢禮皆籩在右豆在左故知此亦然也）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疏曰此正祭侯也二手祭酒者南面于俎之北宮為侯祭于豆間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洗之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于是司馬北面。疏曰下文司射獻釋獲者北面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之南（凡籩豆與俎皆稱薦蓋已執其一或籩或豆而使人執其餘也遷薦就之者明已所得禮也言辟者不使當位避舉旌偃旌也）獲者負侯而俟（既受獻而俟第三番射）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避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於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避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馬視筭也也亦避俎）

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音猱見祭禮）釋獲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獲者也祭祭肺也）

右獻獲者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為將復射）司射去扑倚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眾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射位俟射之位即俟于堂西南面東）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襲先言賓尊賓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袒決遂于堂西就其耦于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于三耦為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于下尊也）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右三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曩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賓許（樂樂字下音洛○東面于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于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司射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鼓節見射人已載篇首）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間間歌也若一節數相同也）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

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節與歌節乃釋筭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每一耦射皆歌五終而衆賓之射者無筭）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馬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于弦尚其鏃將止變于射也○疏曰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并矢將止亦是對將射挾矢而言）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於堂西（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也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疏曰執之如司射兼諸弦弣則以司射異）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辯音偏）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其不復射故也）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之不復射也束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

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右三射畢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當監旅酬）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俎西之觶謂上一人舉觶于賓實奠于薦西者也不拜不洗酬禮殺也賓立飲）主人作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逡巡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

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同所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長幼之次酬衆賓）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於篚司正降復位

〔記〕古者於旅也語（至是始得語也言古者則當時已不然矣）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

右旅酬

徒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於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與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於其所（不舉者盛禮已崇）若無大夫則唯賓（則唯一人舉觶于賓）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以成酒清肴乾强有力者猶倦焉）賓辭以俎（俎者肴之貴者也辭之者不敢以燕坐褻貴肴）反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

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疏曰弟子是賓黨非主人之贊者故徹主人俎還授主人侍者歸入于內也）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於大夫之南少退立（從降亦爲將燕）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者不宜在堂也說屨則摳衣爲其被地）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二人謂爵者二人也）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錯交錯也衆賓長大夫主人凡位在堂上者交錯相酬也）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受酬者不拜受之（禮殺雖受尊者酬猶不拜）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于此始旅嫌有拜）執觶者皆與旅（與音預○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

（于旅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盡歡酬乃止主人之意也）

右無算爵（亦謂之燕）

賓與樂正命奏陔（陔古才反。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記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

右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猶勞倦也）無介（有賓而已）不殺（殺如字。無俎故也）使人速（速召賓）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諸禮從略）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與音預。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射義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君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飯扶晚反食音嗣。穀祿也人必先任其事而後可食其祿故初生三日先射天地四方而後飯食之也）。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種蔬菜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不在之不音否一字爲句言有此賢德之人否有則宜在此賓位也斷音觀。呂大臨曰孔子溫良恭讓其于鄉黨似不能言未問拒人如是之甚故矍相之事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之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皆非孔子之言也）

右息司正

禮樂通考卷之二十　　武進胡掄輯

嘉禮大射五之四

鄭氏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于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令宜由尊者）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宰于天子為冢宰）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政令者司馬于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為溉器埽除射宮）

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侯也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乏以貍步鮮見鄉射大侯者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豻豻侯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于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于天子宗伯之屬鵠武繫綱解見鄉射）

右張侯（周禮弼侯脩鼓鄉射）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鑮鎛同如鐘而大）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為庸）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于其群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簜在建鼓之間（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鼗倚於頌磬西紘（紘編磬繩也設鼗于磬西倚于紘也）

右設樂

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

尊士旅食於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旅眾也士眾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于方也賤無玄酒）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為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涗于醆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于南統于侯皆東面。疏曰知此不為大侯服不者以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云俟時而陳也）設洗於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曰言南陳亦西面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故也）又設洗於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于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為奠爵者服不之侯亦俟時而陳于其南）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

西東上大夫繼而東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尌之于位後耳小卿命于其君者也席于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右陳器設位具饌

羹定（亨肉熟也牲用狗）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於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為有侯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右即位

大射正擯（大射正射人之正）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名）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敏）反命（以賓之辭告于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又復）擯者反命賓出立於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膳羞庶羞于君者方圓壺甒無冪）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命者于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統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命者不升堂略之）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異于君也）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辟逡巡不敢當）公升即席（以賓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奏肆夏（肆夏樂章名即周頌時邁也周禮九夏之一）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于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亢禮）

右納賓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于洗北辟正主）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答）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主人卒洗賓揖升（賓每先升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覆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于筵前受爵退復位）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于飲食變于燕）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樂闋（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于堂上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于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主人坐祭不啐酒（避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於篚（不崇酒避正君也）賓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面（命公命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象觚觚有象骨者取象觚東面不言賓之變于燕）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乃者其節異于賓）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于賓）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於篚

右主人獻公

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于序內位彌尊）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于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俠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右媵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

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于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於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就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告於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於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飲酒）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相飲之位○疏曰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位非賓主之位也）賓坐祭立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言更觶尊卿尊卿則賓禮殺）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復位

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酬（酬通解作觚）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于酬）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有俎者射禮尊○疏曰對燕禮不辨尊卑故公卿等皆無俎也）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於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肴君之惠也不嚌啐事在射臣之意）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面位不酢避君也）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為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位）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於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一人待於洗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于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于是言賜射禮明尊卑○疏曰對燕禮言唯公所酬此言所賜是以決之也）以旅於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徧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

右公為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

原缺第九葉

（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于是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在後）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新宮樂章名卽小雅斯干之詩笙從宮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于堂也于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

右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之與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升東楹之東受命於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賓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于中庭故也）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于衆也將于觶南北面則右還于觶北南面則左還加是得于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之也）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帟爲之襧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弣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臂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爲政爲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三耦于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楅承矢器）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疏曰度尺而午者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宫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中未設也大史設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西序東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耦不異侯大史許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疏曰下經始命而此經已言面位者爲三耦未知與誰爲耦故立于此以俟命）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某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疏曰鄉射堂西頭露之處則拾取矢也）

右請射

司射入於次搢三挾一个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誘猶教也）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揔行也行四矢象有事于四方）

（也）卒射北面揖（揖于當物之處不南面爲不背卿）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遂取扑搢之以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于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旌居乏之待獲析羽爲旌）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也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

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於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上射侯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于物間○疏曰天子有大司馬此諸侯禮小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爲君商爲臣其聲和相生也）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馬進與司馬正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之也從旁爲獵）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上射降一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言襲者凡射皆袒）三耦卒射亦如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去扑倚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去扑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也）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出出于次也袒時亦適次）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負侯許諾如

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俟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於福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數之）卒若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於福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左右撫分上下射比坐皆北面）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倚扑者將即于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告請公卿大夫徧聞也）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於公

諸公卿則以耦告於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告諸公卿堂上尊之）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於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三耦次在洗東南大夫次又于其南）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士也）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爲上居辟士之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若終不射不得言未）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郤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出出次也左還毋周以君在阼恐背之也面揖兩射以面相向而揖也其餘解見鄉射）既拾取矢梱之（梱齊等之也）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若故左還而背之也）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楅南向當楅之位也）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以猶與也揖以耦猶言擯其所與耦也）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事）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於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離猶過也獵也維卽綱也侯有上下綱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尊也衆當中鵠而著）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算）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興執而俟（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算改釋八算於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司射將告射于君不告賓君並侯告也取之以升侯君事畢）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

人帰侯道（新之也）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於賓（告當射）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不敢與君併笴矢幹東面立向君）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笥萑葦器大射正合司正親其職）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於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於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以襦上。疏曰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既袒乃設拾）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疏曰弓弱者爲危强者爲安）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君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止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大射正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後賓降釋弓於堂西反位於階西東面（階西東面不降位）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告者釋獲者于是有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無所執）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司馬司馬正于是司馬師亦坐委矢）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疏曰知者以小臣取矢明取之以授矢人）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重言司馬釋弓以明其次第）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射事已也）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西就右獲）二算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北于故）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

則異之（變于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爲横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賢獲勝黨之算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降反位（罰爵不手授器之）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於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

能用之也右手挾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不勝者之黨無不飲）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退俟於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遍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以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於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角觶卑兕觥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亂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賓坐不祭卒觶降奠於篚階西

東面立（不祭象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卑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皆無倫匹孤賤也）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於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于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也容五升）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司馬之屬有服不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其所爲獻。疏曰服不得獻由侯所爲故不近之）

（訓近侯）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俟卒爵君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庭乃反位）宰夫有司薦（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庶子設折俎（鄉射記曰獲者之折俎脊脅肺）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于侯也適右个由侯內東方謂之右个）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于俎北當爲侯祭于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若神在中）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此卿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皆如服不也）卒司馬師受虛爵奠於篚（獲者之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歸人自服不而南）服不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觶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辟中。疏曰獲者侯西北受獻是其武釋獲者升堂酌酒是其文）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同唯祭一爲異）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於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奠亦辟俎也）

右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司射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歸言拾是言序互言耳）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三耦既拾取矢諸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于三耦謙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三請射

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倚扑於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於公（諸奏樂以爲節）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也）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

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周禮射節見鄉射張矦乎）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疏曰重節謂必疏數如三者重此樂節故也）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於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避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兼矢于弦尚鏃將止變于射也。疏曰上文皆言挾一个此云執一个方持弦矢曰挾以其將射故也側持弦矢曰執謂兼矢于弦將止變于射也按鄉射禮云矢不挾兼諸弦弣彼不言面鏃而此言面鏃彼言兼弦弣而此不言兼弣舉其一邊省文之義）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

弓矢襲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曰射已三番于後或射或否臣不敢必君射故備擬之也前辟薦俎今既退中與筭薦俎不可虛留明亦退之可知）

右飲不勝者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反位

右公爲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遂適西階上北面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自授從者）大夫降復位（門東北面。疏曰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送俎不可復立于堂故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去藏）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爲命以我安臣于君尚猶踧踖至此乃敢安）羞庶羞（羞進也庶衆也肉加滋味曰羞不一品曰衆）大夫祭薦（薦亦進也即謂庶羞也燕乃祭薦不敢于盛成禮。疏曰此大夫卑不敢與公卿同時于盛成禮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

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興對必降席敬也言反位則降席可知司正退立西序端）

右燕

主人洗酌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獻士用觶士賤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畧其佐）辯獻士士既獻者立於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獻畢薦之畧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乃薦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不洗者

于賤畧之）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

賓降洗升媵觶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疏曰上文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皆臣致爵今此其賓爲士舉旅行酬因得爲賓致爵于君故鄭云序賓厚意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觚當爲觶。疏曰自此以前賓位在西階之下東面無席户牖之間位則有席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于户牖之間席位也觚當爲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

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上有盥升主酌授之。疏曰下文云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故知士有盥升主酌授之）唯受於公者拜（公所賜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欲令惠均）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興酬士者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於西階上辯（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右賓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庶子必禮畢乃獻）司射命射唯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不射可否從人心也）卿大夫皆再拜稽首公答

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臣禮在上。疏曰初酬賓直言賓再舉旅言若長不專于賓第三舉旅云唯公所賜若賓若長至賓士舉旅直云唯公所賜復不言若賓若長賓至此降沒不言賓是賓禮以漸而殺且從群臣在上矣）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曰上文唯公得中三侯皆獲至此禮殺臣與君同是以鄭云和者益多尚歡樂也）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三官于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鏄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席下席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宜明勸惠從尊者來。疏曰凡行酬之法轉爵逓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嫌得即飲不代故必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之燕歡在飲酒成其意也。疏曰更酌反奠于公所擬公更賜爵是其勸燕成已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所勸者）唯受於公者拜卒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徹冪者公意殷勤欲盡酒也）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者于將辭拜下以正臣禮）士終旅於上如初（卿大夫升而爵止于其反奠卒之。疏曰上交卿大夫酬辯始酬士公命徹冪公卿以下降而爵止是以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算樂（亦唯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重得君賜）奏陔（陔夏樂章其歌須類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鍾人明雖醉志禮不忘樂）

卿大夫皆出（賓從出）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公入驁（驁夏亦樂章名奏與篇亡與陔同）

右賓出

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正志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

削地是以君臣諸侯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澤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澤宮名）

嘉禮投壺五之五

通解曰此小戴第四十篇記主人與客燕飲投壺之禮鄭以爲實曲禮之正篇其事與射爲類於五禮屬嘉今取大戴及少儀合之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音捧。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司射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疏曰中之形刺木爲之狀如兕跪而伏背上圓圈以盛算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處于司射故在司射之西凡行禮統于主人以東爲上）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哨七笑反樂音洛、枉哨不正貌）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固敢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受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送送矢也辟亦于其階上）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于投壺。疏曰冠士謂成人來觀禮者尊之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國子能爲樂者明非瞽人也）。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下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于堂或于室或于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修長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皮下大戴有大七分三字。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皮節）

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卽兩楹間者言將有事于此也退乃揖賓卽席欲與皆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向間相去如射）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室中東面執八算興（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侯投）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者之衆寡爲數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

右就筵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

之（比毗志反。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爲樂。疏曰司射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也若以矢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更迭而投若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則其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算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于二故輒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魯薛者記禮者乖異未知孰是也憮敖慢也浮罰爵浮滿也）

右請賓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也）

○□○○□□○□○○□半○□○□○○○□□

○□○魯鼓○□○○○□□○□○○□□○□○

○□□○半○□○○○□□○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魯鼓○○○□□○○

半○□○□○○○□○□○□○薛鼓○□○○

○○□○□○□○○□○○□○半○□○□○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右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有司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者司射也）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少儀〕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投壺各四矢委于地一一取投若卑者侍投則不敢委地而悉抱之故謂之擁矢也兕觥曰角擢取也不擢馬者不取劣偶之一馬以成己之三馬也）

右請投視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

右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大戴正上有司正曰三字請下有爲勝者三字。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曰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立馬樹標也直當也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于多以助勝者爲榮乃以[illegible]馬）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乃行）

右三投慶多馬

終

禮樂通考卷二十一

武進胡掄輯

嘉禮鄉飲酒禮五之六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一也黨正蜡祭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呂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

右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不固辭者素有所志）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再戒爲宿戒）

右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斯禁所以承酒尊者似豆而無足肆陳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也○疏曰南北以堂深者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上洗北去堂遠近取於堂上淺深）

〔記〕蒲席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

右設席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也）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

〔記〕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於堂東北（亨普庚反○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右速賓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相息亮反○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益卑也）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反○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

右迎賓

主人坐取爵於篚降洗（將獻賓也○疏曰篚在堂上尊南故云取之乃降）賓降（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重以己瀆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賓對（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已盥乃洗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

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卒洗主人一揖一讓升（以賓俱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乙反後疑立皆倣此疑讀如公羊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正立自定之貌）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避）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薦脯醢（薦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於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於左（繚猶紾也絕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illegible]其末）坐挩手遂祭酒（挩始兌反拭也）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

記獻用爵其他用觶（他謂旅酬之屬）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徒空也謂皆有薦）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出自左房（挺與脡同橫祭者於脯為橫於人為縮）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起必酢主人）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右獻賓

賓降洗（將酢主人）主人降（亦從賓）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崇尊也主人以賓之菲酒為尊也）

記主人介凡升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酢所以酢主人也僎當作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者○少儀文）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於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賓疑立者待主人自飲也酬勸酒也）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不拜洗殺於獻）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於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記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將舉於右（便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酢賓之時）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為介酌○疏曰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疏曰知兩楹間是尊南者以上云尊於房戶間當兩楹之北也云下賓者以賓親酌以酢主人此不自酌也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

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奠爵西楹南以當獻眾賓）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降洗升實爵於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不拜卒爵立飲立授賤者禮簡）眾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此堂下眾賓禮簡於三人也）又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謂三人也）眾賓辯有脯醢（辯音遍）主人以爵降奠於篚

記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為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與音預）○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右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序次也即就也）一人洗升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於西階上賓拜（賓拜將受觶○疏曰席末答拜者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為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進坐奠觶於薦

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於其所（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已）

記樂作大夫不入（大夫入當在未作樂之前以助主人樂賢若作樂之後則後於樂賢者故不入）

右一人舉觶

設席於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則邊曰廉）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左手相（相息亮反何戶可反挎口孤反○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燕禮左何瑟面鼓可鼓者在前也此後首者變於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正猶長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於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瞽不爲之洗）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之）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即謂大師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疏曰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記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階阼階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於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疏曰上經主人獻笙西階上此記又言之爲拜送爵而言也）

右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側降（側特也賓介不從）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相息亮反○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怠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司正告於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共音拱○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右司正舉觶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向主人將授）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酬主人訖）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通解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賓觶之後受觶之時賓介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介則拜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於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

者得由其東亦既受乃還北面拜送也）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司正退立於序端東南（避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眾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者以觶降坐奠於篚（辯辯眾賓之在下者）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

〈記〉凡旅不洗（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既旅士不入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洗升實觶於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逆降降

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末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於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淸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疏曰賓敬主人而使弟子徹俎故云賓之義也）司正升立於席端（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

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人之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或爲僎或爲全）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

〈記〉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上文無出之文故記之）主人之俎以東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說吐活反。○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無算爵無算樂（說見燕禮）

右燕

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記樂正命奏陔賓出至於階陔作

右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重直龍反。○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亦卿大夫）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加猶若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大夫席也大夫席再重）

記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賓也）

右遵入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服卽朝服鄉飲酒之服也）

右拜禮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朝服更服玄端息勞也）無介（勞禮畧也司正爲賓）不殺（不殺牲則無俎）薦脯醢（羞與正飲同）羞唯所有（在有何物）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徵召也告請也）賓介不與（與音預）鄉學唯欲

右息司正

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

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共如字）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共音拱）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教成教成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

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向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向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嘉禮燕禮五之七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疏曰勤勞聘使之勞與凡王事之勞皆是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與音預○小臣大僕之佐天子燕飲則大僕相之諸侯降於天子則小臣相之）

周禮夏官之屬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二人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法（食音嗣）

右戒與者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樂人縣（縣與懸同）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太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圜壺（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冪用綌若錫者冬夏異也夏宜用綌冬宜用錫葛之粗者曰綌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記〕燕朝服於寢亨於門外東方（疏曰此與公食皆君禮故亨於門外鄉飲酒亨於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亨音烹）

右陳饌器

射人告具（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曰案公食無射故使贊者告具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於席西鄉（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於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於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名）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告賓許）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前從臣禮今當更以賓禮入）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羞於公庶羞）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命之也）膳宰請羞

於諸公卿者射人納賓（射人爲擯者）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也）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于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也至再拜者非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

〔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疏曰此謂與已臣燕爲賓也若與異國之賓燕皆用上介爲賓也不用公卿爲賓者恐逼君也大夫則遠於君不畏逼君也）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凡薦羞者小膳宰也

右即位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對答）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避正主也）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前盥爲洗爵此盥爲汙手） 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 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

〔記〕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 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觚爵通稱） 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篚下篚南） 主人辭洗賓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 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賓禮薦訖則薦脯醢此主人是臣禮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背乃薦主人於洗北） 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 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於篚（崇酒者賓與正主人敵者之禮也） 賓降立於西階西（既受爵矣不敢安盛） 射人升賓賓升立於序內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於膳篚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於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媵送也酌散者方壺酒也）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禮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通解曰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宜降禮而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也） 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

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徃來以右爲上）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

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終禮曰致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也）

右媵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與賓進受虛爵降奠於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亦不言成拜）公答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卒猶後也辯與徧同）

〔記〕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天子階九等以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

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升酌時也擯者阼階下告於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

右公爲賓舉旅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避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射

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薦反。○諸公謂大國之孤或寄公之屬及君之所不臣者）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爲大尊屈之也）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於篚一人侍於篚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奠於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如初如上爲賓舉旅之節）

右公爲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脀（有豆無俎）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偏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後布席也）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何胡我反相息亮反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恐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衆工也）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疏曰燕尚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間至射乃爲大夫舉旅）卒（旅畢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主人洗升獻笙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疏曰笙在堂下而言降者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也云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於位之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飲酒謂之合樂）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樂正由

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以鐘鎛播肆夏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升歌師工歌堂上之樂於歌也下管堂下之樂以管爲君也三成猶三終也）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也）若舞則勺（勺音灼○勺周頌篇名）

右樂賓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射人相禮司正察儀其事同故使爲之）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

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成儀多也君曰者以君意命卿大夫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說吐活反○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羞庶羞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記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右燕

主人洗升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於觶南東

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諸侯則上士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於東方西面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於東方蓋尊之畢獻薦於其位○疏曰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卽東方卿位是尊之）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疏曰上設位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此章多有不可曉者）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

右射

賓降洗升媵觚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

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辭賔升成拜公答再拜賔反位

右賔媵爵於公

公坐取賔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與者明公崇禮不倦也）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疏曰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唯受於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欲令惠均）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於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卒

右公爲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辨見大射）

右獻庶子以下

無算爵（以前皆有次有數至此則無次無數）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惠從尊者來也）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獻在於飲酒成其意）受賜爵者與授

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尋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於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辟音避○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賔賔猶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通解曰士方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無算樂（在君之情不爲限數）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

右無算爵

賔醉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賔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夏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卿大夫皆出（隨賔出也）公不送（賔禮訖是臣也）

右賔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臣敢辭（上介出荅主國使者之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再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臣敢固辭（再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三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許之）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

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致君請客之命）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於使臣臣致拜賜命（客對辭）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外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苟誠也賓受君燕極其誠敬主君欲寵異之更其席變其禮使其介得與主人行賓主之禮以尊賓若與主君相敵者然）無膳尊無膳爵（君物曰膳不設君爵者降尊以就卑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相者贊君之禮者以君命辭之也）有房中之樂（諷誦以事其君子）

右公與客燕

〔燕義〕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去聲爾近也）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適音敵）設賓位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爲疑之爲去聲）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席則賤前而貴後獻則貴始而賤終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

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倅者也）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司馬夏官卿庶子官之長也弗正者庶子得專掌其事司馬不得而正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嘉禮公食大夫禮五之八（食音嗣）

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疏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薦豆黍稷皆下大夫之禮也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上介出請入告（問所以為來事）三辭（為既先受賜不敢當）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也）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賓再拜稽首（受命）大夫還（復告於君）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於次俟）

〔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右戒賓賓從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若束若編（七鼎太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設洗如饗（饗禮亡矣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小臣具槃匜在堂下（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湆醬可以畧也）無尊（主於食不獻酬）飲酒漿飲俟於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

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

〔記〕不授几（異於醴也）無阼席（公不坐）亨於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雀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雀細葦也）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右陳器饌

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逡巡不敢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大夫主國卿大夫）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介門西北面西上

右迎賓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重言再拜者將降而公拜已降而拜畢也）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乜君敬也）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栗階解見燕禮）

〔記〕卿擯由下（不升堂也）

右拜至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主人持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今文奠為委古文待為持）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旅人雍人之屬）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南面匕（前洗南）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魚腊飪（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載體進奏（體牲與腊也奏皮膚之理也進）

（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魚七縮俎寢右（疏曰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向南鬐脊在北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所聚故少牢進腴）腸胃七同俎（牛羊不異腴腹也）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於鼎逆退復位

右鼎俎入

公降盥（將設醬）賓降公辭卒盥公一揖一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公設之（以其爲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公立於序內西鄉（不立阼階上示親饌）賓立於階西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用其六解見通禮）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也○綪側耕反○疏曰上設豆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綪不錯者尊故也）膚以爲特（疏曰豕在牛羊之下爲賤膚豕之所出故特之於俎東也）旅人舉七鼎順出奠於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瓦豆曰鐙有蓋者自外入爲風塵）公設之於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盛和羹之豆曰鉶）飲酒實於觶加於豐（豐所以承觶者如豆而卑）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於豆東不舉也）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卻於其所（會簋蓋也卻者仰也）

〔記〕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有事）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芼者藿苦薇之總稱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

右設正饌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於公公再拜揖食（拜賓饌具）賓降拜（答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豆之間祭（擩猶染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取授以右手便也）三牲之肺

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肺不離者刌之也）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捝拭也拭以巾）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初位謂設醬時公立於序內賓立於階西）宰夫膳稻於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惟醯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言稻南者明庶羞不與正豆併也間容人）

（者賓當從中間往來也）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膷臐膮皆香美之名漢人謂之臛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鮨亦膾也）衆人騰羞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記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至於陳設冪亦去之）凡炙無醬（已有鹹和）

右庶羞

贊者負東房告備於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賓從席末取粱即稻祭於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

右賓祭庶羞

賓降拜（拜庶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於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於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辭降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之事）公許賓升公退於箱（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公不辭不再拘賓也）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宰夫執觶醬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賓挩手興受（受觶）宰夫設其豐於稻西（酒在東醬在西所謂左酒右漿）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飲漱）

右賓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公一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示親受）公降立（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訝迎也）

右侑幣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貪食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公辭（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拜拜主國君厚意賓揖介入復位）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賓升公揖退於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饌用庶羞互相成也）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得侑幣）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升當明禮有終）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畧也）

（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魚腊不與（言魚腊則其餘庶羞皆與矣）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曰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右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以命數爲差）庶羞西東無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記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右食上大夫禮

若不親食（主國君有他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罋陳於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於筐陳於兩楹間二以並南陳（楹外堂東西楹內堂中也）庶羞陳於碑內庭實陳於碑外（庭實執乘皮者也）牛羊豕陳於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侑乃君禮親食乃有）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訝聽命（拜賜與親食同）

右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迎賓於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凡三降備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稽首臣拜君之禮也敵者亦稽首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己食）卒食徹於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賓受於堂無儐

右大夫相食禮

劉敞曰食禮公養賓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

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之於所尊不敢狎而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意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粱以湆醬以君子之厚己也賓

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殽烝即折俎也謂體解節折而升於俎也）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具牲體升之於俎爲全烝無庶羞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食而不行旅酬燕坐爲立飫升牲半體於俎爲房烝以其半爲庶羞）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旅酬安坐爲宴饗）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恐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四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敬

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前篇燕禮是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此篇公食大夫禮是也）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焉用全烝

嘉禮養老之禮五之九

王制（內則之同於此者不錄）凡養老（疏曰養老之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王事則養其祖父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有虞氏以燕禮（疏曰燕禮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其燕禮亦有

（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也）夏后氏以饗禮（疏曰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卑爲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燕戚及諸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惟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酒醉爲度）殷人以食禮（食音嗣○疏曰食禮雖設酒而不飲以飯爲主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食則謂之燕食饗食禮之正故行於廟燕以示慈惠故行於寢）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夏之燕饗秋冬則用殷之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國皆學也國謂國中小學學謂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諸侯之養老無隆殺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坐跪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難爲備禮故其拜命不過跪一足而頭再至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音張粮也異者不與少壯同也宿肉常備之不使不足也貳膳陪供之必使有餘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從於遊隨所處而爲備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去聲）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告存猶言存問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戎服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去聲齊音齋）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雖有喪事衰麻而已其他禮節皆所不責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

故於小學）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國老皆養於大學庶老皆養於小學）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收冔冕皆祭服之冠也深燕縞玄皆朝服之衣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不可皆養養老之後徧引有年除其徭役）君子耆老不徒行衆人耆老不徒食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憲法也取法其德也有又通惇厚也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大昕始旦也興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事畢而反命於天子也）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鄭氏曰養老於東序則視學在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必也○疏曰蔡邕以爲三老三人五更五人非鄭義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孝養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

（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理集合清廟詩中所陳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父子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下管象舞大武解見樂舞）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反反其國也幼字衍文）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語說卽合語之說也命猶辭也請乞言之辭命數者篇章之數也）

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氏曰臣能世祿曰富）是故朝廷同爵而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於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於朝廷矣（古者視朝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席布席使坐也不俟朝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卽其家也）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此言老少同行之法也併並同錯差也謂雁行也不雁行則直隨之矣辟音避）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甸徒田獵之卒徒也）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於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更平聲○三老五更解見後漢）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爲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干盾以示將舞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屛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計於是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致堂管見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言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也必矣

後主景耀元年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小同玄之孫）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養老於明堂司徒尉元大鴻臚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按養老乞言千古盛典當其榮者務宜敦進格言以襄君德必儆其不逮而責其所難非徒務爲容悅以侈一時之觀聽已也孝友者孝文之能事初無待於勸勉者也孝文雖賢豈無所短而特以是爲言哉是爲容悅而已矣惜乎李躬桓榮王祥鄭小同尉元游明根等皆當盛典而碌碌無奇素餐之耻諸公不得免焉

北周高祖保定三年養老於太學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舄周主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親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酳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致堂管見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之觀聽而爲之未有真得進言之

益者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後世耶

禮樂通考卷二十二

武進胡掄輯

嘉禮學禮五之十

舜典命契作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學名）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養老章云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頖泮同○辟與璧同璧者玉圜而中空之名也雍和也建學於中而水圜其外故謂之辟雍泮之爲言半也南方有水形如半璧故以名之王制四代學見養老禮）

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作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於兩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在遠郊之外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祭義天子設四學（或曰四學四代之學也或曰四郊之虞庠也）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言魯立四代之學也藏粢盛之米於學宮故謂之米廩亦教孝之義按禮記諸篇所載學宮名制與孟子不合毋乃典籍既去而各得諸傳聞者與）

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

天下通經異能之士〈致堂管見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鄉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說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者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遽及學校之政也况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

所本而云然也泮水之詩亦未見其爲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爲證則末矣○初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致堂管見曰〉向之說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常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有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　太學子弟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致堂管見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漢庭徒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屛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有（此篇當與吉禮釋奠先師參看後漢中興以後修廣太學已見吉禮）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四學以雷次宗爲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並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温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士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又選學生往

雲門山從何胥受業命胥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時范仲淹意欲復古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夏四月作太學國子監官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取湖州教授胡瑗法爲令式

右立學校

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音小聞去聲）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賢就見賢人也體遠察疏遠之心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兌命商書兌當依書作說下同○書言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上學字書作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去聲中丁仲反樂五教反○中猶間也間一歲曰中年離經斷絕章句也辨志析其意趣也蛾子蚍蜉也時術蚍蜉之所爲謂銜土也言蚍蜉銜土則成大垤喻積學醇至大成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小通肄習也習小雅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遜通恭順也觀去聲示也示以所學之端也語告也蓋使之憤悱而後啟發也七者自敬道以至不躐等也官謂已仕者士謂未仕者）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

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縵莫半反依上聲興去聲樂上音效下音洛離孫並去聲○時教四時之教正業四時各有其業也操縵見樂部八音章博依廣爲依永之聲也服猶事也雜服曲禮繁雜之事也興之言喜也樂喜好也非其所喜者必不喜學之）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呻音申佔音覘佛拂通○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謂覘視之簡牘訊問之言詞也及至也數科程之數進增益也刑猶成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當孫並去聲○通解曰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節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燕猶褻也燕褻之朋所謂損者三友是也辟與譬同燕譬謂褻狎之談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音導易以豉反○道示以當行之路也牽猶曳也強猶勉也）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陳氏曰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途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說如字從音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去聲○記問者記古書以待問也聽語者聽學者之說而告之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駕馬者反之

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志於學矣（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陶鑄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獸皮連綴成裘以學乎冶善弓之家其子弟見其撓屈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駒始學駕更不駕在車前惟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驟以學乎駕而已言學者須先教之小者淺者如操縵博依雜服之屬然後樂而易成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此物醜類謂以同類相比方而發明其義）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水所出也委流所聚也）

右學義

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劉氏曰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之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音效教也干戈羽籥皆舞者所持干戈爲武舞春夏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爲文舞秋冬教之示安靜也東序大學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四人皆樂官之屬學亦教也胥大胥也南南夷之樂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詩也弦琴瑟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合語旅酬而語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學音效說如字）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列事所當陳列論說之事也）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合謂合樂故謂凶喪之屬）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句）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語於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此節當有闕文學者亦當闕之）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興與釁同初作禮器而塗其釁隙也教世子三字王氏亦以爲衍文陳氏以爲此以上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修外者淑愼其威儀）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愼諸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四輔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號不得想止是有疑卽問他之意）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君子有爵位者之通稱君子曰德者言非德無以爲君子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陳氏曰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擧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爲國猶尙爲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武王旣崩則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以之爲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有之言能保也不然則不能保矣故曰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是也三善君臣父子長幼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辭見養老之禮其下文遂言養老今以入養老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古有世子之禮而篇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篇末齊玄齊戒所著玄端之服也）

保傅（大戴禮第四十八參漢書）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卜其吉也）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參夙誼書作齊夙）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爲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晏者也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前後左右皆正人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上矣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此

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通解曰卽下文失度而宰夫減其膳）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中去聲）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和鸞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使趙

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訞言其視殺人如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教得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踐阼（大戴禮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

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戸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不代（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呫（呫與詬同）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

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憍居妖反逃也〇求醉飽自杖而已）無戸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此一銘不可强解）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矛一人所聞以

戒後世子孫

右王者之學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睦謂睦於九族婣謂篤於外親任謂信於朋友恤謂振卹困窮）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入其書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疏曰內史有策命諸侯群臣之事故使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未詳）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州序黨之學也正歲建寅之月）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音詠祈禱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謂大蜡也見郊祀禮）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春秋祭酺亦如之（未詳）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衺似嗟反猶惡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媺音美○鄭氏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通解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掌國中失之事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中去聲○中失謂中禮失禮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一曰白矢謂矢貫侯而侯背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謂一矢先發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剡剡然注而去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尺而退也五曰井儀四矢貫侯狀如井字也）四曰五馭（一曰鳴和鸞謂和在式鸞在衡韓詩外傳所謂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也二曰逐水曲謂車行水畔逐水勢旋曲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謂君止宿於野次車以爲藩仰車以其轅表門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迴旋應於舞節五曰逐禽左謂逆驅禽獸使君射左爲上殺）五曰六書（一曰象形如日月字是也二曰會意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之類三曰轉注謂以一字而轉爲數義也四曰處事如人目爲見兩戶相對爲門之類五曰假借如能本獸之最有才力者而借爲才能之能豪本獸之最雄傑者因借爲豪傑之豪理本玉之理而借爲天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爲精妙之妙六曰諧聲本一字定其形而附他字以諧其聲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而以工可爲聲）六曰九數（一曰方田卽後世量田畝之法二曰粟布以錢布易粟米之法三曰差分一作衰分理會官員俸祿之法四曰少廣如今關市量船之法五曰商功如今浚築計方之法六曰均輸計輸將道里遠近勞費之用七曰方程造曆用之八曰盈朒由可見者以推其不可見者九曰勾股一作旁要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勾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皆可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稍爲股頭與稍盡處相去爲弦）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鄭注六義全取少儀今以列於後）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解見樂歌）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解見樂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采即釋采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齊八政以防民淫（八政衣服飲食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鄭氏曰事爲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命鄉者司徒命鄉大夫以告者鄉大夫告司徒）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與去聲○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飲酒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間一年而考校之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又間一年再爲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學謂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不論貴賤）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不舉徹樂減膳也不悛而後屏之重棄人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

車甲（發猶起也車甲謂軍旅也）

右教

弟子職（管子篇名）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學則第一章）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掃席前曰拚）（潔手曰盥滌口曰漱）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共音拱○汎廣也內外皆掃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無作（席叶音祥倫反客叶音恪鄉音向○蚤作第二章）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丈反否叶音鄙○紀謂紀綱言教之次第也周編也一編之外不必叙其長也）始誦則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敬事端也）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行下孟反○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爲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則起謂與後至之人坐而卑者也若年長而坐遠則不起矣）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客叶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杭○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也受命爲先生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受業對客）（第三章）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錯與措同饌選具也）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叶音郎）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爲胾也禮三飯乃食胾而辨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鄭注二禮而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外矣今本不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挾古協反嗛苦簟反○三飯食必二毀斗也挾猶箸也匕所以載牲肉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祀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

（漱祭未詳○饌饋第四章）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恐汚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擥音覽飽叶補苟反咡音二○不以手當挾也隱肘則太伏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幷器乃還而立（立餽不叶未詳○乃食第五章）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注作擖又作葉並以涉反○攘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揲舌也旣洒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以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謂倚箕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埽而却退聚其所埽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於箕（板機時以手排之適己向己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合止也）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洒埽第六章）

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坐上聲錯見上所叶疏果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於坐之所也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句古侯反下叶音戶○句曲也舊燭燼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緒燼也椀所以貯緒者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者叶音渚去上聲○先執燭者旣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乃取櫛而出棄之○執燭第七章）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闕一字）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請衽第八章）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弟子之紀（友叶音以叶上章長丁丈反儀叶五何反○退習第九章）

右管子弟子職一篇皆爲幼學今從通解分爲九章以其純爲幼學而無雜文故別爲一策而不雜以他書也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名曰幼學時始可學也）幼子常視毋誑（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衣去聲）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之手（奉芳勇反○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率行）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辟匹亦反咡如志反○負謂置於背也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辟偏也口耳之間曰咡掩口者不敢以氣觸尊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呼並去聲）凡爲長者糞之

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音吸○箕除穢也）奉席如橋衡（如橋之高如衡之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亦跪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益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許而未行曰諾唯而起卽行也）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無餘席謂己席與尊者之席近也近則應對審也）燭至起（時之變也）食至起（禮之行也）上客起（非同等也）燭不見跋（跋本也恐客見之以夜久欲退）尊客之前不叱狗（不以叱駭尊者之聽）讓食不唾（嫌於惡主人之饌）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此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復白也屏猶退也屏而待不敢於其私也）毋傾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噭音叫應去聲○噭應應答不和平也箕謂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解脫也就猶著也屏猶退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遷徙也移近前也）○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疏曰若有問衆人則當顧望坐中恐有勝己者不得率爾失對也）

少儀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不將命不使擯傳命不敢當賓也遇尊長於道路尊長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犆特同謂於尊長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得擅執而鼓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翣扇也無故而畫地若擧手爲容若揮扇皆爲不恭若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侍射則約矢（凡射必二人爲耦楅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而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并取四矢謂之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解見投壺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還旋同○運還皆轉也）

右幼學（侍食侍飲在相見禮并玉藻皆入第十五卷與此宜參看）

禮樂通考卷二十三

武進胡掄輯

嘉禮內則五之十一（此篇收取經傳類從通解而注釋則刪之）

通解曰內則爲小戴第十二篇蓋古經也鄭氏以爲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閨門之內禮儀可則故曰內則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故取以補經而附以傳記之說又取小戴昏義哀公問文王世子內則諸篇及周禮大戴禮春秋傳孟子書大傳新序列女傳前漢書賈誼新書孔叢子之言人君內治之法者名曰內治以補經闕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縰黑繒以韜髮者總亦繒爲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後以爲飾也拂髦振去髦上塵也髦者翦髮爲鬌之形所謂兩髦也）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爲之小觿所以解小結者金燧所以取火於日中者）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遰音逝○玦捍皆射者所用玦著右手大指捍著左臂以遂弦亦名遂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彼力反注曰行縢鄭氏曰卽詩所云邪幅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偪）屨著綦（綦屨頭飾卽絇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簪也衣紳衣而紳也）著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纊音曠縏音盤袠陳乙切○箴管箴在管中縏袠皆囊屬施縏袠者爲著箴線纊也）

衿纓綦屨（衿猶結也纓香囊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温當作蘊承藉之意）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酏音移秫音述○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爲羹也）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免音問○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總角總結髮爲角童子飾也容臭香物也昧爽將旦也）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慈愛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襡音獨○將衽謂更臥處也縣與懸同襡韜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對又丁雷反卮音支匜音移○傳移也言此數者皆有常處不敢輒移也敦牟黍稷之器卮酒器匜漿器也餕餘食也）○父母在

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者侍母食而不佐餕也如初如父在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唯於癸反齊側皆反）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嚔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皆不敬之大者）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撅居衛反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燂詳廉反潘音翻靧音悔○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禮也）○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人代之父母使之也復之復自爲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此言父母舅姑待子婦之禮也自勤勞至數休之不可姑息也自未孝至表禮焉言不可輕絕也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數音朔）○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疏曰孰諫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宜猶善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介婦請於冢婦（介婦衆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王氏曰友當作敬○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右事親事長○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

定而晨省（疏曰冬溫夏凊四時之法也昏定晨省一日之法也）在醜夷不爭（醜夷猶言等輩也等輩易爭爭則有恐不測累及於親故戒之）○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禮三命受車馬於天子爲元士於侯伯爲大夫雖父族不得與之齒蓋無執弟子禮之處矣若有父在則雖有其位而不敢當其尊常以子弟自處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也（同官同業爲僚友同心同德爲執友往來酬酢爲交遊）○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概限量也○曲禮）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

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玉藻）○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相毀曰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猶事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曲禮）○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母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檀弓）○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玉藻）○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與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曲禮）○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起權反○圈屈木所爲謂卮匜之屬○玉藻）○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則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曲禮）○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終身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所謂

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養也（亨音烹）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仁者仁此者也禮

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無人無如人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

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己無惡自出於口故人亦無忿言反於身也。祭義）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單居離曾子弟子）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幾諫而無諫之名由己爲無咎也顯諫而有爭之迹由己爲賢人也）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言敬不可踰於愛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視之以爲己望也（謂儀象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奉其所令）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謂隱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

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與猶許也言禮取從其大而不取從其小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大戴）

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此依通解自後章謹夫婦移入○閽掌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彼力反浴室也）男子入內不

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此左右據北向言之東爲右陽也西爲左陰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椸羊支反）

（○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漱濯也）

右男女之別○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非有大故則不宿

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闔闔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也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也）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晏（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晏）宗不具不繹（宗宗人主祭祀之禮具備也繹又祭也不繹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昔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以遠嫌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

於禮矣（魯語）晉平公有疾叔向問於子產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疏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集滯以羸露其體也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便不得宣散則體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蠱者物壞之名）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五聲一終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不依五聲次序妄爲彈擊是爲煩手）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

（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滛寒疾陽滛熱疾風滛末疾（末四支也）雨滛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晦滛惑疾（晦夜也謂晏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滛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滛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滛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滛溺昏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則壞）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亦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妊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滛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右胎教（內則無文從通解以列女傳補）傳曰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肖肖之故妊者能謹於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對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巾）三日接子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此章刪本悉從通解而以國君之禮入內治〇接子以禮接其子也）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射亦謂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見內治）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特埽一室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大夫之子有食母（食音嗣）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〇凡接子擇日（不限三日與上章不同別記異聞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丁果反〇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囟音信〇疏曰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不翦也一縱一橫曰午翦髮留其頂上縱橫一交相通達故云午達羈者雙也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然）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上皆漱澣（見賢遍反〇貴人大夫以上也由從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避人君也）

（○疏曰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相息亮反○某妻姓若云姜氏也祗敬也）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咳才戶反字又作孩○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疏曰咳謂以手承子之咳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還音旋○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疏曰妻對訖遂左向廻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辯音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疏曰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謂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藏之謂藏之家之書府）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二十五家爲閭閭胥中士一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州長中大夫一人其屬皆有府史府掌收藏史掌文書）夫入食如養禮（養羊尙反○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饋舅姑之禮也○疏曰養即昏禮婦盥饋舅姑之禮也）○凡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隱疾衣服之疾也若春秋黑臀黑肱之屬）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而生亦勿爲改）○妾將生子及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夫雖出避其問妻見子之禮則同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十日也別記異聞不待三月也）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此承上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也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爲異耳適子謂適妻之衆子）

右生子○〔左傳〕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生名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因饋魚名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謂本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食音嗣○陳氏曰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

（妾也子三年則免儇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也亦三年而出○上節言人君之禮當入下篇今重出在此）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唯者應之速俞者應之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也）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襦又作襦音如袴苦故反○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或曰簡要也不煩擾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勺文舞也成童十五以上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大夏兼備文武之舞舞之大者也勺與象舞之小者也內而不出謂蘊藏其德不自表其能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去聲○室猶妻也男事授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常學隨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凡男拜尚左手（方猶始也物猶事也）○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娩音晚○婉言之孫也娩貌之溫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共供同）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凡爲婦之事當及女時知之）十有五年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爲妻（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爲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凡女拜尚右手

右教子

禮樂通考卷二十四

武進胡彥昇輯

樂原第一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胄子猶言嗣子也凡人直者每不足於溫寬者每不足於栗剛則易虐簡則多傲教之以中和之德而矯其血氣之偏也永長也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聲五音也律六律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成均五帝學周人以爲大學瞽宗殷學周人以爲小學）

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卽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掌樂之官掌敎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不是徒設一官司也秦漢以來誤作官司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蓋學校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可領學者所當深思也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比音避。不常之謂變有定之謂方人心感而遂通故宜見於口而爲聲聲與聲相感自然生清濁高下而爲變至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由是比合其音而播之八音宣之萬舞而樂名焉。詩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此歷言感物之心與所應之聲以起下文愼動之端也）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言先王愼所感以爲制樂之本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此言聲音與政相通而愼動在立政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此言五音之正當於治世得之）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言亂世之音而實之以鄭衛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

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朱絃練朱絃越瑟底孔也疏之欲其聲希）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猶柔也愛心所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理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此言愼所感者）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此言不愼所感者）○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

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四氣四時之氣也復反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奪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

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莫大焉（方法也而始謂再作也往猶進也亂樂之卒章也歸者舞畢而退就位也拔亦疾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均平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拊鼓文武相雅皆節樂之器也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以輔樂文亦鼓也武謂鐃也相即拊也雅謂柷也復亂之亂訓作終治亂之亂訓不整訊亦治也疾猶急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

古此新樂之發也（傳音儒獶同猱）今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從何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數猶迫促也辟僻同喬驕同）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聲則思武臣（橫者盛氣充滿之狀金氣嚴壯立武之道）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辨別義理則足以決死生）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棱角也有貞守之義）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氾濫也氾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有畜聚之象）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囂也其聲諠囂使人動作鼓舞故能進衆）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國語〕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大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

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則猶後也）夫耳內和聲（內音納）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信名審號令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

漢書昔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同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勺同酌）武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招之言紹也）大章章之也（章明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帝舜命夔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聲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德光輝日新世衰民散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在焉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學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陵夷不反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官字連下句謂凡百典樂之官皆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夫人唐山氏）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其名曰安世樂宗廟樂舞大抵皆因秦舊焉至武帝乃立樂府（師古曰始制之也樂府之名盖起於此愚按孝惠二年已有樂府令則非起此矣）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詞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河間獻王亦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郊廟詩歌不協鍾律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之家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樂及郎位罷樂府官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初高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總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後漢志〕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寡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鐘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音律之數上使韋元成試問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以六十律分期之日又言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

〔晉志〕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考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風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道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用此道也

〔隋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永平三年改司樂之官曰大予）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

吹樂天子燕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魏武平荆州得之使定雅律迄晉相因永嘉之亂盡淪胡羯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素善鐘律作爲四器名之爲通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與古律不差音聲和韻又倣周之九夏制爲五引十二雅隋初仍宇文周之樂平陳後詔定雅樂鄭譯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議久不決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之而寢

唐貞觀二年祖孝孫奏唐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帝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倶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司馬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

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政化周浹鳳皇來儀也苟無其本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亦不能化一夫也況齊陳淫昏之樂遂足以變一世之哀樂乎太宗遽云治之隆替豈由於此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掄按自古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用以象功焉用以昭德焉莫非鳴其政治也是故揖讓而韶夏興征誅而濩武作治之隆也樂以隆焉淫亂而鄭聲宣君昏而濮上起治之替也樂以替焉則是樂之隆替由於治原非治之隆替由於樂而治須得樂以張顯也太宗之言固已謬矣又謂悲喜在心非由於樂豈非以聽者言之乎樂則韶舞放鄭聲聖人之大戒也又何謬哉

周陳以上雅鄭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唐於俗樂中又分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隷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雅不勝鄭一至於此

宋樂自建隆訖崇寧六改作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

律呂故建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李照以知律聞謂朴準與古高五律請依神瞽法鑄編鐘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飾故景祐有李照樂未幾諫官交論其失詔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阮逸胡瑗預其事乃試考擊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故皇祐有阮逸樂神宗即位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故元豐中有楊傑

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即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詔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文飾太平蔡京主魏漢津用夏禹身爲度之說以帝指爲律度鑄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故崇寧有魏漢津樂改作六變而卒無定論

〔通書〕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之論樂者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廢禮敗度故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正蒙〕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耳形

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禮樂通考卷二十五

武進胡掄輯

五音第二（加變宮變徵爲七音）

五音者天地萬物自然所有之聲而聖人區分爲五以作樂也凡形氣相軋皆足成聲清濁參差不出五等曰宮商角徵羽凡物不能皆備惟人聲備焉故辨五音者近取諸身而萬響皆可得其類從矣宮者喉音也喉爲發聲之始其聲最重濁而弘大故爲聲氣之元而爲四聲之綱也商者舌本音也角者舌末音也徵者齒音也羽者脣音也自商而角而徵而羽以漸而清而人之聲音於是而備而萬物之聲無不畢該非律呂無以正之也（變徵在齒舌之間變宮出丹田之域）

漢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民事物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徵商羽角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後漢志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其餘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晉志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黃鍾之笛正聲調法黃鍾爲宮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

律呂新書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

掄按聲之不一也本其自然之清濁則曰五音裁以當然之法制則曰六律音定於律律以正音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不議數度之謂五音裁制數度之謂六律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五音

而有數度則可自因數度而正之矣又何須六律哉諸書皆言五音之數度者是因旣經六律所正之五音而舉其第一調言之耳宜從活看不可死執也蓋第一調黃鐘爲宮宮卽黃鐘矣其所謂八十一者以黃鐘八十一而宮乃八十一也若以大呂爲宮宮卽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而宮亦七十六矣若以太蔟爲宮宮卽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宮亦七十二矣後漢志所謂各自爲宮者是也其在黃鐘調當以太蔟爲商商卽太蔟故商之數七十二姑洗爲角角卽姑洗故角之數六十四南呂

爲羽羽卽南呂故羽之數四十八皆以第一調之商角徵羽言之所謂聲之元五音之正是也若以太蔟爲宮則以姑洗爲商而商之數六十四矣甤賓爲角而角之數五十七矣若以姑洗爲宮則以甤賓爲商而商之數五十七矣夷則爲角而角之數五十一矣所謂其餘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是也五音之數度隨六律爲多寡者也安可執言哉然則定之爲五何也凡物不離五行是故色有萬也而五色盡之味有萬也而五味盡之聲有萬也而五聲盡之五行之生以微著爲次第五

音之分以清濁爲次第皆指其本聲而言也

律呂新書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此以聲調圖觀之可見凡角與徵是一調中間律呂相變之界也七音之爲一調也六律爲宮者商角皆律徵羽皆呂六呂爲宮者商角皆呂徵羽皆律角以上以律承律者止間一呂以呂承呂者止間一律如黃鐘調則宮商之間止間大呂商角之間止間夾鐘大呂調則宮商之間止間太蔟商角之間止間姑洗皆一律也角徵之間律呂相變律變呂者旣間一呂復間一律如黃鐘調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其中間中呂甤賓二律呂變律者旣間一律復間一呂如大呂調仲呂爲角夷則爲徵其中間甤賓林鐘亦二律也羽與宮是兩調相承律呂相變之界也五調之爲一曲也律爲前調之羽者次調以同位之呂爲宮呂爲前調之羽者次調以生子之律爲宮以其不甚參差故設變宮也今亦云相去乃二律未詳說）其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

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子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晉志曰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朱子曰五音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

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

管子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馬疑當作鳥）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吏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掄按律呂新書議李照范蜀公止用十二律以爲全然不知五音之理掄雖至愚何爲旣見其識而復犯之也竊以爲五音者本然之全體六律者當然之妙用凡其妙用無不具於全體之中一經裁制則當然之妙莫非本然之妙一體一用非二物也若兩言之徒使學者識其當然而昧其本然也范李二公非臆說也

律呂第三

律呂者五音之節度樂器之準則也陽爲六律陰爲六呂陽以統陰則爲十二律律之爲言法也聲音之所法則也呂之爲言助也陰以助陽也周禮六呂謂之六同言陰之同於陽也國語六呂謂之六間言陰陽相間以成聲也作樂在乎審音審音在乎定律律呂正則五音諧而八音克諧矣○又按五音者清濁之大界六律者陰陽之細分一清一濁之中各有陰陽也或問之曰清濁之辨人能辨之陰陽之辨何所致其力也愚應之曰無往不可卽陰陽二字陽字之聲以呼而得之其聲卽陽也陰字之聲以吸而得之其聲卽陰也其在於人凡聲之出於呼者皆爲陽出於吸者皆爲陰也其在於物凡聲之冲而上者皆爲陽墜而下者皆爲陰也或又曰然則子之四書典制彙編曰清濁亦陰陽何也愚應之曰此余少年不知而作遺悞也人爲罪不小戒之戒之謹闕所疑則無此咎矣

漢志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之猶於也解谷谷名）生其竅厚均者（取其生孔內厚薄自然均齊不復用削刮也）斷兩節

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之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比合也可以上下相生而配合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史記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

後漢志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晉志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漢武帝時汲郡盜發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以玉爲琯矣王莽又以銅爲之

律呂新書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晉隋間累黍爲尺以制律而容受不能合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因聲以制樂器雖無法而聲猶近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大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大常樂比唐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失之於以尺生律也（此范蜀公之說）○黃鐘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實其管看管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

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黍今年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然後爲正（年頭黍上黨年頭山所出黍也）胡先生定雅樂取年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此程子之說）○古人制作之意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權度量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考矣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有凶豐肥瘠圓妥之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

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毋必於秬黍則得之矣（此西山蔡氏自爲說）

月令章句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正矣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右第一章言古今造律之不同也考之漢志秬黍實龠之文並見度量兩章則信乎古人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生度量權衡而非律生於黍也蔡氏之說足正梁隋之謬其多截竹之法於理固優然非能耳決者亦不足以識其中聲而得之此制作之所以難也

律呂新書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西山蔡氏自注云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掄按積八百一十分而曰圜九分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也若圜計之當得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八忽六微有奇又有徑三分之說者亦以開方言之若圜計之當得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五微有奇）

魯齋彭氏曰蔡氏多截竹候氣之說實得造律本原今宜依此法每差纖微各爲一管悉以埋地冬至時驗之若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合於造化即以管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絲絲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十一律相生當以九分爲寸）又取此管九寸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絲絲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得八百一十分凡求度量衡權由此（生度量衡權當以十分爲寸）

右第二章言黃鐘長短徑圍○按史記黃鐘八寸七分一西山蔡氏以爲此章多誤蓋取黃鐘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爲寸故云八寸十分一而十字誤爲七字也

淮南子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置一者設一以爲數之母所謂子一分也十一

（三之者自丑至亥皆三倍之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也）

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種於子化生萬物也

史記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九三之者子一分爲置一自丑至酉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十三之得三寸十一三之亦得九寸蓋史記淮南漢志其文則有殊其實則無異）

子一　置一是爲黃鍾之律（位皆第一）

丑三　三之一爲絲法（每三數爲一絲）

寅九　三之二爲寸數（通共九寸）

卯二十七　三之三爲毫法（每二十七爲一毫）

辰八十一　三之四爲分數（通共八十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　三之五爲釐法（每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午七百二十九　三之六爲釐數（通共七百二十九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三之七爲分法（每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三之八爲毫數（通共六千五百六十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三之九爲寸法（每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三之十爲絲數（共五萬九千四十九爲一絲）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三之十一黃鍾之實（全數謂之實）

西山蔡氏曰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鍾之律寅爲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鍾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三爲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七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即十取九者運行之用取具於全體之中也約十爲九者本可作十而以爲九也）

右第三章言黃鍾之數實以上三章先定黃鍾以正律本首章言造律者有金玉累黍截竹之不同而以截竹爲正也次章論黃鍾之形體而正其長

短圜徑也此章發明寸分釐毫以致上下相生之法也

史記生鐘分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倍其實視本律加一倍如黃鐘九寸倍之則十八寸也三其法以其所倍者三分之而得其一三分十八寸之一則得六寸而爲林鐘也四其實加四倍三其法則同上）

子一分（數所從起）

丑三分二（三其法爲三分倍其實爲二卯巳未酉亥倣此）

寅九分八（三其法爲九分四其實爲八辰午申戌倣此）

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漢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

黃鐘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六呂位次林鐘爲首長短大呂爲首）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鐘）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季冬之月律中大呂）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逵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孟春之月律中大蔟）夾鐘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仲春之月律中夾鐘）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季春之月律中姑洗）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孟夏之月律中仲呂）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季夏之月律中林鐘）夷則則法也言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

於酉在八月（仲秋之月律中南呂）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季秋之月律中無射）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孟冬之月律中應鐘）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此所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也）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所謂隔八相生也謂黃鐘子位在北自北而東而南至於未爲林鐘自子至未凡八位自林鐘未位西南而西而北而東至於寅爲太蔟亦八位餘律倣此）元善之長也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六律取象乾六爻黃鐘爲初九太蔟爲九二姑洗爲九三蕤賓爲九四夷則爲九五無射爲上九）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以六乘黃鐘之九得林鐘五十四六呂取象坤六爻林鐘爲初六南呂爲六二應鐘爲六三大呂爲六四夾鐘爲六五仲呂爲上六）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參即三也三三而九兩即二也二三而六）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律生呂皆同位故象夫婦謂黃鐘林鐘皆初也太蔟生南呂皆二也凡下生者倣此故曰律娶妻呂生律皆異位異位則象母子謂林鐘生太蔟坤初生乾二也凡上者倣此故曰呂生子）

後漢志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呂氏春秋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淮南子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

月極不生

律呂新書子一分（一爲九寸）丑三分二（一爲三寸則六寸）寅九分八（一爲一寸則八寸）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一爲三分則五寸三分）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一爲一分則七寸一分）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則四寸六分六釐）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則六寸二分八釐）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則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

九爲一毫一爲一絲則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一絲）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則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一絲一爲一忽則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卽筭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卽筭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太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全九寸半無）丑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全六寸半三寸不用）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全八寸半四寸）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全五寸三分半二寸六分不用）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全七寸一分半三寸五分）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全六寸二分八釐半三寸一分四釐）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半二寸七分七釐五毫五絲）酉夾鐘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筭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此節位次及數皆因黃鐘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七上下相生而得之者也○）

十二律但有長短之殊而無空圍之別

右第四章言黃鐘生十一律○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法呂覽淮南與史記漢志雖若不同其實一也在史記漢志專以陰陽爲上下陽生陰皆曰下生陰生陽皆上生然執此以相生則六呂長短竟不可以配六律大呂夾鐘仲呂三管短極而不可用

丑卯未三辰之氣無可應之管矣於是因大呂夾鐘仲呂之數而倍之則大呂得七十六而管長於太族可以位於丑矣夾鐘之數六十八管長於姑洗可以位於卯矣仲呂之數六十管長於蕤賓可以位於巳矣退林鐘之初六以配蕤賓之九四退南呂之六二以配夷則之九五退應鐘之六三以配無射之上九然後律呂交相應也在呂覽淮南專以筭術之倍四爲上下倍其實者皆曰下生四其實者皆曰上生蕤賓生大呂若下生則得三十八再以三十八而倍之得七十六若從蕤賓而上生亦得七十六故曰法雖不同其實一也

律呂新書變律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二十）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族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筭）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强不用

掄按上章所謂全正律之全也此章之所謂全變律之全也上章之所謂半正律之半也此章所謂半變律之半也律有變有半及變之半者皆前志所謂子聲今俗樂所謂清聲也皆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之商角徵羽而設也蓋五音二變自宮至變宮大小次第凡七等六律六呂自黃鐘至應鐘大小次第凡十二等十二律皆可起宮所謂旋相爲宮也其旋宮之法凡六律爲宮者其餘六音商角變徵皆用律徵羽變宮皆用呂六呂爲宮者其餘六音商角變徵皆用呂徵羽變宮皆用律三律之間各間一呂三呂之間各間一律故自宮至變宮其間階級相去亦十二級也五音自濁而清六律自長而

短不可紊也五音莫濁於宮六律莫長於黄鐘故惟黄鐘之宮皆得以正聲相應其餘大呂以下爲宮則凡律之長於宮律者皆不可爲其商角徵羽也於是或從而變之或從而半之半之猶有所未協也乃又從變律而半之然後大呂以下十一宮之商角徵羽無不順序和協而旋宮之法備矣變律亦起於黄鐘之變而三分損益之以生五變律也變黄鐘者以正律之仲呂而上生之得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卽六十律之執始也執始多二筭卽黄鐘變之小分也變律止有三律三呂者蕤賓以下三律大呂以下三呂於旋宮之法不用變律

也正黄鐘之半亦不用而特云無者以黄鐘之數止可三分之不可兩分也

黄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

是爲黄鐘之宮亦爲黄鐘之調商角徵羽皆以正聲應而變律半律皆不用也漢志曰黄鐘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空積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黄鐘而他律雖當其月各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鐘至尊無與並也

大呂爲宮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變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黄鐘半變爲變宮（變律朱書以便醒目）

是爲大呂之宮亦爲大呂調其調有二變律一半律（變之半也）

大蔟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變徵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半爲變宮

是爲太蔟之宮亦爲太蔟調其調有一半聲

夾鐘爲宮仲呂爲商林鐘變爲角南呂變爲變徵無射爲徵黄鐘半變爲羽太蔟半變爲變宮

是爲夾鐘之宮亦爲夾鐘調其調有四變律二半聲（變之

半也）

姑洗爲宮蕤賓爲商夷則爲角無射爲變徵應鐘爲徵大呂半爲羽夾鐘半爲變宮

是爲姑洗之宮亦爲姑洗調其調有二半聲

仲呂爲宮林鐘變爲商南呂變爲角應鐘變爲變徵黄鐘半變爲徵太蔟半變爲羽姑洗半變爲變宮

是爲仲呂之宮亦爲仲呂調其調有六變律三半聲（變之半也）

蕤賓爲宮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黄鐘半變爲變徵大呂半爲徵夾鐘半爲羽仲呂半爲變宮

是爲蕤賓之宮亦爲蕤賓調其調有一變律四半聲（一變）

（半三正半）

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大呂半爲變徵太蔟半爲徵姑洗半爲羽蕤賓半爲變宮

是爲林鐘之宮亦爲林鐘調其調有四半聲

夷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變半）爲角太蔟（變半）爲變徵夾鐘半爲徵仲呂半爲羽林鐘（變半）爲變宮

是爲夷則之宮亦爲夷則調其調有三變律五半聲（三變）

（半二正半）

南呂爲宮應鐘爲商大呂半爲角夾鐘半爲變徵姑洗半爲徵蕤賓半爲羽夷則半爲變宮

是爲南呂之宮亦爲南呂調其調有五半聲

無射爲宮黃鐘（變半）爲商太蔟（變半）爲角姑洗（變半）爲變徵仲呂半爲徵林鐘（變半）爲羽南呂（變半）爲變宮

是爲無射之宮亦爲無射調其調有五變律六半聲（五變）

（半一正半）

應鐘爲宮大呂半爲商夾鐘半爲角仲呂半爲變徵蕤賓半爲徵夷則半爲羽無射半爲變宮

是爲應鐘之宮亦爲應鐘調其調有六[illegible]（六）

右第五章旋相爲宮須用變半律也凡相生之次在宮律之前者用變律長短之次在宮律之前者用半聲相生長短並在宮律之前用變半皆出自然非由勉彊也何也黃鐘爲生之本長之首故皆得以正聲相應而不用變半也大呂太蔟皆一半聲大呂用變半以所用黃鐘相生與長短並在大呂之前也太蔟用正半以（所用）大呂長短在太蔟之前相生在太蔟之後也以此推之夾鐘姑洗二半聲姑洗正半夾鐘變半也仲呂三半聲皆變半也蕤賓林鐘四半聲惟蕤賓有一變半耳夷則南呂五半聲南呂皆正半夷則三變半二正半也無射

應鐘六半聲應鐘皆正半無射五變半一正半也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凡用變律者不爲變律爲變律者不用變律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十二宮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在變律二十一之中用全者六用半者一十五在正律六十三之中用全者四十用半者二十九此八十四聲正變全半之總數也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鐘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仲半林（半變）南（半變）

夷則角　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夾半仲半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

夾鐘羽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半變）太（半變）

右五調爲一曲、亦爲黃鐘之宮、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變宮不以爲調、故不數也、其所以爲一曲者、律爲宮三律二呂、呂爲宮、亦三呂二律、其序則自本宮之律而逆推之、以成五調而五調中之、二十五律則順序、而循環無端矣、

大呂宮　大（正）夾（正）仲林（變）夷（正）無（正）黃（半變）

應鐘商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角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蕤賓徵　蕤（正）夷（正）無（正）黃（半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羽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右五調爲大呂之宮以大呂起調大呂畢曲

太蔟宮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

黃鐘商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無射角　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仲半林南

林鐘徵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大半姑半蕤半

仲呂羽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

右五調爲太蔟之宮以太蔟起調太蔟畢曲

夾鐘宮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半變）太（半變）

大呂商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半變）

應鐘角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夷則徵　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夾半仲半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夷（正）無（正）黃（半變）大半夾半仲半

右五調爲夾鐘之宮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

姑洗宮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蔟商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黃鐘角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南呂徵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鐘羽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右五調爲姑洗之宮以姑洗起調姑洗畢曲

仲呂宮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

夾鐘商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半變）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半變）

無射徵　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仲半林（半變）南（半變）

夷則羽　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夾半仲半林（半變）

右五調爲仲呂之宮以仲呂起調仲呂畢曲

蕤賓宮　蕤（正）夷（正）無（正）黃（半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商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半夾半

太蔟角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應鍾徵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羽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右五調爲蕤賓之宮以蕤賓起調蕤賓畢曲

林鍾宮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商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

夾鍾角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半變太半變

黃鍾徵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無射羽　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仲半林半變南半變

右五調爲林鍾之宮以林鍾起調林鍾畢曲

夷則宮　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夾半仲半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夷正無正黃半變大半夾半仲半

姑洗角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太半夾半

大呂徵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半變

應鍾羽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右五調爲夷則之宮以夷則起調夷則畢曲

南呂宮　南正應正大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鍾商　林正南正應正大半太半姑半蕤半

仲呂角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

太蔟徵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黃鍾羽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右五調爲南呂之宮以南呂起調南呂畢曲

無射宮　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姑半變仲半林半變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變夾半仲半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夷正無正黃半變太半夾半仲半

夾鍾徵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半變太半變

太呂羽　太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半變

右五調爲無射之宮以無射起調無射畢曲

應鍾宮　應正大半夾半仲半蕤半夷半無半

南呂商　南正應正太半夾半姑半蕤半夷半

林鍾角　林正南正應正太半太半姑半蕤半

姑洗徵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太半夾半

太蔟羽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右五調爲應鍾之宮以應鍾起調應鍾畢曲

西山蔡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合八十四聲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可爲調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聲老陰也

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黄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六甲五子爲六十日五聲六律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黄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

右第六章旋相爲宫爲六十調○按周禮大司樂但有宫角徵羽而無商說者遂以爲祭祀之樂不商聲實非也間嘗竊取朱子之意五音缺一不可爲樂周禮所云是降神四樂各舉其一言之如黄鍾爲角則姑洗之宫大吕爲角則仲吕之宫也

後漢志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仲吕上生執始（即變黄鍾）執始下生去滅（即變林鍾）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矣房又以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强弱

黄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

一日律九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六）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六十二 下生去滅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六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强）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淩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 下生結躬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閉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鐘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烏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
六日律七寸（小分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 上生質末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弱）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窮不生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夌陰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蔟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　上生屈齊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鐘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六）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上生依行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仲呂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千一十七　上生離宮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十五）

右第七章京房六十律（按綱目隋祖孝孫從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宮之法由是始備）

律呂新書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曾齋彭氏曰此本蔡邕之說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書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造室三重各啟門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楊子所謂九閉之中也蓋布緹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薄紗覆之中秋白露降採葭莩爲灰管端以候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爲物所動者灰聚）

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附高祖見候氣灰飛而異之以問牛弘牛弘以是答之高祖曰臣縱君暴非日別而月異也一歲氣應安得每月不同弘不能對）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鍾九寸（升五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釐六毫）雨水則太蔟八寸（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二分三毫四絲六忽）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釐）大暑則林鐘六寸（升三分三釐四毫）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釐五毫）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四毫一絲）霜降則無射四

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右第八章候氣

律呂新書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說文曰人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咫尺尋常仞皆以人體爲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右第九章審度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爲斗（百合二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爲斛（二千龠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周禮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鄭氏曰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

鬴（此言方耳圜其外者謂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耳在旁可舉者也）按周鬴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羃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考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圜其外庣其旁則羃一百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之說非是○漢志曰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庣音祧不滿之處也）

右第十章嘉量

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爲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兩）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千二百兩）

右第十一章權○按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所謂

黃鍾爲萬事根本也然漢志淮南諸書之言權量者皆不及絲忽毫釐惟孫子算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

俗樂之用合四乙尺上工凡五六者即律之黃太姑蕤林南應也五六即清黃清太也合四乙上工即陰律之大夾仲夷無也五六即大清夾也古伶人俱通律理是以用黃太等律後之優孟不通文藝故以合四乙等字諧聲使其闘聲而合調非合四與黃太另一說也

陽律黃鍾九寸起律

黃鍾生林鍾　林鍾生太蔟　太蔟生南呂

南呂生姑洗　姑洗生應鍾　應鍾生蕤賓

蕤賓午也陰始生也即可生大呂

陰律大呂八寸起律

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鍾　夾鍾生無射

無射生仲呂　仲呂生黃鍾（即旋宮）

陽律吉事用九寸起律

宮　黃鍾　合　六（少宮清）

商　太蔟　四　五（少商清）

角　姑洗　乙

變徵　蕤賓　尺

徵　林鍾　上

羽　南呂　工

變宮　應鍾　凡

此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古音中正和平今樂取音清悅耳過用清聲樂而滛哀而傷人心瀉

陰律凶事用八寸起律

宮　大呂　合　六

商　夾鍾　四　五

角　仲呂　乙

徵　夷則　上

羽　無射　工

陰律無變宮變徵陽變而陰不變也

右第十二章俗樂

文獻通考樂道雖未易言大約學士大夫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則欲其音韻之入耳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大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劑使聲少清而歌叶而李照不知也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私易之傑亦不知也崇寧之樂魏漢津

主之欲請帝指爲律徑圍爲容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非漢津本說而漢亦不知也然則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云屢變而實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考訂雖詳而鏗鏘不韻亦何取焉此可破諸儒聚訟之病甚哉馬氏之言何其倍也信如其說則樂不可復作苟欲作之亦將聽命於工師而非君子所得而與矣可乎哉且律呂以正音韻音韻出於律呂一爲根本一爲枝葉非二物也今以律呂歸之學士而不及乎音韻是猶不發生之根本而無用也以音韻歸之工師而不通乎律呂是猶步虛之枝葉而無本也李照等不知而作正爲考訂不詳故致鏗鏘不韻未有考訂果詳猶且鏗鏘不韻者也馬氏遽欲以此而廢諸儒之論不啻畏噎而廢食薄鄙儒而廢眞儒也

禮樂通考卷二十六

武進胡掄撰

八音第四

八音者樂器之材質五音六律之所寄託者也凡樂器皆以八者爲之鐘鎛以金磬用石塤箎以土鼓鼗以革琴瑟以絲柷敔以木笙竽以匏管簫以竹八音製造各得其正而五音六律乃可得而正矣

周禮典同掌六律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䃂音宏陂音畀韽音闇筰音諦）

凡聲以下皆三字爲句上二字皆形之病下一字皆聲之病也高上大也形上大則聲上藏而䃂然如旋而稟也正上下直也下下大也肆放縱也陂偏侈也險偏弇也斂不發越也達形微大也微形微小也韽聲小不成也回形微圜也衍淊衍無鴻殺也侈中央約也筰出去疾也弇中央寬也鬱遏勃不出也甄輕而掉也石叩無聲也此雖以鐘言之然凡爲樂器者皆當識其聲之病以審其形非獨鐘爲然也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

和樂亦如之

長短廣狹爲數度侈弇容受爲齊量

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疏曰欒銑一物俱謂鐘口兩角古之樂器應律之鐘不圓故有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以鐘身自下而上分爲四節而異其名所以爲小大之差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名鐘柄）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榦（此名鐘鈕孟子所謂追也蟲以爲飾）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者于鼓鉦舞甬衡之界也環求似帶有刻曰篆杉鑄孔也可數曰枚）于上之攠謂之隧（此言所擊之處也于上鼓中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此言鐘圍之大小也鉦小於銑十之二）以其鉦爲之銑間（此言鐘之高下也銑與鉦同）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鼓與舞同其脩皆臧於銑鉦之二也脩者檻長之名言鐘之自下而高也）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舞之圍也小於鼓圍十之二）以其鉦之長爲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猶意也）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鎛師掌金奏之鼓（鎛大鐘）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鐘名律中無射者大林其覆也律中林鐘）單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宮縣四面皆縣如宮牆也軒縣缺南面判縣缺南北）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大雅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虡植木以縣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縣鐘磬虡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鏞大鐘也）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樹羽置五采羽於崇牙之上）

爾雅大版謂之業木謂之虡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郭璞曰鏞亦名鎛）

朱子答楊子順曰鐘有特縣者有編縣者其特縣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皆爲所掩故但用於起調畢曲以爲作止之節其編縣者聲器皆小乃可雜奏於八音之間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橫曰筍植曰虡）天下之獸五脂者（牛屬）膏者（豕屬）臝者（淺毛者皆是虎豹之屬）羽者（鳥屬）鱗者（龍蛇之屬）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致其味）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致其聲）外骨（龜屬）

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兩頭行）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以脰鳴者（鼃屬）以注鳴者（精列屬）以旁鳴者（蜩蜺屬）以翼鳴者（羽屬）以股鳴者（蚣蝑動股屬）以胷鳴者（榮原屬）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燿猶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數音促顅音慳。吻口腃也顅長脰貌脰項也騫者身小縮腹而輕舉也）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摶徒丸反圜也）凡攫殺援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攫殺攫著則殺之援噬援覽則噬之之而頰頌也）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視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晉志金之屬二一曰鎛鐘每鐘各一虡十二鎛應十二律

二曰編鐘小鐘也合十六鐘縣於一虡

隋以前宮縣二十簴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二虡。鎛鐘

唐初宮縣因隋用三十六虡高宗增用七十二虡武后省之開元定禮依古制為二十虡金之屬七為鎛鐘為編鐘為歌鐘為錞為鐃為鐲為鐸。隋制鎛鐘十二惟用黃鐘一宮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禮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天子將出撞黃之宮右五鐘應將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後周縣鐘磬七正七倍合為十四盖準變宮變徵為七聲有正有倍而十四也梁武帝加濁倍合二十一而為一虡）

宋仁宗時李照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起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三百六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虡十二律及四清聲也李照言四清聲乃鄭衛之聲詔去之學士馮元曰聖人設四清聲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象君臣民物上下之分不得相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宮臣民相越凌犯之音作矣

景德新樂鎛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發蘆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

四虡各有九每面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同黄鐘之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遞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厚小鐘薄也今反之非也

元登歌樂器金部編鐘一虡鐘十有六範金爲之宮縣樂器金部鑄鐘十有二虡虡一鐘依十二辰位特縣之亦號辰鐘編鐘十有二虡虡十有六鐘

明制鐘正音八口一黄鐘之鐘重十二斤中高七寸八分旁高八寸四分口徑五寸口横七寸上徑四寸一分上横五寸二分梁高二寸四分一太蔟重九斤七兩高六寸六分口徑四寸九分口横五寸六分上徑四寸七分上横五寸一分梁高一寸四分一姑洗重十斤八兩高六寸八分口徑四寸口横五寸七分上徑四寸二分上横四寸八分梁高一寸四分一仲呂重十一斤高六寸九分口徑五寸口横五寸六分上徑三寸八分上横四寸五分梁高一寸五分一林鐘重九斤高六寸八分口徑四寸五分口横四寸七分上徑四寸二分上横四寸八分梁高一寸六分一南呂重十一斤高六寸九分口徑四寸九分口横五寸八分上徑四寸一分上横四寸八分梁高一寸八分一清黄鐘重十一斤八兩高七寸口徑四寸六分口横五寸八分上徑四寸二分梁高一寸七分一清大呂重十三斤八兩高七寸口徑四寸八分口横五寸六分上徑四寸五分上横四寸八分梁二寸一分又取四清聲以四是爲鐘十六○凡鑄鐘每浄銅一斤加靈安錫四兩如用聲濁加黑鉛少許

右金音

周禮磬師掌教擊磬

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眡瞭掌播鼗兼擊磬縣於東方曰笙縣於西方曰頌）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矩之直者爲倨折而衡者爲句兩頭相望爲弦）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博廣也股在上不擊之面也二言股之長倍其博也鼓在下所擊一面也）已上則摩其旁（已上聲太清也摩其旁使之薄也薄則濁）已下則摩其端（已下聲太濁也摩其端使之短也短則清）

禹貢泗濱浮磬（泗水之濱浮石宜磬）

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明制磬式二十六斤一黄鐘天長九寸濶四寸九分中濶五寸九分地長一尺三寸濶三寸六分厚九分一大呂

天長九寸、濶五寸、中濶五寸九分、地長一尺五寸六分、濶三寸八分厚八分、一太蔟天長九寸、濶四寸九分中濶六寸、地長一尺三寸六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一分、

一夾鍾天長

一姑洗、天長九寸、濶四寸九分、中濶六寸、地長一尺九分、濶三寸六分、厚一寸二分、一仲呂、天長九寸、濶四寸五分、中濶六寸、地長一尺三寸七分、濶三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一蕤賓、天長九寸二分、濶六寸六分、中濶六寸一分、地長一尺三寸八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一分、一林鍾、天長九寸一分、

濶四寸七分、中濶六寸、地長一尺三寸六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一夷則、天長九寸、濶四寸八分、中濶六寸一分、地長一尺三寸一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五分半、一南呂、天長九寸、濶二寸、中濶六寸二分、地長一尺三寸五分、濶三寸三分、厚一寸六分、一無射、天長九寸二分、濶四寸七分、中濶六寸四分、地長一尺三寸七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七分、一應鍾、天長九寸一分濶四寸七分、中濶六寸二分、地長一尺三寸七分、濶三寸五、分、厚一寸五分、一清黃鍾、天長九寸一分、濶六寸六分、中濶六寸一分、地長一尺三寸五分濶三寸三分厚一寸九分、一清大呂、天長九寸二、濶四寸五分、中闊六寸二分、地長一尺三寸七分、濶三寸四分、厚二寸三分、一清太簇、天長九寸一分、濶四寸五分、中濶六寸、地長一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一分、一清夾鍾、天長九寸三分、濶四寸九分、中濶六寸一分、地長一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二分、按磬制下屈皆一尺八寸三分、項眼至尖皆一寸三分、前濶爲天、後濶爲地、以石爲之、其石出鳳陽府靈璧縣西北、有山名靈璧、如琢磨則取其一、楪聲之石琢成其音諧如也

右石音

世本、暴辛公作壎、小雅伯氏吹壎、漢書土曰壎、爾雅大壎謂之嘂、唐書八音、三曰土、爲壎、爲嘂（塤壎同嘂音叫）

䟽曰、古史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世本謂之作壎、謬矣、蓋以小雅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蘇公刺暴公、故致斯謬

明制、塤以綿花和搥黃土爲之、大如鵞子、形如稱錘、上銳下平、中虛、朱質戯金雲龍、高三寸四分、圍七寸五分、厚四分、上竅徑四分、前三孔、後二孔、皆一分半、又以糊和灰爲胎、胎乾、刮將黃土如前式樣、做外土、乾、將灰於上竅中空出、此爲托胎做塤之法也、上竅爲吹孔、合前三

後二爲六孔

右土音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以節樂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六鼓說見宋志四金說元志）

韗人爲皋陶（皋陶鼓木）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三正者中尺與左右端不穹隆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長八尺革廣四尺）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皋鼛同）凡冒鼓必以啓蟄

之日（啓蟄雷發聲）良鼓瑕如積環（革調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周頌應田縣鼓鞉磬柷圉（鞉鼗同）

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箋曰田當作朄朄小鼓也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

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料又鼗之小者也）

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筍同璧翣者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

隋志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即夏后鼓殷楹鼓周縣鼓也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疾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呪鼓而飛入雲或曰取詩鷺于飛鼓咽咽飾鼓以鷺存其風流也靈鼓靈鼗八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

唐志八音四曰革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鼗爲建鼓爲鼗鼓爲縣鼓爲節鼓爲拊爲相又燕樂西涼伎有腰鼓檐鼓龜茲伎有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疏勒伎有羯鼓康國伎有正鼓和鼓張文收景雲河

清歌有連鞉鼓桴鼓

宋志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鼖鼓曰雷鼓曰雷鼗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進者雷發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鼗者鼓之兆也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社祭以天爲神則以地爲靈也以路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

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以節升歌之鼓

元宮縣革部晉鼓長六尺六寸面徑四尺圍丈有二尺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穹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一面繪雲龍爲飾其皐陶以朱髹之下承以彩繪趺座并鼓丈餘在郊祀者鞔以馬革每用宮縣晉鼓一○樹鼓四每樹三鼓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曰建鼓柱末爲翔鷺下施小圓輪又爲重斗方蓋並綠以彩繪四角有竿各垂璧翣流蘇下以青狻猊四爲趺建鼓挾二小鼓曰鞞曰應樹樂縣之四隅○床鼓桴並髹以朱○雷鼓二制如樹鼓而小鞔以馬革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郊祀用之○雷鼗二亦以馬革鞔之爲大小鼓三交午貫之以柄郊祀用之○路鼓二制如雷鼓惟非馬革宗廟用之○路鼗二其制爲大小二鼓午貫之旁各有耳以柄搖耳還自擊不以馬革宗廟用之

登歌革部搏拊二制如鼓而小中實以糠外髹以朱繪以綠雲繫以青絨條兩手用之或搏或拊以節登歌之樂○武舞金錞二範銅爲之中虛鼻象狻猊木方趺二人舉錞築於趺上○金鉦二制如銅盤縣而擊之以節樂（鐲鉦也）○金鐃二制如火斗有柄以銅爲匡疏其上如鈴中有丸執其柄搖之其聲鐃鐃然用以止鼓○單鐸雙鐸各二制如小鐘上有柄以金爲舌用以振武舞兩鐸通一柄者號曰雙鐸○雅鼓二制如漆筩鞔以羊革旁有兩紐工人持之築地以節舞○相鼓二制如搏拊以革爲表實之以糠拊其兩端以相樂舞節

明制鼓式以木爲腔以革爲面髹以朱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寸緣以雙層釘釘用四五月衞天釘則聲無改用淮安府匠人得法繫棚客釘爲佳○博拊式以木爲身以革爲面制高一尺三寸面濶四寸四分繪以雲綵身繪花腹用二銅環繫以黃絨條用時掛於頸以手拊之

右革音

爾雅大瑟謂之灑（疏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登歌樂器也）大琴謂之離（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也）

梁武帝知音制四器曰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

二曰呂陽通（太蔟弦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六分强林鐘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强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

唐八音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箏也爲阮咸爲筑

宋志絲部有五曰一絃琴曰三絃琴曰五絃琴曰七絃琴曰九絃琴曰瑟

元登歌樂器絲部琴十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各二斲桐爲面梓爲底冰絃木軫漆質金徽長三尺九寸首闊五寸二分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高二寸尾濶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高一寸五分俱以黃綺夾囊貯之琴卓髹以綠。瑟四其制底面皆用梓木面施采色兩端繪錦長七尺首濶尺有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濶尺有一寸七分通足中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朱絲爲絃凡二十有五設柱兩頭有孔疏通相連以黃綺夾囊貯之架四髹以綠金飾鳳首八。宮縣琴二十有七一絃者三三五七九絃者各六瑟十有二

明制琴式斲桐爲面持梓爲底冰絃玉軫漆質金徽長三尺六寸六分首濶六寸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高各二寸腰廣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七絃十三徽如鼓樂則用七徽至七徽半而止取中之聲也。瑟以桐爲之繪面長七尺首濶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濶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底首對岳有圓竅徑三寸橫四寸尾底後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疏通以繫其絃絃長一丈二十四絃各設一柱游移上下以笙和其音云。按瑟絃與琴絃不同琴以徽爲十二律絃爲七聲每一聲中具十二律故絃止用七足矣瑟絃每一絃止爲一律與鐘磬音律同

右絲音

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圉同籈音眞。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

唐八音六曰木爲柷爲敔爲雅爲應

右木音

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篴笛同祴音陔。竽笙爲匏音塤爲土音雅爲革音簫篪管牘爲竹音而獨以笙名官者笙爲升歌之君樂也竽笙皆列管於匏中而施簧於管端竽三十六管管各一簧宮管在中笙三十六管管各一簧宮管在左竽長

（四尺二寸。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爲之律中太蔟立春之音也笙以道達陰陽之氣故管之長短十二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閏）

爾雅大笙謂之巢（十九簧者）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

唐八音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爲和

宋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爲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皇于飛簫則象之鳳皇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别八音之中匏音廢久矣後世以木代匏宋更其制下皆用匏而竽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九簧者以象九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

明笙以紫竹爲之取紫竹長短一十有七內開氣孔外用篾作一箍箍之令管不散下以松楊木節竹胸脚內施簧簧用好響銅作片鵠舌尖頭上用黃蠟和栗青作點頭如春夏時蠟少栗青多秋冬時多栗青少務要作時和調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將簧貫于匏中古者以匏今鏇木爲斗中植一柱用牛骨爲蓋上鑽孔十七通用黑漆漆之郎古匏邊有短嘴又將項勢如壺嘴刻通兩合令氣通入亦以漆漆之貫於短嘴但呼動簧而聲發也此攢笙之法四八及十一管爲四以右食指及左手大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二及十管爲上以左右手大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四八應十二十五管爲尺以左手中指及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一三七及十一管爲工用左右手大指及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十二管十四管爲合十三應十四二十四爲六清濁相應合與六相爲用以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

右八音

周禮小師掌教簫管（簫編小竹管管如笛而小并兩而吹之）笙師掌教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籥如笛而三孔詩經注作如笛而六孔篴笛同取蕩滌之義笛五孔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兩孔髹畫以兩手築作聲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此三器皆在庭其謂之舂者賓出入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行步之節）

爾雅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爲之七孔上出一孔爲八孔篪啼也聲如嬰兒啼也沂之爲言悲也）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筊音交。疏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似鳳翼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簥音驕篞乃結反篎音眇。管如篪而六孔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晉荀勗依旋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

（姑洗為角龠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黄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也）

正聲調法黄鍾為宮（第一孔）應鍾為變宮（第二孔）南呂為羽（第三孔）林鍾為徵（第四孔）蕤賓為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為角（笛體中聲）太蔟為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以角當在商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改從宮以孔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

正聲調法黄鍾為宮（作黄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黄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宮生徵黄鍾生林鍾（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以大蔟律從徵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商聲）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羽聲）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作孔則得角聲然則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前不及地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作孔亦得角聲出於南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及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於商下者畢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應律作孔則得變宮之聲）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徵○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為主相生之法或半或倍其便事用例一也）

下徵調法林鍾為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黄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所謂旋相為宮也正聲清下徵濁）南呂為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黄鍾之羽今為下徵之商）應鍾為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黄鍾之變宮今為下徵之角也）黄鍾為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為宮大呂當為變徵而黄鍾笛本無大呂故假用黄鍾也假用之法當為變徵之聲則侯發黄鍾及大蔟應鍾三孔黄鍾濁而太蔟清大呂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徵瓏曚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太蔟為徵（笛後出孔也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始洗

為羽（笛體中龠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今為下徵之變宮然正聲調孔轉下轉濁下徵調孔轉上轉清）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笛體中龠聲於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為究詼諧俗之曲不合雅樂）蕤賓為商（正）林鍾為角（非正）南呂為變徵（非正）應鍾為徵（正）黄鍾為羽（非正）太蔟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準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音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三宮（正聲下徵清角也）二十一變（三宮各有七聲）伏孔所以便用事也（一曰正角出于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于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遠近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用事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有奇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加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

三寸七分有奇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有奇應鐘之笛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

唐八音八曰竹爲簫爲管爲篪爲笛爲舂牘

宋竹部有三曰長笛曰篪曰簫其說以爲笛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笛六律之聲備焉篪之制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篪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

元簫編竹爲之每架十有六管濶尺有六分黑搶金鸞鳳爲飾鍮石釘鉸以黃絨紃維於人項左右復垂紅絨條結架以木爲之高尺有二寸亦號排簫韜以黃囊

笛斷竹爲之長尺有四寸七孔○籥如笛三孔○篪綵色如桐葉七孔

明鳳簫以木爲櫝櫝高一尺濶一尺二寸兩面朱質戧金鳳各一對戧金雲形文藻中虚佇管十有六管協鐘磬之數一管長九寸二管八寸二分三管四管七寸五分五管七寸一分六管六寸五分七管六寸二分八管六寸九管五寸五分十管五寸三分十一管四寸八分十二管四寸六分十三管四寸五分十四管四寸二分半十五管四寸十六管三寸七分各管俱徑三分有奇圍九分

簫以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與前五孔皆一寸一分六孔俱徑二分八釐下有穿繩離二寸二分管上開竅名曰山口徑二分深半分吹竅前五孔後一孔

右竹音

禮樂通考卷二十七

武進胡彥昇

陳設樂器第五

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南西面鼗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音觧見射禮）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前二日大樂令設縣于壇內壝之外北向東方西方磬虡起北鐘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鐘虡次之鎛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于縣內柷在右敔在左設歌鐘歌磬于壇上南方北向磬虡在西鐘虡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虡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皆以雷鼓地祇皆以靈鼓人鬼皆以路鼓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虡設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管塤皆一在堂下

宋政和禮登歌之制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三五七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大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笛二篪一巢笙二爲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笛南）塤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西）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東上塤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朔朝則於殿上）塤篪笙笛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則於兩階之間大朝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二人在鐘磬南樂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緋鸞衫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

又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磬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鐘特磬於宮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鎛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

之北方鎛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鎛鐘編鐘編磬每虡）（大祀宮架陳設）植建鼓鞞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左應鼓右設柷敔於北架內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爲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弦九弦琴各二十有三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各二十五左各十三右各十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箎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

八（宣德門朝會二十）次笛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鼗太廟路鼓路鼗各二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並在三弦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

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人（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爲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絳褠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以上登歌宮架正文並據郊天言之）

神宗時禮官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宗廟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壇之上下亦準於此有司攝事亦如之

樂官職掌第六

周禮（舜命夔典樂見二十四卷）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已見二十四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德樂之本也祗敬庸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樂之詞也託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寓意曰諷誦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見樂舞）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

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鼓鐘曰奏金石之聲也誦詠曰歌絲竹所調也）凡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土謂平原）

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即夾鍾）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函鍾即林鍾）

凡樂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舊說據此遂謂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曰五音缺一不成樂非無商聲無商調耳）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展之（大祭祀謂郊祀郊壇無常縣故於祭前一宿設縣也展猶省也叩其聲也陳設樂器因以叩之以識其調否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言無入牲之禮亦奏昭夏之祭人牲師展牲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宥侑同勸也愷凱同獻功于廟社曰大獻其樂曰凱）凡日月食四鎮五岳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傀者詭猶怪也疫癘曰札飢饉曰凶水火曰災）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慢聲（不正曰淫不中曰過無紀綱曰慢）大喪廞樂器及葬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說見樂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太師乃奏樂）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

節（各歌其詩以爲行步之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令相（令眡瞭相瞽）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食詳膳）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治訟

大胥中士四人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解見樂舞）比樂官（比猶考也考其優劣而上其黜陟於大司樂）展樂器（展猶省也省其損傷而圖其造作於典同）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學士之徵合而比之觵其不敬者（觵觥同罰爵也）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怠慢不敬之甚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辨見八音）

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鐘（小呂仲呂）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擊拊乃歌也）笙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鼓朄管乃作）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匶柩同）凡國之瞽矇正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見軍禮○此句在大喪之上）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教教瞽矇）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鼓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與音預）凡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節限制也和相應也）

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鼓歌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世非一世也奠定也繫系同聯屬也言瞽矇歌詩定系世遞傳之功德而播之於琴瑟也）

眡瞭三百人（眡視同瞭明也）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三十人（此府史胥徒統於大師以下者樂師府史胥徒亦統於大司樂）掌凡樂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相去声）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祭名）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鼜音戚軍鼓也鼜愷獻者擊鼜鼓以獻軍功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樂事亦如之（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及祭祀奏縵樂（解見八音○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八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掌鼙鼓縵樂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教竽笙以教祴樂凡祭祀享射供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享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記曰韎東夷之樂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龡古吹字）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土鼓豳籥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見吉禮）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疏曰白虎通東夷之樂曰朝離言萬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享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庸功也樂器之銘載功勳者謂之庸器）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享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周禮樂官之屬於春官者除旄人舞者無數外共一千四百三十八人）

地官鼓人中士六人府四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詳見祭祀及八音）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兵舞（詳見樂舞）

按樂官之見於他經而爲周禮所不載者說者以爲諸侯之官也於儀禮則有樂正註以爲在天子爲樂師也論語則有亞飯三飯四飯未審在天子爲何官也識者詳之

又按毛詩傳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疏曰左傳晉侯使伶人操南音國語周景王鑄成伶人告龢又鑄無射問於伶州鳩魯有伶蕭律

歷志黃帝使伶倫斷竹爲黃鐘之宮是伶氏世掌樂官也

漢初以叔孫通爲奉常掌禮樂本秦官也景帝更爲太常其屬有太樂令及丞孝武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元成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素疾之及即位詔罷樂府官其在經而非鄭衛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琴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緩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挏馬酒其七十

人可罷大凡八百九十二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皆可罷奏可（挏馬酒馬酪酒也）

後漢永平三年改掌樂之官曰大予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其屬官有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享奏樂掌其陳序丞一人

唐太常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總郊社大樂鼓吹等署少卿爲之貳凡藏大享之器服有四院其三曰樂縣院藏六樂之器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呂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八寺錄

事品同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人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謁者十人贊引二十八贊者四人祝史六人贊者十六人太常寺禮院禮生各三十五人亭長八人太樂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樂正八人從九品下令掌調鐘律以供祭享（亭長八人之下有掌固十二人）凡習樂立師以教而歲考其師之課業爲三等以上禮部十年大校未成則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則輸資錢以充伎衣樂器之用散樂閏月人出資錢百六十長上者復徭役音聲人納資錢者歲錢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爲上第功少者爲中第不勤者爲下第禮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滿考少者不敘教長上弟子四考難色二人次難色二人業成進考得難曲五十以上供奉者爲業成習難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伎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爲業成業成行修謹者爲助教博士缺以次補之長上及別遠未得十曲給資三之一不成者隸鼓吹署習大小橫吹難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諭內教博士及弟子長教者給資錢而留之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改雲韶府以中官爲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爲教坊使改隋太樂爲樂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樂三百八十二人仗內散樂一千人音聲人一萬二十七人有別教院開成三年改曰仙韶院鼓吹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樂正四人從九品下令掌教鼓吹之節

宋太常寺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協律郎奉禮郎各一人卿掌禮樂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掌樂律樂舞樂章以定宮架特架之制祭祀則分樂而序之協律郎掌律呂以和陰陽之聲正宮架特架樂舞之位凡樂事執麾以詔作止之節

禮樂通考卷二十八

武進胡掄輯

樂歌第七上

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張昊生曰此舜堂上之樂也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八音之中琴瑟最難和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或疾彈則聲如劈竹或緩桃則韻並風生或聲正厲而以指按捺或響已絕而意猶未央此搏拊之妙也以詠者以鳴球琴瑟合詠歌之聲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貴人聲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張昊生曰此舜堂下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燕禮大射已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蓋周之升歌不過鹿鳴四牡皇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象德管以象事其義一也○合止者祝以合樂而敔止之也以間者笙鏞與詠歌相間而作也）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樂歌之詞也托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寓意曰諷詠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爲其失和也孔子所謂放鄭聲也）○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教瞽矇也六者詩之體也）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登歌升堂而歌帥工歌也擊拊猶搏拊也）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鼓朄管乃作也朄小鼓也卽周頌應田縣鼓之田）大饗亦如之○小師掌教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徹歌歌雍以徹）○瞽矇掌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世非一世也奠定也繫系同聯屬也言瞽矇歌詩以定累世遞傳之功而播之琴瑟也）○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說見八音篇其三夏見周頌其六夏不可考）

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爲詳鄉射禮大射禮爲略）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皆小雅是爲工歌三終卽春秋傳所謂鹿鳴之三）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鄉飲酒文也燕禮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三詩皆小雅吹笙者吹此三篇以爲樂也三篇已亡其辭但據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是爲笙奏三終）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歌間歌二節鄉飲酒禮燕禮並同間歌者一歌則一吹相間而作也六詩皆小雅而三笙詩亦亡其辭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之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是爲間歌三終）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亦鄉飲酒文也燕禮曰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是爲合樂三終○燕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此鄉飲酒文也燕禮曰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燕禮注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張昊生曰言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言笙入則吹笙而已間歌不與焉言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乎備矣○陳設樂器大射禮爲詳燕飲獻工儀節鄉飲酒禮燕禮爲詳已具嘉禮本篇）

工歌三終

鹿鳴第一（毛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承筐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又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呦林呦蕤鹿姑鳴黃食應野林之南苹林我姑有黃嘉
南賓林鼓姑瑟林吹姑笙黃吹姑笙黃鼓姑簧林承應
筐林是南將林人南之林好姑我黃示姑我黃周南行
林

呦林呦蕤鹿姑鳴黃食應野林之南蒿林我姑有黃嘉
南賓林德南音林孔姑昭林視應民林不南恌林君姑
子黃是林則姑是南傚林我南有林旨姑酒黃嘉姑賓

黃式蕤燕南以姑敖林

呦林呦蕤鹿姑鳴黃食應野林之南芩林我姑有黃嘉
南賓林鼓姑瑟林鼓姑琴黃鼓蕤瑟南鼓姑琴林和南
樂林且姑湛林我南有林旨姑酒黃以姑燕南樂林嘉
姑賓黃之南心林

右鹿鳴三章章八句（此黃鍾徵調曲也以林鍾起調林鍾畢曲下倣此）

四牡第二（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又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四林牡姑騑南騑林周南道林倭姑遲黃豈姑不林懷
南歸林王姑事林靡姑盬黃我姑心林傷南悲林

四林牡姑騑、南騑林嘽南嘽林駱姑馬黃豈姑不林懷
南歸林王姑事林靡姑盬黃不林遑姑啓南處林

翩林翩姑者黃騅林載南飛林載姑下黃集應於林苞
南栩林王姑事林靡姑盬黃不林遑姑將南父林

翩林翩姑者黃騅林載南飛林載姑止黃集應於林苞
南杞林王姑事林靡姑盬黃不林遑姑將南母林

駕林彼姑四南駱林載南驟林駸姑駸黃豈姑不林懷
南歸林是南用林作姑歌黃將林母姑來南諗林

右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第三（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又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皇林皇姑者黃華林於應彼林原南隰林駪南駪林征
姑夫黃每林懷南靡姑及林

我林馬姑惟南駒林六南轡黃如南濡林載南馳林載
姑驅黃周林爰姑咨林諏林

我林馬姑維南騏林六南轡黃如南絲林載南馳林載
姑驅黃周林爰姑咨林謀林

我林馬姑維南駱林六南轡黃沃南若林載南馳林載
姑驅黃周林爰姑咨南度林

我林馬姑維南駰林六南轡黃既南均林載南馳林載
姑驅黃周林爰姑咨南詢林

右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笙奏三終（小雅鈇笙詩今從鄭堉樂書新補）

南陔第一（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曰南陔廢則孝友鈌矣）

南林陔姑有黃風林吹應彼林苞南棘林厥姑景黃婆
南娑林欲姑靜林弗姑得黃孝姑子黃事南親林當應
竭林其南力林父南母林之姑恩黃昊姑天黃罔姑極
林

南林陔姑有黃風林吹應彼林桑南梓林慕姑我黃父
南母林終南身林敬姑止黃曷姑哉黃伯姑仲林以黃
及姑娣南姒林恪南爾林晨姑昏黃潔姑爾黃甘南旨
林

景林薄南桑姑榆黃日姑亦黃云姑暮林父南母林俱
姑存黃兄林弟南無姑故林雖應有林至南樂林寧姑
不黃深姑慮林一南則林以姑喜黃一姑則黃以姑懼
林

右南陔三章章八句

白華第二（毛詩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又曰白華廢則廉恥鈌矣）

嗟林彼姑白南華林瑩南然林如姑玉黃君應子林立
南身林必姑慎林其姑獨黃無姑貽黃親南辱林

嗟林彼姑白南華林瑩南然林如姑琇林君應子林立

南身林必南謹林所姑守黃無姑貽黃親姑咎林

嗟林彼姑白南華林瑩南然林如姑霜黃君林子應立
南身林如南珪林如姑璋黃爲姑親黃之南光林

嗟林彼姑白南華林瑩南然林如姑雪黃君應子林立
南身林清南清林潔姑潔黃庶姑無黃玷南缺林

嗟林彼姑白南華林瑩南然林如姑冰黃君應子林立
南身林戰南戰林兢姑兢黃庶姑無黃怨南憯林

右白華五章章五句

華黍第三（毛詩序曰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又曰華黍廢則蓄積鈌矣）

彼林華南者姑黍黃彼蕤實南者姑積林相應彼林秋
南成林時姑萬林時南億林

彼林華南者姑黍黃彼蕤實南者姑麥林時應和林歲
南豐林囷姑盈黃倉南積林

彼林華南者姑黍黃彼蕤實南者姑菽林農應夫林之
南慶林萬姑邪黃之南福林

彼林華南者姑黍黃彼蕤實南者姑麻林君應子林愛
南民林不姑驕黃不南奢林

彼林華南者姑黍黃彼蕤實南者姑禾林君應子林愛
南物林不姑溢黃不南過林

右華黍五章章四句○詩傳曰笙詩有聲無辭鄉

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之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據此則笙詩之有聲無辭誠爲定論宜笑補亡之無謂然竊意無辭者不歌而已非盡無文字以爲節奏也如琴不必歌而琴必有操鐘鼓不可歌而金奏肆夏之三列於周頌則是雖不歌而有詩以節聲似亦無害故錄之

間歌三終

魚麗第一

魚（黃清）麗（姑）於（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旨（林）且（南）多（黃清）

魚（黃）麗（姑）於（太）罶（黃清）魴（蕤）鱧（姑）君（蕤）子（林）有（蕤）酒（姑）多（蕤）且（林）旨（黃）

魚（黃清）麗（太清）於（應）罶（黃清）鰋（林）鯉（南）君（蕤）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黃清）

物（黃清）其（姑）多（應）矣（南）維（蕤）其（姑）嘉（林）矣（南）

物（蕤）其（林）旨（蕤）矣（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

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應）其（南）時（太）矣（黃清）

右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鐘清宮俗呼正宮）

笙由庚

南有嘉魚第二

南（黃清）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有（蕤）酒（姑）嘉（應）賓（黃清）式（林）燕（南）以（太清）樂（黃清）

南（黃清）有（南）嘉（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姑）嘉（黃）賓（姑）式（太）燕（黃）以（南）衎（黃清）

南（黃清）有（太清）樛（應）木（南）甘（黃清）瓠（林）累（南）之（黃清）君（黃）子（太）有（黃）酒（姑）嘉（太清）賓（黃清）式（應）燕（南）綏（太清）之（黃清）

翩（黃）翩（太）者（黃）鵻（姑）烝（林）然（南）來（蕤）思（姑）君（黃清）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大）燕（黃）又（南）思（黃清）

右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鐘清宮俗呼正宮）

笙崇丘

南山有臺第三

南（黃清）山（太清）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太清）萊（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清）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萬（黃）壽（姑）無（太）期（黃）

南（黃）山（姑）有（蕤）桑（姑）北（黃）山（姑）有（太）楊（黃）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萬（林）

壽（南）無（太清）（黃清）
南（黃清）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清）李（黃清）樂（應）只（黃清）君
（應）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
音（姑）不（太）已（黃）
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姑）杻（林）樂（蕤）只（林）君
（應）子（南）遐（林）不（南）眉（太清）壽（黃清）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德（應）
音（南）是（林）茂（黃清）
南（黃清）山（姑）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太清）楰（黃清）樂（應）只（黃清）君
（應）子（南）遐（南）不（蕤）黃（姑）耇（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保（黃清）
艾（南）爾（林）後（黃清）

右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鐘清宮　俗呼正宮）

笙由儀

合樂三終

周南關雎第一

關（黃清）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太）洲（黃）窈（林）窕（南）淑
（黃清）女（姑）君（黃清）子（林）好（南）逑（黃清）
參（黃清）差（南）荇（林）菜（南）左（林）右（南）流（無）之（黃清）窈（中）窕（林）淑
（無）女（姑）寤（太）寐（姑）求（太）之（黃）求（黃清）之（南）不（林）得（南）寤（姑）
寐（中）思（南）服（林）悠（姑）哉（中）悠（姑）哉（太）輾（黃清）轉（南）反（無）側
（黃清）

參（黃清）差（無）荇（南）菜（林）左（太清）右（林）采（南）之（南清）窈（姑）窕（中）淑
（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
右（姑）芼（林）之（南）窈（黃清）窕（南）淑（林）女（太清）鐘（黃）鼓（南）樂（無）之
（黃清）

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葛覃第二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於（姑）中（太）谷（黃）維（中）葉（南）萋
（無）萋（太）黃（南）鳥（無）於（南）飛（林）集（仲）於（林）灌（無）木（太）其（黃清）
鳴（南）喈（無）喈（黃清）
葛（黃清）之（太清）覃（林）兮（黃清）施（林）於（南）中（無）谷（黃清）維（林）葉（南）莫
（南）莫是刈是濩（姑）爲（林）絺（姑）爲（太）綌（姑）服（太）
之無（太）斁（黃）
言（黃清）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污（姑）我
（太）私（姑）薄（姑）澣（仲）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黃清）
寧（南）父（林）母（黃）

右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卷耳第三

采（黃清）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仲）我（林）懷
（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
陟（黃清）彼（無）崔（南）嵬（林）我（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仲）姑（林）酌

（南）彼（無）金（姑）罍（太）維（太清）以（林）不（南）永（無）懷（黃清）

陟（黃）彼（姑）高（南）岡（林）我（林）馬（姑）玄（南）黃（林）我（姑）姑（太）酌（姑）彼（黃）兕（太）觥（姑）維（黃清）以（林）不（南）永（無）傷（黃清）

陟（黃清）彼（南）砠（黃清）矣（林）我（黃）馬（姑）瘏（太）矣（黃）我（仲）僕（姑）痡（林）矣（南）云（黃清）何（南）吁（無）矣（黃清）

右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召南鵲巢第一

維（黃）鵲（姑）有（仲）巢（林）維（黃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仲）子（林）於（無）歸（太）百（黃清）兩（林）御（南）之（黃清）

維（黃）鵲（林）有（南）巢（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於（林）歸（姑）百（太）[illegible]（黃）將（太）之（黃）

維（黃清）鵲（無）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之（黃清）之（黃清）子（南）於（姑）歸（林）百（太清）兩（林）成（南）之（黃清）

右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蘩第二

於（黃清）以（南）采（林）蘩（南）於（林）沼（姑）於（太）沚（姑）於（黃）以（姑）用（太）之（姑）公（黃清）侯（南）之（無）事（黃）

於（黃清）以（林）采（黃）蘩（南）於（太）澗（黃）之（太）中（姑）於（姑）以（南）用（林）之（南）公（黃清）侯（南）之（太清）宮（黃清）

被（黃清）之（太清）僮（南）僮（林）夙（太清）夜（林）在（南）公（黃清）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黃清）

右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蘋第二

於（黃）以（南）采（林）蘋（南）於（姑）澗（林）之（南）濱（林）於（林）以（姑）采（仲）藻（林）於（黃）彼（姑）行（太）潦（黃）

於（黃）以（姑）盛（太）之（姑）維（黃清）筐（南）及（林）筥（南）於（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南）及（無）釜（黃）

於（黃清）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黃清）齊（南）季（無）女（黃）

右采蘋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通解曰相傳此曲爲開元遺聲古聲亡滅久矣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嘆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illegible]散聲以嘆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譜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爲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

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詩斯干傳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賦新宮恐[illegible]詩）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　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　椓之橐橐　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　如鳥斯革　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　有覺其楹　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

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　乃安斯寢　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

載美之璋　其泣喤喤　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維酒食是議　無父母貽罹

右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春秋襄四年叔孫豹如晉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

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

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也）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

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肆夏之三（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第一

時邁其邦　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

薄言震之　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傳曰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

執競第二

執競武王　無競維烈　不顯成康　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　鐘鼓喤喤
磬筦將將　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
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

思文第三

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
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　無此疆爾界　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

文王之三

文王第三

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　令聞不已　陳錫哉周　侯文王孫子
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　厥猶翼翼　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　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　假哉天命　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　祼將于京
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　王之藎臣　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　無遏爾躬　宣昭義問　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第二

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　天難諶斯　不易維王
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　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　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　有命既集　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　俔天之妹　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　纘女維莘
長子維行　篤生武王　保佑命爾　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　矢于牧野　維予侯興
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　檀車煌煌　駟騵彭彭　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　會朝淸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第三

緜緜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
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　菫荼如飴　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彊乃理　乃宣乃畝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　築之登登　削屢馮馮
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
乃立皐門　皐門有伉　乃立應門　應門將將
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
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走　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左傳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

湛湛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夜飮　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　厭厭夜飮　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　在彼杞棘　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　其實離離　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　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
鐘鼓旣設　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　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旣設　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　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鐘鼓旣設　一朝醻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詩傳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詞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甞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旁嘆之耳漢因奏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於穆清廟　肅雝顯相　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　無射于人斯

清廟一章八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歌雍詩以徹俎也論語以雍徹）

有來雝雝　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　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雝一章十六句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作儉）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同同三頌也）

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詩美召伯勞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猶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也）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

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喻奉使有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避席）

二十七年，盟于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尊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以召伯比趙孟）趙孟

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喜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愛而誨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亦以相遇為惠）印段賦蟋蟀，（義取勤儉）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義取君子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告子太叔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亡降。（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後亡不亦宜乎。

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文王比晉侯，以四臣比韓子）韓子賦角弓，（義取兄弟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欲晉畜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是事，指拜謝）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

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

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天地應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磬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說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商頌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列祖（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磬玉磬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此詩可見作樂歌舞之次第

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鼓吹曰聲諷詠曰歌）祭祀則吹而歌燕亦如之

陳氏曰番部之樂先王不廢而其用降於雅部此韎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觱篥爲頭管進之雅部之前是失先王立樂之方也

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　休德昭清　高張四縣　樂充宮庭
芳樹羽林　雲景杳冥

金支秀華　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　肅倡和聲
神來宴娭　庶幾是聽
粥粥音送　細亝人情　忽乘青玄　熙事備成
清思眑眑　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　人告其心　敕身齊戒　施教申申
乃立祖廟　敬明尊親　大矣孝熙　四極爰轃
王侯秉德　其鄰翼翼　顯明昭式　清明鬯矣
皇帝孝德　竟全大功　撫安四極
海內有奸　紛亂東北　詔撫成師　武臣承德
行樂交逆　簫勺群慝　肅爲濟哉　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　高賢愉愉民所懷　大山崔
百卉殖　民何貴　貴有德　安其所　樂終産
樂終産　世繼緒　飛龍秋　游上天　高賢愉
樂民人
豐草葽　女羅施　善如何　誰能回
大莫大成教德　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　電燿燿　明德鄉　治本約　治本約
澤弘大　加被寵　咸相保　德施大　世曼壽
都荔遂芳　窅窊桂華　孝奏天儀　若日月光
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　羽旄殷盛　芬哉芒芒

孝道隨世　我署文章　桂華馮馮翼翼　承天之則
吾易久遠　燭明四極
慈惠所愛　美若休德　杳杳冥冥　克綽永福
美芳磑磑即即　師象山則
烏呼孝哉　案撫戎國　蠻夷極歡　象來致福
兼臨是愛　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　告靈饗矣　告靈既饗　德音孔臧
惟德之臧　建侯之常　承寶天休　令聞不忘
皇皇鴻明　蕩侯休德　嘉承天和　伊樂厥福
在樂不荒　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　下民咸殖

令聞在舊　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　承帝之明　下民之樂　子孫保光
承須溫良　受帝之光　嘉薦令芳　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　師象山則　雲師施稱民永受厥福
承容之常　承帝之明　下民安樂　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　侯有望　焫膋蕭　延四方　九重開
靈之斿　垂惠恩　鴻祜休　靈之車　結玄雲
駕飛龍　羽旄紛　靈之下　若風馬　左蒼龍
右白虎　靈之來　神哉沛　先以雨　般裔裔

靈之至　慶陰陰　相放怫　震澹心　靈已坐
五音飭　虞至旦　承靈億　牲繭栗　粢盛香
尊桂酒　賓八鄉　靈安留　吟青黄　徧觀此
眺瑤堂　衆嫭並　綽奇麗　顏如荼　兆逐靡
被華文　廁霧縠　曳阿錫　佩珠玉　俠嘉夜
茝蘭房　澹容與　獻嘉觴

右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　四方承宇　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
清和六合　制數以五　海內安寧　興文匽武
后土富媼　昭明三光　穆穆優游　嘉服上黄

右帝臨二

青陽開動　根荄以遂　膏潤并愛　跂行畢逮
霆聲發榮　壧處頃聽　枯槁復產　乃成厥命
衆庶熙熙　施及夭胎　群生啿啿　惟春之祺

右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　旉與萬物　桐生茂豫　靡有所詘
敷華就實　既阜既昌　登成甫田　百鬼廸嘗
廣大建祀　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　傳世無疆

右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顥沉碭　秋氣肅殺　含秀垂穎　續舊不廢
姦僞不萌　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　四貉咸服
既畏茲威　惟慕純德　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

右西顥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　蟄蟲蓋藏　屮木零落　抵冬降霜
易亂除邪　革正異俗　兆民反本　抱素懷樸
條理信義　望禮五嶽　籍斂之時　掩收嘉穀

右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　媼神蕃釐　經緯天地　作成四時
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　周而復始
雲風雷電　降甘露雨　百姓蕃滋　咸循厥緒

繼統兵勤　順皇之德　鸞路龍鱗　罔不肸飾
加邃陳列　庶幾宴享　滅除凶災　列騰八荒
鐘鼓竽笙　雲舞翔翔　招搖靈旗　九夷賓將

右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　惟予有慕　爰熙紫壇
思求厥路　恭承禋祀　媼豫爲紛　黼繡周張
承神至尊　千童羅舞成八溢　合好効歡虞泰一
九歌畢奏斐然殊　鳴琴竽瑟會軒朱　璆磬金鼓
靈其有喜　百官濟濟　各敬厥事
盛牲實俎進聞膏　神奄留臨須搖
長麗前掞光耀明　寒暑不忒況皇章
展詩應律鋗玉鳴　函宮吐用激徵清
發梁揚羽申以商　造茲新音永久長
聲氣遠條鳳鳥鶬　神夕奄虞蓋孔享

右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　時世不與人同
故春非我春　夏非我夏　秋非我秋
冬非我冬　泊如四海之池　徧觀是邪謂何

吾知所樂　獨樂六龍　六龍之詞
使我心若　訾黃其何不徠下
右日出入九
太一況　天馬下　霑赤汗　沫流赭　志俶儻
精權奇　籋浮雲　晻上馳　體容與　迣萬里
今安匹　龍爲友
此章不入數未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　從西極　涉流沙　九夷服　天馬徠
出泉水　虎脊兩　化若鬼　天馬徠　歷無草

徑千里　循東道　天馬徠　執徐時　將搖舉
誰與期　天馬徠　開遠門　竦予身　近昆侖
天馬徠　龍之媒　游閶闔　觀玉臺
右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　詄蕩蕩　穆並騁　以臨饗　光夜燭
德信著　靈浸平而　鴻長生豫　大朱涂廣
夷石爲堂　飾玉梢以舞歌　體招搖若永望
星留俞　塞隕光　照紫幄　珠熉黃
幡比翄回集　貳雙飛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

日華燿以宣明　假清風軋忽
激長至重觴　神裴回若流放
殣冀親以肆章　函蒙祉福常若期
寂漻上天知厥時　泛泛滇滇從高斿
殷勤此路臚所求　佻正嘉吉弘以昌
沐嘉砰隱溢四方　專精厲意逝九閡
紛紜六幕浮大海
右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　信星彪列　象載昭庭　日親以察
參謀開闔　爰推本紀　汾脽出鼎　皇祐元始

五音六律　依韋饗昭　雜變並會　雅聲遠姚
空桑琴瑟結成信　四興遞代八風生
殷殷鐘石羽籥鳴　河龍供鯉醇犧牲
百末旨酒布蘭生　泰尊柘漿新朝酲
微感心攸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復正直往甯　馮蠵初和疏寫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
右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　九莖連葉　宮童效異　披圖案諜

玄氣之精　回復此都　蔓蔓日茂　芝成靈華

右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草生甘泉齊[illegible]作

后皇嘉壇　立玄黃服　物發冀州　兆蒙祉福
沇沇四塞　假狄合處　經營萬億　咸遂厥宇

右后皇十四

華爗爗　固靈根　神之斿　過[illegible]門　車千乘
敦昆侖　神之出　排玉房　周流雜　拔蘭堂
神之行　旌容容　騎沓沓　般縱縱　神之徠
泛翊翊　甘露降　慶雲集　神之揄　臨壇宇

九疑賓　夔龍舞　神安坐　鴹吉時　共翊翊
合所思　神嘉虞　申貳觴　福滂洋　邁延長
沛思祜　汾之阿　揚金光　横泰河　莽若雲
增陽波　徧臚驩　騰天歌

右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　包四鄰　土地廣　揚浮雲　抌嘉壇
椒蘭芳　璧玉精　垂華光　益億年　美始興
交於神　若有承　廣宣延　咸畢觴　靈輿位
偃蹇驤　卉汨臚　析奚道　淫淥澤　淀然歸

右五神十六

朝隴首　覽西垠　雷電尞　獲白麟　爰五止
顯黃德　圖匈虐　熏鬻殛　闢流離　抑不詳
賓百僚　山河饗　掩回轅　鬗長馳　騰雨師
洒路陂　流星隕　感惟風　籋歸雲　撫懷心

在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家載瑜　白集西　食甘露　飲榮泉　赤雁集
六紛員　殊翁雜　五采文　神所見　施祉福
登蓬萊　結無極

右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綏　黃華蓋　露夜零　晝晻濭　百君禮
六龍位　勺椒漿　靈已醉　靈既享　錫吉祥
芒芒極　降嘉觴　靈殷殷　爛揚光　延壽命
永未央　杳冥冥　塞六合　澤汪濊　輯萬國
靈禗禗　象輿轙　票然逝　旗委蛇　禮樂成
靈將歸　託玄德　長無衰

右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illegible]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西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

十人習而歌之其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晉初禮樂用魏儀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

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假 用乞其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迎神歌

宣文烝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神歌

天祚有晉 其命維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子之 佑享有晉 兆庶戴之
敬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丕顯丕承 於猶繹思
皇極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維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修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
祗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維享 受天之祜 神化四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烟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歆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絜齊　並芳芬
烹牷牲　享玉觴　神悅享　歆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作京邑　廣四海　保天下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　竢皇祇　衆神感　群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薆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母　神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既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亨　祇是娛　齊既絜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享嘉豢　歆德馨　祚有晉　暨群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明堂享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於時假　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猗與敬止　嘉豢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享　以虞孝子之心

迎神歌

嗚呼悠哉　日鑒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享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祐

赫赫大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蒸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於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枝克昌　資始開先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兢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龔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耆定厥功　登此儁乂　糾彼群凶

業業在位　帝旣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睿智　聖敬神武
萬機莫綜　皇斯清之　虵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帝　享祀時叙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尊旣奠　清酤旣載
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　蒸蒸遠慕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弦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弦　振鼓鐘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四曲曰鹿鳴曰騶虞曰伐檀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惟鹿鳴不改後又改其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太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又使校書郎成公綏亦作焉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非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曜宸極　鐘鼓振泰清　百辟朝三朝

式式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聲玉振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作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群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祿咸攸同　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股肱忠　楙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皇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承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皇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乘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　保茲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居四海　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洪基　明曜參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契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總齊璇璣　光統七政　日探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垂惠順　皇皇群賢　峨峨英雋　德化宜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亹亹翼翼

樂不及荒　飢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昆侖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彗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極　遊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三光　張帝網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閶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鐘虡　列四縣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旌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清風泄　總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掃四裔　光緝熙　寔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祜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嵩　本枝奮百世
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勗

煌煌七曜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貺
邦政既圖　接以大享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藹藹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頒以位序　或庭或陛　登儐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顧養正　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燿前輝
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跡　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　禮履是綏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宇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邪慝　創業垂統　光我晉國
烈文伯考　時維帝景　七德咸宣　其寧維永
猗與盛與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爲君
愼徽五典　帝載是勤　文武緐揮　茂建嘉勳
修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　服事三分　德博化隆　道昌無垠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維聖王
龍飛革運　臨燾八荒　睿哲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　總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旋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既臻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維人　王綱允敕　子來朝　言觀其極
虞虞大君　民之攸塈　信理　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既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讜言　納以無誨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群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聞不墜　既宴既喜　翕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有其容　晢晢庭燎　喤喤鼓鐘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宣祖　威靜殊鄰　首定荊楚　遂平燕秦

亹亹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既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　宮徵均清　西旅獻獒　扶南效珍
蠻夷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酤既奠　籩豆既升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酣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回周　節度代序　萬國同休
庶允群后　奉壽升朝　我有壽理　式有百僚
繁肴綺錯　旨酒泉渟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　下盡其心　宣其壅滯　訓之德音
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　長撫無外

宴會歌（張華）

亹亹我皇　配天垂光　留精日昃　經覽無方
聽朝有暇　延命衆臣　冠蓋雲集　尊俎星陳
肴蒸多品　八珍代變　羽爵無算　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　舞者投袂　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
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　懽足發和　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張華）

重華隆帝道　戎蠻或不賓　徐夷興有周
鬼方亦違殷　今在盛明世　寇虐動四垠
豺狼染牙爪　群主號穹旻　元帥統方夏
出車撫涼秦　衆貞必以律　臧否實在人
威信加殊類　疎逖思自親　武功尚止戈
七德美安民　遠跡由斯舉　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張華）

獫狁背天德　構亂擾邦畿　戎車震朔野
群帥贊皇威　將士齊心旅　感義忘其私

積勢如鞹弩　赴節如發機　囂聲動山谷
金光曜素暉　揮戈陵勁敵　虎步蹈橫屍
鯨鯢皆授首　北土勇清夷　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　征夫信勤瘁　自古詠采薇
收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張華）

先王統大業　玄化漸八維　儀型孚萬邦
內訓隆壼闈　皇英垂帝典　大雅詠三妃
執德宣隆教　正位理厥機　含章體柔順
帥禮蹈謙祗　螽斯弘慈惠　樛木逮幽微

徽音穆清風　高義邈不追　遺榮參日月
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張華）

族燕明理順　餟食序親親　骨肉散不殊
昆弟豈他人　本枝篤同慶　棠棣著先民
於皇聖明后　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
旁施協族姻　式宴盡酣娛　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宣洽　上下同歡欣　德教加四海
敦睦被無垠

漢時有短簫鐃歌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一在巫山高下）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芳樹（一在君馬黃下）　上邪　臨高臺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釣竿

共二十二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陳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

曹公破袁紹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于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又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於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于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流布也（魏改漢十二曲仍其十曲）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

志念在匡時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卒父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權破曹公于烏林也改雍離爲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亦言破魏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關背吳而禽之也改（上陵）爲通荊州言復與蜀通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大其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聖德踐位也改上邪爲玄化言化行俗美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亦改十二曲仍十曲）晉改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誅孟達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也（改艾如張爲平遼東言滅公孫淵）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誦宣帝也改雍離爲時運多艱亦誦宣帝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誦景帝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誦景帝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改將進酒爲時運改有所思爲惟庸蜀皆誦文帝也改芳樹爲天序言受禪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應籙受圖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敬宗廟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詠聖德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順時殺伐也改石留爲天道言晉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仍舊名言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聖皇受命神爵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

靈之祥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佐陶唐
讚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冠叛　蜀虜强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威　曜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萬國安　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　神龍飛
禦葛亮　鎮雍梁　邊境安　夷夏康
務節事　勤定傾　攬英雄　保持盈
深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斃　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月　公孫既授首
群逆破膽　威震怖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　德澤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　聖烈深　撥亂反正　順天心
網羅文武才　愼厥所生　所生賢　遺教施
安上治民　風化移　肇創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定二儀　雲行雨施　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　道教痛　天地變化　有盈虛
蠢爾吳蠻　虎視江南　我皇赫斯　致天誅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天威橫被　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鑒玄察　動與神明協機
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　武功巍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　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有命旣集
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乖
禮賢養士　羈御英雄　思心齊　纂戎洪業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鑒盡下情
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　繼天理萬方　武將征四隅
英雄盈朝堂　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
洪澤所漸潤　礫石爲珪璋　大道侔五帝
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
至化無內外　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
並康乂　遘茲嘉會　在昔羲與農
大晉德斯邁　鎭征及諸州　爲蕃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世
因時運
因時運　聖策施　長虵交解　群桀離
勢窮奔吳　獸騎厲　惟武進　審大計
時邁其德　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　僭號天一隅　劉備逆帝命
禪亮承其餘　擁衆數十萬　闚隙乘我虛
驛騎進羽檄　天下不遑居　姜維屢寇邊
隴上爲荒蕪　文皇愍斯民　歷世受罪辜

外謨藩屏臣　內謨衆士夫　瓜牙應指受
腹心獻良圖　良圖協成文　大輿百萬軍
雷鼓震地起　猛勢陵浮雲　逋虜畏天誅
面縛造壘門　萬里同風教　逆命稱臣妾
光建五等　紀綱天人

天序

天序歷　應受禪　承靈祜　御群龍　勒螭虎
弘濟大化　英雋作輔　明明統萬機
赫赫鎮四方　皐陶稷契之疇　協蘭芳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天與地

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皐　時清晏　白日垂光
應籙圖　陟帝位　繼天正玉衡　化行象神明
至哉道隆虞與唐　元首敷洪化　百僚股肱並忠良
時太康　隆隆赫赫　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參日月　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輿　靈有徵
登大麓　御萬乘　皇之輔　若闞虎　瓜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讚清化　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禮　薦先皇　樂時奏
磬管鏘　鼓殷殷　鐘鍠鍠　奠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大孝蒸蒸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群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顒顒六合內　望風仰太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群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與治　匪荒寧
謙道光　冲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
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祗上靈　萬物欣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起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以時　明國制　文武並用　禮之經

列車如戰　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兵　大晉繼天

濟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群吏　撰車徒　辨其號名　讚契書

王軍啓八門　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大麾

雲旗翳紫虛　百官象其事　疾則疾

徐則徐　罷陣弊車　獻禽享祀　蒸嘗配有虞

惟大晉　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　金德常綱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藏司辰　倉隼時鷹揚

鷹揚猶尚父　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雷霆震威曜　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列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安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鐲振鼓鐸　旌旂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　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闞虎　惟闞虎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殄群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蒸

修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俟賢

享燕樂　受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咨務成　謙謙德所與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成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興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自近　覆簣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蜒

鳳翔何翽翽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親遊萬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先天天不違　輟耕綜地綱　解褐衿天維

元功配二王　芬聲世所稀　我皇叙群才
洪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
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　茂哉明聖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　職掌山與川　德伴十六相
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
黃爵應清化　翔集何翩翩　和鳴棲庭樹
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　密網施山河
酷祝振纖網　當奈黃爵何　殷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　逍遥群飛來　鳴聲乃復和
朱雀作南宿　鳳皇統羽群　赤鳥銜書至
天命瑞周文　神雀今來遊　爲我受君命
嘉祥致天和　膏澤隆青雲　蘭風發芳氣
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　微綸沈九泉　太公寶此術
乃在靈秘篇　機變隨物移　精妙貫未然
遊魚驚著釣　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
撫翼翔太清　太清一何異　兩儀出渾成

玉衡正三辰　造化賦群形　退願輔聖君
與神合其靈　我君弘遠略　天人不足并
天人初并時　昧昧何芒芒　日月有徵兆
文象興二王　蚩尤亂生靈　黃帝用兵徵萬方
逮夏禹而德衰　三世不及虞與唐
我皇盛德配堯舜　受禪卽祚享天祥
率土蒙怙　靡不肅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百祿　保無極　永太平

鼓角橫吹曲者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魏武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

是減爲中鳴而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具存惟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魏晉之世有孫氏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傅玄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器哉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復合之爲十三

曲但歌四曲。凡樂章古辭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子夜歌者女子名子造此歌孝武太元中琅邪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歌者舊曲也前漢歌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阿子及懽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聞呼阿子汝聞不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懊憹歌者劉裕聞訛謠之曲長史變者司徒長史王廞臨敗所制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又有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禮樂通考卷二十九

武進胡掄

樂歌第七下

梁武帝素善鍾律自制樂章皆以雅爲稱衆官出入奏俊雅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奏皇雅二郊太廟同用焉皇太子出入奏胤雅王公出入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牷雅北郊太廟明堂並用之降神及迎送奏諴雅南北郊同名而異辭皇帝飲福酒奏獻雅望燎埋奏禋雅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其登歌詩一十八曲登歌作於皇帝初獻普通中薦蔬以後牧蕭子雲改諸歌辭爲相和引依五音宮商角徵羽爲次第隋高祖使牛弘更雅樂歌辭皆以夏爲名唐志不載歌詩成缺典矣

宋太祖建隆元年從翰林學士竇儼請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乾德

元年翰林學士陶穀等奉敕撰定樂章祀感生帝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酒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登歌

仁宗更定明堂樂章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眞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

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引武舞亞終獻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御撰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曲輔臣分撰尋又統名樂章曰大安

理宗時姜夔進大樂議於朝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禮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曰祭祀下奏太蔟上歌黃鍾俱是陽律旣乖禮典抑非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鍾奏黃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維歌夷則夾鍾無射此其所當議者也其議享祀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旣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皆有聲而無其辭笙師掌之以供祀享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凡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辭至晉始失古制夕牲享神迎

神送神皆有詩隋唐至今詩歌益富繁文當刪此其當議者也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歌詩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魏因其制爲克官渡等十二篇晉亦制爲征遼東等三十篇唐柳宗元作鐃歌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大祖太宗一區宇眞宗却契丹仁宗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願詔文臣作歌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天下夔乃作聖宋鐃歌太祖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

土遂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
哉仁澤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
臨墉矣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
上之詔付太常
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　時維就陽　以祈帝祉　式致民康
豆籩鼎俎　金石絲簧　禮行樂奏　皇祚無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　升壇肅祗　其容允若　於禮攸宜

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　以通神明　神不享物　享於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　繭栗陳牲　乃迎芳俎　以薦高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　金龍之杓　挹於樽罍　是曰清酌
飲福禧安
潔茲五齊　酌彼六尊　致誠斯至　率禮彌敦
以介景福　永隆後昆　重熙累洽　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　其聽孔卑　聞樂歆德　介福不回
送神高安
倏兮而來　忽兮而迴　雲馭杳邈　天門洞開
咸平親郊八首
降神高安
圜丘何方　在國之陽　禮禮今令　運啟無疆
祖考來格　籩豆成行　其儀肅肅　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禮備樂成　乾健天行　帝容有穆　佩玉鏘鳴
奠玉幣嘉安

定位崇祀　告於神明　嘉玉量幣　享於克誠
奉俎豐安
有牲斯純　有俎斯陳　進於上帝　昭報深仁
酌獻禧安
大報於帝　盛德升聞　醴齊良絜　粢盛苾芬
飲福禧安
祀帝圜丘　九州獻力　禮行於郊　百神受職
靈祇格斯　享我明德　天鑒孔彰　玄祉昭錫
亞獻終獻正安
羽籥云罷　干戚載揚　揖神有恪　錫美無疆

送神高安
神鴐來思　風舉雲飛　神馭歸止　天空露稀

建隆以來祀享太廟十六首

肅肅清廟　奉祠來詣　格思之靈　如在之祭
克謹威儀　載嚴容衛　降福孔皆　以克永世

皇帝行隆安
工祝升階　實尸在位　祇達孝思　允修毖祀
顯相有儀　克恭乃事　儼恪其容　通此精意

奠瓚用瑞木
木符啟瑞　著象成文　於昭大號　協應明君

靈命有屬　鴻禧洞分　歌以升薦　休嘉洽聞

又馴象
嘉彼馴象　來歸帝鄉　南州毓質　中區效祥
仁格巨獸　德柔遐荒　有感斯應　神化無方

又玉烏
素烏爰止　淳精允臧　名符瑞牒　色應金方
潔白容與　翹英奮揚　孝思攸感　皇德遹張

奉俎豐安
維犧維牲　以炰以烹　植其鼗鼓　潔彼鉶羹
孔碩茲俎　於穆厥馨　肅雍顯相　福祿來成

酌獻僖祖室大善
湯湯洪河　河啟長源　鬱鬱嘉木　挺生本根
大哉宗基　出乎慶門　發祥垂裕　永世貽孫

順祖室大寧
元鐘九千　生於仲呂　崇臺九層　起於累土
赫日之升　明夷爲主　孝孫作帝　式由祖武

翼祖室大順
明明我祖　積德攸宜　肇繼瓜瓞　將隆本支
爰資慶緒　式昭帝基　於穆清廟　永洽重熙

宣祖室大慶

艱難積行　緜長鍾慶　同人之時　得主乃定
既叙宗祧　乃修舞詠　經武開先　永昭丕命

太祖室大定
猗歟太祖　受命於天　化行區宇　功溢簡編
武威震耀　文德昭宣　開基垂統　億萬斯年

太宗室大盛
赫赫皇運　明明太宗　四隩咸暨　一變時雍
睿文炳煥　聖德溫恭　千齡萬祀　永播笙鏞

飲福禧安
嘉栗旨酒　博腯牲牷　神鑒孔昭　享茲吉蠲

夙夜苾祀　孝以奉先　永錫純嘏　功格于天

亞獻正安

已象文治　乃觀武成　進退可度　威儀克明

終獻正安

常武徂征　詩人所稱　總于山立　厥象伊凝

徹豆豐安

肥腯之牲　旣析旣薦　鬱鬯之酒　已酌已獻

祝辭亦陳　和奏斯徧　享禮具畢　徹其有踐

宋志樂章甚繁讀者易生厭倦令止錄郊廟三十二章從省約也

明洪武四年禮部尚書陶凱進九奏樂章宴享之樂也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其曲名本太初）

炎精開運　篤生聖皇　大明御極　遠紹虞唐

河清海宴　物阜民康　威加夷獠　德被戎羌

八珍有薦　九鼎馨香　鼓鐘鏘鏘　宮徵洋洋

怡神養壽　理陰順陽　保玆遐福　地久天長

二奏皇風之曲（其曲名仰大明）

皇風被八表　熙熙聲教宣　時和景象明

紫宸開繡延　龍袞耀朝日　金爐裊祥煙

濟濟公與侯　被服麗且鮮　列坐侍丹衣

磬折在周旋　羔豚升華俎　玉饌充方員

初筵奏南風　繼歌賡載篇　瑤觴欣載舉

拜俯禮無愆　同樂及斯辰　於皇千萬年（遂奏平定天下之舞）

三奏眷皇明之曲（其曲名民初生）

赫赫上帝　眷我皇明　大命旣集　本固支榮

厥本伊何　貞德春宮　厥支伊何　藩邦以寧

慶延百世　澤被群生　及時爲樂　天祿是膺

千秋萬歲　永觀厥成（遂奏撫安四夷之舞）

四奏天道傳之曲（其曲名品物亨）

馬負圖兮天道傳　龜載書兮人文宣

羲畫卦兮禹疇叙　皇極建兮合自然

綿綿曆數歸明主　祥麟在郊威鳳舞

九夷入貢康衢謠　聖子神孫繼祖武

垂拱無爲邁前古（遂奏連書混同之舞）

五奏振皇綱之曲（其曲名御六龍）

周南詠麟趾　卷阿歌鳳皇　藹藹稱多士

爲楨振皇綱　赫赫我大明　德尊踰漢唐

百揆修庶績　公輔理陰陽　峩冠正襟佩

都俞在高堂　坐令八紘內　熙熙樂民康

氣和風雨時　田疇見豐穰　獻禮過三爵

歡娛樂未央（遂奏百戲承應之舞）

六奏金陵之曲（其曲名泰階平）

鍾山蟠蒼龍　石城踞金虎　千年王氣都

於今歸聖主六代繁華　經幾秋江東流去無時休

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啗曹劉

我皇昔往濠梁屋　神遊天錫眞人服

提兵乘勢渡江來　詞臣早獻金陵曲

歌金陵　進珍饌　諧八音　繼三歎

請觀漢祖用兵時　爲嘗馮異滹沱飯（遂奏百戲）

承應之舞

七奏長楊之曲（其曲名君德成）

長楊曳綠　黃鳥和鳴　菡萏呈祥　紫燕輕盈

千花浥露　日麗風清　及時爲樂　芳樽在庭

管音嘒嘒　絲韻冷冷　玉奏金聲　各奏爾能

皤皤國老　載勸載懲　明德維馨　垂之聖經

唐風示戒　永保嘉名　無已太康　哲人是聽（遂奏百戲）

承應之舞

八奏芳醴之曲（其曲名聖道成）

夏王厭芳醴　商湯遠聲色　聖人示深戒

千古垂令名　惟王登九五　玉食保尊榮

日昃不遑餐　布德延群生　天庖具豐膳

鼎鼐事調烹　豈但資肥甘　亦足養遐齡

達人悟玆理　恒令五氣平　隨時知有節

昭哉天道行（遂奏隊舞承應之舞）

九奏駕六龍之曲（其曲名樂清寧）

日麗中天漏下遲　公卿侍宴多令儀

簫韶九奏觴九獻　爐煙細逐祥風吹

群臣舞蹈聖顏喜　歲熟民康長若此

六龍迴駕殿樓深　寶扇齊開扶玉几

景星呈瑞慶雲多　雨暘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　歲歲豐年樂奈何（遂奏隊舞）

承應之舞

世宗更定郊祀樂章

圜丘迎神中和之曲

仰合惟四玄乙造四兮尺於四皇合昊四穹合時工當

尺璧乙陽尺兮工大六禮尺欽工崇尺邑六惟工蒲尺

椰乙兮尺摟乙蟻合之四衷合伏四承合眷上命四兮

尺職六純尺群工工尺深工懷尺愚乙昧尺兮工恐尺

負工洪六德工爰合遵四彝乙典四兮尺勉乙竭合微

川忠合適六膺工天尺闕乙兮工賚尺輦乙臨六壇工臣六當工揩合首四兮尺祇乙迓合恩四隆合百合辟四陪乙列四兮工舞乙拜尺于六前工萬合神四翊乙衛四兮尺而乙西合以四東合臣四俯合伏四迎乙兮工敬六蹌尺帝工御尺願六垂工歆尺鑒乙兮尺拜乙德合昌四窮合

奠玉幣肅和之曲

龍乙輿尺既工降尺兮乙奉四禮合先尺爰工有尺束乙帛合兮尺暨乙琚四瑄合臣四謹合上四尺乙兮尺進工帝六前尺仰合祈四聽乙納四兮工苟六蓄工乾乙

進俎雍和之曲

餚四羞合珍工饌四分尺薦四上合玄尺庖工人尺列乙鼎合兮乙致尺情四虔合臣六盡工祇尺獻乙兮尺馨六醴尺泉工願合垂四歆乙享四兮尺民乙福四淵合

初獻壽和之曲

禮合嚴四初乙獻四兮尺奉六觴尺臣六將工上尺進乙兮合聖四皇合聖四垂工享四兮尺穆六穆工臣六拜工首乙兮尺何合以四忘合

亞獻豫和之曲

禮合觴四再上舉四兮尺薦工玉六粢尺帝六顏工歆尺悅乙兮尺民乙福四昂合民六生工有尺賴乙兮工感尺上六蒼工臣六惟工覲尺拜乙兮尺荷合恩四長合

終獻熙和之曲

三合獻四兮上禮四告合成四一工念六微尺衷乙兮尺露六悃尺臣六情尺景六張工樂尺舞乙兮尺聲六鍠工絃尺仰合瞻四聖乙容四兮尺俯乙錫合恩四泓合

徹饌雍和之曲

祀合禮四竣乙兮尺精六意上禋尺三工獻尺備上兮四誠合已上申四敬合微四弗乙遲四兮尺肅六恭工寅尺恐工多尺弗上備四兮上惟四賴合洪四仁合

送神清和之曲

禋合祀四訖乙終四兮尺百四辟合維工張尺帝六垂尺歆工鑒尺兮乙沐尺澤合汪四洋合龍六車工冉尺冉乙兮尺寶乙駕尺旋六雲工靈合風四鼓乙舞四兮尺瑞乙露合清四漢合洪工恩尺浩乙蕩尺兮工無乙以尺爲六酬尺粗六陳工菲尺薦乙兮尺已乙感合歆

四宵合香合氣四騰乙芳四兮工上尺徵乙帝六座工仰工瞻六聖工造尺兮乙賜尺福合群四方合臣六同工率尺土乙兮尺載六歡尺載工感尺祗合迴四寶乙輦四兮乙鳳尺嘯合節四翔合誠六惶工誠尺恐乙兮尺仰乙戀尺彌六切工願合福四生上民四兮尺永乙錫合亨四昌合

望燎時和之曲

龍合車四寶乙輦四兮尺昇四帝合鄉尺御六差工菲乙帛尺兮乙奉尺燎四芳合環尺佩乙鏗工鏘尺兮工羅六壇工壝尺炬工焰六特工舉乙兮尺氣合輝四煌合生六民工家尺福乙兮尺聖工澤六霑工臣四荷合眷上祐四兮尺拜乙謝合恩四光合

方澤迎神中和之曲

俯尺瞻工兮尺鳳六輦尺來工靈六風工兮尺拂合九四垓合川四岳合從上兮四後六先工百合辟四列尺兮乙襄四陪合臣六拜工首乙兮尺迓工迎尺願合臨四享乙兮尺幸六哉尺

奠玉帛廣和之曲

祀合禮四有上嚴四兮尺奉六虔尺玉六帛工在尺笥乙兮合來四前合皇四靈合垂四享乙兮六以尺納工

黍六民工率尺土乙兮尺樂合豐四年合

進俎咸和之曲

行合羞四膋上兮四氣六芳工庖六人工奉尺役乙兮尺和四湯合泰合進四兮乙皇四祇工歆六慰工臣六稽工首乙兮尺敬四將合

初獻壽和之曲

酒合行四初上獻四兮尺樂四舞合張尺齊六醴工明尺潔乙兮合馨四香合願合垂四享乙兮四以六歆工生六民工安尺兮乙永四康合

亞獻安和之曲

載合獻四兮乙奉四觴尺神六顏工和尺懿乙兮尺以四嘗合功四隆合厚上載四兮尺配六天工民六感工德乙兮尺無四量合

終獻時和之曲

三合進四兮乙玉四露合清尺百工職六奔尺繞乙兮尺佩合環四鳴合皃四鐘合鼗四鼓乙兮尺韻六繹工鈞尺願合留四福尺兮乙群四生合

徹饌貞和之典

禮四告合終上兮四徹六敢上遲尺深工惟尺一上念四兮合誠四意上徵四神合垂四博上容尺兮工聽六

納尺恐工未尺備四兮上惟合慈上依四

送神寧和之曲（同望瘞）

禮尺成工兮尺誠乙已合申尺駕六還工兮尺法合從
四陳合靈工祇尺列乙兮尺以合隨四百乙辟尺拜工
兮尺恭乙寅合望六坤工宮尺兮乙奉尺辭工願合普
四福乙兮尺烝六民尺

九廟特享樂章

太廟迎神太和之曲

於合皇四於乙皇四兮尺仰乙我尺聖六祖尺乃乙武
尺乃工文尺攘合夷四正乙華四爲乙天尺下工大乙
君合粤尺比合隆四於乙古四越尺彼四放工勛合肇
六造尺王工業尺佑工啟尺予四小合孫四功工德尺
超乙邁合太六宗尺攸工尊尺首合稱四春乙祀四誠
工敬尺用乙申合維四神合格工思尺萬工世尺如乙
存合

初獻壽和之曲

薦合帛四於乙篚四潔工牲尺于乙俎合嘉尺我合稷
乙黍四酌乙我尺清乙酤合愚六孫尺毖工祀尺奠工
獻尺初乙舉合翼乙翼尺精工誠尺對工越尺我合皇
四祖合居乙然尺顧工歆尺永乙錫尺純四祐合

亞獻豫和之曲

籥合舞四既乙遷尺八六音尺洋工洋尺工工歌尺喤
乙喤四醇乙醴尺載乙修合齊四明合其四將工之尺
永五佑六于工子乙孫尺歲工事尺其合承四之合俾
乙嗣尺續工克六承尺百乙世尺其四保工之合

終獻寧和之曲

三合爵四既乙崇尺禮尺秩工有尺終四盈六溢尺孚
工顒尺顯乙相尺肅乙雍合維四皇合祖四格工哉尺
以六繹尺以工融尺申合錫四無乙窮四暨乙于尺臣
工民尺萬工福尺攸乙同合

徹饌豫和之曲

禮合畢四樂乙成尺神六悅尺八工宜尺籩工豆尺靜
乙嘉四敬乙徹尺不乙遲合穆六穆尺有乙容尺秩工
秩尺其乙宜合益乙祇尺以工嚴尺矧工敢尺斁合于
四斯合

還宮安和之曲

於尺皇工我乙祖合陟六降尺在工天尺清工廟尺翼
乙翼四禋乙祀尺首乙虔合明六神尺既工留尺寢乙
祁尺靜乙淵合介四福合綏四祿乙祿六胤尺綿工綿
尺以乙惠尺我合家乙邦合於乙萬尺斯六年尺

太宗廟迎神太和之曲（自初獻至還宮俱同太廟）

於合維四文乙皇四重六光尺是工宣尺克工勘尺內乙難四轉乙坤尺旋乙乾合外六讋尺百工蠻尺威工行尺八乙埏合詒乙典尺則工于尺子合孫四不上忘尺不乙愆合聖六德尺神工功尺格工于尺皇乙天合作六廟尺翼工翼尺百工世尺不乙遷合祀四事合孔四明乙億工萬尺斯乙年合

仁宣英憲四廟迎神太和之曲

明合明尺我乙祖合盛六德尺天工成尺至上治尺詒乙謨四遹乙駿尺有乙聲合專六奠工致尺享乙維尺古合經四是乙程四春六祀工有乙嚴尺以乙迓尺聖四靈合維乙陟尺降工在六庭尺以乙眷尺我合思四成合

初獻壽和之曲

幣合牲四載乙陳四金尺石四在工懸合清六酒尺方工獻尺百乙執尺事工有六虔尺明合神四洋乙洋四降工歆尺自乙天合俾乙我尺孝工孫尺德工音尺孔乙宜

亞獻豫和之曲

中合誠四方乙殷四明六神尺如工存尺醞工齊尺孔合醇四再乙舉尺醻六淳尺福五祿六穰工穰尺攸工介尺攸乙臻合追六遠尺報工酬尺罔乙極尺之四恩合

終獻寧和之曲

樂尺比合聲乙歌四佾乙舞尺婆乙娑合稱六彼尺五工爵尺酒乙旨尺且四多合獻六享尺惟上終尺神上聽尺以乙和合孝四孫合在四位乙受乙福尺不六那尺

徹饌雍和之曲

牷合牲尺在乙俎合稷乙黍尺在工簠尺孝尺享合多乙儀四格乙我尺皇乙祖合稱六歌尺進工徹尺髦工士尺膴乙膴合孝四孫合受四福乙以上敷尺錫乙于尺下四土合

還宮安和之曲

犆尺享工孔乙明合物尺備四禮工成合於六昭尺在工天尺以乙莫尺不乙聽合明六神尺即工安尺惟工恭尺寢合是四爲合孽工迄尺於乙今四百乙世尺祇六承尺

孝廟迎神太和之曲

烈合祖四垂乙統四景乙運尺重四熙合於六維尺孝

工皇尺敬工德尺允乙持合用四光合于四大上烈尺
化六被尺烝工黎尺專工廟尺以乙享四經乙理尺攸
乙宜合俎乙豆尺式工陳尺庶工幾尺來乙思合

初獻壽和之曲

粢合盛四孔乙蠲尺腯六肥尺牲工牷尺考尺鼓合淵
乙淵四萬乙舞尺蹮乙蹮合清六酹尺初工酌尺斟工
越尺在乙天合明四神合居工歆尺式乙昭尺厥四虔
合

亞獻豫和之曲

祀合事尺孔乙勤合精六意尺未工兮尺樂尺感合鳳

乙儀四禮乙虔尺駿乙奔合醖乙齊尺挹六清尺載五
奠六瑤工尊尺神合其四格乙思四福工祿尺來乙臻
合

終獻寧和之曲

樂尺舞合既四成乙獻乙享尺維工終尺明工明尺對
乙越四爾乙篤尺其乙恭合篤六恭尺維工何尺明工
德尺是乙崇合神四之合聽四之乙萬乙福尺來六同
尺

徹饌雍和之曲

牲合牢四醴乙成尺我六享尺我工將尺黍合稷四蘋
乙藻四潔工白尺馨乙香合徹六以尺告工成尺降工
福尺穰乙穰合神四錫合無四疆乙祐工我尺萬乙方
合

還宮安和之曲

禮尺享工既乙洽合神六御尺聿工與尺廟合寢四煌
乙煌四以乙憑尺以乙寧合惟四神合匪四遐乙上工
下尺在乙庭合于六寢工孔乙安尺永合底四我乙烝
尺民工之六生尺

九廟祫享孟夏迎神太和之曲

序合屆四夏乙首四兮尺風工氣六稟尺禮工嚴六時

工祫乙兮尺戛乙擊合鐘四鼓合迎工群尺主合來四
合尺享合交四欣合於合烈四聖乙正六南尺面工以
乙肅工崇尺報合皇四勳合

初獻壽和之曲

瞻合躍四色乙方尺昕四仰乙列尺聖工在六上尺奠
合金四觥乙而四捧工幣六敘工小工孫六執尺盈乙
兮尺敢乙不合懼四愍合

亞獻豫和之曲

思合皇尺祖合仰工聖六神尺來工列尺主合侑尺太
四宸合時乙祫工修尺循四古工論合惟工聖六鑒尺

歆乙愚工孫尺忱乙恂合

終獻寧和之曲

齊尺醴工清乙兮合麥六熟尺新工籩五豆六潔工兮尺孝合念四申合仰乙祖尺功工兮尺宗乙德四願合降四佑乙兮尺後六人尺

徹饌雍和之曲

樂合終四兮尺禮乙成尺告六玉工振尺兮乙訖尺金四聲合徹尺之乙弗工違尺以乙肅尺精四誠合

還宮安和之曲

三尺獻工就乙兮合祖乙宗尺鑒六享尺一工誠六露

工兮尺念合惟四長合思四弗合盡四兮乙思六弗尺志工深合衍四德乙澤四之尺啓乙佑尺小工孫六惟尺賴乙以合餘四光合神尺返乙宮尺永合安四保乙國尺家工益六昌尺

孟秋迎神太和之曲

洔合兮四孟乙秋四火乙西工流尺感工時六歲尺祀乙兮尺爽合氣四回合喜乙金尺風工兮尺飄六來尺仰六祖尺宗工兮尺永合蘇四哉合秋合祫四是乙舉四兮尺希工鑒六歆尺小工孫六躬尺迓乙兮尺捧合素四裁合

初獻壽和之曲

皇合祖四降乙筵尺烈六聖尺望工聯尺執工事尺恐合蹎四樂乙舞尺蹁六躚尺小合孫四捧乙盈四兮尺敢合弗四虔合

亞獻豫和之曲

再合酌四兮乙玉工漿尺潔工淨尺兮合馨四香合祖合宗四垂乙享四兮尺錫工胤六昌尺萬六歲工兮尺此四禮工行合

終獻寧和之曲

進尺酒工三乙觥合歌六舞尺雍工鼗尺鐘五鼓六轟

工錚尺皇合祖四列乙聖四永乙享尺愚六誠尺

徹饌雍和之曲

秋合嘗尺是乙舉合稌六黍尺豐工農尺三工獻尺既乙周四聖尺靈四顯工溶合小乙孫尺時工思尺恩工德尺兮合惟四協合

還宮安和之曲

仰尺皇工祖乙兮尺聖工神六功尺祀六典尺陳工兮尺報合莫四窮合嘗乙祫尺告工竣尺鑾工馭尺旋乙宮合皇六靈尺在工天尺主合在乙室四萬合禩四陟乙降尺何工有六終尺

孟冬迎神太和之曲

時（合）兮（四）孟（乙）冬（四）凜（乙）以（工）淒（尺）感（工）時（六）兹（尺）祀（乙）兮（尺）氣（合）潛（四）回（合）遡（乙）朔（尺）風（工）兮（尺）北（六）來（尺）仰（六）祖（尺）宗（工）兮（尺）永（合）慕（四）戢（合）冬（合）祫（四）是（乙）舉（四）兮（工）希（工）鑒（六）歆（尺）小（工）孫（六）恭（尺）迓（乙）兮（尺）捧（合）粢（四）裁（合）

徹饌雍和之曲（還宮同位但改音祫爲烝祫）

冬（合）烝（尺）是（乙）舉（合）俎（六）豆（尺）維（工）豐（尺）三（工）獻（尺）既（乙）周（四）聖（尺）靈（四）顯（工）容（合）小（乙）孫（尺）時（工）思（尺）恩（工）德（尺）兮（合）惟（四）懷（合）

禮樂通考卷三十

武進胡掄輯

樂舞第八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磬韶同○此所謂六樂也大卷大咸二樂不可考餘四樂則虞夏商周也○薛氏曰周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也三恪黃帝堯舜之後二代夏商之後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謂姜嫄故先于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雲

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矣大磬之舞于宗廟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帥國子而舞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上六樂爲大舞）凡舞有帗舞（析五采繒爲之）有羽舞（析翟羽爲之）有皇舞（彔五羽以象鳳儀）有旄舞（析旄牛尾以象獸舞）有干舞（持干楯）有人舞（不執物）凡國之小事用樂者詔來瞽皋舞（來皐皆呼之使來也瞽歌工舞舞人）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小胥巡舞位而撻其怠慢者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樂東夷之樂也）

陳氏曰王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然亦陳諸門而已出時陳蕃樂皆于四門之外其古之遺制與

旄人掌舞散樂（即野舞）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亦如之

司干掌舞器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兵舞即干盾）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郊外所當用之舞）凡小祭事則不興舞

文王世子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干戈武舞春夏學之動作時也羽籥文舞秋冬學之收斂時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象舞周頌惟清文王之舞之歌詞也舞大武者庭中舞武王之舞周頌之武其歌也大夏夏后之舞也象舞人夏皆文舞大武武舞也）

内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舞大夏（勺周頌作酌）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行綴行列之表位）○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賓牟姓賈名此孔子問而賈對也備戒久者先擊鼓戒衆久乃舞作也病不得衆者武王伐紂之初憂衆心之不一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早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皆孔子問而賈對也坐跪也憲讀爲軒仰也以右膝致地左足仰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商聲爲殺伐之聲淫過也則是武王有貪殺之心故云志荒）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象其成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貌象武王之待諸侯）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之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亂卒也象周召之文治）且夫舞始而北出（舞自南第一位起）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復綴復初位象武王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尊武王爲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者二）

（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駟讀曰四一擊一刺謂之伐）分夾而進（分去聲）事早濟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象武事之早成也舞者久立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獻六羽始用六佾

穀梁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天子諸侯皆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文定公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

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不曰佾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憾（大武未集）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不敢請已

呂氏春秋昔陶氏之始陰多滯伏水道壅塞不行民氣鬱閼筋骨瑟縮故作爲舞以宣道之（存此廣異聞耳舞不始於堯也）

商頌淫樂三闋然後迎牲九獻之後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　肇禋　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

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　時純熙矣　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　載用有時　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八句（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於皇武王　無競維烈　允文文王　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此大武之首章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也）

綏萬邦　屢豐年　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　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　皇以間之

桓一章五句（此大武之六章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

文王旣勤止　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
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　於繹思

賚一章六句（此大武之三章序以爲大封于廟之詩）

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所作以象武功也文始舞者本舜舞也高祖更名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秦始皇更名周舞也四時舞者所作也孝景采武德爲昭德以尊太宗孝宣采昭德爲盛德以尊世宗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舞者主出文始五行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焉

晉志鼙舞未詳然漢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華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亡曹植鼙舞詩序云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能鼙舞遭亂播越關西先帝召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古曲關中有賢女曰明明魏皇帝古曲章和二年中曰太和有聖帝古曲樂長久曰魏歷長古曲四方皇曰天生蒸民古曲殿前生桂樹曰爲君既不易晉太始中又製其辭魏曲明明魏皇帝曰洪業篇魏曲太和有聖帝曰天命篇魏曲魏歷長曰景皇篇魏曲天生蒸民曰大晉篇魏曲爲君既不易曰明君篇拂舞五篇出江左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白紵舞亦吳舞也

隋文舞六十四人並黑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衣皁褾領襈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翿十六人執帗十六人執旄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並服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錞二四人轝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舞出入皆作樂謂之步階

武舞謂之大壯舞奏夷則文舞謂之大觀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廟三朝並同用

開皇初定令置七部伎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新羅突厥倭國等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漢魏以來施於燕享鞞舞漢巴渝舞也章帝造詞曰關東有賢女魏明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是也鐸舞傅玄成公綏所謂振鐸鳴金八音並陳是也拂舞者宋志所

謂吳人思晉本云白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項莊欲劍沛公項伯紆長袖以扞其鋒魏晉傳爲舞焉請並存宴會與雜伎同設大業中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以爲九部樂大備矣

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比於清史屬晉播遷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堅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得入江南高祖平陳獲而聽之曰此華夏正聲也考而補之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其舞曲有明君并契其樂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筑箏節鼓笙

笛簫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涼者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秦漢伎魏太武平河得之謂之西涼樂後周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並出西域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其舞曲有于寘佛曲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琴笙簫大篳篥豎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茲者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開皇中其樂大盛高祖禁之不能也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其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卽其樂其歌曲有沙石疆其舞曲有天曲其樂器有鳳首箜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康國起自北周娉北狄女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爲之其歌曲有戢殿農和正其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其樂[illegible]

笛正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北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于太樂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假解曲有鹽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安國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笛簫篳篥雙篳篥王鼓和鼓銅鈸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高麗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樂器有彈箏臥箜篌

竪箜篌琵琶五弦笛簫小篳篥桃支篳篥腰鼓齊鼓擔
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
禮畢者本晉太尉庾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
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文康樂每奏部樂
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行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
花樂器有笛笙簫箎鈴槃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爲一部
工二十二人

唐初因隋二舞至定雅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
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纛而引者二人皆
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武舞左

干右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者二人金錞二輿
者四人奏者二人執鐃二人執相在左執雅在右皆二
人夾道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袖金
甲豹文袴烏皮履執干戚夾道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
舞亞獻作武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廟之
舞禘祫亦如之太宗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高祖以
上樂曲舞名其後變更而畧可見者獻祖曰光大之舞
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
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均天之舞
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
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
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
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
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
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
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破劉武周在軍中作也及即位宴
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
之被於樂章示不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文
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
內謂文容不如蹈厲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

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
十八人被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
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令魏徵等製歌詞名曰七德
舞舞初成觀者踊躍稱萬歲太常卿蕭瑀請圖破劉武
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狀帝曰陳其梗槪而已若備寫
禽獲今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爲也
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
宗生于慶善宫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
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
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

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五色畫雲以象元氣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燕樂高宗即位仍隋制設九部伎及平高昌得其樂爲十部伎將伐高麗作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于一時之作雖未純雅尚不淫放武后中宗無足言者玄宗爲平王有散樂一部及即位命寧王主藩邸樂以亢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官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致堂管見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置教坊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初玄宗藩邸之地變爲池中宗泛舟以厭其祥玄宗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躡履備用雅樂惟無磬又作聖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陣舞者被甲冑又有光聖樂舞者烏冠畫以歌王迹所興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又不可教者乃習雅部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三破陣樂四慶

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聖光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鉦慶善舞專用西凉樂聲頗閑雅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六小破陣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以下用龜舞惟龍池則否玄宗又以馬四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及宴會舞于勤樓下其日未明金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後繡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閑廐使引戲馬五方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出帷中擊雷鼓君臣荒樂當時以爲盛事自此天下大亂宮苑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悲之適足爲戒而不可法也

宋初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傳祖室奏大善之舞順祖室奏大寧之舞翼祖室奏大順之舞宣祖室奏大慶之舞乾德四年太常和峴上言古義以撝謙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

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舞曲樂章而文德武功之舞仍舊通太宗改玄德升聞爲天下化成之舞改天下大定爲威加四海之舞

仁宗天聖五年議者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樂縣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宋祁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鼓者導舞也鐸者通鼓也錞者和鼓也鐃者止鼓也相者輔樂也雅者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宜於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八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

神宗定文武二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對向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亦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二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

發揚蹈厲爲猛賁趫速之狀每一進則兩兩以干盾相向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向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揺鼗擊鼓和以金錞廞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

元祐朝會二舞儀武舞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以戈戟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戈干左右相顧爲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向而望以象抗越來朝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按盾舉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幷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向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於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卽止以象兵還振旅

文武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

2072410

S
Z121.5
16

21101000481063

手齊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齊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第三變皆如上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禮樂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五禮雜糅又不能各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吉禮凶禮各六卷次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舉制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脞少緒且儀禮經傳通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黃榦續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爲之詞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卽宋儒刪改諸經託言於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